

道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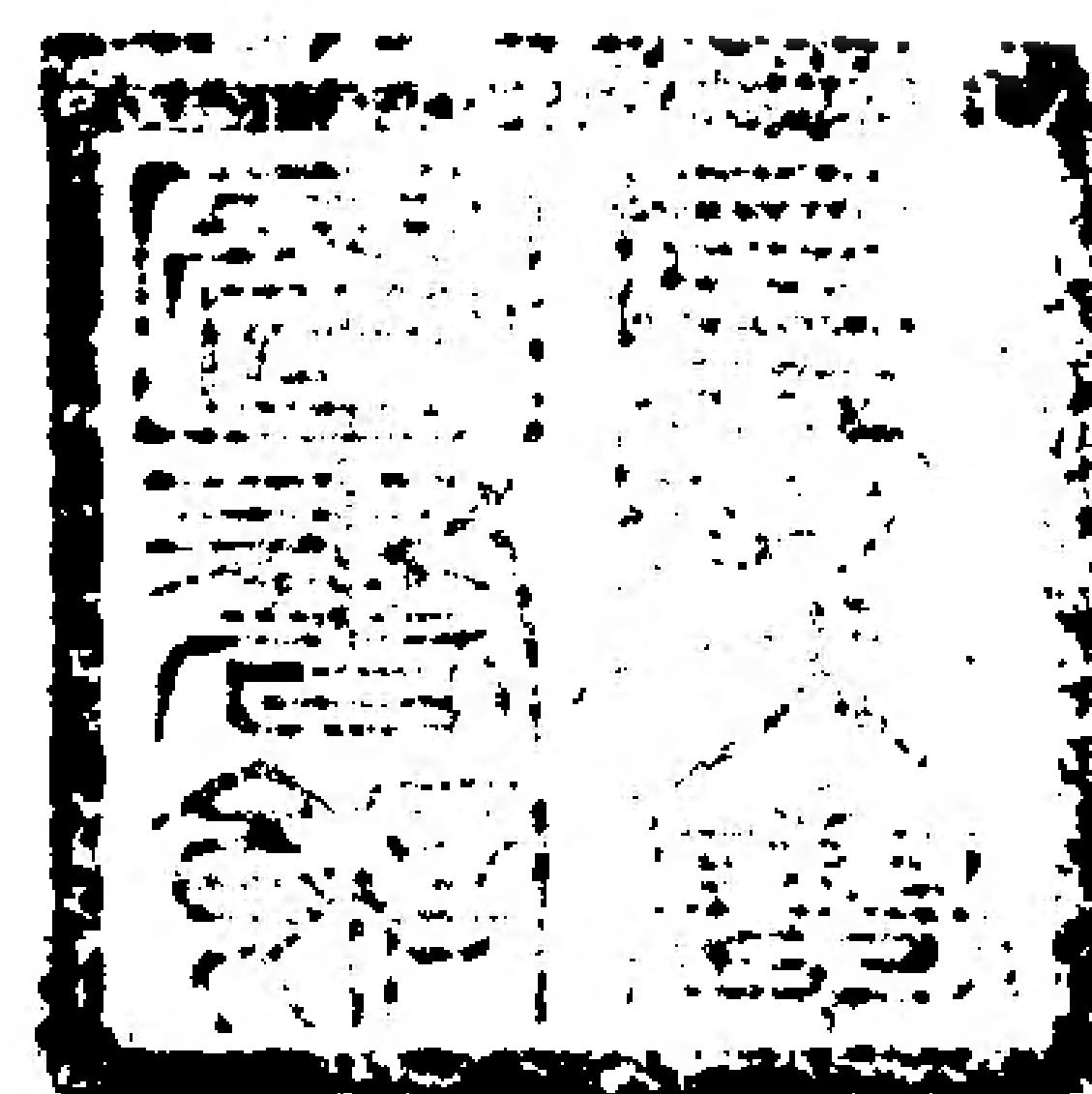




第二七册

道

藏



李

一

氏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道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



進太上感應篇表

義一

臣瑩微言凝旒重道深嘉

太上之格言鉅梓迄工幸畢微臣之素願輒  
僭聞於

淵聽用祇答於

宸恩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觀寶藏之  
諸經中有瑤編之大訓本慈悲而救物爰諄  
複以誨人謂善惡感召之由端類樞機之發  
而禍福應驗之理捷於影響之隨千二百懸  
懸之辭億萬載昭昭之誠然必賴明良之敷  
闡迺能率衆庶以皈依恭惟

皇帝陛下垂拱視朝緝熙典學講貫雖專於  
六籍搜羅旁及於羣書道訪竊冥繼

聖祖下風之請化流清靜邁漢皇當日之規  
怡神政事之餘玩意天人之際將推行而傳

遠故哀集以加詳義畫丁寧冠驪珠之八字  
甘盤叙贊擅鴻筆於一家煥乎函笈之光榮

矣簪裳之遇臣公麼無取撲野何庸焚修濫  
廁於竹宮名姓誤塵於

楓陛曩已躡教門之陞擢今又叨

睿旨之使令寵拜賜金冒司鏤牒誓竭眇綿  
之力少伸報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懼斯文之  
廢闕不圖回祿愈增吾道之宣明董奉刻以  
既周謹緘熏而恭進伏望

皇帝陛下俯留一覽誕布四方俾爾民皆遷

善之歸自樂從於教化則是書爲扶世之助

庶不負於

君師臣謹以所刊

御題太上感應篇一部八卷隨表上進以

聞臣瑩微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  
聖奉旨日右衛軍義書教門事太官校胡森表

太上感應篇敘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女  
謂之欲矣然於其間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  
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

女爲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  
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

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  
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

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  
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  
臭始而消消終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慮終  
而散爲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  
勝小人之衆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

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攷  
攷勸人爲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刊版  
于虎林之東太一宮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八字其時大儒若真西山先生  
鄭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內附已七十餘年

○  
其爲版不存久矣余鄉備負永嘉莫府時刊  
積善錄諸書今入吳得四書集注并小學善  
本皆已勒諸梓欲復刊是篇則心力有所不  
追矣吳人溫懷仁君壽家藏是篇恒恐磨滅  
於是捐金刊諸梓不足則募施者以足之經

○  
始於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  
完君壽刊是篇時以余有意爲善也實謀於  
余余力雖不能振之而時時勉之以有終始  
則余不爲無助刊完乞余爲之序故不敢以  
俗陋辭承德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許昌馮



夢周敘

大上感應篇舊出道藏宗李刊版臨安太一官其首題八字蓋宋理宗御書其以次序述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工鉅儒觀其意無非勉人爲善之意也懷仁生長吳下自先人以來莫不好善至於懷仁克守先業今犬馬之齒且望五十竄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遺體要皆不敢爲惡之所致也於是敬以此篇刻諸梓庶與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幾不孤太上開示之旨敘者注者誘掖之意云平江溫懷仁謹敘

史遷述老子傳參舉萊子史儋之倫未始定于殆不知孰爲老氏者而葛稚川以爲所歷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論去遷遠矣遷之言曰無爲而自化清靜而自定則老氏者吾不知其爲天人也耶唐興推其祖之所自出躋於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讀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國家者莫詳焉至其窮極微妙旁羅秘隱於是莊周列禦寇之徒始以其說滂洋乎天下而莫適於實用載讀感應靈篇

與蜀士李昌齡之註是殆推本道德之旨發明禍福之端究詰天人之證嚴於訓戒以警悟人心者乎雖然人道適天道遠人之盡天之合也蓋曰善而無所勸則沮惡而無所戒則流使人知所勸而勉於善知所戒而懼於爲不善則夫保衛良心適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關於治化審矣天以天爲不可不信以己爲不可欺以人爲不可逆以物不可不愛順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則禍之招也可不謹與論者曰順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爲善以邀福不幾於有所爲而爲之手蓋視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觀心已生則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遠邇係焉故貴乎誠之也或者又曰顏夭而跖壽慶富而憲貧董秦之官爵黔婁之衣巾天之報施又何難識之若此蓋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盡性也順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無一之不善則是訓是行而不貳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懼之不可忘而克於至誠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達於

清靜無爲之妙讀是書者所當盡心焉迺若注釋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當嘉其用心之虛而審取焉則可矣紹定癸巳季夏中泚九峯真逸陳奐子敬父序

太上無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應篇云者律程嚴備達徑明分策之使趨尼之使辟總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終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指歸精切不過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婦易知易行行李註言逾十萬不既多乎矧蔓而爲序爲跋未已也

且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有以類至宜非可以文實索也彼託文字而傳者削之又削之至於不容削雖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於無可忘銷聲剝華呈真露樸心與道俱隨感應若是則文字誠不足尚矣雖然動而之乎情其不謬於感應者幾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衆妙以鈎其玄揭諸微以昭其信曾謂疎略簡淡之辭可以



振遺響於大道將隱之後耶編牘爛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爲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統之雖太上此篇藏諸金匱可也吾亦將守中焉端平乙未長至後三日方厓龔勿來謹跋

是書也以感應名篇豈苟云哉世人每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有無感而自應者也幸今吾邑刊是書則人皆可以有是書矣人有是書要須心有是書使心無是書雖模以紙侈其帙歷架充棟猶無書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心乎心乎其有是書之心乎嘉熙戊戌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謹題

太上感應篇之作正所以開千萬世愚天愚婦爲善之門也感隨於應應孚於感其機甚速可不謹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應不在近而在遠則士君子者尤當默會於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戊戌夏後十靜軒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傳有曰近世操行不軌專紀

忌諱而終身逸樂及原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墳而遇笑禍者不可勝數也范孟博誠諸子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合二子之論而觀之而感應之說遂窮使後

世爲善者懼爲惡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謂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禍淫天道也趨善遠惡人之道也爲人行人而已而禍福何知焉感應篇之作爲不能擇善而行者設爾人心未嘗無所畏上焉畏義其次畏禍讀是書者見爲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則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葉應輔謹書

世謂感應之云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

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接物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爲善之本

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果如臨君父如封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爲不負天之所予者此既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一善者爲此而已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此焉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予故曰此爲善之本也李公註感應篇以諭人子懼世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觀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感應之本指雲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七  
天昌謹齋心三復  
太上感應之旨金輝玉映如日之必燥雨之



必潤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恭惟

皇上御灑八字簡明二理該貫真三十六部之喉衿萬八千篇之管轄也敬閱大丞相妙贊心鏡了然輪關透鑄隨筆呈露所以開人心之蒙昧獨步香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

卷一

註世網媚如慙妄破謫迎刃解散所以去人心之危疑直躋霄漢之風雲也是理也吾儒講之熟矣達者施於政窮者蹈於身未嘗不深切著明也是書之旁引曲論特以發明是理其有功於輔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己之所未行以覺夫人之所未覺庶愚夫愚婦皆知遷善遠罪極而至於天人一心物我同視始不辜刊行是書者之本意也時嘉熙戊戌夏五朔謙堂陳天昌謹書

天道福善禍淫人之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間有為善而得惡為惡而得善或者修省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老氏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倚伏之幾誰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難以為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感應

篇之本旨也觀是書者無徒知之宜尤蹈之嘉熙戊戌夏至易隱太初子應辰謹跋

紀述靈驗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

卷一

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茂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

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

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虎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虎喻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

汝欽奉

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緊迫至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

虎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

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虎因省

敬錄其事以警世人意即此知彼二人福與一念而報應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關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無助於冥冥之中哉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

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

月二十三日竺帶出閑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心命工刊

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止男王淨魂魄再投

母胎人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

春有姪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縹

定光觀黃錄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淨共轡歸家夢覺胎姪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生長男子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至乙



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報應次日下手刊行病則

繼痊

此後報應乃邑士施秉文得之於妻弟鄭時俊見居嚴與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云吾鄉友人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子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

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略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間口傳

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早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

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完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病故卧於此適早困絕初夜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

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爾在生之日誦

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辛

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是恨此身穢惡不能化人乞為作一方便以

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蓋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尚爾況知有

太上感應篇而略不念誦奉行者乎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階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一

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竦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巽姓名曰

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親刊感應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版樣

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至若真大圭竭誠募刊是篇繼獲嗣續及凡能至誠助刊者亦多獲嘉應今不敢隱其感應之實姑述其略用勸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則自應於彼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

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

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

之門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為

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

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筋小官

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

地為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

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

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

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

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

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

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

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

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立獲度世矣尚

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鳴乎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盡合作宰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者乎於此益知一念起處信為禍福之門

也是故趙康靖公聚嘗置餅豆二物於几

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

投一曰豆於白餅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

餅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

二念都忘餅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

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

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尚何望如趙康

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

禍本自求 孽由自作 同出念慮

分爲善惡 吉凶感召 影響酬酢

毋待已形 所貴先覺 致力於斯

俯仰無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為言者謂作善

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壞之絕恤寡喜愠莫見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

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

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

捨然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

之吏不傷已墊之蟲皆盛德也是故諸子

皆賢令璋琮瓌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

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

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

影隨形乎聞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

密吳英有隙一日聞主鑄使巫徐彥觀鬼

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為對鑄信而殺

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

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既

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鑄不

得已以輜車械送軍士得之齎食立盡初

文傑之為鑄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



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銚銚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爲銚所刺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嘗之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

替曰

理有施報 出於自然 如種五穀刈穫有年 如植荆棘 久則蔓延易稱善惡 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責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穢惡腥黑莫測邊際中有一山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入風泉名曰北都羅鄧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官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銚風利甚於劍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須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

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別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也互相關報主執罪罰六大洞宮之下又有三小官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爲追呼要司也三官

十六

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獄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爲屬吏夫鄧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九令五獄者鄧都之子司也令獄以下所有冥曹又屬令獄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職千千萬萬何可勝言不聞獄司近又置舉意司手其司共有五案六員判官專主關達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處也善惡功過纖悉皆書既書達於更生虞公御史呂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爲二簿達於豐道中獄定予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青蓮寶座定奪司則皆荆棘蕪藜予本二司亦自紹興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紀福者四万上有二千八有

六人以惡而將入荆棘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其爲善者少而爲惡者多也大抵荆棘之獄端爲欺詐姦邪者設行住坐卧荆棘蒙縛極爲苦楚嗚呼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人被蒙縛乎若夫減奪之說則當隨文引證茲不復載

贊曰

天地鬼神 森列昭布 陰誅冥責 列於刀鋸 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算既可奪 壽豈難注 不睹不聞 宜益戒懼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算錄云清齋一旬增算十紀清齋一日增算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減算即爲有過之人貧耗憂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處多不成任晚益進蹇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算將盡尚何謝爲



未幾果卒標陽尉郭郭官不得調奇蹇迭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疎斥每倦悶閒即見二物狀如猿狖跳躑其旁心大惡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既獲罪故吾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減算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其至此孰若速自漂雪無令至此乎

贊曰

人之賦壽如木有根隨其生植

脩短所存沃以膏潤枝條茂芬

乃或戕伐枯悴日聞栽培傾覆

天何心云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匿闇昧伏姦藏欺

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為大惡人陰

匿暗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恩

無德亦大惡歟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

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

及物其為不善實皆一也今為人而至使

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為忠蓋聞晉公之名則必目為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為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

所為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說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祈公知

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日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

何有焉張忠定再鎮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來必

能復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為何如嗚呼

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贊曰

西子不潔掩鼻過之滄浪之濁

濯足是宜美惡自取尤人何為

象貌蜷蠷唾逐恐避愛人不親

反已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苟

為不然胡為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

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

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

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

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

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鵠鵬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避之

不速也嗚呼盧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赤君之言豈不然也

贊曰



人之隱隱 爲於無形 厭然掩覆  
更竊美名 高談理義 自詭廉清  
謂可欺世 永享安榮 孰伺其後  
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壽星告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能起意爲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者豈非不能起意爲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卿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日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士夫咸習歐陽率更字墨本直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爲數片百萬之錢一旦失望卿使碑不擊碎書生享

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

淑慝以類 吉凶在人 譬如儀鳳

不棲荆榛 虺蜴之窟 豈產珠珍

冰雪凝沍 寒谷不春 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欲界衆生不脩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主其災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字逆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無道之國觀不祥之人凡處處域之內蠢動含生命係于天星辰凌犯彗孛衝破遂生兵災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夢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則人之有災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歟大抵惡自人爲星因災之非星之惡而

人心自惡耳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熒惑退三舍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棄官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生踵門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於道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爲子療治既而不施一劑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滌之一滌遂愈嗚呼熒惑本主災厄疾病令也乃能爲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災怪刑律今也乃能爲士平療眼然則星果惡歟惜人不

贊曰

天道云遠 太空冥冥 我與視夜



瞻彼列星 熒惑退舍 善言足憑  
天人相與 如影赴形 視履考祥  
甘后之經

算盡則死

傳曰按赤松子中誠經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辰奏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宮五行先令司命奪其算紀授以禍殃然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算至盡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惡習難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不免與物浮沈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明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乏正修又多過失一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前或爲畜生或爲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王咨以處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費宜以操心點劣而死爲餓鬼乎陳堂以恃陰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

而淪入三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

紂有天命 忽焉以亡 文拘羑里  
與齡益長 覆卻萬變 善慶惡殃  
我命在我 誰云不常 彭殤壽夭  
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錄上帝署爲天曹俾主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尸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即上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水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圓形爲人具是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合縱景萬化隱天祕訣人兩眉間却入一

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紫微因緣經七星之氣常結爲一星在人頭上去項三尺其人爲善則光大而明爲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圖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算紀信不誣矣

贊曰

人之一身 肖貌天地 反而求之  
萬物皆備 此心最靈 不行而至  
神明所舍 動息弗離 福祈禍攘  
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躡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入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



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關  
節搔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三  
魂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  
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  
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  
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  
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  
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  
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  
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  
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  
虛一日因山行為異人捧子所導至稚川  
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彭之仇乎契虛莫  
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當居人身伺  
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錄以聞然則三尸言  
過孰謂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  
之初法也

贊曰

柳子罵尸 義正詞直 奮筆抗辯  
出於有激 其實七情 交相蝨賊

投機乘閒 肆其侵蝕 非彼巧訴  
繫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傳曰竈之為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  
之命過無隱露纖悉皆言一云竈神狀如  
美人貌有六女即六庚月晦日詣天曹白  
人罪大者奪紀小者奪筭一云竈有三十  
六神能轉禍為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  
官益祿若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日  
或以晦日清淨竈前香花酒果謝之亦吉  
一云在天為五帝直符在地為五音太歲  
在人間為五音竈君竈中黃帝即世之司  
命常將世人罪狀及過惡奏聞陰陽二景  
記之黑簿嗚呼竈之為神明察如是職主  
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時豈問  
家有竈神而恐懼修省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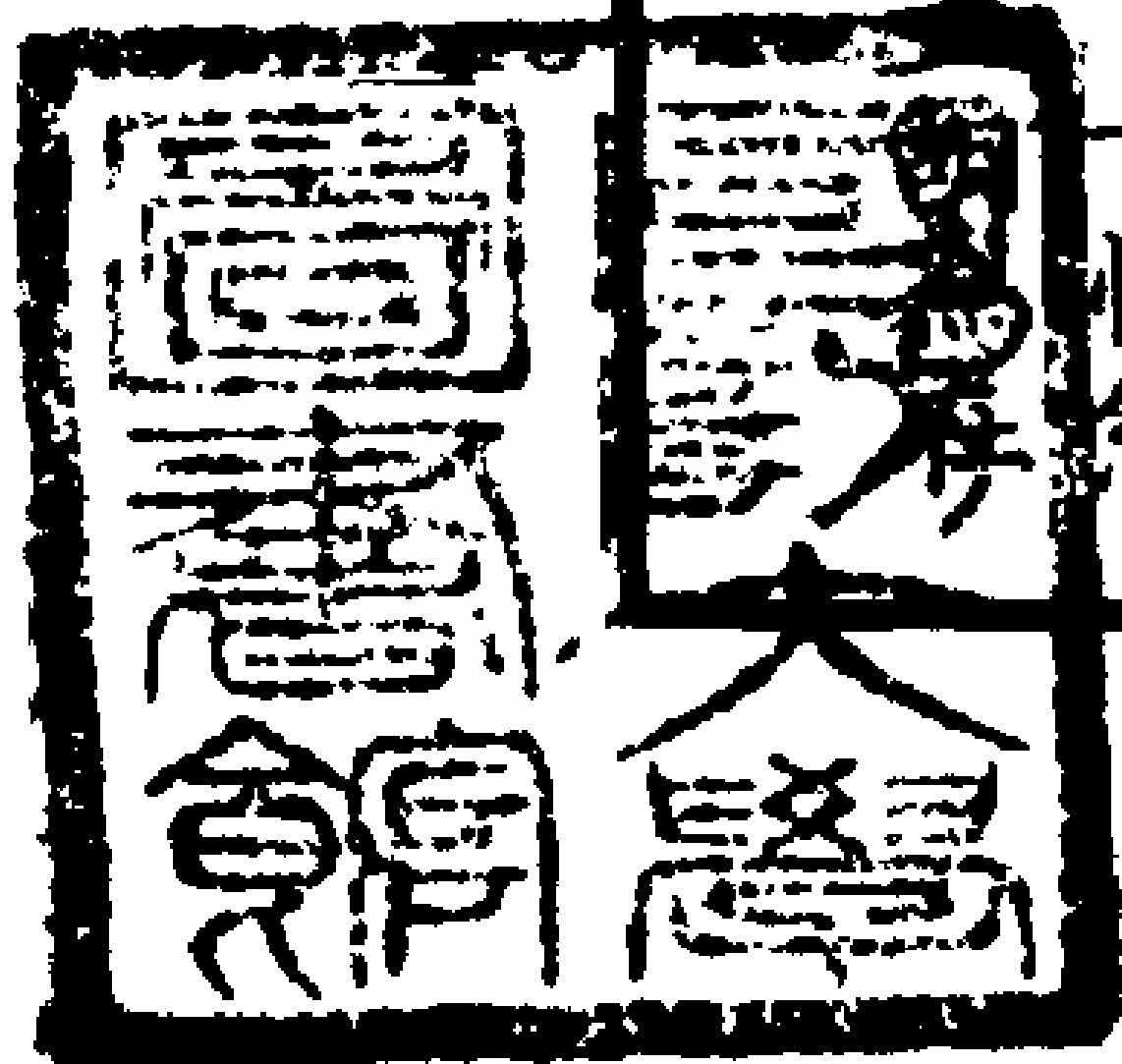
贊曰

紀典所錄 竈其一焉 神靈棲之  
是或當然 余苟無過 子亦奚言  
一有不戒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醮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

傳曰紀之為說一云十二年為一紀一云  
三百日為一紀筭之為說一云百日為一  
筭一云一日為一筭大抵三百日自不可  
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  
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筭皆記在諸  
天太上勅勒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  
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  
司獄瀆官屬執籙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  
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修善  
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筭  
又按趙業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一吏方  
呈押戌申生人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  
降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  
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  
筭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筭為無  
耳紹興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稱意  
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  
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遙呼曰恩





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今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筭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爲過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爲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

命曰迂績 可演而伸 命曰斷棄  
促亦有因 細行不謹 終累正真

罪大惡積 乃滅其身 惟德是輔

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

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已行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爲無過之人也昔許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貪殺匿三種之罪必待特赦然後拔宅輕舉女仙揚正見久以遇師登真有日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虵蟲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頓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爲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有纖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

贊曰

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 博採方藥  
鍊神養氣 外誘紛然 可慕可喜  
寧保此心 果無纖累 欲成仙道  
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傳曰道之爲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爲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體也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爲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體也今日用之間動靜語默豈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畫之所爲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蘇



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為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幾人耶

贊曰

道則在是 明白坦夷 所謂常道  
民之秉彝 試反諸心 能別是非  
一念不昧 良能真知 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履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濫臺滅明行不由徑之徑也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為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碁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則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無及張本為浮梁

令縣有一廟極靈能為人禍福今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本疑為妖既祭度其醉撤席執之果一老猱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猱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為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關之不為無補木纔問處則猱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

贊曰

道若六路 曾幾多歧 跬步弗謹  
溪谷險巖 視聽言動 以禮自持  
九思三省 猶恐失之 捨而他適  
顛覆奚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翔聖真君不欺之說手真君戒張守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

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懼之有然則不欺為行宜細行哉昔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

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韋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則約已求別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超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

境有明暗 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  
十目已周 形諸事為 洪水橫流



褒袞捷市 何必外求 不愧屋漏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并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便可以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

也

贊曰

聖賢有順 成已成物 仁以已仕  
道由性率 小善必爲 細務無忽  
事在悠久 效非倉卒 能辦肯心

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爲而妄執此心以爲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此說微妙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諸聖尚爾況於人乎按經所

說燈燭焰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光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爲如何惟其如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無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准甸適歲飢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鬪疑是飢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宮岸側洶洶之聲正出宮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而



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凝鈍是夕即夢文殊現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蜆蛤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王渙宣和年間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就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說爲不然乎大抵慈爲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贊曰

萬物同體 均受於天 樂生畏死  
此性則然 忍肆其暴 剗割烹煎  
肖翹蠕動 皆在所憐 視物猶己  
仁術乃全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義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忠孝

傳曰東卿司命曰有蕭邈之才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富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至忠至孝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爲地下主者復從地下主者便當進補仙階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爲臣而皆不忠則爲君者復何望於臣爲子而皆不孝則爲父者復何望於子如此則君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不禽獸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爲速不聞呂公誨蘭公期之事乎昔呂公誨爲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悅見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涼丹也上帝非久南

游炎州命子糾正羣仙彼州大熱故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捐館時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呵擁明復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遣何人直栢臺言訖不見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間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草木爲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爲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賜於子既得見吾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度世豈不捷疾嗚呼忠孝者既如此則不忠不孝者當如何哉

贊曰

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 捨是二者  
獸而不人 莊周放蕩 命義是遵  
釋氏空寂 報恩猶勤 戴天履地



孰逃其身

友悌

傳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婦爲三綱本之與綱字殊而義一若棄本捨綱倫何以立大抵能踐其實則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則悔吝易生而必瀆音姚栖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爲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栖雲既喪迎魂以葬廬於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徽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又有張誠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餘內外和睦略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祗動自相瑄至誠凡六世同居幾二百餘年始終

如一嗚呼若二家者真所謂實踐者也尚虛文者能如是乎

贊曰

父母之身 分爲兄弟 一本而出 安有異體 愛其枝葉 以護根柢

史謂豆箕 詩歌棠棣 如埴如篲

神相愷悌

正己化人

傳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嗚呼衣冠几席尚當使正況行己乎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聖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則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其心已化處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昔司馬溫公爲人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也風俗爲之一變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自足後生晚輩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

京師二年于茲疵吝積其心習每不自勝及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榮陽呂公心與道潛湛然方寸其爲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胡公瑗之爲蘇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經至有要義必懇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然則諸君所以正己者爲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誰不化

贊曰

表正影直 源清流泚 枉己直人 萬無是理 聖賢何術 舉斯加彼 瑕而戮人 三軍見齒 大學修身 家齊國治

矜孤

傳曰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王令捧負提携寢興衣飲主之者信存惻隱亦



眞實矜孤能如是乎

贊曰

方幼而孤 何怙何恃 懷抱無依  
疾疾誰視 吾幼及幼 人子亦子  
放麕違命 射麕泣矢 能推是心

乃合天理

卹寡

傳曰寡也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殯形單影隻觸目無聊況女幼男癡百事未舉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無告者也禍變如此

非窮極歟欲語誰吐非無告歟爲其夫者雖云死矣冥冥之間烏得無念昔徐擇之判北京趙士忱自仁興來留爲幹官士忱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忱遽以病卒擇之父予爲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沂畢事歸參忽作士忱語謝曰士忱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錄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復流落失所之歎區區此心不勝感激陰

君亦以此敬歎將有以厚報君矣中貴黃述奉詔持扇帟至彭澤迎賜壯使無何舟師王貴中路病卒其舟乃兩浙漕司官舟貴死舟當歸官其妻泣訴曰舟今歸官妻一家十口餓且死矣願得一言使貴長子得繼父業不勝感幸述至鎮江言之漕使即日刺其子爲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陽明見貴操一小舟遠遠從煙波間來泣具拜曰貴雖身死長子已得繼業一家十口不復憂矣實荷公恩言訖不見嗚呼此固顯顯姑置勿論竊觀寡婦人中立志大有遠過人者不可不書趙公槩年七歲而孤其母勵志教篤竟能登天聖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當任子公請以封其母爲郡太君宰相曰公爲學士擬封不逮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李公筠年三歲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誘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婦義屬天倫死生命由眞宰我寧餓死其可再嫁於是篤意教筠竟能登第官至權帥然則寡

必不如親父母之情愛之爲親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爲可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養成大器者昔張鄧公士遜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輔以賢德稱此至貧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呂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爲學不妄交游洛陽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爲呂正惠公之孫歷官言職以勁正稱此貴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然則孤可輕乎愚於矜孤之下不書矜孤而輒書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爲法皆知自勵右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視以爲常初不以爲奇特查龍圖家道甚貧嘗聚親族之悖獨者養之祿賜所得隨施輒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爲人婢公聞而贖之嫁于士族呂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于朝官之非



可輕乎愚於邱寡之下亦復書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婦皆知所法云嗚呼似此之人天必報者重事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贊曰

寡而守義 賢哲所重 折脛露筋 婦節尤勇 臺築懷清 暴秦是奉 況其無告 寧不為動 誰或躡之不難不疎

傳曰老也者閱世之久更事之多衰衰年○少無限淪喪尾眉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乎開寶初有鄆州盧縣尉許永者詣匭進狀曰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本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 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氣不衰 太祖大加敬歎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亦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 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立命賜襲衣腰帶銀裝鞍勒一副馬一疋御茶三十斤雜綵三十段與近便差遣一任從

其志也吳元嗣亦享高壽時聖節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門有八十九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二所義順土臺立二株華表鶴柱異其禮也至尊尚爾況餘人乎竊嘗求之本朝處高位而享其高壽者惟張退傳九十一文略公九十二趙康靖八十六張文定八十五陳文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趙清獻龐莊敏向文簡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簡肅王懿敏呂文穆呂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諫恰六十劉集賢恰五十王內翰尹舍人王待制錢宣靖皆四十以上遠不及也又如石徂徠恰四十蘇內翰三十九趙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則尤可惜也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得益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

於諸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踰過也嗟乎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知壽居五福之先縱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已老楊方弱冠每輕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謂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從傍搖手曰莫與莫與厥後太年壽止四十有九然則老也者欲到其地豈不難乎可不敬乎

贊曰

學養三老 禮尊高年 為近於親 家國所先 天與之壽 俾華其顛 人而弗敬 是名褻天 矧復耆德 敢不禮焉

懷幼

傳曰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幼者年方童穉未有識知為之長者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虐而視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則當盡其恩



勤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別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況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早者易侮弱者

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挾長以自肆矣在彼者必無辯口以別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也如痿者之被杖無所逃避如瘡者之受譏不能辯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忌刻為母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之妻之所生則薄之其為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閔子騫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績而衣子騫以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騫之母猶爾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穉橫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為尊長為兄姊者為贅壻者乃有不慈不義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飾詐牒偽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甚則陰謀詭計損傷其性

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悻相依前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為先若此者足以盡懷幼之道矣

贊曰

堯哀孺子 賸慕嬰兒 仲尼之志  
少者懷之 在厥初生 淳德未漓  
易致凌虐 可無保持 所以孤幼  
周仁先施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義三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傳曰按經所說諸類衆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歛起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折為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衆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舌意三為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臘月三十日脚忙手鬧做得主手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衆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樵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



欲瞞之目連謂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惡業流轉至此今也尚有小忿欲逞毒手願我早登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領納在心今故見之悉皆隨順又在瞻婆則中迦羅池畔為眾說法時有一蛤聞法歡喜躍出池上潛身草間傾誠諦聽偶為一聽法人拄杖刺殺命終之後生切利天為切利主復從切利日往佛所聽說妙義以開悟故證須陀洹然則昆蟲一類雖曰微物其為有知與人異乎又如草木一類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無知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為無知按傳燈錄昔有一僧久為梵摩淨德及其子羅睺羅多受供養以道眼未明虛信施命終之後乃於淨德園中生為木菌日充淨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復可得然則草木一類亦一槩謂為無知可乎若曰昆蟲草木尚不可傷人則尤不可傷也

贊曰

恭惟哲皇 弗踐螻蟻 濂溪之庭

草觀生意 有生有知 此性無異  
吾仁所充 際天極地 不見其間  
一物可棄

宜憫人之凶

傳曰太上言樂人之善而首言憫人之凶當知所謂凶者乃凶人為不善之凶非凶喪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真上與諸聖一體無二能自率性則便可為聖為賢若但任情不免為凶為忒是故太上書以告人使人皆知導之以善不然則永為凶人不復反於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眾生競赴善惡輪轉生死無有窮已汝宜普為斷除邪見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輪定日分逆爽也間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飢餓之外競啗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遊歷諸天下觀世界予決罪福之日其日九天採訪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嶽瀆社廟皆得條具以聞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極紫

微大帝問曰南贍部洲吳國分野地號巢州善惡如何北極奏曰此方居民實是凶惡殺害物命不知紀極深恐積日之久冤冤愈結非連地址蕩為大湖不足以蕩除累年殘忍殺害厭觸腥穢之氣玉帝曰可北極既退召真武告曰汝為三界遊奕檢察善惡豈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惡厭穢之氣上犯玉帝勝游日月為之無光星辰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盡令全城陷歿此事屬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廣未必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歿恐多冤濫容臣下降更問地祇回奏北極曰彼州神祇皆已奉勅遷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嘆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輪回未易出離況此千里盡為水界展轉相害大冤愈結何可救拔又復力請自差部下天罡神將再行審驗既而天罡化為大鼉浮遊溪面先是守倖差人嚮取次及百姓亦復如是天罡回奏真武又請自降於是化為一雲遊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穢最後一家號曰



焦婆水獨清淨真君詰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厭腥穢蔬食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遠當蕩為大湖誠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幾雨果暴至洪亦隨發一州千里頃刻之間波濤如山浩渺無際是日真君復降告焦婆曰汝可便主此湖數日婆死其子及婦亦死遂得為神因名其湖曰焦從婆姓也然則天真所以憫人之凶者為如何書曰汝無忿嫉于頑亦此意也

贊曰

人之凶惡 豈皆本情 見如探湯  
惻怛已形 無忿于頑 書訓丁寧  
死喪刑辟 施填顛冥 有拯其迷  
閻室之燈

樂人之善

傳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願人發善願天上問之聲如爆竹諸佛無不護念上真無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邁見鄉之俊傑主寶融寺經藏院長明燈

精進成就喜而發願銘而頌之已而迫於多事斯文莫構忽染目疾朦朧如隔綃縠每自嘆恨不審得罪之由一夕夢神告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然則諸佛所以護

卷二

念於善者為如何按啓聖錄程嗣昌常在密州見郊西鎮人好食鳥雀獵徒數輩日常打捕或碎首完胃於鷹鵠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網羅罟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聞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當真武真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攔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其妻華氏三娘一見大怒掀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膾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為蟲緣遠其身處處啼啞方喧傳聞監鎮執向悅見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

一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掀破擲之穢處罪惡深重即當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為如何嗚呼上真與佛

皆已久住解脫樂人之善尚爾如此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間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所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文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韓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糴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稱道不已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真實樂善已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贊曰

人無不善 出於天性 胡為忌嫉  
私心之勝 克伐怨欲 交相為病  
惟其無我 此心不競 見人之善  
如月在鏡

濟人之急

傳曰諾詎羅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籠  
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  
便乙乙空中雨今也於人之急力能濟之  
即所謂大方便也如雨普潤其為及物可  
勝言哉所謂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則以  
湯劑為急在死喪則以後事為急在飢乏  
則以飲食為急在婚嫁則以奩橐為急此  
外又有無限不可悉陳之急但能各隨其  
急方便濟之皆為濟人之急也昔許叔微  
少嘗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  
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  
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  
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復夢其  
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

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

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陞甲  
恩如第五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言無一  
字差此則濟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  
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觀賞初舉觴俄見  
數輩衰絰往來管理喪具公遣人問之乃  
一寄居官方卒贈殮棺槨之具皆未有公  
為撤宴厚賙卹之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  
也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飢餓殍滿路無粟  
以賑公請發常平封樁粟來郡官皆不許  
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  
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但勿  
與吾當自坐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查  
道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  
萬途次適見故人以嫁女理財甚急即罄  
囊中之畧無吝色此則濟人婚嫁之急者  
也用心如此烏得無報其後許叔微竟能  
登第范文正官至叅政范忠宣官至丞相  
查道官至侍從非其報歟大抵人處世間  
於人急處自當如此

贊曰

君子周急 非相為私 如人在甯  
脩綆弗施 有力不用 猶已殺之  
揖遜拯溺 無乃自欺 以已望人  
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傳曰雲笈七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  
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  
然則於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謂危者死生  
之命也昔王均亂蜀朝廷忿蜀再亂命雷  
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時蜀士范璨尚  
氣節范璨好讀書文鑒大師有名行皆蜀  
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  
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  
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鋤其凶黨  
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陳議慷慨忘  
身為物出於至誠有終為之改容曰不聞  
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  
於死范與鑒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  
仔事闕為建州刺史其大人練氏有智識



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練之力也范氏今為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常百數人章氏亦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後公其一也嗚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報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為救危則皆一也

贊曰

孺子及井 怵惕皆有 器將墜地  
觀者舉手 轉危為安 起痿而走  
彼難既脫 我喜亦厚 以仁存心  
必無悔咎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義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  
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  
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  
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常以  
平心為難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  
曰吾不為他學自勿即學平心然則平心  
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為物即體非  
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  
難前輩以為難者歟無人也示後學也世  
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曉  
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常勝罪來集身如  
水歸海日成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  
說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  
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  
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嫉之如仇  
遏截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於獄餘皆育  
聲喑啞僂僂顛癡時公明子舉見而憐之



因詰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璣聞大懼懇求救護子臯於是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璣誓志力行僅全一子所謂中誠果何書哉竊嘗伏詩其與此篇無以異也大抵皆是指出人之錯用心處其為拔罪最為有力薛璣敬受中誠而能得免滅門周虎宣揚此篇而能得脫餓死不有力乎嗚呼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因長為身累今注此書正所以發明此說也知有此書者不可不求一讀既讀不可不行信能如是異日生死路當得大力也

諧曰

百篇之書 穆善殿後 人之有技  
視若已有 民不協極 未離于咎  
洪範之君 錫福均受 非曰為人  
待已則厚

不彰人短

傳曰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

盡夫太上所謂不彰人短之說也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為之語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說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其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聞望自此而減素守自此而隱詰此之由答當誰執當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為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昔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為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體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計其陰邪士友則發其隱由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擬議者則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駙儉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此乃至以無為有以十為百以疑似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

誤為情實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衆辱之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待親族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刺中甚者目父母為頑嚚目兄弟為管蔡或教人與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為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與道士章齊一好嘲誚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則彰人之短是可為乎

讀曰

我所自立 欲為聖賢 彼亦人耳  
何獨不然 邂逅有過 尚可諒諷  
一播其迹 終身之咎 是以掩惡  
君子貴焉

不銜已長

傳曰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抵人之為人其可畧無所長苟有所長自當如是要在益加韜晦



善自涵養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輕躁銜露自呈褊淺豈所謂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歐陽文忠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論談則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裹長於政事每對客論談則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銜昔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衛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若為歌詩但只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為妙必若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自銜鼻使不已安能成德為一代之名相乎當知人有所長切忌自銜

讚曰

三才並立 曰天地人 綱紀兩間  
繫人一身 自賢而聖 由聖而神  
頃刻滿假 其德不新 頽淵如愚  
端可書紳

遏惡揚善

傳曰遏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遏惡揚善即為順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惡我能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棄復得勉而從善人誰不貴於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為善我能為之揚之使人皆得聞知爭相率而為善天之休命豈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此豈非順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與隱惡而揚善舜尚如此況餘人乎是故趙康靖公樂專以掩惡揚善為務邵康節公雍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此皆得夫遏惡揚善之說者也惜人不知成人敗人

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謹昔寇萊公之在鎮也因生日造一山棚為監司所奏上大怒王音甚厲謂王文正公旦曰寇準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準誠賢能但驕耳上曰但驕耶遂不復問卿非文正一言則山棚之怒安得便霽賢能之說安得上聞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盜無輕重皆論死有謗其大苛會劉燁召還真宗問曰燁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燁策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不得不繩以法易地則皆然也真宗善其言燁非劉燁一言則大苛之疑安得遽釋皆然之語安得上聞乎此遏惡揚善太上所以稱為善人易所以讚為順天休命者也

讚曰

善惡之念 實同一初 舉抑進退  
如轉轆轤 遏彼揚此 繫其機樞  
春意所感 百發昭蘇 易順休命  
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傳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義屬大倫臨財自當如是苟或反是義復何在況財者尤貴乎義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遂少乎昔薛包與兄弟析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積與二叔析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弊屋積怡然受之畧無慍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畧取一二種東染世衡之但取圖書杜正獻行之盡與諸昆杜神童淳之悉與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積中兩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復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旋踵破敗何足以此而語之哉

讚曰

知雄守雌 大白若黑 不貪為寶  
若氏之嗇 自廣狹人 豈曰盛德  
意防侈大 身務儉抑 徒以財言

未盡天則

受辱不怨

傳曰按涅槃經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纔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不聞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若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之者文忠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罵他人曰明呼公名弼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竟至不問此固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誠亦可取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孫沔有劉易者亦與座易素疎訐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詬罵武襄不絕口俄

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沔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吉謹愿寡語狀若無能動輒為同列詬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奮不顧身竟能衝破賊軍遷統制非氣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處孰謂佛語為不然乎

讚曰

顏子不校 隨會能賤 下惠袒裼  
師德唾面 緇美當時 垂芳記傳  
心和氣平 笑觀物變 虛舟飄瓦  
吾又何怨

受寵若驚

傳曰太上於寵辱章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今於此篇又曰受寵若驚然則受寵果若驚乎大抵福兮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一盛滿則便有無限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寵失禍必勃至豈不果可驚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驚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



判鄭州尋拜右正言知制誥改集賢殿修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加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王清昭應

官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充州太極觀奉

上寶冊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

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

何可賀也及為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

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

能如是乎張忠定公詠之拜吏部侍郎也

謂所親李畋曰今蒙聖恩擢為天官少宰

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不危轉上而

思則恐必敗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

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

求名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矣故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

讚曰  
犧尊青黃 乃木之災 孤犢衣繡

寧活草萊 軒冕所寄 外物儻來

貪榮保存 禍身之胎 夫知道者可不懼哉

太上感應篇卷之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傳曰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報未

必可求而怨必先之烏足謂之恩哉是以

不求之報常見於無心之恩昔尚霖為巫

山令邑尉李鑄最强悍無何感疾遽至困

劇霖憐之因請所托尉拭淚以老母少女

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

東且為嫁其女于二族一夕夢尉如生時

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為力請

于帝今得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荊渚又夢尉曰某

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為糜粥之須因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極寬厚敏於仁篤於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領黔江都獄民有扶愛之者常訴潛臺官吏適坐事繫獄



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爲之不平力爲辯雪竟從輕斷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賓泝流而歸時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見一小舟冉冉出沒於煙波間遠來相救既濟乃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者久之嗚呼當霖之爲尉也不過曰同官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爲子之報乎當英迪之爲愛之也不過曰斷獄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此皆無心之恩不求之報者也曷使有心則未必然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贊曰

怵惕惻隱 仁心自生 內交要譽  
利心乃萌 仁本天理 遇物而亨  
利則人欲 其末必爭 毫髮千里

宜謹權衡  
與人不追悔

傳曰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真實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塗少時飲于酒肆見一書生將謁魏守求貲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書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即日歸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兩見錢數萬以與悉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遺其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sub>三</sub>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堯夫怡然喜見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偉人宜有此舉然求之其次不爲無人比李謙者富室也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

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貲設粥以濟賴以全活者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爲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息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顯顯二李孫皆登第所謂愈有愈多豈不然乎

贊曰

爲德不終 古人所賤 與其誦責  
寧有已怨 君子不吝 果於爲善  
貨惡棄地 藏已則淺 隨力所及  
斯爲方便

所謂善人

傳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然則善人者當何修何飾而能到其地乎曰無他但能踐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兄弟當睦夫婦當和正己化人慈心於物不欺闇室不復邪徑進退以道積累



有功卹寡矜孤敬老懷幼憫凶樂善濟急救危不銜已長不彰人短遏惡揚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已得失乃至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所踐如此非善人歟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與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

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崇獎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乎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為一時聞人叅政李公穆之死也上即時臨喪哭為之慟既而顧左右曰天不使好人為朕輔佐

耶何至奪之之早宗諤問文正曰從叔為事何如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公曰叅政公清簡亮恬澹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乃至學術之該博識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與人交敏於從政是故捐館之日識與不識莫不交口嘆惜不然何以感致萬乘之尊親臨其喪為之長慟乎嗚呼二公所踐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人之說也得名善人豈為過哉

贊曰

乾卦六陽 元為善長 寸陰不容  
純乎天象 受天之中 在人能養  
推而行之 安利勉強 陽長陰消  
此心天廣

人皆敬之

傳曰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開托其侍婢從屏間見之即恚曰不意今日乃來伏事一箇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諷為御史中丞有一閹吏隸臺已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每能道丞之

賢否丞賢當聲喏時所執之杖必橫否則直此語久矣喧傳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故則曰比見中丞約客喻庖者至于數四某私意異時作相亦復如此每事喋喋豈不煩碎心實鄙之不覺挺之直也諷愧謝者再三嗚呼此皆舉措偶失已不為婢僕所敬況能使人皆敬之手當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昔溫公之赴關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百姓亦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歡呼踴躍皆喧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公薨京師之民為之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乃至嶺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相九百餘人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劉大諫之在宋也人皆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不見大聖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婦人女子田夫野獮市井小民莫不爭持香劑誦佛



書以哭公門爲墳壘不得入因設大爐於廳下以受其香香價爲之踴貴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所公之在閣下楊文公性恢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皆以知天盡性爲學天下之重爲已任士人宗之號曰四先生雖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禮於其門富文忠公嘗乘小僮過天津橋人隨觀之市中爲之一空徐孝節廬子墓側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爲一空申頤特立獨行每過市肆市人爲之起邵康節每出遊城中士夫無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贊曰

敬心之生 見五 得於未施 七 林宗之中  
紫芝之眉 至于居實 走卒所知  
匪求于人 人則即之 不然回紇  
曷拜于儀  
天道祐之

傳曰天道祐之之說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之說也大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祐之無有不爲所祐也昔劉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選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爲戒大爲溫公所知初拜諫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別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論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爲縮頸公則不問及子厚用事公遂走竄人言春猶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屬監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人皆謂公必死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貶所有一納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爲子厚殺公子厚即日自選人權爲本路運判其人飛馭徑至距公貶所纔二十里而止明日將有以處公左右莫不爲懼無何夜半忽聞鐘鳴則運使者若爲物擊暴吐血而死矣歸使運使不死公則必死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庚子與者亦言人也其父出守

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與扶護而歸時秋水方壯灤灤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爲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懼子與因仰天大哭一慟未終而水已退減二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歸使水不退減事知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當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見乎所謂善者此其首也

贊曰

天者公理 當然而然 非有好惡  
執司其權 與善輔德 助順尚賢  
惠迪之吉 動相周旋 誰祐我者  
在已之天

福祿隨之

傳曰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樂只君子福祿嘏之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概善人君子其吉祥愷悌足以招致福祿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宜有若隨也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爲諫官既知制誥宰相不悅因爲公使不測之虞時歐陽文忠公上



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乃能使虜之君臣相與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用兵者幾百餘年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皆力辭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必待公綴班乃坐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醫官甄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無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寵冠諸醫出入宮禁半年之間金如熟薄所積已二萬餘片酒如上樽亦常貯三千餘餅此雖未足謂之福祿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祿乎當知福祿隨之亦在我而已耳

贊曰

顏天陋巷 夷餓首陽 貧歸原憲  
刑及范滂 福祿之應 幾於反常  
當知數子 日月爭光 此福此祿

千載明昌  
衆邪遠之

傳曰衆邪者不正之類也其類不一故曰衆邪大抵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所謂遠者求之于古如禁呪之不能加曇顯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陸脩靜等善呪術能呪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飛舉振動高自矜誇以爲神仙輩也時法師曇顯聞之斥曰爾曹未遇勦敵敢以小術自肆遂以稠禪師袈裟置地使呪之道流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顯即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能動修靜等慚縮無人色如武三思嘗買得一妾名素娥真絕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誇一日約狄仁傑仁傑將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則入堂與隙中聲若屬絲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復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諸君是也若方謙之者清靜自居味道爲樂者也時所居之方

多病山瘡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日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則見名而遠者也張乖崖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者也與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欵于近郊夜飲劇談時彼方大疫諸隣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頓然皆愈明見鬼物云云若爲二公而去此則聞聲而遠者也彭公達者淡然寡欲廉謹不苟者也嘗知湖州州宅素號多怪前後守臣不獲安處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嘗問其怪之有無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始終帖然殊無小撓此則見之而遠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則不然矣到官之後日爲鬼物所撓時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運使尊官朝廷重任爾等何鬼輒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豈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薦舉自此益塗糊下實不可制豈非兩皆無以服之



乎

贊曰

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 清明在躬  
物無遁情 無邪爾思 所存者誠  
泰宇既定 迅雷不驚 是氣無餘

何物敢攖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為之立淺。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稽顙往來。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晚。命吏請之。則白鬚

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者也。

贊曰

神之為道 聰明正直 洋洋在上  
鑒臨微側 呵禁不祥 以奉有德  
匪求于神 彼則受職 惡人反是  
神所罰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所作必成

傳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倣。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衆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釣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傭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為洞天真人。晚



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  
偁左補闕偁參大政偁起居郎鳴呼欲長  
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  
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則世間所作  
是有不成者乎

贊曰

求仁得仁 叔齊伯夷 草莽為利  
盜跖之歸 天既與善 惡亦稔之  
貪回陰狡 動遂其為 成效美惡  
要終可知

神仙可冀

傳曰張揚閣道藏見一壁魚身有五色爛  
然拿目及開經卷則神仙字處盡蝕殆盡  
乃知壁魚蠹蝕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  
何諷買得一軸道如經中有一物狀如髮  
捲規可四寸循環無端既而截斷則頭尾  
兩皆水出滴可外餘徧以問人無能知者  
一日遇一得道者舉以問之則曰君遇此  
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魚三蝕神仙  
字化為此物名曰脉望以規映星星使立

降可得還丹復取其水服之便得換骨諷  
歸取經畢讀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字字  
果皆蝕盡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遂能化  
為脉望也嗚呼一蠹尚爾況以人冀神仙  
其有不可冀者也夫抵人之與仙性真本  
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塵情俱  
盡即神仙也況能濟之以善求之于古如  
子房之忠吳猛之孝王進賢之不失婦節  
蘭期之友于兄弟劉翊之損己分人趙素  
臺之濟窮卹死許真君之行符施水嚴平  
君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  
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  
子之拯濟飢餓楊敬直之閤則凝神唐若  
山之性無忿恚乃至黃萬祐之鮮過景相  
之酷好放生劉平阿本一醫人吳睦本一  
縣吏劉妍本一妓女鮑觀本一店家賀生  
本一屠兒丁約本一兵卒朱狔本一劫盜  
李正玄本一獵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  
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為靜居天主章公  
文起之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為玉京侍

郎呂公晦之為上帝司糾韓公琦之主紫  
府富公弼之司崑臺王公吏之掌翊聖鐵  
輪金公三之為佑聖風伯張公孝基之為  
嵩山主者實公禹鈞之為洞天真人乃至  
歐陽公脩之主神清王公安國之主靈芝  
呂公濤之主羣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陳  
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維陽此亦  
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經云今中元二品左  
洞陽宮所總地上九皇土壘四維八極其  
靈官僚屬共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眾皆  
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如  
吾鄉臺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剛經有補於  
世死後乃得補為西嶽點檢歷數官此雖  
獄府是亦受度孰謂神仙為不可冀乎其  
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  
冀也所踐未足冀乎仙也不聞二真人之  
言乎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  
賓曰人常以不得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  
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此皆嘆人不能冀  
夫仙也



贊曰

神仙之說 多謂渺茫 求而不得

漢武泰皇 亦如釋教 地獄天堂

天堂果有 必處忠良 地獄果有

小人之鄉

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傳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

有異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論請以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之說言之庶幾已得仙者

不復從墜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

即日使到釋迦曰仙有十種一曰地行仙

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

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

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既而又

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覺別修妄念存想固

形遊於山林人不到處壽千萬歲斯亦輪

回妄想顛倒報盡却來散入諸趣

休息食通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液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精液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道行仙堅固精液而不

休息食通圓成名照行仙堅固精液而不

休息吸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休息吸潤德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休息吸潤德圓成名飛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休息吸潤德圓成名遊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休息吸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仙有五種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  
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問則

又曰道本無問問本無答萬物之中最靈  
最貴者人也若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

性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

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其長久矣

一者不悟大道惟務遠求志不務定中以

形如槁木神如虛空一志不移定中以

除神然窮其歸竟其名清虛之鬼不

為純陽之仙名曰鬼仙二名清虛之鬼

偏守不悟大道惟務遠求志不務定中以

情者不知有十戒行而不知有六氣忘

錯若其捕者指清靜之為思好技物以

天地之無者不肯清靜之為思好技物以

之精者不肯清靜之為思好技物以

然屈體勞形者不肯清靜之為思好技物以

樂而已名曰人仙三名清虛之鬼不

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

刻歲龍虎二氣二儀別一才分口氣候

定六氣聚一氣二儀別一才分口氣候

永鎮下田鍊形住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

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起凡入聖却

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用功不已

於古今有入行從此漸進仙階歷任  
三十六洞天及於八十一陽天復從八十  
一陽天起入虛無自然則釋迦所謂正覺  
鍾離所謂大道果何說哉夫正覺即大道  
大道即正覺也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  
情解不聞僧那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  
但於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審諦思察遇  
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有耶是  
無耶既不落有無處所自然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利那頃斷續之相  
此即正覺即此大道也是故呂真人既因  
不學鍊金而得度世矣又因聞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之說而曾次始得豁然既得曾  
次豁然矣又嘗飯僧於潭之興化孫真人  
既以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嘗咨決於  
唐之宣律既得咨決於宣律矣又嘗聽寶  
塔品於成都之無名行僧此即百尺竿頭  
必欲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當然也  
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贊曰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待人而行



人道乃全 積功累善 必有後先  
條目嚴備 毫髮罔愆 是乃仙道  
以人合天

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傳曰孟子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者

也孟子所謂義理也大抵義理在人不可  
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隨汨沒闡茸馴儉  
無所不至矣其肯清靜自居味道為樂乎  
請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幾稍知愧恥昔郭  
延卿以文行著名厥世澆薄葺園圖於水

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  
則與張文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  
之于朝得職官不肯就時錢文僖惟演為  
留守謝絳為通判尹洙為掌書記歐陽脩  
為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為人一日  
屏騎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  
果款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  
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  
等何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  
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人

相與大笑更進數盃暨日入公辭歸延卿  
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  
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嘆曰此  
人視富貴為何等事乎此則士大夫中清  
靜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

也亦確然有守所居距縣三十里惟兩間  
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  
無他物時繁陽尉孫軫慕其為人乘閑謁  
之良久曰某村民無能何為見訪軫因問  
何以不出笑曰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  
出耳又問何以為生曰鄉居邑南有田半  
頃與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贍  
盡以付之因攜妻子至此適鄉人有兩間  
閑屋因借居之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及  
兒子長成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耕有  
餘力又傭於人自此稍足不欲與人爭利  
醫卜之類一切罷廢又問終日有何所為  
曰端坐而已又問曾看經否曰二十年前  
曾看一本淨名經初見其議論的當心頗  
愛之今已忘却經亦不知所在矣對語移

時氣韻瀟灑言辭精簡軫大敬嘆曰真有  
道之士也自此數數訪之此則田野間清  
淨自居味道為樂者也彼非義背理而無  
所不至者視此得無愧乎

贊曰

理本法意 義為條式 原情定罪  
一毫不易 銖銖戒謹 猶差於石  
矧越繩矩 肆為頗僻 人而不誅  
底天之辟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傳曰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為能天地  
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非  
爾而誰所謂能者不自以為非也所謂忍  
者殊無惻隱也諸惡之中莫此為甚殘害  
之中莫此為慘地獄之設端為是人異時  
牛頭阿旁之屬亦豈恤爾而不加毒手乎  
請以不忍之說急速救之庶幾不至已作  
而不可復救昔西域僧名覺稱者來入中  
國揚文公億一見即加禮既而求去不可  
留因命譯者問之則曰我上全不食肉今



入中國在處皆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吾意不樂居此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山谷詩有巖牙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即覺然不樂指爲忍人此但詩人狀物初非忍者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誦經閣亦斷肉故有此語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覺公如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惡爲能而忍作殘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復於其地忽爲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畫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悉以蕨藜與之三皆胃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啗金華寺有栢數株忽生毛蟲色黃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紫積其徒秀仁又取紫積曬於日中俟蟲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內別有一僧亦卒旣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

有萬萬毛蟲緣遶嚙噬若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緣遶修準怒左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忽患癰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也未幾遂卒又如王愈忿鵲之噪而生斷其舌其後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爲湯爛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爲能忍作殘害乎旣作得無罪報乎

贊曰

智伯之賢 盆成之才 明推丹朱  
捷稱惡來 受天異粟 如木產材  
用以爲善 其孰禦哉 以能濟惡  
豈不可哀

陰賊良善

傳曰陳平多陰謀自知必當無後公孫弘好陽與其後不復顯聞大抵陰謀不免陽與陽與便有陰謀譬如彈丸擊物最爲暗中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

也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乎昔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白日上升亦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林甫旣貴不復憶記一味怙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旣至則府署嚴飭帳榻華侈林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君尚以爲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林甫駭然汗洽而寤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也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旣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譴謫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則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孰謂爲之爲無罪乎當知明白洞達坦然易見者近乎



陽也姦險狠愎深而難知者近乎陰也平生宅心於陰死而復歸於陰理之必然亦無足怪所謂水族所謂地獄非陰界歟

贊曰

犯法舞法 冒法則均 閹殺謀殺

同於殺人 至於定罪 輕重不倫

舞設智數 謀秘鬼神 發必命中

亦中其身

暗侮君親

傳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姦諛肆其欺罔暗

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虛文情實不至暗侮也但凡為臣為子而不能盡其所以事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使為臣而皆暗侮其君為子而皆暗侮其親則為君為親者尚何望於為臣為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為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敢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

一日歸自朝中即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

家人惶恐亟遣其第詢之趙公安仁安仁

曰適議事公不欲行未決而歸必憂國家

耳彼暗侮其君者視此得無愧乎郭琮幼

喪其父獨有母在常懷罔極之嘆凡三十

年不如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必欲為母祈

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

食不減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

養其父母雖不知學問而於溫清定省出

告反面之道皆能曲盡其至知學問者往

往不及其父死寢苦於地不食鹽酪哀毀

過節幾至滅性如是三年始終如一彼暗

侮其親者視此得無愧乎惟其不敢暗侮

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詔褒賞

旌表門閭孟熙因掘地於鋤下得金遂成

富室然則天於忠孝其報之也曷嘗爽乎

贊曰

恭不侮人 偽無戴爾 事父事君

恭莫大此 不用吾情 是欺而已

有既面目 為人臣子 借曰未知

神明彰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義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爲先生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爲先生也如石介之該通張洵之辯博皆魯之尤賢而有道者其於先生行則從升降揖拜則執杖屨而侍肅然其恭亦未嘗聞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嗣廬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齊閣執弟子之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無子公爲葬其三喪又爲嫁其女子于同年進士宋渙尚書王存少嘗師事穎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爲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況敢慢之於在生之

日乎其間或有慢者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爲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爲業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其僧一見知其英物即令就學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舉賢良方正其後爲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爲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龍圖學士益柔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夫有賢德嘗與康節諸公游然則爲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

父生師教 二者並言 傳道授業 孰爲本源 服有衰絰 心喪三年 人倫所重 天道亦然 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

叛之然後謂之叛也但凡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爲叛也請以一二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僕夫趙延嗣事舍人王隣幾爲僕夫隣幾知制誥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貧無以爲養延嗣義不捨去竭力養其三女凡十許年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徵之放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著得名士時但徠先生石守道特爲傳之以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王達初事屯田郎中李曇爲僕夫後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軍適曇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無一人敢餉問者獨達日守臺門供其飲食如是四十餘日未嘗少怠及獄具貶爲南恩州駕從者皆辭去獨達送之曇忽感恚自盡達爲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見者無不墮淚泊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溫公亦爲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



之受知於人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若趙延嗣王達之為僕卒也

贊曰

君師長治 及其受恩 皆曰所事 分有常尊 情義攸托 施于子孫

奴僕報主 犬馬戀軒 我思嬰曰

作于九原

誑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誑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便當墮入無間然則誑之為罪豈為輕哉昔

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煨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時楊克勤聞之於驗屍官甚的張懷素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

時彼正在旁諫其太早又言漢楚成臯之

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卞尚猶惑之每

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確不信

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污蟻惟忠肅獨

免羅織然則誑諸無識其禍終可免乎

義七

大抵誑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為僧

人則挾談空而誑為方士則挾丹藥為誑

為師巫則挾鬼神而誑為醫卜則各挾其

術而誑安知誑妄為罪非獨撥禍又當墮

大地獄乎

贊曰

笑烈於怒 志慘於兵 侮玩結惑

殆非人情 淵魚可躍 涇鳥易驚

矧我同類 萬物之靈 以誑為巧

掩耳盜鈴

誘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

夫婦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

為輕乎況諸同學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

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輒

加毀謗乎昔郭尚書贊初作賦即有聲時

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毀謗由是贊連

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

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

贊聞之幸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

義七

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

得無愧乎惜其不知前輩同學未嘗不相

親厚也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

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謁則互為僕

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

李白為其妻控驛韓從後為負一籠既至

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為二一哭而別

明年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為婚姻

有相謗乎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

學元興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

俸濟之又為訛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

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

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

烏足以語此哉

贊曰



虛誣詐偽

儀秦交臂 敗於傾覆 消腹胥忌  
喪身則足 相觀而善 道威仁熟  
借使非才 石可攻玉 須友以成  
千祿百福

傳曰虛也者漫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所  
蟻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偽也者矯飾過  
情也離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  
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乃捨誠而習為虛誣詐偽即是戾天之  
道而夫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  
入三惡其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餓鬼  
道者即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  
曰欲識地獄道者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欲識畜生道者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欲識鬼道者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欲識魔道者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  
今此等虛偽持斷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  
偽中特四之一耳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  
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  
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自  
克昔李及為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

價幾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盡公獨不知  
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為諸路按察宰執  
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一日上自言曰  
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問故上曰朕  
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  
任如麥價不知有甚撰一箇不得於是召  
及遂蒙信用王隱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  
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塞上遣數輩健  
步往來偵視先有兩輩至言決流已塞水  
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  
來時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聖慮上怒拘  
之少頃報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捷橫  
注數郡矣上因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  
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親衛指揮  
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  
用即已補之其後位至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保寧軍節度使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  
七人然則二公誠實豈不愈於虛誣詐偽  
而速入惡趣者乎

贊曰

攻訐宗親

不誠無物 命之曰虛 言不可復  
其實也誣 偽則奪真 詐反近愚  
以此行已 誰食其餘 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傳曰禮曰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  
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為族屬上復同  
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  
文正公言之最為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  
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固有親疎在祖  
先視之則均為子孫無親疎也且祖先以  
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為大  
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  
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  
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  
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為義庄以養羣從  
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  
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縑一四乃至嫁娶喪  
葬并皆有贈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  
守廉儉俸祿所得盡以廣義庄前後任子



之恩必先及疎屬身歿之日勿子五孫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恩張康節公昇常分俸以及九族趙夫又世間嘗捐金以賙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吾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埽娶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爭絲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

已惡當攻 待人必恕 以訐爲直  
聖人所惡 於厚者薄 尤可愧懼  
根本平時 視若行路 不務睦鄰  
彝倫攸斁

虛靜天師頌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妄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煨燼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來者

太上感應篇卷之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義八

剛強不仁

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爲不仁聖人之言豈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剛乃剛教之剛確然不奪乎內君子之剛也有殺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張也慾焉得剛太上所戒之剛乃剛強之剛忿然常見乎外小人之剛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大抵剛強之剛不能自戒則便有。不仁之失在乎其間太上所以斷而書曰不仁也昔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初到徐州與郡守徐岐爭屋便欲引節斬岐岐奏于朝範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時呂昭才爲鎮北將軍冀屬鎮北範以昭才仕進出其後意輕之語其妻曰吾寧能三公長跪不能爲呂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欲引節斬岐人皆謂君難爲作下今到冀州又不欲爲呂子展屈人必謂君難爲作







聞尹鄒之事乎昔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臨終之日先以手書別丈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

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焉非平日是是非非無所隱避死主之際能如此乎鄒宿爲內殿崇班正直無二是非非未嘗妄發至於背義貪殘恣殺物命皆所不作竟爲真武真君收錄

署之部下慶曆初任鄭州監酒日忽風雹大作下一無蓋銅棺公即端簡入卧其中不剎那頃復下一蓋自與棺合震霆一聲則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爲北極壽限司判官每歲一次隨真武真君下降勘算世人善惡功過校量壽限長短歸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發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職而輕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者當如何哉

贊曰

誰毀誰譽 三代直道 是非之公  
如辯白皂 小智既鑒 臧否顛倒  
醜正朋邪 距廉夷盜 天鑒不迷  
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傳曰向也者趨向之謂也背也者違背之義也當向而背當背而向即太上所謂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爲而小人爲之而無忌憚也昔王資政存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志有所守確不可奪溫公嘗稱之曰並馳萬馬中而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東髮至於老耄歷事五朝所持一心屢更變故所守一道劉忠肅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話今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終爲天下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人皆爲公縮頭公則不問若二公者其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師中吳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

師中平日議論與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權盛師中復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傳巖以荆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吳孝宗初對策力抵熙寧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復爲十卷巷議以上荆公言間巷之間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爲君子耶爲小人耶

贊曰

事得其宜 此之謂義 見理必明  
用心勿貳 從違既決 禍福頓異  
母遠仁賢 母近邪偽 惟順人道  
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傳曰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固無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則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必先之矣所謂虐取其財虐用其力皆爲虐也請以虐取其財言之蓋財者人所急也不聞王咨馬絳之事乎昔王咨以強鸞處官紹興初



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摧井潼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戶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利其沒官而官自煎也未幾井戶皆至破敗咨亦暴卒遂受牛身當死之夕其友揚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為幹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為馬刷子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咨事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其為戒肉爛至盡一息方絕又如李諮無子陳恕兵死林特子孫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贊曰

世有健吏 不畏閭閻書 斬刈民力 以充苞苴 囊橐既溢 復獻羨餘

高爵易享 華屋可居 身及孫子 其終何如

諂上希旨

傳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為之都司者無若鄴都鄴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官官不顯姓字其於僚屬見於真誥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夷為南明公吳季札為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賈誼為西明都禁郎臧洪為鬼官北斗君天門亭長是也又求其次如紀瞻為北天修門郎溫嶠為監海開國伯是也曷嘗有諂上希旨者得與其列乎大抵事君貴忠一言之諂即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一日召李勣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等計之遂良等皆持不可勣獨不出志寧顧望不對後數日帝復密以訪勣當此之時使勣能以一語諫止在勣不失為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禍勣則不然卒以陞

下家事無須問外人為對由是帝意遂決昭儀立而唐之宗室殲矣觀勣之意不過私已畏禍以求自安不知已竟不可私禍竟不可畏身死未幾赤族發家禍皆及之孰謂諂上希旨為無禍乎又有郭崇韜者亦坐此也崇韜既居顯位自見功高心懷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劉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難知易至反背其後殺崇韜者乃劉后也然則諂上希旨者是可為平為之得無禍乎

贊曰

諂上迎合 希旨開先 所謂逢君 罪莫大焉 主意未決 或可變遷 一語從吏 惡力遂堅 喪身亡國 毋寧怨天

受恩不感

傳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論云受恩不感甚於畜生嘗讀柳文見一則事益知受



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爲者爲人而不及於畜生豈不甚於畜生乎昔薦福寺有一鵲栖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可以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觀鳥東沒則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見而再攫之也嗚呼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暖爪掌之鳥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豈不畜生所不爲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爲近道即其感恩則其平日履踐從可見矣宣和<sub>義八</sub>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爲車轢蹙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嘗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祕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詣兵問道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頓若有省意亦得道孰謂無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幾人乎

贊曰

世有忍人 甚於豺虎 藉其卵翼 報以折斧 人道斯絕 無君無父 翳桑衛盾 漆身沒豫 負恩報恩 施者勿顧

念怨不休

傳曰德山示衆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此但念念在法爲累尚爾况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當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淪入三途其速如箭不聞懺法所謂若無怨懺無有惡道之說乎謹按經云怨習交嫌發于街恨是人命終未捨暖觸以前便有飛石投櫃匣貯車檻甕盛囊撲等事現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當墮入地獄者也又云貪恨爲罪是人罪畢得出地獄遇蟲成形名蠱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鬼趣者也又云蠱毒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畜趣者也佛語無誑孰謂爲不然乎其間又

有已墮三惡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盜既以劫盜而死墮地獄矣尚以郡守張冀法外殺之爲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獄是也如毗婆論所載之鬼既以積罪而死墮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殺之爲念念而不休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也如楊褒廐中之騾既以惡業而死墮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爲念念而不休竟至蹄殺王鶴是也然則怨之一字豈不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乎不聞第三十祖璨大師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向璨致敬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璨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璨曰既無人縛何用更求解脫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脫使璨此言廣行流布則不休必休不解脫必解脫矣

贊曰

夷齊不怨 志於求仁 禮人不答 孟子反身 情恕理遣 無物不春 卻克記笑 暴骨交隣 一念芥蒂



萬惡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義九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忠獻公琦初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飢公復多方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富文忠公鎮清社適河決八州之民坐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得十餘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得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里遠近受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敏元發知鄆州適淮南京東飢公葺城外廢營一千二百餘間以處流民所活者五萬李允則知潭州適歲飢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家財為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文惠堯佐知壽州適歲飢公曰與其令率孰若身先

於是自出己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為助所活者數萬王懿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十萬胡文恭宿為楊子尉適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千曾中書筆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數千蘇文忠軾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橐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

父天母地 氣均體同 宗子家相

下及百工 相為鞠育 以裨化功

豈縱其上 濟民困窮 匪民之戕

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老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大抵治貴行其無事  
況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  
安以為便其可妄意改變以從已說乎若  
從已說未必有便於民適所以自取擾亂  
激昂喜事之言其可盡信昔杜祁公經撫  
關中布衣有張洞者蠟髯黑面青衣布裘  
持一詩代刺為謁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

兵誰解掃塵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為報君  
王早築臺及補以一官尋以賊敗韓魏公  
鎮陝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書論事且獻

崆峒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渭塵布衣  
能辦此可惜作窮鱗及補以官無異冗吏

呂許公在朝布衣有雷簡夫者以薦召對  
其氣可以吞敵及敷奏亦復詳敏朝廷便  
欲大用許公堅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

與嗣宗為人無異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  
李戒者上書論事且言少學仁義之道不  
在顏回下又言三皇不聖惟孔子聖孟軻  
以下皆不足道韓子華知成都亦復以此  
說進子華感之及與荆公同判三司即薦

其人未及引用發狂而卒然則激昂喜事  
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趙韓王為相每有新  
進喜事之人投進利害文字一切不顧季  
簡穆為相凡封事建議務更張喜事激昂  
搖鼓揮闔浮薄新進之徒一切屏去當時  
皆稱二公為相得體鄉使輕信豈不易致  
擾亂乎

贊曰

政者正也 容私則偏 貪夫殉財

夸者喜權 理為勢奪 法以情遷

賞罰易置 紀綱棄捐 害于而國

爾身易全

賞及非義

傳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大抵義之  
為言猶言宜也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之  
謂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為乎景德  
中北虜寇邊河朔郡縣屢罹其毒主兵之  
將為自安計莫肯少挫其鋒時李居正以  
小官催征稅於一鎮忿其凶獷鳩集市人  
召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

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因壯其勇終  
無一人肯議其賞惟張忠定詠密以聞奏  
奏至上大喜立為居正遷數官召為閣門  
祇候居正承恩固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  
正急往見之見終不獲因厚賂閹者俾傳

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

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謹畏此報  
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居正得  
之愈於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身居正及  
賞可謂義矣史吉為延州指揮使康定中

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與監押皆欲引兵  
匿深山俟虜去始歸吉率所部數百人遮  
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  
以實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  
芻糧何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  
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  
不然不敢以此兵從二人慚懼引轡而返  
虜忽圍城吉復率眾拒守數日虜去寨主  
監押皆以完城遷一官二人及賞非非義  
乎嗚呼吉雖身不及賞其後官至團練使



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達為郡夫人是尤  
愈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

贊曰

不義而貴 垂戒孔聖 不義而侯

光武失政 賞盜勸姦 國何以今

爵及惡德 是褻天命 所以家宰

詔王八柄

刑及無辜

傳曰刑也者所以懲惡也無其惡而輒刑  
及之即太上所謂無辜也人間私語天聞

若雷無辜顧天天不聞乎蔡州百姓有錢  
舉者誣其弟為異姓匪家財二十餘萬不  
與均分前後官吏皆受舉錢不公其斷惟  
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及許  
州通判徐沂被差就蔡州置獄根勘沂復  
失於鹵莽為推司楊仲和轉弄反將朱惜  
姐勘斷脣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  
行聞天慶觀有道士張君叟者善章奏自  
備香信就觀建設三醮以祈景貺君叟初  
伏地投詞即如晡曉明日始能起曰某到

天門見北極大帝帶領佑聖院善惡都判  
真武真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斷干  
證人朱惜姐脣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揮曰  
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籙照問汝奏對  
有差不得還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

有之言訖汗洽不勝摧沮未幾果卒又有  
士子楊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僦  
驢往水門遇其父母無何中路逢一醉人  
羅織毆擊僦者潛遁無人解勸遂至官時  
溫仲舒判開封但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  
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不食者已累日  
矣其夫亦下第從外歸見妻被杖不勝其  
忿詣府申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而  
死是夕仲舒即夢城隍司責曰子太鹵莽  
妄決良人吾已關報東嶽及奏聞上帝禍  
將至矣明日知仲舒以下皆罷職又有  
幽冥之譴當如何哉

贊曰

過小則赦 罪疑惟輕 聖人之意  
刑期無刑 矧是無辜 而弗哀矜

犴獄所及 排根引繩 寬濫充斤  
可不痛懲

殺人取財

傳曰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為  
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請以醫家言之  
庶幾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緩急妄索事分  
殺人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墮  
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辯察不明用藥差  
互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墮劇殺人也  
此五失挾術行醫其於殺人甚於挺刃  
挺刃之下不當要害尚有可活一甕之下五  
臟俱壞是有活手肯顧哉以病就醫遂至  
殞命既而復蘇氣息微細死生不分十有  
三年陳景仁妻張氏亦有微疾醫者誤投  
血隔之藥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陰府不收  
魂神蕩越散遊無定所至輒為界分土地  
驅逐不勝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適與相  
值遂得合為一體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  
獨歌獨語時其父尹京適中使泰中立過  
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為奏聞北極蒙真



武真君憐其天橫即日受生更不經從陰府孰謂醫者不殺人乎惜其不知醫之為術升隆最速昔淳祐羅尊者於往世施一訶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緣於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嘗有病其最後身值佛出家證阿羅漢果於五百眾中獨為上首王叟以針刺為生不計錢數所理多效一日告眾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氣不絕者累月劉燼亦行醫雖勞不倦所療亦多效及死葬之日

但空棺耳此皆醫家能善用心而立獲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醫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觀文殿大學士張仲和善用其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亦皆相繼及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與大邦作提轉者今已數世此亦醫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信相菩薩至一地獄見一罪人熱鐵灌身鐵釘釘體稽首問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世常為針師妄施砭刺是以此報目蓮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哭泣告曰

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諸禽蟲長時啖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蔡州神尼于惠普者嘗與客坐有牽二牛而過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醫人坐誤殺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應此亦醫家不善用心而墜三惡者也嗚呼善不善業備錄在前或順或違爾宜自擇

贊曰

財怨之府 利爭之因 積而不散 猶能禍人 殺越于貨 乃欲保身 領領貪吏 吞嚙富民 籍沒死徙 疑無蒼昊

傾人取位

傳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隸於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則隸五嶽四瀆大抵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

亦不可得孰謂為不然乎昔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叅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叅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詞稱旨除右拾遺直史館兼秘閣意猶不足曰

吾喜作文且好黃白但得水銀銀錢一文知制誥一日足矣上聞許之制未下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巨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加獎諭將有進用之意偶以鞠獄左遷知閬州一日驛遞堂帖促令乘傳歸闕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絕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況傾人而取之者乎若傾人取之又未免有一段因果如彌德超盧多遜旋踵及禍是也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勲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誣以不軌極口傾之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趙普再秉鈞軸力為辯雪帝悟即日逮竄德超而待彬如故盧多遜見宰



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王祐使為已助悉力傾之祐不從乃自為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然則人之有位是可傾而取乎躁進者當以此戒

贊曰

工本代天 位必稱德 沾沾淺夫

置命用力 徒傷雅道 無益於德

如螳窺蟬 黃雀鼓翼 天道好還

視我儔則

誅降戮服

傳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之者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古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況所持之器皆星官所主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傍徨榮惑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然則器可亂用人可樂殺乎

不聞王顯之事乎王顯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鬚若剛鬚笑則口角至耳自稱鄆都觀主持刺為謁曰昨上帝牒到二萬蕃魂本觀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於殺之則名蓋當世奪壽十年二者惟

自擇公以為狂叱起之未幾契丹引兵獵梁門適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顯記庫中有弓弩材木數千因命工連夜斲削乘其不備縱兵擊之蕃兵大敗明日蔡京觀斬首恰二萬級方悟道士之言已無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樞密顯離定州纔十三日而卒嗚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果於殺之奪壽尚爾況已降且服者乎當知誅降戮服誠當獲罪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濤劫賊五百來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說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

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繫聯貫極為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呼左提右掣如垂絕狀既蘇復澆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遙告拱曰子歸切便語吾夫人今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

鄆州一事然則誅降戮服是可為乎

贊曰

刑典議辟 闕殺則輕 禦敵斬馘

是曰應兵 事不獲已 宜恕以情

乃若降服 奚俟兵刑 彼固易殺

天道神明

貶正排賢

傳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復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樂則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識大體者便可作護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權能鎮撫者便可寄方面有風力者便可作監司廉於財者便可主財穀知愛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則小大之職各得其人野無遺才而百事舉矣若



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朝廷有人  
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  
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  
甄拔者太上無不收錄而妄有貶排者太  
上亦無不深譴昔韓崇拔一索安於書佐

位至司徒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璧之昏

夕夜光袁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為  
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瑋玄授以泥丸紫  
戶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鄆都為定錄府左  
理中監主始學仙者本朝諫議大夫謝泌

最為知之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  
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  
老臣又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  
其薦也臨死之日監沐焚香服羽衣端坐  
而逝頭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甄拔  
而立為太上收錄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  
司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  
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  
被席人皆指為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陶  
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

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  
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  
墓門又洞開雖觸骸亦無矣豈非妄有貶  
排而為太上深譴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為  
無罪乎

贊曰

賢人正士 體國愛民 苟用於世  
大庇斯人 排貶之害 非止其身  
國患莫恤 民隱孰伸 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表十

凌孤逼寡

傳曰矜孤恤寡上文既已定為善人凌孤  
逼寡今復定為罪自然則孤可凌而寡可  
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  
其孤寡況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師真  
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園通院有道士姓  
郭喜種菜隨時耕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  
道者素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以密  
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  
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見光祖乘空  
而來奏曰臣本北極佑聖院真武真君部  
下副參謀官郭道者乃北極下檢法使皆  
以微過謫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  
祿且有少請故特來謝臣兒庭之未請朝  
政願垂訓誨無令尸祿有玷父風言訖不  
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  
喻言本閩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師因  
遊百果山忽於天壽洞彼二青衣攝去宣



示玉皇金錄引至中天北極殿下賜以金紫衣充佑聖院員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一日隨真君下降忽聞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許今寫書取人間遞角封誌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廳既而折不可開召其妻至乃開書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囑曰切在撫育諸孤保守戶門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繫念尚爾況未得度世者乎所謂塚訟端起乎此苟為不然太上胡為列為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贊曰

孤寡無告 文王必先 加以仁政  
猶或難全 嗟我一本 兄弟顛連  
忍肆其虐 俾悼所天 乃如之人

後報亦然

棄法受賂

傳曰太上曰曲直輕重而首以棄法受賂為言者何哉蓋棄法必因受賂賂一入則以直為曲以曲為直一切皆不問矣惜其

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棄法受賂爵祿便當減奪昔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中手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數日道過一廟廟門有一土木鬼狀貌酷類嚮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異之又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孰謂鬼神不主知乎侯鑑為江夏令與勝緣山長老居約有舊每乘暇必訪之訪則院家必已為具一日又至則延待殊闕鑑惟問之居約曰公每到土地必先報曰相公來此番不報是以失於延待鑑大驚密諭居約使問土地所以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復得夢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所統攝是以常報近為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無復統攝故不復報然則爵祿孰謂無減

削乎惜其不知不棄法者便當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微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嗚呼存心如此是宜上與道合豈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贊曰

倫不受馬 辟召猶記 震畏四知  
乃免於累 物欲一遷 情態必異  
苞苴行歟 成湯所忌 如欲守法  
瓜李速避

以直為曲

傳曰路沖知鳳翔開闢聖真君降言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已之要真君曰盡力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問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積愆為咎必有沈淪然則處刑獄之任者可不盡心而整雪乎況敢以直為曲乎請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



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在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沒之後今為紫府真人歐陽文忠時之大儒每與客論談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張舜民惟而問之公曰文章正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歎曰夷陵稿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益加勤謹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吾必以吾為翰墨致身以吾自觀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歿之後今為神清洞仙官然則以直為曲者身歿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直道而行 無偏無黨 是曰善人

所當崇獎 誣以為曲 罰其可賞  
善人何辜 反受其枉 既殺望之  
恭願焉往

以曲為直

傳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兩訟所以紛拏待有司而後決也為有司者自當公心剖析片言則曲曲直直無不冰泮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為直之失乎彼以曲為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託也昔益州府君劉公初為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為剖決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其後公之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墨顯名孰謂處官公心無其報乎又有劉安民者本丹稜一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為吏民所敬民有

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公亦自負受而不辭直即直許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則直數其曲曰此曲也不應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為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議郎直祕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與楊筠亦直無不受禍也戒哉

贊曰

曲則背理 為佞為邪 是曰惡人  
胡可蔽遮 獎以為直 蠹國敗家  
惡人何幸 乃見寵嘉 德裕寬斥  
非敏中耶

入輕為重

傳曰書曰罪疑為輕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然則輕可入而使為重乎是以君子謹之昔王縉為兩浙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



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間遙告緡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紀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當皆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李龜祥亦居憲職素稱清謹一日暮出三井橋忽覩十數人叫屈稱冤兩兩三三漸來相逼龜祥大懼回馬馳歸陞堂委頓召諸子戒曰汝輩異日入仕切勿不得往受獄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謂清謹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鬱鬱竟至不起嗚呼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況入輕為重者乎請為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

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日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李若水為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為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退出僧言實未嘗為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為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驛使爾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可謂酷矣自成之死臍腹至于拆裂不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贊曰

法重失入 罪懼及疑 二罪併論  
其恕可知 國典尚爾 法吏奚為  
唐臣羅織 赤族是宜 稔禍垂臭  
竟死何裨

見殺加怒

傳曰按涅槃經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無有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無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嗚呼人至如此誠亦可憫當見殺時可加怒乎昔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要買耶拒而不賣一人既往園子乃喜賣之且慰諭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自惟訕以問誌公誌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嘗為之不忍故今見之而喜買不得者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語結憾尚爾況加怒乎王曇略嘗殺一牛牛見刀抵突曇略怒逆刺其目然後殺之大抵人畜無間當見殺時皆當方便救護救而不獲只得為助悲歎何可加怒

贊曰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義十

九

人之有罪 情不可恕 彼自伏法  
我獨何預 加以憤疾 是曰遷怒  
判死投筆 見者始悟 哀矜庶獄  
王政所務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義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知過必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太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準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歎獨一老姪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極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慟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齊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太夫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慚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臂一青皮胡桃臂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既而女兄從外來問為誰脫公曰某

自脫其父從旁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已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數君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

日月之食 其更也明 人豈無過  
改必以誠 設辭飾詐 遂非匿情  
過上增過 善心曷生 不吝一語  
貴乎力行

知善不為

傳曰應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為為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强壯二十善



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則遭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善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賢顯榮一百善則寶瑞降二百善則後代名布三百善則後代大富四百善則後代清貴五百善則後代長壽六百善則後代忠孝七百善則後代智慧八百善則後代道德九百善則後代賢聖一千善則後代神真二千善則身為衆人師聖真仙將吏三千善則為國師聖真真仙將吏四千善則為天下師聖真仙主統五千善則為鬼靈師聖真仙魁帥六千善則為神明師聖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則為諸天師聖真仙公卿八千善則為三天師聖真仙皇帝九千善則為元始五帝君一萬善則為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輩於善知無不為無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嘗語人曰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一句終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嘗力行矣揚應之學士聞一善言必書而記即

是知無不為矣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即是未嘗欺矣劉大諫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溫公者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即是無不誠矣若使人人皆如諸君則積一成億夫復何難

贊曰

郭公善善 國何以亡 見善雖喜 用心不剛 悠悠害道 反昧否臧 是以君子 志於自強 惟日不足

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傳曰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臨終所現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閻王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作一不善曷嘗不往來常在曾次手不聞趙普一聞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語遽至發背而卒然

則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趙業以明經中選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遊蕩奄然如夢被逮入冥初至即見妹婿賈爽在彼心已大怖蓋嘗與爽同殺一牛至是為爽所引欲與分罪爽詞甚辯無以自明俄見一鑑徑可丈餘懸於空中明見爽鼓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爽始伏業遂得還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馬氏名春奴椿卿愛之常氏不勝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殺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選將產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頓間恍見馬氏在前常氏惶懼好語告曰我當初實無意殺汝時行杖者稍過遂盡汝命曷不少寬我耶馬氏曰我死實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則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為乎

贊曰

孽惟自作 惑本自貽 痛加悔艾 庶或可追 不思已過 反累人為 縱脫罪罟 上天難欺 分謗受惡



遷善之基

壅塞方術

傳曰所謂方術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語沮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廟極靈齋祭殆無虛日一日有醫卜數輩同遊道逢一人極貧衆頗輕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頃抱出一龍謂衆人曰汝輩各以醫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於貧素之士切不得輒持二心嗚呼醫卜爲術而神人謂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昔翟乾祐在世時專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而江流之險乃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義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洽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

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天師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令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非獨方術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兩浙饑殍殣相枕公以具俗喜佛事因召諸寺主僧諭以穀貴工賤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倉廩吏舍之類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於公私者無慮千數一方賴之不至轉徙公之意豈亦雲安神龍之意乎

贊曰

小道可觀 第恐其泥 君子之學亦必游藝 所謂方術 聖人不廢 醫卜星曆 皆以濟世 我獨壅之 難乎免戾

訕謗賢聖

傳曰賢聖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諸君是也立教雖各不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不聞頗邪論所謂孔子是儒童菩薩顏子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嗚呼賢聖遠矣但毀其書即訕謗之也然佛家一書多有毀者何哉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虛空性是如來具足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住持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如來也終日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未嘗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凡夫也僅能於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灑灑露裸淨如虛空然後真淨明妙虛徹靈通了然却現上與如來一體無二孰謂爲不然乎不聞龐老但欲空諸所有不欲實諸所無之說乎龐老前身是維摩居士維摩前身是金粟如來其爲此言必非欺誑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



佛法每對客輒嘲笑張文定以為佞佛賢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嚴為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訖畢索餘軸不覺連盡十卷乃大嘆曰果奇書也因拉朱賢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鉉者亦名士也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曰久看當見精理旬餘復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遽盡十卷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乎

贊曰

人亦有言 護疾諱賢 聖賢立論 切中百非 既不能行 乃肆詆譏 陳賈議旦 叔孫毀尼 言出童叟 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傳曰按經所說昔者善財童子為修菩薩行勤求一切菩薩法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善知識者是大導師一語之下能令漆桶底脫其為益也豈為小哉所謂道德即其人也非獨釋老為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有以磨發激勵然後光華烜赫名聞千古如子房之於黄石翁武侯之於龐德翁李藥師之於虬鬚翁顏魯公之於張志和李太白之於賀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是也然則道德於人為無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際了然不亂節度判官朱炎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盡通一經之旨侍郎曾開久慕禪悅未有所契一日謁園悟咨決其事園悟

捻出雲門趙州須彌山放下著兩則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釋歐陽文忠不信佛老及守毫杜聞后唐山隱者許昌齡有道延入郡齋日與之語每有所得自以為喜然則道德於人為無益乎

贊曰

道尊德貴 萬類所宗 惟忌與忌 有嫌于中 外示凌轡 蓋其凡庸 以僭則逆 以傲則凶 宇宙雖廣 遇措厥躬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廉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氣爲天濁氣爲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日月之精爲星辰和氣爲人傍氣爲獸薄氣爲禽繁氣爲蟲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肇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軀殼異耳竊嘗攷之載籍誠有自人而淪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遊戲其中者劉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後乃爲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死後乃爲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皇曾快樂天非自人而淪入飛中者乎遼東華表柱嘗有一鶴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語人曰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唐明皇在沙苑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間問前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

大道之世 人無殺機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機心一萌 鷗鳥高飛 鷗且有義 鴉亦稱慈 人胡不仁以弋爲嬉

逐走

傳曰上已畧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爲證佛言一切衆生實本清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大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爲異

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爲異類是以諸佛菩薩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不聞密婆私訖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手又不聞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手按東齋記周詢知安州一日遊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每夕輒夢遊鼓角樓上凭鼓而睡時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據鼓不得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說病中所夢正與鼓角相同然則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當知今之逐走者異日未必不爲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爲人逐當見逐時要當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生意忽一道者自稱玄俗詣門請醫既而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病亦隨愈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非人也爲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爲王



救療然則見逐可不救乎李嬰李滔嘗逐一鹿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雜臘為炙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進嬰滔幾為所及既而畢取其炙納之囊中入山而去須臾嬰滔皆暴卒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

后稷之棄 牛羊弗踐 猩猩人言  
依性柔善 有生有知 其則不遠  
忍充鼎臠 甘其肥雋 虎兕可逃

人奔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咸俯在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啓戶始出蟄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珪者塗也盡塗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人諸佛尤切加護昔僧惠覺嘗跨溪造一受殊室利堂將板築於水際念言方冬百

蟲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溪設三晝夜道場並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既而疾愈備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既久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預期禱於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

藥一

藥四

窠內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鏡螺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嗚呼此雖二人願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為不然乎

贊曰

威德之主 澤及昆蟲 板築必時  
閉藏在冬 人且塞向 坏戶則同  
跂行喙息 生意畢通 癢病伸屈  
在吾仁中

驚棲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棲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棲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衆人視之固有間普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已也音螺髻仙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螺髻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鳥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俟其雛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大樹仙者居苑伽河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樹此皆已證果位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況福力淺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吳子陳安世皆以不敢驚棲而能證果李吳子本一山姬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濟以穀且不敢驚上帝謂有仁心賜令度世今在鄴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本



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蟲不殺物命每出入見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地

贊曰

凡厥有生 各安汝止 夜以安身  
人物等耳 聖人之憂 一物失理  
弋不射宿 魯論所紀 驚棲雖微  
害人大矣

填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為一穴乎莫不自視為金房玉室邃館瓊臺不聞千尋宅南大槐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穴為大槐安乎又不聞王沂宅後有一大檀樹蘿覆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為大檀蘿乎蟻之自國其穴為槐安為檀蘿亦猶鰕之自國其穴為長鬚燕之自國其穴為烏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爾無足深恠然則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堵塞其門絕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

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善言謝曰父母恩汝汝可暫歸八日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恠之復入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一蟻

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途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為暴水所浸某急編竹橋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然則穴可填乎

贊曰

鴻荒之初 其人穴處 所謂管窟  
鹿豕為侶 聖人既作 上棟下宇

人獸雖殊 均樂丘土 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覆巢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絕皆是往世覆巢毀卵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人然則巢可覆乎大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所依止其中數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絕嗣乎謹按本草人有覆鵲巢取其雛者是年六十里內連月不雨蓋鵲能群飛激雲雲散則不雨又按內攬鵲雛繞破殼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顛墜或為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插巢畔日常兩換葉萎則其雛已去未萎則其雛尚在因覆巢畢取其雛孰謂巢居者為無知乎請為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溫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鵲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者既而果得其人因為杖之元汝之元豐



中為魯山宰忽有鸛雀銜一草衣墜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樹將覆其巢取雛供賣元亦校之然則巢可覆乎當覆巢之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莫曉其語烏得九天禽語書而使之一觀

平白龜年於嵩山東嶽下遇李太白曰吾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識九天禽語九地獸言更日過路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二雀啾唧過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原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然良父鹿馬仰首而斯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槽中料熟不食問之亦然

贊曰

昔聞羽族 巢必近人 欲遠蛇鷀  
惟人是親 詎知冠屨 心甚不仁  
既肉其雛 厥巢是新 鳳凰高翔  
巢窺來馴

傷胎

傳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顛倒故和合滋成橫堅亂想故有胎過蒲曇人畜龍仙其類充塞嗚呼人畜龍仙明是不同佛乃列為一類何哉蓋雜染同而輪

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愛乎按仙傳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辯九天真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吏驅三十羊過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道原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盡其命為妾所訴陰君

處某已死且以其為狼謫罰為羊見在秦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其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則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別墅然則胎可傷乎

贊曰

鹿以麋繫 腸斷而死 鯨或就烹  
屈身護子 物之辜愛 甚於愛已  
人亦有娘 以續以嗣 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菩薩白佛言有諸眾生無有子息孤獨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為人暴惡不信罪福捕雛食卵令諸飛禽各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以此報佛

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卵可破乎按輶娑沙論眾生流轉至為卵生識居其中為卵所纏為卵所裹須自啄破雛乃得生其為業也從可知矣又云鸛鴈鴛鴦孔雀鸚鵡鵲鴿千秋金翅等鳥或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為然鳥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見耆尸復鉢尸徐偃王事乃知人從卵生誠亦有之昔聞地化有一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鵲鳥一失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鸛俄生二卵卵破雛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按徐州地理誌昔徐君官人娠而生卵卵破兒生長而仁智襲君徐國生時偃故故名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遁少時嘗與



其師難問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為殺師不能屈取一鵝卵投之于地殼破雛行久而俱滅蓋竟識也遁乃感悟終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雞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剖開皆雞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飛行道念大懼自此不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十小則不減數百若殺一魚其為破卵可勝言哉李冲元將殺一鮎先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富商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命乃可獲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昌不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則

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絕

贊曰

有生之形 其性則具 混沌曷死  
以鑿之故 暴彼無知 豈曰公恕  
元鳥生商 聖靈所寓 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二

願人有失  
傳曰涅槃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為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為智豈不清淨所集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雷菜為業初無他



長惟是菜之老嫩東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嗚呼持心不二而遂為鬼神敬畏當知持心有二者必為鬼神戲侮也不聞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為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慮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獨以已物置其上無何果遇大風船幾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間不暇揀擇信手撿出票之中流少頃風定試自點檢則所棄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獨在無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

贊曰

民不堯舜 伊尹自咎 獨為君子  
伯玉所否 欲並生哉 無負高厚

維彼厲人 挽衆同醜 是誠何心

不愧飛走

毀人成功

傳曰佛告首迦長者曰善業有十能令衆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諸衆生無嫉妬心二

者見他得利生歡喜心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憫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悅心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六者發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寶蓋七者於已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事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見無威德人不生輕賤離垢菩薩曰忘懷於衆從善如流對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賢眷屬大抵於人無所妬毀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無感悅異日因緣會遇不為大善知識必為大善眷屬孰謂為不然乎澶淵之役契丹受盟而歸萊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頗以為得冀公忌之譖于上曰澶淵之役寇準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必為虜勝非為陛下劃久長計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諸侯猶且耻之陛下以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準寢跡廣州之役時轉運王罕以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簡以蠟圓告急罕進至惠州廣民又躍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戶各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所屬每縣

各募弓兵二十人又親募驍勇者二十人以自衛既而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以徇洎至廣州子死賊手亦不哭自此南門不閉糧運得通賊乃引去時提刑鮑軻駐軍潮州乃日遞一奏言罕畏怯不戰而諫官李光從而為助罕由是降一官謫監信州商稅軻獨受賞嗚呼萊公之功可謂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光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為善業乎知對治乎當知異日感果必無大威德業亦無大賢眷屬也

贊曰

三后協心 治臻成康 蕭規曹隨  
漢基遂昌 李訓忌注 甘露禍唐  
事不已出 乃肆譴張 敗國多矣

已寧不傷

危人自安

傳曰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一聞此言早已默笑曰唯所謂如是果何義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復何為彼危人自安者能曉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與

今篇中所說只是論箇心字今也乃欲置人於危求已之安為降伏乎人果危而已果安乎多見得罪於天禍將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與王冀公欽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詩以示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

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否冀公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厲聲責文正曰昨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文正以下皆拜謝獨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王曰不辭真宰相也蘇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軾詩中曾有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反求蟄龍知乎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乃人君方言龍哉既退章子厚責禹玉曰相公豈欲覆蘇公之

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唾可食乎嗚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雖非聖上明察二公受禍其有輕乎諒於如是之說尤不曉也

贊曰

坎以習教 疊以振民 蹇以正邦  
屯以經綸 君子居險 志則為人  
天助者順 其道大伸 王衍三窟  
祗以殺身

減人自益

傳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氣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當奮發若無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計在念或處官而官事擾擾或營利而市道區區不覺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無一自隨正令氣焰炙天亦所不免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侍郎楊晉卿問本淨曰此身生時從何處來死後歸何處去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無往

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說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夢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別無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師之此言可謂盡矣世間萬法無一非

夢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香栢為之乃至以文梓為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果周設碾磑鹿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于官官以賜洛王扶唐鳩王徙房陵遂為閑館陳恭公於潤州治一大第亦極闊壯軒亭池館綿亘數百餘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繼亦遂卒人因名其第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云回視卜築之日非一夢耶於此益知減人自益適足自減不聞太上所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說



乎

贊曰

益下損上 民悅無疆 薄人厚己  
理不可常 六文無咎 謙尊而光  
盈虛消息 相為抑揚 求自益者

鮮不覆亡

以惡易好

傳曰我之此身耳聞眼見身覺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離我此妄身當在何處我之此心作善作惡見於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既知此理離幻求覺按如佛說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然則我身我心及求覺者皆名為幻況彼外物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惡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

情何從起黑梵志嘗運神力以兩手掌各擎一株合勸梧桐花供養於佛佛言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祇擎兩株花一時放下了我今空身

而住更教我放下箇什麼佛言我非教汝放捨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捨無放捨處即是汝免生死處梵志當下豁然大悟大解脫唐德宗時具元卿為六宮使時洛陽花并盛開元卿頗生愛著忽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脫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帶呂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鏡蓋曉此也以惡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縱於佛書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為相有弟為賊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亦不亦勞乎故平生所繫止於賜帶呂文靖為相有因其婿以古鏡求售曰此鏡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贊曰

子路啟繻 不美狐貉 幻銅為金  
呂仙耻學 素手貧賤 君子所樂  
紫色奪朱 鄭聲亂樂 穿窬之智  
曾不俯仰

以私廢公

傳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公爾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廢公乎苟或以私廢公不免以是為非以賢為否敗亂國事莫此為速是以君子不敢為也趙康靖公槩初與歐陽文忠偕同在館閣槩重厚寡言脩頗輕之及脩以其甥穢事連逮上怒獄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槩獨慨然上疏曰歐陽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蔑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取何敢為乎至和中趙抃為御史范公鎮為諫官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前



欲因事之一日上問景仁於介甫介甫曰請問趙抃便可知其為人及問趙抃則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為忠曰嘉祐中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廢公某所以直言不隱者先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

公以理勝 私以利言 利慾一啓

天理泯然 流靡之極 盜賊相挺  
起於有已 反側陂偏 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

###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三

竊人之能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尊者為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為偷竊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諸艱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為偷當知竊人之能以為己能真為偷也昔高齡晚而祭酒道氣不交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為得意然世人空有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頭為增演其詞隱度人迷仙引使人

歌之他日復夢曼卿來謝嗚呼詩不得彰尚以為請况竊一以為己能者乎

贊曰

見賢思齊 見聖克由 萬善備足  
在人反求 思不如舜 以為己憂  
安有羊質 傳以貌貅 欺人自欺  
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來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之舞劍曹剛之琵琶米嘉榮之歌但以主建宮詞及唐賢詩句偶及之耳所謂善者但凡稍有所長皆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昔許真君在世日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文勒其新記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空中有聲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測之變許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救之由良久復聞曰所刻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



作文之人見諸水官詠君事彼之名願君之名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早圖之許君於是訪尋舊文別為立石刻之是夕復夢一神謝曰蒙君再顯吾名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萬靈庶得三官舉名可以證道許君如戒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至境設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為宮設醮之日霹靂大震韓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誠德政舊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餘即有中使至磨去韓公平淮之作復刻少誠德政之文蓋上於夢中了有所見也嗚呼文字尚爾況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

贊曰

蔽賢之罪 是謂不祥 原其初心  
忌人所長 玉在木潤 珠生夜光  
物有良貴 猶難掩藏 嫉能妒善  
欲蓋而章

形人之醜

傳曰醜也者乃妍醜之醜也形也者形容

之形也如蕭崇儀之好嘲章齊一之喜謗是也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亦所不問竟坐謗政軍死登州蕭崇道傍無不罵者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感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然則人之有醜是可形乎惜其不聞黃坑之事聞必戒也武弁有段遯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數片髑髏中有一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點蹤入骨也是夕從者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婦感君恩去此數步地下大有伏藏卿以為謝如戒掘之果獲財至十餘萬然則形人之醜安知異日亦無其報戒哉

贊曰

美如昭君 圖畫改錯 矧茲利口  
過於丹腹 所謂形容 巧於描摸

衆既喧播 終難洗濯 以我片言

陷人大惡

計人之私

傳曰計也者不但形容直計之也如呂吉甫輩是也曾子宣之為司農卿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等事張粹明之為司農卿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司農不了事件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託監鹽張商英賣之商英以告察訪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師厚坐此降官張商英為館職噶舉子於判監舒亶輩繼奉其簡商英亦坐此奪官夫豈不知子貢所謂惡計為直之說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韓魏公琦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陳忠肅確在言路知無不言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之私蘇丞相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公或勸公上其書日請託書札公笑曰計人之私吾豈為之胡公宿知



洞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公費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書其簿公於坐中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書字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乃書為人至其於厚涼薄其相距便萬萬遠矣

贊曰

許異於直 聖人惡之 謂其陰險  
乘機抵巇 指天信誓 握手笑嬉  
利害小及 反眼相待 匪兇匪虎  
彼何人斯  
耗人貨財

傳曰耗人貨財使之門戶彫零子孫狼狽為彼人者其為罪也豈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見也文奇以燒煉游于兩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之間掃地殆盡為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煨藥無何

火發延燒一坊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遽為驚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為驚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為捕者所獲獄具斬于燒藥之所以謝居民然則他人貨財是可耗乎他人貨財不可耗已之貨財亦可耗乎請為更舉一事庶幾為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紹興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恍見祖德從外歸責曰吾聞家中已議賣宅宅乃祖業安可輒以又曰吾平生所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杖凡十軸聞亦持出令人議價吾下世未幾家不至貧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無計可歸幸值中元得暫歸耳若不速改吾將禍汝其妻大懼不復議賣以此觀之他財我財皆不可耗

贊曰

女魃致貧 窮鬼疾富 為妖為孽  
理不可究 人性至貴 族親黨友  
亦獨何心 如人所有 公劉好貨  
惟民之厚

離人骨肉

傳曰骨肉者血屬也此皆人之大倫何可離間不聞張嵩山之事乎昔張孝基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過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孝基見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養幸甚既而有餘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得灌園已自幸得管庫尤厚幸也於是使之管庫久而其子益馴謹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財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時人莫不稱嘆以為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騎御聯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相與前揖請問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還財事也語脉未終忽已不見噫嘻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間有幾人耶他人處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



歲乃命其婿主其貲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訴于官時張忠定為郡守閱遺書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為其子幼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二皆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則嵩山腳踏實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為知義豈不愈於狼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九天遠矣

贊曰

古有太宗 輯正昭穆 姬典之訓  
亦繼宗族 後世義聚 重其親睦  
聖如周公 問于二叔 長舌論言

慘彼螫毒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廉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侵人所愛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為三百美人遣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吳猛施道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為一美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噫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為驛子之女旦暮擁帚掃灑驛庭弱蘭有絕色陶為之動遂失謹獨之戒因作郵亭詞數闕使弱蘭歌之後數日李主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於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

穀乃大漸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文潞公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郊謁告歸蜀生因令密訪其事郊將壓境潞公為之懼張少愚名翕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任漢州適同郡會有管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翕即取其項帕題詩其上曰蜀國佳八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其妓作竹枝詩歌之聖從為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聖從至果自嚴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為之醉既而喧傳遂達聖聽及歸不復引見潞公之謗由是遂息嗚呼陶穀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矣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見而然耶

贊曰



人之愛己 甚於璫璣 人之愛子 亦如予乎 推其所愛 他莫不如 矣獨殘忍 肆其侵漁 美人寶玉 幾覆漢車 助人為非

傳曰一本云教人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人以善不聞佛之言乎佛言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眾生出於聞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得七種報一者眾生聞法頓除嗔恚我於來世得成上色二者眾生聞法慈心不殺我於來世得壽命長三者眾生聞法不盜他財我於來世多饒財寶四者眾生聞法開心樂施我於來世身得大力五者眾生聞法癡措頓除我於來世得無礙辯六者眾生聞法信心不惑我於來世信心明了七者眾生聞法方便隨順我於來世得菩提道然則導人以善豈不愈於助人為非乎請為各舉一事庶皆知戒元豐間李之純凡三任為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掩

骼埋諸小吏徐熙本眉人頗知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廳而坐召熙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汝為誠慤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元祐三年李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常寧勝下登第此即助人為善而亦獲其報者也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時王琦為轉運以科擢罷職詔起徽猷宋昇為都轉運俾主其事昇用意太過大索牛骨灰用塗宮壁貴令光潤然下令太峻民至殺牛馬發塚取骨以應尚猶不足時孫貺韓容皆為幕屬貺不喜其事引疾罷去容獨建議請發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以足用宜和間貺忽暴卒至泰山所見一門榜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貺曰某當初正以此罪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鐵杻各有

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肩皆鐵釘流血被體視之乃琦昇也一辯乃伏貺臨出則容亦追至更復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舉族皆滅不亦過乎俄聞殿上曰只令供房絕狀貺還言之未幾容之一房果皆死盡此即助人為非而立獲其報者也然則助人為非是可為乎

贊曰

佐獲得嘗 佐關得傷 善惡以類

人事之常 助傑為虐 同底滅亡

抱薪于火 沃沸以湯 灼爛之禍

如券取償

逞志作威

傳曰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

富不儉用貧時悔熱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愛其言故特取之以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後不悔乎昔何決以錄事參軍提舉



梓州路常平倉所至暴橫撻吏民以立威吏民畏威竄匿無地甚至氣陵提轉直出其上每牒州縣必云未得官司指揮其提轉文牒不得施行運副李竦判官陳亢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白事必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往往已近座榻尚猶不起又欲廢廣安軍衆議以旁去他郡甚遠不可廢郡官有張辟方者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其中具言不可廢因以呈之決曰凡事當從公議此何足憑李竦等因奏其狀詔罷本任既罷公路奏竦等事無所不道及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決案紙萬幅以答狀府司如數與之既而每幅但大劃一字竟坐上書不實有四事皆屬妄誕獄具奪官當此之時決不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許昔杜荀鶴未顯時夢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則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怙寵肆暴且謀殺素不悅者事未及行忽夢一神叱曰汝豈忘神僧之言乎帝將罪汝

未幾果卒

贊曰

威如之吉 本於反身 有威可畏  
儀度是循 望之儼然 自可服人  
嚴其在己 非以虐民 無有作威

書戒爾臣

辱人求勝

傳曰按藏教佛在世時人有以行車爲業者家養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長廣名曰長角一牛生子禿頭無角名曰禿頭一日因行車適與一行車者值因各誇其牛壯遂請以牛賭上峻坡既而禿頭進步稍遲其主怒罵曰禿頭畜生何不速行禿頭忿然眼赤愈更放緩由是遂輸蓋忿其衆辱之也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乎當知辱人求勝誠不可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爲之客適張續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續方貴意頗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宴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猶孺聞而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

續俄亦不起其妻不勝忿怒尋亦殞命時人爲之曰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然則人可辱乎徽州婺源縣有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紹興壬戌忽大病病中屢作馬嘶久之手足皆化爲蹄數日遂死孰謂辱人求勝爲無害乎惜人錯見但知以勝人爲強不知勝人非強而自勝爲強不聞老子所謂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之說乎

贊曰

人或受辱 攘臂相睨 匪臨以威  
則扼以勢 怒不敢言 蓋有所制  
威去勢窮 靡不反噬 一能勝乎  
禹心惕厲

敗人苗稼

傳曰敗人苗稼此特田夫野獮所爲固無足道請以前輩務農重穀講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者皆知則效高通議賦知唐州土曠人寡歷五代至本朝



領縣四戶六千五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視田  
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於是大募  
兩河流民計口受田增戶一萬一千三百  
八十有一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  
乃至山林蕪莽之地悉變為良田張學士  
綸為江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以灌  
民田復歲租米者六十萬斛許司封逃知  
興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萬餘頃魯  
冀州有開初知確山興廢陂以灌民田者  
已數千頃程修撰師孟知石州凡汾晉諸  
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醴  
而為渠闢田凡一千餘頃許公規知丹陽  
適大旱公冒禁決練湖以救民田歲大穫  
者一萬餘頃練湖冒決者死陳諫議省華  
初知櫟陽邑有鄭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  
久為隣邑疆占公至陳本末申諸司由是  
壅遏之弊一旦盡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  
一千餘頃王刑部濟初主龍溪簿縣有陂  
塘綿亘數十里先為大姓輸課而獨專其  
利公至悉奪以灌民田由是一邑無愆亢

之患苗待制時中初主寧陵簿邑有古河  
歲久湮廢公至請發卒疏導以灌民田由  
是一邑之田盡成沃壤

贊曰

不稼取禾 詩諷其上 地惟不食

昔人乃葬 孰奪農時 民無蓋藏

孰剝民力 使不得養 害及養人

天必降喪

破人婚姻

傳曰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則婚姻

之道可謂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

前或破之既合之後皆為破也恩愛殺人

甚於挺刃孰謂為無害乎昔鄭和中少時

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

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

主其義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

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

氏數遺以衣服固輒罪其送者和中由是

益怨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

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見已送衢州東嶽

追人根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為妻嵩

時為濟州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

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

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

年亦為女家所奪非其報歟恭倅楊絃怒

其婿姚拱不學無術遣之使歸拱求與妻

別亦不許女怨憤遂感疾而卒絃命殯于

僧舍婿至殯所門鎖自掣扇亦自開其母

聞之不勝感愴數日遂卒後十餘年絃至

殯所亦暴卒然則破人婚姻是可為乎

贊曰

齊女不娶 終以失國 子哲委禽

幾於漁色 夫婦大倫 相配以德

孰間其成 胥讒作慝 百世之祀

一語之賊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廉五

李昌齡傳鄭清之贊

苟富而驕

傳曰坐井觀天而小物逸居無教以自甘馬前呈晏御之能龍斷奮螳螂之臂繁臺閣上區區求捧硯之名蔡水河邊我我熾軟盤之醢此皆苟富者之所以為驕者也爾自為驕誰美爾為驕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驕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太上明以示戒豈不然乎不聞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之說乎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測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于長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割為四塊旦暮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參政韓億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簞每出入則互為僕從其後亦皆參政朱昂拾桐子而讀書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為侍從

李行簡家貧乏紙聚木葉而學書李虛舟家貧無書動輒假本於人其後皆至待制杜衍少極貧常往來於孟洛間備書自給其後官至樞密王隨少極貧嘗通人飯雖被執到官其後官至參政然則道充者與

苟富者豈不萬萬遠乎又如石徂徠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宴客餉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食不備鄉里富人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志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庶耻喪矣工夫安在若數君者所守如此爾苟富者可得驕乎

贊曰

財以苟得 背義傷仁 經營莫夜

白日驕人 穿窬揚揚 華軒綉茵

夸示陶富 笑譏憲貧 成敗飄忽

西風更塵

苟免無耻

傳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衆生何

名二白一曰慚二曰愧慚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耻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無慚愧者名為畜生此涅槃經之說也又言慚耻之照於諸莊嚴最為第一慚如鐵鈎能制非法若離慚耻則失功德心若慚愧怨罪兩空此遺教經之說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耻禮經亦曰臨難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復無耻為何等人乎大抵耻之於人不可須臾離也苟無其耻則無耻之耻無不為矣豈復更問昔僧願成好符錄善禁呪王露幼乎夜啼願成一呪即止露大敬之薦于章申公子厚時子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經略溪洞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錄子厚至辰州即令願成同張裕李資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願成等至洞乃敢逞欲不檢大至穢亂蠻婦酋首元猛不勝其憤盡將裕等劓散于柱次至願成願成搏頰求哀猛素事佛貸而不殺遂得清脫既歸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自稱廉訪



大師乘大馬擁撾劔以自隨畧無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誦經所謂二白鐵鉤之說果安在乎樊太博立與致政屯田王揆里閑親交俱老于鄉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詩以議時政憲漕捕立以脅揆立義簿無守悉以揆平日游從之事責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謗讟削籍遠竄立獨以告發免罪尋復加秩其誥詞中有為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當時清議從可見也立猶昂然拜命略無三禡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讀書行己有耻之說果安在乎

贊曰

苟免偷活 無耻求容 為子不孝  
為臣不忠 漢隕張禹 晉隕賈充  
始患得失 終蹈姦凶 何以懲之  
伯夷之風

認恩推過

傳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富治心是以前輩治心將躁則安之將邪

則正之將求則捨而抑之將濁則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認恩推過之念固亦無自而起昔王文正為相萊公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憾其言已而制出除準為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準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準始愧服以為弗及李文正為相士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則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若二公者肯認恩乎魏仁濟事周為相世宗性褊急峻於刑戮內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濟必歸罪於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鞠勘武惠乃自誣伏全斌由是獲免及武惠垂受命

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始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過乎當知認恩推過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禍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而告之哉

贊曰

欲人之悅 恩不我有 懼人之謗  
過必我受 認恩推過 怨怒之數  
已掠其名 誰執其咎 永炭置腸

扁鵲驚走

嫁禍賣惡

傳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今也嫁禍於人而禍還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姚弋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攷受監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姓書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攷不欲獨受賊名乃將元受金托一隻銀托五隻



漆為漆托副以他物遺親信送與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漬壞請暫留信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公文追攝王虎起獄照對姚孜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為孜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孜乃厚誣王虎以為實同受贓尋於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卒孜因百計厚賂推勘蓋將所坐坐之孜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遊淮上而王虎遊龜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歐擊甚至口鼻流血既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至法錄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冕為運使因為聞奏朝廷乞暫差道錄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為聞奏真武真君初載奏牘則孜已從卧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

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從傍錄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郭黃中知雲安軍十里外有西霞官公一日詣宮燒香夢主官之神告曰公惠顧此邦邦人受賜多矣然事有隱匿不敢不告明日當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檢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嗚呼一則已塵真君聖聽一則先為主官所知然則嫁禍賣惡是可為乎天誅陰譴豈遂已乎

贊曰

禍福自己 善惡由心 謹其在我  
外患莫侵 嗟彼姦慝 城府險深  
陷穽是設 干戈相尋 潛雖伏矣  
上帝汝臨

沽買虛譽

傳曰南嶽夫人曰人隨俗習要求華名譽如燒香眾人皆聞不知熏以自燔燔盡則

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然則名之於人豈不重乎有其質者尚爾不可況沽買乎昔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庭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因說在隋時事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間之大沮後果無成而卒嗚呼以昔日之楊素而為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墜矣然不失男身是猶愈於受女身者李庶為尚書以清辯知名徐陵一見大加敬嘆自謂弗及庶亦頗以自負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適趙起一夕夢庶哭曰我明日當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為女彼家極貧且多女必不見養萬一又死那知更入



何處幸念夫妻舊恩急來乞取我去元氏  
不答庶曰卿意似憚趙君吾當自告既而  
趙亦得夢與元氏同黎明持金訪求其家  
則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趙急救取  
以歸嗚呼以昔日之李庶為今日不舉之  
女則其墜也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安  
知非聲名藉盛時驕於輕薄之報乎

贊曰

中必形外 名以賓實 盛德至善  
英華日出 譽假甘陵 聲浮少息  
巴豆瘡成 施鞭價溢 案以春秋  
誅心之筆

包貯險心

傳曰持地菩薩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  
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  
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  
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  
現於世至毗捨浮佛現在世時國王延佛  
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摩頂謂我  
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

見身微塵與世界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  
性不相觸摩得證圓通號曰持地然則心  
地其可不平險可貯乎大抵小人行險以  
僥倖固非智慮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  
以勲舊自處雖太后亦嚴憚之凡內降恩

澤利用多執不行所執既多其有三執而  
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為小  
人所窺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以一請  
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  
侍中姊婆或言告其親眷言已許矣利用  
實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執不獲行之  
由是太后大怒曹為之禍端起乎此陳貫  
為三司副使有一胥極猾潛通權倖省中  
之事率以咨之當聲喏時為使副者陽為  
伸欠如不敢當其禮狀貫聞而不平必將  
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歲餘舉無留事  
陳亦稍以善侍偶因燕客付錢委令辦集  
不知其心者包貯也明日其胥乃携十歲  
女孩鬻于東華門街曰陳省副某日請某  
客令我為之辦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為

之奈何今賣此女須得若干錢方可辦也  
因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信之  
幾欲便行黜降賴宰臣辦解乃已歲餘竟  
以此罷嗚呼二人設心不為險乎其險如  
此是可防乎

贊曰

險心萬仞 內生五兵 義府微笑  
林甫柔情 對面莫測 禍福若驚  
自詫智數 妙於神明 詎知造物  
視於無形

挫人所長

傳曰羅仲信問龜山曰盡其心者知其性  
如何是盡心底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  
須理會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  
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盡心  
理會未得心盡箇什麼大寂禪師曰人之  
心性譬如寒月當其寒時水結為冰及至  
暖時冰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為心衆生  
悟時釋心為性亦復如是嗚呼此皆教人  
使知識心明性也挫人所長者能知此乎



昔穆修有詩名多游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嘆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語上不復問晉公此心為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手為釋心為性乎此其所以死無其地也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乎明日參軍即求去耳以詩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豈不為過因固留慰薦之使於盡心知性之學釋心為性之說無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達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記於遺像之上也古語云一念纔差霄壤有間

贊曰

人有片善 如觀瑞物 長養成就  
勿使撓拂 誰生忤心 乃底湮沒  
揜彼良貴 增我怠忽 害己損人  
禍深刺骨

護己所短

傳曰或問孫真人曰養性之說願得聞之真人曰夫養性者養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備雖絕藥餌可保延年苟獲德行不充雖日餌金丹玉液亦自無益然則人於日用短可護乎苟或護短則日用莫不皆短可勝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護久而養成自性不復有短即名全體善人去仙何遠昔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祐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勤其過耳既而懇歸不復可致劉誼世為名閥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寧間嘗知漢陽每遇暇日必說服微行往來於大別山中日與田夫野獮語凡郡政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事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即革之竟遇異人遂得度世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護乎復有短乎此其所以養成自性終能得登仙品請為更陳其次庶幾好護短者各知切

戒李及歷躋騰仕臨死之日乃召其子謂曰吾平生無他過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為恨耳蔡君謨嘗以小異牋大書特書以美其事黃宗旦知蘇州王質為通判一日捉獲盜鑄錢者一百餘人送獄根勘喜謂質曰此皆某以術陰釣得之質愀然曰事發無蹤公以術陰釣而置之死地尚為善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君之言吾幾失矣大抵前輩率多如此求之今世豈無人耶欲為其人即其人也

贊曰

隱諱之疾 無藥對治 怙非迷復  
終凶可期 衆善難入 萬惡所基  
先聖有過 幸人之知 彼護短者  
賢於仲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廉六

李昌齡傳鄭清之贊

乘威迫脅

傳曰王文正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亦無他語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大抵致君澤民自當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作州縣而不卹小民即迫脅也昔宋宣公綬判三司朝廷有旨盡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論例乞委監司責近限數實由是獲實放者凡數百萬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欽若判理欠憑由司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陳侍郎布亮當三司戶部時榮州糶鹽歲久澹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課如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例悉還所籍歲蠲虛額三十餘萬此皆有其位者無其威乎其所以爾者不欲重困

民力也乘威迫脅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請悉陳之庶晚輩皆知寬卹國初王贊方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公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公曰今兩浙已為王民其可復循偽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贊方始王拱辰請權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若復議即再權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為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輸絹耕牛每歲輸米四斗牛死亦輸絹之枯骨稅公至一切除之陳世卿知廣州廣有計口買鹽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

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蓋前守邵曄鑿內濠以泊舟民免颶風之害故也嗚呼與其乘威迫脅而民怨神怒孰若寬卹而萬口稱讚乎不聞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之說乎

贊曰

強齊之威 存衛却狄 夾谷之威 三軍辟易 相如一怒 秦王是叱 解紛救患 斯謂有力 暴物殄民 豺虎不食

縱暴殺傷

傳曰按持地經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入三惡及生人中得五種報一者以苦惱眾生故一捨煖觸即墮地獄受諸苦惱二者以無慈惻行乖人故地獄罪畢又當墮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貪著滋味故畜生罪畢又當墮入餓鬼日因饑渴四者以斷人命故餓鬼罪畢雖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殺害時使彼眾生眾苦競集故不獨短命又復多病佛語如是豈不然乎惜其不知人之與畜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詩自觀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貪生彼不貪乎昔張道幾好弋獵其父



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無慮數百既而不服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掣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盡將平日獵具焚之築一庵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為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氏東墳今為汝殺一曰吾為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為鷹搗損吾一耳力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凡鷹犬網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於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卒劉翔亦好獵每遇興發寒暑不廢前後傷殺不知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或以魚誘則闐然引頭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我坐平生殺傷物命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獵具焚

之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然則縱暴殺傷是可為乎天抵殺為十業之先其可縱暴

贊曰

刑以止辟 兵以禦變 哀矜決獄

喪禮處戰 殺非得已 於此可見

仁民愛物 寧別貴賤 殘賊之夫

獸心人面

無故剪裁

傳曰按道藏絲帛珍寶主之者上天有織女三星布帛製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則無故剪裁是可為乎不聞蠶本馬鳴化身為之之說乎昔馬鳴大士於往世中曾為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馬其形而無其衣王乃運其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服後其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不已因號馬鳴焉即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蠶千命按如佛說身服絲帛尚當還債况復無故剪裁是以漢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嘗出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晉文公衣不重帛子

夏衣若懸鶉李文子無衣帛之妻晏嬰妻

不衣帛董威結殘繒為衣號曰百結樂彤

衣無兼副皆惜福也又不聞無故剪裁身

後皆當獲罪乎紹興初郭普州中之之女

名引鳳者被攝至冥司見無數罪人有一

婦人姓趙名十二緝在廊下前列數堆物

帛皆片碎端疋及新舊無數衣服引鳳問

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綺羅耗剪端

疋奉命一一補綻復令成疋乃得釋去趙

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數日憑語女使來

喜曰我平生耗費縑帛履職之物及洗頭

濯足分外使水陰司罪我日加撻撻苦不

可言幸為我達此意於士周舉家聞之不

勝感愴然則無故剪裁謂為無罪可乎况

治容誨淫獲罪尤重其可不成

贊曰

雲箔春滿 紅女宵興 毫忽所積

丈疋乃成 墻屋被繡 輿臺衣輕

孰念墮指 寒機不停 毋謂公孫

布被釣名



非禮享宰

傳曰世固有鞭魚作鱸而取其紅者亦有  
漬鱸以糟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淪  
入三惡其速如箭固無足論夫豈悟物皆  
有知與我初無異乎人知愛親如鄧芝所  
射母猿既顛落矣其子急為拔箭塞瘡背  
負而去不愛親乎人知愛子如何詮所射  
母鶴既中腹矣復忍死引背飼雛乃落不  
愛子乎人知敬夫如環王國野象壯既死  
矣衆牝復環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  
不敬夫乎人知愛妻如章子明所射鴛鴦  
既斃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遙見不顧涕  
釜投身其中一鳴而絕不愛妻乎人知念  
恩如山神所義鸚鵡一聚鸚鵡嘗僑居於  
遠山遠山禽獸愛之不敢加害既歸遠山  
燒發鸚鵡復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灑山  
神義之立為滅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  
劉永錫所畜之犬永錫知十乘縣適有客  
至食以饅頭永錫以一與犬客曰犬豕人  
食古人所譏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視而去

其夜同客睡排門而入客識其意登梁避  
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見人吼怒作氣自撲  
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戀主如魏大諫所養  
之馬當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賴爾力可謂  
多矣爾今有病吾為療治亦已至矣如必  
不可可出門外切勿斃於吾前吾不忍也  
馬即雙跪前足如舛別狀起而獻款纔出  
門即氣絕不戀主乎人知卹孤如昌黎所  
記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為乳其  
孤不卹孤乎人知從諫如仁喜所祝之蜂  
僧仁喜嘗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為  
施者僧往伐之則巨蜂數萬圍集其上匠  
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惡業至此吾作佛  
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將火汝及期不  
見一蜂不從諫乎人知修證如南海五百  
蝙蝠穴於枯樹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  
下中有一人誦阿毗達磨藏無何火發樹  
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不忍捨去  
俱斃於火既而受生皆得為人聰明靈利  
棄家學道並登聖果其後迦尼色迦與脇

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作毗婆  
沙論其五百賢聖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  
證乎大抵人之與物本自無異所以異者  
福力業力及軀殼耳又不聞不殺之為力  
乎昔峽崛摩羅本一國王初最好殺以悔  
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適其家產難危急  
抱持摩羅求救摩羅曰吾初入道安能救  
汝俟歸問佛既歸佛言汝可急回於產母  
榻前抗聲稱曰我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  
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戒兒果誕生  
嗚呼此但一稱不殺其於度厄有力如是  
然則非理烹宰其於淪溺豈不亦有力乎  
贊曰  
士苟無故 不殺犬豕 七十食肉  
其重如此 賓祭之用 乃不獲已  
敢徇口腹 肆情力七 視彼傷生  
其痛猶已  
散棄五穀  
傳曰天倉五穀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  
大抵人以食為天一日不食如飢火何是



以聖人務農重穀天子親耕以勸農春夏  
祈穀于上帝然則五穀可散棄乎昔三川  
飢物解翔踴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死者  
無慮十五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既上升  
矣復爲民力請於帝帝曰人處三才之大  
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爲易得夫  
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  
果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  
棄五穀猷拾絲麻使農耕之夫紡織之婦  
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禦寒又從而  
不卹其勞曾無愛惜此其所以爲神明所  
責天地不祐也近地司獄瀆皆列章上言  
世人猷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昨已勅太  
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使之種作不成漸至  
飢餓以示責罰庶幾少懲其心然旋奉太  
上慈旨以大道好生當先救物比者歲飢  
實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無懺請首原  
之路汝今當爲上官侍童入侍天府可暫  
還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愛農桑不  
敢耗散此亦汝之陰騭也法進稟令而歸

言訖復去劉元真亦得道者也少夢道人  
唱以一桃遂能辟穀一日於終南道中途  
一貴人訶殿甚盛元真謂曰且以吾民爲  
念貴人領之同行者問曰彼何人耶元真  
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  
收其二吾故爲民請之少頃風雨大作麥  
敗十二於此益知所謂五穀誠不可輟棄  
散也況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錢千貫  
日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千日  
乃盡與其千日孰若萬日方盡乎昔者豐  
稷尚書每言吾少時親見雪竇以惜福教  
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  
生自言初到陰司主者謂曰君祿未盡異  
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  
事減損雖一杯飯必先減後食但凡奉養  
皆不敢過其後果能致位執政壽逾七十  
然則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雲山志  
達大師一日宴坐于普賢殿中俄見一神  
跪膝其前師曰汝爲誰乎神曰護戒神也  
師曰吾嘗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師有

何罪然亦有一小過既蒙相問不敢不告  
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所宜  
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其後志逢果  
患胃病十三年嗚呼食餘之物棄之尚爾  
何況其他乎

贊曰

衛士棄食 元宗議形 戲賊生稻  
士行痛懲 以食爲命 所繫非輕  
尊之曰天 至敬之稱 圭米粒粟  
珠玉莫勝

勞擾衆生

傳曰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程頤先生先  
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  
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嘻先生之  
言可謂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  
人身欲樂我不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  
以勞擾待人真不仁也請以前輩臨民不  
敢少有勞擾一二言之庶幾皆知則效呂  
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  
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



復斥爲亡命捕繫妻子公上疏論列以爲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縣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爲太守聞之大怒旣而光山輸竹爲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社之賦與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輦置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戒民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委幕屬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斛爲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年公悉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鵠翎以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鵠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旁及他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視之得無愧乎

贊曰

曰逸曰安 羣情所欲 一歲役民 三日已足 斧斤以時 網罟不數 山川又寧 鳥獸孳育 庸人擾之 見鶴斷續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七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爲惡已自不小若爲財寶而輒至破之真大惡也請以能爲已破家者復歸其產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爲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由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爲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大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獲飢餒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嘗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當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價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



度支錢預俵民間今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議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不敢開折一例抄沒誠之子孫遂至破碎惜相國未能雪正給還其田莫若更損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誠子孫亦不至於狼狽郎中以為何如道古曰其實不知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以此議召誠子孫諭之皆泣拜曰實荷公恩奈家貧何叔獻復召眾佃諭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今皆復為倉廩變為豪民官賣此田而李貧獨患無力萬一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為汝寬其限責如此則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得其利不亦可乎眾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財

寶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獄端由乎此作何所見乃敢如此

贊曰

人之成家 基於艱苦 前遺後承

俯拾仰取 誰歟寇攘 輸掠其聚

當路之狼 苛政之虎 相在爾室

鬼瞰其戶

使水放火以害居民

傳曰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為酷今乃使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輕乎此其所以不為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聖二年大名府黃河燥口忽壩堦俱破水遂橫流其勢頗猛時韓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馳報燥口有一大龜久為燥患龜若潛伏水自安流龜若出浮水必汎濫今出浮矣為之奈何時使臣鄭圭奉命適至堤所一箭射殺其龜既而為龜所訴閭羅追攝鄭圭使與龜對其日適遇真武靈應真君下降颯咤羅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將燥口妖龜向空碎為微塵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為

人之害仍命直符押還鄭圭復歸人間然則水可決乎李轅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客謂必以相款既而具飯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隣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當縱火時明見一大神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言訖遂絕然則放火是可為乎

贊曰

長民之官 苟且畏避 遇水失防

與決何異 救焚不力 亦放之類

歸咎天灾 逃責人事 原情定罪

心迹無二

奈人規模以敗人功

傳曰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



下生靈實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奈其規  
模而幸其敗乎雖曰敗彼之功實是敗國  
之事其為利害自不為小豈無罪乎襄  
之役楊業奉命副潘美進討既至虜又攻  
陷寰州業謂美曰賊鋒方銳卒未可戰宜  
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諭雲朔守將俟大  
軍離代州日即令將兵先出我師若至應  
州虜必悉眾來拒此時朔州吏民便可空  
入石碣谷內仍分強弩千人使守谷口所  
有騎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則三州之眾  
必萬全矣監軍王侁沮之計不得行且責  
業曰君之此言豈畏死乎業曰吾非畏死  
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於谷口  
張功兵分強弩為左右翼以為吾援吾轉  
戰至此縱兵擊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陣  
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為已遁欲爭其  
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撫膺大哭復  
奮身決戰手刃數百人身被十數鎗力乏  
遂為賊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  
立乎是以識者曉此凡任其責必先預為

之計貝州之役明錫為將軍中有所奏請  
多為樞密夏竦所沮時文彥博為參政大  
不平之因自請前往督戰且面奏曰巨在  
軍中請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從其請  
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者請穴地而入  
既而日夜穿掘晝則伏於穴內夜則棄土  
水中穴成從教場中出既出登城殺守者  
官軍繼進皆得乘絙而上賊帥王則於是  
與其徒張繼卜吉等突圍走出繼告死於  
亂兵則為官軍所獲夏竦猶言賊恐非真  
及檻送至京方且語塞卿非潞公預為之  
計功不敗乎

贊曰

杜預平吳 羊祜之功 元齡善謀  
如晦必從 事業既立 勲名俱崇

曾是樞心 齊敏盡東 彼則敗矣

吾亦何庸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傳曰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而太上書以為  
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

罪又有因此而構成莫大之禍結成無窮  
之怨者此則尤當獲大罪報也然則損人  
器物以窮人用其可不戒昔華嚴和尚妙  
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  
眾然好嚴餅鉢聽徒三百餘眾皆爭效之  
中有一僧道行獨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  
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  
僧來自遠方餅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  
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  
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  
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年華嚴移住嵩  
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  
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  
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  
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眾將驚  
散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  
百眾中道業最高只為多瞋不從吾教今  
果至是尚為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眾  
為授三皈三敬及誦經呪為作懺拔蟒乃  
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



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又白衆曰明日山後茶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裴家託生爲女臨產稍艱必至怒害其母則業愈重爾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嗚呼彼修行者只爲一必尚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時怒懷毒意故也

贊曰

制器尚象 蓋取諸易 或任私智  
紊亂成式 輕重權衡 增損丈人  
肆其欺謾 甚於毀擲 民無則焉

豈非凶德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傳曰民凡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福九有五曰富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榮貴者亦出其

上然則得到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願其流貶乎國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宰相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焉若改竄春州外示台坐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怒未已普於是以待符語奏即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冠萊公之貶也丁謂之力居多初議竄地時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顧拯曰欲與竄崖又恐遠涉鯨波乃擬竄雷州未幾謂亦坐事竄崖拯時猶在中書適當秉筆笑謂曾參曰鶴相始欲竄寇於崖且有涉鯨波之嘆今且煩相公遠涉鯨波一巡還與竄崖然則見他榮貴願他流貶是可爲乎

贊曰

名爵僅來 初匪實觀 姬彼花畦  
抱甕以灌 風露潔鮮 煙雨散漫  
榮枯瞬息 何足把玩 作如是想

忌心冰渙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傳曰第二十祖闍夜他問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曰我家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稱遂至如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世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自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聞夜陀頓釋所疑羅多曰汝雖已信而未能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便可與諸佛同矣嗚呼世之見人富有而願他破散者能曉此乎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心而願其破散也周義夫虹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頗多恣橫隣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義夫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識之登第爲本路漕義夫猶怒罵曰彼



為監司亦柰我何一日識之按郡至虹適

義夫撻人于市為被撻者所訴識之因諷

令訴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無何首事

者偶死于獄議之遂勅秦官吏移送他郡

義夫竟坐謀殺處死子孫皆編管家籍于

官不數年識之移漕河北適當軍興閭家

皆死于虜一旦破散無異義夫非其報乎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

為其母爺所訴州委錄參根勘錄參舊有

求於富家不獲因劾富家以為父子共殺

女奴投尸水中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

亦無異辭惟若水疑之堅不署字因自出

已錢密令人訪尋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

脫若非遭遇若水為富民者亦不免為一

義夫矣以愚觀之非獨富民拜賜錄參亦

自拜賜富民若死錄參其有安乎

贊曰

龍驤之舟 可航萬斛 一葉掀舞

積羽猶覆 鵬鷁逍遙 各適所欲

賦量不同 安分斯足 內熱自焚

如飲鴆毒

見他色一作美起心科之

傳曰生死輪迴不得解脫無非五陰無非

五蘊義本一同特譯家翻處字稍異耳何

名五陰歷歷分明色陰也領納在心受陰

也心緣此理想陰也行用此理行陰也汗

穢真性識陰也何名五蘊四大所成色蘊

也領納苦樂并不苦樂受蘊也取種種境

想蘊也諸心所法貪而不息行蘊也於所

緣境了別為性亦名心意採集所攝識蘊

也一切世人其於聲色妄生惑著莫不皆

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豈至是耶昔張寶

知成都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絕美蜀中知

名寶有意於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

入伺其出入微服竊窺一見果絕色也於

是徧託尼姑姝子密諭此意妻初峻拒久

而亦似有意無何李尉適以賊敗寶因劾

奏于朝送獄根勘獄具竄于嶺外遂死于

路寶乃厚賂尉母強委禽焉蓋尉妻嘗有

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樂從寶得妻大

喜妻亦滿懷其意於是相歡旦暮不捨無

何妻病恍惚常見李尉在傍未幾遂至乎

卒寶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

報尉已訴於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

居未必得便苟或輕出必為所執一日暮

坐遙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

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既至乃尉毆且罵

曰你這賊若不以紅袖招汝汝肯來乎良

久口鼻流血踏地乃卒於是當知起心私

之誰目男子然默含許意實出女人與其

輕許而撥禍至是孰若確然有守於此生

中度此一報身乎嚴武少時與一軍使隣

居軍使有女頗美武竊窺愛之因百計誘

至其家遂與俱遁既而軍使知之詰問進

狀詔出制使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

絃縊殺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則已無

獲由是獲免及在蜀得病明見女子在前

責曰妾之從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

君縱懼罪曷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

人也妾已訴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



命黎明果卒於此蓋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默合許意實出女人也游賞之地墻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

子夏有言 賢賢易色 先聖之訓  
必曰好德 哲婦傾城 賢德之賊  
心失其正 至於狂惑 降志辱身  
一念之惑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廉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覷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一女立為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踣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為之撫摩俄頃遂卒視其囊中乃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為賣其二以辦葬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發開金書俱在子都聲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輩盛美載之方冊鏗鉤炳耀盡人耳目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

徐輝者以賈販為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駟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駟死遂默不言駟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較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白元通者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為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我乃白元通也只為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賣我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其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贊曰

子胥報德 捐金於瀨 季札許劍  
冢木是掛 在亡雖殊 我心匪懈



寄命託孤 名節攸賴 欺死之人

蠅蚋所囂

千求不遂便即呪恨

傳曰不知愧耻惟務千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呪恨尤小人也烏得韓昌黎責已待人之說范忠宣責人恕已之說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重以周故不急輕以恕故人樂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嘗戒其子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至於恕已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事千求者能曉此乎求之世間其不手千求者誠亦鮮矣請為更舉一二庶皆知愧扈郎中張嘗語人曰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夫寓居者眾其於請求莫不皆爾惟致政大監富嚴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丘太博舜卿亦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

撓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節可謂過人賢矣哉

贊曰

是心無欲 如水之平 一或有求

波浪勃興 視彼從違 起吾愛憎

少拂其意 怨怒相乘 盍亦反思

慾室忿慾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傳曰為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說其過若說其過即是幸灾樂禍況太上明以戒人是可為乎昔何申錫將拜命忽得疾遂死其哭之慟其嫂有姓趙者從其旁沮曰爾夫生平之日恣遊妓館視爾旁若無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敬不復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氏驚覺大懼及期果然蓋死之時其天遠出未歸庶生二子皆亦癡幼真不如也李熊最能文篤於孝而敏於行鄉里稱之無

何得疾一劑之失遂至不起妻雖有孕兒猶未生舉家驚憂罔知所指其妹婿有何時者乃揚言於外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置事此時為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為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則見其失便是可說乎我之為人果無過乎

贊曰

孟明一眚 終以霸秦 四十九非

遽得日新 跬步有失 未足觀人

從而下石 奚其不仁 是謂樂禍

灾及其身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傳曰晉侯使卻充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卻子登婦人笑卻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齊之舉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中險左右一見必至笑侮異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子儀卓識其與頃公便自萬遠又如平原君美人笑楚者繁跚行汲而被誅趙縣人



笑孟嘗君為眇小丈夫而被殺此皆前車覆轍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識初不在於體相體相雖劣而器識有餘其可輕乎昔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為華蓋短舌也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盧果策名立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為福建觀察手其公欽若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贊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適有術者在坐乃驚嘆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手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不數年果登台輔孫文懿公亦風貌不揚嘗赴試京師詣縣乞判憑實田邑尉李昭言戲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數年判審官是時昭言方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乃歸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預薦鄉人以年長貌醜不足敬輕薄子作紙寫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

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未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嘘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兩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然則見他體相不具是可笑乎

贊曰

聖人踐形 不以貌具 尊足者存  
盲心是懼 未知駸茂 或失子羽  
美好長大 智族為輔 指不若人

奚必知惡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傳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為也王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數四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冠準上曰柰剛褊何公曰若他人則非臣所知準遂大拜呂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誰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經綸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圖任

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若堯佐陳遂大拜錢樞密若水喜汲引士類孜孜靡倦後進多出其門歐陽文忠備喜推轂賢士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苗待制時中為司農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有餘人後皆進用杜祁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雖不識面未嘗不隨能引用孫中丞抃與唐介具中復初不相識但聞其勁正遂力薦之及為御史皆有風力章郇公與文潞公初不識面但聞其磊落一見即力薦之其後出將入相果有過人張忠定詠與張希顏聲迹莫聞但因殿直范延貴言其橋道驛傳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肆無賭博市易不爭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顏固能吏天使亦好官負即日同薦後皆有稱若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乎

贊曰

天之生才 將使用世 所貴先達  
崇獎後繼 祁奚舉讎 祐甫拔滯



治功斯立 國事以濟 嫉賢忌能  
鮮不階厲

埋盡厭人

傳曰按玄都律過滿二千七百為一害害者家出巫男覲女然則生為巫覲已是先世獲罪之人今於此生又復為人埋盡厭人即是益重其過異日從墜又豈今世之比乎當知淪入三惡其速如箭真所謂嗚呼哀哉者也昔簡州知郡李南壽被攝至陰司斷一陰獄其獄乃熙州巫王自成發遣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南壽准律書斷云王自成輒行邪法殘害生人及諸牛畜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備受眾苦無間罪畢又當配為外道孤魂一家子孫悉令淪墜所有門戶亦當磨滅然則埋盡厭人是可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為者則其罪又當重於巫也按妖恠錄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間

里官品姓字為厭勝法是以高駢每為用之所制嗚呼高駢既為用之所制用之奚為而又及於戮乎當知埋盡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贊曰

巫蠱之興 漢幾中絕 信惑左道  
其禍斯烈 傳奕試呪 胡僧反蹶  
守用鬼兵 凝之死越 矢激則反  
祇自作孽

用藥殺樹

傳曰用藥殺樹太上書以為戒者不欲傷物之生也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柴以方長不折而孔子特稱其行然則用藥殺樹不獲罪乎不聞伊鉢龍王以傷損樹葉而墮入龍趣太一洞龍以發怒傷稼而謫受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况樹木中亦有聖人託生其中如水經所載伊尹生於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錯路精神飛入其中如業報經所謂韓元壽化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

靈性無異於人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竊樹起禍而先為樹神所知如錢仁仇所竊牡丹是也上文數事姑置勿論請以錢師愈錢仁仇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為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錢吉過寺夜夢一老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為吾告長老令急補治庶幾不為盲風搖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淺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鉢因與言之鉢至寺驗視與吉所說無異急為告之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仇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沼相隣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朵色丹如血稜如金舍加以餅子頂上各有絲紋一一如自然蛺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仇必與坐一夕仇乃洪飲擊劒程服中單背負大藍腰押匕首踰墻而入竊取而歸沼不知也當竊取時空中有聲細如



蜂蠅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明年花開詔乃張宴仇亦與坐一見大怒既歸以刃決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錢仇爲花而死神已先知於竊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可爲乎

贊曰

仁及草木 王業興周 蒼蔚朝隣  
詩人隱憂 天壤生植 和氣所游  
非理戕賊 無異斷溝 杜櫟見夢  
寓言匪浮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廉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傳曰李至陽作元官賦其序畧云予少時苦羸疾殆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歸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髯金鬚光體天地旁有一道士轉盼若電顧謂予曰此元宮也大象無停輪且遠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將拜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同爲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輕待吾選正臣輔導於汝宗基固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果符元宮之夢楊礪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一衣冠狀貌甚古引礪至一宮殿有三十餘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礪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橫列世人姓字礪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再拜請問休咎專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

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其後礪爲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爲帝師傳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恚怒聖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爲師傳者皆益加奮勵不以恚怒而輒挫其志不以束脩多寡而輒二其心昔鄧至善教導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膺仕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第進士時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稱美曰此其父鄧至善盡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公諱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爲業過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貧甚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重僧教令讀書且以錢帛資助竟登高第舉賢良方正拜樞密遷給事歷群牧及中丞繼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俄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



孫男二人謹言謹行皆為大夫與康節諸君游亦有賢德然則為師傳者其獲報豈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開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勸導臨機有悟隻字皆師一句入神萬劫為種此天所以熾其報也不聞嚴君平以能導人於善而能立證仙階葛孝先以與人好說好話而亦能度世乎此則又非但得子孫貴顯而已也

贊曰

萬乘之主

臣所受教

矧惟後學

可無則倣

傳道解惑

訓以忠孝

悅而誠服

恭匪笑貌

忿傲一萌

心獨無忤

抵觸父兄

傳曰孔子作孝經每夕必替縹筆衣絳單

東九

衣面向北辰磨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也及作春秋亦復如是一夕夢有一道黑氣從斗而下直落案前既開乃微旨也當知二書旨意即斗極旨意斗極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

之柄為三界之尊斗極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福也斗極所奪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罪也然則二書之訓是可叛乎又按佛書佛告阿難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如是遠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沒踝猶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應輕出一語恚怒又云父母生養劬勞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艱苦備嘗冀其成立才藝過人是以思念昊天難報又云若能供養父母及家尊長柔和恭遜離羣言兩舌棄捨慳嗔常修真實信能行此七法定為三十三天稱嘆接引使居其處然則父兄可抵觸乎昔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義少時於川未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舉不第遠謁葉靖天師請問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

屋基又敢興訟至今受辱上帝已削汝祿籍矣後果無成而卒於此益知人於父兄真不可輒抵觸也

贊曰

父頑母嚚

負罪引愆

小弁匪怨

彎弓而射

不友不慈

正用吾力

至誠所感

天理融液

未克已私

造次荆棘

強取強求

傳曰強取強求求之世間多有如此是以

神仙試人試多不過昔曾慥於藥市遇一

道人風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貯斛粟雜以

一丹告衆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

一粒只看有福當得吾丹自旦至暮斛粟

已盡而一丹獨存乃大笑世之無人遂置

丹於玉局枯樹樹下明日搜逐數禁方知

道人乃呂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

以福薄故無自超度況此闌闌波汲汲汲

尤難其人真人之意豈欲以此而激發之

耳請為更陳一二庶幾強取強求者稍知



愧耻昔孫泰於義興軍置一莊錢已支半忽聞有老嫗長慟數聲因召問之則曰老婦逮事君翁于此積有年矣不幸子孫不肖遽至破賣不無悲耳泰為惻然明日即求出宅復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復再至其

後有子名展進士及第入為省郎張正議

問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

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

其子用父命不復受蕪廢者凡五十年元

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

命還种氏劉秘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

敢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皆無其具司

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事貂褥驢之固

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嘆

曰於先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

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為御史雜知因上

言請太后還政諫守興化暴死于室郡僚

及鄉之賢者憐之相與率錢數十萬以贈

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

名聞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

家于喪此錢使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固請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幾人耶捨此一報身後安知不為呂翁收錄耶

贊曰

負蝨困載 壁蝸高粘 物貪猶爾

人欲可占 而況天道 虧盈益謙

器滿則覆 露行必沾 何以見代

虞公無厭

好侵好奪

傳曰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貯五

十萬錢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乃歸

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售價與之

冀其間以多為辭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

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知廉於

財者世俗果無人也竊嘗靜觀廉於財者

固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

我今好侵好奪按如佛說與盜賊同異日

受生便當得貧賤之報孰謂為不然乎況

有冥訟卒未可脫昔陸茂與留質隣居茂

不已侵占其地質以文契蠹損官不能辯竟為所侵茂死數年僧有懷德者以病入冥見茂桎梏受捶因問其故乃曰只為侵占留質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還切告為吾說與家人急令割還庶幾早得出離僧

還言之家人即日割還質家堅不肯受地

遂成壙郁丙亦與張先隣居忽遭回祿俱

成灰燼先死奴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

冥丙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隣居吾屋柱

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所有吾利

其地巧訟于官竟強奪之所奪不過三尺

而幽冥之譴不謂乃爾吾今已伏辜矣約

使家人還之然張先之子見已徙居陝府

吾兒亦流落寓居建昌沉幽冥路隔加以

道路遙遠非君無以通達此意切告為吾

一出拉吾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

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由是傳播嗚

呼二人報應昭彰如是豈陰司故以警于

世耶當知好侵好奪無有不招惡報

贊曰



爭田遜畔 一念權輿 爭則不足  
遜則有餘 意見少差 隘曠頓殊  
蝸角所競 蚊睫之居 達人大觀  
八荒為衢

### 虜掠至富

傳曰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處官而侵漁百姓剽竊公帑即虜掠也不聞撲滿之說乎按西京雜記在漢書名之曰鉅顏師古釋餅也其餅以陶為之有竅可內而不可出人以貯錢逮其滿撲而取之故云撲滿多藏厚亡豈不然乎當其聚時惟恐不滿洎至錢滿撲碎乃已餅破錢盡兩皆成空昔劉永勳為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久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貯其中簿籍殺亂不可鈎考承勳專掌庫事乃盜用無算窮奢極侈富冠一時家畜聲妓多至百數嘗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勑水一藝所費已二千餘緡即此而觀富可知也及金陵平

太祖薄其為人止令為一鎮將竟至貧困餓死街中然則虜掠至富終能享乎況身後之報有三惡險道為可畏者按成都記昔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犇牛堰犇牛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出見之堰卒以告公命牽至牛一見公即伏地垂頭淚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錢今日果獲此報因命宅庫支與二十貫錢俾增其料當知虜掠至富徒自墜也

### 贊曰

不辯禮義 萬鍾盜粟 白晝攫金  
禦人於國 匿而藏諸 惟恐不足  
施及孫子 田廬是囂 瞻鳥爰止  
于誰之屋

### 巧詐求遷

傳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況登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遷而先濟以巧詐則心術已自不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

乎姦邪傾奪聞其駟僮正是此輩是以太上特著于篇而前輩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充乎內用見乎外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欲處以要職不由其道亦不進也李垂明道中知絳州解官

東九

九

歸闕問門祇候李康伯謁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以制誥處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獲耳蓋一見之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每見大臣不法輒面折之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轂乎侯叔獻初為一尉縣多盜賊一日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獲親押至府時李絢尹開封慰諭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見本府推官當與同狀論薦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求薦非某志也竟不一見譚端明世勳為秘書正字時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獨世勳編書竟日泊如也六年不遷一官狄密學在河中



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令官至侍從晚節安能夤緣近倖以希進哉即謝絕之嗚呼若數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耶

贊曰

康九

惟器與名 天命天秩 惟德與才  
名器不失 為臣之道 公廉忠實  
劉曄憂死 敗於智術 丁謂巧心  
終於貶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康十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貪積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盜故相與推一智者立之為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為恨或聞妖怪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久聞翊聖真君靈異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兩時必再拜殿下抗聲告曰不平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願得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君許之死後數年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召吾道士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止供養四位不知君是何神願顯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嗚呼王叟發願如是而真君收錄果如是孰謂賞罰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

賞也者所以勸功罰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勸懲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錄王叟也請為更舉一二庶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肝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牟崖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後是誰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昇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為賞罰至當相顧懽躍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然憤樂至謀于城下時韓魏公為帥裁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掉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卹其孤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

賞罰在天 福善禍淫 賞罰在人  
信如石金 彼則自取 我何容心  
懲勸失當 亂亡相尋 明效大驗



著在古今

逸樂過節

傳曰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你回避處譬如磁石與針相逢不覺不知定是合做一處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況我有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二師之言可謂至矣大抵人處順境心無恐懼其於逸樂不能無失昔蔣希魯知成都妓籍中有陳鳳儀者姿技絕人希魯愛之每宴席未嘗離側以此招誘朝廷知之及潞公為代頗懲其失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客襟紐

偶脫自上弗獲鳳儀從旁上之公轉鄉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觀人時耶自此意愜即多與語有飛語聞朝廷因令御史何郊密察其事郊至漢州見妓女有楊其姓者舞態頗妙偶曰所謂楊臺柳也以此一語人因傳之遂達聖聽然則逸樂之地可不謹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是以杜正獻衍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羹其儉則曰基本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呂申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弼亦曰守口如餅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況過節乎當知前輩行持本自如此非獨二師言為然也

贊曰

居無求安 仁亦用力 大禹乘橈

陶侃運甕 楚禍日戒 易厲夕惕  
我獨何人 弛然寢食 昔賢有訓  
寸陰尺璧

苛虐其下

傳曰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不聞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手又不聞袁廊之母以平生過撻婢僕死後乃墮地獄備受衆苦乎此皆善惡果報顯顯為可戒者又有一等過撻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絕人後嗣罪豈輕乎惜其莫悟我今無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所手必欲使無彼果無乎況嗣續事大子奪由天造化自有妙處昔費孝先以卦影著名時奉禮郎揚紹言因詣其肆求決一卦視影乃二婦人共生一子紹言大驚告以實曰某艱於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婦亦孕豈此是耶孝先曰姑驗之及妾臨產午夜之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



失豈妾當生子其妻不能無語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處於富貴爲人之上好行鞭撻恣行捶打死墮地獄數千萬歲受諸苦毒地獄罪畢生水牛中貫穿鼻孔挽船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業又曰身生惡瘡以鞭撻衆生故然則吏卒婢僕可苛虐乎況孕妾乎佛語如是而太上之語亦如是其可不戒

贊曰

公侯士庶 第級相承 輿臺牧圉

奔走服乘 分雖有異 情則可矜

夷蠻閩隸 列於禮經 彼亦人子

仁哉淵明

恐嚇於他

傳曰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得證圓通斯爲第一是故閻浮衆生皆號之爲施無畏者然則恐嚇於他者當如何哉是以君子不爲每遇人有怖畏無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驚怖人一死之後便當生爲麀鹿夫麀鹿爲物晝

則避畏諸獸動輒驚走睡則掛角樹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驚散既驚復睡既睡復驚自昏達旦竟無一睡之安蓋其報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嚇於他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肆行恐嚇以圖利者豈曉此哉不聞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遂至自經孫季明以女使來喜與小奴作過必欲研究尋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報時下已自不安雖其自殺實我殺之試取太上業報因緣經一觀當知此言不妄

贊曰

古者善政 莫如人安 鴻鴈還定

蛇蛟結蟠 悍吏叫號 股栗膽寒

善良氣塞 駭懼百端 孰任其責

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傳曰閻浮世界素號閻閼人處其中安得每事稱意其不稱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則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及於禍昔胡

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霸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於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壁擗擲之躍馬而去俄頃

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每以輒輒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即有一幅素書墜于爐前細

視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持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俊明苦告乃曰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果有諸乎俊明語塞不能對當知人須自省不可輒怨尤也

贊曰

楚求諸侯 投龜而詔 紹卣官渡

田豐不宥 亮敗祈山 痛自引咎

三數其罪 子夏敬受 試觀諸人

孰賢孰否



訶風罵雨

傳曰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又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風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以之變化萬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立春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日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日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日涼風至報一切祀四鄉秋分日閭闔風至解懸垂不張琴瑟立冬日不周風至修城郭守邊城冬至日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兩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鬘白馬其衆皆有兩隊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隊各有五萬軍馬簇于雲端下其雨種雨隊在前風車在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數雨種有二一如世之馬牙硝名曰乾雨一則以二小項瓶兒中貯人間少水即常時所降雨也太上曰

吾自造化天地以來或號元始或號虛皇在雨中即爲雨師在風中即爲風伯然則風雨之過可訶罵乎昔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一夕夢一美婦人當道哭曰妾乃東海太上神女嫁爲西海之婦灌壇正當歸寧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何日可得歸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數里則風雨已大至矣世之訶風罵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贊曰

堯舜之世 十雨五風 洪範咎證  
曰狂曰蒙 人事不修 變異乃逢  
敬天之怒 寅果嚴恭 惟曰怨咨

小民之恫

閤合爭訟

傳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爭佛氏曰我得無爭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爲第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問本末公藝書忍字以對高宗爲之感泣賜以練帛而去則知凡

事有不平者忍三可也不忍必至於爭爭之不止必形於之訟之有司則遭禁錮囚繫者有之笞箠敲榜者有之傷肌膚殘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與之憂感妻子與之涕泣兄弟與之驚惶親舊與之嘆息傾懷囊以求勢援具酒食以賂吏胥幸而旬日事勝亦庶幾矣不幸積年累月翻來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監司自監司而至臺部其所競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爭者不數緡而所費者已百倍殆未免竭家財以用之鬻田園以繼之於親則失養於妻則失愛於子則失教日不暇奔走於訟庭之間受制於官吏之手雖有高堂大廈安得而居乎燠衣飽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嗚呼爭訟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於此極也雖然訟有出於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況唆鬭爭競教人以訟而規求其財以圖口腹之欲吾未見不殃及其身又遺患於子孫矣更請以一二



釋紛解閭者言之庶幾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經云布施有二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則法施功德豈為小哉今於兩地忿爭能以一語布施使之兩得安樂亦法施也昔李無競調官東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閭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其廬飲以酒無競辭復進以桃無競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履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壚者曰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瘡疥今有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瘡疥即可以

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贊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贊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姑也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日矣然則見人爭訟當閭合耶即當解釋耶

贊曰

理到之言 解紛排難 讒邪昵昵

亦是為間 疑忿友集 悔咎滋蔓

公子二爭 卒為國患 吁嗟口給

賈福以販

妄逐朋黨

傳曰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授普濟真人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偷盜劫奪以分義攝邪淫放蕩以貞潔攝慳貪吝惜以布施攝瞋怒鬭爭以歡喜攝愚癡顛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誑以信順攝惡口咒詛以誦念攝兩舌罵

詈以讚歎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詈毀以講說攝踞傲輕慢以禮拜攝剛強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濁汙穢以清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無為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躁競不安以靜定攝憂悲不樂以逍遙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大抵世人惡習卒未易除是故太上開示此法使知攝制也今乃妄逐朋黨不免綺語浮華妄言虛誑兩舌罵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參以此篇當知此曹皆當得罪於太上者也不聞朋黨論乎論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歐陽之言可謂至矣昔契丹與夏人大戰于黃河外時范文正公被命鎮撫河東請以兵從杜正獻公以契丹未必來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語侵正獻正獻不以為恨既而契丹果不來若二公者皆世俗指為朋黨者也至論國事矛盾乃爾黨



可逐乎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嘗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又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不同意者姓也及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非苟同也黨可逐乎大抵入而處家出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以朋黨輒妄逐乎

贊曰

言有是非 折之以理 人有異同 視其臧否 獨立似介 或非端士 道同志合 必也君子 辯別正邪 朋黨決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士

用妻妾語

傳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賢婦豈其然乎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嫁為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讀書令媳婦歸寧羞見親戚今日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亦賢夫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賢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賢者曷不以此為法而乃悍妬陷夫於惡乎不聞水丘之事乎度支員外郎王漬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漬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若經者

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贊曰

趙表守原 寺人薦進 問而得賢 猶不可訓 陽之從陰 理則非順

美甚徐公 言以私徇 謀及婦人

雍氏尤信

違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風眾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襪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攝持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旋轉兩手兩脚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及左右二邊各生一百五十條脉十五七



日又生二十種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皆為安置二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十指節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自業或墮或白三十七日鰲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支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

名藍花能令長舒兩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超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然則父母生育功伴造化其為恩也豈為小哉洎至生矣又須滴灌以時乳哺無缺疾病救療臨履扶持然後得成為人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則教以女工迺遷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耗精損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況人命無常流光易失今日雖存明日難保正令曾聞報德之日已自不多萬一蹉過生死永隔不復永報之日苟有訓誨其可輒有所違昔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甚悍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曰我必訴汝於陰不數日妻卒數日劉卒妻方大發忽震霆一聲腹皆折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知然乎元滿七七今用法苑珠林其日手是學生

贊曰  
屬人生子 恐肖其貌 欲其夙成  
古有胎教 含曰晉言 無匪忠告

袖簡當持 義方宜臨 為人子者 胡不慙慙 得新忘故

傳曰謝少原之婦刈薪而失箸替哭其底或問其故則曰不忘舊也此事遂收入文選魏王與龍陽君共船釣魚得十餘枚盡棄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遂至棄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去矣烏得無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選大抵人貴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撥禍端起乎此孰謂無害乎昔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莊獻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國封令為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則無所歸矣如今妹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太歷二



府乃至子慶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輒易賢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盡二公盛美即此而觀則其他皆可也

贊曰

故舊不遺 民德歸厚 惟蓋不棄

猶念其久 糟糠之妻 貧賤之友

故劍弗求 短檠何有 世事或然

天理則否

口是心非

傳曰論語一書學而時習一語獨冠其首

大抵學貴乎習不習不足為學念起于中即念而習事至于前即事而習即時習也所謂學也不惟讀書但凡入孝出悌泛愛謹信乃至親仁皆為學也惜人不此是習而乃以口是心非為習不聞撻嚴所謂姪習貪習慢習瞋習詐習誑習然習見習枉習訟習如是十習死後皆當受地獄六畜之報昔庾道季以久病醮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

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濟免不已晚乎數日果卒嗚呼當其口是心非時安知已得罪於天乎

贊曰

顏子之過 於心不貳 言出于口

乃與心異 方其矢詞 寧不內媿

鹿馬附姦 鳳爵獻媚 又其甚者

足香之類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傳曰忠也廉也人臣大節今乃貪冒其財

而又敢欺罔其上所為如是臣節安在哉見旋踵破敗而子孫狼狽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血合圓悉留之既而純銀果合都盡間用稜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以為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賜翰翰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賜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掠金

實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

鄉見廬山東林寺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

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

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為押綱羅

漢太平興國初為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

絲帛菽粟為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

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

丐於海上者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亦冒

于貨誅求無度及後主餉以時果食物若

貯以金銀雜寶之器迥則喜而受之苟或

貯以他器則怒而不受前後所獲尤倍於

翰上聞大怒尋亦得罪與其如此而旋踵

破敗孰若忠廉有守永保富貴乎

贊曰

利則危國 義不忘君 苟志於義

廉潔忠勤 處心以利 姦欺自文

裝案歸報 鞭靴表聞 貪廉忠偽

義利之分

造作惡語毀平人

傳曰人本淵清玉潔我若造為惡語以讒



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  
宜也石介以黨議起罷監歸徂山得病  
而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云直溫  
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實不  
死北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

又出中使令與京東部刺史取發介棺以  
驗虛實時呂居簡為轉運謂中使曰今發  
冢而棺空則介果北走矣雖孥戮未足為  
酷萬一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  
人家墓何以示後世耶於是與中使計議

但責凶肆人及會葬門生親識軍令狀以  
應詔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諧尋  
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人皆多居簡之有識  
未幾英公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曰夏竦  
多詐果已死耶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躇者

久之於是命大閹去竦面幕以驗是否一  
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嗚呼夏竦欲破介  
棺而身死亦去面幕破棺去幕相去一間  
孰謂一語之惡為報乎

贊曰

常情不美 喜聞是非 一語之醜  
郵傳四馳 或出諸諂 以資笑嬉  
樂謗盈筐 曾母下機 流矢中人  
駟不及追

毀人稱直

傳曰立身行已要當行其在我者必使正  
直無諸邪曲斯為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  
以毀人為直則近乎訐焉得謂之直哉昔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猶疑為實直張繹先  
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其有過世皆以為知  
言夫為人如鄒浩可謂無愧以諫得罪不  
失為忠世猶疑為實直以此觀之當知毀  
人稱直者不惟得罪於太上先當得罪於  
清議也竊嘗論之毀之一字最為惡毒甚

至妄有汗巖使人無以自辨往往有不測  
之禍起乎其間咎當誰執其為罪也豈為  
輕乎李叔卿為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  
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  
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遂

傳播叔卿坐此抑鬱不得志遂至自殺其  
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  
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  
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  
至腐爛骨肉狼籍世之好毀者豈慮此乎

贊曰

古者交絕 不出惡聲 諫必焚草  
懼其沽名 直雖正道 訐豈人情  
羊證安忍 麟經晚成 恥言人過  
漢俗致平

罵神稱正

傳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  
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  
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  
自稱正神不正乎為人而正自當如此何  
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阮瞻之事乎阮瞻  
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  
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論及鬼神瞻復  
堅執不以為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  
上古聖賢皆以為有子獨抗言執以為無



吾即鬼也忽變為異形須臾消滅暗嘿然  
心沮歲餘遂卒然則罵神稱正是可為乎  
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  
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叱語伽叱鬼曰  
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  
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叱  
鬼打汝頭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  
糠粃況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  
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  
也但以新剃鬚髮為所侮況身未必正  
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曰

成湯數桀 首曰慢神 天地社稷  
日月星辰 國有常祀 禮典是循  
祭非其鬼 淫祠勿親 敬而遠之  
孔訓可遵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廉三

李昌齡傳鄭清之贊

棄順効逆

傳曰石碣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  
舊小加大姪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効逆所以速  
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  
安大姓范偉積產巨萬乃冒武公縣令范  
祐為祖父持祿為縣令時黃勅家不徭役  
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戶調發皆至困弊  
偉獨自若及劉敞尹長安遂發其事抵罪  
家籍于官周總以累舉不第遂往譙郡拜  
都吏周吉為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  
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  
總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為人如此豈非所  
謂棄順効逆者邪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  
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  
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  
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君能刻意為  
善恭己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

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  
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隳綱紀違  
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  
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言善  
過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棄  
順効逆是可為乎

贊曰

公無不順 私無不逆 公本理義  
私出胸臆 抑情徇理 所向端直  
一念有差 萬事倒植 惠吉逆凶

維帝之則

背親向疎

傳曰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  
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禮悖德不可不  
戒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祖母乃  
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時元素有子嬰疾  
不事事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為  
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而積中亦知所出  
嘿不敢言益盡孝謹讒間不入元素愛之



凡兩過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終喪復為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歸宗

議一篇數千言以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死既終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弊屣今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不偉之時許光疑為轉運論薦于朝降詔褒美賜以一官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未幾乃卒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中書舍人宇文黃中列言于朝再降詔官其一子噫嘻世間如積中者有幾人耶真所謂善處者也

贊曰

人之至親 莫如父母 昆弟同氣 如是如手 演而伸之 族至于九等 衰雖殊 情義當厚 捨而之他 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證鄙懷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天覆地載各理一烝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如響小心寅畏尚虞獲罪況敢報以鄙懷指以為證不亦瀆乎昔王沂公之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牆壞得一甕錢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懲我子母孤寡特以賜乎然妾所願惟願諸子學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也復自拊

之其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嗚呼王君一言如此鄭氏一言如此而天地應之果如此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而天地不譴責乎

贊曰

魯莊誓母 殊失孝慈 不仕誓墓 人謂義之 戴復兩間 十日難欺 心迹洞然 自可無疑 皇天后土 誰聽淫辭

引神明而鑑猥事

傳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腦神經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闕名幽田鼻神玉壠名靈堅齒神鐐鋒名羅千舌神通命名正倫髮神蒼英名太元重樓十二名太一肺神皓華名虛神肝神龍煙名含明膽神龍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靈脾神常在名魂停腎神玄冥名育嬰掌神存想名景寧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師父君師母君飲海君合命君三十六師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



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門戶之鬼名丞伯開閉之鬼名士伯供大門鬼吏名真公小門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門鬼吏名萬倫竈君守吏名炎景廁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烏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當知在處處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輒引為鑑昔王少逸久繫幽獄陶弘景曰此人以懟憾告靈故擬斯禍於此益知神明誠不可輒引之也

○ 贊曰

傳謂要盟 神所弗聽 秦人呪楚  
其德不競 祝史矯舉 隨懼脩政  
鄭不懷火 孔寧禱病 聰明正直  
焉用口佞

施與後悔

傳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繼民大乏食忽山澤間生一種烏昧草民採以食賴以不飢至道中環慶路飢五穀絕種忽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以充腸熙寧初淮浙路

飢忽菌生被野甜軟頗美可以作羹元豐間青淄大飢忽山石間生一種石麩雜以少麩即可作餅聖曆間梓州大飢真武真君化為一叟逐日入城貨賣蒸熟薏苡所濟者衆建隆末河北路飢又復化為一商運到十五萬斛粟麥入城物到而商不復見官取拯濟旁及數郡大抵荒歉者災也數也復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粟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畧無天地之心將何以稱為人哉惜其不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濟為德一滅一生即登勝果不聞周惠化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人乞食街中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劉寬好濟窮困未嘗輒廢竟為太上收錄今為重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折象家世豐財每以多藏厚亡為戒不惜千金隨施輒盡上帝嘉之賜令度世劉白雲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樂於施與不

惜錢帛竟遇樂真君投以道要遂得仙去賢矣哉此皆以樂施而立登勝果者也曷嘗有一施與後悔者得遂其列乎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縱不一一證果亦必各獲其報不聞陽君諸公之事乎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無其福安史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矣百三本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家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百三嫉之力自探腰間一文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云贊及覺願贊果落湯樞密既死數日夢其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石米付縣令孫君貺賑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樂施而各獲其



報者也施與後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者命施所得福報世世長壽財富無量謂人乏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復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惟喜謂人乏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復充悅故曰色施三者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減耗謂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復強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報世世安穩不逢災患謂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使復安樂故名安施五者辯施所得福報世世通達言為人採謂人乏食困不能語我能施之使復能語故辯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尚猶有五況施一切合施之處一切皆施者乎

贊曰

行道求福 移粟均民 施必祈報  
霸者假仁 要譽於外 矯情誣真  
一或失據 怨天尤人 五穀不熟  
穉穉足珍

假借不還

傳曰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夫豈知生雖不還死後復當還乎吏人有陳益者從吳宗嗣借二百千錢產不肯還宗嗣責曰我若前生負爾錢者今以此還若不爾負而爾負我者爾當作驢以還於我逾年獨坐廳事悅見陳益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跡之不見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在否則其日果已卒矣張陳二有一女名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後還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忽有一綠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義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黃巖寺為作佛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與其如此孰若生而還乎

贊曰

晉食秦粟 三施不報 兵連禍結  
失國是悼 銜鹿躊思 誰謂虎暴  
一飯不忘 賢者之操 無負於心  
神人所勞

分外營求

傳曰人處世間或貴或富或賤或貧莫不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是可得乎昔劉頴頗能文自謂魏科必當高掇時胡聖真君降言于終南山頴因持香請問真君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淡薄君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頴不之信竟至無成而卒然則一解一第信有定分雖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吳公誠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將下致仕忽夢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請公詰旦視券果如其數因戒子弟無得請子弟如戒不復形言未幾乃死子弟嘆曰豈夢寐不足信耶是夕復夢神曰掛冠後所請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駭然悔已無及然則



一壽一祿信有定分雖是合得亦不可盡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時有劉童子者善聲骨嘗謂公曰公惟得聲貴其他皆弱已

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其後官至正言直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數百千金弊方輦歸私第貯之以爲潤屋忽一縑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驚遽感疾卒然則一錢一錢信有定分雖橫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聞陰司有掠剽使之說乎裴璞死後爲隴右三川掠剽使夢其友韋元方曰凡世人一飲一啄乃至財寶皆有所籍其獲有限若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章昱死後以罪配爲揚州掠剽鬼夢僧人珉楚曰世間若我等輩千千萬萬不可勝紀凡市易獲息各有定數若踰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然則世間不如意者豈即此輩有以掠之耶

贊曰

性之所欲 有命存焉 富有不求  
無間執鞭 居易以俟 行險疾顛

思不出位 身名則全 百爾君子  
無由甫田

力上施設

傳曰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太上所謂力上施設也夫豈知貪成爲罪便當死墮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虛舟所書便可見也嘉祐中沈遇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知杭州吾輩又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鳴嗟悲嘆衆官審其言氣似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上數牛有墮淚者乃大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親舊乎虛舟聞而大書以爲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盧東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秋雨連農事未畢東乃日役數千丁夫於泥雨中驅迫穿鑿民大不堪東坡因爲作詩中有人如猪與鴨投泥相蹴驚之句便

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嗚呼使見虛舟所記得無懼乎

贊曰

千仞之縲 挾以資育 苟有顛墜  
出之崖谷 胡爲妄施 縱意苛酷  
濟人之資 反爲民毒 所賴聖君  
敷錫五福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退一

淫慾過度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傳曰按道藏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闕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始☰嗜慾之甚加十歲焉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遯☶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況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為一脈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

身之精粹是為九天真一虛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大抵壬為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名壽海尾閭不禁則滄溟竭矣不聞岐伯之言乎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人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而黃庭亦曰長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衆生業重處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衆若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是以達者遠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

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是也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絕慾早耳然則淫慾可過度乎室慾之說可不踐乎邪淫之說別載見他室美起心私之并行多隱僻段

贊曰

為善害已 則不可悔 使其有益 終身宜佩 戒之在色 養生為最 能畏聖言 沒齒無悔 縱慾傷生

以死誰懲

心毒貌慈

傳曰心毒貌慈如李義甫輩是也李義甫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偏急恨之於心少有忤意輒中傷之人皆號為笑中刀亦號為人猫言其似柔而實害物厥後竟至竄死于嵩然則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惡趣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為一女鬼所擾屢易巫祝終不



能治復爲禱之佛前一夕夢一老人乘一獅子狀如菩薩謂瑱曰擾小金者本東鄰吳家媳婦姓朱名十二爲平生毒心死後墮入蛇趣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下通地穴成人成精故能變化汝欲免難可急於一善人家潛避則彼自不敢來填如戒果不復至然則人之於心當毒用乎當善用乎一則死墮蛇趣一則鬼不敢近二者之間爾宜自擇

贊曰

鷲鳥將擊 必匿其形 人之爲奔  
蓋覆若平 軟語怡色 仇敵不驚  
烏冢鳩毒 尚或可懲 所謂人貓  
不虛得名  
穢食餒人

傳曰穢食餒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禮曰毋反魚肉是也謂已歷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捐福定當掇禍不聞拭眼禪師瞿永壽之事乎昔拭眼禪師棄位出家以目有雙瞳爲弟所疑乃伴爲目疾常以帕子揩

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則穢食餒人不捐福乎瞿永壽以販米爲業紹興乙卯中路忽聞米價翔踊乃於稻田取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既而片雲忽起震霆大作永壽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間一絛授與同行祝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復開霽遂得脫免然則穢食餒人不捐禍乎按如佛說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當墮爲豬狗爲蛇蠍爲餓鬼可不戒乎

贊曰

不義之良 仲子必哇 盜餐力吐  
不污齒牙 蹴爾而與 乞人所嗟  
養或不敬 三牲何加 以畜待人

奚其薄耶

左道惑衆

傳曰左道者妖術也以妖爲術爲得不敢侯莫陳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鄭州防禦使奢縱不法多戕殺人趙普使人廉得其事

削籍刺配商州繼又力請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衆尋復中悔遣使貸之無何使者馳騎遇濤而踣及掀出易馬而行既至則已剖腹磔尸於驛樹矣李曇其子學妖術事敗父子俱繫御史臺獄獄具雲貶爲南恩州別駕諸子皆配嶺外仍即日監防出城既而從者辭去曇遂自殺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使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蒲搏無能勝者乃至破扁鑰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爲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爲役鬼過苦鬼殺之也然則左道惑衆是可爲也

贊曰

奇哀之民 周有禁防 子不語怪  
恐其亂常 仁義禮樂 百王紀綱  
日用飲食 不過農桑 文成五利



見誅武皇

短尺狹度

傳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權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需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孟子曰度然後知長短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度謂丈尺高卑廣狹量謂豆區斗斛筥筥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準其平而短狹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聞心神之說乎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此者有幾人耶惟其不曉所以短尺狹度靡所不爲

贊曰

枉尺直尋 君子所耻 物不中度 不需於市 毫髮無私 鉢較黍累 敢飾盜心 剪棄公理 尺度何損 損已多矣

輕秤小升

傳曰天有斗秤之官人有斗秤之用二十八宿則張星主之在此篇則太上定爲罪目大抵錙銖升合者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鎰得之甚難故一鎰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雲篆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斗秤輕重四字又按法華經當說經時有十羅刹女并其子及眷屬佛前發重誓護此經曰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誰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應獲如是殃然則輕秤小升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輕重斗秤而立爲真武真君察錄書入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拔係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爲上帝譴責命

所在神靈陽警而陰理其罪英顯武烈屢警不悟竟至雙替其目妻竄兒死乞丐街中此皆載於方冊其可不畏

贊曰

衛生於鈞 稱物平施 升轉斗量 出納所寄 乃欲求贏 揜人聽視 縱爾私欲 託諸公器 升秤不欺 欺心可畏

以偽雜真

傳曰以偽雜真如廬山下盧常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爲燭是也積日既久皆爲震霆所擊大抵欺誤於人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爲然但凡食飲之須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誤皆所不可不聞二仙之事乎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黃銅爲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以此一語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鍾離遂得度世李臻性溫約未嘗有失於



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某賦命淺薄不願學也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然則以偽雜真者烏得不墜虛常黃禹一死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偽僞假真 物害猶細 人之亂常 家國攸繫 行如市賈 貪貪險穢

自詭盛流 黨同附勢 一爲所欺

誤食鳥喙

採取姦利

傳曰太上言以偽雜真又言採取姦利者謂所採取又非但以偽雜真也昔楊丙所居瀕大河歲積芻蕘幸河決倍取其利時趙昌言知天雄軍兼知其事因秋渣丙復誘姦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徑從丙家畢取所積芻蕘以充堤用仍將丙送獄根勘獄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絕邊河居民

無敢爲姦利者孫南金出繼爲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爲因一二人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間宅益自矜負至乃銷錢造器竭澤捕漁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不敢爲者彼無不爲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脊如豺及死人皆傳其已作驢云然則採取姦利是可爲乎

贊曰

利以姦言 取以採說 推其用心

千妻萬折 寘毒斯救 屠火乃撒

術以險售 害由念烈 螫閭閻幽

射于壁蠟

壓良爲賤

傳曰壓良爲賤此特撥無因果者之所敢爲夫豈知今爲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實非此曹我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謂壓良爲賤者也有識之士其肯然乎昔馬滄其父以中年無子

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某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爲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即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消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魁旣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爲天下第一屈指果十三魁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有官執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當知壓良爲賤者定當得罪

贊曰



妻敬輓輅 衛青僕奴 賊不可忽  
良可壁乎 重耳揮盞 見怒秦姝  
女不可賤 而況丈夫 為民父母  
其將何如

謾罵愚人

傳曰凡涉謾罵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義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訂窺覷必得乃已有陳祈者三弟皆幼乃盡舉田產低價質于烈家俟三弟長成畢行分割然後備錢密行抽贖烈乃挾之收錢不即與領久遂謾罵祈屢訴不得直遂詣獄祠投牒未幾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還言烈在獄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契亦見在某處某園中公歸切煩語吾家人令急檢各還其家庶可減罪不然罪益重矣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開用典千緡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儈作斷絕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俊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灑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

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果皆失音而死然則設謾於人是可為乎雖非愚人亦自不可

贊曰

見賢必貌 入虛有人 閤室謹獨

出門如賓 處心不欺 視物則均  
氓之蚩蚩 至愚而神 孰愚默首

自愚者秦

貪夢無厭

傳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

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籬鷄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脩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嗟乎世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不

知單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蓬戶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筋者猶以為不足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惟其如此是以常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問釋迦文佛曰我今迫於頽齡終當變滅佛言曾見恒河水否王曰某三歲時蓋嘗見之佛曰汝今六十復曾見否王曰昨又見之佛曰與汝三歲時所見其水云何王曰宛然無異佛曰汝面雖皺而汝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王即當下有悟始知身後捨生超生初無斷滅第三祖商那和修問優波迦多曰汝年幾耶迦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迦多曰師今髮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迦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復如是



大抵生死之身有無循環無起處亦無盡處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特妄想耳人從初識至動相滅時義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則一點精明長是了然一出頭來何患無福所謂財物何所歉闕

贊曰

人之處世 其與幾何 朝露垂顛

秋葉辭柯 其生有涯 奚必求多

鹿臺之址 驪宮之阿 窮富極貴

化為陂陀

呪詛求直

傳曰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忿爭之際妄有呼召即呪詛也按呪詛者若有呪詛則九地之下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澤之內五土之上受人呪詛不正邪鬼刑禱呪誓考炁之鬼伏連傳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禍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殺虛耗五瘟疫炁之鬼邪魅妖怪之鬼兇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復注刑

尅逆殛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拘絞之鬼刑殺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破廟大將軍斷除呪誓大將軍為之下降分別解散未易斷除然則呪詛求直是可為乎昔張中家初以父子忿爭動輒指天罵曰及其子與其姪爭分亦復祀鬼投神互相詛害不數年間死喪殆盡所存惟不預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楊長者出入

一寡婦家頗似親家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寡婦與楊長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實有之姑以塞謗耶不然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為戒

贊曰

周官五聽 辭色莫隱 豈以口舌  
蓋其肝腎 敵國交盟 王澤斯泯  
多言數窮 不如一忍 苟聽於神

何以示信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退二

嗜酒悖亂

李昌齡傳 邦清之贊

傳曰雪峯巖頭欽山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山下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茶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雪峯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茶葉住山矣為鄭昇之宣和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飲必不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吏押至一處有一大甕腐水滿中必令呷盡昇之驚悸遂寤然則人有少福其可不惜況酒者最能亂性苟或酷嗜日在醉鄉焉得無失昔吳有為樞密使陳執中罷相舉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牀呼其從者明日默為西京留臺刀約有俊才劉沆為集賢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飲無度帝竟不悅命竟不下趙昌言為樞密日與陳象董儼酣飲人因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上怒兩皆罷職昌言敗為崇

信軍司馬郭贄為參政以入對酒氣熏蒸御座左遷南京蘇易簡為學士因大飲衄血感疾而卒王全為殿中丞以大醉臍裂而卒此皆前輩覆轍孰謂嗜酒為無害乎況悖亂乎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與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贊曰

周戒群飲 漢禁糜穀 酒以成禮  
鳥可縱欲 紂為池亡 卓因麀辱  
醉鄉之徒 遜世逃俗 欲修其身

鵠夷可覆

骨肉忿爭

傳曰佛曰我得無爭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又曰六度萬行忍為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禮記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然則人於骨肉可忿爭

乎骨肉者血屬也得為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緣豈偶然哉昔顧況為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無何暴卒況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愛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司聞之亦大感慟力懇冥官求歸官亦憐而許之既而果得復來為孫年三歲尚記得在冥時事及長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濤其父宣為諸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太學生好學淳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為石州司戶參軍忽夢一冥使授以一紙公文曰石州司戶參軍洪濤卒濤大懼冥使曰不必憂不半年却當復來為洪氏子及期果卒時妻徐氏已姓至半年果誕一男狀貌與濤酷類然則得為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因緣會遇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愛別離苦今之乖離寡孤獨者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乖爭離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為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



報

贊曰

天一生水 違行曰訟 勢近情親  
其爭易縱 風自火出 詎能無閑  
家人嗃嗃 貴在嚴重 反身威如

齊家妙用

男不忠良

傳曰得為男子道釋二教皆以為難皆以  
為貴然則造物所以生之者為如何望之  
者為如何今也既得為男而乃苟且汨沒  
不能以忠良自効非獨辜負己靈實亦辜  
負造物不聞前輩為男子者平昔杜正獻  
衍其父早卒公遺腹生其母改適河陽錢  
氏祖父卒二兄遇之無狀至以劍斫其腦  
其姑救解乃免因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  
能容徑往孟洛以傭書自資富室相里氏  
一見奇之遂妻以女明年舉進士殿試第  
四補揚州推官歷知縣通判提轉都轉運  
除待制除直學判三司判審官知天雄知  
永興知并州宣撫河東拜樞密尋以吏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兗州自少

好學及貴喜推獎後進為人廉潔事上以

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已為信是以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放其大節真偉然也范文

正仲淹生二歲而孤其母改適朱氏及長

知其家世感泣而去於南都學舍自掃一

室晝夜誦讀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

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姜

遵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判

河中為司諫知睦州徙蘇州知開封知饒

州徙潤州越州知永興知延州知耀州徙

慶州環州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改郊

州進樞密拜參政除陝西四路安撫遷戶

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萬言書

及進用所行之事皆無出於此書雖弄翰

戲語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時

若二公者其為男子真無愧也

贊曰

乾道成男 六陽與俱 剛德寔長

萬事所趨 一失其位 字曰非夫

姦險側媚 乃陰之徒 為魯男子

其庶幾乎

女不柔順

傳曰禮經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

此而始又曰婦人者幼從父兄出嫁從夫

夫死從子大抵女貴柔順苟不柔順不免

或至悍妬不孝不義端起乎此仙源曰吾

與侍講六十年為夫婦呂公未嘗有一日

面赤使不柔順能如是乎又有莫筌者非

但柔順又能有立真節婦也昔周謂以布

衣謁太祖遂見信用委寄繁劇奔走嶺塞

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貧婦翁欲奪

其妻莫筌堅不許但守貧安分以伺其夫

之歸奉舅姑益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

苦自營閨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靖女亦未

嘗有識其面聞其風者悼落疎然及二子

長築室于外蓄書命師篤之以學晚年產

業漸厚舅姑漸老於是耐筌選美丘且大

為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有上腴田數

百頃皆筌手所自置又為其夫經營別墅



水竹交映亭閣相望誠他婦之罕能於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筌復勸夫休官相與老於林泉時皆號之莫節婦云

贊曰

女之美稱 曰淑曰令 柔貴有立  
順必以正 無違夫子 必戒必敬  
蔡琰非烈 班姬知命 不忌不淫  
婦德之盛

不和其室

傳曰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正位義同天地豈為輕乎近年潮倖余嗣被攝至司命宮道問使者曰何法可以彌災使者曰但於除夕取桃符板碎為一籃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綱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災嗚呼三綱者父子兄弟夫婦也一誦其倫為力如此況踐之者乎是以君子謹重其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果登第及歸

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禮女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喪明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第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為妻乎東坡撫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繼登第鄭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通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成婚因疾而遽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嗚呼二公但於定婚之後守義已自如此真所謂能踐聖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過為此夷虜或別有所

愛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贊曰

刑于寡妻 文王之治 相待如賓  
卻缺可帥 試人以財 觀德於醉  
內心所形 閨室尤邃 身修家齊

於斯易易

不敬其夫

傳曰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蝕然則夫婦失道適見日月義豈輕乎昔杜珪為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吳育之女日夜望極禱告每拜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為之療治而徹視如初杜企為人怯弱其妻張氏素輕視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張不一顧無何張先卒既殯棺破乃化為蟒徑奔林間然則妻之於夫可不敬乎嗚呼因果之說姑置勿論請以一二賢婦言之庶皆則效昔宇文邦彥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觀書略通大體手自編錄以相



其夫且督勵諸子從學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歷詞掖登翰林至右轄鄉里稱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編國朝以來制誥論言集尚在歐陽文忠公其母韓國夫人幼歸歐陽即能盡其婦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歲夫人守節自誓親教以學家貧乏紙至以蘆荻割地學書公竟以學富歷館閣修起居知制誥為學士拜樞密除參政官至太子太師若二人者真所謂無愧於為婦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婦必蕩婦也何足道哉

贊曰

三從之義 所重在夫 身仰望者  
天可逃乎 舉按上食 迴文織圖  
乃捐箕箒 視若庸奴 買臣見棄

終載後車

每好矜誇

傳曰老子於曲則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於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長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矜誇於人可不去乎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忽得相見伊川曰相

送二

七

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向處伊川點頭大抵前輩其於矜誇無不切戒非獨公也昔顧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謝安對客圍棋捷書至而客殊不覺曹武惠充江南入見閭門所進榜子止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向文簡時拜僕射上亦自為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觀公意昌言盛稱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楊礪建隆初殿試唱名為天下第一

真宗不記問公幾年及第礪亦唯唯真宗

由是愛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議立英宗為嗣及神宗問之公但言韓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

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能及也

贊曰

人有執德 起於自矜 驕念既實  
中虛不靈 有過孰告 有忿莫懲  
顏無伐善 禹不爭能 匪聖匪賢

斗筭易盈

常行妬忌

傳曰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以為罪且如妬忌一事婦人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三趣乎一者地獄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蕭氏性嗔妬不信善惡其父教之誦經不能從未幾暴卒夢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聞人說地獄心實不信今果見之俄頃已見蕭氏臥在鐵床猛火自起驚悸遽寤非地獄乎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玉嘗於其前誦洛神賦曰娶婦如此心可無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輕我我死後何患不為水神是夜即自沉復夢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為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婦人有過此者必自壞其



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地爲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郝氏既死數月乃化爲蟒作人語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懷慘毒忿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於物今受蟒身身既長大無物可食兼無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蟲晝夜啖啗苦痛切至奈何梁武於是爲修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妬忌者是可爲乎

贊曰

妬則傾人 忌難爲下 孰使之然  
心猿意馬 胡不反思 求在我者  
擇善可師 勝已如射 女子小人  
不知命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退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無行於妻子

傳曰禮經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

若曰重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壻者爲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爲如何今也既娶而輒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悲憤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處也造物其

肯容乎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乃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爲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逐利忘家至今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後果如其言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

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而殮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爲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爲累何足道哉

贊曰

下我者妻 事我者子 下則易襲  
事則易使 所以常情 或多慢視  
道之不行 其端在是 施于閨門  
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爲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誅乎昔支祖宜妻俞氏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爲年家妻以久病殯殮汝姑曰爲進食汝怒其頻輒至吐而叱之臨終又



指天罵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乎乎以此一語司命聞奏帝怒命雷神擊汝既至而汝氣已絕明日雷神當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脫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適英顯行空力爲論奏果蒙原貸紹興間顧德樞妻張氏一夕亦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當斃於雷斧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於是易服出于門外桑樹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極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於爲善廣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開霽然則婦於舅姑可無禮乎惜其不知孝於舅姑便當度世昔感玄符世稱孝婦舅姑性嚴玄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爲尊雖被打罵亦所不問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靈藥遂得上昇章蒙妻許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

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近已擢爲地下主者行將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一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及小真果皆上昇然則失禮者烏得無禍

贊曰

女之從人 更姓改族 繼彼世祀 謂之天屬 上奉尊章 義均似續

晉惠胥誨 我撫我鞠 慢其逮事 不孝之戮

輕慢先靈

傳曰眉州鮮于氏因合小兒藥礫一蝙蝠爲末未及和劑明旦視之則有數枚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故致然也一家爲之灑淚自此合藥不復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獾并生得其子以獻李親規剝母獾皮曬之日中獾子一見即奪取抱持號叫不食而死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

乎所謂輕慢但凡齋祭不謹葬不即辦拜掃不勤皆輕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惟今夕所請僧宗順有定力加持誦念密契陰司兼所誦大明神呪經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然則齋祭可不謹乎王景芬有一子極聰慧無何暴卒臨終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謀葬其父母然則葬可緩乎孔垓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爲汝庭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冢歲設一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然則拜掃可不勤乎況輕慢又甚於三者乎

贊曰

天子七廟 士祭其先 禮有等別 敬則同然 昨陪朝服 懼儼之喧



刻木而事 如奉所天 毋曰既往  
洋洋在前

違逆上命

傳曰所謂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違逆  
也不聞九幽拔罪經教化地獄經之說乎  
九幽經云昔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  
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北帝異  
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  
真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  
母二者克勤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衆  
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  
已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誣賊害  
善八者不驕傲忽至具九者不二奉戒專  
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云地獄諸受罪  
人銜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  
當勤孝養供養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  
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  
喜捨怨親平等無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  
下賤護人如已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爲  
已報佛恩永離三塗無復衆苦是故名爲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此釋氏之說也然  
則上命可違逆乎

贊曰

事君致身 義無苟且 言必稽首  
召非侯爵 命承解揚 節挫司馬

真卿死詔 小白拜下 逆命之刑

幽顯不赦

作爲無益

傳曰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  
福報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  
無益之事識者有所不爲不聞前輩之所  
爲乎昔蘇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  
長堤種麥其上以備堤用民受其利至以  
公姓名其堤爲蘇公堤云邵晔知廣州城  
瀕海每著船到岸多爲颶風所中公至爲  
開內濠以泊舟楫由是颶風不能爲害無  
遇疾者民至爲公醵錢作佛事以祝公年  
及卒有墮淚者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  
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謂  
之洗兒建矧尤甚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

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  
活者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張忠定再  
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爲盜於諸邑田稅  
內歲折米六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  
口給券依元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  
荒歉不至甚饑陳亮佐爲廣南西路漕嶺  
南風俗病不服藥惟禱于鬼病多死者公  
悉出家藏集驗刻石于桂州驛舍土人賴  
之至呼爲佛王觀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  
之戶死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根創在城  
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凡此皆  
所謂有益者也

贊曰

人與天地 並立爲三 財成輔相

化育可參 立功立言 百聖不慚

草木俱腐 豈分所甘 罔之生也

夢寐沈酣

懷挾外心

傳曰婦德婦言婦功婦容雖皆婦人美事  
然婦人大節持在乎確不可奪大節一廢



四皆無用然則懷挾外心是可為乎蓋有  
外心則不免心挑目許乘間投隙疾赴急  
趨久而情好愈密其視夫婿旁若無人禮  
義廉恥必不復問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  
其間是以君子貴乎謹獨上帝亦多以此

取人黃靖國嘉祐間為儀州判官忽一夕  
被攝至陰司陰君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  
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葉簿示之乃醫工  
聶從志於某年月日有華亭主簿楊某妻  
李氏淫奔從志從志辭以亂種必不可李  
不能強大慚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特與  
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  
竊讀甫畢已見數鬼引出一婦人先以刀  
剖其腹繼以沸湯沃其腸名曰滴瀝乃李  
氏也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  
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  
人於閻室是可欺乎其後從志子孫果皆  
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醫術著名政和間  
孫已之以久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  
一再見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語澄曰妾以

良人久病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  
澄正色曰娘子奚為此語但安心勿憂  
當為療治若欲以此相汙必是不可不惟  
使其永為小人娘子亦不得為賢婦縱免  
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

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醫  
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  
敕賜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東官得  
疾詔訪草澤澄於是得効其力一劑遂安  
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  
京師號為之何藥院云嗚呼二婦慕之如  
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  
立為上帝所取為二婦者何以處於天地  
間乎

贊曰

純臣正女 其心無二 諸葛一門  
仕吳蜀魏 各守名節 不相誘致  
弗嫁刑耳 汚手斷臂 言言婦烈  
傳亞忠義  
自呪呪他

傳曰呪詛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貴  
乎生死貴乎度今也處生而有呪有詛不  
免速歸于死既死而有執有對不免禁固  
滯留無由出離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  
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隣

家一巾隣家詬罵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  
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為雷霆所  
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  
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癡人保妻  
貞將身以為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  
盜當使皆知郭引鳳紹興己卯被攝入冥  
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填塞  
其口繼以百鍊銅汁灌其口灌之既絕復  
蘇既蘇復灌如是數四若不可言引鳳曰  
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罵故  
獲斯罪然則自呪呪他是可為乎

贊曰

呪詛垂戒 諄復數四 藥惟聖言  
當有微意 口舌之過 人所輕視  
至援神明 或指天地 易犯難贖



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傳曰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惜其莫悟我爲人妻夫不幸死遽至棄去不復更恤其家諸婢呱呱亦不復問爲妻爲母當如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稱爲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赦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龜山曰觀其論婦人再適至云寧餓死不可再適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以警世徐鉉曰建安有張興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爲後妻所虐興不能制一日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子母之情爾奚爲虐我所生我已訴于陰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

忽自家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家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于連帥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爲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贊曰

憎必知善 愛當知惡 所見一偏

是非顛錯 虛杞姦邪 德宗不覺

黨錮所懲 元禮孟博 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連三

十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退四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越井

傳曰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爲用利濟廣博越而過之即爲觸穢焉得無罪不聞吳湛李鄆之事乎昔吳湛爲縣吏所居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爲清徹衆人賴之湛爲築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厨中飲食已辨心大異之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實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李鄆爲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鑄出狀鄆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婢雪兒輒就斛浣巾立爲震霆所擊即而視之則其斛已碎別安一斛於下流矣然則井泉當遮護乎可觸穢乎此見世人多



不曉此故悉陳之

贊曰

伯益作井 清潔為德 養而不窮  
寒泉可食 奈何弗敬 視同瓦礫  
耿恭端拜 枯甃涌溢 有神司之  
功利無極

越竈

傳曰按祭法王為群姓立七祀竈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時共有十二祀竈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間惟太一火神檢察世人善惡長短世人不知其觸犯者眾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雖祭家竈及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師門下科令者祀竈當用社日春向門左秋向門右黃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產平安婚娶和合壽命延永學問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貴人惟喜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蠶稱意市易和合訟訴得直盜賊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伏連斷絕呪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穰厭破射祛逐虎狼皆當祭祀竈神

昔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識有女為后遂得封侯是故陰氏子孫世世祀竈然則竈可越乎

贊曰

竈司火政 烹飪自出 有相之道  
祀典所秩 功在養人 釐爾家室  
登莫從事 可不祗栗 或取媚焉  
又溺方術

跳食

傳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沉跳過乎昔盛文肅度以病入冥所見極昏黑恍然如行曠野道逢故相沈義倫曰喜君得還切煩語吾家人某死後頗以汗脚靴為苦及還呼沈之子諭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曉所謂汗脚靴者為何等事及服除微靈座乃見一綳弊靴掛在靈榻橫枕之上方悟汗脚靴者此也然則食可跳乎

跳人

贊曰  
艱鮮之奏 天下為烈 利常用近  
一日不闕 利常則玩 用近則褻  
人苟無知 或致輕蔑 以食為天  
敬心毋越

傳曰貧富貴賤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則皆一也其可輒跳昔劉溫叟以病命其子弟合藥藥中有使天靈骨者溫叟一見即愀然不樂亟命致奠瘞于郊外翟林嘗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得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大賞其語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輒生慢易則於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曉此乎

贊曰

德稟天地 秀鍾五行 人皆堯舜  
此性之良 由拱荷篠 禹式耦耕



仲尼大聖 猶畏後生 騎項踞廁  
失德之萌

損子墮胎

傳曰按真武靈應募記舒州金部員外郎  
王亮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憂  
慮求醫莫能審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門  
中自縊空中聞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  
是汝宿債乃請法師于家設醮懇禱家事  
真武遂俄紅光附王氏言前生嘗為藥婆  
貨賣毒藥與人打取胎孕內有貴命枉殺  
尋復從墮卒難出離上帝震怒罰令永劫  
為恒沙毒蛇今只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  
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又按郭普州記信  
可有女名引鳳初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  
八獄每門各有一廳最後一門大書地獄  
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數百婦  
人各有小兒抱捉號呼索命有孕兩三月  
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墮者  
有因爭鬧而觸損者有為精魅所擾而遂  
壞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

兒不謹死非其命者有因關乳而死者王  
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憫引  
鳳既而得還具白其父信可因大書于天  
寧寺壁以為世戒然則損子墮胎是可為  
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貴得人身者誠亦為  
難竊嘗涉獵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  
生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惡未有去  
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  
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不聞邵康節同胎  
女子一墮胎後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嘗  
兩現母前非中有乎不為難乎按如佛說  
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為地種潤濕為  
水種暖熱為火種動轉為風種處母土藏  
之下熱藏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  
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晝夜惺惶  
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  
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  
越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  
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處胎始  
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

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  
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為人若以道家之說  
言之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為泥丸上清  
之炁生人中一是為絳宮太清之炁上人  
下一是為丹田玄元始合為九炁生人九  
戶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體三百六十神  
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  
十一關節東方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  
魂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  
八天七宿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  
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為紫戶  
天中王炁上為腦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  
炁下液如始一月鬱單無量天真胞命元  
一黃演之炁下液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  
無受天嶽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液是  
也九炁既浹又有甲子水神為之調暢血  
脉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為之調理肌肉使  
不偏枯甲申金神為之堅固小齒養育真  
牙甲午火神為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  
辰風神為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甲寅木



神爲之濯鍊筋骨通貫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臟水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若以北斗論之則一元所受百歲在生運之盛衰身之度數無非斗也當生之時元天司馬在庭九天爲之稱慶太一爲之執符帝君爲之品命主錄爲之勒籍司命爲之定算五帝爲之監生聖母爲之衛房天真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權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言豈不然乎於爾何負而乃敢殺之罪其輕乎所以爾者不過以家業不厚而厭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滅口今有平生無子或有而又復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見或臨老而子已先死皆其報也

贊曰

厥初生民 爰字爰育 四極攸奠  
三綱以續 孰殘其生 使斃于腹  
虎不食子 仁性猶復 嗚呼人哉

忍彼荼毒

行多隱僻

傳曰隱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亂人家最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繼又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每自憤鬱時葉靖法師有道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熏沐詣師請問師曰侯爲詢之他日爲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叩之一曰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年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隣女事雖未諧因怒其父据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爲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役其兄屋基甚至與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爲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發薦在長安郎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爲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又挑隣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祿籍今皆

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嗚呼豈但一死而已哉異日受主便當得絕嗣之報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數囚囚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即東筆依律處判旣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聞于世今前街後市誇掉風流無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輩並已見報屈指可數然則隱僻之行是可爲乎

贊曰

古有隱惡 震廟必言 人行陰惡  
鬼神所誅 閭室屋漏 通道大都  
迹或容掩 心不可誣 幸人知過  
維德之符

晦臘歌舞

傳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竈君奏言世人



功過之日臘者五臘也乃五方五老五炁天君攢會生人善惡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三萬六千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筭吉凶生死等事一籍于錄中正月初一

名天臘集於九炁青天安寶華林青龍閣中校定神炁時限長短及禱求胤嗣申達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臘集于三炁丹天梵寶昌陽丹臺朱闕校定官祿福相血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臘集於七

炁素天七寶金門素靈皓闕校定骨體枯盛學業文籍名宦等事十月初一日名歲臘集於五炁玄天洞陰朔單鬱絕玄滋黑靈闕中校定祿料耗散官祿衰微壽筭將盡疾病輕重變化飲食等事十二月臘日

名侯王臘集於玄都洞元玉宸玉寶戊巳金闕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處所受祿分野遊魂恠夢乃至眾惡災祥否泰迄厄時日及驛馬衰旺等事嗚呼凡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黑簿罪可贖乎況

鄧都北帝太陰天君亦於此日引出生人久遠先祖父母眷屬乃至幽獄鬼魂取問住在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結疊所致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為何人既得子孫兄弟親姻九族名姓即攢集校定以

為生人罪狀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生人此日先靈眷屬皆得釋放各歸本家受領享祀為子孫者自當憑仗道法祭祀追贖信能如是按經所說幽冥之間一一得福然則晦臘之日當追贖乎可歌舞乎

贊曰

晦月之窮 臘歲之莫 歲月如流 光陰難駐 計吾所作 善惡何務 功過莫掩 內省知懼 酣歌于室 寧不敗度

朔旦號怒

傳曰按道藏初一日為朔十五日為望十八日為頤月盡日為晦凡遇是日皆當謹二炁交會又日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棄屍散遊于外月之朔望及

月晦日七魄亦復流蕩散遊于外上清真人曰晦朔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垢正席而坐所以爾者檢制魂魄而消滅屍鬼也不睡尤佳玉燭寶典日月之朔旦士女皆當澗裳斟酒於水湄以為度厄然則可

號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為端起乎此其可不謹況贖為功德劫賊最能燒人善根但贖火起時善念何在不聞唐若山以篇尚正真性無忿恚遂能親遇太上乎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為蟒乎

贊曰

月旦曰吉 兆其嘉祥 告朔之禮 奉以饌羊 意在謹始 敬共以將 怒為悖德 焚和自傷 宜定泰宇 以發天光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退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對北涕唾及溺

傳曰楊子雲著論以為春秋之際晝夜平等謂日出於卯之正東入於酉之正西故

也桓譚乃著為新論以難之曰子雲之論乃人間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天上卯酉當北斗極極者天樞也樞者天軸也天之有極亦猶蓋有保斗天雖轉而北極不動亦猶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自人觀之北固

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際日之出入常在北斗當知天如蓋轉北道常遠而南道

常近春秋晝夜曷嘗等乎子雲語塞不能折於此益知斗為天中無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為中極實上真人稱北斗

退五

七星為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孰謂為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極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寶蓮中結為光明飛于中極去地九千九萬餘里化為

九大寶宮乃紫微垣大虛宮勾陳之位掌

握符圖紀綱元化為衆星之主領貪狼配

天為天元主身巨門配地為地元主命祿

存配火為日元主福文曲配木為月元主

祿廉貞配土為江元主官職武曲配水為

河元主壽破軍配金為海元主妻兒每星

各有三十六宮每宮各有三十六曹三界

十方百靈衆真皆所隸屬然則中天北極

不為尊乎宅尊之所可觸穢乎若以長生

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

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為犯北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為急速戒哉

贊曰

克己之目 非禮勿動 不顧而唾

無義有勇 溺及箚中 擢髮是恐

退五

立不易方 君子所重 矧彼居北

衆星之共

對竈吟詠及哭

傳曰按黃帝竈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呪罵吟詠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

竈為一聚塼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

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廟極靈異殿上惟

有一竈絕不可近近則有禍由是遠近祈

祀殆無虛日一日有一禪師至廟直入殿

中以拄杖擊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聖

從何來靈從何起乃敢恁麼烹宰衆生言

訖又打三下竈乃應手破墮須臾有一青

衣我冠踊出向師拜曰某實此廟竈神久

愛宗報今蒙禪師為說無生法忍已得脫

離此處將生天矣敢不敬謝師曰此是汝

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復再拜而没人因號師為破竈墮云其後有僧復以此詰問

曰某久在左右不蒙方便啓發此竈得何

宗旨遽得生天師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

合成更無別箇道理僧方佇思師曰會麼

退五

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什麼不會僧作禮

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嗚

呼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遂能得悟無

生法忍然則吟詠及哭者豈不擾干瀆之

禍乎



贊曰

食不語言 宴非嘆所 哀樂以類  
各有攸處 吟詠及哭 烏可妄舉  
匪惟瀆神 惡失其叙 敬爾執事  
謹其默語

又以竈火燒香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及火謂之伏  
龍屎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  
禁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燃不可焚  
紙錢謂之枉積蠟錢東嶽墨積如山天地陰  
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養真武夏月不  
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  
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  
時華金桐謂之鬼華凡此皆當避忌與其  
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贊曰

火在周典 出納有時 夫燧取日  
潔誠可知 敬心所寓 以祭以祈  
拾彼餘燼 或非其宜 一物不苟  
神之聽之

穢柴作食

傳曰柴雖不爨亦實上蒸此穢柴所以不  
可作食也不聞勞薪鍊炭之事乎昔荀勗  
嘗在帝座適膳夫進飯勗曰此必勞薪所  
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  
車脚供爨楊收雖常飯必以炭炊一日李  
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終不下筯惟  
略餌果實而已其門下僧聖剛諫曰他物  
縱不可食炭炊之飯亦何嫌乎二子曰凡  
以炭炊當先燒炭令熟然後入爨故名鍊  
炭不然則尚有煙炆此吾所以不食也嗚  
呼車脚供爨而荀勗識為勞薪炭失於煉  
而二子尚嫌煙臭况穢柴造食而奉祀乎

贊曰

稷曰明粢 祭有先飯 蔬食齊如  
變色盛饌 敬天之祿 無敢或慢  
火齊必得 飭彼薪祭 實祀貴潔  
人神奚間  
夜起裸露  
傳曰按道藏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日行

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  
而明清明者其氣也精華者其質也陰陽  
者其道也烏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  
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大抵晝屬  
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之時不欲裸露  
者恐冒犯也不聞黃三狗索清之事昔朱  
守成凡三夕被盜皆不能入賊首黃三狗  
發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  
重門則見火光赫然有數輩甲士喝聲叫  
捉三狗惶懼爭路走出不覺誤傷其黨獄  
成所見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幘軸上  
數員從神耳單州妓女楊素真單獨一身  
厚有所積武弁素清因百計誘引相與結  
為夫婦盡載所有同歸京師舟次孟陽即  
夜醉素真沉之重淵無何適值真武行空  
救之復活然則深更僻處孰謂無神明乎  
夜起可裸露乎

贊曰

處必掩身 視不下帶 凡在形色  
動如敬戒 安肆則偷 夙夜匪懈



豈曰幽閑 而可縱敗 于以考祥  
無勞著蔡

八節行刑

傳曰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謀諸善  
事不可恚怒忿爭此皆天人大忌獲罪非

小況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  
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馬無執數衆教化  
人間開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  
下降脩錄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黃道  
乃其常也至於立春則日行青道出黃道

東三素元君上詣天皇帝游宴元景行  
道受仙度仙上聖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  
立夏則日行赤道出黃道南太極上真三  
元真人上詣紫微宮游宴玄景行道受仙  
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則  
月行白道出黃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  
詣玉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  
靈虛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則月  
行黑道出黃道北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  
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無

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則日  
復行青道出黃道東太微天帝君上詣高

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寶皇上天  
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則月行白  
道出黃道西南極上真赤帝君上詣上閭

風臺九靈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  
至極天尊同時靈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則  
日行赤道出黃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詣太  
微宮遊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萬福天尊  
同丹靈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則月行黑道

出黃道北太霄玉妃太虛上真上詣太皇  
宮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  
晨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  
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翺飛蠕動草木  
飛沉隨緣感應改故易新輕者或更重重  
者或更輕善惡回換絜象之運自然而然  
上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  
行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  
治邪鍊偽成真勵思登聖開度群品生成  
萬彙仰副太上衆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

何物小子乃敢爾耶

贊曰

元氣流行 各有分度 斗轉星移  
鼎新革故 賞罰代天 順其象數  
節序閭端 生意攸寓 奉時承休

宜哉威怒

唾流星

傳曰神降自斗而天師生虛危分秀而真  
武生女節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葉  
君生然則星之所以分靈孕秀者為如何

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嚴經曰或見二  
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珥珠彗宇飛流負  
耳虹霓皆為惡相爾雅曰奔星為約約即  
流星也彗星為撓撓即彗星也世人但知  
奔流為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實自召要  
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輒  
唾不聞景公三語之善愛感為之退舍乎  
贊曰

流星天使 飛翔太空 占彼順逆  
災祥所鍾 隕石宋徽 墜營亮終



有動于上 敢不敬恭 厭勝之說  
出於齊東

指虹霓

傳曰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  
投霓應河圖稽曜鈞曰鎮星散而為虹霓  
春秋運斗樞曰星散為虹當知虹霓者信  
為斗星餘氣著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  
春秋製孝經既成齊沐向北斗自陳所以  
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  
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謂虹霓非斗星餘  
○ 赤乎苟或指之烏得無罪

贊曰

蝦蟇在東 詩人莫指 白虹貫日  
軻度易水 騷喻小人 飄風同旨  
上象或變 災異所起 見者聳然

其可慢視

輒指三光

傳曰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  
鄭重扣頭請乞祐護上言呼稱至聖至尊  
真宰真君矜哀凡冗赦宥過咎即再拜不

得輕慢反招殃累然則三光可指乎三光  
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請以北斗南  
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  
福者少造惡者多是以累歲連連年困  
萬鮮有安者若蒙東方九夷胡老君歲星  
重華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攝者  
可解寅卯辰甲乙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  
之災東方九九八十一萬步中五災九厄  
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  
無他若蒙南方八蠻越老君火德熒惑君  
太陽南斗君井鬼柳星張翼轸七宿君主  
攝者可解巳午未丙丁歲月日時上三命  
刑害之災南方八八六十四萬步中五災  
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  
可保無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  
白君奎婁胃昂畢嘴參七宿君主攝者可  
解申酉戌庚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  
災西方六六三十六萬步中五災九厄木  
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無  
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

陰北斗君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君主攝  
者可解亥子丑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  
害之災北方五五二十五萬步中五災九  
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可保無他若蒙中央三泰僖老君土君  
鎮星君魁魁魁魁魁魁魁勾陳七宿君主  
攝者可解辰戌丑未戌巳歲月日時上三  
命刑害之災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  
祇積崇可以解除四季之內可保無他然  
則三光可輒指乎

贊曰

帝堯南面 中星是窺 舜齊七政  
璿玉衡璣 兢業觀仰 以審百為  
照臨在上 幽隱弗遺 彼妄指者  
凡民無知

久視日月

傳曰太陽日君為陽官總司列二十八宿  
為屬吏太陰月君為陰官總司總五嶽二  
十四炁治山為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  
溪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節炁



即太陽日君首至當節合巡宿中此日太陰月君亦至其日則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攢集世人善惡災福壽祿生死等事上於所屬之獄本獄司命又復騰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立春節按虛宿湧泉治陰官左監神炁君奏事雨水節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驚蟄節按室壁二宿稠梗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春分節按奎宿主簿治陰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節按婁宿蒙泰治陰官左領功炁君奏事穀雨節按胃宿平蓋治陰官右領功炁君奏事立夏節按昂宿雲臺治陰官左監功炁君奏事小滿節按畢宿瀝口治陰官右監功炁君奏事芒種節按觜參二宿公慕治陰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節按井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節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節按柳宿北却治陰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節按星宿葛瓊治陰官右領炁君奏事處暑節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

炁君奏事白露節按翼宿本竹治陰官右監察炁君奏事秋分節按軫宿秦中治陰官左領神炁君奏事寒露節按角亢二宿陽平治陰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節按氐宿鸛鳴治陰官左長炁君奏事立冬節按房宿瀟沅治陰官右長炁君奏事小雪節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炁君奏事大雪節按箕宿隸上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冬至節按斗宿真多治陰官右領神炁君奏事小寒節按牛宿昌利治陰官左都監炁君奏事大寒節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則日月可久視乎

贊曰

古者人君 朝日夕月 出納寶錢  
職掌無越 竹宮望拜 漢祀猶設  
典禮寢廢 寅恭或闕 瞻視奚爲  
燭火自滅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退六

李 昌齡傳 鄭清之 贊

春月燎獵

傳曰程嗣昌平生戒殺未嘗輒事烹庖因在密州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或碎首穴胃於鷹鴟爪喙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罝罟網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輒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覆板印行庶幾此邦或知改過既而印行攔頭有彭景者亦請一本其妻華氏一見即大怒奪取撻破棄之穢處明日買得一魚操刀欲鱠魚忽跳躍觸破其眼血流滿地須臾皆化爲蟲緣遶其身方喧傳聞監鎮向孰悅見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興化軍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撻破罪惡深重自不容逃其餘不改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燎獵是可爲乎惜人不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導之以義亦無不曉昔韋南康鎮蜀時



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不仆飲翼委足拚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公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執謂無佛性乎衛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哲志不許所居有雙燕一日忽孤飛李氏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李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情既重不忍復雙飛又明年復來則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處即徑往墓側悲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號曰鸞塚執謂不尚義乎太上戒人燎獵而以春月為言者蓋春月乃萬物發生之際若縱燎獵獵之傷殺尚猶有數一火之過是有數乎月令一書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贊曰

周典夏苗 擇取不孕 則知春蒐

禁禽尤靳 意在訓兵 非殺之徇  
鳥獸孽尾 生理方順 焚林而獵  
仁者莫忍

對北惡罵

傳曰薄拘羅尊者未證果時嘗罵人喫飯

遲為牛銷草至為羅漢尚不免有牛飼之報善住天子作維那時嘗罵客僧為眼瞎漢及作天子受天福盡亦不免有眼瞎之報執謂惡罵為無害乎況對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

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極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軍號曰天之上帝玄陽天關搖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為尊也餘皆可知按本生經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上春日一心齋戒爾爾神明設九光醮迎

請紫光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奉獻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消釋福壽增延無量天真俱來擁衛見世圓滿子孫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隨發受用無量命終之後超生大梵真

天然則對北可惡罵乎不聞劉俊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虔妻為父禱祈而果獲延年乎又不聞李答奉事而有子衛公為唐功臣武侯有女効彭女奉事而亦獲上昇乎此皆載於教典其事甚眾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贊曰

人之北面 尊歸我后 天之北極  
曰辰與斗 俯仰之際 宜無所苟  
一朝對櫛 管寧追咎 居如不容

矧敢騰口

無故殺龜打蛇

傳曰應世真人曰一切翹飛蠢動皆不可殺若夫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定當害人是以致者常切教護昔劉彥向其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自送于坑所父歿彥回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驚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



引路從窺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昔在銀坑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孫真人在世時嘗因山行道見村民擊一青蛇公力救之月餘再過其地遙見一少年馳騎而至迎公以歸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絳服者出謝曰昨日小兒癡騷幾手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間血屬甚多無不感激故遣長兒迎致略陳謝悃既而引入深宮復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兒出拜致謝再三延留凡三日珍饈美饌繡綃珠玉無不有之先生皆卻不受惟受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蓋有得於三十方者也然則殺窺打蛇是可為乎

贊曰

窺預四靈 蛇先百蟄 豫且之網 不免於執 白帝之精 當道而泣 豈期無知 患或偶及 苟遇識者 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

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傳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隨事演注茲不復論請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幾各知七趣輪回不得真淨皆一虛妄殺盜淫習尚隨順爾經云一切世間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為飛仙大力鬼王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親往如來坐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群輕為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為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已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二種

地獄純情即沉入阿鼻獄若使心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十惡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眾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為相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有但一虛妄更無根緒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此輪回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經云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已妻房姪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達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臾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達於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



天境如是一類名境率陀天我無欲心應  
汝行事於穢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  
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  
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  
適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二類名他化自  
在天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迹尚交自此  
已還名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無色  
界四天是諸天人按如佛說皆是不了妙  
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  
趣沉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二者仙趣經  
云復有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  
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見處有十仙種堅  
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  
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  
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  
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  
固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  
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  
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  
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

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  
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  
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  
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  
亦輪回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還來散  
入諸趣三者阿脩羅趣經云是三界中復  
有四種阿脩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成  
通入空此阿脩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  
於天中降德墜其所卜居陵於日月此  
阿脩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脩羅王執  
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  
天爭權此阿脩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別  
有一分下劣脩羅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  
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脩羅因濕氣有畜  
生趣攝四者人趣經云為人豪貴或為國  
王或為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為人端正  
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為人精  
進無有懈怠樂為福德從精進中來為人  
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了  
達深法講說妙義開悟愚蒙聞其言者信

為珍寶從智慧中來音聲清徹從歌詠三  
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  
為人多怖音聲嘶破從地獄中來為人暗  
鈍懈怠多食語不明了又復怯弱樂友癡  
人偏喜黑暗從畜生中來為人不潔從豬  
中來為人兇惡從蝮蛇中來無庶幾心從  
狗中來狼戾自用從羊中來好美飲食恣  
殺物命無有慈心從豺狼狸鷹中來不能  
安詳及不忍事從獼猴中來又云為人脩  
長恭敬人故為人短小輕慢人故為人醜  
陋好瞋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顛  
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殺生故無有資  
生常苦貧困好偷盜故無有子息亂人妻  
故子女姪亂人室女故嫁寡孤獨虐遇  
子女故為人饑餓好獨食故為人奴婢負  
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為人醜惡遮佛燈故  
生水牛中為官酷虐刻剝小民故生麀鹿  
中驚怖人故生諸龍中好調喜故身生惡  
瘡療治不効鞭撻人故人見歡喜對人憐  
喜故人見不喜對人不喜故長官囚繫粗



械在身籠閉衆生故爲人吻缺好釣魚故  
生裸形國輕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馬蹄國  
著履踐佛地故生穿胸國布施作福生悔  
心故又云彼衆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  
忤合頑類欲徵衆於愚類狐倫衆於庸類  
毒倫衆於狼類<sup>通六</sup>蛇倫衆於微類食倫衆於  
柔類服倫衆於勞類應倫衆於文類休徵  
衆於明類循倫衆於達類是等皆以宿債  
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計顛倒相生  
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於塵勞中法爾  
輪轉此輩名爲可憐憫者五者地獄經云  
此等衆生自業所惑造十習因受六交報  
云何十因一者姪習二者貪習三者慢習  
四者瞋習五者詐習六者誑習七者怨習  
八者見習九者枉習十者訟習云何六報  
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  
一者見報招引業果此見業交臨命終時  
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  
入無間獄二者聞報招引業果此聞業交  
臨命終時先見波濤波溺天地亡者神識

降注乘流入無間獄三者嗅報招引惡果  
此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  
亡者神識從地踊出入無間獄四者味報  
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  
猛咬熾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挂網  
倒懸其頭入無間獄五者觸報招引惡果  
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  
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  
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稍  
驅入城門向無間獄六者思報招引惡果  
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園土  
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  
於此六報一一報中又各發明二種惡相  
此即名爲地獄十因六果大抵皆是衆生  
迷妄所造若諸衆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  
受無量苦經無量劫<sup>通六</sup>六根各造及彼所作  
兼境兼根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  
盜淫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爲  
一殺一盜則入三十六地獄見見一根單  
犯一業則入一百八地獄由是衆生別作

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  
來有六者餓鬼經云是諸衆生非破律儀  
犯菩薩戒毀佛涅槃諸餘雜業歷劫燒然  
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爲罪  
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爲恠鬼貪色爲罪  
遇風成形名爲魃鬼貪戒爲罪遇畜成形  
名爲魅鬼貪恨爲罪遇虫成形名爲蠱毒鬼  
貪憶爲罪遇衰成形名爲癘鬼貪傲爲罪  
遇忤成形名爲餓鬼貪罔爲罪遇幽成形  
名爲魔鬼貪明爲罪遇精爲形名爲魍魎  
鬼貪成爲罪遇明爲形名役使鬼貪黨爲  
罪遇人成形名傳送鬼是人皆以純情墜  
落業火燒乾上出爲鬼餓鬼一趣尤爲至  
苦以諸貪故雖有所思終無所得以諸嫉  
故見人飽滿已常飢之以毒害故身自出  
火還自焚燒以驕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  
鬼已皆不勝昔佛在維耶離國晨出有八  
萬四千餓鬼哀告曰我等先身雖嘗見佛  
不知有佛雖聞法不知有法雖嘗見僧  
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轉教他人亦不作福



見人作福言常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以種行至惡墮此趣中已七萬歲每見小水尋復不見若見大水即為鬼神羅刹遮護雖值大雨身亦如處熱沙幸望哀救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難在迦毗羅城見一餓鬼自稱面然告阿難言汝後三日決定命終墮我等趣阿難告曰當作何計可以免此面然曰無非施我等食令得飽是因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阿難投佛言汝欲施食當先施一淨器置食其中誦我陀羅尼呪七遍出於戶外彈指七下施諸鬼神彼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兼得延年即說呪曰那摩薩縛怛他羯多縛路枳帝唵三跋羅三跋羅叫阿難信受奉行果得脫免七者畜趣經云鬼業既盡則情與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為畜主酬其宿債物依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多為豺狗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多為狐類蟲蠱之鬼蠱滅報

盡多為毒類衰穢之鬼衰窮報盡多為蛆類受炁之鬼氣銷報盡多為食類綿幽之鬼幽銷報盡多為服類和精之鬼和銷報盡多為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多為休微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盡多為循類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為畜生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是妄緣本無所有又云從是畜生酬債先償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眾生還復為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為畜生償彼餘直當知用錢物或沒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為高下無有休息不聞梵調以貢高好罵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債倍利而亦身死為狗手

贊曰

不善所積 降殃有餘 積既由漸  
餘亦難除 樂慚坎虐 族黨畢誅

秦給苛酷 子嬰素車 施報對立  
效驗匪虛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

七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退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傳曰魏明太后常幸絹藏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時尚書令李崇牽武王融負絹過重各足蹶顛仆崇傷腰融損足惟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恠其取少對曰臣兩手惟堪兩疋由是衆皆大沮慚愧無地嗟乎世人臨財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橫逆之財亦所不問夫豈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當擬如是之禍乎昔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烏文喏陀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採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喏陀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非水災而折之者乎呂師造爲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

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直穿而過隨所穿處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盡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非火燒而折之者乎丁晉公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忽遇巨盜盡失所有寶玉枕

今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非盜賊而折之者乎馬襄爲西川漕劉旰之亂襄忙惶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鎰以竿送下井中亂定取不可得繼募水工窮水而取水輒隨發竟失所在不復可得非遺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癩傳至昱身已三世矣時何奎有道術能知禍福昱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養之具亡者無依憑之作崇爾昱歸問母母曰今佛前紗窻乃園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獲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劉沼被命點檢蜀宮時內庫珠寶實無算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以塞前謗無何初至新都忽遇羅今瑞遂爲所殺盡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則折當之說孰謂爲不然乎

贊曰

貪者一得 萬有餘喪 財悖而出 狼籍莫狀 廉者不取 乃無盡藏 福祿傳家 舉世所上 請擇於斯 天理無妄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傳曰所謂枉殺取功於時者言之不過有三一者斷獄二者用藥三者破胎斷獄不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用藥誤謬遽至不起非枉殺乎破胎損子賊及無辜非枉殺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太上所謂易刀兵而相殺此皆是也昔者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爲祖朝枉殺死竟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朝而誰某已訴之于天朝不久矣月餘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殺然則斷獄可不審乎婦人楊阿刺自幼貧病晚益



狼狽臨終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醫但按本草失於詳審一日有一婦人自稱病盡不復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婦人及腹中二子俱斃即是我一舉而殺三人也陰司罪我受苦滿足罰受女身今已三反世常為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人當用藥時要當以我為戒然則用藥可不謹乎婦人有穎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者屢莫乾道戊子又孕亦復毒之以藥血遂涸下伏枕者六年臨終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掙語聲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聞良久遂卒然則破胎損子可不戒乎

贊曰

從月殺人 初非有異 止不當藥  
猶名為弑 伯仁之死 茂洪所致  
持法不平 操刀無二 犴獄鹵莽  
罪亦稱是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燭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傳曰財非已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義者也昔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塚曰初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為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陰鍊形古來本有昔趙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後五年山行者見其五臟復生以手披之於五臟間各得一枚小石知必異人因併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瞠然白髮來至屍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割時從口吐出飛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殞命繼遂服滅盜石故也然則塚可發乎物可劫乎

贊曰

董卓盜漢 郗鳩是築 曾不旋踵

太炷然腹 崇在江陵 剽劫行戮  
白首東市 何有金谷 漏脯燭酒  
未足為毒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傳曰田子與隰子登臺田子悵然南望未嘗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盡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雞肋之令未嘗言退師也而楊脩已知其退師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況鬼神乎昔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計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半皆已起驚呼相向公恠而問之則曰直更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則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為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獄成當死公疑之引出審問囚憚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靜而思之俄而假寐忽夢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公急引囚



屏左右細問因始實告某旦起之田見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吳者目死者之婦令執某到縣久聞姓吳者與此婦姦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殺人者果吳姓也然則太上所謂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豈不然乎

贊曰

陽萌於子 猶在地中 芸生泉動  
仁氣已通 陰萌於午 尚積虛空

○ 靡草遽死 殺氣已鍾 陰陽所兆

善惡則同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傳曰老子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竊詳三

復斯言大抵善惡二途初不相遠特在日用一念起處有是有不是爾儻能知此道理常切點檢則自然全體是善福德無有不增災禍無有不轉況太上明有科令許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罰乎又不聞抱朴子

之言乎子曰立功爲上謝過次之以護人疾病爲上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行能如此者則道合陰陽雖未拜太上亦爲仙矣然則人之有過可不改乎昔阿那律於往昔世本一劫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

即時捨去自此諸惡漸滅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徹視第一朱徒亦一劫賊以事敗深入終南少室等山日夜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急凡二十八年轉入

○ 東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輕舉楊

仲和本許州推司天聖中被差至蔡州鞠獄以枉斷公事爲北極繳奏將受重罰仲和懷懼立捨吏役誓修百善以贖前過每遇往來僧道貧乏道人鰥寡孤獨死喪疾急無不拯卹如是數年家道一空甚至無以自給止有一子亦復賣與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嘗少怠竟以勇於改過爲真君憐憫化爲道人授以十二真君靈籤俾之養道繼蒙東嶽收錄補爲麻溪

注祿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吳睦亦一縣吏以枉刻人民爲民所訴睦惶懼避罪遠入深山忽遇真人孫君爲之誦經講道談論禍福睦即心開盡出平生所爲不善之罪搏頰懺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昇然則太上所謂轉禍爲福豈不然乎

贊曰

悔而作誓 聖經錄奏 變夷用夏  
寒筆書麟 念狂作聖 觀過知仁  
六陰盡剥 一炁爲春 吾觀其復

○ 君子若人

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傳曰伯夷目不視惡色韓昌黎一視而同仁視善也燕肅公一言而天下奏謝不死呂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稅農器語善也高紫仁及草木黃萬枯澤及飛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復何難陳舉曰爲善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



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盜不毀正教善事也  
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陰德也不  
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  
光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必室山  
遇一異人明告之曰爾今求道惟當提拔  
世人耶惟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為一身  
神仙不取然則為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  
提拔當如何開示悟入是也妙法蓮華經  
七卷之言其  
要亦盡在開示  
悟入四字也

贊曰

太上立言 至正大公 金科玉條  
訓迪愚蒙 厥有深旨 見諸篇終  
含爾舊惡 開其新功 一念迷返  
萬善畢通 仁哉妙造 生生無窮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十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第一神仙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  
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吾不  
知其名也元炁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  
鷄鳳凰五色珠衣玄黃正在兆頭上去兆身  
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  
曰上上太一道君曾孫小兆王甲潔志好道  
願得長生

第二神仙

无極太上元君者道君也一身九頭或化為  
九人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上上太一  
之子也非其子也元炁自然耳正在兆頭上  
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兆見之言曰皇天上  
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  
養我育我保我護我毒蟲猛獸見我皆蟄伏  
令其所為之成所求之得太清卿虛无里姓  
朱愚名光字帝卿乃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  
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寶兆常念之勿忘  
也人亦有之常存之眉間通於泥丸炁上與

退

天連

第三神仙

東王父者青陽之元炁也萬神之先也衣五  
色珠衣冠三縫一云三縫之冠上有太清雲  
曜五色治於東方下在蓬萊山姓无為字君  
解一云君解人亦有之在頭上頂巔左有王  
子喬右有赤松子治在左目中巖在頭上其  
精氣上為日名曰伏羲太清卿東明里西王  
母字偃昌在目為日月左目為日右目為月  
目中童子字英明王父在左目王母在右目  
童子中央兩目等也兆欲修真當念東王  
父西王母正在頭上有三人並立乃合日月  
精光下念紫房太一絳宮黃庭太淵丹田行  
其真氣五周施于腹中復行氣十二周施于  
一身中道畢即止朱雀關門關門兩乳是也  
左乳曰君阿右乳曰翁仲當兩乳下有玉闕  
天狗天鷄在其上主晨夜鳴吠

第四神仙

西王母者太陰之元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  
治崑崙之山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



上治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人右目之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王父王母護之兩目乃能行步瞻視聰明別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也精氣相得萬世長存夫人兩乳者萬神之精氣陰陽之津液也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王母之宅也上治目中戲於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紫房此陰陽之氣也

#### 第五神仙

道君者一也皇天上帝中極北辰中央星是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巔太淵紫房宮中衣五色之衣冠九德之冠上有太清元氣雲曜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左右姓制皇氏名上皇德字漢昌人亦有之在紫房宮中華蓋之下元貴鄉平樂里姓陵陽字子明身黃色長九分衣五色珠衣冠九德之冠思之長三寸正在紫房宮中華蓋之下其妻太陰玄光玉女衣玄黃五色珠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太素宮中養真人子丹稍稍盛大自與已身等也子能存之與之語言

即呼子上謁道君道君者一也乘雲氣珠玉之車騶駕九極之馬時乘六龍以御天下子常思之以八節之日及晦朔日日暮夜半時祝曰  
天靈節榮真人王甲願得長生太玄之一守  
某甲身形五藏君侯願長安寧

#### 第六神仙

老君者天之魂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左方故吾等九人九頭君也吾為上首作王父餘人無所作也人亦有之金樓鄉小廬里姓皮名子明字藍藍衣青衣長九分把芝草持青幡侍道君在左方從仙人仲成子思之長三寸常在已左方正與已身等也其妻素女衣黃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

#### 第七神仙

太和者天之魄也自然之君也常侍道君在右方人亦有之烏臺鄉姓角里先生字澍澍衣白衣長九分持金劍捧白幡侍道君在右方從仙人曲文子思之亦長三寸起坐行止常在已右其妻青腰玉女衣青衣長九分思

之亦長三寸

#### 第八神仙

泥丸君者腦神也乃生於腦腎根心精之元也華蓋鄉蓬萊里南極老人泥丸君也字元先衣五色珠衣長九分正在光頭上腦中出見於腦戶目前思之長九分亦長三寸此見之言曰南極老人使某甲長生東西南北入地上天終不死壞迷惑上某甲生籍侍於道君與天地无極

#### 第九神仙

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上上太一也天之侯王太尉公也主諸災變國祚吉凶之期上為熒惑星下治霍山人亦有之在長吳鄉絳宮中元里姓李名尚一名常字曾子衣絳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在心中其妻玉女也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常思心中有華蓋下有人赤幘大冠絳章單衣名曰天侯玉帶紫綬金印玄黃子能見之徹視八方十日登仙時候視腦中小童子見之是也

#### 第十神仙



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主司天子人君之罪過使太白辰星下治華陰恒山人亦有之兩腎是也左腎男衣皂衣右腎女衣白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爲日月之精虛无之炁人之根也在目中故人之目左爲司徒公右爲司空公兩腎各有三人凡有六人左爲司命右爲司錄左爲司隸校尉右爲廷尉卿主記人罪過上奏皇天上帝太上道君非常存之令削去死籍著某長生屬太初鄉玄冥里司錄六丁玉女字道明皆在神龜上乘紫雲炁之車驂駕雙鯉魚字大成子玄母道母也在中央身之師也主生養身中諸神在五色雲炁華蓋之下坐戴太白明星明月之珠光曜照一身中常存以八節之夜卧祝曰司命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更著某甲長生玉曆

第十一神仙

中極黃老者真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主皇后素女宮也人亦有之黃庭真人道之父母也赤子之所生也已吾身也皇后者太

陰玄光玉女道之母也正在脾上中斗中也衣五色珠衣黃雲炁華蓋之下坐主哺養赤子常思兩乳下有日月日月中有黃精赤炁來入絳宮復來入黃庭紫房中黃精赤炁填滿太倉中赤子當胃管中正南面坐飲食黃精赤氣即飽矣百病除去萬災不干非常思存之上爲真人故曰同出而異名也有注云日月同出異名太素鄉中元里中黃真人字黃裳子主辟穀令人神明作小作大常以鷄鳴食時祝曰

黃裳子黃裳子黃庭真人在于己爲我致藥酒松脯粳糧黍臠諸可食飲者令立至祝訖瞑目有頃閉口咽之二七過即飽矣

第十二神仙

吾者道子之也人亦有之非獨吾也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珠玉床上黃雲華蓋覆之衣五絲珠衣母在其右抱而養之父在其左上敬而護之故父曰陵陽字子明母曰太陰字玄光玉女已身爲元陽字子丹真人字仲黃真吾之師也常教吾神仙長生之道

常侍吾左右休舍太倉在脾中與黃裳子共宿衛吾給事神所當得主致行廚故常思真人子丹正在太倉胃管中正南面坐食黃精赤氣飲服醴泉元陽子丹長九分思之令與己身等也父母養之乃得仙仙常自念己身在胃管中童子服五色絲衣坐珠玉之床黃雲赤氣爲帳食黃金玉餌服神丹芝草飲醴泉乘黃雲氣五色珠玉之車駕十二飛龍二十四白虎三十六朱鳥思之九年乘雲去世上謁道君五方從官凡三萬六千神舉吾宗族皆得仙道白日昇天常以四時祠吾祖先正月亥日鷄鳴時祠郊廟二月亥日祠社稷風伯雨師四月五月申卯日七月八月己午日十月十一月卯戌日四季月不祠但解滂土公遂去伏尸耳郊在頭上腦戶中廟在頂後骨之上社在脾左端稷在大腸窮風伯在八門八門者在臍旁五城十二樓也雨師在小腸窮四瀆雲氣出崐崙弱水在胞中諸神食廚在於太倉中以次呼神名召之勿忘也

第十三神仙



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人亦有之在臍中太一君人之侯王也柱天大將軍特進侯也主身中萬二千神中極鄉璇璣里姓王名陽字靈子冠三縫之冠衣絳章單衣長九分思之亦長三寸其大與自身等也太一君有八使者八卦神也太一在中央主總閱諸神案比定錄不得通亡八使者以八節之日上對太一故臍中名爲太淵都鄉之府也常以秋分之日案此算之齋戒沐浴端臥三日勿出日三呼之三

拜正坐瞑目祝曰  
五藏之君魂魄諸神某乞長生無得離身常與形合同成爲一身男女各三通常以八節日於室中向其王池再拜瞑目祝曰  
大道鴻津鴻津天節之日萬兆魂魄皆上諸天真人身與神合某甲欲得長生獨在空室之中不豫死籍數男女各三通常以十二月晦日宿夜晝朝至平旦於室中向寅地再拜祝曰  
鴻津鴻津某受大道之恩太清玄真願還某甲去歲之年魂魄保身男女各三通

第十四神仙

事常當存念留之即長生矣故太一常以晦朔八節日夜半時五城擊鼓集召諸神校定功德謀議善惡有錄者延命衆神共舉無錄者終亡司命絕去生籍故常以晦朔八節之日夜欲卧時念上太一中太一下太一五城十二樓真人祝曰  
天帝太一君天帝太一君敬存諸神與之相親司錄司命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某生文皆當言長生

第十五神仙

五城真人者五方五帝之神名也東方之神名曰句芒子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南方之神名曰祝融子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西方之神名曰蓐收子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北方之神名曰禺強子號曰玄冥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此皆后神也天地人神等耳風伯神名吒君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諸神常當存念之令與司命君司錄君共削去某死籍即爲真人長生矣不與相知



存念之即為疾風暴雨雷霹靂持子速去  
殺子之身埋子深山投子深淵或為毒氣所  
中眾鬼害人子欲為道宜致敬之此神能害  
人王者之治不可不知也中央之神名曰黃  
裳子號曰黃神彭祖中央黃帝君也與中太  
一并治度人命愛養善人成就人常侍黃天  
真人人亦有之常侍真人名曰子丹給神所  
得兆欲志道常思念之即不飢渴長生人視  
上為真人能致行廚役使鬼神社稷河伯之  
神名曰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第十六神仙

八卦天神下遊於人間宿衛太一為八方使  
者主八節日上計校定吉凶乾坤神字仲尼號  
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艮神字照光玉震神  
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文昌坤神  
字楊翟王號曰女媧兌神字一世注一云常  
以八節之日存念之其神皆在臍中令人延  
年

第十七神仙

丹田者人之根也精神之所藏也五炁之元

也赤子之府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月水主  
生子合和陰陽之門戶也在臍下三寸附著  
脊脊兩腎根也丹田之中中赤左青右黃上  
白下黑方圓四寸之中所以在臍下三寸者  
言法天地人天一地二人三時四故曰四寸  
法五行故有五色清水鄉教丘里丹田名藏  
精宮神姓乳名立字仲尼傳之為師也兆常  
以夜半存心之赤炁上行至絳宮華蓋各右  
繞之太一入黃庭滿太倉養赤子復入太淵  
忽忽不知所在復念太一炁還入丹田中止  
常念太一玄光道母養真人子丹正吾身也  
目兆名也勿忘之

第十八神仙

大腸小腸為元梁使者主逐捕邪氣三焦關  
元為左社右稷主捕奸賊上焦元氣上入頭  
中為宗廟兆身與天地等也天地萬物不可  
犯觸也天地之神則知之矣而人身體四支  
亦不可傷也有痛癢者神亦知之由是言之  
昭然明矣天不可欺地不可負修身慎行勿  
令懈怠也兆欲除邪氣治百病咏齒三七過

祝曰

左社右稷元梁使者逐捕災殃急急如律令  
五咽一呪三十咽止一日一夜三日六十咽  
三十日邪氣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愈  
三蟲皆死三尸走出面目生光與神為友六  
祝一止十二為之一周

第十九神仙

兩腎間名曰大海一名弱水中有神龜呼吸  
元炁流行作為風雨通氣四支無不知者上  
有九人三三為位左有韓眾右有范蠡中有  
大城子左為司徒公右為司空公中有太一  
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水素女中有玄光  
玉女玄光玉女者道元氣之母也左有司錄  
右有司命風伯雨師雷電送迎仙人玉女宿  
衛門戶故名曰太淵之宮先正紫房官太一  
玄女赤子故玄女常戴太白明星耳著大明  
之珠光照一身中即延年而不死也

第二十神仙

胃為太倉三皇五帝之廚府也房心為天子  
之宮諸神皆就太倉中飲食故胃為太倉日



月三道之所行也又為大海中有神龜神龜上有七星北斗正在中央其龜黃色狀如黃金盤左右日月照之故臍下為地中中有五嶽四瀆水泉交通崑崙弱水沈沈澠澠玄冥之淵也日月之行故天晝日照於地下萬神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下在臍中照於丹田臍中萬神皆得其明也夜日在胃中上照於胃中萬神行遊嬉戲相與言語故令人有夢也天不掩人不備故召其神問善惡吉凶之事令賢者自慎也夜月在臍中下照於萬神晝月在胃中上照胃中萬神更相上下無有休息故胃中神十二人諫議大夫名曰黃震子黃騰子中黃子主傳相太子玄光玉女主取金液神丹芝草玉液松脯諸可飲食者立至矣

### 第二十一神仙

兆審欲得神仙當知天地父母赤子處兆汝為道不可不知此五神名也當自苦耳知之行之堅守之常念之即神仙矣經中俱有但當心解耳既知其神當須得太一神丹金液

乃得神仙耳諸神元炁虛无為自然為聖人耳不為俗人所施也兆不能服神丹金液勞精思念當自苦耳故謂兆汝晝日常念臍中有日赤黃精炁光明照于臍中胃中有月白光赤黃精炁填滿胃中暮卧念日在胃中赤黃精炁光明照於胃中月在臍中赤黃白光精炁照於臍中以此為常萬世無止

### 第二十二神仙

頭髮神七人七星精也神字祿之兩目神六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頭上神三人東王父也腦戶中神三人泥丸君也眉間神三人南極老人元光天靈君也兩耳神四人陰陽之精也字嬌女鼻人中神一人名太一字通虛本天靈也口旁神二人尉宰守神也口中神一人太一君也字丹朱頤下神三人太陰神也頸外神二人玉女君也兩手中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魂陰項中神二人字上間也肩背神二人少陰少陽之精也字女爵胃中神二人虎賁神也兩乳下日月也日月中有大神各一人王父母也兩腋下

神二人魂魄兆神也小腹中神二人玉女也兩脰內神二人亦玉女也字陰隱兩脰神二人金木神也字隨孔子兩足神二人太陰之精也字柱天力士頭髮神字祿之兩耳神字嬌女兩目神字英明玄光鼻孔中神字通虛口神字丹朱肩背神字朱雀一云字女爵兩手神字鬼陰上元神字威成子中元神字中黃子下元神字明光子一云字命光陰神字窮英兩脰神字陰隱兩膝神字樞公兆欲卧瞑目從上次三呼之竟乃止其有病痛處即九呼其神令治之百病悉去即為神仙矣。

### 第二十三神仙

肺神八人太和君也名曰玉真官尚書府也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乘白雲炁之車驂駕白虎或乘白龍心神九人太尉公也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元光也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乘赤雲炁之車朱雀為蓋丹蛇為柄驂駕朱雀或乘赤龍肝神七人老子君也名曰明堂官蘭臺府也其從官三十六百人乘青雲炁之車驂駕青龍或乘白鹿膽神五人太一道



君也居紫房宮乘五彩玄黃紫蓋珠玉雲炁之車駢駕六飛龍從官三千六百人脾神五人玄光玉女子丹母也乘黃金珠玉雲炁之車駢駕鳳凰或乘黃龍從官三千六百人真人子丹在上卧胃管中黃雲炁為帳珠玉為牀食黃金玉餌飲醴泉玉液服太一神丹嗽玉李芝草存而養之九年成真矣千乘萬騎上謁太上黃道君東謁王父西謁王母南謁老人元光之前真人得道與天地合元陽子丹者吾也吾道成乃去白日昇天或乘黃金雲炁珠玉之車駢駕六飛龍轡无極之馬從官凡萬八千人天師大神使萬八千人來下著吾身合三萬六千人故能白日昇天也胃神十二人五元之炁諫議大夫也臍中神五人太一八人凡十三人合二十五人五行陰陽之神也神龜之上神三人玄女虛无道母也腎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廷尉卿也乘神龜之車駕六鯉魚一云白魚玄白雲炁之蓋丹田神三人人之根也三合成德以應道數也三焦神六人左社右稷風

伯雨師雷電霹靂也大腸小腸神二人為元梁使者虎賁神二人為力士在朱雀闕門延年益算為齡下侍真人鳳凰閣玄谷神五人將軍司馬也陰神三人上將軍也萬神之精也男子字窮英女子字丹城天之神萬八千人之神萬八千人都合三萬六千人共舉一身昇天即神仙矣

第二十四神仙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黃素玉女西方之神女名曰白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女左為常陽右為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五行之道常以所勝好者為妻假令今日甲乙木木勝土則甲以巳為妻故言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戊癸此皆夫妻合會之日也言肝膽木也木帝以中宮戊巳素玉為妻他皆效此此二神玉女之來敬而侍之慎無妻也妻之殺人終不得道也兆欲為道慎勿姪姪即死矣此玉女可使取玉漿致行廚也

第二十五神仙

太上神字元光太一君其欲得太一之神也非心神也乃天神南極老人元光也下在人心常以平旦日中甲午日丙午日呼之曰南極老人元光太一君某甲欲願得太一神丹長生之道因瞑目念心中太一童子衣絳章單衣其色正赤黃如日九十息頓止心中神字光堅中太一中極君也在脾中主養光身常以鷄鳴食時日西黃昏時辰戌丑未日呼之曰中極光堅太一君某甲欲得真人神仙黃庭之道因瞑目默念黃炁滿太倉胃管中脾上有一黃人五十息頓止心下神字玄谷北極君也玄光道母也常以夜半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日呼之曰北極君玄谷道母某甲願欲得金液醴泉可飲食者因瞑目念腎間有白炁中有神龜龜上有玄女女右有司命左有司錄見之呼曰司命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甲死籍著玉曆生錄皆當言長生故曰能知三神字可以還命延年此三神者乃天地神道君三元君字也人之先也常念勿忘也三元天之貴神是也



第二十六神仙

子欲為道當先歷藏皆見其神乃有信有信之積神自告之也先念天靈君天靈君青身白頭正在眉間思之三日即見其神念玄膺狀正赤生先念咽喉中正白如銀環十二重凡三日念遍乃念肺色正白名曰鴻鴻七日念心色正赤名曰啍啍九日念肝色正青名曰藍藍三日念膽色正青名曰護護三日念脾色正黃名曰俾俾五日念胃色正黃名曰旦旦五日念腎色正黑名曰澍澍三口念臍中太一色赤人名曰玉靈子三日念大腸正白色名曰朋朋一作洞洞七日念小腸色正赤名曰契契九日念丹田色正赤中有赤人名曰藏精三日念玄文方丈其中有人到住七日念金玉印乾燥完堅三日念玄英正黑潤澤有光三日念兩脾一作脞左右脾內各有一玉女衣絳帔襦青裙正立兩脞上三日念兩足下各有一人正白三日念為道竟矣不出靜室辭庶俗赴清虛先齋戒節飲食乃依道而思之

第二十七神仙

子審欲為道神仙不死當先去三蟲下伏尸三日百六十息食氣三十通一止九十通一休息日四為之常夜半鷄鳴時祝曰東方青牙紫雲流霞飲食青牙服食朝華三咽之南方朱丹煥耀徘徊服食朱丹飲以丹池三咽之中央黃炁黃庭高仙服食黃炁飲之醴泉三咽之西方明石皓靈金質服食明石飲以金液三咽之北方玄滋玄珠潤滋服食玄滋飲以玉飴三咽之如此三十日三蟲皆死伏尸走去而三神正炁自安定伏尸不敢復還兆身中即神仙不死玉字金名乘雲而上昇

太上老君中經卷上

卷八

十八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第二十八神仙

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時拊心祝曰蒼林玄龜流水如何炎火周身身一作官安能知他道來歸已道來歸已因念肝色正青潤澤生光其上高危在左方次念膽色正青圓中黃外青潤澤清滋傍生拊心著肝肝覆其巔此道之始也念之既畢乃呼其神曰肉一作皮子藍藍與已為友留為已使某欲得太一神丹服食之令某甲長生勿去某身常在紫房宮中與道合同也因瞑目念曰精青炁來下著身入鼻孔中念肝色青炁與之合於目前來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青炁周徧一身中九十息止至乙日復存其神呼曰太一紫宮一作素房素女與已為友留為已使某甲欲得太一華符服之至甲寅乙卯之日復存之

第二十九神仙

常以六丙之日禺中時拊心祝曰朱雀丹液天海地河願求不死服食天和一作和因瞑目念心色正赤如日在肺葉間乃

退九



止念日精赤黃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思行赤炁周徧一身中百八十息止呼其神曰李尚李尚一作李常曾子與已爲友留爲已使某甲願求太一神丹如金可飲食者常在絳宮中與已合同至丁日復存其神呼曰天皇絳宮玉女與已爲友留爲已使某甲欲得天皇長生之道至丙午丁巳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神仙

常以六戌之日鷄鳴時日西黃昏時拊心祝。天道天道願得不老壽比中皇昇天常早願延其命與道長久因瞑目念脾中黃炁來上至口中上念天精黃炁來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止思行黃炁周徧一身中百五十息止呼其神曰玄光玉女養子赤子真人子丹服食元炁飲宴醴泉故言一身神有父母凡三人至己日復存之呼其神曰真人黃庭玉女與已爲友留爲已使某甲欲求真人黃庭神仙之道至戊辰己未戊戌己丑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一神仙

常以六庚之日日晡時拊心祝曰  
本子本子白雲卒起霧合萬里願雲來歸已常爲我使反復仙命終而復始因瞑目念肺色正白令白炁來上至口中念曰天精白炁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思行白炁周徧一身中百四十息止呼其神曰先生澍澍與已爲友留爲已使奉持華蓋金液玉英常在勿出侍我道君共合爲一身至辛日復存其神曰光黃玉堂青腰玉女與已爲友留爲已使某甲欲得彭祖長生不死之藥服之至庚申辛酉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二神仙

常以六壬之日夜半時拊心祝曰  
願觀天鏡玄滋玉池還白使黑常爲嬰兒神來歸已五藏相隨因瞑目念兩腎間白炁周行一身中十二徧翕然布散流行四肢乃復念兩腎魏魄狀如雙鯉魚右黑左赤俠脊而居炫耀光明相照一身中乃念青天太清元炁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一九而止思行太

清白元炁周徧一身還藏丹田中呼其神曰司錄六丁玉女削去其死籍使其甲長生上爲真人十二太一皆當言生至壬子癸亥之日復存之

第三十三神仙

所存念五臟神皆畢乃更念玄釐玉英金液恒勿忘也更念玄釐欲其潤澤而起行列也別念玉英其中有一人大面倒豎小童子服飾也存之欲令堅強長大自信也念金液欲令其乾燥而緩也如紫殼盛水銀也念此盡徧而復存之法十二周精神處之和炁自來百病去除壽命與天地期長生無極安知死時

第三十四神仙

食日之精可以長生緣茲上天上謁道君其法常以月一日二日五日七日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日初出時被髮向日瞑目念心中有一小童子衣絳衣文彩五色灼灼正赤兩手掌中亦正赤以兩手掌摩面下至心止十二反爲之念天日精正赤黃炁來下在



目前存入口中咽之一九以手摩送之拊心祝曰

景君元陽與我合德俱養絳宮中小童子須臾復念心下至丹田中止以手摩送之以日託心心待日精已乃神仙矣

### 第三十五神仙

食月之精以養腎根白髮復黑齒落更生已乃得神仙常以夜半時思腎間白炁周行一身中上至腦戶下至足心自然之道易至難行常以月十五日向月祝曰

月君子光與我合德養我丹田中小童子因瞑目念月白黃精氣來下在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以手摩送之下至丹田之中丹田中氣正赤氣中有一人長九分小童子也衣朱衣故丹田中赤外黑左青右黃上白五色氣已俱但以其月託腎腎得月精乃得陞沉丹田中赤者太陽之精也心火之炁也其外黑者太陰之精也腎水之氣也其左青者少陽之精也肝木之氣也其右黃者中和之精也脾土之氣也其上白者如銀盤而照覆

之者少陰之精也肺金之炁也其中有五人即五臟之太子也五行之精神也人須得丹田成乃為真人故生子仁者肝之精也禮容者心之精也義慧者肺之精也和樂者腎之精也忠信篤厚者脾之精也辯勇者膽之精也

建元

五

也緩和者膽之炁衰也盲者肝之炁衰也懦者肺之炁衰也癩者心之炁衰也濡者腎之炁衰也不肖暗聾者脾之炁衰也其五臟衰者皆自見於已也憂悲不樂則傷肝傷肝則目瞑頭白當思腎心以養之淫樂過度即傷腎傷腎則腰疼痛身沉重大小便膿血思肝肝以養之恚怒則傷心傷心則病強吐血思肝脾以養之遭患憂難則傷肺傷肺則思脾腎以養之飲食絕飽酒醉過度則傷脾傷脾則思心肺以養之令其子毋相養之即病愈疾除

求神仙之人惡傷五藏學士明照之

### 第三十六神仙

食太極之精乃得長生常以六戊之日時加其辰辰一作神道士於室中冠帶北向再拜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

長生暮夜卧上念北斗太極中央大明星精

正黃炁來下在光目前入口中咽之三五而

止黃精炁填滿太倉黃庭中下至丹田中乃

念絳宮中有一赤人紫房宮中有五人太一

君在其中老子仙人仲成子在左太和曲文

子在右明堂宮中有玄光玉女左有黃裳子

右有中黃真人俱宿衛真人子丹也乃復下

念玉堂三公呼曰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甲

死籍令某甲長生炁定乃復念真人子丹在

胃管中祝曰

玄光玉女養我真人子丹服食元炁飲嚙醴

泉以北斗中極託脾脾得斗極之精乃為真

人

### 第三十七神仙

肺為尚書肝為蘭臺心為太尉公左腎為司

徒公右腎為司空公脾為皇后貴人夫人膽

為天子大道君胃為太倉太子之府也吾之

舍也大腸小腸為元梁使者下元氣為大鴻

臚中元氣為八十一元士上元炁為高車使

者通神於上皇故肺為玉堂宮心為絳宮朱



霍闕門腎爲北極幽關玄武掖門脾爲明堂  
侍中省閣也胃爲上海日月之所宿也臍爲  
下海日月更相上下至胃中故太初者元炁  
之始也道也一也心上爲天太始者爲萬物  
之始也山川也地也爲腎太素者人之始也  
精也脾也土也上亦有三宮兩目爲絳宮兩  
耳爲玉堂宮鼻口爲明堂宮眉間爲郊山能  
合三元炁以養其真人小童子則列然微視  
矣

老君曰萬道衆多但存一念子丹耳一遺也  
在紫房宮中者膽也子丹者吾也吾者正已  
身也道畢此矣

### 第三十八神仙

道士鍊水銀消沙液珠玉八石以作神丹服  
一刀圭飛昇天宮身常食氣乃得長生神仙  
存神食丹乃爲真人真人得道<sup>上</sup>上皇治  
故真人以水土冥溟浩浩天地瀆瀆濛濛不  
知所存藏萬八千歲乃成天地人故真人以  
土作人呼吸飲食從騎伏使令土不得獨處  
人不得獨存故言黃土本人之先也真人去

之上昇九天世人無道下入黃泉益土三升  
子<sup>一作無骨筋</sup>助一本故九天丈人有言曰食  
於天者以身報天上爲真人<sup>神仙</sup>食於地者  
以身報地下爲尸鬼食於人者以身報人骨  
毛棄捐兆欲爲道勿食飛鳥天之所生殺之  
數數減子壽年人畜食之可以爲廚宰六畜  
也避六丁神獸類也勿食丁卯兔也丁丑牛  
也丁亥猪也丁酉雞也丁未羊也丁巳蛇也  
此大禁之六丁神之諱也乘炁服丹入室之  
時無食生物禁食五畜肉五畜肉者馬牛羊  
猪狗也但得食鷄子魚耳禁食五辛臭惡自  
死之物慎勿食服丹尚可乘蹻禁之

### 第三十九神仙

道者吾也上上中極君也兆常以日出時日  
中時酉時夜半時<sup>中一云日上</sup>念太極中央太  
黃星其精氣來下在兆額上眉間止正赤黃  
白如日狀以意致之下入口中咽之令其氣  
下入絳宮紫房黃庭中咽之三五而止祝曰  
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某甲好道願  
得長生此吾之氣也吾從此氣生念之萬遍

無止也令兆長生上爲真人雲車下迎飛昇  
天宮上謁上帝南極老人元光之前

老君曰聖人銷珠賢人水玉銷珠水玉其道  
同法銷珠者服日之精左目日也水玉者食  
月之精右目月也被髮正偃卧瞑目常念兩  
目中黃精赤氣來下入口中咽之三九而止  
令人神明微視八方食肺之精常念肺中白  
氣來上出至咽喉入口中咽之三七而止令  
人神明身生光澤辟邪致神玉女侍之即長  
生辟百鬼矣常念身中小童子衣絳衣在心  
中央中央即神明也時念心中有紫華蓋下  
有一人著赤幘大冠絳單衣銜箭引弩憤然  
而噴即能辟兵役使鬼神矣

### 第四十神仙

常思頂中紫雲出如車蓋狀如火氣文彩五  
色上與天連以意極布之與天相率下念胃  
中黃氣如橘忽長稍大身形如日念目下元  
氣赤人黃人道氣行布四肢登高入日中<sup>登</sup>  
<sup>一作登</sup>臺上至絳宮紫房太一祝曰  
太一北極敬告諸神常令魂魄安寧無離某



甲身是謂自然無形者也

#### 第四十一神仙

鬼箭十二可以辟兵常思心中十二芝莖上與肺連以意挹之名曰鬼箭兆常行之五兵自辟凶惡自亡以擊四夷捐擣電光但聞兵槍刀戟金銀天神皆助真也雷公擊鼓也太白揚光白帝持鸞蚺尤辟兵青龍守門武夷在庭騰蛇玄武主辟凶殃白兔擣藥蟾蜍在傍太一和劑彭祖先常服一刀圭面目生光身出毛羽上謁上皇此道也使諸神氣與子合同慎之勿解殆也

#### 第四十二神仙

常以庚申之日申時被髮西南首申地偃卧縱體瞑目念肺正白潤澤光明中有芝草莖大如小指其中空而明下與心相連其中有青赤氣上下交通出心入肺之中念之至下晡時止肺者人之天也心者人之日也日氣上出如赤丹之精未嘗有之時人須得此氣以生耳失此氣者則死矣名曰自然之道道通神靈矣

#### 第四十三神仙

常念心中赤氣如日內青外黑三合成德以應道數師曰常以平旦念心中正赤如日日中有人著大冠赤幘衣絳單衣兆見之呼曰天皇太一君使某甲長生為真人

#### 第四十四神仙

還精絳官之中法常以月一日十五日晦日以日初出時被髮東首向日卧以兩手摩兩乳間下至心九反而止柑心言曰神首神還絳官無離已身神乎安居靜處與已言語如此三乃止師曰每摩兩乳間者使氣上下通也拊摩其心存小童子此名虛無還精絳官者月三日為之也神仙之道也

#### 第四十五神仙

元陽亦人太一也元陽道君中太一也元陽子丹已吾身也元陽玄光玉女道之母也元陽皇人太一王也元陽丹田藏精官也師曰元者氣也陽者日也當思心中有日日有赤人著赤幘大冠衣絳單衣次思膽中有太白明星三光耀而相照星上各有一人衣絳朱

衣冠九德之冠道君在中央左有老子仲成

子右有太和曲文子凡五人是一也次念脾上正黃中有日日中有三人道母玄光玉女在中央左有黃棠子右有中黃直次念胃管中有真人子丹坐珠玉之牀上黃金色雲氣為帳玉女小童子侍之次念臍中太一衣五絳朱衣冠三絳之冠左青人右有白人前有赤人後有黑人次念丹田中有赤氣赤氣中有三人赤人在中央左有青人右有黃人赤氣繞之內青外黑上白中黃念此畢卧有所見神氣來語人也

#### 第四十六神仙

常念脾中有黃氣升上至口中咽之三五而止即飽矣可以辟穀坐在立亡師曰常思脾中有日日中有黃金匱匱中有書封之以黃玉印印廣三寸字曰威喜精而思之則邪自出光能見而讀之心開目明即時神仙矣

#### 第四十七神仙

常思念胃中正白如凝脂中有黃氣填滿太倉上至口中咽之即飽師曰胃者太倉也諸



神皆就太倉中飲食中黃金釜金甌玉女小童主給使之故呼曰黃裳子致行廚矣

第四十八神仙

腎者元氣之根也常思腎間白氣上升至頭中下至足心十指之端周行一身中十二遍而止手足皆熱可以不飢不渴不寒令人不老白髮復黑兆常念行之

第四十九神仙

常以月朔望日思兩腎間白氣上頂中下至足心神龜五彩為甲文若總系上有玄光玉女二公相對坐前有太一後有玄冥司錄司命共議死生人精念之三十息止呪曰司錄君司命君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著上生文此當言長生神龜呼吸吐故納新恣意所為白龜之神元氣布行四肢皆溫人須得腎氣神龜呼吸乃生耳常以甲子日及壬子日存行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神仙

常以甲午之日日中時被髮南首偃卧瞑目念臍下三寸丹田中黃其氣正赤大如手掌

其外黑次其外青臍上有白氣覆之肺氣也左有青右有黃各大如手掌此三者肝氣脾氣肺氣師曰丹田中赤者太陽氣其外黑者太陰氣次外青者少陽氣三合成德三氣守之即長生矣

第五十一神仙

心為虛腎為元虛氣以清上為天元氣以寧下為地入於太淵故虛氣生為呼元氣生為噓心為日腎為月脾為斗心氣下腎氣上合即為一布行四肢不休息故心為血腎為氣合即流行名曰脉脉者魂魄人之容也魂魄以去主人寂寂故百脉盡即氣絕氣絕即死矣是以為道者不可不存其神養其根益其氣光汝努力將去矣真人得道萬八千歲一會道士得道千歲一會故作中經以遺後世本上皇藏之金匱道人得千金勿傳出也

第五十二神仙

三元之日會合於己亥三元者太一太陰宮氣是也三元俱起己亥太一左行歲一辰害

氣右行四孟歲行一孟太陰右行三歲一辰九年行方四九三十六年三元俱合於亥三合之歲水旱兵飢災害並起三合之歲陰陽隔并感天動地害氣流行晝行則傷穀中有人即疾疫中穀即飢貴兆汝居其間不能自生也可不努力勉時學道哉當期之世水旱蝗蟲五穀飢貴兵革並起人民疾疫道路不通負老提幼散流他方其父母妻子兄弟哀氣內發摧肝絕腸略為奴婢不知縣鄉於期乃欲學道豈不晚哉豈不晚哉吾深戒子存神作丹早自防即遭亂世遠去深藏聖主明世道可照而行也故天地之會四十五歲一小貴九十歲一小飢一百八十歲一大貴三百六十歲一大飢五百歲賢者一小千歲聖人一小聚三千六百歲聖大會萬八千歲真人一小出治三萬六千歲至極仙人一出治三百六十萬歲天地一大合元氣溟津濛鴻元形人為萬物不知東西南北人化為禽獸禽獸化為人真人乃在元氣之上仙人乃在絕域无崖之際道人隱居可以貴重也



第五十三神仙

天都京兆合在勾陳之左端號曰安德君主與天太一北君共竿計說諸神主人魂魄會於南極有錄者延壽衆神共舉之無錄者終矣司命絕云之人魂魄會於北極有功德於人天地萬物者子孫富貴壽考鮮明身得封侯復出爲人無德者有三一曰殘賊酷虐害逆天地四時二曰呪詛嫉妬淫泆慢易天地神靈三曰不孝不忠盜竊陰賊推埋殺人犯此三者子孫絕滅人生自有三命至聚婦嫁女復定其一命移徙葬埋復定其一命得吉身者壽考子孫富貴得凶者死子孫貧困屯汝居世間當何著于天地神可畏也故天置日月北斗二十八宿五星主之六甲六丁諸神主行民間兆汝不知汝甚可畏之常復有邪鬼精魅至於家鬼不祥里社水土公司命門戶井竈清濁太陰水漬皆能殺人者兆汝欲却邪辟鬼當被符次服神藥符者天地之信也藥者人之丹也蓋其氣力身輕堅強即邪氣官鬼不能中人也即成神仙矣鬼者神

之使也鬼見天信即去矣人亦有之京兆舍中極鄉璇璣里夏里黃公字德皇正在臍中太一是也一名玉靈子衣五彩朱衣總閱黃神常以八月秋分之日案比計竿常先之一日後之一日正節之日凡三日入室勿出常以鷄鳴時思之平旦召說之至日禺中時止爲之三日被髮西北向偃卧縱體無令他人見之豫敷家中人無得有聲先齋戒沐浴至其日入靜室中安心自定先祝之曰曾孫小兆某甲好道願得長生今日秋分之日天帝使者夏里黃公來下入吾身中案比總閱諸神不得通亡皆當來會從上三呼之比爲之日三呼之三日九呼之日中乃止即言曰司錄六丁玉女削去某死籍更著某長生神仙玉曆急急如律令即日有天帝无極君教自應曰諾下牀回向再拜謝天神一身道畢此矣

第五十四神仙

子欲知真人仙人何類仙人衣襟衣生毛羽真人無影衣五彩朱衣其居無常處東春南

夏西秋北冬浮游名山崑崙蓬萊大鄢九域之上時上謁上皇故真人得道八千萬歲乘珠玉雲氣之車駕无極之馬時乘六飛龍佐上皇治中仙之士中天而上乘雲往來歷越海江下仙之士法當尸解晦日朝會拜禮不得解息當爲神使道非有所異也但有尊卑之故耳故百歲之人黃頭髮三百歲之人兩權起三百歲之人萬物耳四百歲之人面縱理五百歲之人方瞳子六百歲之人黃助聃七百歲之人骨體填八百歲之人腸爲筋九百歲之人延耳生千歲之人飛上天上謁上皇太一爲仙真人重瞳子故能徹視八方食芝服丹即不老人萬八千歲更爲童子男八女七從此始

第五十五神仙

子欲制百邪百鬼及老精魅常持符利劍亭水瓮上於中視其形影凡行出入卒逢非常怪物於日月光中視其形影皆可知也以丹書制百邪符置于瓮水上邪鬼見之皆自然消去矣諸邪鬼魅龍蛇虎豹六畜狐狸魚鼈



龜飛鳥麋鹿老木皆能為精物犯人者符刻之斬之付河伯社令當召今日直符使六丁神守之宿衛左文字在八十一首玄圖六甲官四十九真中亦有珠胎七機華蓋清觀皆能制百邪此四符者惡穢人不可服也當彼服威喜巨勝在契右射太極太清太玄陽章恭天包元氣太虛此大道也可常被服無所不防亦無禁忌也上制文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所願從心求自在心也不多言上封文曰皇天上帝太上道君天一太一北千君日月陰陽君司命君司錄君曾孫小兆王甲好道願得長生唯司命司錄君則去死籍更著長生玉曆仙籍定為真人臣某即日除為太一使者再拜受命上皇道君中黃門子再拜著契封符傳當清潔先解過常以歲四時除日及八節之日以酒脯於東流水上解過南流亦可神仙玄圖曰玉曆五十五章姓名符信本在上皇金匱玉笈玉簡中封之力重兆得之慎勿妄傳子慎之勿受錢之得其人即傳之可得神

仙吾時時自案行此二篇上下中經也吾常使司命教鬼守汝勿妄增減吾文一字不具吾即知之兆汝慎之慎之如吾言符與下字以丹青之此吾之信也兆汝審欲神仙當先服還丹金液存神即時仙矣上為真人兆汝不服神丹金液當自苦耳為寒溫風鬼所繫司命不救汝也道神無奈汝何兆為道溫衣適食守虛元為自然鬼亦不能救殺也年壽終竟自死矣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求死但自然老枯槁腐死其人亦如此矣吾以喻汝努力求師吾教八十一弟皆仙其十人布在民間遯遯穀仙吾越度秦項不出為漢出合於黃世見吾大吉

太上老君中經卷下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上七藏罪集福經附 退十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濁一靜一動清靜為本濁動為末故陽清陰濁陽動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清靜天下貴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而不能者心未澄欲未遣故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常清靜矣既常清靜及會其道與真道會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既無所得強名為得為化衆生開方便道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為得故言實無所得  
老君曰道不能得者為見有心既見有心則



見有身既見其身則見萬物既見萬物則生  
貪著既生貪著則生煩惱既生煩惱則生妄  
想妄想既生觸情迷惑便歸濁海流浪生死  
受地獄苦水與道隔人常清靜則自得道於  
是而說偈曰

天尊妙用常眼前 舉體動心皆自然  
息箇動心看動處 動處分明無際邊  
邊際由來本性空 非觀心照得虛空  
自悟因緣無自性 脩然直入紫微宮  
宮中宮外光且明 萬法圓中一道平  
清心清鏡皎無礙 無礙無心心自在  
平等道平無有異 天堂地獄誰安置  
神既內寂不虧盈 善惡若空何處生  
只爲凡夫生異見 強於地上起縱橫  
縱橫遮莫千般苦 一一諦觀無主宰  
諦觀無主本無宗 只箇因緣即會中  
中間雖會常無會 放會無爲任物通  
若時有人知是經意行住坐卧若能志心念  
誦深心受持則能滅除元量一切宿障諸惡  
冤家皆得和合無受苦報邪魔外道道能降

伏告諸衆生欲度厄難各已清淨信受奉行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爾時

太上老君昔龍漢末劫在須彌山絕頂峯上  
與天仙地仙飛仙神仙十方衆集於頂上  
宣說道法以善眼觀瞻南閻無極衆生家家  
盡有瘟氣官府口舌破財失職人口死亡之  
患尋時召北斗七真訊問天下萬姓盡遭其  
事是時北斗七真乃整衣冠端簡向前瞻禮  
三拜上奏

老君曰納臣之言萬民不信三寶背正信邪  
十惡五逆不解回心向善逐月上七亦無燒  
奏懺洗身心保安骨肉是時斗口使者每到  
上七抄劄善惡上奏天曹滅尅祿壽致令有  
此禍害上奏

老君善哉善哉北斗七真善能奏對利益之  
事衆生不知不覺豈懼災危北斗七真可先  
爲十大滅罪消災興福助善天尊若善男子  
善女人聞此上七妙經供養燒香對聖念誦  
者能消開眼合口生身所造罪障業障即隨  
聖號消滅一切所作之罪是時



老君即說名曰

貪狼天尊願我宅舍得安寧

巨門天尊願我父母保長生

祿存天尊願我榮業得稱情

文曲天尊願我閭門盡康健

廉貞天尊願我子孫保榮盛

武曲天尊願我眾惡永消滅

破軍天尊願我六畜保興生

輔弼天尊願我疾病得痊癒

三台天尊願我財物不虛耗

華蓋天尊願我橫事永不起

○道言凡俗無知上七真聖每月降在人間可

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隨力章醮福德增崇

其有上七善男善女不信香火此為輕生迷

本不愧人身天司奪祿減算如此之人身謝

之後漂諸六趣生禽獸中永失人身上七之

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燒香進奏善達天曹

世世身富聰明人中殊勝其有男子女人生

身果薄貧窮縱知上七無力修奉可以酌水

獻華望北斗稽首禮拜念北斗十大天尊及

通十

本命真君名號者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

災厄蠲消獲福無量福壽增延保安家眷以

今轉經功德先用裝嚴上界諸天十方大聖

國王帝主師尊父母下為今時轉經弟子一

家大小各乞平安次及法界眾生俱離苦源

齊登道果而作誦曰

於是七元君

大聖善通靈

濟度諸厄難

接出苦眾生

若有咨告者

持誦保安寧

盡憑生百福

皆由奉此經

○道言說經將畢龍鶴天仙來迎

老君還於玉京是時

老君重告北斗七真曰可以宣揚正教濟度

眾生福利無邊同霑上善若善男子善女人

一生恭敬轉念此經信受三十年者天曹有

字地府除名祿盡壽終不居幽界一還昇天

十王案上永絕姓名是時

北斗七星成道真人再拜

老君流傳在世廣行傳度勿云非人誠慎之

焉

通十

太上老君說上七滅罪集福妙經



進鬻子表

顏一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幸與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綸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舊能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親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

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

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揖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上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達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繼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導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管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建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爲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爲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爲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爲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僞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謫也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

而不能必見信

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

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也

故非非者行是

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

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

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

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

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

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斤八極高而無際  
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  
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  
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  
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

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

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言往日也雖臨馭億兆而不獨專從

師問道以政術之門曰

敢問人有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事心迹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

對曰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然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

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

喪其軀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

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

四凶就戮夏癸絕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

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終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

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

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

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昔者以遠喻

近為之勸也

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

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資兆庶

人皆效力以成其功也

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

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

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

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



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

而功最於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爲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爲君之福者也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

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齊明道大不淪可以崇遠也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爲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

史官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利萬姓作

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與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韜鞞鐘鼓堯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

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爲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禹爲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爲士師以理獄訟垂爲共工以典衆作

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爲秩宗以典三禮夔爲樂政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

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開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爲盛

故百代不易爲福爲教也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爲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爲人始也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跡不見其賢

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更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故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

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

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

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爲時須王者必任



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常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忠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飭焉

民者積愚也

冥然無知愚之謂也

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用之也

士民若之明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也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衆知明以探風聲察於

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已取賢唯聖者能之

民者吏之程也

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

察吏於民然後隨

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主去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卑也

極卑下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聖主不違人以獨用也

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

愛樂之多少殊別也

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

人愛之多則必堪爲政事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主之所拔不可失賢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

卿相者人主之杖故爲諸侯之丞也

故封侯之士秩出焉

賢者得之列士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

卿相者侯之本也

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爲侯之職在卿相也

鬻子卷上



樂子卷下

顛二

華州縣尉逢行註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爲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

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

知善不行者謂之狂

善者體道懷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爲善

而不行用者是狂悖之人也

知惡不改者謂之惑

惡者賊以喪軀人主爲惡於上則百姓爲惡而不悛者是惑惑

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

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貞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爲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捨晝夜頡頏肆惡曾無休息

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爲賢乎

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蒙哉而愚迹見於辭說也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愚者豈自以爲愚哉以智視之愚迹見矣

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爲智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爲政故同

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

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爲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化迹不及所以效也效其通道而常用之

昔者帝嚳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

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年矣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爲帝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效顓頊而行其言不能常習之也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珪德諧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成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

此以上七大夫之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俟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

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蜎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救弼諧故得天下咸又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百姓反斥救之

事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簏簾也

而置鞀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造五聲以揮擊傳聞也

為銘於簏簾

懸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

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鼓以動物故動合於道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

教寡人以事者振鐸

鐸金鈴木舌也所以事務有可行為所欲言者以振鐸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憂者聲悲聲消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

磬也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輶此之謂五聲

訟獄之事務於疾速故揮輶以陳之此以

上並刻銘於篋簾之文也

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一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非所宜憂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合上下應會無不至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不暇飽食聽政不疲朝廷閑靜然後無事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

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

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

主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寧豈自亂也所以安者智

謀之力也

智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

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重道修政作

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

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

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和所安也

而不知所避

富貴貧賤不相犯仁義禮則由其門無違

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

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敬讓道

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

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歟

上下相親謂之和

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上下同心是謂

和矣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

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

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

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兼愛萬物慈惻外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

桀保南巢夏禹之別導山川置立州國故

得天下免於暴亂百姓宅其所居仁遠乎

哉斯至仁也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苟

有違之而天下離叛非其所有也

凡萬物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而違其用豈得其器

哉

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

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

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其器於利遠矣

豈有成哉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  
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和與  
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維西伯以敬  
讓興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其人也豈妄  
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  
統理爲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  
歛其動也開闢是以廣大而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爲政焉

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  
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爲政以正之

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不能無殺

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

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殺之人

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也  
人化而爲善

萬物之中人其爲貴化而爲善理亦天常  
也

獸化而爲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飾非人之類豈不惡哉  
人而不善者謂之獸

人化而爲善是曰天常今爲不善者與彼  
飛虛躡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天在於上地在於下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克定萬物區別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  
於上也

有教然後有道

教述既彰約之以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名各立而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以統之夫數以一終十乃至千  
萬九九之數天之運度亦數之義也

曰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

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  
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  
也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  
或合於次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  
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此則日月  
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而於故處紀猶  
會者也

四者皆陳以爲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也此以上  
爲政之道當法則也

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爲之天周衛



始化之終安之無待之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聖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可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為政先故紀之為篇目矣

昔者

此昔者往日之辭也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

故使賢母弟王也

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

人命所懸理須詳正夫刑或濫其何則焉故不可輕殺不辜寧可失於有罪此亦寬仁之道也

無有無罪而見誅

罰而不明雖刑不禁言罰不施於有罪也

無有有功而不賞

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必加於有功也

戒之封

重稱戒者所以示於殷勤封康叔名也

誅賞之慎焉

賞之重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僭懼及於淫誅濫則懼及於善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罰得其辜則姦人以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需子卷下

公孫龍子卷上

趙人公孫龍著

類三

跡府第一

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資用者也夫眾材殊辯各有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制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輩時君之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

廐中無有而有驢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

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

穿會趙平原君家穿白素聞先生高誼願為

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

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

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故雖賢倍百龍不能過則安其所習毀所不悟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

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

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思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顧法則國無政故聖王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類能而仕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固以言明王通莫不  
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後曰何哉曰馬  
我之誤故舉白馬以混同異  
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  
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存物種類各有親疎也以養馬則馬色若  
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曰有白馬  
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  
不可謂無馬也不可以謂無馬者非馬也  
不可謂之無馬則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  
何也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  
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一白之於衆色也故  
色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衆使白馬乃馬  
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  
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  
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  
而疎於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  
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  
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  
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  
明矣君既私以待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  
君命乎故守白命馬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  
若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

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  
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也豈無人也曰馬固  
有非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  
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耳若使馬元無色而獨  
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  
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元無族而  
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  
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  
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  
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曰馬未  
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此實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白爲  
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馬  
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曰以有  
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  
可主責實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曰以有  
白馬爲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  
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黃  
馬非馬明執者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  
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擲異處此天下之悖  
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  
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

爲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擲異處之謂也凡棺  
槨之相待猶骨肉之相依骨亡齒不可異  
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夷待內內外相依天  
安矣若乃私諸夏而疎夷狄則夷狄叛矣  
兵伐遠人則君之命則諸夏不能獨輔君  
矣故取白恃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不離若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  
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  
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白實曰爲  
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  
爲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  
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物通有  
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  
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  
皆親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矣定白在馬者乃馬之馬者無去取於色故  
也白也安得自白爲白乎馬者無去取於色故  
黃黑皆所以應取也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  
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白馬者  
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  
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  
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  
當其所私而疎天下則天下各守其私殊  
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  
乎所私獨應命物通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  
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  
白馬非馬不取於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  
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在  
人私親而背疎則疎者叛矣疎有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  
獨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重鑒有餘  
視萬象於方寸而其神靜故能處親而無  
親萬國共貫也雖不取於親疎亦不捨於  
親萬國共貫也

### 公孫龍子卷上

#### 公孫龍子卷中

趙人公孫龍著

####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指相  
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  
天下無指物無  
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  
非之物則無一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  
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  
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謂之非指者天  
下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  
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  
下之所無未可而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  
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  
適其適不可謂之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火  
是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非安得謂之是非乎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即夫非指之物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  
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  
非有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  
而指非指也非指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  
指也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

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善御韓非善計彼  
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辰一不可故不為是  
也非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指而或謂  
之指者是彼此之物無相是以有不為指之  
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物以物適指故  
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指謂指也物適指故  
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二名或彼此更相

為指皆謂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  
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相彼故曰物不可  
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有非指者物  
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  
莫非指聖人求人是非之內乃得無是非以  
人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無指之指者  
既不能與物為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指故非指也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寂然矣誰謂指為非指  
乎誰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  
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指指者誰  
故非指乎明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  
而乃與為指反復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  
為物各有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  
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不可白與馬為二物曰  
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左右合二道也。不可合二以爲一，右亦不  
可合二以爲左。明二以無爲一之道也。**曰右**  
**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  
分右以爲二，亦不可分左以爲二。明一無爲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  
**二乎？曰可。**故子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  
**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一不變也。**曰：右**

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而左爲變類如化

爲物化之故也。以變而不改。

曰變隻何謂不得一隻鳥二片曰右為鳴

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

明二可一而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

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

亦不可爲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牛合羊非合謂之馬故二物不可爲一明矣牛合羊非合變爲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牛曰丁或曰

羊與牛佳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

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具有而或願焉。牛之

不爲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爲有餘矣以  
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

不爲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國不足矣

羴之乃無咎足於其分而俱適矣故牛  
自類牛而爲牛羊自殘羊而爲羊也

自立有自立之而年也年之而牛也才可是

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爲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爲羊又謂羊爲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爲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

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一  
也不可以爲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爲二矣則

若以羊牛爲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後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

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

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

言也  
曰右  
羊移  
有以  
足明  
牛君  
有臣  
足易  
雞職  
有而  
足變  
而亂  
不數  
其生  
足焉  
則人  
之左

而似各一足而巳然而麀數其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

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與馬以雞寧馬材不

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難以喻亂故等馬與難寧取於馬以馬有國  
用之材而雖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

是不材而與有於者也  
位以觀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曰青以白非

黃白以青非碧曰何昔曰青白不枯矣而枯

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礙於一物不相  
盈故又責以他物爲辨也夫青不與白爲青  
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水之色  
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  
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  
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害故  
曰相鄰不  
 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

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皆左右之不相雜

故不害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方也

於國焉故强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

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辨猶不一於  
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於黃

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

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

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才則金也才則

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  
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

白不勝爲青所驥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  
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闇也

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睦。

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丹青白不相

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含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偶

不凝而之白而為青所染是自不勝青之



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青所染  
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者白而明也青而  
白明也俗謂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  
用之封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  
故寧取於黃以類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正之  
於馬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之  
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為類暴之  
青而白也碧之材白猶不勝暴之暴則君臣

公孫龍子卷中

公孫龍子 卷下

公孫龍子卷下

趙人 公孫龍 著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  
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

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  
所見名與石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矣人手持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  
白得堅其舉也二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  
也非三也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  
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  
也非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曰天下無白  
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  
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  
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石不可以視石  
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衆質例皆可知石  
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質受天下未有  
實之物而石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  
形例皆可知石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  
形乃聚然則石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  
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  
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則堅藏矣手能  
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則堅藏矣手能  
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  
得其義非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  
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  
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其  
曰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  
也自藏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  
故得白石者自有白之實得堅者自有堅之  
之實也然則石若見白之實得堅者自有堅之  
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離  
之離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於石一也堅與  
則索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  
曰公孫龍與孔穿對辯於趙曰石之白石  
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為辯曰石之白石  
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  
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  
二物與石為三見與不見共為體其堅白廣  
修皆與石均而相盈宜非舉三名而合於一  
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  
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是不  
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夫堅  
萬物且猶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夫堅  
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  
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難主云因循於石知萬  
成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



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若相因乃一體故  
之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不相離則  
不相離其無已矣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  
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知與  
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故孰謂之  
不離以手知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  
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  
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  
乎離曰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  
以目代目之見堅乎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  
以手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不  
相離之離不相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  
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  
有若堅而堅藏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  
兼也亦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  
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  
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白固不能自白  
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白  
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  
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  
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  
白自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不  
惡能自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  
白於物而自白矣豈堅白石黃黑等色亦皆  
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後可見也色既

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顯其石矣天  
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  
反觀相見則堅白之與石故曰石其無有矣  
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  
若因是果謂果失也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  
果失不得矣故曰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  
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  
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  
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火  
白之物則目不能見火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  
見者謂目能見火矣夫火不見則神見矣然則  
火以目乃得見神矣夫神不見則火見矣然則  
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見矣推尋見者意  
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推是推  
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  
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其知則其神者  
滿復不知矣所不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  
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耳目口鼻能  
百骸與通千變萬化之神斯主焉而耳目口  
足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而目開  
堅不得而白而沉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  
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神也推  
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不離乎故物斯離  
不離也各不相離而相離不相離不相離不相  
聖人即物而實故物皆得性而靜故天下  
我同觀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廟朝以車服  
器無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  
其所實不曠焉位也眾萬之卑高器用之材  
人堪其職無政無闕出其所以位非位官器用  
過制或借於上或位其所位焉正也取其材之  
合於下皆非其位其所以正也以其所正  
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正者皆正以不正則亂  
於正則衆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  
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其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  
實故即名求實而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  
謂不行謂彼者數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  
行謂此而行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謂此而  
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故命而  
以爲命者彌不當也故當曰其以當不當也  
當也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其命矣以不  
天下皆以不當爲當所以又亂之矣故彼  
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  
則唯乎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  
當正也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者也者正形者也形正  
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  
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  
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  
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  
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  
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實是道治  
者謂之善人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  
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曰雖不待審察而  
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  
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  
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  
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吉吊切  
終微終則反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  
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  
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

故彼故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  
此且彼不可或以此彼名濫於此實而謂彼且  
相問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也知  
此之不在此也明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  
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  
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  
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  
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  
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  
不命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  
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  
至矣哉古之明王辯以教王道之至大者也  
夫王遣之所謂大者莫大於正名實也仲尼  
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  
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  
若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失名非物  
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遠矣物非名也而名  
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  
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  
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  
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卷下



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沉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之

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sub>虛</sub>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sub>音</sub>徵好膺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膺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

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sub>丁</sub>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sub>口</sub>之行求名而已故明



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工倕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扶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補賦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

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求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考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憚賢涉切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

俗所不與苟文義切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力傷切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繫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也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音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爭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持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聞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憲貴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譙故毀其子不殊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也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泣敢賀王王得

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微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舉世非之則



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  
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  
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  
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  
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  
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  
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  
用則亂有法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  
未之有也

尹文子卷上

尹文子卷下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  
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  
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  
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  
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  
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  
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  
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分刑者所  
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  
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  
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  
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  
羣生所察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  
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  
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  
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  
長多勝切證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

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富  
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  
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  
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  
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庫充實兵甲勁利封疆  
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  
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  
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  
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治主之  
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  
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  
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  
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  
日而誅少切失照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  
子曰居吾語切牛據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  
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  
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  
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



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祭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人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取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示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第四

十二

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禮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切一計康衡長者字僮曰善博音博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

第四

十三

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妻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筭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其敵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



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怒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怒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

者有請賂於己踈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踈之以其無益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

矜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也所

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矜弗與

同苦樂故也雖弗矜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

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

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病賞罰不

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

而弗矜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

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矜貧賤者人

君不可不矜萬民不矜萬民則萬民之所不

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楊莫

大焉

尹文子卷下

子華子序

顧五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

子華子書凡二十有四篇以相校復重十有

四篇定著十篇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子華子

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

在六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儒之士爲其

家臣子華子生於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

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論不肯苟容

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

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

欲仕諸朝而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繡幣聘以

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竇犢及舜華孔子爲

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子大

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

能用也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

子簡子卒襄子立子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

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以是門人

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

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爲指歸而

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



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爲久要之交  
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  
爲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  
以不遇可爲酸鼻謹目錄臣向昧死上

子華子卷之一

晉人程本著

陽城胥渠問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  
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風轉誰轉  
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  
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  
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  
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  
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  
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爲一離之  
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  
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樓三陰之正氣於風輪  
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樓三陽之正氣於水樞  
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  
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  
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上赤下  
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  
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  
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

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  
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  
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  
獨幹手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萬物新新而  
不窮陽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爲  
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  
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姦本相應孰  
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  
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  
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  
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  
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  
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  
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  
之而子亦嘗試聽之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  
與道而爲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  
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  
此以往大橈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  
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爲萬殊  
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



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爲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爲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欲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

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

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帝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夫人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嶢嶢聯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誇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



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  
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  
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  
日而一人居外憊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  
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  
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  
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  
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  
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  
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  
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從許希寵之臣又從  
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  
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郊  
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  
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  
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  
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  
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  
陸有驟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

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  
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  
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卷之一

子華子卷之二

晉人程本著

孔子贈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  
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  
先生子路肩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  
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聞又顧謂子  
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  
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  
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  
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  
一也天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疑  
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  
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  
于子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  
傾也盛盈蠶息以相薄也虎濫蘆符以相形  
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  
夫是之謂宙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疑爲一氣散布爲萬物  
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爲響響欲絕而感  
已移意之所以將爲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  
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  
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  
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  
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  
刻而責怨以譌僞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  
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  
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  
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  
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  
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  
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  
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齒之故而適抱  
薪繯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  
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  
下臣敬致諸執事惟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  
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既以行請祿從者以  
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  
之民其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  
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及其  
室聚帑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  
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  
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  
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  
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脅於外其意之  
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  
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  
故古之人慎於其所自處也昔者吾友自鄉  
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  
其過人者遠矣曰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輟環  
於河澨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  
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

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  
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  
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  
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  
拜而迎曰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  
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貺賓客而交際之紀廬  
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  
歲之不易而謀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我邑方  
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  
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  
往矣賴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憂  
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  
子行食於焚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  
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  
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  
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  
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亦聞牧野之事乎周之  
六師壓郊而陳武王轡係解焉有五臣者將  
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  
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轡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違趙趙簡子不悅燭過與廣門之左

類五

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塞子華子之行

者五日矣燭過及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

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其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為於所甘士為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蘭卿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

寘溝則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卷之二

類五

士

子華子卷之三

卷四同

類六

晉人程本著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此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違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昏悞去善其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



誦誦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  
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  
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  
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  
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  
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  
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驚凌詬誶  
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  
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  
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  
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  
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  
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  
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  
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人紀消亡結轍  
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碯欲完其  
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  
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  
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

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  
督父并忽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  
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  
矣然且大倫數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  
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  
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  
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  
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  
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  
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  
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  
惑議必格火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  
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  
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  
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  
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  
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  
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  
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  
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

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  
而善於子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子之  
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  
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  
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舜無以為舜  
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  
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  
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為  
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  
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  
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  
善之諺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  
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  
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  
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  
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  
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無也固宜夫人  
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  
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寇賊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鎬鎬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晉人程本著

虎會問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汾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一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

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知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王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邲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雠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判其事主也齊戒後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



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杜而賴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齊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畏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歲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

六

七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囀日以振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恚心也造爲謠諑以蠱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愚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六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  
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  
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  
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  
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  
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  
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  
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  
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較  
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  
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逆將從其  
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子華子卷之五

六同

晉人程本著

顛七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  
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  
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  
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  
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  
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  
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  
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  
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  
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少  
固玉以璞珠之所生凝栢之淵而隈澳之下  
也豫章梗枿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  
谷孱顏嶇嶇之區抉剔之拊撫之剝削之苟  
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蜃魑蜴之變雷霆  
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  
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

明違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  
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  
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  
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  
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  
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  
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  
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  
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  
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  
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  
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  
其胃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  
訛巧舐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  
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  
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厯蹙聚而為陰陽之  
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



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樂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昧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愔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願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器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他日惟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于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

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閭市惟利是視檢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德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陲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忤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惛而惛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雍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聳聳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手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

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柞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纓纓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



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實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

何懼而不獲

七

五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歲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蠱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子華子卷之五

子華子卷之六

晉人程本著

晏子問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榦也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網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脩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

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嬖妬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翦翦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存饑其去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侖合以登



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姱妬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厥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憑賦結轍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膾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蕉萃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

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犬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休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皆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

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堊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腴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畝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以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圍隸以



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之聞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卷之六

子華子卷之七

八同

晉

人

程

本

著

顛八

執中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爲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爲溫也必隨之以挈歛之氣而爲秋玄武沍陰不能盡其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阮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并交中不渝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

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惻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密儀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愒恍如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子華子曰道之所載四出拓或作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恆滴濛濛而無不容一與二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闕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胷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嶠嶇太行鴈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



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暗惴惴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庠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庠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柔擴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為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為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為數亦如之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為之

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

數通體而為一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鐘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惑緒蒼互色東西質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烏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怒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陵波而先濟跋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怒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

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違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怒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羣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所以相運也絀之絀思或作絲由是以相屬也姓由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軸心由是以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止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卷之七



子華子卷之八

晉人程本著

大道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  
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  
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  
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細  
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  
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  
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畛細淪於無  
間付昇稟受而不加貪疇酢應對而不加費  
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俯而察之玄在  
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迎而望之玄參乎其  
前也握足蹇行去而違之玄睽乎其後也是  
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  
守玄玄則舍之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  
無準人之慕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  
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猖束而無當人之撲

慙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磬匄而不  
屈聲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訐  
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  
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媵媚脂韋以取禍者  
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漉也  
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濕  
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  
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之氣藏也土之  
氣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  
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事脾者宜  
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施  
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  
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  
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  
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夜之  
以輕紈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  
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  
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

類八

六

下無為於貴饌矣抱壁而徒乞無為於貴寶  
矣敢問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  
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  
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矣飛鳥過而不止崇  
楹績拱猱狔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  
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  
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  
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  
氣而不敢以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形於  
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  
苦窳也而醜則堅牢華壁之易以碎也而金  
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  
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  
者幾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  
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  
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且徑往而直  
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  
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  
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牆之後則  
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類八

七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之所以然也命之曰一者衆有之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一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扣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無不有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在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于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濕溫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潤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潤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

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翬魄守戒謹室其兌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茁茁滿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硯冢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液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醖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爲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

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胃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卷之八



子華子卷之九

十同

類九

晉人程本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蒼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積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寧多所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滂連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泰牢之養爾彼其視禮液甘露也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園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積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迥待著龜而製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繡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泰牢之養也則澮之寫也畦園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於政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望者矣

子華子居於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氣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諸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冤拘則沉

魄散則耗心忤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滋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若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微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煖之土以

溥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水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得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卷之十

晉人程本著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  
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  
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  
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  
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  
之世其民童蒙瞑瞶蹢躅不知所以然而然  
是以水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撲以有立職  
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  
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  
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  
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  
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  
緇員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  
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  
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  
宵光晝冥石言犬病夏霜冬雷繆盞之族諸  
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

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  
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  
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  
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散焉以逝非捉  
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  
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  
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  
將有剝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  
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  
以爲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  
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  
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  
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  
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  
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休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報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惜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閔水以成川世閔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

不然荒飢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膏零而朱草立槁燐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櫟之是以明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晨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挹懷抱其一榮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持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鳴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廳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昞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濱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

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苓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廓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爲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為獻王命分寶王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為王虎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為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患挺挺而不回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寃寃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倫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浼我之所修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

子華子卷之十

鷦冠子序 顓十  
韓子曰鷦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陸子曰鷦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鷦為冠號曰鷦冠子其道蹟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未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雖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篇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宣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  
能固不可則以有道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  
可固不可則以有道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  
此固不可則以有道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  
雷固不可則以有道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  
不敢弗從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  
應世之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其慎勿  
慎勿一以為定情也以速害而己豈真同也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日德也陽以四  
時檢也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陰陽  
氣也五行業也成材也在地五政道也五辰  
天或象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五聲故  
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之謂調五聲故  
約也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  
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然者所以  
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為譬如捕風逆  
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類子悅然不能定也  
又况賜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執圖弗能載  
之流乎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盡則強為之說曰  
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中有物乎芒者

苟者宵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  
以無斷空雖無形而非復反無貌况且無之  
理也要在致而究之鬼見一本作鬼不能為人業以建功立事  
鬼見一本作鬼不能為人業以建功立事  
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  
淫辭揚墨絕流語之管蔡去無用屠龍之技刻  
高妙無杜絕朋黨之門持持養交背公光  
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持養交背公光  
然思不不稱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  
上豈可不稱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非君  
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  
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  
此況邪弗能奸日不踰辰日月所月宿其列  
言宿其辰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事之其  
之次也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事之其  
此星守弗去各止弦望晦朔終始相巡  
夫日星守弗去各止弦望晦朔終始相巡  
望夫日星守弗去各止弦望晦朔終始相巡  
歲年取禾之一熟用或作不縵縵縵縵  
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者也者也運乎四時終古  
不成而天通如上中參成位一作本言參天  
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作本言參天  
地而成位四氣為政四時前張後極之張  
乎其中也四氣為政四時前張後極之張  
張或言極互相挾為左角一作右鉞一作角東

方之星也鐵西方之九文循理以省官眾小  
星也鐵西方之九文循理以省官眾小  
大畢舉此言簡而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  
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作元其澤四被  
而不東漸西被天之不違以不  
離一所謂趣物天若離一反還為物以異乎  
萬物若抱一而巳字解曰一不創不作與天  
而大者抱一而巳字解曰一不創不作與天  
地合德不創而萬物之自然而不創不作與天  
聖相信如月應日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  
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  
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拒敵  
所以不飾非此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  
而已不可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  
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  
自景雖地人道先貴事者人道能  
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人道能  
之教雖今酒亦或保先貴食者貨酒  
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作  
賴氣時也四時各領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  
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別地而守  
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  
有節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寬者得理勞者得  
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







夫大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  
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  
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道與民共之而上下以  
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  
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替故可壅  
塞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八極之昔  
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已  
之外而聖人之政待道而不恃耳目夫耳  
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  
塞耳不聞雷霆以寸之何足道開而否  
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開者雲霧  
猶在蚊蚋而視之若高華之阿職於蠅見遺  
不撥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中信情脩一作  
生非其天誅逆夫人一本作不勝任也  
如真粒之欲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為  
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也而得之不得則天  
有命者無所期焉為之以民道之要也  
安聖人不強行民之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  
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  
也豈使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與賢出使  
能人使治之此聖王授受一作業所以守制也

彼一作教苦故民行薄而始失之本故  
爭於末魚亡江涸而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  
地分域地有分於天天有分於時時有分於  
度度數度有分於一一隨所分而赴之  
譬之鳥焉一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  
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  
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無功多夫文貴三為尊  
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  
言不以私恩廢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  
思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  
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  
火為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明  
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道弗能得也規不能  
包者力弗能挈也住非若舟室夜半負之而  
去夫孰自知慧出慧出一使玉化為環玦者  
是政反為滑也璞玉不毀孰為環玦半環  
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穀宜上下地為化不  
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  
勿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  
有之皆惑也而形本一作蓋而亂益者勢

不相牧一作也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德與  
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祖述其骨蓋  
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祖述其骨蓋  
天或無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  
天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  
天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  
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過生於  
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  
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歎辭也言命至君而極  
哉蓋痛之彌深其辭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若元有氣而有意意者神  
意而有圖象有圖而有名言有名而有  
形形有形而有事事有有事而有約約有  
約約有約而有時時有有時而有物物有  
物物有物而有時時有有時而有物物有  
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  
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  
不發於氣氣所以通於道道所以約於事事知  
已而正於時知事而離離或於名名離於事事知  
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



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遠者為神而反故謂之明明之在遠者為明照或作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彼詩曰執燭

法者我也非我則成法者彼也法者日在不厭者也精神之運謂之聖人彼我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

之法非真混沌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成此道之用法也

者亦命也命莫非命者自然者也不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

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

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無所不

及言無適而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

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壽窮久

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謂引其聲

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大類其

而人獻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華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

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其失之謂者也禮義

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性

此猶就卧易也而更故所謂道者無已元無已

無者也已之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失已不道

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實而無形有分名曰

大孰或作敦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

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

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

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相與相和可於口

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

可喜一也道不於同而於於治故物無非

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

人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得一家氣吉

有國將國者得一國氣吉也錢多則氣衰而

勝實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

法曰朝氣銳氣暮氣歸善之用兵者避其

銳氣擊其將一本將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

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

一本賢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

得其冀或作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

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謂道之謂







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  
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  
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  
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  
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內有挾度以操  
為驗所謂通然后有以一本無量人於內  
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律或作律亦長不讓  
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達觀其所不行  
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  
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  
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  
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  
知聖周往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人知人由  
察其所安人焉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作  
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所以不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公麼  
麼細人俊雄之反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  
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立白  
蔭蔭一作蔭明起白蔭於下明起氣榮相宰

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上合其符下稽其  
實時君一作貧意生期待時而發大賢士之  
時君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  
遇人有德一作君子至門不言而  
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上下相疑  
復而如環一作不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  
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  
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室室之故曰有光  
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受而求親故曰  
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  
知一作之士於純厚一作行士如勿士引而化之  
天下好或作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  
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  
熱人作人寒燠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  
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  
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逆順利害由此出生  
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  
博道先王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  
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  
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鵲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鵲冠子曰  
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鵲冠子曰先兵龐子  
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鵲冠子曰天高而難  
知有禍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  
大深厚多利一作而鮮威天尊而不親法地  
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  
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  
鵲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神勾萌動  
作與地俱屈生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  
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  
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  
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鵲冠子曰兵者禮義  
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鵲冠子曰失道故  
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  
之奈何鵲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  
不殺降人不擊伏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  
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  
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  
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所不  
見蓋殆一本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



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使勿為之禁鵬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上凌下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為驕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為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却却則說者羞其弱辭以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一貴之曲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伸創或作創其發則戰其創之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刺策也過主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履杜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或作或郵過謀徙計易濫

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蓋為謀者其過重矣障天下滅門殘族滅門謂屠官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大或作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悲乎哉其禍之所極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誦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鵬冠子曰法度無以一本意為模意為模小星之慧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可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已明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已之身乎大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思備據今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然而所知幾止一二而卒於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主知不明以責為道以意為法牽或作牽時一作作世過下版上使事兩乖或作牽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

鵬冠子卷上

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后知命亡矣或死之地久龐子曰以人事百法法字在奈何鵬冠子曰倉頡作法倉頡黃帝為獸蹄遠之書從甲子取始於甲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以其法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後世觀之書以趣便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記久明志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心所不見忘志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後德也非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趣萬人之上也然其未有也而太初無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形渾淪則將然矣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居曼曼作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鵲冠子卷中

陸

佃

解

顛士

度萬第八

龐子問鵲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道與人成人曰苟非其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

何鵲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

生焉至陽赫赫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

天法猛刑刑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

水音。聲倒則形燥陽也形燥則地不

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

成制五勝無以成執一作執萬物無以

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

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賢不肖殊

能故上聖不可亂也欲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

愚不可辯也欲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

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一無之正也聖人者德

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夏令則

則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

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

地者非是腴腴之土之謂地也時形所謂天

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

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

也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聲者其事

也布散音者天之三光也比三光聲者地之

五官也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備神不病濕

則生理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專已夫

養其本至外過理而不反會通之通則自

一本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通則自

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理天同文地

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漸終始故聽

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白晝而闇見日中

之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失謚而惑責人所

無必人所不及謀不其也相史於既而不盡

其愛史使也從者言不盡相區於成而不索

或作其實已之受也從者言不盡相區於成而不索

白為黑赤黑也詩曰狐經而蒼墨或為墨

動靜紐轉如物轉神絕復逆復有言乎上

上言其神也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有言乎

此有名也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有言乎

四時不成至陰陽并此四時不過生於上罪死

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開門

逃福其於禍也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

先見或作或害並雜人執此生孰知其

極見形而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

為聰事至而議或作者不能使變無生消之

於未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

必薄兵必老其執能以樞材為裒德或作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

足也言非少文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

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

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

之為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

平治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原多

失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作者令也守一道制

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分域之內令

也者出制者也今者所夫法不敗是是出於

不可常法者以行法王出於理一而不可

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或作靡得以

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人以此

則法則士土或作以為繩繩墨列時第氣



以投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

禽或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鶉火之禽

之次鶉火之禽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鶉火之禽

之次鶉火之禽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

之次鶉火之禽其或無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鶉

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

五明神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十

變九道神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十

大禹以神取稽於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

下五五其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其六六

六也一歲之式氣由神生道由神成

道也非氣而神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

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

天下及泰寧泰寧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

醴泉出醴泉其味如朱草生朱草可以染衆

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

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嘉禾起極明日月光

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

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至鳥至則朱

麟生白虎連理德至白雉見白雉下德至則

出則景雲出芝華成陵出異丹異丹出建德至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

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從是

往或作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

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

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

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

無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擇之然至於

道之末流乃至於此不己乎賢人不用弗能

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鶉冠子

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

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鶉冠子曰神化者於未

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己因治者不

變俗事治者矯或作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

事鶉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象或作四時

常如或作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

此或作拔或作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

名尸氣皇伏義氏得之以製官治者師陰陽

陰陽王應將然故神化者置或作四時春

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四時春

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或作順道名

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賢聖而道心術故事

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

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苟

精牧神苟急教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

備官教苦利遠而利速法制生焉自此起矣

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去同知壹

識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

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鶉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之道一族

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日天

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豈容已有

兵哉此言亦蓋蹄也南華與天地存久絕無

倫無倫細之至也齊殊異之物齊殊異之物

倫無倫細之至也齊殊異之物齊殊異之物

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絕如此世

長短

不足

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絕如此世

長短

不足

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絕如此世

長短

不足

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絕如此世

長短

不足

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

絕如此世



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  
鵲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  
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  
其靈凡此叩鵲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  
或無其所以誠入南北有極夏日至而北故莫  
弗以為法則取中於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  
死信生終則有始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為  
政月正於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  
列或作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  
見或作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  
而不干此代而無故莫弗以為必然天  
者一法其或無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知何  
其前隆也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誠  
其日德信其月刑明明星其不為衆父或作  
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為衆父或作  
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可不易者道也  
先或易一非一一不不足故不可尊增成鳩得  
一故莫不仰制焉為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  
聞其制鵲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  
明者下究而上際或作浮以際乎下克盡萬物而  
不可狀者也周泊或作流徧照徧照無裏也

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  
哉明於蚤識達曰或作不惑存亡之祥安危  
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鵲冠子曰置下不安  
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累其足也其最  
高而不植局或作可者未之有也此言其  
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  
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之也植立  
也句辯於人情究物或作之理稱於天地之  
為言廢置不殆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  
錯有檢檢押生物無害為之父母無所躡蹠  
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或作以為人要於言語  
曰言問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為已謹曰  
寧有喜怒不增怒不遇其兵不武樹以為  
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  
番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鵲冠子  
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  
明而易循或作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  
家為伍五鄉為將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句  
長用句之類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  
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  
日術鵲冠子曰其制邑或作理都使曜習者  
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

里為扁扁當為句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  
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  
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  
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  
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  
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何也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或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  
薰鄉以此慈孝力或作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  
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  
窺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  
四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  
居處之狀無故輒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  
連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  
亂家其罪伍長以同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  
長慈少出等異眾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  
不悉以告扁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  
家其人為首其家為貳扁扁不以時循或作行  
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  
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之曰誨受  
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  
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



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  
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其家  
其家則誅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  
可矣或作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  
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  
情不下究謂之練或作練政急其誅柱國  
滅門殘族令尹不宜或作時合或作地合地  
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楚之  
寵官令尹若相國失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  
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  
賞之軫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土執圭軫曰其  
有責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輕其  
新或作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  
天子執一以居一作中央參於調以五音正  
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  
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  
始於寅寅地處四時始於歷王若敬授人故家里  
用提提雲日也公羊傳曰提扁長用旬鄉師  
用節節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  
至二分二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扁十  
日報鄉旬用鄉十五日報縣節縣三十日報郡  
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氣柱國六十日以聞

天子律用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  
分五王之數蓋一歲之運勉有功罰不如句此  
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  
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  
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其福祿  
而百事理行時者不利天下然雖陰有  
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使不增之  
縮大或作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天子申或  
甲正使者敢易言專益區域或無使利道下  
殺上使者殺言實益借舉尊益區其刑斬宮  
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行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於衆利而不  
取利運而不取次或取次故四方從之唯  
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而維張管子曰四  
乃滅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于昌屬各  
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  
削職一本作三則或作不赦治不踰官使史  
季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故死者不怨  
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  
世父或作伏或作其事不得創謚名之曰

慈孫不能改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善  
也制或為制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  
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  
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  
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  
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  
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行作同和吊賀同雜  
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或作足相  
止或作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  
以相信畫戰則足以相配或作人以禁暴出  
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  
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  
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失道則賤敢逆貴  
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  
亡功倍或作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  
或作之國定位牢或作祭或作增規不圓  
矣不能保使鬼神或作增規不圓  
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  
諸鬼神而無疑也夫以効末傳  
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此唯此可將効猶



謂也如太効半之効言以示子孫之將者養  
吉釋或作不祥墀以全犧純謂之犧正以  
齊明或作天或作文不草謂之犧正以  
為禪今此獨言禪者於禪如挑此則由墀而壇  
可知四時享之祀以家王所謂祀以家王以  
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正諸或作  
重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  
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  
而還捐或作私去毒或作私去毒捐已此字  
約作一本於內哲或作及之固於所守足仁  
以守更始逾新久而愈新上元為紀共承嘉  
惠相高不改重昭穆湯不先契文武不先  
具或作招士疑此先結之後入弗解先入者  
後入之事此知極之至也極如極龐子曰願  
弗能解也此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鵲冠子曰成鳩  
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鵲冠子曰成鳩  
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鵲  
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殺以  
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後世或後成至孫  
一靈羽或作靈或作理符日循或作  
功弗敢或作無敗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

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樓削與早  
為早或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銅或作不駿疑  
后得入廟惑或作爽或作不嗣或作謂之焚  
或作焚生大甚多其和焚矣列子祖命冒  
世冒然也世如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  
弗內弗內於廟奉常禮官也典靈不食祀其  
宗廟之儀有必景帝史曰太常靈不食祀其  
食記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越家王  
雖郊不享皇神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  
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入君夷或不嗣其  
新豈敢輒異哉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  
一范范如荀子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  
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  
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  
績或作而莫敢効增或作免此言夷貉萬國  
被我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聞者傳譯來  
歸其義又其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  
未聞變於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  
素皇內帝或作之法帝者天之王者人稱皇  
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者之德夫大之名  
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德也由是而在  
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也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  
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正之術也不待士史  
或作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士李官  
無法而治不立士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  
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議其  
咎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未聞不與道  
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十二  
德究究字下或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曰如  
是古今之道同邪鵲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  
之久眾者亦我而使之眾耳何比異哉彼類  
善則萬世不忘類猶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  
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  
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  
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或作履李如李百父母子且或作未易領  
官之李李者治也或作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  
子至百不易領失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  
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  
丘第之業第里域或作不出著著土居不連  
境或作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  
夷貉或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  
作第却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可字一本情  
成乎此言丘里之間其業之異如鵲冠子曰  
虎或作狼殺或作人或作烏蒼從上蟻蟻作



煥從下聚之鳥鳥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  
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  
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  
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  
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米之  
數也傳曰少曰多曰積其地分民  
亦尚一也耳或無字百父或作母子何能增減  
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  
至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  
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  
地踽踽或作奚足以疑踽踽狹貌孟子所謂  
也苟求其故千歲之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  
近之理或作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與也此  
之不復息矣不連而與天地相救而地  
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宜乎哉成鳩之萬  
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尊縮而修身伸以  
以千二百年而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  
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故莫  
能增其高得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國而  
尋其靈安辨孰何  
天下利耳安辨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  
同故曰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鴻之  
氣泰一含元氣泰鴻之氣泰鴻之氣正神明  
之位者也地南華所謂明之位故九皇受傳於  
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然之解  
不求法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地傳謂  
之道得道之常不妄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  
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郊始窮初郊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質之始也太一者氣之始也得齊之所  
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郊始窮初  
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無適而  
制而不一九皇殊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  
三者孰急皇之長也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  
者所以希天天為從天也者神明之所根  
也醇化四時陶埴無形埴和刻鏤未萌刻木曰  
也鏤凡此亦皆自然離文或作將特然者  
也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者承天之演備  
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  
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特從體起用和同

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以溫  
暑致以南北齊以晦望晦望受以明歷  
道無乎不在歷謂日月星辰四則至矣而  
以散六合得以此為在彼故八風得  
三光得以此照五音得以此調六律得以此  
得以此度數得以此分五色得以此表二氣得  
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日信  
不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中致以南北  
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  
之稽也盈三五而不干位之稽也此中受以  
亂其行代而或作不干位之稽也此中受以  
五位二十八天明三以定一義見則萬物莫  
不矣矣或作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  
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則一不後於三以明  
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傾傾未正之  
貌至其有也錄錄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



端端王王端端傾之反勿或作損勿益勿  
少隨足足各隨其性而以從師俗俗仰以從於俗師  
母易天生母散天撲自若則清動之則濁心人  
風過之則水莫動則不挽則清微神聖踐承  
翼之位後曰承之左曰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  
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按圖正端以至無作  
天極兩治或作四致兩治上下察也四間以  
止或作息隨緣赴感無所不周如上帝所  
豈常雖此寂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附也則取  
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  
少吳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  
○一  
來一往視衡伍仰彼來此往而位仰視車之  
君緩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國君則平衡大夫衡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  
衡之臣仰應物而夫緩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  
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  
無繩渾沌不分渾沌全矣故曰渾沌六律塞師  
明之耳散五米膠離朱之目毀絕鈞絕大象  
不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  
可判也蓋偽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  
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  
燦山川之神偷氣相祖或為時後功可立  
和以載其形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素次以  
而還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素次以  
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

玄德不成物之所謂亂天之經上聖者與天地  
接句結六或作連而不解者也老子曰善結  
而不可解約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  
右前後靜待或待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開原  
流洋之有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繩  
頤頤或作正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行以理  
執或作紀以終始同一殊職之使一立為  
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四以類相從昧  
或作玄生色發於玄冬之音聲相衡也東方  
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止焉止猶植也故調以  
○  
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  
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臧焉故  
調以角徵屬南方而此言於東方者蓋言  
皆放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  
此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至矣  
為先記曰夫體必本於太一舉載神明華天  
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此樂本出黃鍾所  
上揚或作華物天上本出黃鍾所  
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  
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  
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

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  
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  
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  
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和其味和其火  
之聽其聲火之類正其形木之類送往觀今  
或作故業可循或作也往不與今觀之  
則其業可循或作也往不與今觀之  
向而春夏可也蓋前却曰迷首尾易面  
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之首  
理亦失奪愛令亂奪其地而亂之則其  
有不亂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安可知也  
○  
明者也神明失夫或作從文或作理者相  
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  
對質曰藻對質曰華藻華也衆者我而衆之  
故可以一范請也我而千萬則其請蓋衆者自  
我矣請以一范愛之政殊類相未通列子  
范無不請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未通列子  
之與八異類而逆愛之政同類相亡知父子  
不為故聖人立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  
射狼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記  
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  
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  
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  
衷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定以為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  
之外定而制泰一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  
之喪臣物取皆焉鴻若榮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  
名滿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圉歟地有九州

具

此即鄒子所謂九州盡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及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清也見不或無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變見其事之界下字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炁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或作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清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治也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或不字見形嚮而天下歸美焉嚮肉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無功乘於道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神聖乘於道德南華所謂無營無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乘於道德以救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詰命未嘗不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

庠者庠此言治之汗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  
 者也故成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  
 者也如狎匪者心動於內則徇焉無  
 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也  
 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齊如齊  
 去方錯圓或作督方以智神聖之鑒也象  
 說名物擬之者象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  
 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  
 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故流分而神生謂水  
 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動登而明生  
 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為  
 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  
 二生火其於物為神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  
 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  
 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名  
 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地或於下無規  
 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  
 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者神之法  
 也神明之法神聖之人后或作先天地而尊  
 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  
 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圓乎  
 故知能知之尊重焉故能改動  
 我知能知之尊重焉故能改動



寒數或作明焉故能制斷之或作精神者物  
之貴大者也精者神之外皆其內聖者聖內精  
神之原也外王者乃其精餘土其莫貴焉故  
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摧神致氣也精  
辭如此推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淺或作則  
不煩不煩則精明明太用則精明故能役賢  
能使神明無為也故能用百化隨而變終始  
從而豫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  
聖道神方或作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帝制  
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故師或無為君  
而學為臣學教者為君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  
公高為諸侯高者為臣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  
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用此道也彼  
天地動作於胃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  
焉然後或作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  
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閭闔四  
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疑天下以為自然姓  
謂我自然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天子貢曰仲尼  
然也是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性有不可  
也而升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性有不可  
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至於華日南行而

不見冥山是何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  
也則去之遠矣或取譬於冠而類類生  
錮結其絃絃者以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  
成用一不窮明也作用不窮小以成大應聲故形  
山川鳥獸影則隨形響則明應聲故形  
聲者天地之師也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  
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  
焉輔相導陰陽終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  
經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都或作理焉  
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  
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諸之使總理焉雖然大  
亂之本實始於此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  
上變光老聃所謂上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  
中變光老聃所謂上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  
時之施然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微下在地樂山  
精之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  
既已見矣其如無上所謂亦已見矣雖然  
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之成乎天  
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也無可無不可者  
取必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也收之於地  
焉不肯出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  
於地也在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  
義與時遷焉或無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若陰陽或無  
神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無存則治亡  
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無存則治亡

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是或作知  
先靈先靈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  
物之長也及或作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  
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  
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  
家者未之有也或作

鵲冠子卷中



鵠冠子卷下

陸

佃

顛士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也易曰始作八  
之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

名可信也

有方矣然後

五帝在前三王在後

上德已衰矣

兵知俱起黃帝百戰

未盡聞也

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三與生尤

蚩尤七

十二

或云無

堯伐有唐

今此云堯伐有唐未

禹服

有苗天不變

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悅

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

善其用兵

者其道

如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

古今一也君子不情真人不怠

怠然後

解

子言慎其人言急懼云

無見久貧賤則據簡

三日不忘三月不解

之伊尹酒保

保也

太公屠牛

牛賣肉值天

管子作華

或作百里奚官奴

而飯牛於秦

此所謂官奴者乎

海內荒

亂立為世師

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

遇成

四時精習象神

猶鬼神豈謂是乎

孰謂能

之言非不學素成其用先知其故

所謂始乎

成乎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

知一不煩則簡

元會之有

能異勝道不一

制勝之道夫

知者計全

必不

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

俗則病

難矣

請

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

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

或作火體

計失其國則主因為天下

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營

或作

試

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

顧後刻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

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

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

故退與魯君計相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

任劫相公殫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

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

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

忿憤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

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

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

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

此不還人之計也

言其計畫

非過材之劑也

此言賢者

或重其死

然曹子之事

仲不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

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

為常義則又焉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

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誅矣何足貴乎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

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

或云多惡則多難

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

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

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僂

卒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

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

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是行齊

過進退齊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

或作

矢動如雷霆

知此矣

禽將破軍發如鏃

或作

執急節短法曰其

暴疾擣虛殿若壞牆



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

五癸砂管射害相與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  
無相爲也若乃殺其心志以手足運其暇



勝以營五藏則相管愈焉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弑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有弑主夫放弑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而搏義牧宋世家曰南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義牧官萬殺潘公門萬牧牧牧國皆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秦叔也穆公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陵或作磴手足為之汗出怖故為而上人或無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止之者僂止之使勿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窳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

也楚用申應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為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莫及也而箕子之徒卒以唯無如是時命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時命有所至而求或作求又或作求有君無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闔命有所至而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于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然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知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鵲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眾或作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若予其後其近是乎鵲冠子曰物有生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子獨不見夫開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上什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開向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執使之然也夫以開言之則物有而執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此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奈何鵲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不能使罰不能必不或無可資錢在後不龐子曰取功奈何鵲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執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執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弗知者



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鷦冠子曰賢生聖賢上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神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神利神生明神下明神用出八民咸用之謂之神明者正之末也倫生開公生明識信末或無受之本是故相保

###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鷦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鷦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言之解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鷦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微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鷦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素之素道德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二風占天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

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陽已明而法今火之三已明而陰陽次之陰始矣天官家宰是也百官取按故曰表儀造始而巳故曰祥兆此以靜唱神徵者風采光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昭明所高懷此百物之精也神之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為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或作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右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雖搏捫捫猶叩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按道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鷦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留或作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

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創猶創也南華曰陸曰夫道覆載天地君表術或無裏原術如術子不可以不創心焉表術表字裏原術之術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母如是冥或無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鷦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弗器提之可以清中河矢船一壺千金壺鉢也佩之可以清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義當以自況

### 世賢第十六

卓裏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裏王曰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侯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誠蓋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醪酒鑲石鑲引藥執灸熨而割皮解肌飲脈結



筋柄髓腦流腸胃津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卓襄王曰  
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  
武王百里賢秦申庶醫郢郢都原季醫晉國  
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  
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鄆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  
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  
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  
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問官曰亦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  
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  
兩驗之亦已龐矣然周官言此而已故名不  
者盡中材之法也岐跖豈世有哉出於家  
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  
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故名不  
出於閭其間里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副  
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危魏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  
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巨敖桓公常在其細故  
姬南襲蔡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  
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  
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凡此者不病病  
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

或云不病 至於病而治 治之無名 或云治  
之不亦晚乎 疾甚曰病 醫此相侯之形名著矣然後使至  
使 或作 之無形 醫此相侯之形名著矣然後使至  
便 或作 之無形 醫此相侯之形名著矣然後使至  
功之成其 或作 下謂之自然 針艾之功無所  
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壤 欣賴故其昧者  
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 故良醫化之拙  
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 維牽 卓襄王曰  
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  
哉 庶幾管仲 昔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謂挾宇宙者類此  
 之還或作環又名常住真際而不還於名  
 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明照光  
 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離朱方晝拭皆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  
 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  
 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或獨立宇宙無封謂  
 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  
 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及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浮懸天  
 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委命相鬲謂之時且然  
 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本數金欽火炎水別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  
 而鬲謂之道道故有連萬物領天地  
 天地下有建報合膊膊一作搏或同根命曰  
 重九明五字

宇宙聞天之謂宇闕宇之謂宙二知字故無  
不容也有實而無手處者宇知宙故無不足  
也有乎長而無本則者知德德或故無不安  
也知德故所遇於地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  
受於天者不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  
辭而聽之然之萬物莫  
也不能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裏也不能視已  
未也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  
手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  
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乎學者以多方  
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  
所以不知求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  
是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  
糟粕已尋釋騁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  
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  
云故入者莫不殺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  
聞塞於其所不開誣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  
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  
而有形危幾雖未兆見故曰有無軍之兵有  
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  
之故也以故是夫蚊蚋墜乎千仞之谿注谷  
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不  
翔動曰牛馬墜焉碎碎或而無形由是觀之則  
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蹶其患大



主而以身 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  
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作道  
當道猶 故一蚘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  
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惟憚隱於惟薄  
哉細曰嫌周平弗見之謂蔽者齊人有欲金  
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著  
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  
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故  
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禹禹或故真務行  
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作上統或  
而不續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至 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  
觀之於易見矣 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  
無為成之於 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  
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母則得詳察其道  
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察其道  
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  
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  
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  
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  
也因乎反茲而惑而一之惑也所謂惑者反  
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 惑故疾視愈  
寒暑無不側錯者蓋類是也

亂博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  
無華由妄見故博猶易也易方南華所謂天  
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  
位則其病之篤者也 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  
非獨目視昏華而已 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申土營軍陳士  
見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下因地利制  
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後左木右金前火無事不  
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縉者作下禮云行  
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縉  
其怒即此是也縉猶縉也益兵一鼓作氣無  
於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勝其怒使再不至  
不敗 取法於天四時求生或作象象四時求象四時  
也 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  
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  
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  
而獨或作稅成鳥乘隨隨駒蜚垂輶或作輶故  
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  
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  
乎或有設始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  
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難知如此  
此善戰者所以悲乎夫蔽象萬塞之人未敗  
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

國文之華或為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  
變文是二者或作寡愛武事刻慘不可勝論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  
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  
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故  
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速者不反時發蒙南  
曰微夫子之發吾復則之使勿往也發蒙南  
吾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刺約如繩約  
針刺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上  
息也通 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  
衆人或作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  
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要領天下  
而無疏疏之為則明 遠乎敵國之制敵人不為  
所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  
不總總之要而巳如每事而類類生之耀或作  
名之所在朝廷名之所在也傳曰究賢或作  
則能之變極蕭猶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或作  
人猶以衛已如此則知兵矣或之謂之無方  
字從父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  
之傳今變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  
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 著乎無封之字或作  
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用兵外不能充











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

能或作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

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

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

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思或作忼然獨喜若夫耳

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之色而

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或作出進合關

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

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

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

衆

鵲冠子卷下

墨子卷之一

親士第一

沛一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

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

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

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

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

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

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

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

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

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

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

而支苟者路路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嗜遠臣則嗔怨結於民

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

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

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

者必先挫有五刃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

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

故比于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

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

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

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

其責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

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

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

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

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

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漘漘大火不燎燎王德

不堯堯者乃十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

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澗淺者

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官中

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為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為本馬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傳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諧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曰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臚巔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

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段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漆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漆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

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肅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仇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



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

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獨羊豢犬豬絜為酒醴染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僇於天下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杜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



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駟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審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官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雖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 辭過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

足以待雪霜雨露官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莢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楮布綃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



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  
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  
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  
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  
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  
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  
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  
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  
刻鏤以自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  
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  
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  
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  
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  
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歛  
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  
以為民食其為食也是以增氣充虛彊體適  
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  
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

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  
冰夏則飾饕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  
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  
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  
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  
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  
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  
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  
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  
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  
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  
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  
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  
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  
害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  
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  
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  
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  
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  
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杜杜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  
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  
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  
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  
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  
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  
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  
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  
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  
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  
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  
於琴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  
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此譬之猶  
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  
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  
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  
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  
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



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卷之一

墨子卷之二

沛二

尚賢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杜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異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



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閼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

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實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于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為酒醴染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人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

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慮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



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

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傳嚴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其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餘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錄寡不蓋德威維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圯不崩若日

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

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唯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述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唯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羅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羅馬衣囊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瘡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衣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

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為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者為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楚瘠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實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隱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沛三

尚同上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非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  
○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夫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

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  
○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而不上同於天則舊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濤濤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非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



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速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

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為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

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子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雷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苗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脂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



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罟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政以為便譬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

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為正長是上下情請為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眾則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



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實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 尚同下第十三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民於善非也苟若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

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閭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

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



舉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

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禍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之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用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究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舉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墨子卷之三

十三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十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為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

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



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則此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教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

相賊貴不教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噲池之竇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瀾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



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變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治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教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

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目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

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為寧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事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



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識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兼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當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孰兼使其一君者孰別

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萬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獨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

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尤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直服為其難

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十四

十三



墨子卷之五

卷六同

沛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抱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

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謂之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帷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臍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

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及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言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



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為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視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為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間，不故事於大夫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且一不若，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

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故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急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具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兵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址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

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養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



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愚富之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據殺其牲牲燔漬其祖廟劫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閭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下又況先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據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為利鬼乎夫殺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為利人乎夫殺之人為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

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為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圍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慢慕惟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遑遑遠遑遠糧食不繼饑餓之時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

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災乎市夏水地圻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擗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搃矢有苗之穉苗師大亂后乃逐義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至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鑪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卿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暨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



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  
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  
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  
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  
失時兼夜中十日雨王于薄九鼎遷止婦妖  
宥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  
道王兄自縱也亦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  
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  
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于既沉漬殷紂  
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  
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  
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  
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繫湯之緒此即武王  
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  
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  
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  
虧出自有遠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  
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  
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

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  
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  
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  
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  
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子墨子  
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  
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  
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  
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  
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  
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  
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  
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  
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  
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  
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  
敵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  
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  
臣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  
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  
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  
不可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信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陸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

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母處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便民勞其籍歛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僞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聖人為政特無此不聖人為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

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廢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輶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奏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敢遠國珍饈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建至其厚愛黍稷不蕪歲不重飲於土墉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水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建夏下潤濕上重祇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節用下第二十二開

節葬上第二十三開

節葬中第二十四開

節葬下第二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為親度也今孝子之為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瞻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瞻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為人謀者

不可不勸也仁者將求與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立隴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焉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印組節約車馬藏乎墳又必多為屋幕鼎鼓綏挺壺澠戈劍羽旄齒章寢而埋之滿意者殉從曰天



子殺狗彘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狗  
彘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  
哭泣不秩聲翁繯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  
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飢薄衣而為寒使面目  
陷隤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  
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  
公大夫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  
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  
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  
器血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  
績織紉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  
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埋之後  
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  
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求富家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舉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  
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君死喪  
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  
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  
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

矣使面目陷隤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  
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  
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  
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  
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  
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  
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  
人民而既以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  
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  
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  
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  
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得弟必將怨其兄矣為  
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  
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  
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  
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  
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  
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畝而母負已也治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  
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滅天下失  
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  
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  
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  
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者攻者無積  
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攻之  
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  
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  
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  
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  
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  
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案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  
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  
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  
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  
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



神降之罪屬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壅若冬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於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塋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絃之不合道之不塋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壅若麥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

必大棺中棺華闇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盥文繡素練大軼萬領與馬女樂皆具曰必緘塗差通壅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母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卿者吾本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

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秦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燹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衾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衾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壅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



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  
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  
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渾六

天志上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  
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  
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  
所知識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  
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為也非  
獨處家者為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  
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弟兄所知  
識其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  
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為也此有所  
避逃之者也相倣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  
逃之者相倣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  
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  
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門無人明  
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  
相倣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  
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  
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  
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

欲然則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  
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  
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  
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  
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義所以知天欲  
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  
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  
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  
次已而為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  
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三公諸侯政之  
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  
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天政之天  
子為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  
固明知天之為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  
明知也故昔三代聖正禹湯文武欲以天之  
為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犇牛  
爭秦犬彘聚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  
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  
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為政於天子者也故



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馬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殒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

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為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做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

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其速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之貴大夫之貴士之貴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



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大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饒四鄰諸侯之寬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

惟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今若處大國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人之所欲矣人不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祟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熟六畜遂疾留

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大之所為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騅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為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為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導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士正

之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已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為政有天子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撝泰其牛羊犬豕潔為梁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撝泰其牛羊犬豕潔為梁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

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其實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耘失社稷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資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

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園胥靡婦人以為春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絕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

千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故子墨子言曰是黃我者則豈有以異是黃

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

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

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

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

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

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

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

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而

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

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

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

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沛七

明鬼上第二十九

明鬼中第三十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

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

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

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

民之為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

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

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也然也

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

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

君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

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

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

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

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

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

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  
為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  
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

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  
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  
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  
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  
亦孰為聞見神鬼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  
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  
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  
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  
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  
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  
脊墮車中伏殺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  
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  
教其臣為父者以誡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殺



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謀若此之懣懣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昔者鄭穆公嘗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帝享女明德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子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母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宋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狝觀辜固嘗

從事於厲株子故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陸壁之不滿度量酒醴案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絙之中鮑何與議焉官臣觀辜特為之株子舉揖而索之殪之壇上當是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洊洊搥羊而流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桃神之而索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懣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

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為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倮毛以為犧牲珪璧璜璜稱財為



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  
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  
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  
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  
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  
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  
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  
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  
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  
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  
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  
固無有則此及聖王之務及聖王之務則非  
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  
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  
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  
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  
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

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  
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止  
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  
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  
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  
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  
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  
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為  
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  
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  
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  
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  
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  
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  
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  
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  
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  
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  
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  
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  
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  
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  
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  
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  
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  
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  
敢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  
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間廣  
澤山林深谷鬼神之神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富貴彘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  
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



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馬陣厲行湯棄大賁犯  
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  
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  
主別兇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  
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  
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  
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剗刳孕  
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  
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  
王乎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遂奔入宮  
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為  
天下諸侯倂故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  
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澤陵然不能以此  
圍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  
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  
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

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以所罰無大必罰  
之今孰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  
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  
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  
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  
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  
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如也今潔為酒醴粢  
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  
如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  
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  
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  
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  
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孰無鬼者言曰  
鬼神者固請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  
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  
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為上士於天下此非所  
以為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為祭祀也  
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  
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

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  
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  
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  
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九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  
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  
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  
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  
瑟竿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  
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櫛鬋煎炙之味以為  
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為不安  
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  
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  
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  
非直措澁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飲



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  
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  
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  
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  
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有背焉故萬民出財  
齊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  
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  
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  
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  
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  
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  
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  
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  
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  
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  
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萬民  
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  
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

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  
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  
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  
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  
使丈夫為之廢大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  
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  
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  
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  
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  
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  
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  
也昔者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  
可食糠糟曰<sup>十一</sup>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  
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  
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  
人惟無為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

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  
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  
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以為繒  
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  
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  
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主不賴其力者不  
主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  
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  
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  
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  
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  
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  
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  
麻絲葛緒細布絺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手  
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  
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  
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  
之力殫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



庫不實今惟母在手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發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手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殄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覓磨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附

非樂下第三十四 附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利

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益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幾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幾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孰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人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孰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稷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染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孰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貧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之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陽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

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先譽今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先譽今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迷樸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焉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喉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夙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縵而不敢怠倦者何



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紵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紵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豚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慙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禱為僕乘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索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洁居倍本棄事而安急微食於飲食情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羶羊視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遂奔拚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而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遂奔  
拚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  
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與  
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拚  
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  
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  
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  
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  
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  
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  
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  
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  
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  
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  
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  
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  
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  
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  
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  
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  
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  
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  
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  
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  
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  
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  
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  
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  
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  
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  
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  
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  
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  
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貶寡人  
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  
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  
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

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  
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  
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  
飾以盛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  
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  
勞思不可索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  
禮精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  
為聲樂以淫過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  
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  
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及  
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  
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  
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  
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  
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  
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  
邑人爭門闢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蔡羹  
不糗十日子路為烹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



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間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以中年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卷九

十一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沛九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去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岳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爲也方柱隅四謹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倂自作也縕間虛也諄作味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摯相得也任士損已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摯有不相摯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摯摯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倂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憊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

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也聞傳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合岳宜必功利民也欲岳權利且惡岳權害實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微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精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像猥抵法同則觀其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岳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聞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吐說在量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假必許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途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岳說在中之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圍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景迎曰說在博岳而不可擔說在博景之小大說在地岳遠近字進無近說在數天而必岳說在得行循以久說在先後貞而不撓說在勝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契與枝板說在薄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倚者不可正說在制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唱和同患說在功買無貴說在低其貴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許許說在其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低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說在什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索

誹之可否不以衆寡說在可非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怨怨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者若明仁愛已者非為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志以天下為務而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也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振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域得金卽與人遇人衆情誦為是為是之台  
彼也弗為也廉已惟為之知其也駢也所令  
非身弗行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  
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  
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之生商不可  
必也卧夢平悵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  
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  
非是也治吾事治夫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  
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  
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  
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言也謂言猶石  
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  
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功不  
待時若衣裘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  
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  
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守東西家  
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  
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  
龜為鵝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  
其存者損保眇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

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  
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  
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  
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捷與狂之同長也心中  
自是往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園規寫支也方  
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  
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  
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  
也虛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  
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  
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攪尺與尺俱不盡端無  
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攪相盡體  
攪不相盡端似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厚  
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為法得然也者民  
若法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  
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  
俱當必或不當不若當犬為欲難其指智不  
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  
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難之是猶食脯也驢  
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驢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廬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  
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儼於  
欲之理難脯而非恕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為  
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已為衣成也治  
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故也必待所  
為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  
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戚私也  
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  
灋謂狗犬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  
之聞也方不虛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  
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或告  
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二者盡也  
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戚之為宜也非彼必  
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  
者兩而勿偏為早臺存也病亡也買鬻易也  
霄盡蕩也順長治也盡買化也同二名一實  
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  
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  
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  
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蚘還園



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通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為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趙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入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負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聞不俱二三與聞也包肝肺子愛也摘茅食與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

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未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敦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切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疑蓬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楸也聞者之故也以飲酒若以白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長字徒而有處字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徒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夾一

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地景短大木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正鑒景寡貌能白黑遠近地正異於光鑒景當俱就去亦當俱俱用止鑒者之矣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鑒分鑒中之內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馬而不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馬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必撓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兩加馬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



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直權重相若則心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輻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懸重於其前是梯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拖或害之也汙梯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跲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軛倚焉則不正誰辨石象石耳夾甯者法也方石去地尺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收也買刀羅相為賣刀輕則羅不貴刀重則羅不易王刀無變羅有變歲變羅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譬也其所以不譬去則譬去賈也

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大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乎應之曰孰何謂也彼曰孰施則智之若不問孰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天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

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雖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膏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怨人利人愛也則惟怨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癘病之之於癘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摧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已且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臠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者



殆於城門與於城也狗犬也謂之殺犬可  
若兩腿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  
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貝也則沈  
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持也見之  
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  
於意也洋然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  
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  
馬一有五馬十二馬非新半進前取也前則  
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新必半  
母與非半不可斷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  
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無所處而不中縣  
持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  
敷遠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  
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  
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  
猶方也物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  
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  
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  
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  
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

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  
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  
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  
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  
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  
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  
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  
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押和無過  
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  
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功適  
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  
厚或薄間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  
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  
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  
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  
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  
長外觀智也室中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  
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  
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  
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母惟乎其謂彼猶惟

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  
也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  
無窮未可智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  
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詩人若不盈  
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  
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  
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  
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  
仁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  
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  
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  
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  
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  
學為無益也教詩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  
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  
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  
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  
是不非誹也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  
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



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沛十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賸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

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為其室藏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與利為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執駒馬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藏之愛已非為愛已之人也  
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功為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  
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  
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  
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  
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  
之非欲之也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  
學愛人小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  
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  
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為其  
人也富人非為其也人有為也以富人富人  
也治人有為鬼焉為賞譽利一人非為賞譽  
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為  
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智是  
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  
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  
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  
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  
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  
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  
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  
類之同同名之同立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  
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  
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  
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  
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  
得焉聖人之拊澣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  
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  
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  
之利非慮藏之利也而愛藏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  
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為天子其利人  
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  
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  
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藏也萬  
倍吾愛藏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  
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  
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  
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  
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  
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  
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  
不明於道其因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  
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  
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  
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  
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  
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



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阮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倖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倖也有所至而正其

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倖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驢馬馬也乘驢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藏人也愛藏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夫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馬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自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竟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滅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乘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

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

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聞乎子墨子曰君子無聞子夏之徒曰狗狶猶有聞惡有士而無聞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譽於狗狶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



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馬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怨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鄉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鄉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

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將匿耶音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犛豕雞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許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



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余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菴曰我聞子好勇駱滑菴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sup>十一</sup>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墨子卷之十二<sup>附三</sup>

沛上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己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

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者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為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燕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譬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

南遊使衛閭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繆十士故周公旦佐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金授我五百金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金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

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稯而



據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

亦十二

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

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恕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入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廢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噓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諸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倖國為戾虐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咎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擬

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食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

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棘而擊蟻也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程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手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瞿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二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



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教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害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

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令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太廟上字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約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蟬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羅羅讐則慍也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

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不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難也鈞之難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

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掛肺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馬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馬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馬在矣來孟山舉王子問曰昔白  
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  
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問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  
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  
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正嬰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  
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  
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  
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  
曰自魯南游楚馬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

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  
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  
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  
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  
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  
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  
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  
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  
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  
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誰成而  
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翟之為車轄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  
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  
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  
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子子宋也  
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  
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  
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  
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  
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  
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  
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  
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羣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  
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梗桮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城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間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三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沛三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為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窵空洞蟻傳輶輶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士扁上無過二寸墻中深丈五廣比扁墻長以力為度墻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纂孔攷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

尺一寸一濠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鏃之門關再重鏃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梧趙據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衛及攏縱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莖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鑿盛水有真奚蟲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第氣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窵有鐵錯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之夏蓋亦



上五十步一籍車籍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關雘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攏掘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表較之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勒居垢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十壅以木為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櫓櫓廣四尺高八尺為衝衝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閫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馬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

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籍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批批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為樓加籍纂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籍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鑿灰康杜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諸籍車行棧行樓到領臯連挺長斧長椎長鉏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一為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馬與涉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下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卒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壘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衝使

重室乎子居下上候適視下能狀與下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匠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鐮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鐮柄長八尺十步一闢長推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櫓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牧諸盆壘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開二關一堞



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代  
除去之寇所從來若眈道倭近若城場皆為  
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  
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孫官  
中者與計事得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士  
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四者  
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  
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  
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  
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宕馮面而蟻傳  
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害適客攻以遂十  
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  
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  
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  
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  
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  
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  
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  
人乃亦鎮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

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  
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侯望  
通人通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  
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內亦土直之  
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  
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  
固順之以薄輅重置井中使聽耳者伏罌而  
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  
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  
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  
者勿燒柱善塗亦實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  
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  
長五實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  
窠令容七八負艾右左實皆如此竈用四橐  
穴且愚以頡臯衡之疾鼓橐橐之必令明翟  
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為  
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子參分亦  
疏數令可以救實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  
實勿令塞實實則塞弓版而却過一實而塞  
之鑿亦實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

內聽穴之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  
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  
攻敗矣斬艾與此長尺乃置窠竈中先壘窠  
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文一視外之廣  
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內難鑿井  
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新井中伏而聽之審之  
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  
堅杖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  
臯衡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  
亦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  
疾鼓之以車輪輻一束樵梁麻索塗中以束  
之鐵鎖絲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環一  
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  
柱柱下傳舄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  
負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亦負士無柱與柱交  
者穴二窠皆為穴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  
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為蓋塗亦上以穴  
高下廣陳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  
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窠客三負艾者  
令亦窠人伏尺伏付窠一旁以二橐守之勿



離內子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子內去實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子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臯為兩夫而旁經亦植而數鈞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堦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延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聲寬入壇莖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燭莖復鼓內莖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亦經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闌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我聞六寸則亦未拘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挈凡輕重以挈為人數為新燕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亦任凡挈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通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仇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新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故大方一

方一尺長繩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圓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鈞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

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鈞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

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磨卷牧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入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嘗酒槐脯寄于大山昧蒸坐之以燕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亦



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弱輕  
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蓋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  
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  
武士又多爭土吾城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問  
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  
行城雖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為度環  
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  
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  
城之法為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  
與隊等雜亦間以鑄劍持衛十人執劍五人  
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  
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繫下矢石沙炭  
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實行罰以靜為  
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  
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  
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  
而一蒺藜枝必速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  
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  
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

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  
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  
而直築縣火四尺一鉤機五步一電門有鎗  
炭令適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  
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  
持鼓而撼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  
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  
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  
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休  
夜半城上四面鼓樂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  
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  
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  
城地中偏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  
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  
水耳並船以為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  
有方必善以船為輜輜二十船為一隊選材  
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  
劍甲鞬督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舍食亦

父母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輜輜決外  
隄城上為射機疾佐之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窰窰實入門四五  
尺為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  
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  
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窰  
窰門旁為窰充窰狀柴艾冠即入下輔而塞  
之數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  
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大鉞  
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鉞交之置如平不如平  
不利兌亦兩末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  
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隊疏束  
樹木令足以為柴持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  
以為外面以柴持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  
令土漏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  
以柴本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  
登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



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衛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齡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今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繕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兩枚合而為之輶輶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馬下高丈上九尺廣受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橫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狸者三尺樹渠毋傑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也廣五尺中藉莖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

一籍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礮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敵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欽水甌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甌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刺亦一未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閨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填外內以柴為燭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狸兩壘深平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掃若松為穴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塹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

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臺臺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鼓之百十每亦重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止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壘穴殺有佩聞為之戶及關籬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梟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鈇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鈎客穴者為矩矛短戟短弩重矢財自足穴微以聞以金劍為難長五尺為登木屏屏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器客三十斤以上狸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置具金牛交梟皮及法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為斫屏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四為斤斧



鋸鑿鑽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槽高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槽蓋具橐索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醢置穴中丈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酒目

備蛾傳第六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為法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疾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忽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答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較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為累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漆其索塗中為鐵鑲鈎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是抄大皆救之以車兩

走軸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梓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鏡找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徑三尺大耳樹之為連父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推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算其一後答廣丈二尺 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斷植以押慮虛薄於木虛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鈞而斷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經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畧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樓及散與池革

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墳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車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墨子卷之十四



墨子卷之十五

沛三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樂官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怨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

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厨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孫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

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為容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肉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涂菌令命昏緝狗纂馬擊緯靜夜聞鼓聲而謬所以閤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謬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為不道不脩義詳唯乃是王曰子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屢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間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

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飢

旗幟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雲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荏旗劍盾為羽旗車為壘旗騎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管茅有積蘆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甕有慶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廩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



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留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鎗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為民國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符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柱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子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柱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功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衆多財民好食為內牒內行機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隅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衛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里岳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岳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



裂帛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并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譴諱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譴譴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闔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闔者隊二人賜上奉而勝圍

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止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估有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竟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為除死罪二



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蔓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疆奸人婦女以讎讎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

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屬繕夫為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登席辱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問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聞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帛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

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譟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為衆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棄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



及據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  
若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  
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入而藉之狐之有  
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  
城為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  
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  
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  
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  
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  
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  
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  
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  
守樓臨質官而善周密塗樓令下無見上  
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  
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  
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孫官之  
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  
吏主者門里莞閉必須太守之節孫衛必取  
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  
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閤者

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丞舍必  
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  
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  
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  
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  
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  
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  
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  
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  
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  
爵祿者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  
受構賞者令孫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  
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  
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  
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  
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  
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官養之勿  
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異官父母妻子皆  
同其官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  
就間守官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

入孫官丈五尺為復道孫不得有室三日一  
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官中厚三尺以上發候  
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  
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  
貧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  
互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  
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  
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  
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  
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  
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  
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  
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  
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  
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  
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孫其  
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  
燔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曾無過三百人日暮  
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  
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



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外十二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室之無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枚數當逐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岳淫言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謹器賊衆其罪殺非上不誅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驕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聞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

聞警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消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閑鋪食更中消一長者環守宮之街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堦院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街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鼙鼙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新土俱上以為羊矜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

子問羊矜守耶羊矜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矜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固屬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遠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棹之左百步右百步繫下失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屬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主慮患憑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答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答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其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閭街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逆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



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冠至隨葉去唯奔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郛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為縣梁聲鼙亭一鼓冠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報五鼓傳又以又屬之言冠所從來者少多旦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冠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冠舉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

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冠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叁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冠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冠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冠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小大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

在葆官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閔之上道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為竹筍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盧盧廣十尺素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據者名百步一隊閭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墻壙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遠縣豫種畜荒芸鳥喙祿葉外宅溝井可實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冠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冠至先殺牛羊雞狗鳥鴈牧



其支革筋角脂萌羽毫皆剝之吏禪桐自爲鐵鉅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元本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茂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譏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苦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抬城矣以輶車輪軸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墨子卷之十五

韓子序

匪一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弄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韓非子卷之一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陽連荆國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然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今秦地折長



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  
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  
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  
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  
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  
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  
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  
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  
國也謂五戰也一戰不剋而無齊齊爲樂毅破之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剋  
跡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跡則  
無禍敗言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  
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  
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  
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食  
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  
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  
荆人得牧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  
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  
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  
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  
趙危趙危而荆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  
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  
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  
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  
宗廟今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  
穰侯信平也邑其秦故非誠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  
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  
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  
邯鄲北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其民輕而  
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  
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  
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  
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  
完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

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  
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  
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  
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  
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  
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  
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  
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  
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  
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  
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  
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  
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  
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乎下大  
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  
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  
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  
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內者吾  
則從從堅固曰不難矣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



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忘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藩籬出貢以供若藩籬居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據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禍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知貴臣之計也均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

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我是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聞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懷然懷妨也腹處也而病爲妨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



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如何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代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

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厲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厲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姦

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爲寇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與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國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光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洋美編次也敦祗恭厚綆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愬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具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翼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轉鬻而備孫子贖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恃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其弘分施施於尹子奔於棘棘之於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宓子賤西門豹不聞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服

必危社稷君之兄弟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則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大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杜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成故曰偏城市市衆所聚黨與雖衆不得藉威桑聚而生心也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居軍無私交其



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從令其此明君之所  
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不載奇  
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  
所以備不虞者也

###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  
彰故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源可  
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  
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  
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  
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因臣  
以欲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其意以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  
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故有智  
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  
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  
是故去智而有明去智則明去賢而有功去賢則功  
賢則臣賢則臣去勇而有強去勇則強羣臣守職百  
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

無位而處濇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  
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  
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勅  
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  
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  
智者正正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  
功已此之謂賢主之經也法也道在不可見  
可見也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  
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函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  
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  
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  
而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  
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  
姦臣聞其主之武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  
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

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  
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  
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  
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  
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  
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  
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  
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  
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  
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  
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  
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  
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  
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  
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  
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之一



韓非子卷之二

匪二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曲法為不私奉法者弱則國弱曲法為不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之判全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之方城也殘齊平中山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之故也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之故也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也加兵於齊齊平陸以兵為私都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下雖陽之事而楚師追師久為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

私其外外謂臣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得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故不可欺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周能由譽進所以此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務官由黨舉所以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多則蔽多而不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罪蔽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則忠臣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良臣伏矣良臣伏矣故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謂私重

黨私相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從屬之數雖多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具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移故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謂成國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可飾也以法量功故能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明辨謂善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明辨謂善能退也故主雖法則可也謂可也定可否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朝廷則下有缺上之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言為君有目不以私視而面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



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殺之以煖  
凡此皆用乎入故鎡鄒傳體不敢不搏利刃  
曰不得不救入也故鎡鄒傳體不敢不搏利刃  
搏之必無私賢括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能  
公之皆以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  
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貴賤不  
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  
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治之至  
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  
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  
臣不謂忠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  
下為名臣不謂仁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  
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  
謂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峻之隙以恐  
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  
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  
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家為雄者耳如此之臣  
不可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  
所簡也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  
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  
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  
專意一行具以待任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

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  
給言當用法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日  
而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  
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  
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  
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逞其真偽斯術也先王之所守要因法  
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  
得關其伎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  
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即近侍朝廷  
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今得其職分而  
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  
也立治之功日尚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  
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  
新就削滅也見耕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  
自知既以漸而漸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  
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使其  
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  
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  
遊外私也或使過遠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  
遂令懲下也今且懲下也威不貸錯

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今錯制當威  
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共臣則法不信則君  
行危矣法不信則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  
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之  
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上智捷舉中事必以  
先王之法為比君智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  
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高利也  
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  
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舉  
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  
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  
美齊非為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  
官威民官之屬已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  
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  
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  
王貴之而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  
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



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殺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所

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實而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

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

易其君臣用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矣用臣

賞則民歸此大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

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

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

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

羣臣請爵祿而與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

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此簡公失德

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

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

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

也無刑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德謂不無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無刑德而用之則是世

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殺之主

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

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名言

考則合不可知也也事則也言事則相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

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

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則罰不當其言則罰

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

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

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

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昔者韓昭

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

之上覺寢而說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

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

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

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

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

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則羣臣不得朋黨相

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

賢者必多才術故安舉則事沮不勝不擇賢

則其事必沮而故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

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偏外故

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不

飾行故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

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好而好內故

豎刁自官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

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燕子之

臣也以喻好賢故陳祥讓之事今會不受國以讓已因遂讓之故君見惡則

羣臣匿端匿其端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

能欲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

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故子之託於

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

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王名也桓公蟲

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

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人

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



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  
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偽其誠

揚權第八 揚謂量事設謀也  
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  
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  
**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  
悅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乘宜則危君也**故去甚去**  
**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虛而待之彼自以之

四海既藏道陰見陽見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  
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  
陰陽接則君臣通也  
左右為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  
主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

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  
 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  
 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倭  
 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其唯正名乎故

曰以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

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  
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因而任之  
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  
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

知其名復脩其形形事也脩事以求形名參  
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爲形名也參同則  
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脩其  
事天必有符應之

命以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  
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天智巧在必背道而行非欲須去之民  
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  
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皆考參虛以靜  
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

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  
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  
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逐與同然後擇其善者  
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數  
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

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循

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法報命而決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  
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 叅名異事通一同情叅考異事之名  
必令通一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  
而又同情 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  
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 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 繩

不同於出入於故能入正和不同於燥濕於故能燥濕均

君不同羣於臣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  
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  
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下當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叅同

上下和調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

審必出言以辯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

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物類自辨聽言之道終

若甚醉客閑漫之飲凡聽言者欲聞以銘明



自盡而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  
昏憒乎彼自為始吾愈憒憒彼愈始則彼  
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  
或其所言彼既分辨吾遂知上之所陳之言  
為構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  
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  
動泄不失矣泰三之五也謂所陳之事或  
如此則動之散根幹堅植不有移華動之溶  
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開眼雖喜之則  
多事惡之則生怨謂臣所陳言若喜之則  
之彼必生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去  
虛其心則道來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  
止故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  
其事必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  
獨為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  
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心內局謂開  
由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  
寸者所以度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  
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  
矣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  
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孰敢不信  
惡必及刑罰既各自成善必及孰敢不信  
偶乃列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

上不神下將有因也神者隱而莫測其所由者  
故曰下將其事不當考其常事以常理考則  
有因也其事不當考其常事以常理考則  
較其非若天若地是謂累解測者也君用不  
如天地則上因下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  
地無私親也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高厚而  
無私親也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高厚而  
私欲治其內置而勿親令機事不失所置之  
臣勿私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  
移并外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政不失則每  
而足增其猜疑故一人則專大臣之門唯恐  
多不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  
論此者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  
去此更求謂大惑治之至要者則其守職此  
而不用也猶民愈眾茲邪滿側亦既大惑故  
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臣更從  
臣貸君之資臣更令臣逼此母專信一人而  
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刑勢腓大於股難  
以趣走臣重於君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  
可測知如臣能為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不知  
虎隨後如臣能為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不知  
外臣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主不蚤止狗益無  
已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同

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  
見弑為主而無臣矣國之有無臣皆為虎故曰  
虎自寧寧主既也刑虎則懼而法刑狗信虎化  
為人復反其真臣謂君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  
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不伐其聚彼將聚眾  
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國地亦今賜與適宜不適  
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子假求人斧益而與  
之則是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斧  
與仇則是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斧  
得斧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  
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  
不得二者文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  
量以割其下故上必有義之心常匿其私以  
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失下之得扶上於度量少矣有國之君  
不大其都大其都則國將有道之臣不責其家  
大夫將家責其有道之君不責其臣責其臣  
勢過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必將代君也備危



公子既東宗室憂喑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

比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

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



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  
通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  
環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日威強何  
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  
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  
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  
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  
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  
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  
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  
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  
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  
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  
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墮劫  
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  
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  
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  
姦之在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  
罰任於後當則罰之不不令妄舉防三姦其

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不使  
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  
令度君意擅進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  
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  
於舍若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  
德防五姦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  
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  
臣相為語防六姦之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  
功無踰賞防七姦之勇無赦罪邑閭勇者謂恃  
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使行私財於勇士其於  
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  
方四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  
已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今臣以外為制  
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  
亡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  
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故  
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亟於不聽也  
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臣之外  
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諸侯之不聽則不  
既不聽則外交之心息矣諸侯之不聽則不  
人之臣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  
也君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  
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專  
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  
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  
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  
勞用諸侯之重謂使以勢位之重也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  
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  
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  
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愚毀也或

韓非子卷之二



韓非子卷之三

匪三

十遇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

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  
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  
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  
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  
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  
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  
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  
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

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  
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  
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  
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  
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爲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  
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  
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  
尤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  
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

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  
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  
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皆息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  
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  
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  
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  
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  
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獻公說曰

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  
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  
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者楚靈王爲申之命宋太子後  
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也拘齊慶封中射士

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  
 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  
 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

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



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  
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  
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  
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  
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  
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之平公問  
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  
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  
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  
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  
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  
曠不得曰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  
道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堦端再奏之而  
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  
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  
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  
乎師曠曰不可昔者皇帝合鬼神於泰山之  
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並鎗音切蚩

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  
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  
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  
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  
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  
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  
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知伯瑤名知伯率趙韓魏而伐  
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  
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  
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復彼來請地而  
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  
將生心也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  
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  
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  
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  
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  
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

怒知伯也如是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  
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  
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名趙襄子  
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  
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  
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  
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  
曰夫董閼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  
鐸循之尹鐸安于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  
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  
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  
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  
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  
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  
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  
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  
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  
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  
人奇餘也謂閑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  
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



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楷楚牆之有楷高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羸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

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且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

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悞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騁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斧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畫其



內縵帛為茵蔕席蔕草頗緣觴酌有采而樽  
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  
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  
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  
而欲服者彌少世三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  
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  
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  
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  
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  
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  
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  
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  
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  
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

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  
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  
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  
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  
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  
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  
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  
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  
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  
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  
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  
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  
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  
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  
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  
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  
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  
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積勢以爲治內其

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  
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  
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  
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  
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  
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  
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  
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  
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  
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  
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  
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  
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  
而與豎刁刀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  
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  
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  
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  
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  
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  
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也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粗糲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及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

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違也非本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之三



韓非子卷之四

匪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疏韓公由之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所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今見聽用能燭重人之陰情今見聽用能燭重人之陰情

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內謂百官也

右也皆與當塗是也皆與當塗

之人為用也是也皆與當塗

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

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

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

即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即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

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為談也談者謂為此

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

而進其仇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

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士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

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

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即主心

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明黨又

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

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

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

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

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

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

好爭重人與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

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

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

而又不見數所經時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

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得見故當塗之

人獨說故法術之士矣道得進而人主矣時

而稱故法術之士矣道得進而人主矣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故資必不勝而

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

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

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則舉以為罪而誅之

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

使俠客以劍刺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憐

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

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

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

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可使近權令

者成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

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

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不待見功而爵

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

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

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越國為異國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

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有謀君之心

即已國還為越國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國不察其類者也經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人主所以謂齊亡者  
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  
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  
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  
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  
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今  
今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  
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得也襲重凡法律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  
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  
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  
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  
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  
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  
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  
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之十其  
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士謂智士之十其  
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恃其精絜而更不  
能以枉法為治既精絜故不能枉法為治則  
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貨賂智之士

聽從也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  
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  
精辯之士精辯之士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  
治於亂也精辯之士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  
廢則人主之明塞矣脩智之吏  
塞矣主明自不以功伐決智行功伐智行  
以參伍審罪過比審罪過而聽左  
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  
處官矣近習之言無能之人在廷而愚汙之吏  
處官矣愚汙之吏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正公  
此也正當也且人臣有罪人王有大失臣主之  
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  
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  
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  
能然復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  
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  
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失勢而  
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此人臣之所以  
請主便私也以請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誦  
中但有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  
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  
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  
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  
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  
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  
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大臣挾愚汙之人  
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挾利侵漁朋黨言侵奪  
漁者之比周相與周者言以阿黨之為人為忠  
信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  
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  
大罪於下索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  
難也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  
難也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  
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可循理非敢橫







紫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或自多  
 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毋以  
 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自智  
 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則無得以其先所因  
 敗而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謀其大意無所拂  
 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八  
 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忤意無拂  
 擊摩其智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  
 得以極騁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  
 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伊尹為宰  
 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  
 上其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  
 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  
 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  
 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臣則以不疑不罪以因  
 輸忠故曰相持如臣臣則以不疑不罪以因  
 此者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  
 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  
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  
盜至故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  
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殺薄者見疑二人謂  
隣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殺其所厚欲令胡不  
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爲已同憂也  
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  
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故繞朝之言當矣其  
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  
人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以雖以爲聖後秦竟以  
言戮之是亦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間往夜  
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  
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則罪異日與君游於果  
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  
見賢而後獲罪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  
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

加䟽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  
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  
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災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



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臣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因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強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為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親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親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誦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塏堙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



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顧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

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殺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

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桎梏之威銜械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



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剋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諛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

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中公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淳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歷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寵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佞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聞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聚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憚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益具者可亡也變編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愾愾而不嘗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大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

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無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



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

匪五

四

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即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寵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

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匪五

五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大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

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酖毒扼昧謂暗中也之所以用也故挑左春秋曰人主之

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泰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衆士之端皆相然而觀之士無



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後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貴人富則起勢以藉藉假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後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天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熾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天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

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離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僭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皆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蔽是言

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殷大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



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父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竊竄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膏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

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笑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卿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吾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

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



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帷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臣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膏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秦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

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若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諸況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則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諂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爲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

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也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諂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爲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思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脩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汗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



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名則即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專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韓非子卷之五

韓非子卷之六

解老第二十

匪六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

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據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



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裏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裏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

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

實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寶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

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曰故以久矣

所謂言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食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



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剡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自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天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

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瘕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殺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

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而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得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

德六

德六

於民也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

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

德六

德六

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



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惜惜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惜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票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賊。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事閭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



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  
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  
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  
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  
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  
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  
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  
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  
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  
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  
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  
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  
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  
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  
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  
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  
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

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  
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  
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  
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  
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  
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  
隨於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  
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  
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  
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  
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  
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  
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  
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  
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  
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  
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  
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

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  
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  
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  
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  
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  
詐則知米文知米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  
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  
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  
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  
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小盜隨大姦唱  
則小盜和等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等先則  
鐘瑟皆隨等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  
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  
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等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  
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休於淫物而後變亂  
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  
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



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校至聖人不然一  
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  
謂不校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  
神不為動之謂不悅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  
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  
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  
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  
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脩  
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  
者益衆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  
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  
其德乃善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  
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  
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  
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  
以此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

走馬以冀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  
已甲冑生蟣虱驚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  
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  
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  
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則  
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  
欲智伯無范中行而攻趙不巳韓魏反之軍  
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  
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  
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  
故曰欲莫惜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  
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  
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  
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  
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  
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  
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  
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  
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  
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

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  
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  
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  
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  
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  
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  
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  
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  
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  
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  
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  
越王入官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  
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  
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  
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  
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  
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尤大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大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聞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

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虜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旌象豹胎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佈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

於其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罽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罽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僻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其繁澤亂



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穡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後稷不足隨自然則穡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寂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

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也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於境

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胃中未知勝負故曜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韓非子卷之六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

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則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曰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救晉不救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

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救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弟于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救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刺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日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衡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衡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魯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

矣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譬兩目映君矣爲不殺君曰不能勿映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替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日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傳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其子怖以爲象箸爲不成美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旒象豹胎旒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知不足也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

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間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爲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矣

陳軫貴於魏正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囑南望隰子家之樹殺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不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音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



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堅刀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或作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壁器有滌則絮矣行身亦然無滌望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

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曰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晉夫公之故人公美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趙謂官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官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知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

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祐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馮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日縛之殺以繫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

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繫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急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夫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

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說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欲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欲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

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

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

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

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諫金百溢遺晉

閻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韓非子卷之七

韓非子卷之八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

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資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則於繩之內二曰斷則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



使人去飢寒雖貴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諛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僇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貴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貴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

#### 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賂而掇金赴賂而掇金則身不全貴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貴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貴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夫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異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服虎而不以桎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責育之所患

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桎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

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

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

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

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

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

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

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

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

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

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

君明而少怨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

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

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

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而受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

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

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



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

人主獨立而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

有刑法而死無蠱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

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儲望暴兩疾風

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貴育之死不謹蕭

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

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貴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

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弱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

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貴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

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

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

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鎗銖重也

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

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

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

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舉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

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



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磐孟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貴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貴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上  
上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八

韓非子卷之九

匪八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

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由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且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

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

則不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詭詭而六

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其情可

得而此七者主之所由也觀聽不參則誠不

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寡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其聽

從若門戶然其說侏儒之夢見竈言侏儒夢言

人揚則後人不見此哀公之稱莫衆而迷言公

謀重公偏聽子瑕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

與之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

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

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歸不

五說皆不參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豎牛專

門戶之聽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

二子戰亡也而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

為亂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

彼得嚴遠足以成其朋黨為室盡以備失則

以明主推積鐵之類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



參觀

董子至石邑象深澗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

不以殺故也而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以將樂行

能犯則無由犯重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金其罪辜時猶矧而不止則有而積澤之火切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嚴禁人之厚葬不同公知之文買胥倖同公

之國當一鄴買而誅之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賞譽厚而信者

歸思  
文  
越王  
楚宮室  
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

100

居喪而瘠君與之勾踐知之故式怒鼃  
官故多毀死者也勾踐知勸

以效之拾蠶握繭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

與吹竽下混也故吹竽是不齊其患在申子之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此河東

王從之此上三事

一聽四

任  
冬  
不  
故  
爲  
如  
之  
散  
使  
人  
問  
他  
則  
不  
響

是以竊攷遷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

[REDACTED]

聽察之名也

也。智深智一物衆隱皆變衆隱於一物之智之物莫不隱

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

庶子使庶子愛御史西門豹詳遺害謀遺其

清明之  
稱也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詐爲秦使  
齊人飲馬  
山知君親也  
佯逐所愛  
令子之

白馬驗言白馬誠以子產離訟者得分兩訟之者

倒言七右經

一有見公者勿重之專後笑公力丁系廿力品

\_\_\_\_\_



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也人君兼燭一

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擁一人不能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煬則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此煬子取焉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推煬君之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必迷惑者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

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間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

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子得論其是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

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

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

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信一人言故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敗加兵故其可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

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志其謀固成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士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士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士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士因佩之豎

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士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士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

士已佩之矣叔孫召士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士士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

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為以爾請之矣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

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保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殺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墜已也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墜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致

相議今兩受勢重既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為壅塞更得術嗣君之壅乃始甚此嗣君不得術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即甲之不全者也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則體不傷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

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灌澤將遂以為

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

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受之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相殘也掩人必怒怒則聞聞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

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日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

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易不開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

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

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

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害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  
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  
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  
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

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

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  
不來不犯輕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夫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  
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雍離其水也設

○防禁逃捕今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

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

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  
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

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恐燒

國家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  
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

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  
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  
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  
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  
已救矣

成雖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  
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  
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  
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  
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

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  
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者不修

也得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  
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

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  
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  
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  
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子則不

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  
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衾衾材木盡於棺槨  
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  
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

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  
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  
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  
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  
治病魏襄王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

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

也名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

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不

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

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  
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



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故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兵甲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入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

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射的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其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也慮謀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吳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則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儲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

助甚此矣人豈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韓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愛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

也嘖有為嘖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况袴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蠅人見地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為孟賁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為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厚食以數百人處士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



而聽之

趙今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

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其外請兵取

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

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

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

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其思固以成不

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

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復事將復取對曰夫割

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

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

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徙不講三國

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

三城也若不講之二國入而韓必大舉臣故

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

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

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

而已廢上黨并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

則邯鄲危矣如口中虱之氣王拱而朝天下後者

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

恐施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

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易其地以臨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

之公大夫亦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卒遣

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

信以至無亦不信故不敢為

戴驪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

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

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笥

何這何輜車故實奉笥本

周主亡王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

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

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

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

為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

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

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

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

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伴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

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

割割不誠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

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

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

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

牛馬入人田中同有令入而吏不以為事牛

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

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

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

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田林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

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

吏不事事也曲故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

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

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膠堅

以知之膠堅王之所愛今偽謗之必愈而言王之疑已也

淳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為秦使以知

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

令走王知之三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

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

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

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

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十十一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匪九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

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

人主墜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

久語而左右驚懷刷其患在胥儻之權厲公

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

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

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

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

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誣說大夫種

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

楚宋石遣衛君書白主教暴謹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燔而二人罪司馬喜殺吳騫而季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郢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廬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

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

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

而稟吏覆是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僇侯譙其

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

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

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賊

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

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浮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惠楚使黎其去仲尼而子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倂遺書而長弘死用雞殺而郤縠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鄰而嗣公賜令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當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當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

於吏勢手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儻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儻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日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性之矢一作云浴之季曰諾乃浴以

矢一日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手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崔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以自重也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下受令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誣遺大夫種書曰校免盡則良大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謫相韓白圭謂暴謫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號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諫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鄆門之外而理之繫之以雞卵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

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辱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辱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



韓非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審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蔡築武官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兵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

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謬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銹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

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綬之以鄭簡宋褻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去拚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矣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友原與其鄭敫餓也是以具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惠在尊屬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日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賸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

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二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爲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

者不倦王聞召而勝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日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官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

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絲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隙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絲莢夙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瓢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瓢所貴者謂其

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瓢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爲之而屋壞一日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誦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櫟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櫟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辭解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

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

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較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戲然至日晚必歸饌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譴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



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  
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耨者盡巧而  
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  
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  
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  
子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  
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  
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  
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  
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  
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  
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  
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  
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  
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  
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

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  
之實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  
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泣人問曰  
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  
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  
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疎人迹其  
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  
爲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  
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簋捐之蕭蕭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  
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  
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簋  
所以食也蕭蕭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  
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  
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  
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  
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禁社者攜擲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  
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  
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  
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  
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  
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襦麾之鳥驚  
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  
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日魯

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酬則唾之亦  
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  
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  
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



既逐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

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曰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得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

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曰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

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

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

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日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

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

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竿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

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李蔭於街者莫有搜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  
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  
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  
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  
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  
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  
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  
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  
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  
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  
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  
耕以爲上服戰厲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  
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  
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  
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  
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  
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  
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

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  
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  
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  
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孟也民  
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惠  
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  
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  
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  
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  
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  
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請  
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  
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

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  
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  
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  
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  
曰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  
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  
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  
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  
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  
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  
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  
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  
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  
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成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

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嘗言其兩日和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

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

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

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

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

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

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

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

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

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

恐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韓非子卷之十二

匪十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明危坐子臯

臯雖刑之有不忍之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

心明者懷恩報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

王不知不知功當故昭卯五乘而履屬却卿

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上不過任臣

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王真信不誣人

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

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驕忠矣

內明治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公

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我軒曰人故

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

行必得所利駁行不白簡主之相陽虎

魯莒莒是行駁也趙主以哀公問一足子問孔

術御之盡其用而趙主以哀公問一足子問孔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臣雖有師

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

使者是亦失士也范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

飾非也而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

賊朝堂在燕當欲今季孫一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而禁而利當利

不行況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毀

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毀

利而不使進不與止也亂之所以產也使門

利而不使進不與止也亂之所以產也使門

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金以齊

也辱不用玉璧主用譽故西門豹請復治

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

左右能為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衣

盜者手不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衣人胡者

見不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衣人胡者

得是子綽左右畫能成國左右言亦不得

也去蟻驅蠅愈至喻言訓左右言亦不得

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宮公聽左右言亦不得

宣王之患驪馬也上不容言馬者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

節則臣下侵侮說在苗貢皇非獻伯孔子議

晏嬰晏嬰伯為相妻不衣帛故仲尼論管仲

與孫叔敖仲有三歸以其大德而出入之容

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



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

以樹臣之事言其舉非之朋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

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二人皆以

避于外不避虎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

教國也主云所舉言已與枳棘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

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父子好

言者必危身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忠諫者必

難於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令其姊

犯法明之趙侯以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

報對人之思唯賢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則人足所明

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

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

門明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

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

明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

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

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

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

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

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謂者行步危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車

翟黃也徒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

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

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

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

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之

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

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

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

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復躋羸

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履也

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

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愍者也為趙襄主力

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

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

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

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

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

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

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

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

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

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

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

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政行大事乎公曰故牙曰君知能謀天

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

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

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

公相失飢而道立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



國舉兵攻用允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今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畔也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

不能得則彼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

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

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且材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戰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

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

上盛果故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

屨以履之屨所履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則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賈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賈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



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

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

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

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

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鼓也宜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

民陷下也寧使民陷上謂下則朋黨論上則卑敬

四鉅者齊之居士屏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

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

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慈秋毫之端無私利

也而其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

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爾復以治

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

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

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

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物所內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

吾父之裘獨有尾言棄尚有所有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其冬見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

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

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

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蒺藜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

之周市對曰使驕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

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

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

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

行壅草色也色能入其租稅辟地生粟臣不

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

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

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

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藿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栗馬出

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

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日孟獻伯拜上

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

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

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

夫爵祿旗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

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

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

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

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繫私名獻伯之儉也可

與之故可與也又何賀管仲相齊曰臣貴矣



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

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也

柴車

北馬羈餅菜羹枯魚

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

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

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

一人為縣令一人為侯吏及臣得罪近王者

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侯吏者追臣至境

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

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

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

肱趙武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

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

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

於師人向武之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而

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

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

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雖汝吾私怨

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

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抑往謝之曰子釋

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

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

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

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

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

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

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

踰郭而入車遂則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

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

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

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

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

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之十二



韓非子卷之十三

新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過勢而沉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簡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危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

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具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顯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需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園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馬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詎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



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藏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茲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茲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

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貢爲乃食之子路拂然怒攘肘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食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仕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焉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正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



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於其軫也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親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之

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為文也立有問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廉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馬斷其下領則必待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

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鞅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廉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為廉而未得所以為廉夫虛無無見者廉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廉王曰何謂謹廉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廉也故曰在於謹廉也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廉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廉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廉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王



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五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擣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

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擣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擣里疾曰是何句句也何道出擣里疾口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擣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執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

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患杜鼠矣公曰何患杜鼠散對曰君亦見夫杜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他此杜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



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  
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而不爲已  
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配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墜國焉得無亡乎一曰

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  
酤莊氏之酒其狗斂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燬之則木焚燬之則塗圯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蘇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蘇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

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必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馬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斧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茅門廷理曰

非法也舉斧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衆所不寃也然疑家至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毋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衆而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姬也在中請歸與姬計之衛君自請薄疑薄疑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姬許我矣



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令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

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官徐呼中徵疾不中官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

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

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

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

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

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起

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

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

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

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

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

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

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

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

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

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

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

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

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

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

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

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

日令田於國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

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顓頊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顓頊

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

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

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

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取取五

鹿攻陽勝號伐曹南圍鄭反之罍罷朱圉還

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

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

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

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

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

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

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

白所愛是以解左辭說右辭者是身必死而

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之十三



韓非子卷之十四

新二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孫之何以明之  
以造父於期既善取馬又能忍渴及子罕爲  
出班行罰一國之類也田恒爲圃池行  
亦分圃池之也故宋君簡公弒惠在王  
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寢之共琴也王造說  
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  
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則亂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  
誅罰生於罪罪者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  
忠君也君過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  
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實責也百姓  
君疾而請者但當自求理以實責也百姓  
責之以二甲而發五苑應侯欲發策果以  
無功受賞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重賞不  
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重賞不  
教田章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  
連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  
代非齊王以令燕王事任子之人主鑒於士  
也而居者不適不顧故潘壽言禹情欲謂子

燕王言禹傳任於益終人主無所覺寤方吾  
今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皆知  
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人皆知  
其目同而視已沉君權可借臣乎具章知  
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  
壅明主之道平陽君之曰甚於虎目遂殺言  
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  
號故不令朝政名然使卿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  
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不  
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執事不以正故明主  
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  
之綱則木本則萬木動引綱網故失火之番  
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  
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故所遇  
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  
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  
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  
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  
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薄疑  
耶曰勿輕重而已吏目擅意目以富  
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  
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  
腐財則人飢官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  
之泣也前經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  
必隨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  
不連然馬驚於出班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班也可畏故曰  
威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而叱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  
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寢天下善鼓琴者也  
然而田連鼓上成寢撒下而不能成曲亦共  
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



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今為渴百日効駕園中渴馬見園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

轡策而進之疑突出於溝中為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

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

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

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

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刑服國是由出

刑服國是由出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

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

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圖池也仁以

齊物由一日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

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園

中造父驅車入園馬見園池而走造父不能

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

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眾久矣而

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園池而示渴民也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競逸出於實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日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

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於是殺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

之居者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

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

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圖池也今

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今田連成寢共琴人撫一

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

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

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皆之人二甲

皆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

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

復與為治一日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閭過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杜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杜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

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

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皆其里

正與伍老屯二甲也亦閭過公孫衍觀不敢

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過公孫衍謂王曰

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說也堯舜

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

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皆其里正與伍老屯

二田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

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牧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

道也

秦大鐵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地而生也蔬

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



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蔬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賞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

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間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賁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受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受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

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暗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疏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伴憎愛人伴愛人不得復憎也伴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効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以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

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辟疆

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必通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偏左右拊其本而葉偏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

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得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驚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

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推轂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閭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鐵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轂榜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

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

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刁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輶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鮑簡主欣然而



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朱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

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

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日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

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

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

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飾也鉤飾在前

錯銀在後錯銀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銀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實所以勸

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

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崔文

之乘馬有單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鏃笑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

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笑所以進之也錯飾在

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鏃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

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則故曰繁禮也忠信可以學禮故曰

不厭戰陣之間不厭詐偽詐偽不能制勝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故曰不厭詐偽也

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過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

俗故古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成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

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

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眾而對



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矣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李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李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李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李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也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順正議

故正河濱之漁者爭抵抵水中高地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也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為聖者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楫與矛者譽之曰吾楫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楫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楫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楫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以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實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堅刁自官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虛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堅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力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堅刃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堅刃一堅刃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

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實可罰罰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令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寃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

則賞令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令臣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臣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令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令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



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

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齊伐晉也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手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

於紂之謗此助紂為虐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新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韓子之過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其令故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



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之丞

者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卑賤官之卑

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誅乎民萌令管

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

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

乎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魏之臣

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臣今君兩用

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隣國交私

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

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

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淳齒而手死乎東

廟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

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

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

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

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

之園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

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

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

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

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

刑也卒問而應非深忌也亂國重典豈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

以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

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大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

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

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

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

曰故其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困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

君子矣使桓公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困出薄

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

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

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

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

是實無功也論困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

夫實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

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

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

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

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

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

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

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

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

心而惡之已入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



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晉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官之奇在虞信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

桓公官中二市婦問也里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堅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堅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國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非優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

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且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焉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焉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弑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令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堅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也荀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末可遠行也李

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

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律豐雖倍入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

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

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

紉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

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

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天則入多利商市

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

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官室器械周於資

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

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

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

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犀櫓櫓立於矢石之

所及簡子以犀為櫓而鼓之而士不起簡

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

但君不能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

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

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桀侵去降

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國

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

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櫓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

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華車千乘不如聞行

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

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

信必罰未必去櫓簡子未可以速去貨櫓也

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

輕犯矢石而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

數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難人

孝者一人言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

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

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好利惡

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利重

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

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



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韓非子卷之十六

勸四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同善聞姦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

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有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辭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



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而恃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妻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陽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謂以大夫之素地賜與為寢也

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築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

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



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已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修於桀紂未窮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

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衰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不察事而責成之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謂若以治物爲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得之故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宵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野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

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手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目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



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  
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  
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  
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  
任未嫌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  
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  
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  
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  
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  
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  
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  
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  
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  
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  
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  
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  
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  
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  
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藉設之於  
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智中  
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  
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  
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受近習莫之  
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  
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  
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  
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後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  
臣而不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  
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  
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  
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  
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

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  
君之明不知不後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  
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踣  
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  
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  
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罍而  
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  
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心非以其君也彼  
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  
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  
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  
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與齊齊景公禮之  
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  
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於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  
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  
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



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  
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  
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  
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  
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  
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  
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  
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  
臣弑父鄭去疾子弟而魯桓弑兄伍伯兼并  
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  
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  
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  
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  
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  
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  
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  
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  
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子之說何以  
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  
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  
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  
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  
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  
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  
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  
怒而不誅故指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  
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  
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  
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  
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令昭公見惡稽  
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徵事故不免  
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  
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  
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却而樂中行作難  
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福吳王誅子胥而  
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緒

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  
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  
誅不逞人心雖懸美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  
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  
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  
盡為心是與天下有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  
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  
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寤者為  
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  
寡人而夢見寤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  
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  
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寤一人場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場君邪則臣雖夢寤  
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  
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  
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  
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  
而雍馬燕子會賢子之而雍馬夫去所愛而



用所賢未免使一人場已也不肖者場主不足  
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場主已則必  
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  
二賢高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  
增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  
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  
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  
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  
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  
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  
日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而今以加  
知矣則雖場已必不危矣

韓非子卷之十六

韓非子卷之十七

第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龍霧霧而龍  
蛇與螭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誑  
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  
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  
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  
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  
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  
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  
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  
足以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  
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  
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  
而螭弗能乘也霧醲而螭不能遊也夫有威  
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螭螭之材薄也  
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  
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

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  
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  
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  
不肖者眾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  
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  
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  
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  
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  
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四行者南  
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行一  
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  
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  
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  
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藏獲  
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  
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  
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  
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



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容亦明矣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揚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使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藏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乎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若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今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殺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



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為之的殺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

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遜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所聞先王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達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濟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不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鄭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動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



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  
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  
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  
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  
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  
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  
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  
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  
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  
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  
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  
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  
法不動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  
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  
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  
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  
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  
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  
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

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  
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  
官者智能也令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智  
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  
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  
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  
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  
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  
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  
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  
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  
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  
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  
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  
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

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  
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釋其主  
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  
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  
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  
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  
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顓頊衛僑如狐不  
稽重明董不識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  
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  
下而不取有辜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  
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  
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  
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  
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闕龍達  
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  
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  
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



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軍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殫心曰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脯消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脯消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芊尹申夷隨少

師越種干兵王孫頌晉陽成泄齊堅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撓蔽賢良以陰間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王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

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必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胥內搆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典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誑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人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



君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  
構賞與聚巷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  
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  
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  
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  
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  
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  
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  
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  
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屢然舉耳以  
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攬巷族觀時發事一  
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  
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  
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  
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  
君而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  
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  
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  
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

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  
雖節儉勤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  
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  
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  
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甯灌其口進退不肅  
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  
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  
數十年兵不煩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  
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  
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  
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  
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  
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  
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  
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  
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  
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  
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廣賞賜  
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

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  
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  
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  
當法者不誣敵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  
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  
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  
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  
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  
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  
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  
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  
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  
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  
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日利二曰威三  
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  
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  
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  
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



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其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說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寡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愚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

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恩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踈險譏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陵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書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地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目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

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既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敏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貴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閑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拊摩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



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  
宮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  
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  
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  
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  
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  
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  
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  
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事造言作辭以非  
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  
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顯  
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顯賞而富是以  
上不勝下也

韓非子卷之十七

韓非子卷之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衛六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  
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  
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  
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  
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  
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  
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  
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撲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  
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  
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  
曰怯懦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  
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  
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  
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  
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  
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墜於俗

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  
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  
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  
則交必有怨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  
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襁然男子  
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  
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  
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  
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  
於法禁法禁明者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  
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富則兵強而霸王  
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  
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實罰無私使



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辭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按也治賊非治所按也治所按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

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太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子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



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鳥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憚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揚



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  
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  
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華角赴河雖不  
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  
為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  
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  
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  
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  
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  
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  
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  
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修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情夫貴  
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  
可得也

銑而推車者銑也上音廢而得也古者人  
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  
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惠惠而道推仁厚皆  
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  
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  
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  
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  
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  
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  
是以拔千丈之都取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  
乘乘其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  
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冰者有素髮  
除者傷血內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  
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  
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  
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  
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  
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  
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

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  
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  
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見也然  
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  
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  
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  
之性愛也臣主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  
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  
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  
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  
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  
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  
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  
妄殺如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子則賞多  
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  
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儲幸而望於  
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  
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



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慮智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

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快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責臣無重臣責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責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測其用人也鬼測鬼如鬼之陰密誰能知也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因既陰密誰能因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達逆誰能達之天下不敢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議

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二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故智力敵而羣物勝不知任眾而用國也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墮墜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策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微賞罰隨之事成則君人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茲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通兄弟則公子權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物者顯賢則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禮虛名掩君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過不爭庶不令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親暱重幣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固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上下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雖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曰易

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上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口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倖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傲倖安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以折揆伍必怒不折則潰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毋謂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微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規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適以

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聞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裁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官嬖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其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實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諫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之疑辨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眾藉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謬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眾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眾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聞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則微多微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上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舉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當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

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賊紋之政貨務為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止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韓非子卷之十八



韓非子卷之十九

同卷

虧七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役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膲而相遺以水故師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師以水相遺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故師以水相遺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踈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索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

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禹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潢澤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鉞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



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莫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頑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則七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金鎔燭雖多盜跖不擄盜跖不擄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擄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

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則七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雖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

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

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傲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

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七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九昔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實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傾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

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十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

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達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闕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米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緣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脰一毛世主

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聞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聞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  
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  
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  
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  
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  
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  
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劔水擊鵠鴈陸斷駒  
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  
以必馬按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  
駑良觀客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  
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平伍夫  
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  
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  
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  
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  
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  
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  
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  
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

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  
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  
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  
或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  
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  
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  
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  
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  
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  
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  
有一然而世皆棄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  
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  
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  
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  
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  
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  
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

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論也夫論性也以仁  
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  
善毛厲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  
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  
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枯耳而一  
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  
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  
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  
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  
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  
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  
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病不治則加痛也  
不割痤則寢益謂癰也而剔首割痤必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  
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



田蕞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  
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  
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  
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聞所以禽虜也而以  
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  
決江濟河而民聚瓦石欲以事子產開柵樹  
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  
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  
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  
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  
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  
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  
也堯為人君而弑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  
湯武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  
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  
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  
職以戴其君者也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  
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  
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  
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  
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  
曰臣事君子事父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  
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  
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  
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

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  
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  
舜見瞽叟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  
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  
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  
子邪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  
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  
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  
處家也若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  
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  
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  
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  
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  
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為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  
士天下之亂術也瞽叟為舜放之象為舜弟  
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



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妻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顧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

卷七

十八

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惰怠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僇詘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卷七

十九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

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闕龍逢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

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 飾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以九里斷者強且王宿治者削若委置其法則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北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

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



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而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

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闢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為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

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聞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聞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人則坐之故曰任坐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感乎威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



乎慘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卷七

二十五

韓非子卷之二十

黃石公素書序

卷八

攝襄信縣令將仕郎太常寺協律郎魏魯上

黃石公蓋鎮星降靈昊天長瑞助聖君之德資賢臣之謀述五常之規儀垂不朽之教誠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匡邦之理備而無遺子房得之一匡天下武侯習之獨霸三川嗚呼君如禮樂生知機鈴天授未有道德仁義不合於斯文而成功業者也魯巖谷賤士濫窺聖玄言質而既慚不文義淺而莫窮幽旨有所訛謬以俟將來

黃石公素書

五者一體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夫有道者必有德德者必懷仁既懷其仁必行其義故有道德仁義之君必以禮下

於人是以道德仁義禮五者關一不可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得不失其由

君不違民利使民遂成其性為之道理

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欲

為君之道處其厚不處其薄法於天道不言而信

言而信

仁者人之所親

為人君親萬姓皆如赤子使民仰之如慈

親故云人之所親

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慈者常念萬物恐失其所謂之慈惠者賜

也與也重人之才而與方便各得其所謂

之惠惻隱者能憫惻于微細憂及于人常

念之如赤子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成功立事

卷八

二



懲奸勸善濟弱扶危謂之義賞善者不以私嫌而廢功罰惡者不以親戚而免誅然後可以成功立事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夫為人君之長晝夜恭勤于禮節乃能化

被于人倫令尊卑有序使非法不行謂之

傳教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

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

能審乎盛衰者謂之賢人君有道即就明

其盛也君無道即隱明乎衰也通乎成敗

者君有道能匡君之美君無道終不同其

醜而故爲惡也雖居敗世而不亡身故云

通

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君有道則理可就而成之君無道則亂可

捨而去之故曰去就之理也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潛者隱也賢人君子混于世非過明君而

不顯其道故曰待其時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

君臣道合能建立事功華夷歸德自然位

極人臣若非道而處雖得之不久也

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世之功

機者謀也夫人藏機于心如弩之有關也

若審其物而發則物無不中乘其時而動

即物無不成故弩不可虛發機不可亂施

弩虛發即狂機亂施即敗惟得時而動得

機而發則如神而成功也

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沒者隱也言君臣道不相合不可以贊則

隱之于世身不可妄仕身不仕無禍及也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垂于後世謂之聖人

言行此道者皆履于高貴名播後代是以

謂之聖人

正道如生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不顧小節而謀遠大是謂有德

信足以一異

天之於人無言而四時行寒暑不差毫釐

故君子法於天不可無信設彼法度終始如一

義足以得衆

不私於財不厚於己然後能伏其衆也

才足以鑒古

才非文才也謂公才也能思前王之行有

美德者行之其不善者省而非之此爲鑒

古

明足以照下

夫君子處人之上如鏡在臺無物不照能

參人是非故爲明君也

此人之俊也

行此五事得名之俊才也

行足以爲儀表

所行之事動合規儀衆取則於我而爲儀

表

智足以決嫌疑

避嫌遠疑是爲有智

信可以守約

受君之命雖萬里越境而守信不可移也



廉足以分財

不厚已而薄人

此人之豪也

能行斯四者得名之豪士

守職而不廢

不曠其位而行今謂之不廢

處義而不回

事君盡忠見危致命而匡救不移謂之不

回

見利不苟得臨難不苟免此人之傑也

非道之利豈可苟得乎合義之難豈可苟免乎是謂人傑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君若耽玩於一事則使民廢其業競以所

好來求寵也多欲即牽累其心是以不耽

不欲自然無其累也

抑非損惡所以讓過

抑者遏也遏其是非之心損者減也減其造惡之事可以除已之過

貶酒節色所以無汚

酒色於人損而無益使人神不清智不明

神濁即減算智暗即聽政不審也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

處於嫌疑寧無禍患

博學切問所以廣智

前王之教傳於典籍博而覽之以成學業

切問者有不明之義切而問之以廣其智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高行者處下而不深居衆而不羣謂之高

行微言者習先王典誥垂教之言以化人

謂之微言專而行之謂之修身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恭恭於物人能敬之儉約謙和可保終吉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計不深而必敗慮不遠而必憂故君子深

遠計慮而能不處於窮極之地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墜

親於仁人結彼直友即能不急其身於禍

害

近怨篤行所以接人

怨人之短藏己之長不做於物而行恭敬

即無人不接矣

任能使才所以濟務

良匠無棄材良將無棄士度彼才能而用

之故名濟其務

絕惡斥讒所以止亂

閑讒說之門塞姦邪之路行於正道固無

禍亂也

推本念古所以不惑

君子必思其本本不躁而求進於古先無

不立功業而成大名所以不惑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軍機尚怯故兵書曰其要在豫謀是以有

備無患不豫揆度何以應卒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君子之性如水能就其方圓不可固而執

之必能變通故可解其結

括囊順令所以無咎

不累非道之財而能濟衆者故無災害



操操挺挺所以立功兢兢業業所以保終  
不墮不慢初終如一所以長守其貴也

德宗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籌謀

小人以力爭君子以謀勝是以良將不戰  
而勝故力事不如謀成

安莫安於忍欲

忍其所欲則心神不撓心神不撓則四體  
安寧

先莫先於修德

修德為百行之先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樂莫樂於好善

崇奉正教敬仰神祇謂之善

神莫神於至誠

至誠感神從精誠發于心必能動天地感  
鬼神矣

潔莫潔於慎濁

戒慎無染可致高潔

吉莫吉於知足

任直體道不非理以求富貴故常保吉慶

苦莫苦於多願

多願而少得必苦於心也

悲莫悲於精散

形者神之屋宅也精散則形枯形枯則神  
無所居為陰鬼所侵雖金玉滿堂而不可

贖其身妻子至親而不可延其命故悲

病莫病於無常

君子之性必有常度苟或不常是為病也  
短莫短於苟得

不以其道苟而得之是為不久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貪求向己鄙快於人此是小人之行故云

幽

孤莫孤於自是

人君常執自是以責人非衆聽不與共聽

衆明不與共視豈不孤矣

危莫危於任疑

既懷其疑即不可任若任所疑必致死禍

敗莫敗於多私

向公無憂多私必敗

尊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淺

明不可炫藏其心不能自昭可謂淺矣

有過不知者蔽

君子日新其德慮恐有過不自改乎

迷而不反者惑

日月時有虧盈人豈無過不患有過而患

不改是不惑矣

以言取怨者禍

不慮其遠以言傷人既取其怨久而成患

故曰口是禍之門

令與心乖者廢

令不可以心乖即民不敬

後令謬前者毀

法令謬行即毀謗起

怒而不威者犯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無威德小人是以犯

之也

好衆辱人者殃

折辱於人為衆所恥積怨蓄懷久而成殃



也

戮辱所任者危

曾受無辜之辱不可任之得權得使必危也

慢其所敬者凶

合歸敬者而反慢之必招禍矣

貌合心離者孤

貌與心乖者事多不同道既寡其朋必孤獨也

親佞遠忠者亡

不納忠良之言而聽讒邪之說良臣去國奸佞在朝此為滅亡之本也

近色遠賢者昏

好色而不親善事此為昏亂之君也私人以官者浮

才器無堪而強處於祿位如漚之在水浮而不久也

女謁公行者亂

內戚外連公行私事此乃禍亂之本羣下外思者淪

男八

十

思歸於外即多離心援寡德孤淪亡之兆上下相違者散

君臣貴和患在不睦上違下非可散可離上下相怠者無功

上下相承功齊天地是非各異何功而成

上下相易者傾

以勢奪權以財易位君臣俱傾危也

凌弱取勝者侵

倚尊凌卑強取勝功是謂侵欺故非有德

名不勝實者耗

張彼虛譽而無實功其名日消其道日耗畧已責人者不治

顯已之長責人之短自恃其能必不治也

自厚薄人者棄

自厚薄人人不同心故多棄叛

以小過棄大功者損

以小過掩大功則使徒進日減其志故可損也

行賞愆色者沮

既疑勿使既用勿疑

男八

十二

收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窮問盡理量罪行誅使不受於無辜以道

教化謂之得衆人皆聚而歸化也不量輕重不窮調理而行誅滅令人恐懼不復聊生謂之暴虐故散亡也

小功不賞大功不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小怨不捨大怨必生

大人君子法象天地無不包容不求小過于人故天下無怨也

賞人恨之罰人不甘心者叛

功大而賞輕則恨起過小而罰重則人必不甘

賞加無功者怨

無功者賞有功者怨

罰及無罪者酷

無罪者罰善人被其酷暴

聽讒如美膳聞諫如仇者亡

樂讒言如飲美膳聞忠諫似見仇讎去道日遠不亡何待



能有其有者安貧人之有者殘

能有其有者滿而不溢故安無道之君貪人之有非殘害者不可得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

捨小過而怨是稀也

患在不預定謀

不預定謀臨難何悔

福在積善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禍在積惡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饑在賤農寒在墮織

守天之道分地之利何有饑寒之憂也

安在得人

苟得其人人必匡以政故仁者安仁

危在失士

士有宣力臣君竭誠為主反遭毀棄則賢

者退國必危亡也

富在迎來貧在後時

智者預謀愚者後動

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君子居止不撓進退之儀是為有德心若躁靜不常喜怒不卸人皆莫測故多疑生也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慢上招禍侮下情踈君臣既踈故無親也

近臣不重遠者輕之

欲仰其君先觀其臣良臣在朝德先歸於

君國無良臣若車無輶也

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

人君多自疑不信忠直之言若自誠信則

人化之情各盡誠何勞疑矣

枉士無直友

枉者曲也夫好曲者必惡直故云無直友

也

曲上無直下

未有形正而影曲者蓋上不正即使下多

委曲也

危國無賢臣

夫國之起禍如身之有疾善攝養者不使

因弊善理國者不致顛危用忠信之言其

禍可救從無益之計其國必危國既危矣

賢人何救故云無賢臣也

亂政無善人

上以風化下故小人隨之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

昔周公欲成大國之美而求天下之賢吐

哺進賓握髮待士居上位而不驕輔成大

業垂芳萬古謂之聖人

樂得賢者養人厚

取魚必香餌廉賢必厚祿以香餌求魚魚

可竭以厚祿養士士畢至故得天下賢人

聚而歸之

賢士微不歸亡國之證

君昏則賢士去國迎而不返者是亡國之

徵也

國之將亡賢士先出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

地薄者大物不生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鳥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皆喻君德不廣賢人無所容也

山峭者崩

言山無基脚峭拔而獨高必崩喻君無輔佐而必致危亡

澤滿者溢

澤不及江海之廣而易為滿溢喻量狹之君如澤之溢滿也

棄玉如石者盲

玉石不分賢愚不辯如其盲瞽也

羊質虎皮者辱

不量才而用人德不稱其位喻虎皮致于羊身豈不辱其威儀哉

衣不舉領者倒

舉衣不從領必倒用人不量才必亂

走不視地者顛

喻君子之德在乎寬審不詳不審必致顛墜也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峻宇必資於梁柱明君須藉其良臣輔佐

非其人如屋之無梁柱也必致傾壞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國以人為本明君能理民怨常察民心以導所欲太公曰國將亡而民先困也

山欲崩者先虧基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

朽人因國殘

山以基為本樹以根為本言亡其本皆無以立也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前車已覆後車宜改轍亡國之令亦宜改

之反與同行自貽傾滅也

見已往慎將來惡其跡者豫避

察彼興亡之道可見吉凶之源惡跡之人

宜改而避之終無累也

畏危者安懼亡者存

君子居安思危所以長久不思不慮恣情

所欲自取傾亡也

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

周公文王以德伏諸侯而天下歸之有兵不戰而取勝有城不備而無敵子孫相承

八百餘年謂之吉君桀紂之君縱彼兇暴

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積財如丘以募勇士

能拔山扛鼎者能陸地行舟者能舒鈞斷

索者勇力之人可及數千立見亡敗身首

異處子孫滅亡無道雖縱於一時醜名自

彰於百代豈不哀哉

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君行仁德眾所歸之而成福君行暴虐眾

所攻之而致禍

非曰神聖自然所種

黃石公謙言云非吾能致人之吉凶乃隨

人之所為而致其禍福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

君子不務善策如木不從繩不有遠慮其

何免于憂乎

夫勇者可令進關不可令持堅

堅者堅守

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

重仁德深重是也

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



既能貪財必能亡命

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

孤守清潔難與衆合

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

執情守信必無變通也

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

黃石公素書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

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張商英天覺序



黃石公素書

宋張商英天覺註

原始章第一以道不可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為一一所以

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

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

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

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

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

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

父子得之以為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

以為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

通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

成

仁之為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

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

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

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鳥獸魚

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

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

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

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

何而生乎

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為德

德散而為仁仁散而為義義散而為禮五

者未嘗不相為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

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

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

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

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

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正道章第二以道非正不可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眾

有行有為而眾人宜之則得乎眾人矣

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

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廢

孔子爲委吏乘田之職是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

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

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於人有德

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

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

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已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獲過

穰猶析穰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

無損過可以無穰爾

貶酒闕色所以無污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誤

於述無嫌於心無疑事不誤爾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

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

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

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怨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

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務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

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彈惡斥讒所以止亂

讒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入之心以驗方今之事

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

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

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

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

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概概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概概者有所持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

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



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本德宗道章第四以本宗不可離道德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

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

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

去則無係末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莫如

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彊功則願高

名則願貴官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艷

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

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

遺恨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

可不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

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

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

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為

明為括為智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

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

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

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

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人而無常

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未有苟得而能

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闇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彊項羽自恃

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

自恃則氣驕於外而善不入耳不聞善則

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疑李懷光

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

小則結四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

之所敗也

連義章第五連義而行之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

示下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

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今以行心

後今緣前者毀

號今不一心無信而事毀棄矣

怒而無威者犯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

怒而威於斧鉞

好衆辱人者殃

已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

道也

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云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憐女謁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韋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權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畧已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

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

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徇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失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行賞格色者沮

色有靳悋有功者沮項羽之刳印是也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璋迎劉備而返拒絕之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覆之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



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然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

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

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彊者弱

有以德彊者有以人彊者有以勢彊者有以兵彊者堯舜有德而彊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彊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彊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彊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彊惡爲弱其於身也性爲彊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災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古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

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貨賂公行者昧

私昧公曲昧直也

聞善忽畧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濁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

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

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

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

人之有者殘

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安禮章第六

安而履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

在積惡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

則亦無禍無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

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力越王句踐之

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狂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  
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若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

大禽不栖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

無忠賢也

山峭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辱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舉領者倒

當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當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材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為

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應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

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因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汴渠之役興而

隋國殘矣

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

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

王之衰如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  
同之

見已生慎將生惡其跡者預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慎而消之也

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廢履而無行

妄動而惡知不若絀心而無動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

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

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已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

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為之主

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

得

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也

同仁相憂

文王之閑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

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紂之臣億萬距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歛之臣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羅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醢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志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順夷狄而

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之宜而賦歛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鳥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絢縻其頸童子服之風于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

小大不同其理一也

黃石公素書



孫子註解卷之一

性一

計篇曹操曰計者通將量敵度地料  
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王  
計神加德宮以新主客成敗計  
論兵亦以計為首○杜牧曰計  
也曰計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  
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  
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速  
此五事故者為計○王哲曰計  
者謂計主計天地去今兵家計  
而後出兵故曰管子曰計先定  
也或曰兵資財用兵之道以計  
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不先  
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  
於將之所載非可以險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  
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  
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  
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  
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  
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  
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  
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  
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哲曰兵舉  
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  
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  
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  
得失之道也得不得慎重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

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  
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  
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  
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  
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  
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  
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  
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  
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  
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

計然後能盡彼已勝負之情狀也○張預  
曰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  
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  
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哲曰此經之  
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為本天時與地  
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  
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  
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  
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  
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



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

荃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

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

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

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

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

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

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

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

於危疑也○陳曄註同杜牧○孟氏曰一

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

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

士民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

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

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

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

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共愛

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

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

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

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

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

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

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

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

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

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

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

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

之圍沈寃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

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

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

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

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

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

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李

荃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

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

最可據驗至咸廿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

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與察其指歸

皆本人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

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

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

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

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

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



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樊感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樊感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為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為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為絕紀向山坂陳者為廢軍武王伐紂背

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睹者國家曰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眾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

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運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率眾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特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志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龍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



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班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敵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

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即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牝蓋左為牝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

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誠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諍度天下之眾寡不



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執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眾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眾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濟眾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為大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管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為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哲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政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執實也有道之主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使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



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為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皙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執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眾以法一眾以令○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使人德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設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為如此

兵眾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為強卒眾車多為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皙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為然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常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皙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舉○張預

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皙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賈林曰以上七事量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



加用戰必敗引而去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千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哲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荃曰計利既定

乃乘形勢之勢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哲曰吾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荃曰謀因事勢○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哲曰勢者乘其變者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荃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哲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眾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樂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李荃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稀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婁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安沮吾眾械婁敬于廣武以三十萬眾至白



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滅竈而制龐涓○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氣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說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丹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

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表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鮮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詎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贖○王哲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兵與越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兵人分以禦

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人猥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大至牧多為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傳檀悉驪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傳檀陰分十將掩



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為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郛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為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

為備也○陳睥曰敵若不動完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攜矢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朱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曰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為不可

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皙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遠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擾之○梅堯臣曰彼偏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



怒志氣撓感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李荃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

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暉曰所欲必無所顧恠子女以惑其心王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兵子伐齊越子率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兵也後果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過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操曰以利勞之○

李荃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為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眾而出彼出我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敵右則擊其左敵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皙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累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其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

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陳暉曰彼憐爵祿此必捐之彼畜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或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

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哲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劔閣西入成都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線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軍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軍秦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為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圖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

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臨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死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哲曰夫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適甲置筭之法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筭先勝少筭故未戰而廟筭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哲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擊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筭策深







矣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

於外則幣歲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

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

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

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

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

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眾故李太尉

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梅堯臣曰

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

也○王哲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

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

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

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

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盡耗無極也

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

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購賞猶在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曹操曰鈍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

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

則甲兵鈍弊銳氣挫銳攻城則人力殫盡

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

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

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

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哲曰屈窮

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

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

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

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

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

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

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

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

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

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

縱蘇威高穎豈能為之謀也○杜牧曰蓋

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

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為謀畫

也○賈林曰人雖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

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

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

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

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哲曰以其弊甚

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其不勝

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

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

匱矣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

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  
賁孫武之徒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故兵間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  
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

以神速為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  
為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暉

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  
未見工而久可也○王哲曰哲謂久則師

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

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

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

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

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

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

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

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

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

者欲使苟曜堅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

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

匡復皇家以整屋尉魏思恭為謀主問計

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

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

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

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

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

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

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後率

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

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

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

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

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

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

傷與糧饒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

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

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

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

貨殫何利之有○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

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

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

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

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

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杜

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

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

靖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

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

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哲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

也○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

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暉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因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暉註○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迂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歛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東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

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歛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園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家園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置民之道也○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為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暉曰丘聚也聚歛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王哲曰急者暴於

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大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哲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

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荑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斗為鍾荑豆稻也秆禾葉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荑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石四斛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荑豆稻也秆禾葉也或言荑秆葉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腸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



遠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  
○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皙曰曹公曰荳蔻也秬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哲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荳蔻今作其秬故書為羊當作秬○張預曰六石四斛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荳蔻也秬禾稂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荃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剽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皙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剽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

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眾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眾驚亂眾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怯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壞○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操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荃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為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眾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勝敵



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賞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王哲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為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性二辛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荃曰重賞而

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勸百也○王哲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曹操曰與吾同也○李荃曰惡色與吾同○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已同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李荃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哲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性三

辛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為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已之強○李荃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管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貨益已之強○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王哲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



心○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張  
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為我用則  
是增己之强先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  
也

曹操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  
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張頴曰久則

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却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

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王哲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

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註解卷之二

孫子註解卷之三

性三

謀攻篇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  
此篇大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  
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資悉已  
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智  
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  
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  
定戰具已集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

戰作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  
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  
其次也○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

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為破國者及用廣○

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後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

其國我國亦全乃為上○杜佑曰敵國來服為上以擊破為次王哲曰若韓信舉

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

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

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  
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



破國之謂也夫吊民伐罪全勝為上為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曹操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為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為旅

全卒為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已上至一百人也○李筌曰百人已上為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已下至五人○李筌曰百人已下為伍○杜牧曰五人為伍○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王皙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為優破之則威德為劣○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為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

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為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戰自屈勝善也○李筌曰以計勝敵也○陳暉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為上也詭

詐為謀摧破敵眾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

其次之○杜佑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梅

堯臣曰惡手殺傷殘害也○張預曰戰而

不能勝必多殺傷故云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杜牧曰以計

勝敵○陳暉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孟氏曰重廟

勝也○王皙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何

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

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

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

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

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

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

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

若吳王黃地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

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李筌曰伐

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

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

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即日

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

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

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

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

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為酌范昭佯醉不悅

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

吾為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起出景

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



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為也范昭趨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人將謀伐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

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眾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梅堯臣曰以智勝○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何氏曰敵始謀攻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秘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李筌曰伐其始交也

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

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梅堯臣曰以威勝○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隣既為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隣國為犄角之勢則我疆而敵弱

####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



非良將也○梅堯臣曰以戰勝○王哲曰戰者危事○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其下攻城

曹操曰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觀轅門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為下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梅堯臣曰費財役為最下○王哲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為攻之下也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修櫓輜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輜輶者輜牀也

輜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輜輶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填墮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慢之類也距闔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輜輶四輪車排大木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填墮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闔者積土為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闔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因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為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撞車剡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孤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

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陳皞曰杜稱櫓為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用此櫓字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多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杜佑曰輜輶上汾下溫距闔者踴土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也○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也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輜輶者輜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梯之屬也謂櫓為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輜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張預曰脩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為櫓又晉師圍偃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為大楯明矣輜



輜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墮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闚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上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為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為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渡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後昇莫有退者

屍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恐不啻○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暇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趣不拔還為已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過豎矣○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為敵人所殺三中之其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

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皙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繞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關其旨見矣○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為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鄭侯滅宮園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病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



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壘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龔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梅堯臣曰攻則傷財○王皙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果是也○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待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強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穎伐陳之策穎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梅堯臣曰久則生變○王皙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叛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滅何假六月之稽乎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

攻之法也

曹操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關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候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兵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



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難難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五則攻之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已三分為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已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陳暉曰兵說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為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梅堯臣同杜佑註○王哲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何氏曰愚智勇恃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為此計曹公謂三街為正二街為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

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街為正一街為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符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陳暉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街為正一街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王哲曰謂分者分為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何氏曰兵倍於敵



則分半為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為奇聚則為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陳皞曰料已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為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哲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張預曰彼

我相敵則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奇擊之齊將田單守即墨燒牛尾即殺騎劫則其義也○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公泥水之戰也○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為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敵則當自逃守匿其形○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女而

勿戰○王哲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官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玄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接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杜佑曰引兵備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王哲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李荃曰小敵不  
量力而堅戰者必為大敵所擒也漢都尉  
李陵以步卒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而見  
殺匈奴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  
能逃不能避故為大者之所擒也○孟氏

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  
大邦為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  
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  
也○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王  
哲註同梅堯臣○何氏曰如右將軍蘇建  
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  
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  
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為匈奴誘之  
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  
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  
軍問其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為云  
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閔安曰不然兵法小  
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  
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張預曰  
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為大敵之所擒  
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  
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  
固不可以敵衆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李荃曰輔猶  
助也將才足則兵必強○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  
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  
擇人授任不可不慎○何氏曰周謂才智  
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李荃曰隙缺也將  
才不備兵必弱○杜牧曰才不周也○梅  
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王哲  
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  
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  
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

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  
軍之上矣○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  
窺故其國強微缺則衆衆而入故其國弱  
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孟氏曰已下  
語是○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

曹操曰廢御也○李荃曰廢絆也不知進  
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騁也楚將龍  
且遂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符融揮  
軍少却而敗是不知其退○杜牧曰猶駕  
御廢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  
為軍之患害也夫授鉞山門推轂閫外之  
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為屯田漢宣必  
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  
進退之謂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  
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  
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杜佑



曰縻御也。縻爲反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王哲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食，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今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杜佑曰：夫治國尚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

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處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魏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先，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舛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號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

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王哲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郤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操曰引奪也○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蘭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王哲曰引諸侯勝已也○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故知勝有五李筌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憎主客之計者必勝也○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王哲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何氏曰審己與敵○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識衆寡之用者勝

李筌曰量力也○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哲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梅堯臣曰心齊一也○王哲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復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梅堯臣曰慎備非常○王哲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兩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

大將子期曰兩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豫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泉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俾

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為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操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李荃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負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眾此是不能之將○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杜佑曰將

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梅堯臣曰自閭以外將軍制之○王哲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還制之乎○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遠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猶虜者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



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操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杜牧

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

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

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

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利害之勢雖百戰

實無危殆乎○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

之故無敗○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

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張預曰

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

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

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

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

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

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

人焉謝安桓冲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

我以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

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杜牧曰

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

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

所稟謝安桓冲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

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

之敗也○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

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杜

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

負各半○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皙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

或負○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

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

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

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杜佑曰

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梅堯臣

曰一不知何以勝○王皙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註解卷之三



孫子註解卷之四

性四

形篇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荃曰形謂主

客攻守八陳五帶陰陽而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哲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未陳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火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

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操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李荃

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

教練攻其城則尚撞棚雲梯土山地遁陳

則在山川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

者犄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為不可勝也夫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

勝者攻也此數者以為可勝也○杜牧曰

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閑跡藏形使敵

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

出而攻之○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

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

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

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

然後可勝○王哲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

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

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

事閑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為○

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

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

曰敵有智謀深為己備不能強令己備

杜佑曰在己故練兵士策與道合深為備

者亦不可強勝之○梅堯臣曰在己故能

為在敵故無必○王哲曰在敵不在我也

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

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

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皞曰取勝於形

勝可知也

而不可為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杜牧曰言我不能

使敵人虛懈為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

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為勝敗○杜佑曰敵

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

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

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

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為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為

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

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為

不可勝者守也

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

可勝之形已則藏形為不可勝之備以自



守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已乃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種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識辨五令以節衆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杜佑曰敵攻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皙曰守者以於勝不足攻者以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

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闕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

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皙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速於天言其祕密速速之甚也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



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秘於地若還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當見未萌○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

會食時諸將噤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籌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哲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曹操曰爭鋒也○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

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哲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故舉秋毫而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曹操曰易見聞也○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王哲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雖朱百步觀纖芥之物爲明師噴聽蚊行蟻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細言至輕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艱見於微則勝於易○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褻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鬪功是也故其戰勝不忒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為貳也○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曹操曰察敵必可敗不差忒也○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杜牧曰措指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賈林曰讀措為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何氏曰善料也○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指兵以能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莊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為不可為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王皙曰常為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為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斲是不失敵之敗也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也敗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



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

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歐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戰勝可得乎○何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

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為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為不可勝之政同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為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王哲曰法者下之五事也張預曰修治為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

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為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王哲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王哲曰斛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王哲曰百十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王哲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衛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地生度



曹操曰因地形勢而度之○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王皙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皙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已之形勢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皙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為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數生稱

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皙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舉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

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皙曰重勝輕也陳曄杜佑李筌同杜牧上五事註○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疎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為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皙曰言



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渾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剛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皙曰千仞之谿至峭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

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註解卷之四

性四

十六

孫子註解卷之五

性五

勢篇曹操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是篇次之○王皙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李筌曰善用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暉曰若聚兵既眾即須多為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眾治之益寡○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皙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屬○張預曰統眾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



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  
三人曰參比參為伍五人為列二列為火  
五火為隊二隊為官二官為曲二曲為部  
二部為校二校為裨二裨為軍遞相統屬  
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眾如治寡也

闢眾如闢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曰旌  
旗鍾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為形名闢眾  
如闢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  
法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  
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  
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  
已定志專孰孤人自為戰敗則自敗勝則  
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皞曰夫軍士既眾分布必廣臨陳對敵  
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  
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  
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梅  
老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  
有後先○王皙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

曰名皆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  
有其名號也○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  
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今用兵既  
眾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  
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  
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  
此用眾之法也

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李荃  
曰當敵為正傍出為奇將三軍無奇兵未  
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  
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  
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也不從遂為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賈林曰當敵以正  
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  
勝而不敗也○梅堯臣曰動為奇靜為正  
靜以待之動以勝之○王皙曰必當作畢  
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  
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  
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為奇我之奇使  
敵視之為正正亦為奇奇亦為正大抵用  
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  
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  
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  
兵臨晉而以木罍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  
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  
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鏖  
鄒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眾有所奇正則  
天下莫當其戰矣○張預曰三軍雖眾使  
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  
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  
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  
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句為正後却為奇  
此皆以正為正以奇為奇曹公不說相變循  
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為正使敵視以  
為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  
為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



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礮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孟氏曰礮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

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礮石投卵也○梅堯臣曰礮石也音迴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王哲曰銀治鐵也○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張預

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眾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

勝敵○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

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

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為二

撤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眾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眾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

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犄角置陳選善射者為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

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為奇兵皆黑玄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

向推珍常以少擊眾賊徒氣懾又五代漢

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遣覲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

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

潛軍軍其後是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不竭如江河

李筌曰通流不絕○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



絃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

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鼐

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

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

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

之變無盡也○王皙曰奇正者用兵之鈴

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

則敗也○孟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焉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圓不可窮

端倪也○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

王皙曰敵不能窮我也○何氏曰奇正生

而轉相為變如循環其環求首尾之莫窮

也○張預曰奇亦為正正亦為奇變化相

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杜佑

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

投之灣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張

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

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李筌曰柔勢可以轉

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甚

於疾而有節制○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

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

則攬之故能毀折物也○杜佑曰發起討

敵如鷹鷂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

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

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

無以爭其威○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

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王皙曰鷙鳥

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

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何氏曰水能

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

也○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

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

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鷙鳥

將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

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鷹鷂

王皙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

而成勢



其節短

曹操李筌曰短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鷲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哲曰鷲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速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為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彊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勢尚疾節務速○杜牧曰彊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

散斷絕反為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梅堯臣曰彊音霍彊張也如弩之張勢不迫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王哲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李筌曰紛紛而聞示如可亂建旌有部鳴金

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為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為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道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星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



天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  
羗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  
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  
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遇隆隆  
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人皆應弦而  
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  
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  
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為方陳騎在其  
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為步騎突厥  
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  
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  
步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  
安能致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  
司農云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孔疏曰此  
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  
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前  
後左右之陳也急繕其怒言其卒之勁利  
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  
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

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  
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  
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  
是步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  
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  
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固不可  
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  
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隊間  
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  
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  
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為後以後  
為前進無奔逃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  
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  
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  
葛武侯以石縱橫入行布為方陳奇正之  
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  
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  
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整屋司竹園乃有

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  
其能也○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  
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紘紘士卒貌言旌  
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  
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  
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  
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沱  
沱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  
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  
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  
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  
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王哲曰曹公曰  
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哲謂  
紛紘聞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  
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  
整也哲謂渾渾沱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  
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何氏曰此言  
闔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  
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沱形勢乍離乍



合人以為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昔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馬五為陳法四為開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闢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三錯形雖圓而勢不散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并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為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為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為敵所敗秦王符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為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為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應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

下陵齊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為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杜牧曰言欲偽為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為偽亂也欲偽為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為偽怯也欲偽為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為偽弱也○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梅堯臣曰治則能偽為亂勇則能偽為怯彊則能偽為弱○王哲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

為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攻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已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已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已之彊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勇怯勢也

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為治然後能為偽亂也夫為偽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為亂存之乎分數○王哲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偽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上文所謂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

曰言以勇為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為我為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為我為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情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為怯示之以不取○王哲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偽示以怯因其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說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消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杜牧曰以彊為弱須

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為後圖

此類也○梅堯臣曰以彊為弱形之以羸

懦○王哲曰彊弱者形之變○何氏曰形

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

隊伍本整也○張預曰實彊而偽示以弱

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

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

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

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

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李筌曰善誘敵者軍

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斤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踞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眾而夜遁則晉弱齊為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滅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魯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

陵為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

以弱而敵從之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

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

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

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

今入魏境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

涓逐之曰齊虜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

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龐乃斫木書之

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

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

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

隋煬帝於鴈門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

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

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

敢圍天子必以我舍卒無援我張吾軍容

今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觀塵而遁不然彼眾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淳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梅堯臣

曰形亂弱而必從○王哲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

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張預曰形

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

晉侯曰若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隋羸師以張之

李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

擊其空虛孤特也○杜牧曰曹公與袁紹

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

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就道

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

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

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



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王督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操曰以利動敵也○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動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王督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

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奮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傳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傳檀驅牛羊於野弼眾探

掠傳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數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眾不少

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也列河於嶺上即眾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

列河之眾○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為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眾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

矣○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

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人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悺署幽遼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眾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較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權攻



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情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情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賈林曰讀為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陳暉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為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已之形勢也○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王哲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與○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

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鬪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李筌曰崩通以為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

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鄴終滅吳此篇大抵言

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哲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註解卷之五



孫子註解卷之六

性六

虛實篇曹操曰能虛實彼已也。李曰夫兵者以實為虛故次其篇。杜牧曰王哲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言攻守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

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

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王哲同曹操註○張

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

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適甲云彼來攻我

則我為主彼為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

適甲言其史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

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眾

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

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

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

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蓋磴自餘適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已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漢將馮異即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休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

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背水東西為陳合戰大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陳合戰大破之○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

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

其弟敢守巨里耿种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以填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間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宜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杜佑曰言兩軍相遠疆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王皙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何氏曰今敵自來○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

義也○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揚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李筌

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撓救聞者不持械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

大破之也○陳暉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類也○杜佑曰致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杜牧曰高穎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王皙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飽能饑之

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為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為勞也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李筌曰焚其積聚焚其木苗絕其糧道○杜牧曰我為主敵為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為客敵為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祖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畜積皆非地窖窖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

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偽和之以弊其眾化及大喜恣其兵食羸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陳暉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王哲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之耳曹公曰絕其糧道皆謂火積亦是也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立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具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其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眾還係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

餘萬人南渡橫臨泚水阻兩山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柘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關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為客彼為主為客則食不足為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為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為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不愛使不得不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孟氏註同曹操○梅堯臣曰趨其所顧所不得止○王哲同李筌註○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為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更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何氏曰今敵人須應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為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之勞若知行無人之地○梅堯臣曰出所不意○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遺神速今千里襲人輜

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為備不如留輕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雖頓及名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監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勸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淄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



連攻西安弁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  
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即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  
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  
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  
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  
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  
乞降○陳暉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  
恃天井之險不為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  
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梅堯  
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王哲曰攻其  
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墨不堅備不嚴救  
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張預曰善攻者  
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  
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  
之克臨淄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  
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隙  
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

得入因遁走追破之○陳暉曰無慮敵不  
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  
之計備也○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  
東○王哲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墨堅  
備嚴殺及食足心一爾○張預曰善守者  
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  
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  
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  
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李筌曰善攻者器械  
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  
韋孝寬守晉州是也○杜牧曰攻取備禦  
之情不泄也○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  
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  
不隙○王哲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際  
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為  
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  
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

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  
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  
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之有餘則敵必  
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  
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  
能為敵之司命  
李筌曰言二道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  
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  
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  
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懸懸於我  
故如天之司命○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  
可見也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  
死生若天之司命也○梅堯臣曰無形則  
微密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  
知○王哲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  
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  
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  
視之為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



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鬪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乎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索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

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聲之可聞故敵人死生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李筌曰進者能急虛懈急退者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于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

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賞謂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謂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謂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不

知所禦遂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杜佑曰神天其虛空也○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操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梅堯臣曰攻其要害○王皙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皆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矣若耿弁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瓌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



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以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生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兗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州。

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匪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兗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荆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氣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糧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賊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操曰：軍不欲煩也。○李筌曰：拒境自守。

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真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易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安疑也。○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聞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史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也。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并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候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勅軍中悉卧，旗息鼓不得輒出，開四門掃地。却還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趙北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



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牧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陳曄曰左傳廷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

至于遠市懸門不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壘敵人不取來攻於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王皙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懸門不發効楚言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卧鼓開門却灑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梅堯臣曰他

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

### 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

### 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

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

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

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壘高壘滅跡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馬衝其

空虛或以彊弩長弓牽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

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王

皙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

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

一者大約言耳○何氏同杜牧註○張預

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

寡弱之兵則衆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

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王皙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則敵疑○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眾所在輒為備遂致眾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

散而少○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

曹操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李筌曰陳兵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彼疑則謂眾離而備我也 杜牧曰

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泄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也寡者必敗也○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

彼分○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已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王皙曰左右前後俱備則俱寡○何氏同諸註○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為備則無處不

兵寡也所以寡者為兵分而廣備於人也

所以衆者為勢專而使人備已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李筌

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

以此土木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

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渙驅吳楚之衆奔

馳於梁鄆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

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

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杜牧曰宋武帝

使朱齡石伐燕繼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

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

從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

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太衆自外取成都

殺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

壽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繼繼果以重兵備內水

齡石滅之○陳暉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

未叙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

戰敵來侵我我必無所以應之項羽謂曹

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涪地復與將軍會焉

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為約○孟氏曰以度

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

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

可不往以勞之○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

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

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

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

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

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梅堯臣曰若

創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



期期而與戰○王皙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者是也○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塞叔知晉人禦師必於穀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若孫贖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

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

雖國也○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能知其勝敗乎○陳皞曰孫子為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諱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

何益也○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當為我分之而寡也○王皙曰比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

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故曰勝可為也

杜牧曰為勝在我故言可為之○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

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何氏同孟氏註○張預曰為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為今言勝可為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為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為也

雖衆可使無聞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聞勝也○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能併力也○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已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聞○梅堯臣曰苟能察何有聞○王皙曰多蓋不攻奚所恃而聞○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為則計數可知○賈林曰憐祖惟懼之間以策籌



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王皙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丈而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食豺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移得若此之類將今不行擊而勿疑。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

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規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皙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中惲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播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方誤誘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

死也。孟氏曰刑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賈林曰見所理兵形則可知其死所。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所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

精勇則虛實可知也。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爲之是



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之。王皙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

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強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強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強，苟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強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露，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偽，智者以謀料，可得乎？○王皙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

孰能窺而謀之哉？○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觀，無迹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眾，眾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眾人之所知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眾人之所能得知也。○梅堯臣曰：眾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何氏曰：因敵置勝，眾不能知。○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置勝，非眾人之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

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繼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陳皞曰：

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王皙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見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杜佑曰：死官也。○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王皙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何氏曰：已勝之分，不再用也。敵來



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

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杜牧曰因敵之虛也○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

得因而立勝○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梅堯臣曰隨虛實也○王皙曰謂隄防疏導之也○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為勢○張預曰敵有變動

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為形○孟氏曰兵有變化

地有方圓○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

兵也○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

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

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

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者也○梅堯臣曰

隨而變化微不可測○王皙曰兵有常理

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

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張預曰兵

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王皙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王皙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李筌曰五

行者休因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

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

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

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為

朔八日為上弦十五日為望二十四日為

下弦三十日為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為

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



孫子註解卷之六

性六

主

孫子註解卷之七

性

軍爭篇曹操曰兩軍爭勝。孝筌曰  
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則  
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  
我勢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者。謂  
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  
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荃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

陳○梅堯臣曰衆國之衆合以爲軍○王

哲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

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

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

康

交和而舍

五

—

曹操曰軍門爲和門左方門爲旗門以車

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

爲交和○李塋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

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難而件之力相兼

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

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

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叙和出入明次

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

對也○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離和合而

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

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何氏曰和門目

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長須曰

明爲和明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阻交對

或曰與上下交相挂然後可以出兵

也。耳。日。具。二。乃。有。者。則。然。者。可。以。出。兵。

燕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

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梅堯臣曰自受

命至此爲最難○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

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杜

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



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陳暉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即不能與敵爭也。○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哲謂示以速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

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

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允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速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伏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事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速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遠○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皙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安軍而爭利則輜重損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損棄也○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損也○賈林曰

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損○梅堯臣曰委軍中所行而行則輜重棄○王皙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損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東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

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

爲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爲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十人平旦无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皓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



擒也強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  
罷音疲○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  
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  
也何則涉遠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  
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哲曰  
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  
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  
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  
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  
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  
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  
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  
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  
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  
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具又投之險難  
先據高陽竒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  
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  
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

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  
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  
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  
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  
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  
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  
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  
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  
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  
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  
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  
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  
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  
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蹙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  
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  
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  
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  
上猶先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

已爲敵所蹙敗○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  
速不能勝○王哲曰罷勞之患滅於太半  
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  
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  
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  
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  
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  
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  
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  
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  
曰近不疲也故無死○杜牧曰三十里  
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  
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杜佑曰道近則至  
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  
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  
分之二至○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  
勝○王哲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  
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



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先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

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關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之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兖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陳皞曰北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

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豫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

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

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衝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沮澤水草漸洳者爲沮澤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澤澤之

所必先審知○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沮澤水草漸洳者爲沮澤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輶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九是賊徒奸相掩蔽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



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所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為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于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達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

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

哲曰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為立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哲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奎

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梅堯臣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



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皙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孟氏曰言

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

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皙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

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

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

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賈林曰未見便

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皙曰堅守也○何氏

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

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

幽隱莫測○王皙曰形藏也○何氏曰暗

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觀

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威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

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皙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大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

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堯臣

曰以饗士卒○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

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

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奎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利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堯臣曰與有功也○王哲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奎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銖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王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

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相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奎曰迂直道路勞佚饑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銖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王哲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九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蹙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哲曰古軍書言不相聞故為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哲曰鼓聲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王哲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奎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旌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矢故曰闢衆如闢寡形名是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



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當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

人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亦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

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兵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慙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鉤聲以夜軍之。○張預曰：九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丘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齊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焉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焉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奮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皙曰震怒衰情則

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敗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

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說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皙曰紛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



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性

十四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哲曰士衆九初舉氣銳也

晝氣情

○王哲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

則情而思歸故可擊○王哲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者也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九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置是軍無政令逼

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

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

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為

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

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情欲歸此理

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

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卧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

忿怒欲闔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鬪不啻諸劇至于操刀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

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塚之怒也秦之闔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

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書喻中

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

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趙將游于速之敗伊餘羌唐武

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

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為事撓不為利



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暉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重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誼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王哲同陳暉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操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卧而不起樂歲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哲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筌曰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衆尚未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哲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

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馳勢不便及有頑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哲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



後至者敗奢從之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却坂即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孤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表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

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

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撓也召將帥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故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

人不用景言棄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眾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  
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隋師  
敗績○陳暉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  
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  
其懈情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關其鋒莫  
當蓋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  
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  
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  
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  
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  
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  
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  
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  
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  
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  
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  
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  
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  
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  
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  
屈死傷太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楡  
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  
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于遠頻敗  
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  
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于遠壘門  
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  
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  
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  
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  
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  
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  
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  
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

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  
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  
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  
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  
又太宗征薛仁果於折墺城賊十有餘萬  
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  
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驕勝必輕進好  
關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  
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  
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  
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必腹內離謂諸  
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  
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  
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  
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  
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  
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令戰令將  
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  
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



卷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果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解兵勿食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

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暉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即知餌兵非止謂實毒也食字疑或爲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王哲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

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千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實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哲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



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邾袁尚未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操圍張繡於穰劉表遣

性七

性六

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

荀彧曰虜遇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融衝街姚萇計之苻融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敵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恩

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

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

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

性七

性七

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張預曰

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

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

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遇吾歸師吾是以知

勝又呂弘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

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

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弘所敗古人

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

以示生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

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

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

之後漢妖巫維紀弟子單臣傳鎮等相聚

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

官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門方略明帝

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

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

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勅令

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巨鎮等大唐天

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

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

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

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杜佑曰若圍敵平

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

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疆救在

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梅堯臣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

性七

性八

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

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奔先擊

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

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

大恐懼遂空壁去又朱雋與徐瑒共討



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

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閭閻復將擊之夫蔡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觀大軍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遂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暉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顔言之

恪曰護窮寇假令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伐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逼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水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逼迫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興



之盟吳夫聚王謂因獸猶關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註解卷之七

性七

四十二

孫子註解卷之八

性八

九變篇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為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陳暉曰圯低下也

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為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

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

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

凡難行之道為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衛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衛結

諸侯之交地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衛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為交援

絕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來樵之處為絕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

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

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

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



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關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哲註：上之五地並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若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叙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

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取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取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取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哲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穀屯阨陋之間，慮置

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因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疆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墜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哲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兵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

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塹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因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賈林

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梅堯臣曰有所害也○王哲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

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句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服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王哲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



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  
賁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  
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

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  
戮楊干是也○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  
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賈林曰  
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

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閭

外之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宜而行  
也此而上五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  
從君命夫蔡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  
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地地

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  
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  
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杜佑曰九事之

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  
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  
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  
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  
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

失

也○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

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地地無

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

不得不惑愚執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

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

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

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

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事亦不受

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

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

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

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

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

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  
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

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

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

失

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

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

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

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

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

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

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

關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

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

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

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

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

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



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哲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

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哲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爲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

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哲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夫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之屈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哲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



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穎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

出我入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

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

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

佚韓人令秦襲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

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目內役諸侯若

此而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

哲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

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

不得休或曰墜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

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

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李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墜吾

畫中○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

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趨敵之間當

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

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

備不可闕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

亡常有備○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哲曰備者實也○何氏曰吳略曰君子

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

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

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

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

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晉晉人禦秦深

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

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也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刃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

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

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

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

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

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

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

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

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

以狎敵而殲號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郝而

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

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

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言須思

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

以奇伏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



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法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杜牧曰晉將劉裕沂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屛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鬪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梅堯臣曰怯而不果○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

不進也○曹謂見害亦輕走矣○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猶驚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堯臣曰猶急易動○王皙曰將性貴持重忿猶則易撓○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

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以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



頃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哲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已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 孫子註解卷之八

### 孫子註解卷之九

靜一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哲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水火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哲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哲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



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也○賈林曰居陽

曰生視生爲無蔽冒物色處軍當在高○杜佑曰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

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作戰降無登降下也○賈林曰戰宜乘

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

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李筌曰韓信殺龍沮於澠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



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策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臣曰必欲戰亦

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泚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晉謂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漑我也○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先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

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舳艫之戰逆亦非便○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沂戰不便也○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鹵之地水草惡漸如不可處  
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鹵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哲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  
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  
深水之下斥鹵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  
漸如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  
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  
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  
地無陷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  
生謂之飛鋒言於此急過敵即須擇有水  
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衆木  
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  
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  
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哲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  
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

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  
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  
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  
車騎得以馳逐○王哲同曹操註○何氏  
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  
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  
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  
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  
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  
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  
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  
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  
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  
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

所便○王哲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  
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  
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  
也前低後高所以便平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  
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  
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  
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  
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  
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  
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  
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  
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  
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  
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愷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速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精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生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張預曰居高而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兩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

水暴漲○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兩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

凡地有絕澗

前後峻峻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渾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注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中方高中央

下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

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

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

○杜牧曰軍議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

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

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渾人馬不通謂

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

木隱蔽蕪葭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

岸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

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

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為

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

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

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梅堯臣

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王哲曰哲

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

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

陷謂溝坑淤渾之屬隙謂木石若隙罅之

地軍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

無所施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

為絕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

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

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渾漸車凝騎者為

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為天隙凡遇

此地宜速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

利敵凶○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

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

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

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

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

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

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

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

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眾草所聚山

林者眾木所居也翳薈者可屏蔽之處也

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李筌

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梅堯臣曰

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

所生皆翳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伏兵

○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

卑下之處多產葭葦皆翳薈可以蒙蔽必

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

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為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王哲曰

恃險故不恐也



速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速也○陳皞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速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梅堯臣同陳皞

註○王哲曰欲致人也挑謂撓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尉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得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敵人符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

利故來挑戰○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為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為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為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為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為人

也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為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藏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杜佑曰車馬行疾塵相衝故高也○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



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新來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新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隧道

少而往來者管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款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

乃出兵擊大破之辭彊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皙曰辭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壇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攷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太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東甲劫盟焉○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東

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和好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諜也○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哲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榮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

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警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哲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哲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因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本從此仗字○杜佑曰倚仗予戟而立者飢之意○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



足見飢弊之色○王皙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道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

乃以柏葉為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暉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謀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是設

留形而遁也此篇蓋孫子辯敵之情偽也○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暉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孟氏同陳暉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為

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暉曰將法今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暉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驟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



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殺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餽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餽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手馬殺畜以饗手士棄餽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餽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殺以秣馬殺

牛畜以饗士破釜及餽不復炊燬暴露兵衆不復反舍故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李筌曰

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

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之氣聲

促也翕翕者顛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

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

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

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

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彊安恐衆離也○

王皙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

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

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

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

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

窮窘恐衆為叛數賞以悅之○孟氏曰軍

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

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皙

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

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

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梅堯臣

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皙曰衆

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張預曰

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戰者不精之

甚也○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

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

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

罰不精之極也○王皙曰敵先行列暴後

畏其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



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皙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備有別應○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

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皙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

破敵也○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王皙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間取勝入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況精兵乎曹說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虿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皙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



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  
吾始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  
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

堯臣曰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

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王哲曰恩

信非素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

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法

齊之則怨恚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

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

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

不可用○王哲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

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

可用也

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釜曰文仁恩

武威罰○杜牧曰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  
附衆武能威敵也○王哲曰吳起云總文  
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

今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

相無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

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

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

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

者之於民法今素暗人心易離及其用之

惟患乎少恩也

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今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

人聽服

今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哲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

既失訓安得服教  
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

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

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

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

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

從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

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

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

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

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

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

人無貪詐也明微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

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

人之本也夫今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

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

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



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哲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今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註解卷之九

孫子註解卷之十

靜二

地形篇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勝也王哲曰地形之利當用知陰陽五行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國蓄地其形而立勝故行師越境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張預

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

以待敵○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

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

糧道者每於津阮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

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者無有岡

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望候

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

也○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

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

道也○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通阮敵

人來至我戰則利○王哲註同曹操○何

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

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

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

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大牙相錯動有挂礙也

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還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還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

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

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

能成陳過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

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也伴背我去我無出遂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傷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伴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為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

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

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李

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

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



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管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兵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

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主疾也今若於峭澗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王哲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實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哲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皙曰不待鬪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圻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棄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刎身死○賈林曰今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皙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圻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今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驥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關敵之心若將之

刑德士之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皙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今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



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  
華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  
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  
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  
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  
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  
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  
已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  
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  
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怒而不顧自取崩敗  
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哲曰謂將怒不  
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愾如山  
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  
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  
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  
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  
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  
唯余馬首是瞻樂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  
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  
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  
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  
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  
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  
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  
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  
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  
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  
之道也○王哲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  
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  
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  
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  
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  
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  
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  
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  
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

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  
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鎮  
廣陵時符堅強盛玄多募勇勁劉牢之何  
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  
猛應募玄以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  
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  
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能量  
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  
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  
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  
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  
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  
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  
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  
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  
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  
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  
萬人選十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  
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



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怨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哲曰兵道則在人○張

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未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王哲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

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違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哲曰皆忠以爲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陳皞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哲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



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知挾纊也〇杜牧曰戰

國時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若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〇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易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〇王哲曰以仁恩結人心也〇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辱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〇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〇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也〇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鑿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

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撫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未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〇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衆也〇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王哲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〇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己害〇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



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  
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  
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  
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  
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  
續吳起所以分木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  
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  
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  
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  
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  
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  
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  
半也

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哲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  
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  
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  
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  
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  
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  
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  
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  
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  
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哲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  
也○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  
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  
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

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聞舉不  
困窮也○王哲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  
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  
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  
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  
百勝○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  
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  
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  
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知彼利知  
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王  
哲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  
取勝無極

孫子註解卷之十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靜三

九地篇

曹操曰：九地者，有九次地。李筌曰：九地者，有九次地。王皙曰：九地者，有九次地。張預曰：九地者，有九次地。其勢有九。

形之下，張預曰：九地者，有九次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

恃土懷妻子，急則散，是為散地也。○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

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

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各眾，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郎人將伐楚，師楚闔廬曰：郎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李筌曰：輕於退也。○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皙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鬪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

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李筌曰：此

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為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



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竭人自

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

利兩敵所爭○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王哲同陳皞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

伏險阻敵人還關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絕○梅堯臣同陳皞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忘示其不能

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地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

氏曰若鄭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衝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衝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哲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哲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衝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衝地必先若吾道速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



所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持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衡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已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入入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入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沙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皙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具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

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衝敵而行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圯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

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也○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今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關後拓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



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  
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  
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張預  
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  
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  
則有礙○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  
利緩也○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  
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

○右山東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應行魚貫  
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  
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  
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  
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  
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  
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  
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  
禍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

坐漏船伏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  
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  
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  
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  
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何氏曰

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  
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  
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  
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  
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

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  
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  
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  
旁震鼓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  
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  
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  
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  
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  
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意因而擊之雖  
眾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

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必開去  
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陳而  
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險隘進  
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  
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闔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  
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  
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

○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鬪則不  
勝是不可以戰也○王皙曰決於戰則懼  
敵○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  
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  
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  
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  
深入專志輕鬪吾兵安土陳則不堅戰則  
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  
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  
嗛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



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

還難進易退以入為難故曰輕地北當必

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

是不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未堅不可

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

心不專無以戰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

速進為利○王皙曰無故不當止也○張

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

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

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

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

倖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衛校先入掠其

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

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李筌曰

敵先居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

已先得其地則不

刑勝之地先據乎利

得其處

則不可攻

而爭之

先至也吳王曰先至據要保利簡

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

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

處慎勿攻之引而倖走建旗鳴鼓趣其所

愛焚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

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

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

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

闕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

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敵人因而

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

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

以兵絕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

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皙曰利

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

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

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

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

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

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

眾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

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息示其不

能敵人且至設伏隱處出其不意

權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

牧曰諸侯又云旁國也○孟氏曰得

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四

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王皙

曰四通之境非交接不強○張預曰四通

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

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

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



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  
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  
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  
諸國倚角敵人莫當

### 重地則掠

曹操曰蓄積糧食也○李筌曰深入敵境  
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  
女無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  
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  
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  
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  
食○王哲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  
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  
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  
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  
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  
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  
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  
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衝枚

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  
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  
可知

### 圯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為溝墮  
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毀圯不可依止  
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哲曰合聚軍衆  
圯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  
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辛勞  
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  
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  
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  
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  
中道倦而乃止

###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因  
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  
譎之計○杜佑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  
免難○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  
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

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  
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  
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  
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  
炊數日無見大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  
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  
陳練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  
疾擊務突則前關後拓左右倚角

### 死地則戰

曹操曰死地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  
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  
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  
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  
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  
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  
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  
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  
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  
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竄割髮捐冠絕去  
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



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

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

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

其意惛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

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

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衆不

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

合而不能齊○王皙曰將有優劣則然要

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

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

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

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

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

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

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

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

爲故或人問

於我而又整肅

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

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

以此爲秘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

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

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

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

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

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

不至也○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

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

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

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

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

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

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

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

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



---

---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

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

便近積蓄不致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

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為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

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

之利則須為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

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兵為不可測之計

王皙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

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

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

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

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

為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

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

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

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

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

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

死焉不得

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

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

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

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

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

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伴也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

得不竭力以赴戰○王皙曰人在死地豈

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鬪鳥窮則啄況

靈萬物者人手○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

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

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陷

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鬪志堅也○張預

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

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

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

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

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

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

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鬪

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

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

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鬪

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勢

不獲已須力鬪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



令而信

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

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皙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故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僮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逐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皙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

士皆以死爲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

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皙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

靜三

二十四

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僮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荆軻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爲羽聲怆悽則皆瞑目髮上指冠是也投之無所往者諸劇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今急迫則專諸曹劇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劇之勇○梅堯臣曰既今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劇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劇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劇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



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

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

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讎者豈不循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

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鬪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使爲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

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

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

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

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

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

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

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

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陳皞

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

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哲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

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因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

用者是因地之勢也○王哲曰剛柔猶強

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

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地勢使之然



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

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哲曰攜手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

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哲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

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哲曰杜其見聞○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士卒懵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章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爲之事有所之謀不使其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哲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章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裝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

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處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皞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

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哲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哲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誼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滑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

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哲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哲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入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有之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為家故心無散亂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地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今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使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陳皞曰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

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眾來爭

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克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前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王皙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衝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幣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過圯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以一士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今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為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



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旁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皙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擊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李筌曰勵志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今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殊死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皙曰同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使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

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鬪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王皙曰脫死難者唯鬪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鬪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操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

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事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眾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以此威加於敵逞已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眾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



也○王哲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恃已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已威得伸而自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已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已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墮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

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已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墮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

侯合交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已力而已爾威亦增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墮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哲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接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已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墮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墮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王哲曰杜姦喻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鬪勿論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告士卒以從營之由是也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皙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

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甚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躡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

得素推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褚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關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倚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杜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陲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曹操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關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為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

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曹操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哲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李筌曰政令既行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厲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誅其事○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何氏曰唐屬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責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乘之先其所受

曹操曰據利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為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棄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哲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也○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  
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  
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  
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  
一作剗墨○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隨

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  
而為○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  
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哲曰踐兵法如  
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  
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  
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號  
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  
拒

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免往疾也○杜  
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如處女  
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  
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  
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  
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哲曰

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  
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  
如處女之弱今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  
脫兔之疾衆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  
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 孫子註解卷之十一

###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靜曰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

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在細  
隙行地遠之速近途徑之險易先熟  
知之火乃可往  
故火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  
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  
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將陸遜  
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  
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  
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  
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  
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  
邾婁之成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  
故有五大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  
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  
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  
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



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起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朱宣規知即以兵徑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圓命董璋以東川儒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

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圓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圍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東新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大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晉山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素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其具隊一作隧○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芥因風而焚之

####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糗之屬○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

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乘其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

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安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燎

○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月在其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

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

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



待其變者也○梅堯臣曰不驚燒者必有備也○王哲曰以不變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返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王哲曰伺其變亂則乘之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

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蘆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

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哲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哲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已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  
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  
強也○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  
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  
絕敵道分敵軍不可以奪敵蓄積○李筌  
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  
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  
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  
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  
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  
險要蓄積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  
暴○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  
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  
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水斬楚將龍  
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  
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

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  
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  
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  
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  
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  
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  
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  
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  
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  
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  
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  
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  
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  
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  
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  
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  
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

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

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

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

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

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

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

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

不戰○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

所以重凶器也○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

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



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王哲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不敗若姚襄怒符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杜佑曰人主聚眾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

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闔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哲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註解卷之十二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靜五

用間篇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謀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大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眾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急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



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

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

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

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

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哲

曰怯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

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

爵賞之細不以陷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

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位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

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

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動動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

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

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

哲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

官士師掌邦謀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

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幾曰智權皆善用

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

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

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

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

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

以心替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

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

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

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

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

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

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

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

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

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

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

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

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

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

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

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



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網紀人君之重寶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王皙曰五間俱起人不之測是用兵神妙之大紀人主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

用人莫能測其理故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尅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因間爲鄉間○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讎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賂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詣羅尚欲爲內應以久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



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  
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  
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  
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  
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  
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韃靼之衆來攻道  
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  
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  
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  
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  
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  
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  
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  
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  
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  
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  
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  
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  
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

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  
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  
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  
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  
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  
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  
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  
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  
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  
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  
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  
今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  
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  
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  
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  
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

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諛必內  
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  
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  
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  
利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  
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  
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  
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  
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  
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  
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  
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給之或以  
厚利啗之○王皙曰反間反爲我間也或  
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  
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



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成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伐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遺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唯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

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偽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李全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

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哲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上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遺



彼謀臣書也。或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倫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閑於鄙事，能忍飢寒垢耻者為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杜佑曰：擇已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為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

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廷不從，遂為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內。○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為親近。○王哲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王哲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

臣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為己害。○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哲曰：獨將與謀。○張預曰：

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哲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為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為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哲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



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實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杜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堯臣曰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哲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

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馬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當使間去若

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曉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清○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者而今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哲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閤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卧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問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

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杜

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梅堯臣曰

必探索知敵之來問者因而利誘之引而

舍止之然後可爲我反間也○王皙曰此

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爲辯

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

非至忠於其君王者皆爲我用矣○張預

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

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

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

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

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爲我反

曰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

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中數年爭

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

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

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

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

之○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

皆可得使○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

真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張

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

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

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

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

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

之腹心所在○梅堯臣曰今吾間以誑告

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

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

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

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必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

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

不厚也○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

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

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

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

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

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大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

牙非叛於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

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何



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于殷呂望殷臣也後歸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于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

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伴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慙慙爲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復壁中聽之使既遲遲恐彼恠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令止而善飯

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東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



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為耳

### 孫子註解卷之十三

孫子序

魏武帝製

靜六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言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戰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汎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畧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閔閭閭問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即三

今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

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今日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孫武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



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馬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四忌一不勝而時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清水濁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史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



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榮陽鄭友賢撰

卷六

五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彊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

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具恐具王得書聽計而棄已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短長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鉅銛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械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



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惟懼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謀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于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苟或之智也

或問武之書皆法也獨曰此謀攻之法也此軍爭之法也曰餘法繁論兵家之術惟二篇之說及於用誠其易用而稱其所難夫告人以所難而不濟之以成法則不足為完書蓋謀攻之法以全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則兵不鈍而利可全非其法則有殺士三分之災軍爭之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得其法則後發而先至非其法則至於擒三將軍此二者豈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爭於天下又云莫難於軍爭難之之辭也欲濟其所難者必詳其法凡所謂屈人非戰拔城非攻毀國非

久者乃謀攻之法也凡所謂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計者乃軍爭之法也見其法而知其難於餘篇矣

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達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達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繁智愚勇怯隨器而任用者付之以閫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筭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小大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關之偏才也合肥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畧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槩而御之邪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為廢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為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畧耳非司馬宣王安能發武之蘊哉

卷六

八

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為歟曰傳稱用師觀釁而動敵有釁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釁不能彊使為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為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肄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疎之夫釁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釁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釁隙者乃不可為也

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謂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公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荃也謂非彊弱為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彊弱亦

卷六

九



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彊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

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為受敵以勝為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

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為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為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即虛非虛即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為虛變虛而為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

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害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實不知所守者闕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衆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蓄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乘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

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已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謀者外以虛實之變



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囚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於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或問軍事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事爲利者下所謂軍事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事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事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

十六

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畧同耳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

十六

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嘗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鬪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主之也氣奪則怯於鬪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鬪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鬪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或問自計及問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俾此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多食歸

十六



兵勿過亦有可食可過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復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衝重圉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陰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

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荃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簾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輕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樓，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木則乏芻牧樵採之利，四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饋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丘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樓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

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書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恐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



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盡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方為縛或謂縛馬為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為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作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疆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扼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為不散也意車中之士輟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輟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為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于中者情也見於施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

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誠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誠備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窺也所謂為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墮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謂絕顧壹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為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

利重言於軍事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遲速先後之術也蓋軍事之法方變迂為直後發先至之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為客深入利害之為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與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塗若非和鄰國之援為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濡澤之形而為之標表求鄉人之習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必迷舉而必窮何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疆違其馬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

稱之二篇不其旨哉或問何謂無法之實無政之令曰治軍御衆行賞之法施令之政蓋有常理今欲犯三軍之衆使不知其利害多方悞敵而因利制權故賞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執常政噫常法之賞不足以愚衆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則賞有時而不拘令有時而不執者將軍之權也夫進有重賞有功必賞賞法之常也吳子相敵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此無



法之貴也先庚後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驍羣羊往來莫知所之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復曰入蔡州此無政之令也

或問用問使問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問者用問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間敵哉使問者使人爲問也吾之與間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間有覆舟之禍問疑我有害已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問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已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功矣秦王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間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虜也吾無問其出入者義決已之惑也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嘗爲商周之間邪武之所稱豈非專問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

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盡在兵家名曰間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能悉夏政之惡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密商王之罪呂牙不在商不能就武

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順天應人伐罪弔民之仁義則非爲間於夏商而何惟其處之有道而終歸于正故名曰權兵家之間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詭詐之域故名曰問所謂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呂之權也權與間實同而名異

或問問何以終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于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筭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

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筭非不難也何不列之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矣

### 孫子遺說



天原發微卷之一

情一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極元名冲漢

太極者無聲無臭之中有箇至極之理是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如戶有樞如衣有紐挈其綱也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如木有根如榦有柢立其本也謂之無邪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謂之有邪當初元無一物而不可究詰其爲理也至高而不遺於卑至妙而不離於微至精而不雜於氣至神而不滯於物天地間未生者生未發者發無不生死於其間也如此辰居所而經星七政晝夜環繞其所以動者一係於此而所以然者則未嘗動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

朱子答蔡西山曰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爾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

變相因而三才可見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此後方可以書言此易字不可以書言也易變易也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此夫子所謂無體之易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太極者性情之妙乃一動一靜已發未發之理太極中全是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有善有惡皆是陰陽變化已後方有通書曰誠無爲太極也幾善惡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五行也皆就圖上說朱漢上謂易有太極太虛也陰陽者太虛聚而有氣柔剛者氣聚而有體仁義生於太虛見於氣體而動於知覺也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分而萬事萬物皆同此一原則謂之性南軒謂太極者萬理總會之名所以形性之妙若只曰性不曰太極只去未發上認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見自稟賦觀之謂之命自通天地人觀之謂之理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

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愚曰極無不在民極則有總會之義此極則有樞紐之義皇極則有標準之義謂之太極則是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而行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內無總會之形而實爲萬物之總會無樞紐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樞紐無標準之形而實爲萬物之標準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愚按程子謂此句即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理蔡節齋謂此所以發明易有太極之語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或以爲妄如者謬今舉朱子六條以釋此一句其主太極而言者有三一曰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二曰未有天地華竟是有此理三曰無極者只是說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靜生陰陽主陰陽言者亦有三一曰從陰陽處看太極便在陰陽裏今人說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二曰太極只是天地萬



物之理其中各有一箇太極三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陰陽而爲言爾主太極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先陰陽未生也生陰陽而言太極在陰陽之內陰陽既生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爲其主者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執太極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又昧乎大本所在或曰陽前是陰陽前又是陽以陰陽未生而言則可疑也若截自一陽初動處前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然陰陽雖未生而生陰陽之理則已具在人心爲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

○朱子曰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無極所以著無聲無臭之妙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以其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其高極乎

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又曰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無極所以狀夫無聲無臭之妙太極是名此理之極致

自無極太極推而下之則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物各具一太極自太極本無極推而上之則是萬萬一實萬分萬物統體一太極雖二氣五行生人生物紛糾錯揉萬變不齊而太極行乎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僦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眼前觸著撞著都是這道理大小大快活愚聞之師曰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是順說太極本無極一句是倒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猶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若移詩之二句倒言之曰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亦何不可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非是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也象山不肯拈太極本無極一句只攻上句徒肆強辨某若得見象山敢問晚學未通請公將太極來看一看象山必太怒曰太極是無

形之物是大地所根本之理如何將來看我無可將爾無可看即是無極也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真千古擲擲不破之議論也

○又曰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

周子於第二圈中分出一圈在上以見大極渾渾渾極至之理而無形爾只這圈子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箇物事在這裏流轉賦在萬物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渾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故曰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皆自然而然第人物本同氣稟有異爾朱子解剥圖體示人以一身所自來惟人也以下示人以人道所由立使知人所以爲人聖所以爲聖君子小人所以各有氣稟而不同爾或曰太極圖前一段如恭盤後一段如人下恭愚謂上一圈是天地之性下一圈分陰分陽便有箇氣質之性在裏



○邵子曰道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為言愚謂道即太極無二理也或謂道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太極豈出於道之外哉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太極是渾淪底道是極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隨他通處極與道豈有二理耶

○又曰心為太極

朱子曰此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愚謂心者虛靈之物即性之邪郭也極者至善之理即性之形體也心統乎理即渾然太極出應萬事則一物各具一極矣故游氏曰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若於寂然之中有一念之動則是動靜為陰陽也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

言之伏羲文王就陰陽以下說孔子文就陰陽以上發出太極來

蔡李通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先生義文矣故不生孔子不得三千年便不生周程亦不得愚按有義文之易無夫子太極之說則人不知易之本知本矣無周子無極之說則人不知太極之本易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本本原原之妙既明則千萬世人心皆知有所歸宿之地朱子嘗曰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又舉程子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句別處走其意深矣愚嘗參之先儒質之師友而得其說曰易有太極一句義文而後非孔子無人道得出孔子而後千五百年無人識得破至康節始識其為作易根本至濂溪始以無極而發明其旨聖賢以道相傳漸說到親切處爾千古已往萬古未來終易此一句不得其於太極上加易有二字便見太極之有根源不比異端之入於虛無也此易字最為微密乃是陰陽變化妙處所

謂無體之易是也在兩儀萬化之先而具兩儀萬化之體此時雖不明為陰陽而必指太極之出於此者欲明其無非虛無而有至實之理在其中故曰易曰有曰太極字字有歸夫子恐人不曉此理而的言之也若把易作一部書看即便差了周子恐人不曉太極之理故曰無極而太極只將無極二字解易之一字而太極之本意始明朱子又恐人將無極而太極一句分言之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知此則知二氣五行千變萬化而為易而一物之中各具一天然完渾之太極而不可易也此理充塞宇宙在在皆是人自不曉爾生生之謂易便是易有太極之易下面便生出兩儀四象八卦來不獨一部易中只說此簡道理在陰陽在男女在人心在庶類莫不各以此推出皆是此理而不可易此易所以生陰陽離陰陽而言易固不可拘於陰陽以為易尤不可其以陰陽變易而言易者陰陽非易陰陽變易而無體者易也吾



故曰易有太極易無體也無思無爲易之本也設位成列易立易行易之用也在人曰易在人曰性莫匪一太極也夫子之易而曰有周子之易而曰無與邵子畫前之旨是或一道也後世惑於列易太始太素之說遂失易之一字而以有物混成爲太極之單傳者其說與聖人之言相去不遠矣

大原發微卷之一

○

天原發微卷之二

情二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動靜

此章言太極動靜而陰陽分太極無象陰陽有氣動靜氣也理乘氣而行也奇耦變化牝牡相銜得其陽氣者乾道成男得其陰氣者坤道成女氣聚成形形交氣感陰陽綜錯所以爲易天地間只有箇動靜循環不已此外更無餘事或問陽動爲用陰靜爲體今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却自動處說起則用在體先且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愚曰未動以前則是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理不當對動靜言未動則是靜未靜則是動未動則是靜然則理無對理不可以動靜言理則因動靜而見也若夫邵子謂用起天地先朱子謂太極之用所以行皆指用處說爾蓋謂動而生陽以上更不容說者其意深矣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釋此章極爲精妙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愚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所乘之機是動靜乘載此理在氣上不覺動了又靜靜了又動故曰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以載人人以乘馬馬一出入人亦與之出入所以太極乘此氣之動靜而生陰陽也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從陰陽處看陰陽只在太極裏謂之太極在陰陽裏亦得物則滯於已



定之形或流於動而無靜或淪於靜而無動物則不通也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所謂神妙萬物也由五行二氣而上則根於太極之一動而靜陽而陰是萬為一性之原也由二氣五行而下則散為庶物之萬靜而動陰而陽一實萬分命之行也靜則太極混合而歸于一動則太極開闢而散於萬或曰如此則太極亦有分裂乎曰本一太極爾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一箇太極如月在天一而已及其散在江湖影隨處而見渠可謂月分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無間然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動前又古靜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此天道也始於陰成於陽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靜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又曰動靜互為其根根字最宜玩味蓋有已定之動靜有可見之動靜而未定不可見者動靜之根也此一根字難說謂

動根於靜靜根於動亦只說得箇互換往來無問客主爾意味未永不若朱子說得圓活其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貞本乎靜貞者靜之質著乎動是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人不能不動而立乎人極者必主乎靜則著乎動者自無不中節而不失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動者命之所以行其實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貞也故曰無極之貞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止以靜言此似指箇貞字為動靜之根也愚謂動而生陽非自動也根於太極而動出而賦予萬物也靜而生陰亦非自靜也根於太極而靜入而各正性命也是則太極者天地之根所以御陰陽動靜之氣以行能生成萬物也其為根也豈易言哉○又曰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分動靜為兩段事漸安排引入來太極如一本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

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箇裏又自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時自合少止易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造物自然如此豈待人安排哉皆本末一貫之理○朱子曰動靜亦有兩儀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動靜生陰陽繼善成性是流行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對底太極之動是流行也動而靜則為陰陽之對待對待則復動而為流行如寒暑往來一箇橫一箇直是也流行復靜而為對待如天地四方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對待是體流行是用體靜而用動此動靜兩端所以變化不窮其曰變易者如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屈伸往來之類是也其曰交易者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卦圖上天地定位之類是也○又曰思軒以後無人識性始自濂溪說動



靜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推出氣質之性未

人未生時只有此理受得這理而生方喚作性天地之性純乎此理而無雜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是氣質以理與氣雜言之於是有昏明厚薄之殊故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便是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

○又曰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

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乃天理之自然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不名爲動但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所以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從懷如流其違禽獸不遠矣惟聖人則不然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理未嘗息是以其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

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未至此而修之戒謹恐懼而靜者常爲主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放辟邪侈而無不爲小人所以凶也

○邵子曰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愚按邵子所說由太極而動靜則一生二由動靜而分陰陽剛柔則二生四又從而分太少則四生八卦自此畫數自此推舉天地萬物不能逃矣於渾然太極之中井然有條如此先儒謂康節自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信哉斯言

靜動

此章言動根於靜也天地四時流行不息然常着箇靜做本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秋不能生長成實如人終日應接須少休息便精神較健如

四時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有竭時易曰闔戶之謂坤先於闔戶之謂乾是由靜而動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從以入故曰闔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以出故曰闢坤闔則陽變而陰乾闢則

陰變而陽故一闔一闢謂之變闔往闢來萬變不息在一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晝夜在一身爲出入生死無靜則無動人乃世之以首坤歟陰雖夏至方生不到那亥上六陰獨處則未可言靜極則動

○易繫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和者言感而遂通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人心天理一也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陽闢而動陰闔而靜一動一靜也不役乎



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也或曰太玄謂陽氣潛乎干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信者誠而已矣周子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通一復之間有箇真實之理在其始元亨利貞之貞是也後乎貞爲利前乎貞爲元由利而貞則天地人之妙歸藏于此由貞而元則天地人之妙發越於此正而固誠實而不妄所謂萬變不息而貞實者在此無極而太極之妙所以貫通天人之際聖人用之主靜以立人極者正在乎此謂之至妙至妙者蓋極言其莫可得而形容也這箇妙處大開造化動極復靜便是死靜極復動便是生陽極生陰便是化陰極生陽便是變人能識一動一靜之間者便能知變化死生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朱子曰自始至坤自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始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始是無極之前

朱子曰此只就圖上說循環之意坤陰收歛已盡復陽包含未露乃是本然之靜不與動對而爲動靜之根本先儒謂不與動對之靜即無極而太極也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爲純坤無陽之象而有貞至不可磨之理在其間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不得合爲一說矣邵子有言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恐是此意若以人心觀之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此時此意須虛心靜慮方見得今以圖之左右推之圖右屬陰陰主闔陰中有陽言自巽消以至坤翕靜之妙也是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圖左屬陽陽主闢陽去分陰言自震長而至乾分是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乾生一陰故曰父生長女而爲姤坤生一陽故曰母孕長男而爲復此合乾陽坤陰舉一圖而通論也若單論無極只在復姤中間却不可指有象之後泛言之也故曰自坤反始是無極之前又曰復始之間

爲無極其間謂何無動靜而包動靜無陰陽而含陰陽有是理而不見其迹無聲無臭至微至妙周子謂無極而太極是也可以形容盡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箇中元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朱子其得之矣

○又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生萬物之始者生之本也

先天反本復靜曰坤在一日則亥時在一月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有一未形後天陽動於中爲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之始以卦氣論復又爲先天欲觀萬古一元是也冬至者天之元一之一春分者物之元二之一一者元之體二者元之用先開後閉者春也純開者夏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雖收藏之終實是施生之始元而亨利收藏於貞閉固得密則春陽發舒必正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故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



○朱子曰靜中有動見天地心正如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三陽盛萬物蕃此時只見物之盛不見其心惟是萬物未生冷冷靜靜一陽生物之心動於積陰之下自藏掩不得此天地之

心所以於此可見邵子謂天心無改移正是年年歲歲月日日皆如此無差忒愚嘗曰復之一陽動於坤下善端初發見天地心大壯四陽震在乾上發於顏色見天地情坤之六陰一主乎靜寂然不動見天地性

○又曰靜可救得動此以靜為主也靜在這裏虛明洞徹便從這裏應去自然透徹心若有私便都差了

其心湛然純一在這裏無一毫私意雜之則物來能名動靜便一齊當理嘗聞延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靜動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也人之一心當如明鑑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鏡明水止

其體雖靜可以鑑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

○又曰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都不應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此又靜中涵動不流於一偏之說

老氏之學則於靜中有動蘇張之學流於動而無靜是故有一般人事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不動底又有一般人事要就事上

理會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一貫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能居仁直內便能方外方外便能直內始得

○又曰敬貫動靜則求放操存皆在裏非塊然默守之謂靜也

君子內外一貫之學不可分為二若只說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得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

靜存養是靜時工夫靜時是中無所偏倚省察是動時工夫動時是和無所乖戾靜時知覺不昧復之見天地心靜中之動也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 前章以動靜

名者以見太極動而生陽是用起天地先也此章以靜動名者以見靜翕動闢體先天而用後天也故曰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天蟄不屈則無以伸是亦天理之必然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蓋亦審諸

辨方

北方壬癸亥子皆水王之地其卦為坎一陽陷二陰中為險為勞為隱伏其方曰幽都又曰朔方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先天圖乾南坤北乾來交坤成坎坤去交乾成離陽生子中陰生午中坎離交熒子與午對陽為主而陰為臣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辰極居北衆星環共而數四方者皆以北為尊



南爲對而後次東次西宜太玄以罔冥爲北庫節以太極居坤復之間也

○程叔子曰朔初也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始其陽

邵子曰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

而盡謂變易循環也堯典三方皆言東西

南獨北方言朔易三方皆言平秩獨北方

言平在月令曰散將終歲且更始伊川

又曰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曰終

曰始曰今歲曰來歲皆成兩儀又坤變坎

一卦變成兩卦去歲陽氣至此而終今歲

陽氣又自此生起

○朱子曰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

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屬北方便有二

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

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

明日良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

惟龜蛇二物

天有春夏秋冬氣候不齊地有東西南北

一定不易故爲西北之地既有朔方又有

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有相火日月者陰陽之真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人之五臟心有包絡腎有命門水火各有二君火真精實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謂心竒而腎耦朱鳥一而龜蛇

二夫心竒一而腎耦二乾坤之畫象之北方有龜有蛇故之易離有龜象又有甲冑

龜有甲也損益頤皆言龜五體有離也息

氣於內如陽伏地中之象背上中心有五

條文出外又成八卦外面又成二十四氣

取象於北固切但不知其何屬於十二辰

爲已不當位北攷之記與書傳俱不之及

何也意者玄字曲遠而走有蛇之狀化則

龍也震爲龍伏坤下爲復義或近是當別

攷或曰玄陽屬蛇武陰屬龜王氏云腎有

兩龜蛇亦兩所以朔易屬貞貞有兩義正

而固也智字亦有兩義智前一半方收藏

屬陰後一半復開發屬陽周禮龜蛇四游

以象營室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水色黑

故曰玄魏氏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

龜蛇蟠蚪相扶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觀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符節非有工巧以制御之若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本胞胎受氣之初而然死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皆造化自然之妙

○西山蔡氏曰一竒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

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

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

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

見而背不可見皆造化自然之妙楊子雲

以北方爲玄而統三方有罔有冥意正在

此

今以太玄攷之其文曰罔直象首冥罔北

方也萬物藏黃泉中無可名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

蒙乎南首乎北罔者有之舍有無冥者明

之藏明以幽罔舍其氣陽氣冥反其與在物

黃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新故相代將來

者進功成者退罔之時玄矣哉有形入無形

故玄罔之時可制也八十一家由罔者也

可制無形時又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

可制



玄人以心腹為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十月純坤用事陽氣積地下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詳味此章則北方罔冥之義斷可識矣蓋萬物入乎北則有化於無故謂之冥萬物出乎北無化于有故謂之罔

張氏謂冥當不用之一三者之所息藏乎密也愚謂此是冬至前一半屬今年事也又曰罔當無體之一四者之所生出乎虛也此又是冬至後一半屬明年事也先入乎冥後出乎罔冥當為北罔當為中故天之中在北是為展極冥罔始息而後生有本者如是故曰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正不動三用無窮天地之玄奧於北其深矣哉或曰冥是玄德居中不動而罔直蒙首即乾之元亨利正也此說甚當

○朱漢上曰坎本坤體位居北方主天地鬼神之事也

北方入冥天形也坎為鬼神之府斗為天廟危又主廟堂祭祀之事此一說也况先

天位坤於北以對乾於南是兼天上下地之事文王又易之以坎者無他以乾中一陽來交坤體是名為坎以坎對離為水火既濟推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中藏互體為艮西北陰美既於此而止盡東南陽和又有伏震自此發生坤有伏坎坤上六文言曰天玄而地黃天玄即指坎中一陽之色地黃即其外之四陰也是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之一度牽牛星紀也水位也坎卦也故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亦以此也

### 天原發微卷之二

### 天原發微卷之三

情三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曰萬里校正

### 玄渾

朱子本義曰陽之氣徙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坤之性順其成形莫廣於地感興詩又曰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頽然千古存其健順可知矣蓋宇宙中間萬物皆有稟息惟天運動日過一度未嘗休息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見爾輕清上浮者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在天之中地方而靜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為二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是以乾天之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張子曰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其道以至虛為實金鐵可腐山嶽可摧凡有形之物皆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



矣又曰空虛無物萬物由之以出

○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天本是一有地便分爲二陽本是一畫有箇陰便分出二畫來所以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面便有背皆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所謂先天一事無者更不待安排而後然又曰若論先天一畫也無纔有一便有二有四有八有三百八十四

雖自此去然豈待安排也堯夫問程子曰子知雷起乎伊川曰頃知之堯夫不知也

既知之何用數推問曰子以爲起於何處

頤曰起於起處堯夫矍然稱善愚謂雷起於天根之一便是一中分造化也

○又曰天依形地附氣

或問堯夫曰天何依曰天以氣而依乎地

地何附曰地以形而附乎天天地自相依

附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

而道不可分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

歸道天惟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使天有

一之或息則地須陷下人必跌死矣程伯

子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

之氣也程叔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

非地張子曰虛空即氣感得一天地便有

一尺氣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

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

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

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

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

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而不墜耳黃

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

亦謂此也嘗細推之乾本一畫其體質皆

實如一箇物事從裏面實出來徧滿天所

覆內天之氣皆貫乎地之中坤却分爲二

畫其體量便虛便有開合地形如肺質雖

實而中則虛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

去容得那天之氣進上來雖金石也透過

去天形如鼓鞀外面是皮殼子中間包得

許多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自

子月積至四月成乾乾氣在坤下蒸上來

便如飯之蒸飯然五月一陰生至七月三

陰在下成坤三陽在上成乾天氣上騰地

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也天地初

問只是陰陽二氣磨來磨去急撥許多查

滓在裏面無出處那水之滓脚便結成地

在中央不動今登高望群山如波浪然似

潮水湧起沙相似火之氣極熱便成風霆

雷電日星之屬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

高愈清氣之清剛者爲天不剛則不能包

涵覆煮天只是箇旋風就外面旋來旋去

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故邵子曰其形也

有涯其氣也無涯

○又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

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天地

則天地亦爲萬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形而上者也陰陽形

而下者也天地陰陽之大者散爲萬物則

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也囿於形器者皆

謂之物物各具一太極則謂之道故以

形觀天地萬物則天地爲大萬物爲小以

道觀之則天地亦太極中之一物耳東廣



繼曰仰遊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  
無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斯言有味

○周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天地之生物一箇物裏有一箇天地之心  
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人能於善端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自見  
得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知然  
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  
憚亦似有知者草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  
與濂溪見一同草茂庭砌則曰欲常見造  
物生意盆池畜魚則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皆有道者氣象也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  
○程子曰天地以萬物為心朱子曰天地別  
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

十月純坤之下一陽復生天地之心幾於  
息滅至此乃可復見伊川以動之端為天  
地之心曰動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  
之心復卦若從先天看則下一畫陽自剝  
上九變至坤上六其三十已積於十月  
如子在母中天地生物之心未露若從後

天處看則坤下一畫忽變成震元是一箇  
艮卦翻轉來艮陰止靜之中便有復陽流  
動之機如子在母外此天地生物之心便  
自了然可見一元之氣略無停間只是生  
出許多萬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  
無出處裏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  
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  
不齊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只是說得他無心處若果無心則須  
牛生出馬桃樹發李他心自有定程子曰  
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

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  
徧覆底意思者皆言天南軒有言不可以  
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  
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  
心一念纔不是便是震怒朱子謂須要知  
他無心又要識得他有心天包著地天所  
作為只是知生物而已此是箇無心之心  
若福善禍淫便似有人在裏主宰相似又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開花結非有神  
而何耶

○又曰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皆坤之氣從這裏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  
皆透過去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無有無  
乾坤之象者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闔天下之萬理  
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  
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起於乾  
坤二畫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  
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天地是乾  
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只是一氣要生  
便生非至健不能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  
首皆同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  
物首皆向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所以  
無智天道便是上面腦子下面便生許多  
物事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  
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  
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  
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螻蟻君臣則義



上有一點子明虎狼父子則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此天地所以為皮殼萬物都包罩在此乾坤是其性情隨所賦而各有不同也西銘言乾稱父坤稱母人在其中子道也故乾陽坤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資以為體乾健坤順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得以為性此人所以得性命之正而為萬物之靈物得其偏正於物而已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太虛是總體不離四者而言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草木金水火土皆是雖雜氣化而言實不離乎太虛太虛是太極上面底圓圈裏陰靜陽動者有這氣道理便在這裏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有此水方映那天上月氣有形而太虛無迹以有形之象具無迹

之理故曰性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邵子曰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

禮運云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太極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此四句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此言理氣形質之由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生於動者也太極動而生陽陽即輕清而上浮天也又曰陰陽生天者陽根於陰也故在天為陰陽則有日月星辰地生於靜者也太極靜而生陰陰即重濁而下沉地也而曰剛柔生地者陰根於陽也故在地為剛柔則有水土金石然則自其本言之則太極動而生陰陽即生天地也分而言之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故曰陰陽可以生天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故曰剛柔可

以生地以天地一氣言之陽自下而上升生也生陽以消陰陰又自上而下降降消也生陰以消陽以二氣分言之自下而升者為陽生於地中自子至巳而成乾生天也至午極而天方中又生陰以基陽基成則陽復行為天道左旋自上而降為陰生天中自午至亥而坤純生地也至子極而地方中故生陽以基陰基成則陰復行為地道右轉生天則萬物生生地則萬物成乾坤止用六爻六乃居中進六退六在進為終在退為始晝終則夜始夜終則晝始通乎晝夜而知是易之數能窮天地之終始以明消息盈虛之理也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有四象地有四象天有八象地有八象天地相銜陰陽相交

天主用四時行地主體百物生先天以乾坤坎離當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兼天上下而言所以天地闔闢日月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



此四象者在天為陰陽老少兼日月星辰則為八在地為剛柔老少兼水土石亦為八相街者先天圖左有一百一十二陽八十陰上亦然右有一百一十二陰八十陽下亦然相交者如男女夫婦牝牡雌雄乾去交坤成復坤來交乾成姤之類乾坤陰陽中分而立天地之體坎離陰陽中交而致天地之用陰陽本以坎離造化天地天地復以坎離生萬物後天文王八卦方位不同以坎離震兌居四正矣而以餘四卦居四維何也辰極居北而少西天神所宅故曰西北為乾崑崙居西而少南地示所舍故曰西南為坤搖蕩萬物莫如風一氣自東而南故東南為巽五嶽莫尊於東嶽地形自北而東故東北為艮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

唐一行有言蓋天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如望象能得其全舜之璣璣渾天法也蔡邕天文志曰天體有三家一曰周髀其云

天如覆盆以斗極為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見之為晝日遠不見為夜術數具在多有遠失故史官不用又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行如推磨而左旋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而牽之以西沒日出高則見日沒故不見日朝出陽中日暮入陰中陰氣黑故不見二曰宣夜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其術兼幽明之數郝萌記曰日月星辰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又曰天確然在上

海凡五行水生於金百川發源皆自山出而下注於海日為陽精夜入水則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溢王蕃亦曰日月初登天後入地日晝在地夜在地下今史多用候臺即其法也揚子雲曰落下閔經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後漢蔡邕張衡鄭玄皆以渾天為長愚謂此外又有軒天昞天之說皆不足據吳姚信謂人如靈蟲形最象天頤前臨宵頂不覆背故天體南低入地北偏高此亦知人之所以為貴也歐陽子謂古人步圭景意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渾蓋之是非君子當缺而不議也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寢高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然格物君子則推以窮理致知為先

○又曰西北之高戴乎天頂

張氏曰虞喜有言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數語皆的有意義惜不究其始終爾蓋



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起于下是為坎水天象之始也九窮于是是為乾金天象之成也故坎水柔動而乾金堅凝動脉滋生而腦精安靜此即北極為天之頂凝然不動有常安之形也此亦蓋天之象

○又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東南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天南高北下陽在南陰在北故先天圓圖就位南坤位北地北高南下陽在北陰在南故先天方圖位乾於西北位坤於東南日在南則中在北則潛天之南陽在上故極南大暑見于地者融于水地雖有陰不能伏陽天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寒見于地者結為山地雖有陽為陰所伏陽性熙極則融陰性凝極則結地之南宜寒而下者氣熱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天也水柔也屬陰以陰不勝陽故為陽用山剛也屬陽以陽不勝陰故為陰用是以形則從乎

地之柔剛氣則從乎天之寒暑極陽極陰氣非中和萬物不生故為死地惟天地交寒暑和則萬物生也

朱子曰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

○愚按丹書言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如此則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文定舉成數言鄭注考靈曜云太虛本無形體指諸星運轉以為天體爾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天如彈

丸圓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圍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平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又云地蓋厚三萬里○尚書王蕃疏曰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辰斜而回轉此其大率也



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張氏曰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南高北下周天之度南北各分其半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面南故南見北潛又曰周天之度環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環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雖陰中自分陰陽要之常隱常見者爲靜數坤之策應之百四十有四其東西循環爲用者二百一十六度雖陽中自分陰陽要之循環迭用者爲動能故乾之策應之卦地也又天也應乾之策三百六十也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天之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

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正當天之中自此漸漸而上至冬至時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漸漸向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

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也鄭注云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時日在上假於天

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時日上極與天表平後日漸向下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委曲俱考靈曜注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

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

○朱子曰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周禮

土圭之景一寸折一千里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止此數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西冬北亦然

譬如大盤盛水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問曰無此理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蓋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游之義也星辰



亦隨地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只有五寸等一尺差萬里五寸五千里一分百里景長景短皆差一寸故幾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或問四游之說構虛不經故爾雅似非鄭注愚曰衆言混淆折諸聖經賢傳足矣今張子朱子皆以為然則未可疑

○或問朱子曰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曰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或問鄭注曰景夕者謂日昃景乃中立表太東近日也景朝者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太西遠日也朱子答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日未中景已中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午後景長也景朝日已過午景猶未中立表太北則取日遠午前景長午後景短也問多風多陰曰日近

東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春必東風夏必南風曠土無山可限故風各以其方至風從陽氣盛衰早陽升風生午盛午後風微至晚風止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自是陽氣到彼衰謝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四邊不甚見日古謂蜀日越雪又曰漏天言見日少也以此觀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唐賈公彥曰周公營洛求地中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中表度景處古跡猶存中表南千里置一表中表北千里置一表中表東西各千里置一表此正日景以求地中也又按朱子言今人都不識土圭康成亦誤圭尺是量表景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立表表景長短以玉圭量表景恰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表長則表影短表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地中與古已不同漢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今在浚儀舊開封縣唐開元十二年遣使天

下候景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裂刻居中裂正則日至氣應得之矣陸象山云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日有十二辰八十四維歲十二月二十四氣以土圭測日景以磁石辨方位而二十四位於是乎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有一箭於是乎立岳以南三徙之而箭不用者六岳以北三徙之而箭亦六千維之間或前或後或兩屬磁鍼所指或以為千或以為千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為丙午之間要必有一定之說相其陰陽自周公以來則然矣學者所當攷○又曰天包乎地天之地又行乎地之中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地特天中之一物爾所以言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又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邵子曰天覆地地載天天上有地地地上有天人居地上不覺耳又曰天圓如氣毳地斜隔其中又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空處有



限如空中一毬自內觀之坐向不動天左旋而星共極則又一面四游以薄四表而止以先天圖觀臨師以上各十六卦為天之天地之天之元會運世之數而在天同人遁以下各十六卦為天之地地之地之年月日辰之數而在地

○又曰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爾

朱子曰在天之位一十二會所會為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諏訔二月辰在降婁之類是也若以地言之則南面而立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相為對待而不可易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而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有遲速之差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亦非推挽而行但其氣之

盛處精神自然發越而自各有次第耳

○又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

素問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河圖括地象云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從上臨下入萬里又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以地中求之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先儒言中原山水皆源西北故叙山水者皆自西北而東南地有山水猶人有血脉有近不相連遠而相屬者故曰江海何嘗斷地脉蔡氏曰大河北境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山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空口大岳次以一支包孤晉之陽又次一支為太行又次一支為恒山此北條也其南條者江漢南境之山川也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表筠之地至德安曰敷淺原

或曰今江州廬阜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

山在湘水東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山川源流可攷也鄭氏以岷岐為正陰列河濟所經西傾為北陰列伊洛淮渭所經嶧冢為次陽列漢水所經岷水為正陽列江

水所經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慈嶺一

出于闐二水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程氏曰九河未淪沒為海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

河播為九入海處有碣石在西北岸今充

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南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此正古河沒海之處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碣石包

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證故前後異說竟無

歸宿云

○唐法象志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滅霸朝



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  
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  
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  
華陰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  
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華陽與  
地絡會至荆山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  
相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  
野可知矣

南北兩戒者天所以限中華之地也南北  
兩河者所以與兩戒之山相為經緯也其  
中用文用武貨殖所阜之國皆所以育人  
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  
區也宇內至大莫如天至厚莫如地至多  
莫如水水精上浮為雲漢下流為江河月  
影山河之象水涵星斗之文無非一氣之  
造也認山河脉絡於兩戒識斗羅升沈於  
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區域分野如指諸  
掌此山河之大勢然也以象求之北戒則  
析木之所值南戒則星紀之所臨至若鶉  
首為秦隴之區則兩戒山河之首實在焉

人君翕受中州清淑之氣握五帝天綱地  
紀之符必統常經而後可

○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為  
天綱其分野與五帝區相值

坤地也雲漢地之氣乾天也北斗天之極

五帝者少昊氏金德顓頊氏水德伏羲大

昊氏木德神農列山氏火德軒轅黃帝有

熊氏土德五帝各居五方其說曰究咸池

政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為少是墟叶北宮

政在乾維外者陬管也為顓帝墟成攝提

政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為太昊墟布太微

政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為列山氏墟得四

海中承大階政者軒轅也為有熊氏墟斗

杓治外鶉尾也為南方負海之國斗魁治

內陬管也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宿在

雲漢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陽者四

為四戰之國

○天下山分四條上應二十八宿

曰岍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東方宿

也其次曰降婁玄枵以負東海神主岱山

曰歲星

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

方宿也其次曰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

恒山曰辰星

曰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嶓冢陪尾西

方宿也其次曰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

華山曰太白

曰荆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

南方宿也其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

主衡山曰熒惑

○中州

居天下中其次曰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神

主嵩山曰鎮星

○負險用武之國

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自陝而

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

河之曲為巴蜀

四戰用文之國

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

濟南淮東達距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



水之陽為鄒衛濱東濱淮陰為申隨  
負海貨殖所阜之國

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  
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  
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  
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此負海之國也  
其他如九隘之險九河之曲養水三危汶  
江九折皆上為列宿河洛篇曰天極中星  
崑崙之墟天門明堂太山之精張平子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  
天有三辰地有三形皆可指而言也若極  
而論之則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  
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  
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通而度  
之其數用重鈞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  
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以往者未之  
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  
無極宙之端無窮不可究詰愚嘗上下區  
域攷諸往牒姑就三皇五帝所臨之地言  
之則大章暨亥所步孔子稱其地曰北至

幽陵南至交趾西踰流沙東極碣水天地  
翕合而秀氣鍾榮河效靈而圖書出於是  
人之精者作聖周孔出而為中國衣冠禮  
樂之主以承羲皇群聖之托鄒魯多儒雅  
燕趙多豪傑山之東西多將相皆所以相

情三

三十四

與經緯乎中國也禹承堯舜之盛平治九  
州玉帛萬國定可壘之地九百一十萬八  
千二十四頃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  
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  
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貨殖所負男耕女織不奪其時以  
供財用儉有餘而奢不足公家有三十年  
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至成周盛時民口  
二千二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  
萬時十六萬一千人自後歷秦漢隋唐盈  
虛豐耗不常以至于今天下一統超鴻濛  
而混希夷際天極地莫不尊親可以追蹤  
三五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地下有八  
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司馬相如傳注崑崙山去中國五萬里廣  
袤萬里高八萬仞層城九重面有九井以  
玉為欄旁有五門天帝之下都也水經云  
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其山一萬一千里胡  
用之問天竺去處土地多生異人朱子答

情五

三十五

曰中國去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  
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使來貢獻  
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  
中國在崑崙東南天竺諸國在其正南黃  
河在崑崙東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在  
西南上竺乾書說阿耨山即崑崙也山頂  
有阿耨大池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  
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  
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然  
失則崑崙也中國地形正圓所生人物亦  
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中氣其他世  
界形皆偏側失缺而環處其外不得天地  
之正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便是蓋天之  
說橫渠亦主此說云○古誌有曰西北多  
山崑崙為祖根本春脉跨越寰宇五岳三



塗綿亘錯峙又曰河出崑崙地最高仰北方沙地無險可障潰決東西易成漂蕩禹疏九河殺其駭浪

○又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要只

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處

按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天之中

何在曰在辰極地之中何在曰在嵩山惟

天以辰極為中故可以起曆數而推節候

惟地以嵩山為中故可以定方隅而均道

○里子午其天地之中乎冬至陽生子夜半

時加子所以乾始於坎而終於離此南極

北極獨為天之樞而不動也夏至陰生午

天中日正午所以坤始於離而終於坎此

黃道赤道亦在嵩山之北而不爽也惟天

地之中處一定不易是以聖人者出處機

璿以觀大運機會要以察方來皆自此而

推之也或謂愚曰子之玄渾章可以盡天

地之制乎曰非也言天文則有司天史言

地理則有指掌圖言雲漢分野則有唐一

行言水經曲折則有鄴道元然皆按陳迹而言未底其極也太玄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其妙有不可得而言矣

天原發微卷之三

天原發微卷之四

情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分二

唐孔氏曰陰陰也陰氣在內與陰陽揚也

陽氣在外發揚陽奇為氣氣混沌為一又

為日體常明無虧盈之殊陰偶為形形分

彼此又為月有晦朔之別伏羲見陰陽之

數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陽一而

施陰兩而承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

陰二者一而已陽來則生陽去則死萬物

生死主乎陽則歸之于一也蓋天地是劈

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為之主便

是箇胚樸子然後為父為母生人生物千

變萬化千條萬緒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

宙何莫非陰陽之氣都走那兩箇物事不

得造化之初以氣造形故陰陽生天地以

形寓氣故天地轉陰陽漢董仲舒始推陰

陽為儒者宗儒者不可不知陰陽也

○周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故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朱子曰周子之書不出陰陽二端始是生生之理終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太極未判前則陰含陽太極已判後則陽分陰陽陷於陰爲水陰陷於陽爲火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精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橫看陰陽直看陰陽如扇游氣如扇出風陰陽如磨游氣如磨出麪陰陽如木根游氣如開花結子非陰陽外別有游氣虛空即氣能升降飛揚以生萬物但人不見爾如望氣龍成五色之類氣撒出來其中有精有麤故人物有偏有正

感遇聚結以上說二氣以下說游氣始之一字只是說箇生物底母子精底都是從麤底上面發出麤底事上無非天之道理所以爲至教二氣在天地間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許多物各得一箇性命各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袞袞將出來者固自若也

○又曰造物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如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若見得無一物無陰陽雖至微之物有箇背面若說行處是一氣故朱子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東西南北並立以位相對只是一般動對靜屈對伸一對二道對器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中有外無一物無對者形則有影聲則有響○蔡氏淵曰生物之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來者息也息者爲陽去者消也陽消

則陰消息之間隨其陰陽多少而爲變化此流行之陰陽也物形之後有天地日月男女雌雄之類此類待之陰陽也流行之陰陽惟陽爲用對待之陰陽則其用均雖曰用均其所謂陰非流行之陰矣故凡動植之微而能生息者雖陰亦待陽而得也惟槁木死灰乃爲陰爾

又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又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蓋陽不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偶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亦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則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陰陽只是一箇消息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陽之退便爲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陰陽做一箇看亦得



做兩箇看亦得大抵發生都是一箇陽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不是計箇陰來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爲復是本來物事陰生爲姤姤是偶然相遇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陰陽以氣言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又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虧一氣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

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陽善陰惡君子小人天理人慾互相勝負又曰陰何比小人平看之却好以類言之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伊川云十月謂之陽月疑其無陽陰亦然聖人不言爾蔡季通以爲不然曰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不足以配天朱子謂其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進陽長善消惡用君子退小人這便可見○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爲陽其勢浸長便較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邵子曰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

○張氏曰陽動陰靜陽貴陰賤陰終不可與陽並言及至隨時變易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迭相爲用○陽盡陰純坤爲主陰盡陽純乾爲主愚曰子月之巳月尊陽午月之亥月尊陰以分而言乾尊坤卑不可並也

○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他兩箇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流行則爲陰只這一氣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橫看是一般道理直看是一般道理橫豎皆可見橫看則左陽右陰前陽後陰背陽面陰進陽退陰動陽靜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都是一般豎看則上陽下陰仰陽覆陰升陽降陰清陽濁陰以至大陽小陰高陽卑陰姤陽醜陰以類推之靡物不然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從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在天則陰陽成象在地則剛柔成質在



人則仁義成德莫匪陰陽也

又曰陰以陽為體陽以陰為體

陽得陰而凝虛賴實以立陰待陽而發實從虛而出陰至坤而成體乾之十二陽託焉故陽以陰為體復自坤出三十一變而

夫為春為夏則陰以陽為用陽至乾而成體坤之十二陰託焉故陰以陽為體始自乾出三十一變而剝為秋為冬則陽以陰為用在天則陽動而消陰在地則陰動而消陽○極陰之際坤餘十二陽其終成乾

而得三十六陽極陽之際乾餘十二陰其終成坤而得三十六陰以坤之陽而生震坎艮二十陽以乾之十二陰而生巽離兌二十陰散一為三生之始也并為三十二陰陽各得八位之半以巽離兌之二十八陽而生乾之三十六陽以震坎艮之二十八陰而生坤之三十六陰會三歸一生之極也并而為六十四陰陽各得八位之全所以立春至立秋陽數并之皆六十四陰數皆三十二立秋至立春陰數并之皆六

十四陽數皆三十二四八三十二者四卦之全八八六十四卦八卦之全也圖左三十二陽右三十二陰分天地之體并之皆六十四卦者陽極無陰陰極無陽也

○邵子曰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為春秋晝夜之門又曰陽侵陰陰侵陽故坎離當半也

先天六十四卦氣皆中起以八卦配十二辰子午卯酉為四中乾當午坤當子離當卯坎當酉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得其正矣四維之卦則兌辰巳震丑寅巽未申艮戌亥也而邵子又曰坎離陰陽之限離當寅坎當申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蓋謂用數不過乎中以寅申巳亥居四孟之首乾當巳而生於巳坤當亥而生於亥離當寅而限於三陽之半坎當申而限於三陰之半中則踰其限而溢矣况氣盈朔虛其餘各六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邵子怕處其盛之意而退一位以居之則卯辰兌也子丑震也午未巽

也酉戌艮也皆處數之不及而不踰乎中也是故以坎離之半而當陰陽之半也若以坤為子半推之則卯酉中矣故卯為日門而居左太陽所生酉為月門而居右太陰所生為春秋晝夜之門者春分陽中秋分陰中故曰日中宵中晝夜均也非若夏至則晝數多冬至則夜數多也非但日月之出入於此而萬物亦出生入死於其中也翁氏曰天地雖始於寅而開物至卯而門彌辟雖始於戌而閉物至酉而門已閉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弦望晦朔一日而旦晝暮夜雖皆坎離日月之功而莫不由乎門之左右矣張氏曰離當卯而終申晝之分也坎當酉而終寅夜之分也又曰離當寅未卯而已明坎當申巳酉而未昏天克地以為餘分晝常多夜五刻者離陽侵坎陰晝陽侵夜陰也愚以大數言之開物於驚蟄後閉物於立冬前陰陽互相侵也故乾全用坤全不用坎離用半也坎離二卦是乾坤中爻之交先天位坎離以卯



酉而為日月後天位坎離以子午而為水火只此四位極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皆義文之微意其他卦不偏則雜矣

朱子曰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

此以流行於四時而言也自一歲言六箇

月陽六箇月陰一日亦然晝陽夜陰午前

陽午後陰一月言望前陽望後陰六甲言

甲子陽乙丑陰分言之則甲陽子陰從古

至今只恁衰去屈伸往來循環不已就使

然哉天地是一箇大陰陽一年一月一日

一時皆自其中流出又春為陽始夏為陽

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

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

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是一氣之變為之

也陽生自下而上則進而生物陰生自上

而下則退而成物陽居東南主春夏以生

陰居西北主秋冬以殺此其大略也

○邵子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

陰為辰其變則為暑寒晝夜雨風露雷

或問雷霆風雨雪霜雲露張子對曰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

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和而散

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為戾氣陰霾陰常

散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又曰陽為

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

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

欽聚而未散者也又有問雨風雲雷於邵

子者答曰陽得陰為雨陰得陽為風剛得

柔為雲柔得剛為雷無陰不能為雨無陽

不能為雷雨柔屬陰待陽而後興雷剛屬

體用陽而後發張氏釋之曰陽倡陰從流

為雨陰格陽薄散為風剛倡柔從蒸成雲

柔蓄剛動激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

同也風雨自天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升

故言柔剛天陽無陰不能為雨地陰無陽

不能成雷雨陰形柔本乎天氣之陽雷陽

聲剛出手地體之陰陰陽互相用也又有

以八卦爻象問於蔡節齋者答曰坎陰為

陽所得則升為雲陽淺則為霧坎陽為陰

所累則降為雨陰淺則為露陰在外陽不

得出則為雷陰固則為地動震也陰在內

陽不得入則為風陰固則為大風巽也陽

包陰則離為震陽和陰則為雪離交坎也

陰包陽則坎為雷陰入陽則為霜坎交離

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離為日坎為月

陰陽相受則為電陰陽失位則為霓

又曰氣自子至午為升自午至子為降子

至寅地中升于地上卯至巳地中升于天

中午至申天中降于地上酉至亥地上降

于地中

愚按子午各六有地以限之陽生於子至

寅則十一月至正月陽氣升于地上少陽

數七陰中陽也卯至巳二月至四月地中

升于天中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又自一陰

生午以至於申五月至七月陰氣自天中

降于地上少陰八陽中陰也酉至亥八月

至十月地上降于地中老陰數六陰中陰

也一日一月亦然大抵寅申巳亥當乾坤



泰否之交三陽三陰皆為天之用震為少至乾則老巽為少至坤則老坎離又以四陰四陽生物于中三陰三陽泰與否對六陰六陽乾與坤對如水數六雪片也六不是人做將出來物物造化皆是如此可以見陰陽之妙處

又曰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其化則為走飛草木色聲氣味

陽生動物陰生植物朱子曰本是一理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雖至微至細草木鳥

獸皆然如鯉魚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背

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各四段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至於草木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皆然張子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愚

嘗以皇極經世書推之謂有飛飛之物飛木飛草飛走之物又有走飛走木走草走走之物又有木飛木走木草木木之物又有草飛草走草木草草之物又有陰陽推之飛陽走陰動陽植陰馬陽牛陰角陽尾

陰皆不逃乎陰陽之數大抵色聲氣味目耳鼻口物各有之但或偏而不全全而不能如人之靈耳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之氣只鼻息間見之

鼻竅為天門氣由以出入也朱子曰以氣言之呼為陽便是發達底吸為陰便是收

歛底如鼻息無時不吸無時不噓噓盡生吸吸盡生噓胡文定公曰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息橫渠張氏曰魂交

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接為春萬物錯揉對秋而言天地之晝夜也朱子謂太極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

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軀體血肉便是五行所以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進便是陽退便是陰處已一文是陰

應事接物是陽又曰事之未定者屬陽已定者屬陰邵子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掌矣釋者曰手仰本乎天

親上足方俯乎地親下手可翻覆足不可者陽能兼陰陰不可兼陽也掌後高前下

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聚為川澤掌中之文如川象手自掌腕肘至肩足自趾至脛股

膀各三節應十二次四肢應夫四時應地四方四指各三節應十二辰合之應二十

四氣每指三節二為陰陽隱者為太極掌大物也合之而三十二應天卦并手足六

十四兼地卦地體極于十六一手有十六數而顯者十五一者太極隱于大物之間

也人之四肢各一脈應四時也一脈三部應一時三月一部三候應一月三旬乾策

也素問言十二節氣皆通天氣十二節氣應人之十二經脈謂手足各三陰三陽三

候謂沈浮中陰陽有太過不及也

又曰天地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

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

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兼三材而兩之也



陰陽作一氣看亦得作二氣看亦得隨時分出看亦得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大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小而一年一月一日一時皆然於其中雖有萬變不同而其理則一定不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學者其究心焉

天原發微卷之四

天原發微卷之五

情五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衍五

鄭氏引白虎通云行者為天行氣水訓準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金禁也秋時萬物陰氣禁止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土吐也土居中央總吐萬物生物者木火七八之數成物者金水九六之數易精氣為物注云七八游魂為變注云九六朱子曰太極列五者於陰陽之下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無氣則理無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又有五行之氣所以做得物事出來愚曰五行後天也若問先天一事無一者太極也自一分二則有陰陽陰陽者五行之氣五行者陰陽之體質一三五七九為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為地之五行二五一十陰陽合而為一則能生成萬物故上

曰一五行而已一中有二甲陽乙陰為木丙陽丁陰為火戊陽己陰為土庚陽辛陰為金壬陽癸陰為水天也亥陰子陽北寅陽卯陰東巳陽午陰南申陽酉陰西辰戌陽丑未陰位中央地也木神主仁金神主義火神主禮水神主智土神主信人也貫三才而一之氣行理亦行

○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朱子曰五行質且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蓋其變至於不可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到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環旺相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黃勉齋曰圖說云水陰盛大陽盛乃行之序非生之序如作建子時看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生之序又曰太極圖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居右



火陽盛居左金陰釋故次水木陽釋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水為陽火為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為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釋木為陽盛火為陰釋而金為陰盛也

○又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就氣質言之水性冷火性熱木性溫金性涼土性中和人之生也亦各隨其氣質所稟有智愚強弱之不同然自本求之則各一其性所謂渾然太極之全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人也所以獨得五行之秀而其心為最靈

○程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天一生水故水居五行之先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源皆根於天一之造化也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肇於子子

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蓋生水之初屬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證乎曰人之一身可證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

○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圖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

五行春始於東方之木冬終於北方之水○中主於中央之土是始中終三者行之序也而其生之序則皆始於天水能利澤萬物天一打初便生水水有貞靜之性剛而有力包藏於冬木能溫煖萬物天三便生木木有發生之性充斂莫禦條達於春土

能持載萬物至天五生土土為包育之母直方以大居中而旺四方三者既生生不已各居其方而不可易於以見上天好生之心源頭既正骨子又好皆是天生火之與金乃是五行中相資以變化不可一日無者却是地生火生於地二其性炎上或自有而無或自無而有位可以居南亦可以居西金生於地四其性從革或方可為圓圓可為方位可以居西亦可以居南故圖與書有更置之說不似水木土皆天所生而有定序然而於定序之中五行相生相為融貫則序雖定而氣未嘗不相通也故朱子曰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

○又曰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

饒雙峯曰氣運於天以生為主故朱子以春為四時之首而貫乎夏秋冬其在人則惻隱為四端之首而貫乎羞惡辭遜是非以春能生萬物而惻隱能兼眾善故也安



氏曰一在水下為本是歸根復命而合於五也一在本上為末是分枝布葉而散於萬也以一知萬天一生水而為木共此一爾

○又曰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命而藏於此也

木無水則枯火無水則燥金無水則宿以水包之則流通四時活動萬物功成則退藏二陰之中伏於黃泉之底所以能歸根復命於此及其出也則又元而亨雷域中雨天下也其在人則腎精所藏百體皆潤○又曰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也

雙峯饒氏曰質具於地以養為主故土居五行之中而統乎水火木金其在人則脾居五臟之中而統乎心肝肺腎以土能養萬物脾能養衆形夏季未月土為最王故能生秋金又寄王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共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成三百六十日翁氏謂五行離

土則不能各成一器一得五便成水二得五便成火三得五便成木四得五便成金五得五便成土五者土居中央一二三四五纔得五便成水火木金土謂之六七八九十也

○又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對待非流行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不能自行此五行所以流行於天地中以為用

變化者一變六化而成水二變七化而成火三變八化而成木四變九化而成金五變十化而成土天地其對待之大者其次五行亦各自為對是為交易之易火與水對金與木對對待則二是有定體行者流通流通則一是為變易之易也五行相生為水木火土金金復生水對峙者各半體流通者皆全體對待流行各有次序以一氣言則息極而消消極而息以二氣言則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以四時言則所克者為夫婦所生者為母子夫取妻而夫之血

氣日以耗故夏化為秋母生子而子之血氣日以充故冬變為春以五行戊己間乎十干辰戌丑未間乎十二支中央間乎四方坤間乎離兌火生土土生金也程氏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金木則確然有定形矣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之為物水清則生火然而不離也朱子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水而生莫亦

曰火是箇虛空中物問只溫與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如火中虛暗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坎中之陽也火中有黑陽中陰水外黑內明者陰中之陽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張子又曰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水水漬則生火然



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勉齋黃氏曰以人物之初生驗之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為聲聲者氣之所為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天得一奇而生水一之極為三故三生木地得二偶而生火二之極為四故四生金六之成水猶坎以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猶離以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

火始盛成豈曰一生水而未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方待六與七而成水火如此則全不成造化矣蓋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金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目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也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與此比配各有不同雲莊劉氏曰陰陽互為其根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已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已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屬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屬陰不可以陰陽互言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妙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所以與水火不同也

○朱子曰樂聲是土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

木金土

樂辨五聲十九八七六範分四方一二三四五又曰範言一二三四五而不及六七八九十月令言八七五九六而不及一二三四太玄言三八四九二七一六五五而不言十範以水火木金土為序禹以水火金木土為序劉向班固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范曄以木金火土水為序

○又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蔡九峯曰在天而流布四時曰五行在地為人所取用曰五材唐孔氏曰五行以微著為次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實大為五今以洪範推之蔡氏曰潤炎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水潤而又下火炎而又上木曲而又直金從而又革土兼四方而具生之德故言其所重在稼穡而民以食為天也馮氏曰種曰稼苗也穫曰穡也蔡傳言稼而又穡者言其生生不已也又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



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五味以五穀為主以月令推之可見五穀之配五行者麥為木黍為火稷為土麻為金菽為水以五畜言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以五果言則栗水李木杏火桃金棗土是數者皆質具於地而切於民之生養不可一日無也其運此氣而在天則為五行其凝此質而在地則為五材天有日故地有火天有月故地有水天有兩陽寒燠風故地有水火木金土天而地地而天充塞宇宙何莫非五行者況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孰不資五行以為用

○邵子曰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火用外目象水用內耳象火內為體外為用水外為體內為用陽者用也朱子曰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蓋

清明者內景金水也濁明者外景日火也或曰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蝕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收視反聽潛神不耀此理故妙可以養生又於治道不相關孰若吾儒當明則為離晉當晦則為明夷又曰日火外光能直而施所應無窮金水內光能闢而受隨才各得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張氏曰火託水而水生水神乘氣而生精先天以神生精一生二後天以精集神二生一愚嘗推其說曰水陰根陽故為少陽春至夏而老火陽根陰故為少陰秋至冬而老乾坤具坎離之體乾以九二交坤成坎坎中一陽生子是為真水乃陰中之真陽也坤以六二交乾成離離中一陰生午是為真火乃陽中之真陰也

二多一少坎一離二少者為主則多者為用少為主故坎為冬所生之歲月日辰自子至巳六辰皆陽多者為用故離為夏所生之歲月日辰自午至亥六辰皆陰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所以乾坤付正

性於坎離坎離為乾坤之用也

○又曰雲有水火土石之異地類亦然張氏曰水火山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露土雨濛石雨電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靛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首有目耳口鼻身有骨肉血髓髓為火血為水肉為土骨為石是為動物四象液為水華為火枝為土根為石是為植物四象凡人之吹噴吁呼呼應天之風雨雲霧雷

○易有陽貞陰貞朱漢上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陰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

陽貞取陽卦乾生三男震坎艮也陰貞取陰卦坤生三女巽離兌也乾一陽生於子始於坎至離而乾終坤一陰生於午陰不敢當午位故退一辰而貞於未至坎而坤終陽自左行間時以治六辰陰自右行亦



間時以治六辰順成其歲功陰陽二貞既定然後可以推四時之節氣愚考之孔疏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於日道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一陽生為水數一故乾貞於十一月子而左行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二故坤貞於未而右行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故正月建寅三陽生為木數三夏至以及於冬至當為陰進故八月建酉四陰生為金數四三月建辰居四季之首為土位五陽生為土數五也水在北從盛陰之氣故潤下者從陰也火在南從盛陽之氣故炎上者從陽也木東金西陰陽相半柔可曲直剛可從革土含養萬物以為五行之主

○朱子曰京房因卜筮推出許多道理其說謂大衍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共五十其一不用今只取生氣一句

為說

一者為天之生氣愚曰天之數不用五一由五出故大衍之數不用一者一乃天之神也一入于北則變坤成坎而生水其數一一入于南則變乾為離而生火其數二一入于東則天始交地而生木成震其數三一入于西則陰說於陽而生金成兌其數四其終也一復歸藏於五而為萬化本存一不用者是為生氣太初氣之始是也五十五數存五以為五行之本大衍五十五又存一以為太極之本太極而五行以一分五以五分十其四十九者又五行之細數五十者五其十者兩其五兩者一也一者水也五行之始生氣之出也十者土也五行之終生氣之入也是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散在天三百六十是為度數散在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萬物之盈數其一不用者退藏於密故木旺則水退火旺則木退土旺則火退金旺則土退水王則金退此五十五退五不用者所以去

衍之盈數五十又退一不用者所以虛衍之本數故曰抑其盈虛其一萬本於五五本於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天以一變四四有體一無體也此一在人為心在德為仁在易為乾在時為春無往而不為天之生氣豈特四十九著賴此以為神哉天地萬物皆倚此以為立命之地故曰不用之一群用之所攸宗

○朱子曰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乾金易卦金也兌金五行金也巽木是卦中取象震木是東方屬木以土寄王四季故止言四時

唐孔氏謂五行去土亦曰四象謂金木水火土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木乾同兌金加以坤土又曰七八九六之謂在物為木火金水在人為仁義禮智在方為東西南北在易為元亨利貞在象為龍虎鶉龜在月為弦望晦朔在日為旦晝暮夜在首為目耳鼻口在身為骨肉血髓理也有此四段氣也有此四段事事



物物都相離不得 春子丑寅為少陽夏卯辰巳為太陽秋午未申為少陰冬酉戌亥為太陰邵伯溫曰水火土石本體五行在其中矣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五行出焉金出於石木生於土有石後有金有土後有木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

○又曰天下道理只是一箇生兩箇易說到八數住洪範說到十數住卦八而數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是五而有十者一箇包兩箇木包甲乙大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又曰甲乙是兩箇木丙丁是兩箇火戊己是兩箇土金水亦然兼三才而兩之是陰陽五行之相克也所以相成而五常之德亦然

莫大於仁木德也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金德也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火德也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水德也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五常之德乃

五行相克之理老蘇之說為然金克木剛勝柔也水克火柔勝剛也

○又曰有互相發者

王氏曰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可知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土言稼穡則井洫火變木與金器械可知所謂木變者何炳為火爛為土土化者何能燥能潤能數能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火革者何革生為熟革柔為剛革剛為柔金亦能化可圓可平可銳可曲直然非火革則不能自化故命之曰從革

○又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言五行不言陰陽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如甲木陽乙木陰之類  
朱子曰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

箇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木夏火年月日時無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生適逢其氣參差不齊貴賤壽夭皆然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氣偏五行有得其氣清者聰明而無福祿有得其氣濁者有福祿而無智慧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子孟齊魯得其偏五代極亂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時如大睡一覺醒時却有精神 五行有理有氣有數其行於十千十二支之中可得而數天一與地六合生成水居北子數一亥數六土為陽水一癸為陰水六也地二與天七合生成火而居南巳數一午數七丙為陽火七丁為陰火二也天三地八生成木而居東寅數三卯數八甲為陽木三乙為陰木八也至於土位乎中央則五與十合而生成土戊與辰戌戍於十而屬陽巳與丑未亦麗於十而屬陰也西方虎位成金庚壬申支數既為九而屬陽辛酉



支數又為四而屬陰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數不行數非道不立列於十干者如此布於十二支亦如此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奇中有偶偶中有奇上入蒼天下入黃泉大舍元氣細入無倫皆莫能逃此數矣六經言五行者月令四時所紀相生之數爾虞書六府所敘相克之數爾至於天地生成之數惟易與洪範言之箕疇孔繫皆有得於河洛之傳矣

天原發微卷之五

天原發微卷之六

情六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曰萬里校正

觀象

易曰兩儀生四象又曰四象所以示也王

輔嗣以下伊川以上所說多有不同獨邵子傳先天之學一見而決可以破千載之惑矣朱子啓蒙一書示人至矣或者未徹愚曰君若看得其中八字則此一卷書皆筌蹄爾奚用多言識者疑之易言天數五地數五存一以為本用四以為變用之於著則曰七八九六用之於地則曰水火土石用之以觀天象則曰日月星辰其在卦則分為八焉特所指地頭不同爾  
○邵子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天之大陰陽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  
乾陽物坤陰物天地亦物之大者爾天不過一陰一陽之消長一寒一暑而四時成天之道也地不過一剛一柔之交錯一夷

一陰而四維成地之理也著於天為四象列於歲為四時形於地為四體布於方為四維皆乾陽坤陰二物為之

○程子曰四象謂陰陽剛柔陰陽生天剛柔生地

朱子曰邵子說數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地之四象陰交陽陽交陰生天之四象所謂四象者天有陰陽又就其中分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有剛柔又就其中分為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其實元初只有一箇太極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又分為八天得一箇四地得一箇四各有一箇太極行乎其中便是兩其五行而已

○日月為易

易之一字上面從日為陽下面從月為陰故莊子曰易以道陰陽也

○邵子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太柔為



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土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土火土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土石地之四體金木水土謂之五行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者後天所自出水土火土者五行所自出金出於石木生於土五行行乎天地之間水土火土石在其中矣經世用水火土石本體也洪範用水火木金土致用也曰為陽精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任正南月為陰精先天圖以兌以月兌之位任東南少陽為星屬離位在正東少陰為辰屬震位在東北太柔為水月象先天圖坤為水位任正北太剛為火日象先天圖艮為火位在西北少柔為土辰象先天圖坎為土位在正西少剛為石星象先天圖巽為石位在西南日陽月陰星剛辰柔天有地也水陰火陽土柔石剛地有天也在天成象為日在地成形為火火與日本一體故陽燧取於

日而得火在天成象為月在地成形為水水與月本一體故方諸取於月而得水在天成象為星在地成形為石石與星本一體故傳言星隕為石在天成象為辰在地成形為土辰與土本一體故自日月星辰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土火土石之外廣而茫茫者皆土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土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生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

○又曰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水土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而

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一唱一和而後物生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一感一應而後物成一唱一和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親上陰之陽為走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為明哲飛為鸞鳳走為麒麟介為龜龍草為芝蘭木為松柏石為金玉天有至愛地有至幽人為妖孽飛為梟鵂走為虎狼介為蛇蜴草為毒木肯石礪礪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天地生物萬殊不同所以感應交錯而變化出焉

○邵子曰日起於一月起於二年起於三辰起於四一者一元也二者十二會也三者三百六十日也四者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舉一歲言之

○又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暗



日半盈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日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故半明半晦日法天

故半盈半縮月法日故半盈半虧星法月

故半動半靜有一必有二獨陰獨陽不能

自立半盈半縮者在陽度則盈在陰度則

縮半動半靜者在緯星則動在經星則靜

也蔡氏曰日者正躔度月者定晦朔星者

經星緯星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

○又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

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天雖半晦半明而晝夜常見日當晝時必

在天上月當夜時有在地下故半不見星

又不及乎月貴賤之分上得兼下大能包

小星半見者五緯二十八宿皆迭見故也

○又曰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

見也故為陰中之陽

先天以日月星辰配乾兌離震日為陽中

陽月為陽中陰星為陰中陽辰為陰中陰月晝可見故為陽中陰星夜可見故為陰中陽星亦隨月故為錯綜而互用辰不可見故為陰中陰辰天也日月星辰託焉辰雖不可見天晝夜可見故不用之一用之所宗

所宗

○朱子曰兩儀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為二畫以分太少

兩儀者一畫陰一畫陽於畫上各加一奇

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

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

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一二三四合

九八七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

五七者二而得於五八者三而得於九

者四而得於五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

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六者十分四之

餘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為

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

八於是三才畧其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或疑易有四象唐孔氏以為金木水火莊氏以為實象義象用象謂之七八九六者又不指為陰陽老少張子云龍虎鶻龜乾四德四時朱子發云四方四維諸儒皆不以為天之四象而子必以是為言似與朱

子畫卦次序不同愚曰朱子之言即本之

邵子先天之學也第先儒未之及爾先天

無所不包以四象無往不在也在易為七

八九六在天為日月星辰老陰變為少陽

老陽變為少陰少陰少陽則不變待老陰

老陽而變推是以占則可知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之兆日為太陽則有寒暑晝夜之

變而少陽為星則分日之光而無變象月

為太陰則有晦朔弦望之變而少陰為辰

則為天之體而無變形天象在天顯然之

文象也卦又在易隱然之天象也伏羲仰

觀天象以畫八卦夫子仰觀天文而知幽

明一以貫之可也就謂占易者不可以占

大

太陽



說卦曰離為日為火唐孔氏曰日取南方而行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火無形麗物而有形生於地二王於南方其神在天為日在地為火胡氏曰日離體陰用陽離陰故行舒用陽故呈乎晝堯

典曰日中日永宵中日短舉四仲之日言之月令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舉四季之日言之愚曰日在于子夜半方升則向生海宇俱清日在于午午後為降降則向死萬物皆鬼鬼神之機升降而已元命包云日形圓望之廣天以應千里故王畿象之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日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邵子曰陽抱陰為陽中陽朱子曰乾乾不

息者體日月寒暑往來者用有體則有用不可分先後說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月在天中則受日光而圓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損朱漢上曰天地以坎離相濟以日言日降則月升

以月言日交則月合以歲言寒來則暑往皆既濟也坎上離下水火之極則反其初故既濟之極未濟藏焉漢張衡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焉有三趾陽數奇也蓋離屬酉陽中之陰離中虛火氣宿焉又曰月陰精之中積而成兎陰偶數屬卯蓋陰中之陽坎中滿也天一之水氣宿焉晉杜預曰日之質赤月之質白元命包曰日之為言實也大明盛實日人君之象行有道之國則光明日有五色其政泰平

邵子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

夏至熱極日自此隨斗而北冬至寒極日自此隨斗而南愚嘗攷邵子之言其有合於太玄之說乎請條之其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蓋夏至日在井日窮南陸游陰漸長故萬物向死冬至後日在牽牛一返北道群陽漸長故萬物向生玄又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蓋立冬後斗杓建亥陰氣藏物故曰

虛立夏建巳陽氣發物故曰盈又曰日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斗之南也右行而左旋蓋日迎天右行春始行自西方歷七星而南故云右行秋行回自東方歷七星而北故云左旋斗隨天左行春指東歷三辰而南始指東方故云左行秋指西歷二辰而北還從西方故云右旋又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蓋冬至斗建子夜半時加子請其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時則天道左行斗柄隨天左指日雖違天

右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相應玄卦自中至應四十一首以奇為主一百八十二日半日行其中是陽行陽中行陽度則盈至已成乾而生物也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蓋夏至斗建午日中時加午謂其進極而退往極而還已滿而損時則天道右轉斗柄亦隨天右指日雖違天左行每與月會則與斗柄右指相應玄卦自迎至養四十首陰偶用事一百八十二日是陰行陰中日行陰度則縮至亥成坤收藏萬



物南北者陰陽之定位故曰為經東西者陰陽之通氣故曰為緯日在天一日則分晝夜一歲則分南北於萬物則分生死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注上文共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躔二贊得一日通三百六十五日令一十分其二十分在一日即得三時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漢上曰劉昭云日行北陸謂冬西陸謂春南陸謂夏東陸謂秋

世言南北陸是矣至言東西陸不誤則疑隋志言東陸曰春西陸曰秋又當別考不可混而言之也蓋南北為經子午相對冬至一陽生子神靈合論天地以并一年造化日月星斗皆自此始故曰行及陸曰冬行南陸曰夏方與時皆不可易由是天自北而東左旋以生物日則自北而西右轉以為之緯孟春日在營室北宿也是為正月建寅會于誦訖之亥仲春日在奎西宿也二月建卯會于降婁之戌季春日在胃

三月建辰會于大梁之酉以西緯東故曰日行西陸謂之春以至四月己與申合會于實沈日行南陸一陰生午造化收功擘歛萬物於是天道自南而北從西右旋以成物日則自南而東左行以為之緯孟秋

日在翼申合己曰鶉尾仲秋日在角酉合辰曰壽星季秋日在房戌合卯曰大火以東緯西故曰日行東陸謂之秋所以東不言春而言秋西不言秋而言春以見南北之經不可變東西之緯互相備也日為陽陽用事故自東至夜半而發南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進故為溫為暑陰用事故自夏至日中而發北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為涼二至之中道齊景至春秋分焉日則有中道月則有九行朔會陸行鄰於所交虧奪生焉日為寒為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

○邵子曰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左旋右行天日之

交

天一日一周日行一度為天之所轉日隨之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春秋出卯入酉出為晝入為夜雖係乎日之出入其行也則係乎天日在地下則寒日在天上則暑冬行北陸為寒日行地下深夏行南陸為暑日行地下淺春行西陸秋行東陸為寒暑之中日行所以為寒暑天道向南則自深之淺向北則自淺之深天地之交也或謂夏則南極仰冬則南極俯引人首為喻為夏淺冬深之說此不知日有黃道也夏至日在午而正于午冬至日在子而正于子隨天運而然故以淺深為天地之交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而過十度日巡六甲與斗相逢此天日之交也冬至之夜如夏至之日夏至之夜如冬至之日冬之夜僅如春秋之晝者晝優夜五刻也日出本有常時所以然者未出二刻半而明也入二刻半而後昏矣

○又曰朝東夕西隨天之行夏北冬南隨天



之交天一周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  
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冬至夜半子日起星紀日右行一度天亦  
左移一度故夜半日常在子所以朝必出  
東夕必入西隨天之行而非日之行也夏

則日行在北冬則日行在南日最北去極  
最近故影短而日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  
影長而日短此隨天之交也日日行一度

天日一周而過一度一度者星之一度也  
故為應日之行也冬至日在子夏至日在

午春分日在酉秋分日在卯天之移也冬  
至子日正在子夏至午日正在午春秋二  
分日或正于酉或正于卯東西迭緯所以  
為春夏陰陽之交此應日之交也愚稽之  
古志矣冬至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

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一度春分日在  
角十度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  
言其時為夏至日行內道去極近則晝極  
長八尺之表尺有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  
秋分在角晝夜等故立八尺之表七尺五

寸之景隋志又曰日去極遠則景長而日  
短言其時為冬至日行外道去極遠則晝

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就中去一  
尺五寸則餘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  
往來之景也故曰日有中道北至牽牛去

極近為夏至南至牽牛去極遠為冬至東  
角西婁去極中故南至角東至婁為春秋  
分鄭曰春分日在婁月在弦於東井圓於

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  
圓於婁下弦於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春秋夏氣皆至則四時序正冬夏致日  
者日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極則氣至  
冬無慙陽夏無伏陰致日之時日中視其  
景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如度者歲惡人僞  
若人君政教得則四時景依度 點進則

水者謂點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點長  
點長者為陰勝故水點退則旱者謂點短  
於度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點短點短者  
為陽勝故旱進尺二寸則月食月以十二  
為數也退尺二寸則日食日數備于十也

點進為盈點退為縮亦以其景知氣至與  
不而得之也

○又曰聖人仰觀日月之運配以坎離而八  
卦之義著矣

繫辭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朱子曰如  
納甲法坎納戊離納已乾之一爻屬戊坤

之一爻屬已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  
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也漢上曰虞曰

日月縣天成八卦象晦夕朔旦則坎象水  
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已土位象

見於中日月相催而明生乾坤二五交則  
生坎離而日月出焉三日震象月出庚入

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丁  
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

三十日坤月滅乙合而論之則坎離為日  
月生明於震生魄於巽上弦於兌下弦於  
艮盈於乾而滅於坤甲至癸十日具於八  
卦中也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東方之  
日東方之月



月之始則生於西其盛則生於東日之所出乃在東方未旦則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之上耳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日常實是如此天行有差日月星辰又遲趕他不及惟日之行鐵定是如此故曰實也

○又曰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存乎心

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故夏曰昊天而離為萬物相見之卦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

○夏也夜在宵冬也晝相應夜藏密也玄曰

藏心于淵神不外也謂棲心氣腑所以存神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夏至之晝日在天七分冬至之夜在地下亦七分自天言之在地上者十之七在地下者十之三

十六

故陽數盈于七也日與天不同者日行有南北道故也

○又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

一日之夜猶一歲之冬天神地靈陽魂陰魄冬至子半夜至子半相與會合於黃泉

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也故曰男其會精氣而後生人日以陽精交地氣而後生物知此則知性命之學又曰日者天之陽魂陽抱陰為日以魂制魄陰抱陽為月以魄拘魂也

○朱子曰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其西下又入于水

或有問渾天於朱夫子者曰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答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孟子曰水由地中行蘇子曰地中無往而非水知此則知地下有水天外是氣明矣陽金為水母水為萬物母天只是一箇純剛清明之氣地平者乎其中天之日每夜周地下一匝而過一度天一之氣既生水以為萬物利日為陽精又能潤地下之水而不為萬物害水豈沃焦尾間之所能洩哉蓋天一之神是為氣母雲蒸霧瀟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天地陰陽二氣日夜流轉自然有許多氣也有許多水使水盛而無日以涸之則浩浩滔天

下民昏墊史載堯時十日並出雖不足信然天之哀念下民容有是理是亦造化扶陽之意然則日為火而常明月為水而有盈虧隨日以為之進退也驗之潮汐可見易曰明入地中明夷日從地下轉也天在水為需言天一生水也日為陽而水為陰故日一升天而陰氣無不散日一從地下轉而水氣無不消出則為晝入則為夜宇宙之間其可一日無陽明之象哉隋天文志說日涸水極好

○又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

之特層家說色以記日月之行爾 天體正圓如兩蓋之相合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之交處赤道之北如內郭如上覆蓋赤道之南如外郭如下仰蓋皆以圖心為極自赤道而北為北極自赤道而南為南極朱子云黃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又云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橫過在那赤道之間又曰赤道一半在黃道內一半在黃道外東西兩



處與黃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願相交處廝撞看望時在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同在此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日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曰食望時月食故陰敢與陽為敵也

○日有中道一曰黃道

或曰中央戊己土應之星辰四時有四游春西秋東夏北冬南與日春東秋西夏南冬北行道不同及四季辰戌丑未之月皆屬土是為黃道之正其時星辰亦屬黃道還復正位日常依行黃道中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間者何愚謂冬春之間春夏之間秋冬之間即四季屬土之月每季寄王十八日通計七十二日而末居火金之間其位在坤以時言也黃道居中亦曰中道青赤白黑四分為八并為九月佐日以生成萬物也故天文志曰日之所

由謂之黃道有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失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在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立春春分五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不至月北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黃正色又曰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水在黃道為正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月之行雖有白黑赤青道不同然不過在黃道之東西南北耳日行黃道之中又其內為北自奎至軫亥至己也外為南自角亢至室壁辰至戌也東方角其間天門又房為天街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

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月相對曰望相會曰晦日食朔是月近日無光為晦故小人狎比之時多能危君月食望是月敵日而尤盛如小人在外雖

威必自危如水尅火掩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克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交則食不交則不食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亦有交而不食者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月或在卯酉之類合朔時日月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日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

○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其常也而以月食為常日食為不臧者以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無紀焉亦以此爾

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月光正滿而為望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日亢月而月為之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



者修德用賢去邪陽盛而陰不能侵則月常避日雖參差不齊亦當食而不食也不然德政不修臣子背君父小人侵君子夷狄亂中國陰盛陽微當食必食實為非常之變穀梁子書日食有四種日有食晦日

者隱三年是也有食既朔者次日也相十七年是也日有食之既者相三年也他如夜食者則莊十八年也一日一夜為一日日不食而夜食則日在地下人不見其形至朔日日始出如見其有虧傷之處日光未復故知其夜食也夜食亦屬前月之晦夜食星無光也

○詩十月之交朱子取孔註說得甚詳今撮其說于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右曆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日遲月速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之謂交每月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

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周十月夏八月也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從甲至癸為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十

日皆為幹故日為君子至亥為臣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為支故辰為臣卯此臣辛比君金應勝木今臣反侵君是五行相逆以辛王在秋臣以休廢之時侵當王之幼君也 古今天度一也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曆家為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唯正陽之日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其實日

食皆為異矣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為不災 夫以昭昭大明臨照下土忽爾纖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貶膳

去樂之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累偶與相逢故聖人因其變常假靈神以為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士信妖祥以自懼但神可以助教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杜預曰日光以望時奪月光故月食日月相會月掩日故日食蘇氏曰仲尼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食不紀解之

者云月諸侯道也夷狄象也彼有虧王者中國之政勝故不為災左氏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晉杜氏曰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



鷄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與黃昏為嫌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也禺中已也日出卯也皆闕亦如一月五卦初侯二大夫三卿四公五辟之類 愚曰易崇陽抑陰之書也

日為君象故尊之崇之上經三十卦而終於離離在天為日則蒼生無不仰照下經三十四卦而終於既未濟離皆在其中民無此則不生活所以濟生民之日用也乾君象也坤來交乾成離臣事君以忠之義是故以離升天上則曰大有而柔得尊位反是則下之為同人離出地上則曰晉而晝日三接反是則入地中為明夷皆所以崇陽抑陰而惟恐陽明一息之不升于天也其餘散入諸卦各盡其用或為烹飪之鼎或為人文之賁或為日中之豐或為治歷明時之革若夫睽噬旅家則離之反矣名其象曰太陽者所以為群物之宗月星且分其光而麗天況萬物乎文王入羑里而為明夷文王之不幸也又能演易以啓

夫子十翼之傳然則仲尼之日與文王相繼而代明晝夜有經其又天下後世之大幸歟

天原發微卷之六

天原發微卷之七

情七

魯齊鮑雲龍原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太陰

說卦曰坎為水為月月水之精也河圖帝覽云金之精坎一陽居內內明外暗在天為月在地為水胡氏曰月體坎陽用陰陽故行連陰故豈乎夜曆本議曰日朝見曰朏夕見曰朏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亦名朏朏則侯王其舒側匿則侯王其速太玄注云朏側變之貌朏見也朔月見東方曰側晦見西方曰朏日雄月雌經於天而無已也司天考云月離朏朏隨曆校定日離朏朏臨用加減又曰日離月離朏朏定數朏減朏加周髀云月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京房云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日照處明不照處則闇月闕也滿則闕也先天乾一兌二月自元起者月行不及日之數也日月皆有盈



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先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後朔

○張子曰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月所位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之為蝕精之不可以二也又曰日月之精互藏其宅

朱漢上曰泰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否則不交不通泰當坎九五水氣上行坎坤體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陽流於坤陰故月以速為速月體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乾言日月合明者坎離互用也豫言日月不過者坎為月伏離為日日月會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小畜上九中孚六四歸妹六五月幾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望也中孚訟坎變震月在東亦望也歸妹六五月在東日在西亦望也小畜中孚坎在四歸妹六五爻在五坎在四五則中矣是故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坎離交勝也或曰坎水離火火麗乎水何也曰離非

水則明無自而託坎非離則明無自而生水聚則精聚精聚則神生焚薪為炭枯枿成灰朽木夜明濕盡光暗血為走燐見於暮夜陰雨之時故曰離者麗也坎水盡則離亦無所麗矣橫渠言日月五星運天而行并包乎地月陰精反乎陽故其右行則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金水內光能關而受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各得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或問程子曰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虧盈否曰日月一月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虧盈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青皆可鼓也月不下日與日正相對故食日

月薄食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日之與月有陰陽尊卑之辨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故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缺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揚雄曰月未望載魄于西月既望終魄于東言月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滿其東以至望而後圓既望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月邇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以其所在受光朱子曰子雲兩句亦錯說了

○書曰一月壬辰旁死魄又曰厥四月哉生明禮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蔡九峰曰一月建寅正月也不曰正而曰一者以商建丑故此云一月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旁死魄二日也始生明月三日也曆志曰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陳氏曰或以生明為月三日唐孔氏以爲生明死魄俱在月初如何曰朔日月以生明但明處極微昧明生則



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明生矣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月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月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以晦朔觀之當以穎達為正諸儒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與十六日與十四日不可指定十六日為生魄也考亭夫子曰月小大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三小盡則初二生明上弦至十五日望其光滿生魄下弦又至十五日晦其光缺日為魄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或言哉營魄載如車之載人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故見其虧盈不同西山真氏曰和而后月生者陰陽和合而月始生朏月本無光以受日光之多少而為虧盈朔則日月合三日明生八日上弦其光半

望日十五其光滿三五而盈也既望漸虧二十二日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三五而闕也方晦為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月者日之影也又曰陽中之陰月也以陽之類故能見于晝  
月體黑者陰也受日光而白者得陽之氣也朱子言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大從地四面光起地礙日之光月中之影即山河地影也王普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非真有桂樹蟾兔之說斯言有理足以破千古之惑月中黑精只在地形一塊實物隔住故微有礙西山真氏曰月如圓毬只有一面受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地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光於日其中暗處便是地之

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食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受日光但小耳  
朱子曰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日行遲月行速一夜一夜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  
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月光漸漸見於下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又曰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背月在日後光盡體伏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晦朔則日月相並也楚詞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



有也此說悞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于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邇日以爲明乎故爲沈括之說乃爲得之其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爾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而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世王晉又申其說曰月生明之夕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不知弦晦之時亦與望夕無二人自不見爾以此見月光常滿其有盈有虧者由人所立所見之有偏正非死而復生也月陰精形圓而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不照則魄爾至日月相望人居其間則盡觀其明而其形圓上下弦則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又曰月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時月

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月爲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陰勝陽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對而蝕之矣

漢張衡曰火外光水含景月先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暗虛在星星微月遇則食日之舊地其明曰由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視闇闇還有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愚曰暗虛之說本此所謂暗虛者陰抱陽爲月坎爲月坎中一畫陽本是離中一畫陰乾入坤中爲月坤入乾中爲日望時日月相對真精相會故離日以乾體欲吸取月中一畫之陽故月爲之食其所謂暗虛者即離中一畫之一也此是眼前事只是古今無人曾說來

○又曰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爲弦至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下望之見其

光之全

渾儀略說曰月行速而日行舒當以二十九日強而相及故一歲周而十有二會會而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三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謂近一遠三爲弦此謂之上弦也其行甚速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而爲望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謂近一遠三爲弦此謂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退則是七日進則九日下弦或退則是二十一日進則二十三日望日或退則在於十四進則日之十六此其變也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

○又曰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初三日月生明至兌初八日月上弦十五至乾



月之望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而三十日

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

情七

上也望者氣之盈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日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

○又曰明魄弦望晦朔皆以向背於日而得名

生明至上弦皆由日入於酉而月隨以生魄中生魂俯以接日明自下生以至於平分安得不為弦上而在望前自望後以至下弦皆由日出於卯而月隨以死魂中生魄仰以遡日望前之光悉變為魄明自下退而死及其又弦而金水平分如前安得不為弦下而在望之後

○又曰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

日為一節朔旦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二十六日已後至初二為坤日行至震則月生光一分至兌月生光二分至乾月全體皆光十六已後至巽月光漸虧至晦朔之間日月相背全無光

日與月會而分晦朔月掩於日人見其背故陰體全見而為晦配卦象坤其時月在乙方而日在乙以其合也故坤合乙月至子晦則自東而北乃與日會東乙也北癸也消乙入癸會于乾壬壬癸北方氣之所

○

歸十有二會萬物畢昌而月復見于震兌矣天地交而後有震震者天地之始交而萬物與夫坤終乙癸則乾始震庚弦望晦朔終始相續而不已也哉生明第一節初三日純陰中一陽初交始生一線之明則月作震象其時月昏見於西方庚地日方入於地面故震納庚六日後第二節初八日二陽生明半於魄為上弦則月又作兌象昏見于南方辛地又六日第三節之中十五日盛滿為純陽則月又作乾象昏見

情七

十

○

東方甲地受光日與地面平望後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乾體始受下一陰為巽而生魄月作巽象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又六日下弦第五節之中二十三復生中一陰為艮月作艮象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六節既盡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參同契十四章曰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以此納甲者乾父納甲子壬午震長子繼父體納庚子庚午子午同乾也坤母納乙未癸丑巽長女繼母體納辛丑辛未未同坤也坎中男戊寅戊申艮少男丙戌丙辰離中女己卯己酉兌少女丁巳丁亥壬癸庚辛戊己丙丁甲乙從下生上乾坤各用二包六子于中所以能生化也戊己中央土坎陽納戊離陰納己陰陽各得其類居中土為陽精甲為陽首癸為陰血乙為陰始二老包藏坎離居中用事天地之造化神矣三百八



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一爻直一日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氣一月便是弦望晦朔一日便是子午卯酉以一日言之則一月一歲皆在其中子至巳生明上弦至望在其中午至亥生魄下弦歸晦在其中十二時應十二辟卦七十二爻應七十二候以一月言之上下兩弦應陰陽二三百六十時應三百六十爻蓋又應三百六十日以一歲言之納甲六爻分十二辟卦而兩之歲功一成一歲之功縮於一月之內以日觀月以月觀年中用時時中用刻一刻工夫自有一年之氣候造化之可細推者又如此

○邵子曰陰抱陽為月月者陰中陽也陽消則陰生故日下而月西出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日雖右行然隨天左轉月雖行疾然及月

而會常在其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諸家曆說月一日至四日最疾日夜行一十四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又最疾行度亦然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行度亦然

自九日至十九日行遲日行十二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連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為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愚為之說曰天為大日次之月又次之所以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一專一卑各有分劑天之所以教也文王演易於坎言習於象言月一陽居中二陰環之一年十二會月皆後於日而不敢先陽者其意深矣陰佐陽以成歲功固不可無月以為之助陰亢陽以侵君子尤不可無以為之防是以乾言日月而必曰合明豫言

日月而必曰不過恒言日月而必曰得天又以日月並言而終不以月先日皆所以寓崇陽抑陰之意至於獨取月以為戒者其意為尤切小畜月幾望而征凶者以其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小畜以一陰亢上九之陽而凶也歸妹六五亦月幾望而吉者以坎月在東離日在西陰陽居中雖日月相望幾於盈而不相亢所以吉也是故月可當夜不可當晝天道然也而況人乎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陰不可以亢陽臣不可以亢君婦不可以亢夫小人不可以亢君子程子曰臣居尊位莽卓是也猶可言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

○漢志言月從右轉與先天圖八卦合律曆志日有晦朔月有弦望日陽月陰陰氣常為陽氣消燦朔後月從右行漸離日而明生初七八間為上弦半明十五日月去日最遠全明月半後漸近左畔明復漸消二十二三間月又半明是謂下弦三十



日日月相合月為日消盡謂晦諸說不同獨此可信愚以卦及十二辰參之晦日卦在坤日月會于子月光消盡晦朔之間又從坤右轉其卦為艮一一一陽生明於外辰在戌亥間又轉正西坎卦一一一陽居中遠日半天是謂上弦夜半在酉日升于東照半規之酉故曰其中有雞酉與卯相對也又進而巽卦一一一陽外明魄僅內存以夜半臨未申之間在弦望中間日照漸正月轉乾當午日正在坤子上下相對正照所以全明故謂之望月又離午左轉辰巳之間昔對戌亥而生明者今生魄矣以日照偏一陰外生故作兌一一一象兌轉而離月在正東距日半天魄歸於中是為下弦夜半在卯月生於西照半規之卯故曰其中有兔至震一一一則又與巽對巽則一陰漸消而月圓震則二陰漸壯而月晦日漸逼近明僅內存以夜半臨丑寅之間在弦晦中至坤則月盡矣夫取卦自北而西者以月行退度而右轉也取爻自外而

內者以月受日光自外而內此說頗與漢志及先天卦合或曰測日以午測月以子測星宿以昏旦彼作參同契者不悟月行退度與受光自外之法故撫坎離居中以震為生明兌為上弦左矣一切反先儒之說自以為發老月千古之一快愚謂此亦得易中之一義爾然朱子於參同契攷驗精矣況魏伯陽所傳自漢至今十有餘歲前賢未有非之者渠容輕議

天原發微卷之七

天原發微卷之八

情八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陽

星象繁難不勝其說星者元氣之英也邵

子曰少陽為星張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羅君常與予言星家愛啞人使人不知頭緒欲識萬象之森羅不出五行之指訣自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播而為五行五星者五行之精也日月五星是為七政散在四方方有七宿合中央之北斗言之則有五七三十五名皆不離乎五行也故班固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人皇位三德五事於中分為三才孰有外於五行者歐陽子曰堯命羲和考中星以正四時為道猶簡降及後世其法漸密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三代中間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天人之事



難言矣今所存者惟以五行爲主非敢以星翁曆史爲比也

○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五星之說古未有聞虞書但曰撫于五辰而已至甘石則盡露矣石申魏人著星經

甘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列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黃紫官中外諸星亦出三家總數三百八十三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其施於渾家者惟天極北斗二十八舍爲占候之要其餘載者所以備上象之全體而已

○張子曰五緯五星之精也

班曰五星東行天西轉常星爲經五星爲緯交相經緯以成天文也五行精氣其成形在地則結爲木火土金水其成象在天則木合歲星居東火合熒惑居南金合太白居西水合辰星居北土合鎮星居中央在人則木之神曰仁屬貌火之神曰禮屬視金之神曰義屬言水之神曰智屬德土之神曰信屬思與心分旺四時則春木

夏火秋金冬水各旺七十二日土旺四季

辰戌丑未之月各十八日合之爲三百六十其爲色也則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

其爲分野各有歸更旺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

搖廢則光少色白圜者喪赤圜者兵青圜者夏水黑圜者疾多死黃圜者言白角者

哭泣之聲赤角者犯我城黑角者水行窮

兵太史公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

寧五谷蕃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日不食

朔月不食望是爲有道之國必有聖人在

乎其位也

○歲星

木性柔直史氏謂其主司天下人君之過

主歲五穀分四七宿爲十二次一歲行一

次太歲在子午卯酉四仲則歲行三宿太

歲在寅申巳亥四孟及辰戌丑未四季則

歲行二宿二十八宿三十四宿而二十

八宿歲星十二歲一周天爲一紀太歲爲

陰左行在寅歲星爲陽右轉在丑太歲在

卯則歲星居子在辰則歲星居亥之類又

爲太歲在寅則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

則二月晨出東方以此而推餘皆可見歲

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則所衝之地有禍

過次者殃大過舍者殃小不過則無咎張

曰木乃一歲盛衰辰者一月一交之次有

歲之象也

○熒惑

火性激烈使主執法常以十月入太微受

制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二歲一周

天張曰火者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

故其遲倍日蓋火星自有入無自無入有

受天地變化之氣爲之

○鎮星

上性重厚戊己居季夏四時之中如人有

心四肢百骸無不統故四星皆失鎮星爲

動一曰主女象又曰天子之星天子失信

鎮星大動常以甲辰元斗之歲鎮行一宿

二十八歲一周天所居之次殊久其國德

厚張曰鎮星其行最緩亦不統係乎地



○太白

金性堅剛主司兵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班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太率一歲一周天僅與日月同

○辰星

水性平淡主形法之得失是正四時常以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出辰戌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亦一歲一周天或曰水星為辰星時有十二夜月有十二會散在天地間無往而不為潤澤出非其時寒暑失節故為太一之象蓋水火二星相須火或有或無水或盈或涸皆得天地變化之氣張子曰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星經曰太白辰星附日而行速則先日遲則後日速而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

見東方詩疏云日未出前能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後有明言能長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韓詩外傳又曰太白晨見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意者金水平分二星亦可互言孫炎曰

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何星或一星出東西有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朱子斷之曰長庚水星啓明金星金在日西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日將沒則西見斯言盡矣張平子曰攝提熒惑見晨附于日太白辰星見昏附于月當別考

○程子曰天地真元之氣湊合在曆數中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所以生聖人也曆推上古渾元之初歲名焉逢甲攝提格寅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合在子故有合璧連珠之瑞以應顯帝建曆之元也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為高帝受命之符又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

連珠分在降婁為天下文明之象程子所謂天地真元之氣非游氣所能雜故能湊合以生聖人又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亦是如此今姑舉三者以驗造化之符耳他不暇悉也予嘗攷之武帝改元而曰太初

者慕顯帝改元以合其瑞耳非武帝時實有其象也東坡蘇氏曰金水常附日不遠十月日在箕尾此所以疑其妄以余攷之秦以十月為正十月乃今之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軫翼間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坡說亦本於漢注耳五星聚奎又在魯分自是天下始太平見實儀之言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五星皆地上木水火土金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

經星是陽氣之餘凝結者門櫺開合其光不定緯星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皆受日之光也朱子曰經星晝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天有十二次今織女星在漢旁終日七襄者自卯至酉當更七次爾雅注



曰五星皆右行於天二十八宿則著天體不動故為經星五星為緯若織之經緯然五緯惟辰星難見而血之流行於肌閃之間者至幽也辰星屬坎為水善隱伏沅濟沱潛之水潛行千餘里而後見營室天子

宮皆中宮經星緯星動為陽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為陰而析木鶉首為陽

○邵子曰陰中之陽星也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為堆阜又曰星隕地為石

星陽之餘五星為人五臟諸星如人四肢百骸精血神守精存則慶其職而宣其明神歇精散則如人之有死是以星隕則石朱漢上曰精散氣歇坎極離見乃有隕星其光燭地離也隕為石為堆阜塵沙者艮也光耀既散氣凝為石亦猶人之體魄降于地也

○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

即漢太初曆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漢劉氏曰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牽牛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且至其

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漢宋衷曰冬至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杜預曰十二次從星紀起而右旋爾雅曰星紀起牛斗牽牛也郭注曰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傳不曰冬

至曰日南至蓋謂日自鶉尾而來至牽牛也日中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昏昴畢日踐長微星動于黃泉是月也斗建子始昏指北日月俱起牽牛右迴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會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會十有二辰終則有始是謂日月權輿愚謂造化淵微非合數說不足以明之

○星經難曰視蓋橈輿車輻近枉較則蓋蓋遠益疎今北極為天枉較二十八宿為天橈輻今疎密不同何也

橈輻者取周禮轉人蓋弓二十八以象星輪輻以象日月日與月會一月一周天又行一辰遂及日而合宿天圓如雨蓋相合

南北極猶兩蓋枉較二十八宿猶蓋之弓橈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相交處赤道北為內郭如上覆蓋赤道南為外郭如下仰蓋赤道正在天中如合縫處黃道橫過是在那赤道之間故列弓橈之數近兩較則

狹漸遠漸闊亦猶列舍之度近兩極則狹漸遠漸闊至赤道則極闊也圓圖近南星度當漸狹則反闊橫圖去兩極皆闊失天形矣今改天形為覆仰兩圓圖以圖心為極赤道以北為北極內宮星圖赤道以南

為南極外宮星圖兩圓相合全體渾象則得星度闊狹之勢占候不失北極曰上規南極曰下規赤道橫絡者曰中規中規闊上下兩極處極狹也歐子曰蓋天則南度漸狹渾天則北極高高二說當闕疑可也

○周禮星土辨九州封域皆有分星

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伶周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數周千



七百七十三國並依附十二邦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閼伯商立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攷之州青在東玄枵在北雍在西鶉首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北冀東北大梁西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北躔次之最差者三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

○傳曰五緯興周

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初星在天龍愚嘗攷之周之興也鶉火直軒轅之虛稷星係馬房與歲星相經緯以屬威靈仰之神后稷感以生焉鶉首又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而后稷封焉及周師之出也日在箕十度則析木之津月在房四度則升陽之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則辰在斗柄也是時火星與周師俱進而水星伏于天龍所以告纘帝而終水行之運自

天龍及析木歲星及鶉火又退行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反復其道以經綸周室者豈人力哉宜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為古今有道之長也星象昭昭詎不信乎後世欲以人力勝之烏乎可

○春秋傳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蟲獸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皆南首北尾南朱雀北玄武皆西首東尾從角起而左旋

爾雅壽星角九郭注數起於角列宿之長故曰壽星方有七宿者第斗至壁是謂星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環列四方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故隱見各有其時林氏曰鳥火虛昂皆分至之昏見於南方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七宿各居其方位故星大在東鳥在南昂在西虛在北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時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各五十刻是為春分之氣至仲夏之月則鳥轉而西火轉而

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日在星入於辛地初昏之時大火房心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至仲秋之月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日在心入於

酉地初昏之時虛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亦各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至仲冬之月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日在虛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昂見於午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

十刻是為冬至之氣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昂以宿言互相備也愚謂天地四時之氣皆不外於中子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一中亦陰陽之中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至於中而止聖人出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者亦曰執中而已

○七宿之星數

星龍之星三十二星武之星三十五星虎之星五十一星雀之星六十四合之而一



百八十二星

○七宿之度數

星龍之度七十五星武之度九十八分  
度之一星虎之度八十星雀之度百二十  
合之而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三里分為十二次

○七宿之分野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一名須女曰星紀  
之次辰在丑謂之赤奮若律中黃鍾斗建  
子今其越分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次玄  
枵一名天黿辰在子曰困敦律大呂斗建  
丑今齊分自危十七度至奎四次承韋一  
名娵訾辰在亥曰大淵獻律太簇斗建寅  
今衛分奎五至胃六次降婁辰在戌曰閭  
茂律夾鍾斗卯今魯分胃七至畢十一次  
大梁辰酉曰作噩律姑洗斗辰趙分畢十  
二至東井二十五次實沈辰申曰涇離律  
中呂斗己晉魏分井十六至柳八次鶉首  
辰未曰娵洽律蕤賓斗午秦分柳九至張  
十七次鶉火辰午曰敦牂一名大律於律

為林鍾斗未周分張十八至軫十一次鶉

尾辰己曰大荒落律夷則斗申楚分軫十

二至氐四次壽星辰在辰曰執徐律南呂

斗酉韓分氐五至尾九次大火辰卯曰單

閼律無射斗戌宋分尾十至斗十百三十

五分而終析木辰寅曰攝提格律應鍾斗

亥今燕分愚按司農鄭氏曰天有十二次

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是

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辰與七政互行一

左一右相為經緯所以兩其五行以成天

地四時之造化

○東宮蒼龍角為五帝坐庭亢為宗廟氏為

天根房為天府心為明堂尾為人子箕為

教客靈憲曰蒼龍連蜷於左

左為青龍屬木居東又分為小象者七星

家名角木為蛟亢金為龍氏土為貉房曰

為兔心月為狐尾火為虎箕水為豹日月

居中五星緯外析木會寅大火會卯壽星

會辰

○角

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經

其中七曜之所行也龍左角為天田為理

主刑右角為將主兵星明大王道泰賢在

朝榮惑犯天田旱郊杞志漢祖建靈星祠

○亢

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為疏廟主疾疫總攝

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

○氏

氏四星王者之宿官后妃之府前二星道

後二星婁單子曰天根見而水涸爾雅曰

氏天根也角亢下係於民若木之有根末

分

○房

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中間為天衢

七曜由其中則天子和平亦為天駟天馬

主車駕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

○房

○房

○房

○房

○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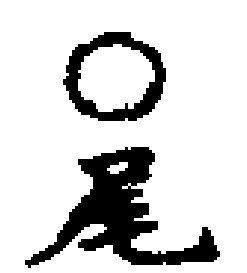


土乃脉發隋志曰五緯入房啓姬王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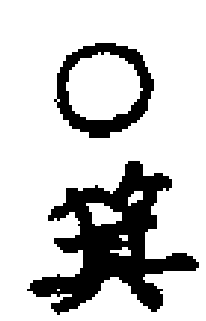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爲大  
辰主天子賞罰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大火爲大辰大中寒暑乃退律書云心言  
萬物始有華心唐志曰易雷承乾曰大壯  
房以象馬心爲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  
日月之所在鈎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  
洪範曰重華者謂歲星在心歲星一名攝  
提一名重華左傳心爲火五月火始昏死  
詩三星在天



尾九星上第一星后次三星夫人次星若

后嬪妻第二傍一星名曰神宮蒼龍之尾  
爲九子色均明後宮有叙多子孫丙之辰  
龍尾伏辰左尾言萬物死生如尾



箕四星爲後宮后妃之府亦爲龍尾爲教  
客主口舌亦曰天津主八風凡日月宿在  
箕東壁北方星翼軫已上風起天曰天鷄  
又曰傳說騎箕尾比於列星晉志曰傳說  
一星在尾後詩疏曰箕在南而斗在北故  
南箕北斗愚嘗以卦參之龍屬東方震震  
動重陰之下龜吐氣蛇起蟄出而善變化  
者龍也卦直春分以後辰爲蒼龍之次動  
則變故龍以春分升而爲雷出地奮之豫  
以秋分降入爲雷澤歸妹之象盛夏疾雷  
木拔龍起震木位於卯也亢曰龍雷同類  
玄之中以次三爲龍占家以甲乙寅卯爲  
龍天文角爲蛟亢爲龍翌爲蛇軫爲蜥角  
亢辰也翌軫已也自春分至芒種震治也  
而辰已爲翌故曰氣之散也房爲天駟又  
爲蒼龍之次故馬亦曰龍馬志言五緯入  
房姬王肇迹者亦興王之嘉瑞也五馬一  
化爲龍說亦本此其象曰天田曰農祥曰  
多子皆以應東方之春

○西宮咸池奎爲溝瀆妻爲聚眾胃爲天倉

昂爲白衣會畢爲邊兵背觜爲虎首參爲  
斬艾靈憲曰白虎猛據於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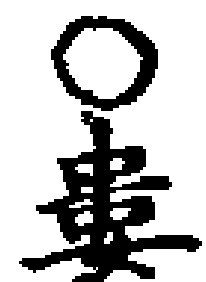
右白虎屬金居酉又分爲小象者七星家  
名奎木爲狼婁金爲狗胃土爲雉昂曰爲  
雞畢月爲烏觜火爲猴參水爲猿日月居

中五星緯外降婁會戌大梁會酉實沈會  
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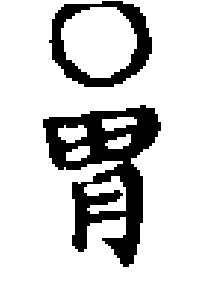
十六星天之武庫一曰天承亦曰封豕主

兵禁暴又主溝瀆月令仲春月在奎季夏  
奎旦中



三星爲天子主苑囿犧牲供給郊祀大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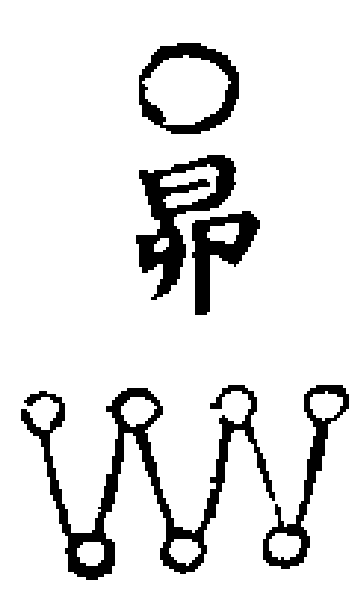
多子孫明則天下和平唐志日會在婁爲  
大臣憂



三星爲天厨天倉五穀之府動則有輸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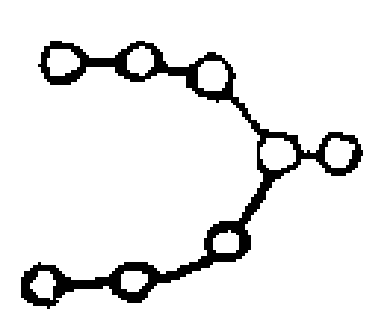


之事明則天下和平季春日在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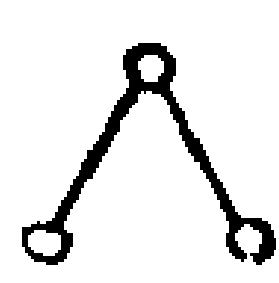
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獄事又為毛頭胡  
星明則天下牢獄平書曰短星昂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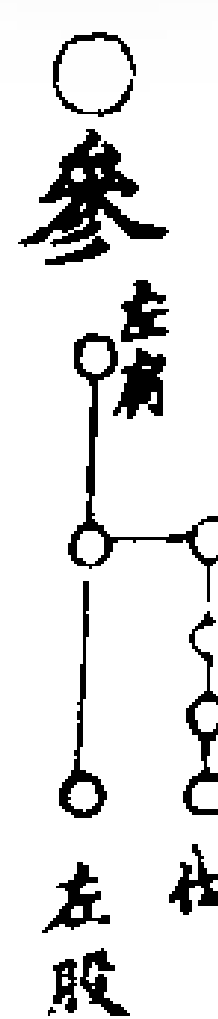


八星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又主遠兵黃  
道所經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先驅此其義  
也正義云箕畢尚妻之所好中央土氣為  
風東方木氣為雨木克土為妃故箕星好  
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為陰  
克東方之木為妃故好雨而尚妻之所好  
又申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被逆故為  
颶風寅來破申申被逆故為暴雨

○觜



三星為虎首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明  
則軍儲盈將勢得月令仲秋旦觜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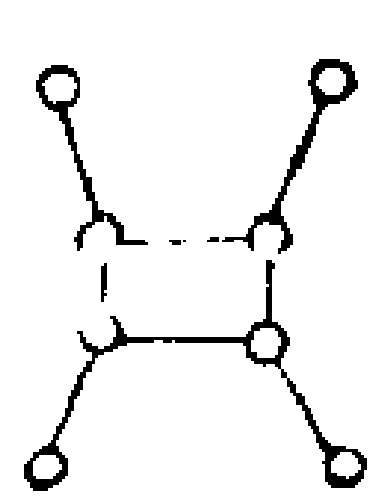
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  
鐵鉞主斬刈殺伐又為權衡所以平理又  
主邊城參十星為白虎之體中三星橫列  
者三將也下三星斜列曰伐天之都尉主  
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其外四星左  
右肩股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  
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  
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曰參應七將七  
將皆明天下精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  
謀起兵參為白虎三星有一者為衡西有  
勾曲九星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愚以易  
參之虎屬西方居兌兌金稟收斂肅殺之  
氣有虎象焉履言履虎尾者內卦兌也革  
言虎變者外卦兌也頤言虎視眈眈者有  
伏兌也象言參為白虎者參申也參據猛  
虎之首有斬刈殺伐之威東有大狼狼亦  
虎類也是以為天之將星七宿中有取武  
庫天倉者亦以應參斂之秋

○南宮朱鳥井為水事鬼為祠事柳為鳥主

草木星為鶉火主急事張為素厨主觴客  
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靈憲曰朱  
雀奮翼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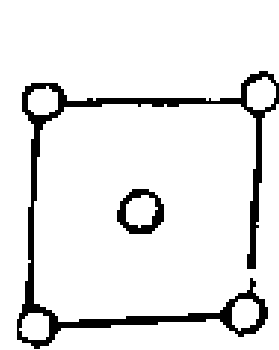
前為朱雀屬火居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  
名井木為犴鬼金為羊柳土為獐星日為  
馬張月為鹿翼火為蛇軫水為蚓日月居  
中五星緯外鵠尾會已鶉火會午鵠首會  
未

○井



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  
正義曰參旁之東有王井故曰東井王用  
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東井京師分又曰  
榮惑犯東井旱

○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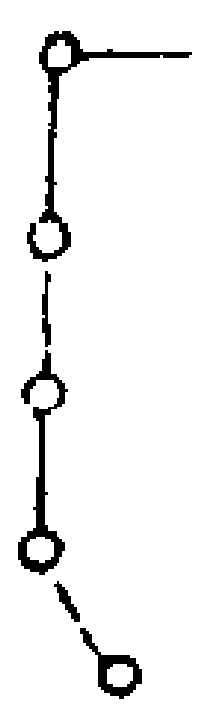


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明則五穀成  
又云主死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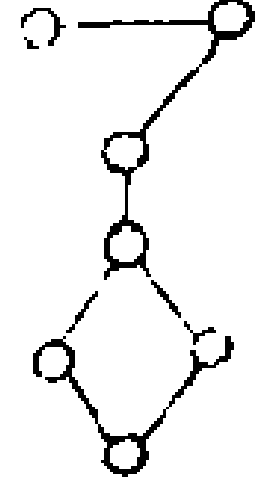


○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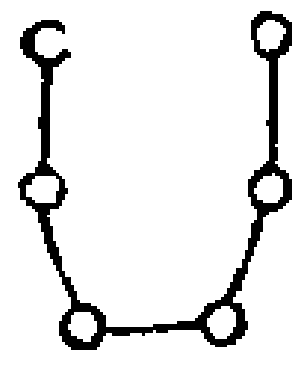
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知滋味又主雷雨朱鳥之口故曰鳥喙爾雅味謂之柳味即喙亦作喙喙左傳味為鵜火天官書為鳥喙主草木又季夏日在柳季秋旦柳中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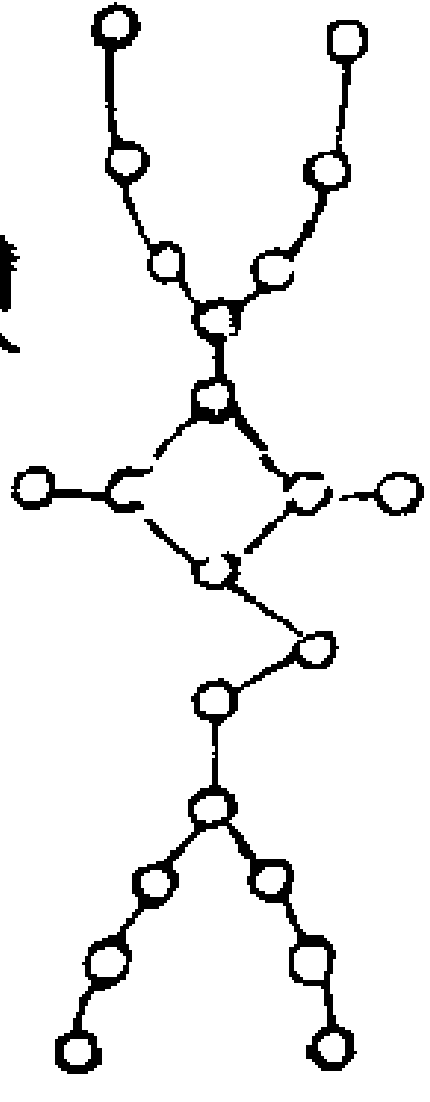
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又七星為頸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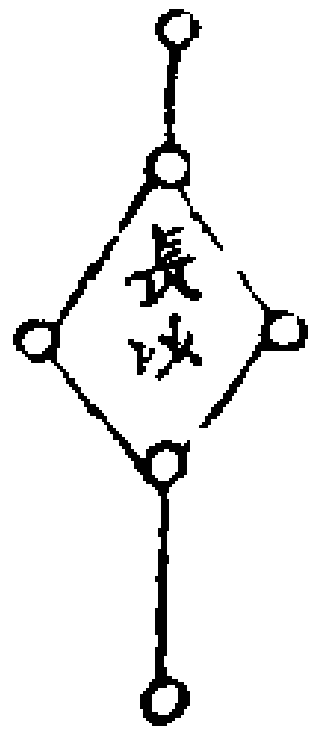
六星為素音素鳥受食處主珍寶宗廟所用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明則王道昌漢志主觴客晉志朱張為鳥星故為羽蟲

○翼



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優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則大禮樂興動則四夷使來離徙天子舉兵翼為羽翮主遠

○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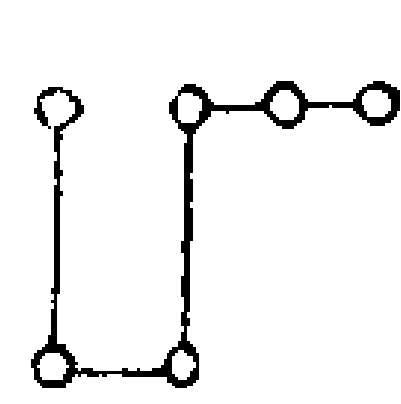


四星為車主車騎亦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冢宰輔臣亦曰鳥帑鳥尾又主風與巽同位又軫為首愚以易參之離南方為飛鳥象朱雀也史言流火為鳥又為日中之鳥午為鵜火之次未為鵜首已為鵜尾其味在柳其翼在翼柳午也離也翼已也巽也卜楚丘論明夷之謙曰當鳥即朱鳥也歸藏初巽曰有鳥將來而垂其翼翼為鵜尾故稱飛鳥鵜雉之屬飛必附草嶺南孔雀之類也七星為馬於辰為午故馬為火畜午為火蠶為馬首龍星之精故馬蠶同氣蟹鼈龜卵皆有黃離也七宿中有鬼與天目七星主文綉皆以應於南方離明之象

○北宮玄武南斗為廟牽牛為犧牲發女為天孫女虛為哭泣之事危為蓋屋營室為清廟東壁為文章靈憲曰靈龜圈首於後後為玄武屬水居北又分小象者七星家名斗木為蠨牛金為牛女土為蝠虛日為鼠危月為燕室火為猪壁水獮日月居中

五星緯外玄枵會于星紀會丑姬營會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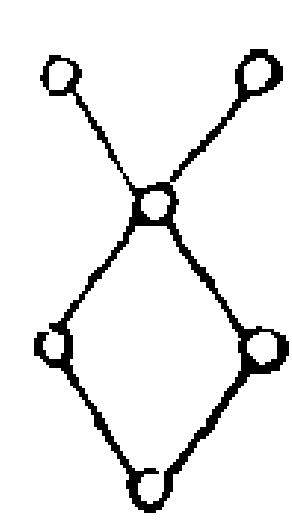
○斗



南斗六星天廟亦為壽之期又丞相太宰位主褒賞進賢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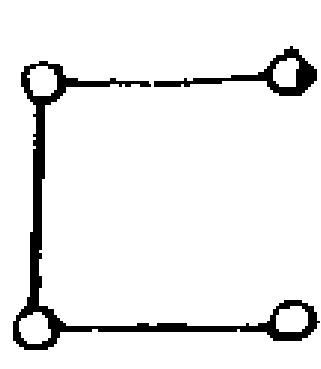
天梁中二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

○牛



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後志云七曜之起始於牽牛此三星河鼓河鼓亦名牽牛律書牽牛言陽氣行萬物出也博物志張騫乘槎窮河源嚴君平占客星犯牛斗又云太白犯牽牛將軍凶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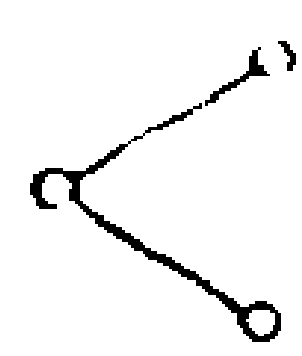
發女四星又曰須女主布帛裁製嫁娶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其北織女天女孫也

○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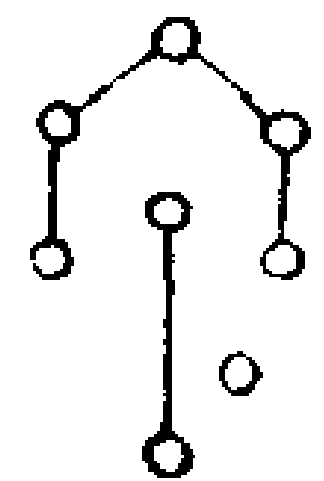
主北方色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哭泣之事又冢宰之官書宵中星虛

○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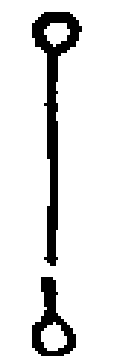
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危為玄枵耗神也虛亦耗神

○室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又有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一曰玄宮二曰清廟室二星謂之定定正也主土功事詩云定之方中

○壁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詩疏云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星明王者昌道術明國多君子歲星守之五穀以水傷月令仲冬客東壁中以易參之斗本北方為坎北宮龜形乃其本

象又分為龜蛇兩物于實以坎為狐虞翻以艮為狐天文以心為狐豆發也運斗極曰玉衡散而為鼠玉衡斗星亦坎也牽牛在丑北星河鼓亦名牽牛言陽氣行而萬物出也女須四星賤織女三星貴妻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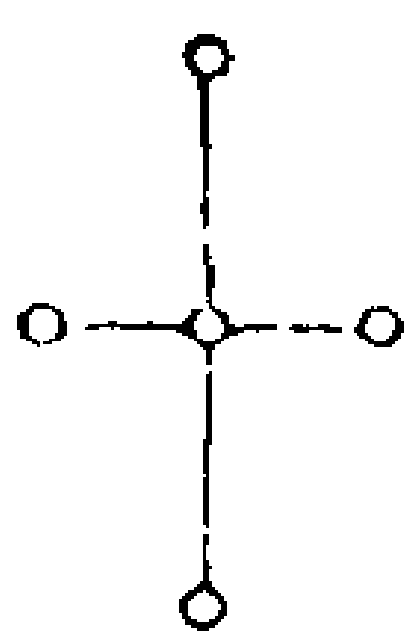
女異分也天牢六星在斗魁下貴人之牢也貫索九星在招搖前燕人之牢也北七宿中多言宗廟禱祠者以北方幽陰鬼神之窟宅也言宮室女工以應冬候陰極陽生是以列宿皆起於牽牛之初

○中宮天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最尊者也靈憲曰黃神軒轅於中

天五居十干中為戊己屬土應天極五星地六居十二支中為辰戌丑未屬土應勾陳六星在天為辰在地為土故張氏以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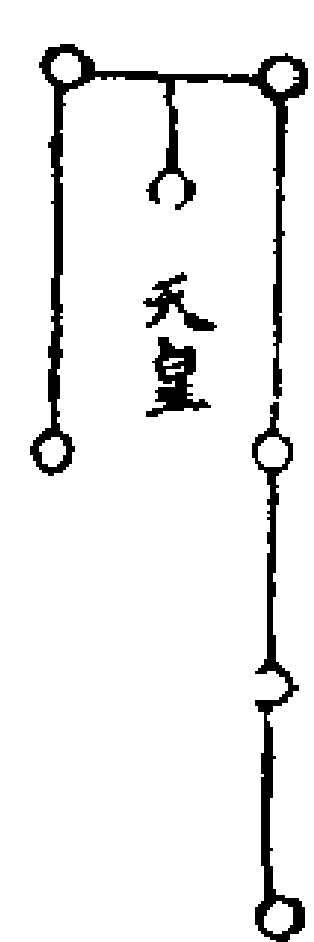
神目之其曰五宮五七三十五名者以北斗七星為帝車以幹旋造化也

○天極五星



星家言四帝俠黃帝中坐者東帝咸靈仰南帝赤熒怒西帝自招矩北帝叶光紀即月令木火金水并中央土為五是也或謂天一而帝五何也曰此不過借主宰之名以言五行之氣各有攸統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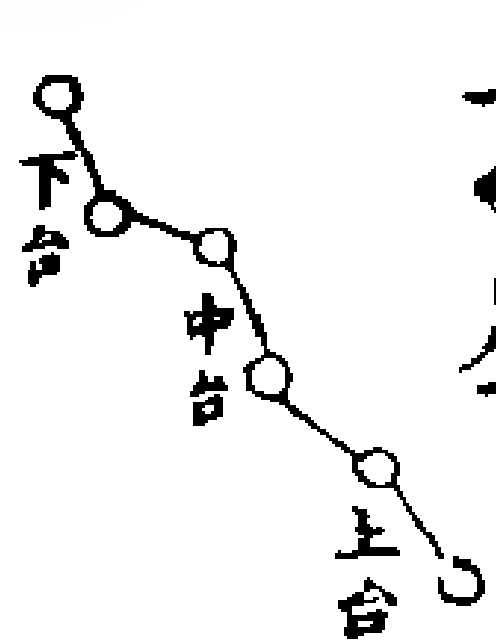
○鈞陳六星



六星土象坤數六也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主御羣靈抱極樞四星曰四輔隋志曰在紫微宮中班固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土居五行中而四時之氣無不備勾陳居龍虎鶉龜中而四方毛羽甲鱗之虫無不統所以為中宮之衛歟

○靈憲曰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三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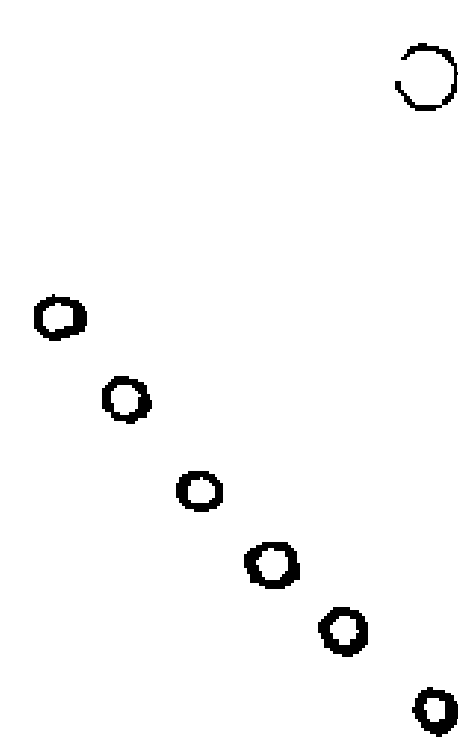


六星兩兩而起一曰天柱三公之位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文昌二星曰上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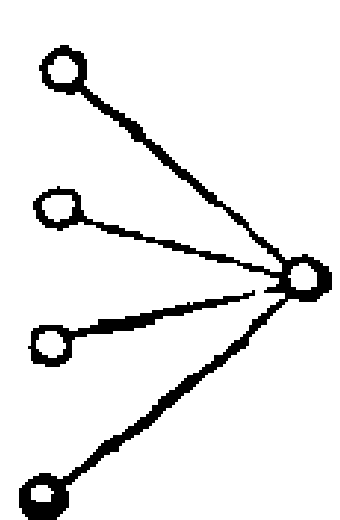
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  
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  
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  
為天子下星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  
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庶人又曰上  
台司命為太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  
祿為司空三能台色公君臣和不齊為乖  
戾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  
宜天下太平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

○文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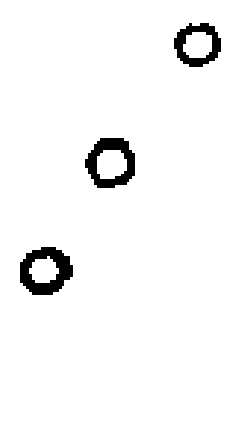
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符主集計天道  
史天官曰斗魁戴魁六星一上將二次將  
三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與三合同

○尚書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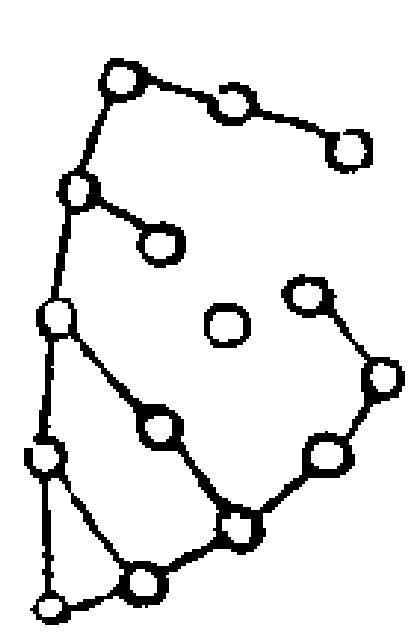
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賦政四海  
共治天下

○少微星



四星在太微士大夫之位一曰處士或曰  
博士官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  
星大夫明大而黃賢才舉

○郎官十五星



在帝座東北一曰依烏郎府周官元士漢

光祿中散諫議郎是其職也

○傳說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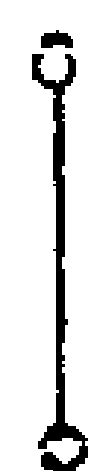
在其尾後主愚謂一星應在朝一官前星  
為太章祝巫官也子三台為三公文昌六

星為尚書六部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  
王喉舌天有傳說星人有傳說相天有王  
良策馬人有王良善馭如此之類難以徧

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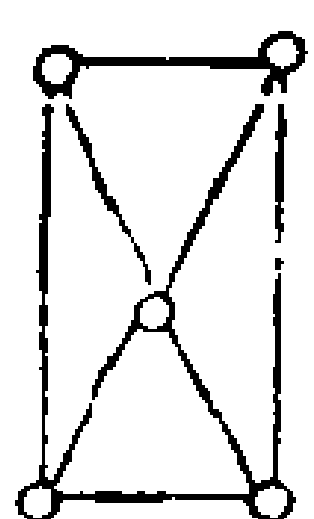
文星

○東壁



二星主天下文章圖書之府星明王道行  
國多君子

○五星聚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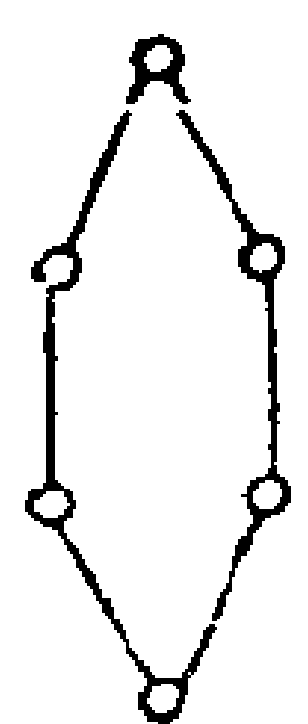


見前五星連珠注

○柱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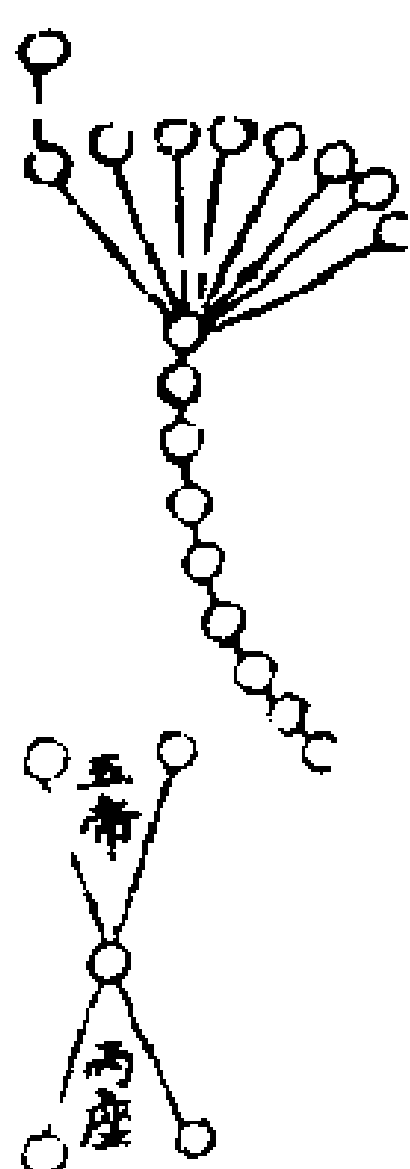
極東一星主記過左右史之象

○六甲



六星在華蓋旁分陰陽配節候布政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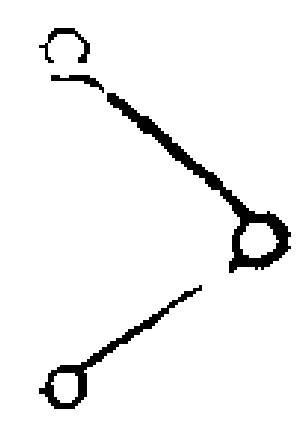
○華蓋



晉志上九星華蓋下九星扛蓋之柄所以  
覆帝座詩為章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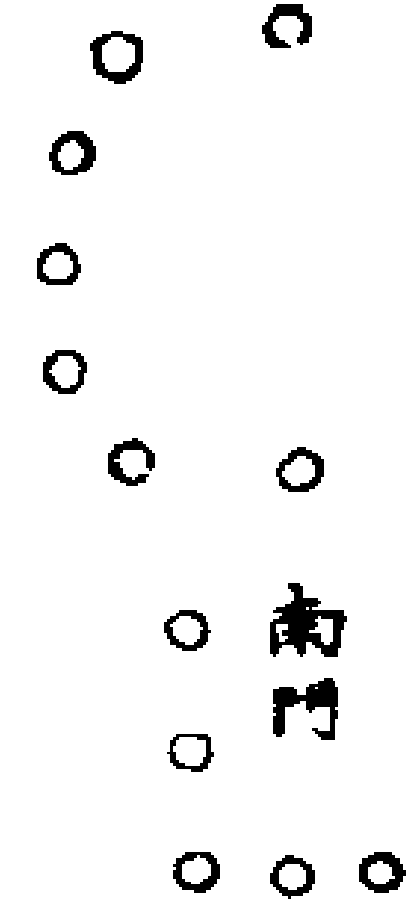
○織女



三星天孫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嫁娶詩終  
日七襄坡云天孫為織雲錦裳

武星

○天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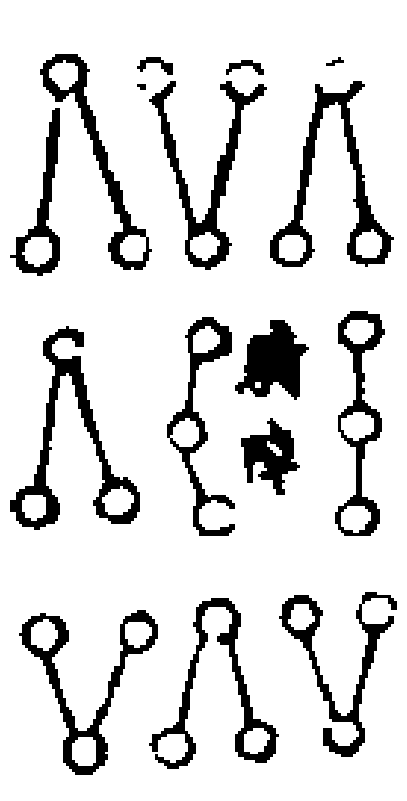


十二星在婁北主武中央大星天之大將  
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軍搖兵起大將出  
小星不具兵發

○郎官

一星在郎位北為武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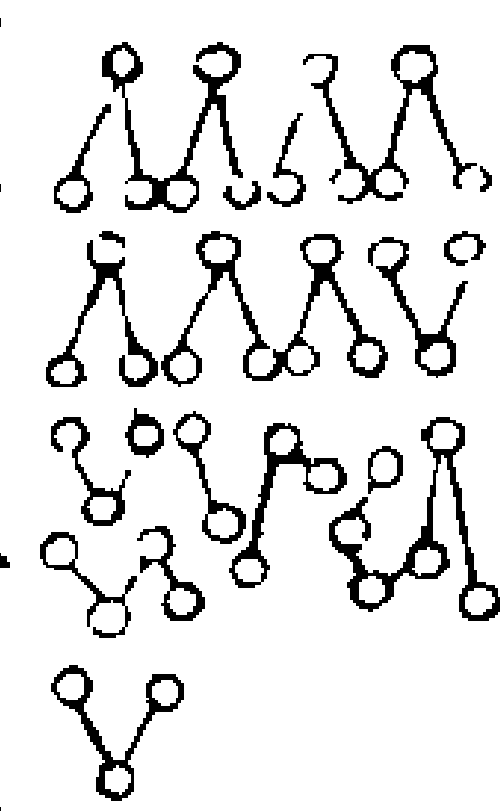
○騎官



二十七星在氐南為天子虎賁主宿衛  
○虎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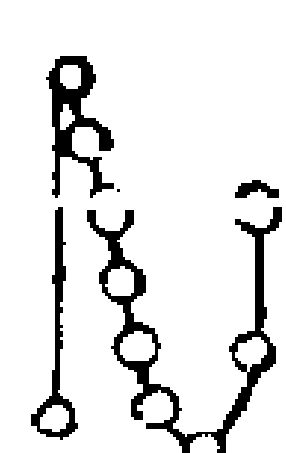
一星在太微北旋頭之騎士也

○羽林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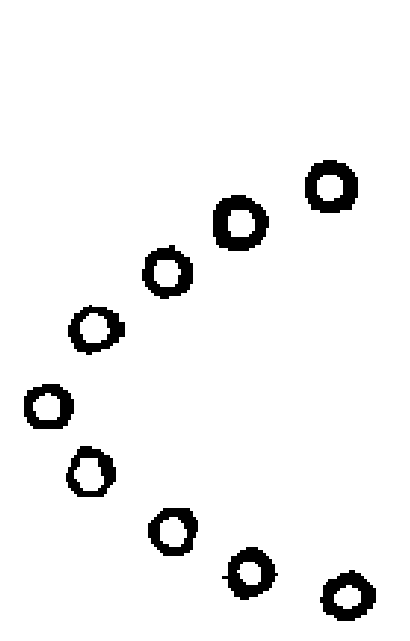
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

○壘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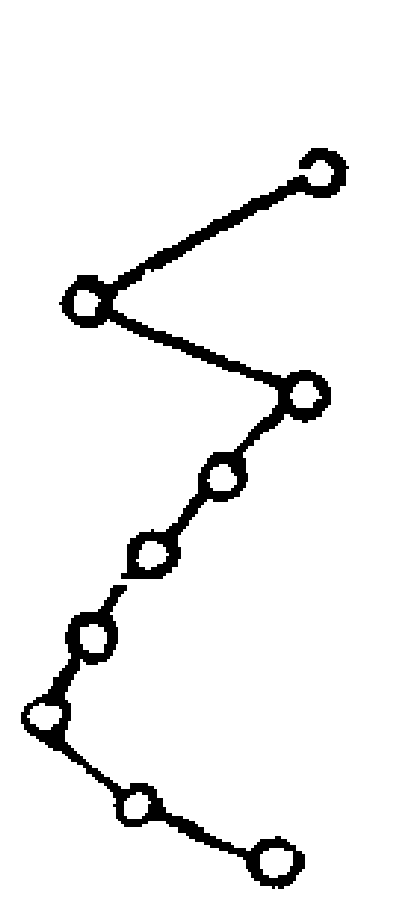
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壁也三軍位  
為營室

○參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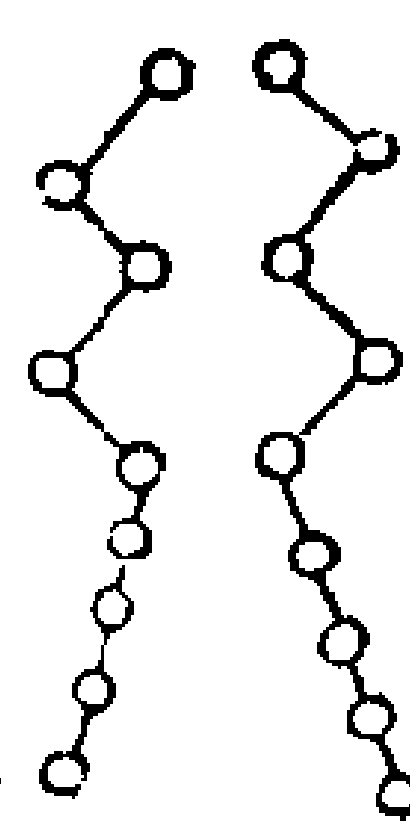
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弩  
弓之張候變

○九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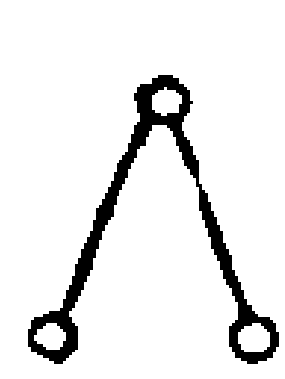
西南九星天子旗也

○左旗右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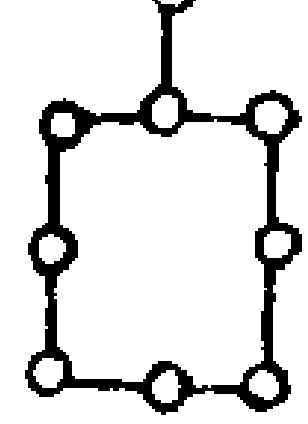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一曰三武大將軍  
居左右二將之中也旗九星在鼓旁相為  
旌表又河鼓星亦名牽牛非也隋志曰河  
鼓三星唐天文志曰河鼓將軍象也

○天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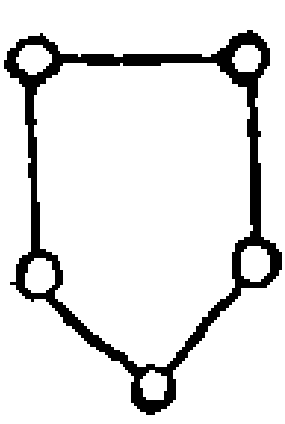


○孤



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

○天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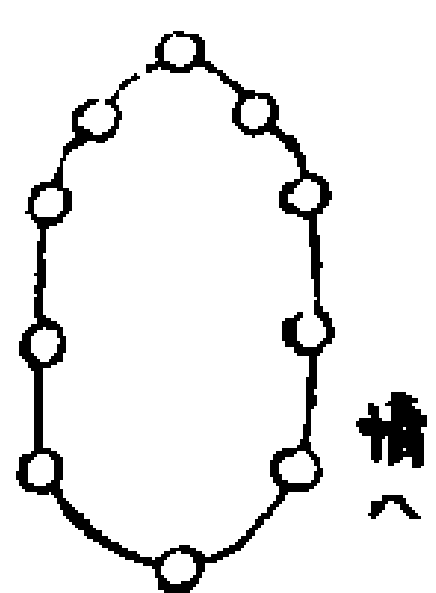
五星天子先驅也忿爭禦難皆所以備非  
常一星不具國兵起



○招搖

一星與斗相應胡來受命中國明而不正則胡不受命

○天廄



三八

東壁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主驛亭主刻漏與啓刻並馳

○王梁

天駒一星曰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晉志曰王良亦曰天馬亦梁為天橋故或占車騎或津梁道愚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然在朝為郎官其星十五野為郎將星止於一天之示人至矣

○民星

○房星為農祥

在東七星中立春日晨星中於午為農祥占曰百穀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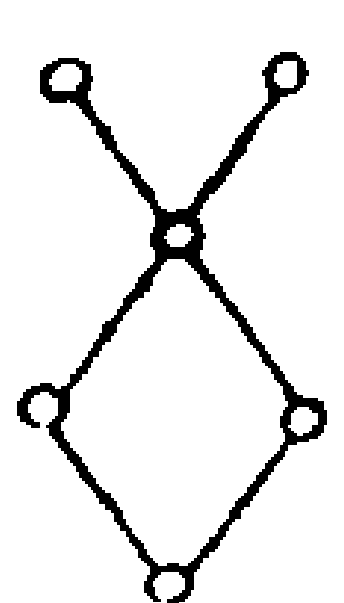
○農丈人

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

○天雞

主候時以催耕

○牽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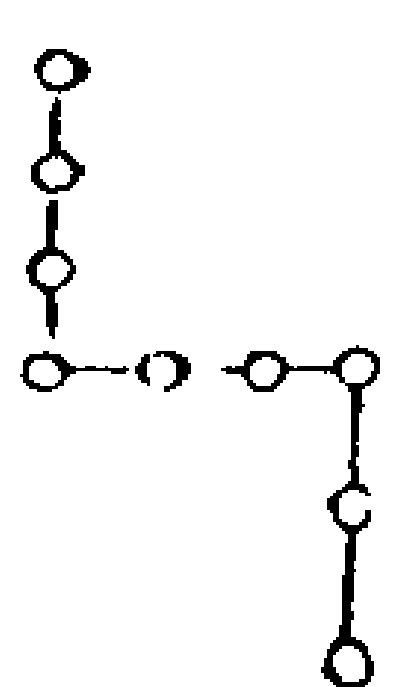


三九

張騫乘槎事見河東牛郎耕河西織女織雖未必然於世教有補況七曜起於牽牛

道陽氣以出乎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七李曰二十八宿名孫曰河鼓在牽牛北

○犁曲九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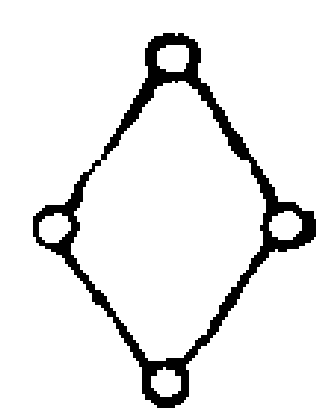


六星大而明餘三星小而暗耕時柄向上

○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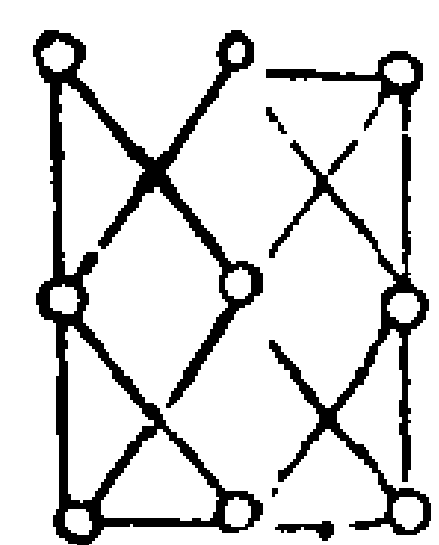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牛星南又曰蒼龍左角為天田

○水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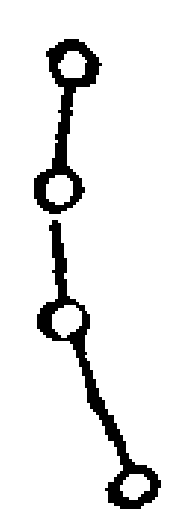
在東井西南主水官

○羅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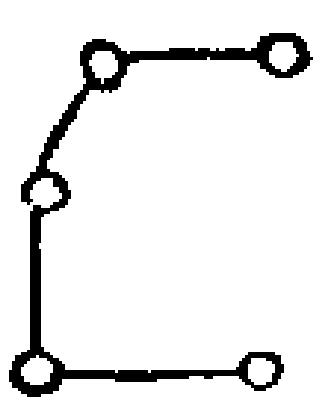
九星在牽牛東壅水潦為灌溉之渠

○四瀆



江河淮濟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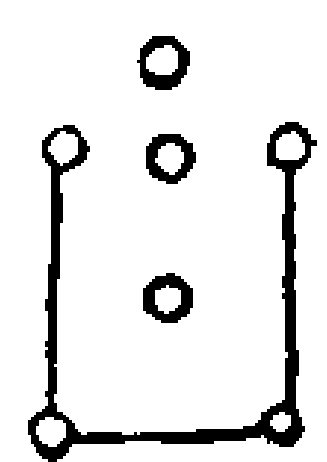
○斗



五星在官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

覆則歲穰

○內杵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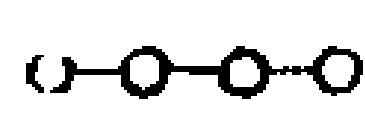


七星主給軍糧客星入兵起東府南三星



曰內杵四星曰內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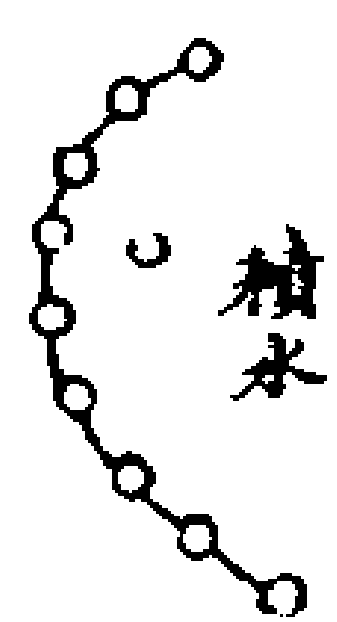
○天江



在尾北四星不具津梁關道不通動搖大

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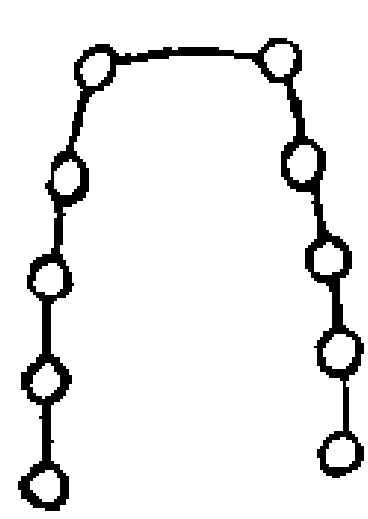
○天船



九星一曰舟車以濟不通中一星曰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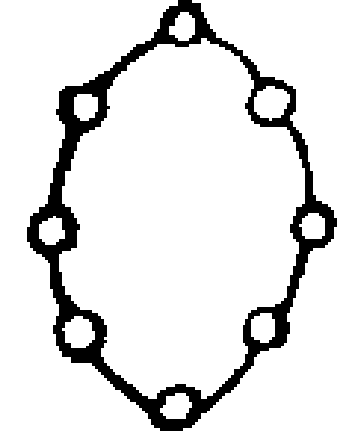
候水災亦主水旱均明則天下安

○天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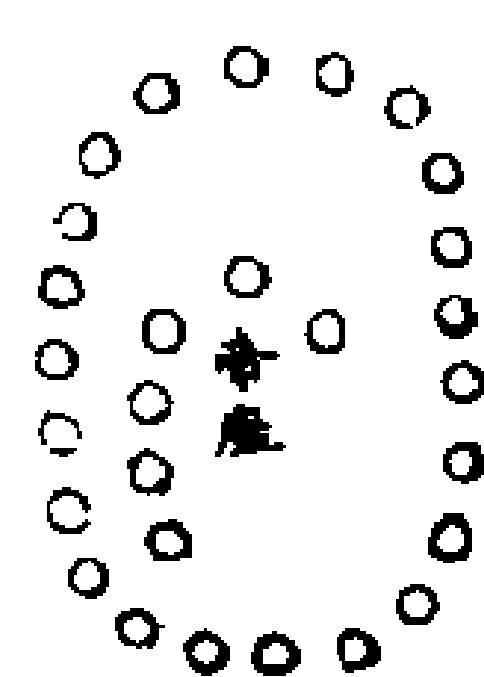
十星如貫錢之狀在北落門西北

○天籥



在斗杓西主關閉

○天市垣



隋志垣有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衆市中星衆濶則歲實稀則歲虛發感守之戮不忠之臣禁守之爲徙市易

郡帝座一星在市中天庭也光而濶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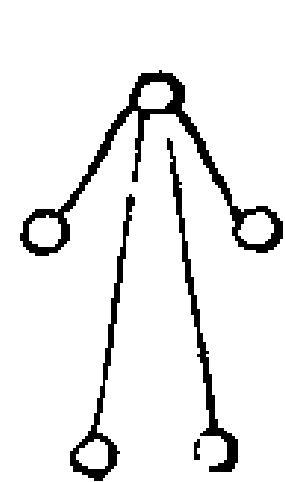
古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座東北主伺陰陽

官者四星在西南不欲大明則輔臣強易

曰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天下之民從之神

農取諸噓噓以此

○人星



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近一曰卧星主防淫佚

○老人星

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日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不見則兵起

○天乳

亢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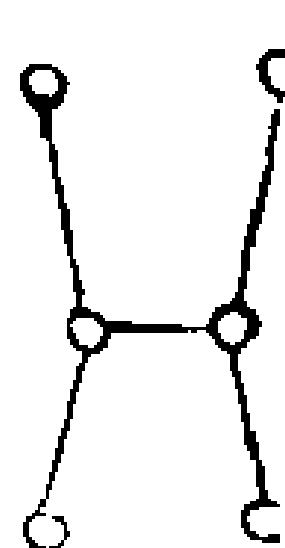
○格澤

災火之狀黃白起地下大上銳其見也不耕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景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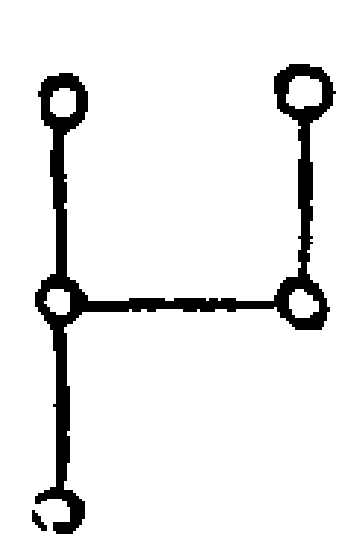
德星也又曰天曜常出有道之國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曜明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三方星合爲景星

○天社



輿鬼之南六星曰天社其位坤其氣未其神共工氏之子句龍平水土故祀以配其精爲星

○天稷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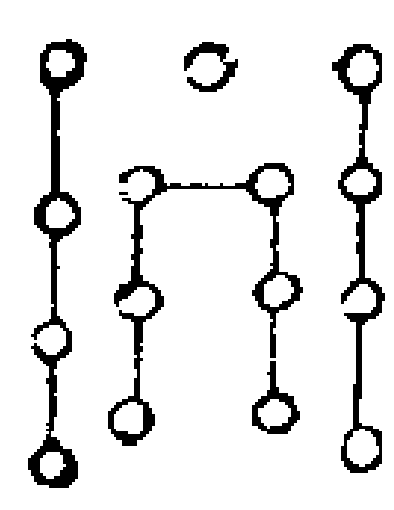


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五穀之長



以為號

○天廟



張南十五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虛危

為宗廟子之氣愚謂生民之功起於后稷

力農以配天則景星見而甘露降天象昭

昭豈不信乎

○邵子曰星為晝要義曰日夜分謂晝夜刻

漏

馬氏曰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據日出日入

為限蔡邕云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

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

四刻鄭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三

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愚按

邵子以離為星星為晝辰為夜日出則星

沒日沒則星出皆人所共觀故今以此定

晝夜也

○星變五緯行度與七政互相表裏分布四

方用告禍福故曰彛倫失序則星辰亂行

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

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

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

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

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

緯所行之度數與二十八宿共為天體一

有差舛則在天為水旱在人為殃咎在國

為興亡人能修德以禳之則庶乎獲免不

然積毫芒而成尋丈可不畏哉今畧具星

變于后云

○彗星之變

公羊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者彗也何休曰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緯書曰其形長

丈彗有五色色蒼侯王破赤強國恣白兵

大作愚嘗詳攷其變矣魯文公時彗在北

斗後楚以夷狄深入諸夏春秋齊侯穰彗

晏子曰不可是天教民民將流亡始皇十

五年間彗四見長或竟天遂兼六國攘四

夷死人如麻漢元光五年七月彗東入太

微至幸臣五十餘日致中常侍趙忠姦亂

之應漢哀建平二年三月彗出牽牛七十

餘日卒貽王莽篡國之禍宋景定甲子彗

出柳宿律中彗實為鶉火之次妖談貫于

半天七十餘日惟秘書郎又疏曰彗犯柳

宿著見尤異政塗宵府此端門次輔之星

今以孔光崔烈而變為彗甘泉法從此文

昌華蓋之星今以元稹貢禹而變為彗給

舍臺諫司過之星今以鳴鳳化寒蟬仗馬

餽藟豆而變為彗又有大彗者在焉為商

君相業而尚功利為介甫擅權而謂天變

不足畏切中時病矣借言未及行不及十

稔國隨以滅悲夫

○蚩尤為旗之變

類彗後曲象旗黃上白下熒惑之精見則

王者征伐四方

○天狗墮地之變

狀如大流星有聲如雷墮如火光炎炎中

天墜地類狗其下圓如數頃田處上銳千

里破軍殺將孟曰亦太白之精

○太白經天數有盈縮之變



盈縮者日方南太白居南日方北太白居北爲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北日方北太白居南爲縮侯主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又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不破國必亡國經天者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與日爭明是爲亂紀天下革民更主人民流亡强者弱弱者强女主昌莽地皇時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微天子庭也是年大兵入天子庭至漸臺斬莽首愚曰是二星者不必遠引庚午秋天狗星墮未幾大將殂已丑夏太白經天明年白波浪起并前甲子彗三大異星予年七十皆目所親觀故特書之

○太白主兵熒惑主內亂月主刑其變有三

三者失度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

○枉矢星之變

物莫直於矢直而枉操矢者邪人也昔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遂阮奉屠咸陽以亂伐亂

星聚爲祟之變

水木大三合東井占曰外有兵與喪王星入輿鬼木火金合虛如連珠皆爲死喪三星在斗戔將死相火金水三星合軫金水合於東井皆爲白衣之會漢文帝時天子四衣白衣臨邸第者此也唐天寶中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慶無德殃至德中木火金水聚鶉首從歲星也木火陽主中邦金水陰主外邦陰與陽合中外相連以兵以此見五星之聚有吉有凶不可拘一

○流星之變

漢元延中日月晡時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大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其占爲天子失勢後王莽篡國建武中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南東北四面行其占爲小民流徙後應征公孫述民流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後光烈皇后崩流星出文昌將相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槎如龍蛇形已而王商自殺晉志曰尺使也星大者使大小者使

小自上而下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曰奔亦流也聲隆隆者怒之象小星流者庶民之象大如月者人主之象天星盡搖民勞之象

○附耳星之變

西畢大星旁小星附耳搖動有讒亂在側

○天譏星之變

又曰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舌以知佞讒卷舌上一星曰天譏

○機槍格瑩之變

四星狀異殃一破國危君餘殃爲旱凶饑

暴疾

○熒惑之精爲變

隋大業末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光芒震耀長七八尺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唐長壽中熒惑犯五諸侯渾儀尚獻甫奏臣命在金五諸侯太史位火克金臣將死矣武后曰爲懷之遷水衡都尉水生金又去太史位卿無憂矣是秋獻甫卒

○太白之精爲變



六賊星太白之精也出正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形如彗芒九角天狗亦太白也主兵

○赦星

星長三大餘出北斗魁南抵軒轅而滅占

曰有赦

○填星之精為變

咸漢星填之精也出正北去地可六丈大而赤中青青中赤表下有三星從橫又名五殘星出正東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

黃

○狼角之變

九游星東有大星曰狼變色則多盜賊

○貫索

賤人之牢也又曰連索連營天牢主禁強

暴九星皆明獄煩七星明大赦動斧鑕用

○歸邪之變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歸蛇出必有歸國者其占亦有吉凶已上並天文志所載

○星變關時否泰

星一也其形其色其常其變其時其分各有取舍其占不同惟嚴子陵足以當客星之占陳仲弓足以應德星之聚宿騎箕尾而傳說生星隕中營而葛亮死吉人君子未嘗不與天象相關也客星又有變者形大如瓜色有青白者不為大水則為大饑氣白起天苑西南者則牛馬死傷又何其不祥也春秋時彗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殺君三十六亡國二十五諸侯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傳曰夜有星無雲而天雨者謂之天泣其故何也蓋不忍君子小人之倒植而痛蒼生之罹其禍也天象豈虛應哉是以古之隱德之士所以夜觀天象書察人事而為之隱憂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歐陽子曰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曰天地鬼神不可知為其可知者人而已日中必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

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盈曰變流曰禍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以其不可知故當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未有人心說而天意怒未有人理逆而天道順者嗚呼聖人沒異端起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久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凡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歐公以人之可知者一對天地鬼神之不可知者三者盡則三者在其中君子何如哉修身俟命而已

天原發微卷之八





天原發微卷之九

情九

魯齋胞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少陰

春秋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辰時也愚謂自十一月至十月子至亥也言日月聚會有時故以辰言之在天為二十八宿舉目可見故以星言之但其流行於四時八節有氣無形散布於太空似有形而無可執著者皆辰為之也

○邵子曰辰是那天上星分為十二段底即十二辰天壤也

日月星馮自是四件此說辰者謂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故曰日月所會謂之辰為相氏曰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則名宿名辰名次名房名舍若不據會宿則指星體而言星也尚書精義曰天極謂之北辰五緯有辰星又有十二次曰辰

○又曰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無物之氣也

張氏曰辰十二從地數也無物之氣不可見因日月之會而見以不可見故為陰天之陰者天之體天之所以立也從地數者天之地也

○又曰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

辰者無物之氣天之體故曰天壤辰之於天是也辰者天之體土者地之體辰者無物之氣不可見以星觀焉知其廓然太虛能容物也土者有形之物可見以山觀焉益知其能負物也土為大物辰為太虛日月星辰託焉辰雖不可見天晝夜常見故不用之一用之所宗也

○又曰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

辰至日者言天左行為順布氣生物日至辰者言日右行為逆變氣用時故時可逆推物必順成子雲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言天日之相應也

○又曰星為日餘辰為月餘

日為陽精天之靈魂月為陰精天之氣魄星為陽之餘精辰為陰之餘氣故星者天之神辰者天之體日月在天如人之真心命門陰陽之本也五星如人五臟諸星如人支骸精血辰之於天則人之體魄是也

○又曰天有日月星辰與天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地為五辰陽中陰不可變故一日十二辰不可見也

辰者天之體辰之於天猶土之於地天主用有神焉辰不可以盡天非若土即可以盡地辰之外別名天土即所以為地也漢上曰月生於日之所照眾星被耀因水轉光三辰同形陰陽相配其體則辰也

○又曰天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而一者無體

張氏曰日月星辰以成天體四成則太極之體退藏於四者之間而不可見所以日月星辰與天而五除日月星辰則無天四



者有體所以成形一者無體退藏於密言五者必歸之天言十者必歸之地五當無極十當有極亦曰一而無四也天之體數四不用者一天辰不見者辰爲天體而不可見也其色蒼蒼其形渾渾四者之中惟日月星燦然可見是知五者存一以爲體故用四四又存一以爲體故用三如北則五爲無體之一以沉自然辰爲不用之一以沉道太玄以一元統三方曰天地人亦此意也一時止三月一月止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一時本四月也止用三月本四十日也止用三十皆去其辰之一三用一不用天有三辰地有四行天三地四天兼地之餘分而用七所以天辰不見地水常潛

○朱子曰空無星處謂之辰

愚按易係言天數五邵子言天象者四四自何來本於一陰一陽而已一陽分爲二則有太陽少陽之象是爲日星一陰分爲二則有太陰少陰之象是爲月辰日月星

辰所以爲天之四象缺一不可今邵子既謂辰爲天體朱子又謂辰是無星處而不動如此則一辰而分兩用既爲少陰又爲天體可乎曰非也天數本有五一爲無極四爲四象四象之中又體一而用三少陰反爲體而曰月星所由麗也其曰辰空無星者辰本渾渾無迹不可窺度是爲體之極聖人因其日月所會之處而以辰名之爾故無體之中無象不包其不動而在北爲極星之樞者則曰北辰然則少陰爲辰固爲天體而北辰居天體之中又爲十有二辰之主也故以辰辨方曰十二次以辰兼星土曰十二野以辰兼十二子十二歲十有二月係焉皆辰也舉宇宙之間洪纖高下莫不各圍於其中矣詳見下篇

天樞

維北有辰爲紹爲樞居中不動旋斗杓於外以建四時齊七政也西志曰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愚謂一者氣數之始物無然既常居者居中不動之義

也東志曰北辰星合元垂曜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三階九列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愚謂曰合曰垂曰建曰運曰授曰張曰屬曰布與應九字爾最宜玩味蓋言辰極無不包括天地星辰之象於其中故曰備矣舍爲元氣散爲星曜張爲百精建爲斗衡班固曰攝提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亦曰天樞焉二十八宿即布列於十二辰者十二辰即統於北辰者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爾雅疏謂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謂之辰北辰即總十二辰在其中斗杓即指十二辰者傳記多言北斗不言北辰者以辰居中無爲藏諸用也故無迹可指可指而言者斗杓所建而已其言北斗則北辰可知程子曰北辰自是不動便爲氣之主爲星之最尊也故衆星四面環繞而歸向之愚嘗參酌先師之論而得其說曰北辰不動爲天之樞朱子曰緣人取此爲極不可



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處雖動不覺今以管窺極星見其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不動至宋時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舊說皆以終星即天極在正北爲天心不動今驗天極亦晝夜運轉其不移處乃在天極星內一度有半故渾象扛轂正中置之不動以象天心也愚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天心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湊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星之內無星處是也衆星咸共者北辰在天爲天之心猶心在人爲身之主手足耳目血脉膚體無一不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爲之主天體無非辰也北辰居中以爲之主以至周天之度萬有之夥莫不脉絡於是是則不動之辰以爲羣動之本故曰無形者有形之統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極降而在我

者也嗚呼精矣

○朱子曰北極爲天之樞以其居中故曰北極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相對天雖轉地却在中不動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其中兩頭杼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上是爲南極太一如帝座在紫微者故有北辰之號是中間無星處些子不動緣人要取此爲極如輪之轂如碯之臍天圓繞九左旋不息惟此其樞軸不動之處則在南北之兩端焉

○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之中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亦在七十二度之內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爲緯右轉更迭隱見若環繞而歸向之應一行謂大約南北相去八萬餘里南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其餘州不同大

史南說等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燦然皆古所未名或問南極見老人壽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答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

太一是帝座如人主之居北極如帝都在紫微者在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

○前志言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太一天皇大帝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天帝居中紫之言此中之言宮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闔皆在其中朱子曰北辰常居其所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轂碯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朱漢上曰辰爲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言居其所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者詳略異也

○或問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二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惟此爲不



動而謂之樞焉其他諸星則與二十八宿同一運行

朱子答曰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甚近其北距天極也甚遠則固不容於不動不免與經星

同其運行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頃刻之或停也今日

與其在紫微者皆居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分寸不移則其為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

若之何而運動之無窮哉胡五峯說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極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西山蔡氏問曰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朱子無以答後思之曰只是背坐極星極星便是北而南則無定位

公羊傳曰北辰曰大辰常居其所逮惑不知東西者視此永嘉鄭氏曰北極居天之

中而常在入北以天形北傾也或曰斗杓可指東西而辰則無為曰觀其所指則知辰之所在書傳曰日月天之使也星辰天之期也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蓋自斗杓之所如言之則謂之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

則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常相合焉月行及日會而為辰辰本無體

兼星而見故天正之吉辰在星紀自北而西則地正之於天玄枵以正之於豕韋而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火

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曰月底于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誡皆建亥之月辰在天漢日月會于龍蛇蓋因朔月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之建焉愚按斗杓與北

辰相脉絡北辰為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辰者也又公羊傳謂大火為大辰此則夾鍾生於房心之氣為天帝之明堂亦曰天官非北辰之大辰比也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却會西北之亥氣便相應

者以寅與亥合也日月都是如北斗每月所指辰曰建斗第一星為魁四為衡七為杓用昏建者杓屬陰夜半建曰衡居平三建者魁屬陽歷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周而復始觀所值以

定吉凶每交一月節必疊兩值日如正月寅日值建二卯三辰之類與斗杓所指相應

○易傳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一者太極也漢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十二月

或難之曰如此則太極有此北辰之可指周子無極而大極恐無此愚應之曰太極無聲無臭是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理北辰至中至極是有象之中而寓至微之理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故北辰居中不動而能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也太極靜極而動而能生兩儀四象八卦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天之北辰微有象

象夫子之太極夫子之太極故無象而象



天之北辰北辰為氣之宗而理行其中太極為理之宗而氣行其中是或一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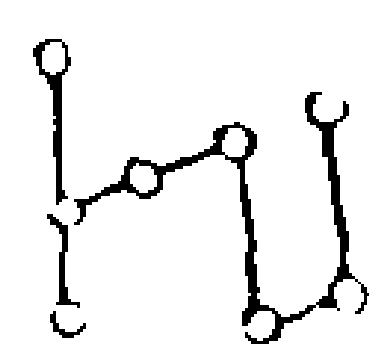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斗之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七星是以晝夜不過七分

張氏曰星以寅為晝者中星以寅為旦戌為昏日以卯酉為中則十二分而用七星以寅戌為限則十分而用七矣愚演之曰天道左旋以辰為豐無物之氣不可見已

○渾渾之中惟星可指日月五星從地右行斗杓所建四時以平大衍五十一為大極四十有九是為七七分而用之各有所入一為天體一為七政一居中央是為北斗四列四方是為七宿蓋天地四方以斗為樞天運四時自斗而指斗正則時正時正則斗正故歷有差法斗無差度善治歷者質諸斗而已矣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輔星

輔于開陽佐斗成功丞相象也



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

曰搖光樞為天天子象陽德也璇為地女主象陰刑也璣為人曰令星主火權為時曰伐星主水玉衡為音曰殺星主土開陽為律曰危星主木主天倉五穀搖光為星亦曰應星主金輔一星輔于開陽所以佐

斗成功主危正矯不平或問曰斗有七星并輔星為八星家又謂斗有九星主九州何耶或又謂天官書言孟詵攝提攝提者星名隨斗杓所指以建十二月以此星而足為九可乎曰此無明證不可從也張平子妙於知天言北斗與四宮星共為五十七則七星為斗確乎不可增也瞽史之學易流於誕吾儒寧缺疑可也歐陽子曰天人之際遠矣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舍經從史以求合焉不亦艱哉

天官書曰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轸南斗魁枕參首前志曰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轸中州河濟之間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地也攜連也龍角天田也東七宿共為龍形轸中也玉衡居中南北之斗相殷也杓斗之尾星第七也尾為陰昏陰位故主西南衡星居中昏杓建於寅夜半衡亦建於寅也魁斗之首星屬陽故主東北所以斗杓連東方龍角之星

○要義曰斗所建地上辰辰所會天上次斗與辰合

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訛訛降婁之等以十二律是候氣之管聲之陰陽各有合如黃鍾十一月建子合大呂十二月建丑之類是斗與辰合宿而成日月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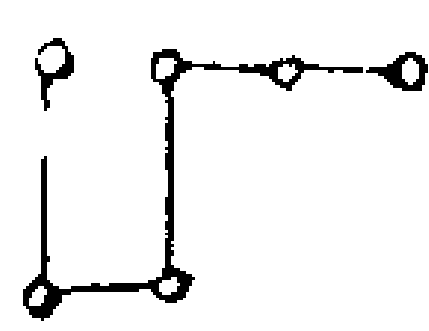
○斗星亦隨天運轉



孔氏曰斗星一日一夜亦隨天轉過一周而行天一度聖王觀斗所建命其四時以分十二月之會

○詩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朱子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董氏曰斗四星其方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斗隨天旋轉四時各有分野故春秋傳曰斗有環域是也李子堅曰北斗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太玄亦曰陰質北斗夜則測陰言陰夜質正於北斗以歷日月定時成歲也又北極與南極相對是為樞星南隱北見人多舉其見者言之以其居天之中故也北斗之星七其數奇對南斗之星六其數偶是天亦如此巧也



傳曰辰在斗柄日月會南斗是也其星亦分南北南二星曰大梁中二星曰天相北二星曰天府庭也斗星盛明五道和平劉

向日北斗實星君象也

天原發微卷之九

天原發微卷之十

逸一

魯齋總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歲會

月以十二起者六與六相偶而為十二以康節數推之日歲運元皆用十二故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一運十二世一元十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是即一時可以推一日即一日可以推一月即一月可以推一年即一年可以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推而上之豈特一歲十二月之用而已哉十二辟卦舉其凡皇極一書究其極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以十二辟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就中推吉凶消長只是加一倍推去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康節亦用六日七分康節京房易自是一書與易不相干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觀其所會命其四時卦氣提其綱太玄研其細經世衍其妙而後天地日月星辰元會運世皇帝王



伯之蘊皆可得而推矣在年則以消長在月則以朧朧在日則以晝夜而分太史公曰大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邵子曰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

日為元元始也其數一歲一周月為會會交也數十二歲十二周星為運運者時之行也隨天左轉歲三百六十周辰為世世者變之終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數窮窮則變經世但著一元之數窮天地之數可知矣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又非有所

牽合也

○又曰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開物於星之七十五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星之三十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樂以三百六十為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

自子至巳作息陽進陰退至巳月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自午至亥作消陰進陽退至亥月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為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除四正卦凡卦六四六二二十四三百八十四去其二十四則所有者三百六十乾坤坎離為四正卦居四方之位反覆不變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所以藏諸用也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申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

月五行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

○又曰分而為十二前六限為長後六限為消進退三百六十日

此當元經會之數十二月即十二會三百六十日即三百六十運以元之元之數為一分每會得一萬八百元分每運得三百六十元分總一元之分數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元之元之元陽三百六十為進陰三百六十為退合三百六十乃成七百二十

○又曰分而為三十以當一月三十日之數隨大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

此當以會經運之數一月三十日即一會三十運自月言之朧朧分用一進一退消長各數則成六十運自日言之晝夜又分用一進一退朧朧各數則一月之數成百

二十日一會之數成百二十運

○又曰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為十二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

此當以運經世之數以元經會則年卦月卦會經運則氣卦候卦運經世則日卦時



卦之數一日十二時即一運十二世一為一杪十二杪為一分三十分為一時總一日得四千三百二十杪十二萬九千六百則三十日之杪也積一運之年凡得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杪則泰之數也。○又曰進退六日者舉一變之數也。以日當年則六日為六年進之而六十年在小運則為十變在大運則為一變蓋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小則六日者歷六辰也甲子甲午各一世也是故大運六十年一變者。○五運之數也天始於甲臨於子地始於巳臨於卯甲巳之間中見土運土金水木火以次相傳天終於癸亥地終於戊寅別而言之各有六十合而言之共為六十如是而大變一周天矣小運六年而一變者六氣之數也六氣者天始於子而終於巳地應之則始於卯而終於申天始於午而終於亥地應之則始於酉而終於寅司天司地通為六氣別之則十二而二十四合之則十二而六如是六十變亦一周天矣是

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分得三百六十六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成三百六十六也。○又曰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一時即一世自時言三百六十為杪數自世言三百六十為月數三百六十月即一世之年矣當晝夜之時則一時成二時一時得百八十杪積一日實二千一百六十杪於一日四千三百二十分用其半也隨。○大小運之消長者子以後六月為長午以後六月為消隨小運之進退者子以後六時為進午以後六時為退大運有消長無進退小運有進退無消長消長者進退之積也子至巳為長午至亥為消此盡舉一元之數包退數閏數在其間若日月則消長之中各有進退一年止有七百三十晝夜太玄以一晝一夜為一日通奇贊為三百六十五日經世以晝夜各為一日并陽盈陰縮共餘十二日成一百二十日以一

百二十合七百二十則八百四十日即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分為兩兼晝與夜及閏數而計之也餘分六日散于六甲得六十甲子閏數六日合之而百二十為人物之用也六數之中日分乎晝夜數分乎朧胸各成十二一以為二各兼消長二以為四可知一限進六十日退六十日六限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退六日共七分消長所以用十四會成七百二十日皆用半數或曰進十二日為百有二十退十二日亦為百有二十并陽盈之餘分六交。○數之朔虛六亦得二百五十二亦通。○又曰大小運數之立。體數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數止于三百六十六一年正數得三百六十以經世推之以十二會用九則用二百七十日今以一元三百六十運中止用二百四十運加閏數不過二百五十二者用開物八會也蓋寅開戌閉戌亦不用也天有生物之時地有生物之數主天而言一年用三百六十主



地而言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止用二百五十二也故卦氣圖在日數則三百八十四日在時數則二百五十六日止有三千七十二時此大小運之所以分也盡取十二限數進退三百六十日又一限進六日而退亦若是陰陽賡續分治一元別而言之各有三百六十陰分乎陽析乎半數若合而言之陽進陰退共成三百六十者陽包乎陰總全數也故此大運法別退數閏法而言以明天地陰陽之數正閏相生分半而通用同本而異名也

○又曰立小運法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取其七者用數用法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

大運法專明體則小運之體可知小運法專明用則大運之用可知五見也在體為體之用數三百六十也在用為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交數則不用之數也用數顯陽也交數幽陰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自一元之數而言用數七交數三陽勝乎

陰者天在地上者七交而在地下者三主坎離卯酉而言晝夜之分也陽侵陰晝侵夜三天兩地之理也以一日言自寅至戌以十二會言開物至閉物於十二萬九千六百中取九萬七百二十數為用以日數言於三百六十日中十取其七得二百五十二為用以一歲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言夜三分不用

○二至二分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中相去之數也

○朱子曰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一半至冬至也是退到極處

○百六陽九之運

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一部二十部一統三統為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

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此魏鶴山要義之云愚按史謂漢家有陽九之厄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以此推之可見矣蓋堯舜以德弭變水旱出於天數故不能為害若漢家之厄則出於人為不可一諉諸天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大史掌正歲年以序事中數謂十二月中氣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與中之別若散而言之則一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紀周曰年是也

○朱子曰康節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小推大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合第一會一萬八百年天始開第二會一萬八百年地始凝第三會人物始生謂之開物此時屬寅到戌時閉物為人物消盡之時大半是半明半晦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



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

以天地一氣推之一晝一夜便自可見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是氣之一周把來拆做兩截前面底是陽後面底是陰又拆做四截便是四時春夏是虛秋冬是吸只是

一箇氣陽氣既升之後相將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用之氣便散所謂消長是也天運一月日自轉一市又有那大轉底時候不可拘一愚按乾坤易之門復姤二卦為門之關鍵而啓閉焉自子陽生乾之門便開其動也開其名曰震萬物出焉乾以分之也故至巳而止自午一陰生坤之門便閉其靜也翕其陰消陽萬物入焉坤以藏之至亥而止一開一翕如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陽來則開陽去則閉也以此觀之則先儒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亦在乎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為唐虞商周世道陽明否則正士囚奴毒痛四海焚書坑儒天下解散

石勒朱溫穢濁人倫翻覆天地此時不待日月無光宇宙黑暗而人物自不容於不消盡也嗚呼亦難言哉

○又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杓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或問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水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愚攷諸傳記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建寅起數蓋朝觀同會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伊訓稱十有二月乙丑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乙丑日也不以係朔者非朔日也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者於經史猶有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一月者則寅月起朔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驪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經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



建亥乎漢仍秦正史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秦誓言一月戊午一乃三字之誤爾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不知其實正月孟春也如是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臣工詩蓋言莫春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來年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亦不得其義而致之不審矣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又曰周人以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諸陰陽始終之著明也

陽始於子而終已陰始於午而終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寅而終未陰始申而終丑此二說雖若小差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已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遁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甲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康節十二會言到子方有天未有地在到丑方有地未有人在到寅方有人皆天地人之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故曰子丑寅之建正皆是三陽之月若秦以亥為正直是無謂

○又曰先天圖中亦函十二辟卦左邊自子至巳陽卦三十二從震起復分十六卦二陽升於兌宮為臨由臨以上八卦入乾宮升三陽為泰四陽壯五陽夬六陽乾四月終焉右邊自午至亥陰卦三十二巽宮生

於姤分十六卦二陰降於艮宮為遁由遁以下八卦入坤宮降三陰而為否四陰觀五剝六陰坤十月終焉

陽卦震宮取一乾宮取四陰卦巽宮取一坤宮取四以見陰陽二氣其始也微而緩其終盛也疾而速微而緩所以根柢萬物而養其源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成其功獨坎離二宮不取者以見水火二氣流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往而不用也辟卦平鋪四時對待故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分列其中而不紊先天八宮對待各有定序十二辟卦乾坤獨握其八焉所以父母萬物生長收藏莫不由此

矣

○邵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始伏羲開物於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巳也華於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已窮絕于秦則限隔矣邵子所謂羲黃堯舜湯武成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



理限于秦是也言限截于秦而不得行也  
又曰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於三  
王春秋始于五霸

其說謂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  
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又曰七國冬  
之餘烈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  
伯之雄十六國伯之叢也南五代伯之借  
乘也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于唐漢之  
弟也隋李諸郡之伯也江漢之餘波也唐  
李諸鎮之伯也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  
伯也日出之星也愚按堯之前亦有如五  
伯者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  
世運無傳惟近者可見爾邵子謂皇帝王  
伯之中各有皇帝王伯者是也姑以漢一  
代言之亦有皇帝王伯之髮髯者焉無為  
者皇如漢高惠是也恩信者帝如孝文是  
也智力者伯如孝武是也孝宣伯之王孝  
武王之伯譬之四時春秋冬夏伯而夷狄  
又出其下矣嗚呼何幸而得遇三皇之時  
哉

○又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  
亂亂久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  
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又曰陰事太半陽  
一而陰二也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  
小人多之數也

愚按元會運世之數一運當三百六十年  
可以推歷代之治亂子至卯陰中陽將治  
也卯至午陽中陽極治也午至酉陽中陰  
將亂也酉至子陰中陰極亂也先天圖自  
泰歷盡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  
之運數也蓋泰與否相對盡與隨相對故  
曰自泰至否其間有盡盡之者誰陰方用  
事陽民以止陰邪災入否斯至矣自否至  
泰其間有隨隨之者誰陽震順動兌陰隨  
之民說無疆泰無不且此否泰盡隨殆亦  
天門地戶人路鬼方出入之交歟數往者  
順自子而午震萬光乾治之象知來者逆  
自午至子巽坎艮坤亂之象當背北面南  
觀之即知逆順唐至五代包六甲子半治  
半亂宋乾德至今又六甲子中經南人用

事南禽隨氣過北而亂康節蓋以數推之  
六甲子者三百六十年也即一日十二時  
之數自堯甲辰起運月已辰未星癸迄今  
月仍在午辰方過百為年者三千六百六  
十為時者僅一百二十二何速哉古今在  
天地間猶旦暮爾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故能以一時觀萬時一世觀萬世愚錄  
世運於十二會運之終其有感也夫

司氣

地上之數起於二二而六之為十二月二  
而四之為二十四氣二而三之為七十二  
候此十二辟中所以藏了七十二候四正  
卦中所以藏了二十四氣六十卦中所以  
藏了三百六十日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  
氣雨水為二月節至前漢末始改律曆  
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  
分中言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移居  
後云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中按通卦  
驗及今曆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中餘並  
與律歷志同月令紀十二月時候體例不



一氣候在前先言之在後後言之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紀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此節之大者聖王所加謹

○易曰坎正北方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又

曰先王以至日閉閤

後世氣候節序易已備之矣坎既言正北方卦則震東兌西離南不言可見兌正秋者秋分也則震春分離夏至坎冬至不言可見復大象言至日閉閤冬至也則姤為夏至不言可見人能明易則陰陽消長之氣可觸類而知矣

○鶴山魏氏曰秋為陰中春為陽中

陰氣始五月終十月故七月八月為陰中陰中雖兼有陽陰為主陽氣始十一月終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陽中雖兼有陰陽為主

○朱子曰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只是一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分做四截便是四時又分做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皆自此始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申二驚蟄節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節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水者雪散而為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東之而為雪東風解之而為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清淨明潔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半為大處暑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為小月半寒為大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周禮有曰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三分之氣間五日有餘故年有七

十二候也

○歐子曰七十二候各置中節節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六十四卦置中氣即公卦也以策累加之即次卦也五行用事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未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冬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十二辟卦之又應七十二候中節前為初候朔氣前三日也後為次候朔氣後三日也候以分內外故也六十卦應三百六十日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以主之如十一月坎初六冬至公中孚是中氣辟復候屯內為朔氣前三日也小寒坎九二十二月節候屯外大夫謙卿睽是次卦也為朔氣後三日也四立者立春水立春木立夏火立秋金皆四孟之節五行用事之初也四季者居乾坤艮巽四維之位為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正土用事之時也四正卦坎離震兌也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卦成一月六爻統十五卦



分六氣成一月為一時統而論之四時四六二十四也分而言之有節有氣有候各有條而不亂姑以意釋之未審得歐公之意否或曰甲巳一月六變十二月則七十二變謂之候亦通

○司天考曰七十二者五行化成之數是為經法陽之策三十六而兩之陰之策二十四而三之陰陽之數無往不合七十二候亦自此推

七十二候王司監用之於歷極其精妙愚嘗求其說而不得終夜以思久而方悟曰此即乾坤二卦之策乾一爻三十六兩爻七十二六爻二百一十六坤一爻二十四三爻七十二六爻一百四十四用之一年則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又以五行之炁分之水火金分王四季共得四七二百八十八日又欠七十二日以足一周之數於是以土四季當之每季十八日為辰戌丑未之月又每月六日屬土應一月辟卦六爻以見五行離土不得一年四季一月

六日皆有土以寄王其中所以天地間萬民萬物萬事萬化並資之以為生長收藏之地故曰候焉讀者當諒其苦思不止甲己之變而已也

○觀物張氏曰四時八節各以三變以十為一曰旬三旬而一月九旬而一時三十六旬而四時畢以五為一曰候三候而一氣九候而一節七十二候而八節周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一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

十日體數雖四而一者常不用用數有三有九故三旬為一月三月九十日為一時五日一候者一月六候五六三十日也三候一氣者十五日也九候一節者八九之候而氣節周也愚嘗恨今之司曆者徒登其候之名而未必研其義請逐一條之免墮於與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域

○七十二候名義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

為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正月雨水為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出魚上冰者當盛寒時伏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上始遊水上而近於冰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祭而後食也鴻雁來者大鴻小雁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通卦驗云立春雉雞乳雨水降條風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之甚也動搖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為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驚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驪黃又曰黃栗留又曰鶯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搏黍今日布谷與搏黍聲相近鴈鳴鵲始鳴皆其號也鷹化為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所以商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



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為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鴽鴽也一云年無鼠陰類陰氣盛故化為鴽陰氣盛則鴽復化為鼠虹蜺蜺也雄蜺謂明盛者雌蜺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萍浮萍也又曰蘋曰藻水草也鳴鳩拂其羽鵲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趨晨急也鵲鳩又曰鵲鳩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紉之鳥一名鷦鷯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

蟪蛄鳴蛙也周禮蟪蛄氏注云蝦蟆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

火之氣而苦味成靡草葦塵之屬以其枝葉細故云靡草六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蟬始鳴又曰螳螂一名不蠲其子名螳蜋燕趙曰食死齊杞東曰馬穀鵲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幽地晚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蟆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內靡信云曾取屠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之乃知反舌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以為反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名也陰極陽生

○六月

溫風始至溫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蟋蟀蜚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居壁七月則遠飛在野鷹感二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

有鷹學習手張逸答曰鷹雖為鳩自有真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為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蟬又曰寒蟬似蟬而小青赤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武功天地始肅木乃登

○八月

鴈來孟春言自外來於內此又言自北而來南玄鳥歸為中秋之候春至秋歸歸蟄藏本處群鳥養羞羞食之美養之以備冬藏蟄蟲啓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戶於雷收聲之時坯戶者戶穴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溫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陰道水涸而成梁八月宿直昂畢主雨天根氏房之間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



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為主季秋來者為賓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爵入大水化為蛤飛化為潛也菊有黃華獨記其色以其華應陰之盛愚謂五陰不能剝一陽故吐其美為華材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為連季秋豺祭獸獸走者形大其成為遲草木黃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內也

○十月

水始冰季秋霜降至此始冰復霜堅冰至也地凍水水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為蜃大蛤曰蜃飛化為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天氣上騰五月一陰生天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

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鴒不鳴者蓋鳥之夜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荔挺出荔香草感陽而香馬騮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氣動欲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麋角解者鹿陽獸夏至得一陰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坎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趨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始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雉雞乳者雞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厲疾者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厲取鳥疾捷嚴猶也水澤腹堅者冰堅達內謂腹厚實在玄枵女虛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

也月建丑為土能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陰氣不為來歲之害也此七十二候各有其義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故特書之

○春秋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

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唐孔氏曰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古人以二至二分而觀雲色物即色也保章氏曰以五雲物之色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皆視日旁雲氣之色以驗稷象以知十二物之分野所降下之國有豐荒也

○保章氏曰以十二物以察天地之和

風即氣也古者皆吹十二律以候十二辰之風氣能別秋祥今無吹律之法故其道亡春秋傳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愚按師曠吹律以觀楚強弱北風者無射夾



鍾以北南風者姑洗以前南風弱則知楚無功王氏昭禹曰十二風生於十二辰之位天地六氣合以生風震為明庶風離為景風兌為闔闔風坎為廣莫風此四正卦之風也艮為條風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

明風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立冬亦曰不周風此四維卦之風又兼四立而言八卦并四立為十二風也八風主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又曰十二風應十二律出師之日吹律合聲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餘見後吹律說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起

仁義便如陰陽四端便如四時分四時四端便如八節只一氣而有消長爾一分二分四三其四為十二兩其十二二十四三其二十四七十二散為十百千萬不過天三地兩而已

#### 律呂聲音附

○朱子曰天氣都從地中透上來此氣升降當分為六自冬至下面第一層生起至四月六陽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以律呂合氣候之可見

太師掌六律六同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言聲之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諏訥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如太簇為乾宮陽聲第二以乾九二來合坤宮應鍾六三此陽律陰呂皆以陽為主陰來合之已後皆然以至建卯為夾鍾建戌為無射建辰建酉為姑洗南呂而降婁大火壽星大梁之次又互躔焉建巳者中呂也建申者夷則也建午建未者蕤賓林鍾也是為四五六七月之管而其辰為寶沈鶉首尾火之星又互相配合以通其氣星躔十二次律應十二月用以和同天人先布其氣于四時之

中助聖王位天地以建中和之極也

○又曰三統者建寅為人統建丑為地統建子為天統

天統黃鍾律長九寸乾數地統林鍾律長六寸坤數人統太簇律長八寸八卦之數三律皆無餘分林鍾末位黃鍾氣盡於林鍾天地之文至已而著至東南之末而成章無餘分矣律以陰陽九六為法至九九八十一為一元之統而章成又積十有九年七閏而章大成俱無餘分矣宜三代聖王建此三律為歲首以順天施地化人事之紀而必以行夏之時為主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三宮者圓鍾天宮函鍾地宮黃鍾人宮圓鍾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是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故曰天宮本陰聲從陽律祭天用四聲無黃簇姑也函鍾林鍾也生於未之氣位在坤天社地神也在東井與鬼之外故曰地宮祭地用四聲林簇大呂姑也黃鍾生於子子上有虛危之氣主宗廟故



曰人宮祭宗廟用四聲黃簇應鍾大呂也  
三者為宮天地人祭祀之用各於本宮上  
相生為角徵羽以聲類求之也

○又曰律呂候氣不差

律又曰鍾者鍾中也應也應謂吹灰凡律

空<sup>孔</sup>圍九分內徑三分黃鍾管埋子位上

距地九寸頭向南從其方位以推諸律可

悉知以河內葭孚為灰宜陽金門山竹作

管埋十二律於密室四時位上內卑外高

上平于地燒灰實律管中覆以羅縠氣至

吹灰動殼小動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彊專

政之應不動殼為君嚴猛之應冬至之日

氣至灰去為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

者灰聚每月氣至灰應律而飛他律不動

也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孔圍皆以九寸為

限者法黃鍾也六律六呂共為十二以配

十二月冬至至四月六陽終用六陽律夏

至至十月六陰終用六陰律二至常在月

之中未冬至前尚屬陰未夏至前尚屬陽

與十二辰十二卦皆相配

○律呂應鳳凰之鳴

鳳凰天之靈鳥所以開律呂之源昔黃帝

使伶倫至大夏西取竹厚均為十二管聽

鳳火之六象雄鳴制為陽律六象雌鳴制

為陰呂

○朱子曰律呂皆生於黃鍾太玄曰聲生於

日律生於辰

古律以竹厚以銅代之黃鍾宮聲戊癸五

也戊己屬土太簇商聲乙庚八也庚辛屬

金姑洗角聲甲巳九也甲乙屬木林鍾徵

聲丙辛七也丙丁屬火南呂羽聲丁壬六

也壬癸屬水應鍾變宮蕤賓變徵此六律

之元五聲之正也五聲為正二聲變以和

之商以前五聲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調之

為七商臣有常職角民有常業羽物有常

形相安於不變也君宮統萬務徵事臨萬

變皆不可執一所以二聲有變也子律丑

呂六陽為始六陰為間所以扶沈伏而出

散越元間大呂助黃鍾宣氣二間夾鍾夾

助太簇宣氣種物三間中呂宣中氣以助

姑洗四間林鍾助蕤賓君主種物五間南

呂旅助夷則任成萬物六間應鍾言陰氣

應無射該藏萬物律所以候天地陰陽之

氣始黃鍾為律本生十一律五天中數為

聲聲上宮居中為君五聲莫大於此六地

中數為律律有形色色上黃居中君服也

五色莫盛於此黃鍾長九寸大呂以下律

呂相間以次而短

○又曰黃鍾為萬事本

一陽生子子為黃鍾之律陽數極於九律

長九寸每寸九分太初以此起歷九九八

十一分太玄以此起數九九八十一首王

者制事立法皆可類推歐陽子曰造律者

以黍一黍之度積為分寸以著於度一黍

多少積為龠合以著於量一黍銖兩積為

重輕以著於權衡三者皆起於黃鍾使得

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

律互相表裏則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不幸

數者皆亡則總有數之法以求無形之聲

雖去聖人千百載後無不得其傳焉要義



曰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加量與權衡皆然

○又曰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小陰陽

子至巳午至亥大陰陽也六陰間六陽小陰陽也京房十二律五律得位各生五子黃大姑林南以陽居陽陰居陰為得位五

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失位生三子亦五律大夾中夷無以陽居陰陰居陽為失位

三五十五并五凡二十以二就三成五十位有不失不得者生四子蕤應處陰陽交際之間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就五十

合為六十又黃鍾太簇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暮之日數

○十二律生十二調  
京房律法一律五聲十二律六十聲六十

律又生出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律一律為七音音為一調凡為八十四調調者所以調其聲也淮南子云三百六十律各因月律為母以一中氣為子隨所建日辰為分數以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五聲七音於斯和備於其中又有正聲子聲之別

○一律生五音

如黃鍾屬子子有五焉甲子微丙子羽戊子宮庚子角壬子商此黃鍾五聲也大呂亦有五焉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五音亦如之餘律自卯月至亥月皆然

○朱子又曰律凡十二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宮之聲也十二宮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羽但黃

大大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短長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各得用其全律之正聲其餘六十律則五聲各終一日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即旋相為宮迭為宮商角徵羽也朱子又論旋宮所生之法如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律呂管數子午巳東屬陽為上生主息故三分益一子午巳西屬陰為下生主減故三分去一

陽下生陰長管生短管也損其一分則為短陰上生陽短管生長管也益其一分則為長如黃鍾九寸三分其九合成六寸便為下生林鍾六月之管又三分林管之寸以二加六得八寸便為上生太簇正月之管餘律亦然又以宮數數之九九八十一宮音也三分去了一分二十七則得五十四為徵音又添一箇十八於五十四上則



得七十二為商音就其中又去了一分二十四則得四十八為羽音又添一分十六於其上即得六十四為角音此五音三分損益之數皆出於自然而然

○律左呂右其行不同如筮法然

黃鍾至中呂皆下生子至巳陽升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蕤賓至應鍾皆上生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京馬鄭皆然班固蕤以次下生夾鍾長三寸七分有奇律促不應孟仲春長養之氣鄭以陽生為升降陽將何寄不若以筮法論乾甲壬左行坤乙癸右行六陰六陽從行者真性蕤賓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用六十律六十卦自黃鍾左行至制時為上生自林鍾右行至遲時為下生夫六十卦乾貞於子而左行坤貞於未而右行屯貞於丑間時而左行蒙貞於寅間時而右行泰貞於寅而左行否貞於申而

右行小過貞於未而右行七卦錯行律實效之若論捷法不出乾坤六陽六陰也子寅辰午申戌黃太姑蕤夷無一如乾之左旋是之謂律而下生未巳卯丑亥酉林中夾大應南又如坤之右轉是之謂呂而上生此鄭玄筮法之言得之太玄也京氏以一律含五聲之變而成六十卦其實起於中孚七日而後復應冬至之律黃鍾也其實生於執始乃在冬至之前此律歷之元也子雲與房實知之北辰不動紐為天樞而不動之處其實在紐星之末一度餘非善觀天者不足與知此

○宮數終始

黃鍾一林鍾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中呂為第十二宮故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中呂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又云

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南事即南呂也故曰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

○三才七始

三才者天始黃鍾地始林鍾人始太簇七始者姑洗春始蕤賓夏始南呂秋始應鍾冬始謂之四始并三為七若以二變為調曲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所以每宮五調加變宮徵變二調為七月令止載五音不言宮徵之變

○乾六爻生六陽律

乾初九黃鍾為復九二大呂為臨九三太簇為泰九四夾鍾為壯九五姑洗為夬上九中呂為乾自黃鍾一陽生於十一月而下陽生陰為下生

速

三十五

○坤六爻生六陰律

坤初六蕤賓為姤六二林鍾為遁六三夷則為否六四南呂為觀六五無射為剝上六應鍾為坤自蕤賓一陰生於五月而下陰生陽亦為下生謂之上生亦可



○八八以象八風同位象夫妻異位象母子故曰律取妻而母生子

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也上下相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如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此以下皆然皆參天兩地之法三三而九二二而六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黃鍾初九與林鍾初六俱居初之第一象夫婦一體同位聯居林鍾上生太簇九二二於第一為母子相生而異位故曰律所生者為夫婦而同位呂所生者為母子而異位云

○吹律知吉凶之事

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出兵之書言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西方金主剛斷故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木主曲直故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土主生長能載徵則將急數怒火主燥怒故急羽則兵弱少威明水主柔弱故幽闇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北風者夾鍾無射以北南風者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皆吹律歌風以知之也出聲曰歌

○邵子曰元酒淡無味大音聲正稀

冬至一陽萌于黃宮如醞釀元酒味藏於

無味此無聲之樂也周子曰樂聲淡而不

淫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此黃鍾中聲

為律之本所以不宮商而自叶也吾嘗愛

萬寶常與人方食以箸擊雜缶而自成音

律品節高下惜時無知音者爾蘇子曰世

無南郭子綦耳未嘗聞地籟況得聞天籟

乎歐子曰器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於乎

聲豈真無傳哉宇宙間何往而非音律常

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于天地之間

自古至今自旦至暮喁喁乎鳴竅竅相應

皆吾高山流水黃鍾土鼓也豈必待金石

絲竹之奏而後聲為有傳哉

○又曰律感呂而聲生

聲為律律為陽律有關翕一闕一翕而萬

聲生十聲配十律十干五為陽中五聲即

十干之合時在卦為乾兌離震在時為元會運世在律為日月星辰之聲以聲唱音

以律唱呂其數則有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別聲生於日配甲至癸下倡十二音於

地凡一百六十聲用一百一十二聲

○呂感律而音生

音為呂呂為陰呂有倡和一倡一和而萬

音生十二音配十二呂十二支六為陰中

六呂即十二辰之合故在卦為坤艮坎巽

在時為年月日辰在呂為水火土石之音

以音和聲以呂和律其數則有大柔少柔

太陰少陰之別音生於辰配寅至丑上和

十聲於天凡一百九十二音用一百五十

二音

○邵子律呂挾先天不傳之秘與太玄太初

不同

玄以天三奇數為節三三相乘為九是為

天地人之三統同起於黃鍾之律範之數

也邵子經世律呂以地四偶數為節四四

相乘為十六起於兩儀生四象易之數也



以陰陽老少分聲音律呂四以爲體五六爲用五爲聲音六爲律呂若體中自分體用則聲爲體音爲用用中自分體用則律呂爲體音聲爲用太玄太初專以子至巳爲陽律午至亥爲陰呂音聲合于一邵子先天數專以十日爲陽律十二辰爲陰呂聲音配律呂必通三三四四相乘之法而後律呂之學可通古今言音聲者混爲一塗至邵子之說始爲精到

○精於鍾律者審音聲而知治亂

康節遊龍門山中道憇欒林忽枯枝隊傍語富韓公曰此木不久見伐歸途果彌望皆空驗留都營造伐去其言始驗他如牡丹盛衰鵲聲皆同一學今撫一二紀于后漢蔡邕伯喈經會稽高遷亭見其屋椽竹束間十六可爲笛果有異聲世號柯亭笛此以形而知其聲也又取客邸中燒桐爲焦尾琴此以動而知其聲也鄰人鼓琴見蟬螳捕蟬聽其聲知其有殺聲此以物之聲而知人之心也隋萬寶常妙

達音律謂隋文帝曰鄭譯所定之樂乃亡國音豈陛下所宜聞又嘗聽太常所奏法然流涕人問之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至大業末言始驗時有王令言卧聽其子戶外彈琵琶作番安公子曲大驚曰此曲興自早晚曰頃有之令言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帝幸江都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也吾以是知之卒如其言唐李嗣真聽樂聲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凡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自筮死日具棺斂如期卒唐裴知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謂元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三十九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見新昏聞珮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又如鄭相如告鄭友之說亦知榮辱成敗生死宋少常伯竇公儼笑木椅之壞言兄弟壽祿皆不盡竇萬深於樂律辨得聲音自是笑得出以是推之預

知覆射之類秦漢以來擅之者衆獨宋儒康節先生得其妙謂人之性靜也靜極則動此動爲陽非情也只是初開闢時一物見天地之心者在此人在胞胎時亦爲開闢亦爲初陽墮地之際是開物成務到此方有情動便可見動植二百五十六位只是聲上筮起康節以二百六十四字姆總括律呂聲音之數其內實用一百十二字括聲又百五十二字括音聲與音互相反切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音聲爲韻音爲姆聲分平上去入音分唇舌牙齒喉聲別內外八轉音辨開發收閉又分闢清翕濁却以聲卦居左音卦居右將一卦外三爻曰悔內三爻曰貞橫看各得何卦此二卦名既濟圖卦也看得拐一圖某卦方以定吉凶全憑聲音起筮聽之須審不可毫釐差也伊川丈人曰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



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  
隨音聲宮徵羽角之道各得其正矣陽日  
火陰月水剛星金柔辰土日月星辰金木  
水火土正而天地正矣日目火色月耳水  
聲星鼻金氣辰土口味目耳口鼻色聲氣  
味正而人道正矣是故知律呂聲音之道  
可以行天地人事也律呂相感而聲音生  
天地萬物之情見于此而已矣

○天原發微卷之十

天原發微卷之十一

逸二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卦氣

卦氣起於中孚京房傳於焦贛焦贛得之  
隱者言四正卦分主四方為方伯監司之  
官用坎離震兌者是二至二分之日四時  
專主之氣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卦主時  
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其餘六十四卦  
爻別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  
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分起於夜  
半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  
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  
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末十月當純  
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  
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一卦  
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曰七日也愚謂以  
月卦言剝至復隔坤一卦以候卦言每月  
各有五卦已上見易緯圖  
京傳以消息卦為君息卦曰太陰消卦曰

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

○西山蔡氏曰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揚子雲  
故之以作太玄

太玄去坎兌離震經世去乾坤坎離皆去  
四正卦用六十卦六日七分之分說子夏曰  
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七爻在初  
故稱七日胡安定曰凡歷六爻一爻為一  
日六十卦爻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  
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為歲者有以爻為  
月者有以爻為日者復言七日明卦氣也  
以消息言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  
坤至復卦凡歷七日諸儒說皆源於子夏  
兩漢諸儒傳經皆用六日七分之分說至宋  
王昭素王洙宋咸始著論駁之昭素曰注  
疏並違夫子之義十月純坤猶有陽氣在  
內故齊麥先生坤上六猶有龍戰若用六  
日七分為坤卦之盡則十月節終一陽便  
來據其節去冬至尚十五日則知七日之  
義難用易緯之數胡旦難之曰西漢京房  
以卦氣主事皆驗東漢郎顗六日七分之



學最為精妙夫六日七分卦爻實數也歲之日虛數也月不盡之日必加算以爲閏焉昭素未明閏數之妙故有去冬至十五日之疑也惜緯文喪失京郎已亡朱子發曰昭素知其大綱爾豈知四正卦主四方六十卦王一卦之日節氣皆統於四正則餘五日四分日之一積而成閏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剝也有艮既濟噬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卦也又有未濟蹇頤子凡五卦而後成復剝復相去三十日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天行也歷代先儒惟玄得其旨故玄一中二義三從四更五辟六廓七減八沉九成中象中孚冬至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黃鍾夏后之十一月也其入牛宿五度爲周周象復七日來復是也自揚雄馬融鄭玄宋虞陸范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奈何王洙既駁孔穎達釋王傳之非矣宋咸又貶京郎關朗輩假易以行士遁卜祝陰陽術

數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是月以是爻直是日氣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氏難之曰穎達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之坎離遁甲分九宮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而不能盡又謂諸儒假士遁言易以籠天下不知士遁實出於易而言易者亦何假夫士遁哉聖人推陰陽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咸信剛柔進退而不信消息易緯之學而謂卦氣不起於中孚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豈得爲善觀書乎元貞乙未冬至日虛谷方先生以書抵予曰朱子發冬至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九百六十一年間差十二度今元貞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日在箕八度又退十二度冬至後五日在斗三度如何尚執舊說爲冬至日入牛宿爲周象復乎愚曰稽之往古難以盡同曆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何承天却云在女十度宋元嘉

曆冬至日在斗十七度月令要義却云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在斗十度至宋統元曆冬至日在斗二度至如古曆分日起於子半淳風却以子初爲朔遂差二刻當時亦伏其精蓋陰陽二氣參差不齊推盪而成一歲其盈縮進退自是如此不過箕斗牛女之間而已太玄謂入牛宿象復者亦本太初曆法舉當時已効者言之約其大數以爲之準爾末流雖異其本則同未敢輕訾也朱子曰善爲曆者要必立虛寬之大數以包之斯言是已若夫六日七分之說諸儒辯之詳矣焉用贅○華之象曰澤中有火華君子以治曆明時朱氏子發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矣牽牛火位星紀水位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此上元太初起曆之元在卦氣爲三月太玄準之以史氏曰華居序卦之四十九當太衍之數節居序卦之六十當周天之度六十卦三百六



十爻一爻主一日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  
噬甲申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  
盡下經咸起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  
亥而終亦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年一周  
所以京焦用以直日節曰天地節而四時

成革亦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是或一道節  
後繼以中孚小過既未者所以分坎離震  
兌四卦應子午卯酉為春夏秋冬四時兩  
之以為八節是為分至啓閉每爻直十五  
日以應七十二候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

中孚起於甲子爾乾十一月起甲子陽氣  
至已而終節十月卦而得癸亥是陰生於  
午至亥而終已結算一年了畢今又曰中  
孚亦為十一月卦起甲子至未濟而終者  
蓋以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太玄以中  
準中孚配坎之初六為十一月中氣一陽  
始生以應上元太初十一月朔旦冬至為  
起數之元算曆之首也中孚巽上兌下小  
過震上艮下併既未濟坎離之體為六子  
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四時以成一年

之候

○邵子曰洛下閤改顯曆為太初曆子雲準  
太初曆作太玄凡一隔五卦氣起於中心  
故首中卦參天兩地倚數非天地正數擬  
天地正數而然也

康節曰太玄其知天地之心乎心者坤極  
生乾始於冬至之時此律歷之元也其鉤  
深致遠與神契合有如此故其詩曰若無  
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一陽初動  
萬物未生聖人以此見天地心卦起中孚  
七日應焉以其中虛象心也與漢太初曆  
相應顯帝曆以十月為首連山經以艮為  
首子雲參之八十一首每首九贊通七百  
二十九贊贊爻也兩贊直一日每贊直六  
時一時得六策一贊得三十六策與六十  
卦氣之爻合每卦六日七分玄每首四日  
有半一首四日分則有餘兩首九日分則  
平陰首以陰數為主陽首以陽數為主以  
五居二四之中五土也一二三四生數居  
五之前六七八九成數居五之後

○朱子曰太玄都是學焦延壽推卦氣

焦氏諸家說不同文王八卦乾在西北十  
二卦在東南坤在西南十二卦在西北位  
置迥然不同易卦震東兌西離南坎北為  
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為一說及焦  
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而一之既  
以八卦之坎離震兌二十四爻直日時又  
以十二辟直十二月且分為四十八卦為  
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太玄  
放之卦氣以中孚為冬至之初顯上九為  
大雪之末太玄亦以中為陽氣開端冬至  
初也養有蹄贏二贊大雪末也皆以易卦  
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卦氣以坎離震兌  
主二十四氣玄則自中將四而六之以主  
二十四氣其取數也一本之河圖一與六  
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  
道五與十相守蓋合生成之數以配擬之  
衣裳之示取諸三八甲戟之威取諸四九  
君臣之制取諸二七鬼神之祀取諸一六  
酒食之養取諸五五其不言五者以五五



為十也

○又曰楊雄太玄全是模倣易他全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倣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意思

太玄準易者周準復童準蒙增準益交準

泰順準養皆就易卦上取名或一首準一卦二首三首準一卦所以明分秒之法也玄衡者序卦也玄錯者雜卦也玄數者說卦也玄文者文言也係辭之於攤瑩捫圖告也皆準易也易以一生二二生四四而

八之八八六十四而止玄以一生三三生九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而止易有六爻金木水火為一分上為二六六相乘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生玄有九贊分金木水火之生成為八并土之守一為九九九相乘至於七百二十九贊而備易與玄皆同一五行也易以二乘四四乘八八乘六十四六十四乘八十四蓋本於河圖之天三數而乘地四數也故以四為地體而天以三數用之此伏羲所以重三爻而為

六爻以成一卦玄之數起於黃鍾之律九寸空圖九分三其一為三才三其天三為九疇三其地四為十二辟卦三其天五為十五日之一氣三其地六而為十有八變而成卦黃鍾起於子天之一故參子之一

於丑為三參丑之三於寅為九參寅之九於卯為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為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為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為七百二十九由午以及未申酉戌亥五辰則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數而見於東西律曆志之注云玄三百六十五日每一日以八十一乘之為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又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

少每贊每氣算之皆合故曰下欲上欲出入九虛玄者神之魁也

○又曰子雲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道數使人論難陰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

如曰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摶萬物乃躔此言明生魄死魄死明生生死生相摶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緯曰縱與橫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為經地為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

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東南則午美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至西北而美盡東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美極至於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半用也南北

定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東木王則西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成聖人察乎眇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



蓋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為太陽北為太陰陽精至太陽為夏陰精至太陰為冬晦而月見西曰朏朔而月見東曰側匿見餘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巳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初九午為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巳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呂而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數後世托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

### 玄旨

太玄數始於三太玄即太極也以象君位三方即天地人也以象三才曰天玄地玄人玄三方象三公二方有三州凡九州一州有三部凡七十二立天道曰始中終立地道曰上中下立人道曰思禍福易占以變玄占以通玄之首贊皆本五行自中而周以至於養中為一水周為二火礪為三本開為四金少為五土戾又為六水地六上又為七火干又為八木姤又為九金數止於九自羨而起又為一水此以後皆然每首九贊九贊之中初一亦屬水次二屬火次三屬木次四金次五土次六又屬水次十又屬火次八又屬木次九又屬金諸首中以五為君一首之主亦如易卦以五爻為主也玄中首一陽生對應首一陰始八十一首皆相對待奇首陽偶首陰奇對奇偶對偶所主不同而相反

○玄序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玄起曆之大旨玄有躔滿猶斗有閏月

也八十一首自中而起每首必指月旦日入之度而皆以斗為主蓋時之易正而可見者斗曆之難明而易差者閏氣候與斗相迎既無差忒則閏正而曆正矣又曰太玄畫測之日夜測之斗而不及於月謂其常滿以御虛也玄畫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盈虛大小疾遲無常故不書也圖中二十八宿之度非天盤二十八宿也乃節候所至每旦日日入之度與月合日入之度大畧相似

○玄圖曰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鬱林吳績釋曰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一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



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焉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八寸及步運行不息周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爲月十二月爲歲加閏以定四時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不周顯曆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曆日之半所以不周者陽數盈陰數虛故爲時贏二贊以滿玄數以合天度猶歲有閏月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也愚謂康節經世曆與此雖不同亦觸類而進以造神妙爾

○邵子先天卦氣

乾坤坎離分配四時主二十四氣坎盡子中交離初爻冬至上爻驚蟄離盡卯中交乾初爻春分上爻芒種乾盡午中交坎初爻夏至上爻白露坎盡酉中交坤初爻秋分上爻大雪春夏秋冬各用六十四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

○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經世曆以冬至爲天地之元元之元也故去四正卦而用三百六十卦氣圖以春分爲人物之元亦元之元也故用六十四卦而四之爲二百五十六位卦氣圖以冬至子中爲世之元春分卯中爲元之元夏至午中爲會之元秋分酉中爲運之元各六十四卦各以氣運而更迭直事開物於寅中而起於驚蟄者二月初氣也開物於戌中而終於立春者十月初氣也何也曰寅中戌中雖主月會而言其用則實由平節氣地之生物以氣爲機天之氣先至而後地之物應之氣之來常先半月氣以舒而常盈月以疾而常縮故關子明云當暮之數過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氣朔有盈虛之不一齊積微之久中氣或有居於月晦者必閏以置之乃復乎初經世本於先天故中朔同起卦氣因先天本數取中氣以主月元會運世皆從中起所謂舉正於中也卦圖曰大運法當依經世數起於星甲辰子小

運法當依卦氣圖起於甲巳孟日天統乎體氣之體生於四中故大運甲子當冬至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子午卯酉之四中也氣之用行於四立故小運甲寅當立春而二十四氣之首皆得寅申巳亥而王乎四孟也

○宋子曰先天圖左方自震初爲冬至離兌中爲春分至乾之末而交夏至右方自巽初爲夏至坎艮中爲秋分至坤之末而交冬至

圖之逆順左右行先儒詳矣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已生之卦其序自南而北若卦氣運行則自北而南一陽生於震始故邵子以冬至子之半爲復十一月中也十二月丑初小寒其卦爲坎屯益月半大寒則震噬隨正月寅初立春其卦爲無妄明夷月半雨水則賁既濟家人二月卯初驚蟄其卦爲豐離革月半春分則同人臨三月辰初清明其卦爲損節孚月半穀雨則姤睽兌立夏已初其卦爲復泰月半小滿則大



畜需小畜五月午初芒種其卦為壯大有  
共至乾之末交夏至焉即午之半也此三  
十二卦屬陽以當春夏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未生之卦也圖自西而北若卦氣之行  
則自一陰生於巽始故夏至午之半為始

五月中也六月未初小暑其卦為大過鼎  
恒月半大暑則巽井蠱七月申初立秋其  
卦為升訟月半處暑則困未濟解八月酉  
初為白露其卦為渙坎蒙月半秋分則師  
遁九月戌初寒露其卦為咸旅小過月半  
霜降則漸蹇艮十月亥初立冬其卦為謙  
否月半小雪則萃晉豫十一月子初大雪  
其卦為觀比剝至坤之末交冬至焉即子  
之半也此三十二卦屬陰以當秋冬子至  
已乾兌離震六陽月其節有四冬至立春  
春分立夏也午至亥巽坎艮坤六陰月其  
節亦四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也一年八節  
二之計一十六卦外有十六氣三之而計  
四十八卦并之則六十四以當一朞之氣  
候所以定時成歲行鬼神成變化也今朱

子以二至二分舉其綱愚因卦氣以推其

目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逸三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 方 四萬里 校正

盈縮

陽盈六日又曰氣盈即餘分五日四分日  
之一也陰縮六日又曰朔虛即朔空之六  
小月也一歲共餘十二以為閏先天尊陽  
也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旋後天任術也  
言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轉天左旋日月皆  
左旋日行不及天月行不及日數順理亦  
順儒者以此說為是從先天也天左旋日  
月皆違天右轉日行遲月行反速曆家主  
此說以為易筭從後天也儒者有所不取  
姑兩存之以備參考

○堯典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

書傳曰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為一朞一  
朞中間必有三百六十六日或三百六十  
五日有奇天與日會於其上而成一歲凡  
二十四氣兩年相去皆然雖遇閏月亦同



日法以九百四十分乘度其周天度外餘四分日之一者蓋以一日九百四十分分為四箇二百三十五分此即一度四分中得其一分也未子曰氣言則三百六十日朔言則三百五十四日舉氣盈朔虛之中

數而言故曰三百六十自餘進退不過六分堯典舉成數言故曰三百六十旬有六日胡氏伸曰歲以四時計者各為日九十其四以六氣計者各為日六十其六以五行計者各為日七十二其七皆得三百六十

乾坤二策亦是為天數之正過此則盈不及則縮盈則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度為一歲於三百六十日之外而歲常餘五日強縮則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度為一月而常不足於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強積而成歲所謂十一日弱者也是積歲之所奇三而一五而再十九年而七天道大備矣日月不能無盈縮作曆者不能無差錯故置閏而時定歲成皇極經世亦以三百六十為率一元三百

六十運一會三百六十世一運三百六十年一世三百六十年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辰陽得三百六十者六也

○橫渠張子曰日月皆是左旋

其說曰天甚健一日一夜一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亦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退之度亦却退盡本數遂與天會成一年月行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退了十三度有奇朱子曰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天為不過而日不及一度

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若如此則日日一般把甚麼做時節定限趨來趨去將次午時打三更矣今取月令疏中兩處說得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今若把天裏說時只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

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論日月

則在天裏若是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

日日袞得不在舊時處又曰日月皆從角

起日則一日一周依舊到那角上天則一

周了又過角些日子日累上去到一年便

與日會愚按二先生之說如此則知天行

太過月行不及惟日行得其正故一年以

三百六十日為率

○邵子曰陽氣於三百六十上盈

一歲日與天會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為

氣盈一日氣盈十三分七釐八絲三忽兩

立春相去中間共四千九百三十五分合

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成數言天多六

日日行不及天之數

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日麗天而少遲故一日亦繞地一周而

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

歲日行之數也按孔氏疏云天是太虛本



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天爾天包地外如卯之晨黃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星即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是爲天體每宿計十三度四百二分總四七之數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度在年爲日俱有此數但其氣數有過與不及所以有盈虧也張諸前說備矣愚謂若使天行無過度與日一般月行無不及之度亦與日一般日日都到角上年年都有三百六十日無零數既無寒暑不齊又無日月大小與旱乾水溢假使天公裝箇硬本與人便不成造化模樣矣豈鬼神福善禍淫之機哉

○又曰陰氣於三百六十上縮一月朔虛四百四十一分自子至丑月共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舉成數言六日也乃月行不及日之數

朱子曰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愚按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毫一毫五忽七絲六抄比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如是則月行一日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上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上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而成一月合十二箇二十九日計全日三百四十八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六日零三百四也蓋陽全陰半陽常盈陰常縮日行常過月月行

常不及日也一歲閏以氣盈朔虛總爲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舉成數爲十二日以起閏三歲一閏積三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令六百一分成數爲三十六日也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令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二百七十五分成數爲六十日也大抵三十二日一閏雖不盡同亦不相遠故聖人作曆歸餘以裨月行不及日日行不及天之數三者參會而爲一以至二十九年氣朔分齊天時既無毫髮之差而人事亦應時而舉矣或問天曆日月之大小便是一本曆書只要人推算爾如初二生明前月必是大或初三生明前月必是小如玄鳥二月必來八月必去物亦是如此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晚最好看起日繞西隱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



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又復相會

○邵子曰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十九年二百二十八日

故七閏無餘分曆法十九年為一章七閏得二百二十八者閏法所起也置閏之法起於日月之行不齊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十三度為一年十二周天之數餘七分則為閏

○故閏法以七與十九相取以十二乘七得八十四七年之數以十二乘十九得二百二十八十九年之數故年中取月日中取時則又以八十四為七分以二百二十八為十九分今自一時積之一日餘七分以一月三十分乘之計二百一十分十二月則二年得一千五百二十分每十九分為一時年得一百三十二時十一餘十二不盡若以十九年之數乘之得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分如法除析每年得一十一日餘十二日盡十九年共得二百九日餘二百二十八分則

一日十二時之分數通為二百十日故十九年七閏無餘分今欲求年年置七分滿十九分而為閏則知當閏之年復以十二月數乘一年之數年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為閏則知置閏之月欲求日日置閏七分滿十九而得閏一時則知閏朔之日復以十二時之數乘一日之數得八十四分滿二百二十八分而得閏一時則知合朔之時七與十九相取者閏法之粗八十四與二百二十八而取者閏法之密閏本奇數積於七滿於十九故七與十九自相乘除皆得一百三十三月與時法既衍十二以乘當衍十二以除故得二百二十八其一月之分一章之日皆二百一十所以繫辭言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先天日數用一百三十三星數用一百五也閏本天之奇數而以月求之故知陽以陰為節而陰陽相為體用也二百二十八而十之又偶之則四千五百六十萬四分曆一元之數也

○又曰日以遲為進月以疾為退日月一會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為閏餘日一大運而進六日月一大運而退六日是以為閏差天左旋日月右旋其度數月一月一周天皆為徒行其及日者在最後之一日半而常在日之後故日遲而反為進月疾而反為退也日月三十日一會實二十九日半蓋月本二十九日半日本得三十日半而皆以為三十日故也故一會而日加半日月減半日加半日者日一歲本多於月六日而又加六日減半日者月一歲本虧於月六日今又減六日以所加減積之是為閏餘也日月一大運進退十二日得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是為閏差八年三閏十年四閏十三年五閏十六年六閏十九年七閏自此推之往來不窮謂之通子雲有言歲寧恙而年病歲寧者數足年安歲恙者年病而閏以償之也

○朱子曰閏以中氣為定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



便當置閏也斗指所建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會日若無中氣則置為閏斗柄左移日月右轉辰與建常相合也

○周天分界過宮分秒

王氏炎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數百秒為分百分為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令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令五時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度猶界限天輪有分界之限日一日止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徧天之分界月行十二度有奇星家謂大月一月一周天行徧天之分界一月不必三十日月有小大以五十九日分為兩月則再周矣大率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五十九日強而兩周天愚謂古今曆家只推算得陰陽界限爾所以孔子不言曆止曰行夏之時也

○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天體天運日度月度當分四輪著易曉今以大輪如天之運於外所謂天包地外平運而舒以見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小輪載日月於內小輪又小於天故內轉而縮月行又後於日遲度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故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外以包內外寬內縮其行度遲速體段自是如此分四以觀瞭然矣往年曾見友人吳九霞作為一圖亦合此意外一暈紀周天之度以為天體第二暈以天自角起一日一周天而又過角一度第三暈日亦自角起健次於天一日一周無過度依舊到角處恰好所以不及天一度日一日退一度退盡本數天一日進一度又到本處與天度合是為一晷第四暈月行遲不及日十二度三百四十六分半積二十九日過半月不及日之度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月又退盡本數遂與日會而成一月十二會計月欠日度五日五百九十二分以朔虛合氣盈一歲共餘十日令八百

二十七分以起閏今不記其詳或問曰康節藏閏顯閏之說是如何曰其詳未易言也姑以目前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而餘分六日藏於六甲之中是六甲兩月之中藏了一日六六三百六十中藏了六日顯閏者自開物至閉物十分用七去交數者三三百六十本用二百四十得二百五十二日以閏數十二顯乎二百四十之外

○朱子曰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顯帝四分曆劉歆改為三統曆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司天考亦簡嚴是七百二十加去皆止用二三年即差古今曆惟康節曆用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也

謹疏前代曆法于後四分曆者顯帝本連山首民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衍為百百分四箇二十五以應天數四分度之一也秦用此曆建亥為正至漢武帝改為太初太初曆者武帝即位唐都洛下閏等所作也以建寅為正改元封七年丁丑為太初元年而曰歲名焉逢甲攝提格月名



畢聚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者謂武帝改元上合顯帝甲歲起曆之元以應合璧連珠之瑞爾非其年即甲寅也三統曆者劉歆改太初曆而作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是而統母黃鍾為天統一甲子元首林鍾為地統二甲辰元首太簇為人統三甲申元首元與太初同起黃鍾之律詳見前玄圖註太玄曆者漢楊雄所作也與太初顯曆相應太初以九九衍數四分之洛書總實之數也顯以十衍數四分之河圖虛中之數也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為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為秒法者八四也太玄以三十六為秒法者九四也以玄比初分於九而減一秒於九而加一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始雖異而終則同詳見前玄圖註太衍曆者唐一行之所作也自漢至隋曆皆從律一行專倚大衍本乎卦氣即河圖虛中之數取四方一六三七三八四九之合以象四時取虛中五與十合以為衍母取九六七八之老

少為用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二十是大衍為天地之樞後之作者不能易也顯德通天曆者五代王朴之所作也歐公筆之於司天考斬然自立一家陽三十六策陰二十四策陰陽數合而化成同得七十二重之得七百二十又重之得七十二萬二重之得七千二百萬而元紀生元則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而七政齊矣愚謂古今曆法前莫如漢太初後莫如唐大衍二曆同起河圖中間諸家曆法不過損益之而已六律用洛書數起奇八卦用河圖數起偶取用雖不同率皆後天易也時則先天圖隱而未出先天曆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所由作也其法本於天干地支相乘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謂之四象大數則謂之元會運世小數則謂之歲月日辰甲一統月子十二星甲三百六十統辰子四千三百二十凡三十六甲均布於十二辰每辰皆得三百六十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閏

計之一年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康節之曆愚序諸家之曆以此終焉程子亦曰曆上若通理所通為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求之遂不差只於這裏易差了

天原發微卷之十二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逸四

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註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象數

河出圖而八卦畫陰陽始有象洛出書而

九疇叙五行始有數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朱子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出來說若天地會說想見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易伏羲仰觀俯察見天地間

無非易而河圖之出適契其心故因之以畫卦微世象數之學不明者有由矣漢上朱氏曰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為孟喜京房至唐猶可考一行集二家之易論卦氣納甲五行之類皆同出周易大

傳繫辭說卦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去象數之源猶未遠至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以老莊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所自來天人之道於是分裂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朱子曰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愚按天地開闢之初太河混淪象數未顯此河圖洛書天所以

開聖人也語曰河不出圖易曰河洛出圖書書曰天球河圖則知圖書乃天地自然之文古今以為瑞物非人力之所為也馬歐二公何如更有說哉又有肆為怪誕者淮南子以為丹書綠圖春秋緯以為九篇

六篇顧野王以洛書農用敬用十八字為神龜之負者班固以為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者唐孔氏曰天語簡要不應叮嚀曲折如是惟孔安國之言極為的當故朱子取之

○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其

位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四象之數二老位西北二少位西南其數各以類而交錯於外且曰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愚按天數者

五奇之積地數者五偶之積一得二為偶三得四為偶五得六為偶七得八為偶九得十為偶各以奇偶相從兩兩相得如兄弟者所以循其序而不容紊也一合六為水二合七為火三合八為水四合九為金

五合十為土各以陰陽相配兩兩如夫婦者所以合其情而不容間也又如十干亦然甲陽得乙陰為木甲去合己又化土丙陽得丁陰為火丙去合辛又化水戊陽得己陰為土戊去合癸又化火庚陽得辛陰

為金乙來合庚又化金壬陽得癸陰為水丁來合壬又化木皆是兩其五行而合于一也得必有合合之中又有相生相勝相同相異而不齊者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五典所以與五行相乘而不可離



也天地其合之大者一三五七九合為天數而不離乎五二四六八十合為地數而不離乎五二五妙合生人生物總之為五十有五者中也中則變變則化其道不窮一變六化二化七變三而八四而九五而十變則化化則變奇好生成屈伸往來皆不出於河圖天地五數之內豈若後世之言鬼神言變化而流於荒誕者比哉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洛書以五奇數統五偶數

朱子謂生數皆在內生者天地之心成數皆在外成者天地之功斯言至矣愚按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一二三四五生數屬陽居內六七八九十成數屬陰居外以生統成以內合外中為主而外為客所謂體之有常而各居其方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一三七九居四正位配四陽卦二四六八十位四隅偏配四陰卦以奇統偶以尊臨卑正為君而側為臣是謂以數之變而各居其所也然二圖常變不可拘一在圖則

少陰老陽不動而少陽居南當乾位老陽居西當坎位不協天生卦之序在書則老陽居南當乾少陽居西當坎反協夫生卦之序所謂常中有變變中有常其妙處不可窺也

造四

四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手唐志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定剛柔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朱子釋之詳矣茲不

再及邵子曰離為星震為辰星合日之十曰十即五也辰為支之十二即六也五六息陰陽中經世以此起曆九與十相取算法以此起間自曆象以來則然矣圖者星也河圖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圖數未嘗不與星數合張曰天體數七北斗星七日月五星數七二十八宿四七共為七七并南斗星六通五十五數以此知用於天地人文之間皆有合於河圖之數

○又曰方者土也書州并地之法其放於此

乎

朱子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以畫州井地也愚按方者洛書之文地有四方書皆以陽數居四正位方里而井之象書以九為主亦井九百畝之象天錫九疇禹因治水而得此書所以開之俾之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盡力乎溝洫也禹成九功而為天下萬世利者於以知九章之書為大

造四

五

○又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又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數始於一陰一陽陽之象圓故河圖體圓而數方陰之象方故洛書體方而數圓所謂參天兩地者也數十而方者為河圖故大傳有五十有五之文數九而圓者為洛書故洪範有天錫九疇之目鴻荒之世天地陰陽須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至河圖然後五十有五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觀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也

○朱子曰一至十為河圖虛其中以易河圖體圓象天數十而方象地陽數二十



五陰數三十共五十有五所以偶贏而奇  
之虛其十則洛書四十五虛其五則大衍  
五十積五與十則洛書從橫之數以五乘  
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圖以生數  
從北東而左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又生水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此方  
一六水剋南方丙丁火西方四九金剋東  
方甲乙木而相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生  
生之謂易虛其中則太極生兩儀四象八  
卦也故曰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圖中亦  
涵洛書之旨天地間生而不剋則生者何  
以成剋而不生則生人之類滅矣此造化  
所以即圖書而示其意

○又曰一至九為洛書實其中以爲範  
洛書體方而象地數九而圓象天陽數二  
十五陰數二十共四十五所以奇贏而偶  
之虛其中亦太極也奇而各二十兩儀也  
二二三合六七八九從橫十五亦爲四  
象中五合五併於四十亦爲大衍之數積  
五與十得十五通爲河圖之數書與圖亦

互相備書以成數從北西而右轉水剋火  
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又剋火  
然以對待之位言之則東南方四九金生  
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  
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剋之中相剋  
乃所以相成實其中者即五皇極以爲之  
本也唐孔氏曰皇極不言數者以其該統  
九疇以一統八而位乎中天也五行五事  
各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獨居一三德三  
稽疑七庶政十福極生是九疇子曰亦該  
河圖之數矣

○又曰圖書皆以五居中  
五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朱子曰河圖以  
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  
生數之象謂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一便合  
四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三便合八其右一  
點地四之象四便合九其中一點天五之  
象五便合十五數居中生數在外成數又  
在生數之外一得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  
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五而爲九一二三

四以五而生故曰生數六七八九得五而  
成故曰成數數雖相對未嘗不相錯也然  
則河圖之五十五數固具於中央五點之  
中矣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爲  
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謂其下一點亦天  
一之象一必偶二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  
三必偶四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五必偶  
十其右一點亦天七之象七必偶六其上  
一點則天九之象九必偶八五數居中奇  
數居四方之正偶數列四隅之偏一得五  
而爲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爲右之七三得  
五而爲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爲前之九一  
三七九得五之奇故曰奇數二四六八爲  
五之偶故曰偶數數雖從橫交綜而亦各  
有條理而不亂此洛書之四十五數亦各  
具於中央五點之中矣

○朱子曰陰陽老少互藏其宅又曰七八九  
六之數不同  
河圖以一二三四位數合六七八九象數  
則四十中五包五則十五通五十五互藏



之說董盤濶詳矣一者老陽之位六則老陰之數而一中含九已藏了老陽之數在裏四者老陰之位九則老陽之數而四中舍六已藏了老陰之數在裏二少亦然使陰陽不互根而藏其宅則造化之機息矣又七九為陽陽主進由少陽七進至於八之上則進極而為老陽九更沒去處了陽極生陰故六八為陰陰主退由少陰八退至於七之下則退極而為老陰六亦無去處了故陰極而陽又生焉少者老者變而少者又進焉亦造化不窮之機也然陽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陽數常盈也陰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陰數常縮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知此者其知道乎

○又曰洛書後橫十五迭為消長書以一二三四合七八九六是謂四象之陰陽老少八卦由是生焉迭為消長皆不出乎七八九六也邵子引易傳曰震以長之乾以分之巽以消之坤以翕之此言消

長之大意也蓋震始六陰而生陽至乾之九而陽老巽始消陽而生陰至坤之六而陰老張氏曰七以長六至九則分八以消九至六則翕又曰陽之長也自七歷八至九而老陰之消也自八歷七至六而老此統言一氣之消長則指震與巽為七八若以洛書卦位求之則震反為八而巽又居九矣其迭為消長也則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東北之六迭為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大抵數進為長退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四維四正之數從橫以數皆為十五虛中之五而數則從橫皆十以十分之朱子曰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

九六之合焉

○或問朱子曰河圖與卦畫不相類伏羲何以則之而畫卦

愚按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夫子所以發明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也太極而曰易有者即五與十隱于河圖中宮之象也其曰生兩儀者即一三七九之為陽儀二四六八之為陰儀也其曰生四象者即以一二三四為生數之象舍六七八九為成數之象也其曰生八卦者即以七六八九為乾坤離坎之卦而居四正之位以一二三四為艮兌震巽之卦以補四隅之闕伏羲所以則之者不出一圖而儀象卦畫備矣一者太極也惟有故生一生二一生四四生八八而六十四生生不窮皆自此中生去愚又聞之師曰此數語者固作易之本而其為數也奈何曰不必泛為之說求之天地之始則聖人作易之精蘊盡在是矣一者陽之始故聖人取一奇以畫乾一曰一一



而一凡卦之屬乎陽者皆乾也如震曰一  
二而二坎曰二一而二艮曰二二而一皆  
以一為主二者陰之始聖人取二偶以畫  
坤二曰二二而二凡卦之屬乎陰者皆坤  
也如巽曰二一而一離曰一二而一兌曰  
一一而二皆以二為主八卦由是畫焉至  
文王重之又不過上下其畫而已取乾之  
一以交坤則易坤為坎而居此取坤之二  
以交乾則易乾為離而居南以震居東則  
內一陽而外二陰以兌居西則內二陽而  
外一陰西北曰乾三陽也西南曰坤三陰  
也東北為艮二陰一陽也東南為巽一陰  
二陽也四正四維皆以一與二而次第之  
耳伏羲本河圖而畫先天之卦文王祖伏  
羲而演後天之易禹錫九疇而先於治水  
地道以平箕子陳洪範而先一水二火彝  
倫攸叙皆以天一地二之數而得之也舍  
河圖吾將安放

○傳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  
表裏

朱子曰五十五為體而四十五之變可推  
合而言之河圖有九疇之象洛書有五行  
之象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生數統成  
數為常數之主奇數統偶數為變數之用  
河圖以生數為主洛書以奇數為主河圖  
表可以畫卦裏可以叙疇洛書表可以叙  
疇裏可以畫卦河圖以生成合陰陽合者  
未嘗不分故內外之文有主賓之辨洛書  
以奇偶分陰陽分者未嘗不合故對待之  
中有流行之妙其曰經緯者非是以上下  
為經左右為緯也蓋經言其正緯言其變  
也其曰表裏者非是指此為裏彼為表也  
蓋言圖中有書書中有圖也圖書互為正  
變在所主何如爾主圖而言圖為正書為  
變主書而言書為正圖為變表裏亦然

○朱子曰圖書之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  
河圖以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  
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央是五者  
各當其方之本位數之體也必有變為洛  
書所以通其變也書土水木三位皆同而

不變者謂天五居中央生土是為大極一  
動而出於此則為天一生水再出於東則  
為天三生木此陽氣也藏息於冬而發生  
於春體不可易長其根苗以內之生數言  
也若夫二七本南方火位時入乎夏則乾  
金生已陽居大夏以長育萬物大其施生  
正如王者出臨明堂以操大政故少陽巽  
坎之生於二七者不得不避乾父之尊以  
退居于西也時入乎秋則乾兌又復居西  
巽坎又復居南各循其體以中其常也大  
抵扶陽抑陰者乃天地好生之本心圖十  
為主陽贏而奇之天地相敵以為體體立  
而用以行故書以九為主奇贏而偶之天  
色地以為用所以抑陰數而退為二十扶  
陽之成數於外七九變而六八不變也天  
地以此數而寓之圖書聖人則之以發其  
繳也先儒之論詳矣茲不贅書姑述已之  
所見云詳見衍五水一木三土五說

○節齋蔡氏曰易主象範主數河圖數偶偶  
者對待故易本二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







居東南四九兌四居正西九居西北五與十者艮五居東北坤十居西南巽中宮而為土後天之數未嘗不與河圖合或者見其二七居南曰離四九居西北曰乾兌遂謂十為洛書又見其戴九於南曰乾二七居西南曰巽坎遂謂九為河圖乃曰文王法此以為後天之易於是二圖交雜而劉牧之說行焉學者當致

○圖書陰陽奇偶相錯

圖以一二三四合七八九六而為十書以一二三四對七八九六而為十即二五也二者之數皆以乘五而生得五而成也老陽之位一而在北一則合九而成數却在西少陰之位二而在南二則合八而成數却在東少陽之位三而在東三則合七而成數却在南老陰之位四而在西四則合六而成數却在此所以互為生成也若書數則直相對而已一與九對北而南也三與七對東而西也位之四正也四隅又各自為對東北角對西南角二與八也東

南角對西北角四與六也亦互相經緯也書與圖皆各各藏十于中者亦兩其五行以相成也董氏止以四象之位與數言之亦善

○朱子曰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攷於圖爾

鄭氏曰聖人因河圖而畫八卦因洛書而叙九疇豈擬規而畫圓模矩而作方之謂邪彼有是理此有是事方伏羲據圖書卦之時不必預見洛書而其數遂與之合大禹據洛書叙九疇之時亦不必追攷河圖之數而求與之合愚謂河圖之位合乎先天洛書之位合乎後天位雖有先後數雖有十與九之不同而皆本於五行而以五居中則一而已

○濮上陳希夷先生傳授

希夷先生名搏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之才授邵康節遂著皇極經世書伯長又以太極圖傳周濂溪敦頤朱漢上

曰願授二程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敦頤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篇又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此一技傳於南方也或曰先天方圓二圖始於麻氏心悟朱子明其不然謂圖皆伏羲所自作但有卦畫無言語文字孔孟沒後為方士所祕至希夷始傳云

○蔡西山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宗康節先生邵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謂河圖授羲洛書授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只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八一之語鄭註謂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為洛書矣胡為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悉反先儒之說託言其圖出於希夷



不立文字謂許堅傳於謬昌謬昌傳於劉牧世多祖其說流傳天下今觀漢上著為易傳蜀人張行成著為七易他如蒲陽鄭氏之類皆用其說悉未經刊正以前者至朱夫子出始與西山蔡隱君共訂證之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一還其舊天下信之然劉牧之說亦不可不知今據一二于後云其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不必言授羲假使後世不見系辭十三卦之文必以六十四卦重於文王後世不見洪範天錫之文必以為九疇叙於箕子豈知取豫取夬已具於文王作卦之前而司徒司空之官已見於舜命九官之目是為圖書皆上世已有但使羲則畫之禹法而陳之爾愚謂此說未為不是但謂洛書不出於禹治水時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一句有妨爾近幸未科劉夢薦用此說居南宮第一時多祖文公圖書說者反居後且謂禹貢言道洛而不言得書舜典言惠疇而不言九疇天錫禹者天啓之爾劉牧又

曰天地五十五數河圖四十五虛十數而不用者以四隅四正皆合而得十又合中央之五而後橫皆十五亦五十五也而五數不用者天一加五為六地二加五為七天三加五為八地四加五為九天五加五為十故曰地十成之也又八卦之數三十六虛九數而不用者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與兌數皆九也何獨疑九數之不可為河圖而十數之不可為洛書也四正皆奇陽也四隅皆偶陰也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必一奇一偶而後造化生焉又曰一之為數在天為一在日為甲象為六之中數卦為坎之中爻在重卦為初九在復為陽爻在辰為建子在五行為水律為黃鍾一者定位也五十去一則一在四十九中四十九又去一則一在四十八中凡有數未嘗無一一之所在無往不為萬物但執此不失是謂執天地之機其說頗有理愚錄此於象數終者以見其說當時與圖書盛行但不合顛倒而錯

置之爾學者亦不可不知

天原發微卷之十三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逸五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者

虛谷方

回萬里

校正

先後

先天後天之說歷四聖四賢而後其說始

備四聖者伏羲畫卦先天也文王演易周

公又辭後天也孔子十翼兼先後天也四

賢者濂溪也程叔子也邵子獨闡先天之

學朱子貫而一之於是易道天明於天下

矣非四聖四賢相繼迭作天下其猶夜行

乎

○朱子曰康節有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

天方要著工夫又曰天意無他只自然自

然之外更無天亦此意也

潘氏曰先天一事無子因格物而得之矣

昔童時日候雞雛之出母初未嘗喙氣數

才足便橫迸裂開若稍不利用手畧助之

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見得這裏一毫

人力有不能與愚曰一二三四五天地之

生數先天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後

天也或曰無極而太極其先天乎太極而

陰陽其後天乎以類推之則未發之中先

天也發而中節後天也開物先天也成物

後天也貞而元先天也亨而利後天也而

貞之中又自有先後前一半子屬陰先天

也後一半子屬陽後天也先天後天無事

不然無物不然默而觀之思過半矣豈特

卦畫而已哉蔡氏曰寒暑也晝夜也生物

之陰陽也屈伸消長無不變先天也陽之

所以爲陽皆動而無體也氣形也氣也

物生之陰陽也則陽能變陰不能變後天

也陰之所以爲陰皆靜而有體也伏羲之

卦先天也天之氣也文王之卦後天也地

之物也

○春秋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

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

橫渠說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

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

壹之動氣也胡氏春秋說本此朱子謂先

天而天弗違者如禮樂先三之所未有而

可以義起之類天雖未爲而吾意之所爲

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

如天叙天秩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之

所在吾亦奉而行之爾先天後天乃是左

右參贊之意意思都在中間不差毫髮即

所謂啐啄同時也

○邵子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乃效

法爾

按先天一陽生子至曰成乾天之象立矣

午後陰主消陽至亥成坤凡陰所爲皆效

陽而法之故曰成象謂乾效法謂坤自有

一以來以元會運世推之堯適當乎已未

堯之前每事皆先天而造之三代以後制

作云爲無非效法之事先天取四象者虛

中待用用之在人先天天弗違也後天取

五行者中亦實矣雖人事亦由天命後天

而奉天時也故先天事業非大聖人不能

爲也子雲曰法始乎伏羲其開物之時乎

成乎堯其先天之極乎所以十三卦始於

離而終於夬



○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之間者道也

先天造化之初由心出迹之學後天生物之後因迹求心之學心與道皆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者不為物所礙也在先天之天不為無在後天之後不為有迹不能外也朱子謂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然其類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其學得於先天看得這裏熟了自然前知事物便成四箇渠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太盛則衰矣人之勢談者必衰強壯者必死是其理也康節一見便能知之

○又曰自然而然而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他皆外象外數也

○又曰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先天陰陽二圖內象內數先後有倫變之則亂蓋自然而然而不得而更也後天卦氣

圖及他象數皆錯雜無定人情物態非偽則妄所以孔子序後天之易惟以理為次者內象內數立體之經外象外數應用之變也故三易屢更先天不易理致者健說異動之類指定一物者地中生木火在天

上之類內象無實象內數無實數存乎太虛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致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若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又有飛伏朴有消長六位八物不能自定是故適變者不變

而不變者終變也蔡節齋謂先天之學正之於未萌春秋之書正之於未著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只一圖以寓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

或問太極與先天二圖如何朱子曰論其格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在先

未畫時說到六畫滿處是也如孔子十翼中如八卦成列及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類皆本羲畫之意若先天未畫一卦也無蓋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皆是自然而不假安排更著言語議論而後明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古今未有識之者至康節始傳其說是為先天之易

○又曰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伏羲作時止有卦畫始作八卦橫圖一又作重為六十四卦橫圖二始作八卦方位圓圖一又作重為六十四卦方位圓圖二

○又曰先天圖外圓為天內方為地

蔡西山曰六十卦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



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內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多坤位陰畫多陰陽各以類而聚圖以圓函方以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朱子曰方圓尤妙邵子有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朱子釋之曰此是釋方圖兩交股底且西北角乾東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是山澤通氣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此謂次兌是離次艮是坎是水火相射便對次損之既濟次咸之未濟次離是震次坎是巽居中央兩交股處是雷風相薄便對次既濟之益次未濟之恒是也四象交而成十六事者正為乾坤變為否泰正為艮兌變為損咸正為震巽變為損益正為坎離變為既未各各四卦相為對待以盡地之方也

又曰先天圓圖四四十六卦居外方圖亦四四十六卦居內上十六卦乾坤所生上十六卦艮兌所生上十六卦坎離所生上十六卦震巽所生以此四四十六對共成方圓之圖

圓圖者天道之陰陽在天為日月星辰暑寒晝夜謂之流行之易言其與天地四時流行而不息也圖左三十二陽卦春以發生夏以長養圖右三十二陰卦秋以擎斂冬以包藏共四其十六而為六十四卦又以春夏秋冬分之各四其六十四而為一千五百三十六爻之卦氣以運行於天四象立體六申循環以見皇帝王伯之治迹三百六旬有六之轉旋乾坤主之屬乎天之造化方圖者地道之柔剛在地為水火土石兩風雷謂之對待之易言其承天時行以生化也內一截三十二陽卦西北角乾東北角泰外一截三十二陰卦西南角否東南角坤亦四其十六而為六十四卦又以元會運世分之各四其六十四以

為二百五十六位之卦體以生物於地四立體四九為用以見律呂音聲之陽唱陰和動植飛走之出生入死坎離主之屬乎地之造化故邵子曰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變化萬物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直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此所以闔闢消長吉凶善惡一一相對而無差

○後天上經反對卦十八此反易者十二也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也下經反對卦十八此反易者十六也不易者二中子小過也

易緯云易六十四卦文王以上下經分之攻之序卦皆後天次序反對卦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兌也震反則艮兌反則巽也是以六卦變成八卦重卦又添頤孚大小過四卦不變湊上乾坤坎離為八卦不變反易者二十八以八合八共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卦也乾坤坎離固不易而艮震合頤震艮合小過



巽兌合中孚兌巽合大過亦皆不易八卦  
雖不易乾盡變則坤坤盡變則乾坎盡變  
則離離盡變則坎頤與大過孚與小過之  
盡變亦然李氏曰上下經各相對序卦至  
坎離別起文義立經乾坤二老對立序卦  
各隱其名下經首咸二少合體序卦獨隱  
咸名上經需訟對下經晉明夷需訟變之  
盡為晉晉變之盡為需上經泰否對下經  
損益泰否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咸恒之交  
不交也上經自屯蒙至臨觀下經自遁壯  
至革鼎屯蒙變之盡為鼎革臨觀變之盡  
為遁壯上經頤與大過偶在坎離之前下  
經中孚與小過偶在既未之前上經終坎  
離下經終既未既未者即坎離之交不交  
也頤似離大過似坎而坎離繼二卦後中  
孚厚畫離小過厚畫坎而既未濟又繼二  
卦後是坎離為乾坤震巽艮兌之用上經  
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五十六陽  
爻五十二陰爻經分上下皆有至理惜師  
說不傳而文王分經之義隱矣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  
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先天八卦以乾坤為易之本而六子輔之  
故六子皆為橫而乾坤獨為縱縱如織之  
有經橫如經之有緯分陰分陽錯綜以緯  
之也乾坤居南北以定上天下地之位乾  
有二十六陽十二陰坤有三十六陰十二  
陽既有以植天地之經而分南北矣於是  
離東坎西為日月以為之緯艮西北對兌  
東南震東北對巽西南又為山澤雷風之  
變以為緯焉蓋巽離兌陰卦也而本乾體  
反多陽故取其陽之多以為乾之緯於左  
震艮坎陽卦也而本坤體反多陰故取其  
陰之多以為坤之緯於右上下相應一縱  
一橫陽奇陰偶相為對待所以立易之體  
而以後天為用後天八卦以震兌為易之  
用六卦輔之故六卦皆為縱而震兌獨為  
橫橫如秤之有衡而六卦為衡上之星或  
輕或重進退以權之也震兌位東西以秉  
春生秋殺之權震以一陽而生巽離兌之

六陽積而為乾以居西北而成父道之尊  
震又以二陰而函巽離兌之三陰并六陰  
為坤以居東南而成母道之善東生西成  
一橫六縱以橫為重震兌木金各當其位  
坎離水火交致其用此後天八卦所以為  
地上之易應人之用也或曰後天八卦震  
兌坎離居東西南北之正位而相對者取  
其交也乾坤艮巽居東西南北之偏處而  
不相對者為其不交也交者為用則不交  
者不用也今子以陰陽數推之皆為有用  
何也曰有四正卦以用之則四隅不用之  
卦皆入有用之中矣張氏曰先天八卦應  
天四時後天八卦應地八方何往而非用  
者  
○邵子曰先天易之體後天易之用  
先天用坎離日月為剛柔晝夜之變後天  
用乾坤九六為陰陽寒暑之變先天易之  
體應天之氣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先天  
卦位八正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兼頤孚大  
小過後天卦氣四正坎離震兌四維乾坤



艮巽先天乾坤分天地以定上下之位後  
天乾坤爲大父母退居西北西南之維先  
天坎離爲日月列卯酉左右之門後天坎  
離爲水火分南北生出之序先天八卦造  
物之初兼天上下乾坤闔闢日月出入  
春夏秋冬弦望晦朔晝夜長短行度盈縮  
莫不由此後天八卦生物之後獨據地上  
而言坎離當二至中震兌位當二八之造  
而有定非若晝夜之盈縮也故繫辭言春  
夏秋冬南北東西而坤不過言地坎不過  
言水而已初不及乎地下之事也先天以  
陰生陽後天以陽生陰先天四象生日月  
故陽抱陰生日陰抱陽生月後天日月生  
萬物故陽行陽中萬物盈陽行陰中萬物  
縮先天言日月五星皆從天左行後天言  
日月五星皆違天右行先天用四象水火  
土石後天用五行木火土金水先天左三  
十二陽析歸妹一卦分兌居上震居下後  
天則震東兌西乾至歸妹十二下數上二  
十一卦先天右三十二陰析漸一卦分巽

居上艮居下後天則艮上巽下坤至漸十  
二下數上亦三十一卦先天一卦變七卦  
一爲本七爲用後天一卦變六卦卦爲本  
父爲用先天二三爲變數四十二後天三  
兩爲衍數五十先天乾兌離震爲四陽卦  
屬天八陽四陰巽坎艮坤爲四陰卦屬地  
八陰四陽數皆不等後天乾坎艮震爲四  
陽卦一父三男六陰六陽巽離坤兌爲四  
陰卦一母三女六陰六陽其數皆等坤兌  
乾坎居西南北艮震巽離居北東南亦然  
○先天生炁之始以冬至爲元一之一後天  
生物之始以春分爲元二之一先天天二  
正乾離兼順乎重卦二爲天四正卦順肖  
離中孚厚畫離後天地二正坤坎兼大小  
過重卦二爲地四正卦大過肖坎小過厚  
畫坎先天巽離兌三宮各二十八陽坎艮  
震三宮各二十八陰後天震坎艮六陽十  
二陰巽離兌六陰十二陽上經乾坤坎離  
爲三十六卦之祖下經兌震巽艮爲二十  
八卦之祖先天以多者致用三女本乾體

從父歸東南三男本坤體隨母歸西北後  
天以少者致用三男從父歸東北三女隨  
母歸西南

○朱子曰後天者今之周易文王所演是也  
孔子既爲文王之易以作傳是謂十翼則  
其所論當以周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畫  
卦之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  
便爲伏羲所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  
向上根源矣

○伏羲先天易文王演之爲周易者即後天  
之學也故經分上下上經三十卦下經三  
十四卦於是孔子爲之作傳又分爲十翼  
彖象係辭各分上下爲六文言七說卦八  
序卦九雜卦十也從中半說起者謂止知  
文王後天易爾須更從伏羲先天易上研  
窮則識向上根源矣朱子謂先天後天既  
各自爲一義後天說中取義多不同彼此  
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又曰後天說卦變者十九卦蓋言成卦之  
由凡彖辭不言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



又今觀易傳以見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是爲有功

今合朱蔡三說釋之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兩體變者可通盡咸恒漸渙是也一卦變者不可通如訟无妄師

十二

卦是也謂剛來爲自外來說得有礙程傳

賁卦曰豈有乾坤變而爲泰又自泰變爲

賁之理若如此則乾坤變六子八卦重六

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通若自

震一索而得男以下六卦乃是已有此卦

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後天之學今所謂

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

故發於象辭安得謂之乾坤聖而爲是耶

節齋蔡氏曰其爲卦變皆三陽三陰本具

乾坤之理而上下往來者也乾剛交坤而

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言剛來

剛下者明乾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

者言坤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

上則反乾剛在下而上交坤柔在下而

上交乾皆本乾坤而互取之爾至於訟與

无妄止言剛來剛自外來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乾體居上不動坎震之剛皆自外來也此皆因後天之卦而發此義

○朱子曰伏羲八卦圖以對待而作也伏

義六十四卦橫圖以流行而作也

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對待者體靜而

生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靜而生則吉凶悔

吝由乎我故曰先天其序以二氣消長成

是造化生物之理

○文王八卦圖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

四卦橫圖以對待而作也

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流行者體動而

成文王八卦流行者也動而成則吉凶悔

吝奉乎天故曰後天其序以萬物盛衰成

是造化運行之理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

已乾坤者對待之醇坎離者對待之交咸

恒者對待之行既濟未濟者對待之雜對

待之陰陽則其用均流行之陰陽唯陽爲

用靜則二而行則一對對待者復動而爲流

行流行者復靜而爲對待

○朱子曰先天圖有變易交易之妙左邊一

百九十二爻本都是陽右邊一百九十二

爻本都是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便是陽

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博

易而成此圖其實非彼往此來只是其象

如此

圖左屬陽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

陽在陽中陽順行圖右屬陰自巽一陰坎

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陰逆行坤無

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

無陰離兌二陰震三陰爲陰在陽中逆行

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

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易之變

雖多般此是第一變以義當初只是見太

極下面有箇陰陽便就此畫一箇陰一箇

陽一箇便是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

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

陽只管恁生去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八八

六十四不覺來如此齊整皆是自然天地



之妙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小而人物生死一日一時一月一歲之運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只是一箇消息盈虛之理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

○邵子曰先天圖環中也

張氏曰圓於外者為天方於內者為地人在地上即環中也愚曰以上下觀之乾南為天坤北為地以左右觀之震至乾左為天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生而天道備巽至坤右為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生而地道成天包地外陰陽二氣萬變一理循環無端此所以名環中也處環中而為人倫則乾君坤臣家人父子咸恒夫婦六子出焉履環中而驗方城則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川澤注于東南其流無及崑崙起于西北

其高莫擬大明東瞰于離陰魄西孕于坎雷出于震萬物昭蘇風入于巽萬物枯朽環中之象於此可觀四時求之冬至子半陽神以來夏至午半陰鬼以遁三陽三陰春以分三陰三陽秋以半弦望晦朔月有

逆五

十六

終始旦晝暮夜氣有逆順環中之歲月日時存亡進退於此可說陰陽闔闢求之則天倡地而有日月星辰之聲地和天而有水土石之音開發收閉機動籟鳴此環中一部之音樂本乎天真細細求之無名可名伏羲放之以為方圓二圖虞舜奏之以致簫韶九成康節得之以著皇極經世之經人在環中可以戴天履地而不知其然乎康節自贊曰弄環餘暇時往時來又曰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其胸中自具一環中也可知矣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中也

朱子曰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仙

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兩邊生起便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太極出者無對此心法也愚按先天圖自坤生者始于復自乾生者始于姤皆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太極也超於萬物之上而行乎萬物之中也所以無對

逆五

十七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先天圖有位有數初無語言文字可傳而其中之所有雖大天地細毫芒無所不包上而日月星辰下而水土石變而為暑寒晝夜化而為雨風露雷感而為性情形體應而為走飛草木人而為耳目鼻口物而為色聲氣味衍之為九會運世散之為歲月日時事有體用而分皇帝王伯業有心迹而分易書詩春秋理一分殊無往而不在其中矣邵子詩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胸中樓閣四通八達矣朱子贊之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



中今古醉裏乾坤其善於形容有道者氣象也又曰他在靜中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朱子曰康節男子吟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其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姤時生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都是春者即天理流行之意

○又曰圖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陽主人陰主物姤在圖上故言手探復在圖下故言足躡蔡西山云天根是好人情狀月窟是小人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或曰人物二字未可便以善惡斷都是春月窟亦爲春朱子曰陽善陰惡以正理言則有對待亦各有所主康節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問都是春是專以正言

否曰鵠鼎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否陰而賤者爲物陽而貴者爲天愚曰復至乾百十二陽八十陰自姤至坤百十二陰八十陽陰陽相錯定通薄射皆有春意行乎真中吾一身中亦有此復姤也夏至日在東井萬物向無吾則收約歸未歛華就實一生意之復乎內也冬至日在牽牛萬物向有吾則發揮出來際天蟠地一生意之盡乎外也以是觀之則晝而造物者生意之通夜而人息者生意之復何往而非春也哉

○程伯子曰康節之學內聖外王之道也康節人道之初青社公授以物理性命之學後於動靜之間見之得其攔柄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又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此其自得者也朱子曰即子腹裏有這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又曰其骨髓便是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愚謂內聖者先天也先天圖中一字一畫上天下地古往今來無不包羅

也外王者後天也故其迹盡鋪舒於皇帝王伯之中古今治亂人物枯榮盡於靜中見之無毫髮妄所以內外一貫先後無遺林氏曰先天圖性命學也其書其詩皆自此圖中流出

○即子先天之學不輕授非人章子厚爲洛合時屢過先生廬而拜之問曰此學幾日可盡先生曰本無多事紅子之才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十年使塵慮消散然後可邢恕和叔來學後引古今不已先生曰姑置是先天未有許多語且當虛心使胸中蕩蕩然無一事方可故其詩曰若問先天一字无又曰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無先生小疾恕爲嘗藥粥曰吾非黃石癡老子被跪雙履便能取得苟無誠心去道遠矣渠即心服二子之心已被先生捉著蓋其胸次玲瓏物來便應非其人不傳也如秦玠任術江南鄭夾竊其學以徽榮貴亦卒餓死愚謂先天之學非純乎其天之人則不可



○三十六官先儒亦有四說

乾一兌二為三離三震四為七巽五坎六為十一艮七坤八為十五此一說也乾三坤六畫之九震坎艮畫各五為十五巽離兌畫各四共十二人一說也乾一對坤八以至震四對巽五以八宮而成四九三十六此又一說也以至正卦八加覆卦二十八得三十六而合先天之暗卦愚謂此說為正虛谷方氏辨之曰以先天卦次為宮者說未當分奇偶卦畫為宮者為杜撰以四其九為宮者說不分曉至第四說謂以正加覆得暗卦三十六宮者巧則巧矣而無味據愚見先天圓圖復起子左邊一百八十日為十八宮始起午右邊一百八十日為十八宮一旬為一宮三百六十日一年而復始之運周似頗勝前四說愚曰此說雖善而未盡請卒言之曰自子至巳六辰即自復至乾六卦自午至亥六辰即自姤至坤六卦乾以初九一陽不交坤初為復是為十一月卦即子名之曰天根言陽

奇為根生於子也坤以初六一陰上交乾初為姤是為五月之卦名曰月窟言陰偶象窟萌於午也乾坤為大父母故生復姤復姤為小父母以生一陰一陽陰陽之一往一來始于此矣曰復姤而臨遁則二陰二陽之往來是為丑未之月由臨遁而否泰則三陰三陽之往來是為寅申之月以至四陰四陽之往來而為觀為壯五陰五陽之往來而為夬為剝終於六陰六陽交相博易復姤復為乾坤乾坤復為復姤相與流行對待於十二宮之中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分之則為三十六陰三十六陽散見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合之則曰一陰一陽兩其五行是為三十六宮矣物得此而生生化化人得此而洩洩融融其為春也大矣又推而上之則三十六而七十二其數不可窮縮而小之則一日而有三百六十抄一月而有三百六十時細而為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莫於各有一陰一陽相為經緯于其中但人自不知爾君

子學而至此亦曰樂天知命而不憂左右

天道左旋日月右轉陽左陰右晝夜相禪其說有三曰天道日月一也河圖洛書二也先天圖三也其位以坐北西南分東左西右為次然先天圖左右以法河圖洛書而見河圖洛書亦以天左旋日月右行而見故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於歲天之示人至矣

○古書精義曰天輪自西而東左旋日月自東而西右旋又曰二十八宿皆隨天運左轉日月五星皆順地道右行

日行天六甲之中與斗相值斗柄隨月建而左指日則與月會而右行正月斗指寅在東日月則北會于亥而與寅合四月斗指巳在南日月則西會于申而與巳合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物日月亦右移一席變時以應天天日相應則氣候調齊又歲星與太歲亦左右行太歲者自子至亥之類歲星者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之類



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在天有十二次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在地有十二辰故十二歲一周大爲一紀詳見少陽

○邵子曰天左旋日右行又曰左旋右行天日之交又曰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天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有半在天爲度在人爲日冬至左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夏至又右行一百八十有餘轉冬至共三百六十日行在右隨天入左以陰從陽是爲盈度其日漸長日行在左隨天入右以陽從陰是爲縮度其日漸短坎離左右爲日月之門說見分二

○鶴山要義曰歷法言天左旋於地日月皆右行於天然天與日又各分左右者以時言也

先天圖陽生子冬至後天左旋陰生午夏至後天右旋天左旋時自順至乾日則右轉自剝行以至于姤陽之變陰皆從下而

上天右旋時自大過至坤日則左轉由夫行以至于復陰之變陽皆從上而下陽本上而生於下故自復始陰本下而生於上故自姤始天之陰陽自復左行至乾受之以姤自姤右行至坤受之以復日之陰陽

自剝右行至乾受之以夫自夫左行至坤受之以剝此天日陰陽之相生所以循環無窮也先天圖陽自剝起右行至姤變爲復乃反生三十二陽陰自夫起左行至復變爲姤乃反生三十二陰此太極生天地以乾坤爲大父母而用六變也天日之變至坤而剝復相授至乾而夫姤相授此天地生萬物以復姤爲小父母而用五變也天日錯行復姤主之五變相交其一不動左旋布氣生物右旋生氣變時夏至冬至天與日又各南北分陰陽左右而行也若大致而論則曰天左行日右行而已

○邵子先天圖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故曰數往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故曰知

來

先天圖說見前此但取左右行以明天道爾數往者數圖上已往所生之卦也乾兌離震以一二三四爲序卦皆自南而北也左旋者天之陽氣自十一月子半生於復震各至一陽離兌之中春分二陽乾立夏六陽卦皆下而上數其已往一如天道順行於東南以生物於春夏知來者數圖上未來方生之卦也巽坎艮坤以五六七八爲序卦自西而北也右行者天之陰氣自五月午半生於姤巽夏至一陰坎艮之中秋分二陰坤立冬六陰卦皆自上而下推其未來一如天道逆行於西北以成物於秋冬

方圓圖陰陽左右之數

圓圖前四卦生後四卦數陽者自坤右旋以至于姤自復左旋以至于乾數陰者自乾左旋以至于復自姤右旋以至于坤陰自南起陽自北起皆始於十二陰自南陽自北乃極于三十六若數方圖之陰陽則



坤自左而右自上而下乾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皆合此數方圖四變數之尤順

朱子曰河圖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

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復于東

此象以天左旋以生物

又曰洛書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西次南

次東次中次北右旋一周而復于西

此象以成物

○蔡九峯曰體數十而用九十不可變河圖

之數是也九可變洛書是也圖對布以立

體書錯布以通用體立矣數不變則用不

行

今以洛書變數推之一圖之上左旋右旋

之數皆備陽以三左行天圖徑一圖三三

天數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

為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

西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而一復居于北

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

窮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地方徑一圖四

兩其二也蓋以地上之數起於二而陰貴

以為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為四

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為八而為東北二其

八為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為三十二

而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東南而

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

不窮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一三七九陽

居四正二四六八陰居四隅左右旋轉相

為經緯造化之妙如此天地間無物無左

右者自吾身之手足耳目以至男左女右

主左賓右莫不皆然亦根於造化之分定

也若以河圖推之亦然但陰陽對布內外

交錯有不同爾

天原發微卷之十四

演五

二十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逸六

魯齋鮑雲龍 景邦 編著

虛谷 方 回萬里 校正

二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天地之全數

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五居天中為生

數之主六居地中為成數之主五又曰陽

中者以其居一三七九之中也六又曰陰

中者以其居二四八十之中也以天地總

數言之五五也五六也五十有五而虛其

五則為天數中於五餘得五十是為大衍

之數五十有五而虛其六則為地數中於

六餘用四十有九是為樸著之數此二中

之數流行天地間得其中者正而吉過與

與不及者失而凶

卷六

○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人居天地之中

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

貴時中也

太極分為天地在天地則為人在人則為

心人者天地之心人心自具一天地聖



人出而建中作極則能為不地立心俾天下皆歸于中焉所以輔相財成而與天合是故天以午為中地以子為中陽以卯為中陰以酉為中天地無一息而違乎中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侈而虧則偏矣此君子所以貴時中

○易大傳言天地數五十有五大衍數五十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小衍為十兩其五大衍五十其五愚按董誥有言皆不過五五為數祖參天兩地三陽二陰錯綜數之皆五三其三三其二老陰若陽數皆五兩其三三其二少陰之數五兩其二一其三少陽之數五自一五行至九五福凡四一有五九章之數皆五也此圖書皆以五為數之宗祖也所以氣有五行人有五常天有五星地有五嶽樂有五聲禾有五色以至於施為五教秩為五禮服為五章罰為五刑食有五味五穀兵有五兩卒乘皆統於五之天中也可知矣

○朱子曰堯典言春三百六旬有六日康誥言越五六日至旬時

卦有六爻月有五六三十日六日生明六日上弦六日始望又六日生魄又六日無功子至巳六陽月午至亥六陰月五與六相乘而成變化故兩其六為十二月三其六為十八變四其六為二十四氣六其六為一年之數以至人有六德六行六藝器有六尊六彝六豆六邊樂有六律六呂周官有六典六官王后有六服又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瓊鼎用十有二物皆六也以五統六以六偶五所以萬變而不失其地中之六也

○朱子曰天地之數以六為節

六陽極矣生一陰以節之而不使之過六陰極矣生一陽以節之而不使之長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子午分天地四時八節成一年是節之大者六而十二二十四而七十二是節之小者日分晝夜數分朧胸

各成十二而用二百二十四者皆以六為節也

○易數六十

三十六老陽之數對二十四老陰之數共為六十三十二少陰之數對二十八少陽之數亦共六十甲十二辰湊到六十鍾律五聲十二律積到六十

○邵子曰幹以六終支以五終

內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占斗魁所建作甲乙名曰曰幹作子丑名月曰支支幹相配成六旬愚按生於五者終於六生於六者終於五五即十午六即十二支二六相偶為十二五六相乘為三十陽數以三十起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陰數以十二起故一日有十二辰一年有十二月以一年之月而三十之則有三百六十日以一年之日而十二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三十五相加乘皆本於五與六而推得之

○潛虛以天之中數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地



之中數五六相乘爲三十合五十有五爲  
玄虛生成之數

生數一二三四五居天中而在六前成  
數六七八九十六居地中而在五後一五  
成六水二五成七火三五成八木四五成  
九金五五成十土水有原委火有榮煖木  
有本末金有卅乃土有基冢皆不出五六  
陽中五因五爲十陰中六因六爲十二康  
節取此二中以作皇極歷世之書所以明  
大中至正之理馬邵二公朝夕相與講明  
玄虛之學粹矣

○天之運行小則以五六而變大則以六十  
而變  
以卦氣參之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五六三  
十陽六陰六十二支行乎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之中此以小運而進退六日也是故  
小運以六而變六十變通餘分亦成三百  
六十也天道以六而變必有餘分六日歷  
六辰也子以後六時爲進午以後六時爲  
退又以六中參之或六月而一變或六年

而一變或六十年而一變或三百六十年  
而一變是故大運以六十而變六變通餘  
分得三百六十六大則六十年一變者甲  
子甲午各一世也小則六月一變者子以  
後六月爲長午以後六月爲消六年一變  
六氣之數六十年一變五運之數也

○西山蔡氏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  
有陰陽二其五爲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  
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爲十二合四與  
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千者五行有陰陽  
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五行六氣實  
一氣也

五行在天則爲五氣雨暘寒燠風也在地  
則爲五質水火木金土也在天爲雨在地  
爲水在天爲暘在地爲火水火有氣而雨  
暘有質雨暘天交地水火地交天也二變  
而三不變二得陰陽之正三得陰陽之雜  
○左氏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乎六氣  
民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以生陰爲金風  
爲土雨爲木晦爲水明爲火也好生於陽

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  
樂生於明是以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人食  
五味應天六氣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哀樂  
生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愚按人  
之氣稟不齊剛失太剛柔失太柔須先克  
治其偏處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  
多有一等人極是軟懦是值陰氣多有人  
躁暴忿戾是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  
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  
轉也有一等人愚拙雖一句善言也說不  
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不是陰陽  
氣自惡口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  
成碎駁喜惡爾故曰天地人均一氣也天  
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昔民反德爲亂有  
以感動天地而爲妖爾羣物失性反常即  
是妖也史氏曰妖災者水旱飢饉寒暑不  
時雷雹爲厲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暈側背  
穴醜抱珥虫蠋蜺寶錯隊歷山崩地震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六氣結爲妖



藥禍病青祥皆反常以害民性然則轉逆氣爲和氣者惟在人君致中和以位天地

陽復

五月始一陰生爲坤之初爻六月遁二陰生七月否三陰生內成三畫之坤八月觀四陰生九月剥五陰生積至十月坤之上爻六陰滿足則其數窮而反于七又變坤之初爻爲陽其卦名復自姤遁否觀剥坤至復凡七變故云七日此大易之本旨先儒之正說也而正義又引六日七分說與鄭司農引易緯同卦氣備矣且曰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其可通乎然則二說奈何曰皆是也易含萬象隨時變易以從道無不可釋先聖經當從先儒正說以七日爲七月可也本卦氣以正周天之度用六日七分亦無不可今並存之以俟來哲但孔釋王傳云天之陽氣絕滅之後不過七日復生絕滅二字未免有疑陽氣唯微何嘗絕乎又王洙說自五

月至十一月其日之歷行天七舍陽氣乃復非也殊不知周天二十八舍日行一度爲一日行一舍與月合朔爲一月要之日行七舍則是七月安得變月言日取日行一舍以稱一日乎七日七月之辨先儒詳矣愚謂十月剥去一陽自姤至坤六陽數盡至十一月子半一陽生以陽爲主并前數之故曰七日來復七日即七月也以陰爲主故稱月自五月至十月長成六陰止是六月故此稱七日者表而出之亦見崇

陽之義

○復之說有三理則一

濂溪就坤上歸來處說復故曰利貞誠之復說與王弼同伊川就動處元字頭上說復故曰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康節就動靜中間說復故曰一動一靜之間朱子謂道理只是一般但所指地頭不同爾以復卦言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觀雷在地中之象則伊說爲正

○復之分有三爻則六

朱子曰天地有陰則有復衆人有惡則有復聖人則無復愚亦謂衆人有復賢人不遠復小人迷復或問朱子曰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要各看得分曉愚謂聖人之心與造化爲徒赤子不失天理渾然初無間斷孰得以窺其起滅之處是謂無復且晝枯亡膠膠擾擾而惻隱羞惡之心躍然於一悟之頃此善惡之分爲陰陽也或一念之動生於寂然至靜之中又動靜之爲陰陽也人之一心本自虛明不昧因其靜極而動知其爲良心而圯廣之則爲善必充其量因其動中有靜必察其有不善而摧抑之則除惡必去其根如此則人慾盡去而天理常存亦可自有復而希聖人之無復矣以復之六爻推之初九不遠復仲尼以顏子當之餘五爻不指其人者蓋寓勸戒於不言之表誠齋則露矣謂子夏聞過而休復曾子曰省伯玉歲省爲頻復夷之爲獨復周幾漢元



為數復疑未當盧杞為迷復之凶得矣愚以為迷復之下為數獨頻休即朱子所謂衆人之有復者雖品有優劣終不若顏子知幾之學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露卷而天空也聖人教人止舉其上其次姑循序而言之

○彖曰七日來復天行也

七日說見前程子曰天之運行如是消長相因天之理也橫渠子曰七日晝夜相繼元無斷續之時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程期此是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其首尾起滅自有天地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苟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朱氏曰剝極成坤陽降而入坤極而動陽升而出陽涉六陰極而反初日也月也歲也天地五行之數所不可違而必曰七日明律歷之元也故日月五星始於牽牛氣始於夜半歷始於冬至律始於黃鍾子雲得之為八十一首

以盡一元六甲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二章之數邵雍得之明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窮天地消長無極之數愚謂程子說天行消長之理簡而約張子說得氣象大謂陽氣流行雖窮冬未嘗絕皆以乾坤生生之理推之若漢上則專以數明理指七日以推律歷卦氣之元冬至子半之說且引太玄皇極經世以廣之是知復非止可以明理又可以該數也朱子有言天地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不包以動靜分之則為陽奇陰隅雖大而天地日月星辰細而歲月日時寒暑晝夜無不包也此復之陽來陰往所以該天行終始之義備矣

○易繫曰復小而辨於物

一陽萌於黃宮卷六在群陰下其初如絲髮之細與衆陰却不相亂如黑暗中一點白白則能辨衆黑不能掩其白如日未出于地地中亦藏他不住以人事觀之如顏子雖愚三千弟子中未嘗不稱其賢故朱子曰

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得者是也徐氏曰復者反善之幾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於此而不明辨夫物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可不畏哉

○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

以卦配月則當十月以氣消息言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程伯子謂息訓生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間斷朱子又謂剝盡為坤一陽下面便生不曾斷續見天地無休息處且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卷六三十分他便從三十箇日頭上逐分累起從小雪後十月中氣便日生一分上面趨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得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



腔子做一畫未成非坤卦純陰無陽也此不是深奧事伊川不分明說與人令人做一場大事看當初欠說得幾句漸消漸長陰陽不相離之意

○朱子曰復之一陽不是順然便生乃是坤卦積來

不是冬至子之半一陽方生正是及子之半結算那一陽方成子半後第二陽方生漸成二陽過一月方成臨朱子又謂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

○成坤三十日陽漸長到冬至日方是一陽第二陽方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却以月弦望便見陰陽逐旋如此生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九月陰極陽已下生但未成體六陽成六段一段又分三小小段亦須分毫積起冬至方成一爻剝上九一畫分為

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未方盡陰亦然以夫始推之可見但聖人不言爾

○又曰天地中間氣有六層

此氣升降上下十一月冬至從下面第一層生起直至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六層之中發生都是箇陽氣陽長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那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為復復便是本來物事陰來為姤姤是偶然相遇

○又曰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

程子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其言動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如何下得箇動字然靜中須言物始得這裏面便是難處賢且謂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固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善言心者即此可以觀天地之心愚謂若思慮未之時不謂之靜不得

○朱子曰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然既足則又變既變則又化大關一歲一月小關一日一時莫不皆然

如木之黃落纔落時萌芽已生了如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萌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一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爾

○或問碩果不食曰只不食便有生之理伊川所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上九老陽在上碩果象先儒桃仁杏仁之說謂核子裏面仁種之即生故謂之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不是死底物事易惟復卦與乾卦言仁見天地生物之心自姤一陰消乾進至六五極矣乾為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為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鳥窮上反下艮卦覆轉來即為復陽生地中又滋長而為乾此碩果不食之象也

○程子曰復言七日來復物極必反理須如此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



其曰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自然不息凡物散其氣必盡無復歸來本原之理天地如烘爐消燦亦盡沉既散之氣豈復在造化自是生氣焉用此已散之氣哉如海潮然日出則涸月出則生非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朱子謂七日只取七義八月有凶天取八義謂之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天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質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

○蔡氏曰陽消自建午之月而爲剝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卦經七爻月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

○廉山郭氏言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曆律之紀四時之序無不及於此者所以黃鍾爲萬事本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升而萬物死其反其復終於

六位而時成易以靜爲本天地以無心爲心靜以法坤動以法震雷在地中靜之終而動之始也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實齋李氏又謂一陰生於牛而日行南陸纔行到南至處便復纔復便一陽生於子而日行北陸是爲冬至然陽之初復如絲髮之微未足以有爲必歷七日而後得少陽之數於一陽十五分而得三分半此則陽少壯而可以有爲也故曰七日來後天行也貞下起元而生生不可禦惟草木零落而果實墜地則勾萌甲坼而生意復回豫之順以動理先於氣也復之動以順行氣先於理也劉氏曰天行躔次十有二陰行其六陽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六位而至於七則陽復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環輪反復其數如此施之於年月日時並同漢上曰以乾坤二卦消息之象推之一日自午時至夜半而復得子時一年自五月至十一月而復得子月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而復得子歲天道運行自然如此

合爲一紀分爲歲月日時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聖人所以存七日來復於復卦者以明卦氣也或問愚曰邵子二至呼吸如何曰冬至後爲呼吸夏至後爲呼吸則萬物出吸則萬物入一歲一呼吸天地大闔闢子後夜半呼午後晡前呼吸合陰陽在人爲一日人於一日一夜間亦有一萬三千六百息晝呼應萬事夜吸萬籟寂天地歸一身呼吸由語默復姤五往來陽升陰始屈是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其在大化流行中亦不過一年之頃刻

天原發微卷之十五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逸七

魯齋鮑雪龍景翔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數原

數學自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始後七百餘

年禹治水而得洛書又一千一百餘年得箕子作洪範而洛書九疇之數始明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去箕子時已五百七十餘年又年七十歲始係易以發明河圖之數又五十有五之中孔子又千五百餘年而皇極經世之書始出其數所以不流於術者以其一本於伏羲先天卦圖而推演之也其不言書數者先天足以包之矣然則數學之傳伏羲得之而畫卦孔子得之而爲大衍廣節得之而爲皇極經世其源流蓋有自矣若夫楊作太玄術衍元包司馬公作潛虛僅得易之一端而已未臻其極也然經世之數世罕有精之者以其數根於氣萬變難推不若理明於心一定易守所以孔子教人惟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理明則數在其中然數不明則理亦未易精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斯可也

○朱子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蔡氏曰氣即數也冥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愚曰太極未動未見氣也數何有焉然貞一函三已在其中矣自夫一動生陽之初便有一數之渺茫萌乎其中特未著爾動之著處一便分明動之定而靜處便生箇二靜極復動便成箇三動極復靜又成箇四一而三三而九陽數從此流行生出事物來二而四四而八陰數自此凝定便成箇事物物之象知機之士見得分曉便就那陽數渺綿處做工夫持循得定到那陰數七八九六上去便無差錯都成箇好氣象若是天命賦予已定者陽氣墮在陰氣中便有些氣質之性君子欲變化之者只是欲充拓這箇陽善之理爾所以聖賢不言命

者一主於理以扶世教也然亦終是離他不得

○易中有四大并聖人而爲五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蓍龜皆數之兆也非聖人則知天地何以知其爲三爲兩四時何以知其爲七八九六日何以知其爲一月何以知其爲二河圖何以十洛書何以九蓍龜何以五十而用四十九此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者所以居中而爲之主也故繼之曰聖人效之象之則之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以此

○伏羲以上無圖書有天地自然之易故曰爲天地所畫之易

易者陰陽變易代換理與數不相離皆自然之易混沌初開人淳最有知識天以日月星辰示此數於上地以河圖洛書呈此數於下首生伏羲揭此數以示人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遞遞相傳以至于今



根本中抽出枝葉枝葉中披尋根本萬變不同而一者自若識者當究心焉愚按史記言庖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代結繩黃帝師大撓探五行精始作甲子命容成造曆隸首作數取竹爿谷聽鳳凰鳴雄鳴六作六律屬陽雌鳴六作六呂屬陰宮商聲宣律呂數起無懷前天皇後年紀悠邈春秋稱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十紀凡世七萬六年若非伏羲畫卦起數世代何以紀蔡季通謂康節之數伏羲也須理會過朱子云他只見得箇道理便畫出幾畫那知疊出來恁地巧若逐一安排便非天意史記謂伏羲最淳厚作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

○又曰五居中央為天地沖氣

天五居辰極中而貫四時地五居河洛中而統四方圖中五點土居中央外四點北水南火東木西金是也戊己律中黃鍾之宮宮在中間春角夏徵秋商冬羽音皆別惟此曰宮京房律準十二弦中一弦為黃

鍾不動十二弦便柱起應十二月五居中夾重十而五不離中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衍五十中五為天地沖氣虛中無為全體未分即太極也及其判則兆於一一為形變之始是為天之元氣始變而出於北方以生水故水數一此一之為數以其初變而得名再變而出於南方以生火故火數二此二之為數以一之再變而得名三變而出於東方以生木故木數三此三之為數以一之三變而得四變生西方之金其數四亦以一之四變而得五也二三四雖皆以一得名故總謂之生數然是一也始由五出以生是數於外終由五入以成是數於內內外生成均一五行而已故曰土為沖氣是為貞君以為五行之主五者自生自成初無所待其成於五者亦重五而為十洛書縱橫曲折皆不離於三五者亦猶是也此天之五數所以乘數而不墮入數而不沒成變化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乾之策二

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九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邵子曰大衍之數其算法之原平是以算法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陽無十陰無一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張曰陰陽不過消長算法不過乘除乘者二用也方圓曲直四體也大衍用四象為算法之原陰升陽降于四象之中則六也愚曰以先天求之天之圓其數三

其變也三而六六而七七而又九地之方其數四其變也四為八八而六六而又九天而地地而天曲直數之參伍錯綜其變不窮蓋易有因法乾用老陽九坤用老陰六六衍用四四象之數四因九得三十六

是為乾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是為乾一卦之策數又以三十六而六之亦合此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為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為坤一卦之策數又以二十四而



六之亦合此數三十六而四之亦通二篇之策三十二陽卦一百九十二陽爻一爻三十六三十二陰卦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者以三二因二百得六千四百以三二因一十得三百二十以三二因六得一百九十二合之則六千九百一十二即所謂以二百一十六而三十二之數地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者以三二因一百得三千二百以三二因四十得一千二百八十以三二因四得一百二十八合之則四千六百有八即所謂以百四十有四而三十二之數也其說固詳且明矣又陽一卦二百一十六積三十二陽卦而筭之亦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一卦百四十四積三十二陰卦而筭之亦得四千六百有八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不尤簡且易乎易用老則變故以乾坤策當之若以二少合二篇策推亦然此係易學中一大本原處學者不可忽也孔子以此法係於易後世諸儒說

欠明白簡要康節嘗以傳授於希夷者久而忘之一夕夢中告教復得尤以為難况後學乎愚老矣鑽研布筭特詳書于此使學易者通是則數可迎君而解矣

○地下之數不可推

陰陽老少天地人物四四一十六象皆可以類推特地下之數隱而難推爾故曰凡象之在天下形之在地上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自不見之爾正音律數行於地上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寅入

戌故亥子丑三時入地下而有數不見也

程子有言堯夫有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得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是皆自然獨聲之數亦得一半蓋陽聲也尺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

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言之有形斯

有影形藏矣影何永哉卦變云一二三四數在地下至五則出乎地上人物始生始有兆朕可見到大七八九則著矣

○聖人倚天地之數以扶陽抑陰

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此天地之本數也地多其五大衍之數五十用數也天多其十何也曰此聖人扶陽抑陰之道也二八也四六也地之數止得其二一九也三七也五五也天之數復得其三而為三十天

多於地也又陽數三則進而用三十數之多陰數四六則退而用十二數之少自此推之天三地二為五天六地四為十乾九坤六為十五乾得三十六坤得二十四乾得六十七為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時坤止得

三六一百八以閑物而已聖人倚造化之流行以立其數淵乎微哉

○真西山紀蔡隱君之言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心之數數坤於一奇象成於二為奇者數之所以行偶數象

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八八而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九九而又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



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後事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易八卦象布為四千九十六象京房備矣蔡仲默曰先君子言洛書者數之原也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

數二者不可相無象以偶而用有應則吉數以奇而用有對則凶偶者陰陽對待之

象奇者陰陽迭運之數一者九之祖九者八十一之宗一九首尾為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九數分為九圓轉而數之則八

節周矣二二立春三三春分四四立夏五五夏至六六立秋七七秋分八八立冬九九冬至九數終而復生生生不窮也陰終而陽始晝終而夜始歲終而春始前天地之終後天地之始皆不出於圖與書之

數也一九而九九八十一八十一而七百二十九七百二十九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備奇數之行偶象之所以立也故

曰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或問先天數朱子曰大傳詳矣地坤者六

十四卦之祖也何圖洛書者數之宗聖人畫卦之源也一曰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

天一至地十伏羲則河圖以畫卦之數五十有五者夫子發明天地之數大衍五十者揲著之數乾坤三百六十者周曆之數

萬有一十五百二十者萬物之數皆先天數也圖書之數無往而不包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蓋陽奇陰偶之畫即乾坤二卦之分也所以伏羲畫先天之卦首乾尾坤包六十二卦於其中者蓋以天下萬有

之數皆固於乾坤中也乾天也數起於一以一函三三三而九九天下下一三五七九之為陽數者皆係乎此所以乾道成男而為震坎艮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稟乾之氣也坤地也數起於二二二而六中

合十二畫凡天下之二四六八十而為陰數者皆係乎此所以坤道成女而為巽離兌之卦散在四時若人若物皆稟坤之氣也一奇一偶為陰為陽牝牡相銜皆四九

四六四七四八之數生生化化而充暢流

動於中順數逆數無往而不與此數會天道左行為順五行所以相生天道右行為逆五行所以相克相克所以相成也故曰

易之數由逆而成也說卦曰易逆數也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之謂也邵子曰

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雲莊劉氏曰易畫生於大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理必有所依而後立雖不雜乎圖書之數亦不

離乎圖書之數也○又曰十者兩其五也參其三而益以一也十除三則七除二則八除一則九除四則六六又加四九又加一七又加三進退伸縮無往而不與之會焉四象不離乎十也

以分數言之二分二四分四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又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分百百分千百分萬以至

十萬分億十億分兆十兆分京十京分垓垓以下分秭分穰分溝分澗分正分載分



極通十有五名皆不離乎十根有幹幹有枝枝有葉愈大愈細愈細愈繁陽自震長至乾則分陰自巽生至坤則翕長分消翕一十數之運而已故程子曰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邵子曰乾坤坎離為三十六卦之祖三兌三震為二十八卦之祖

乾坤坎離兼重卦中孚順天小過共八卦不變為三十六卦之祖三十六卦即上下經兩箇十八卦也兌巽震艮本二卦之變

故為二十八變卦之祖二十八者三十六卦中不變者八變者二十八反覆觀之即五十六卦何以言三十六卦也乾一坤八一百數中取六十四卦為體三十六卦為用一至十而足十至百而足坤位上得三十六為用下得六十四為體內陰爻體數足共百數十退八八六十四八退二六六三六六卦有九中藏七者四九三十六中藏四七二十八卦有七中藏八者四七二十八中藏七八五十六卦有八中藏六

十四者即下八卦不動重而為六十四者約而博也有六中藏三者六十四中反覆視之止三十六者博而約也或藏九于八則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亦曰四九交數皆九體藏八中故其體不窮或藏九于十則九疇有五九之數實有九事六極附于五福則十不見而藏于九以用藏體其用不竭

○又曰乾用三十六卦故一爻亦具三十六數坤用二十四卦故一爻亦具二十四數六十四卦應一年三百六十日乾一卦六爻一爻三十六數六爻二百一十六即三十六卦之爻數也坤分得二十四卦湊乾成六十四卦一爻二十四爻百四十四即坤二十四卦之爻數坤與乾共成三百六十

○天數用七  
天數十七為用三為交地數十二八為用四為交乾本得一爻三十六得二百一十六今加六作七則二百五十二是為寅開

戌開之數坤本一爻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取一分以奉乾止用三六一百八即求子丑三時也一日一月一年數皆行乎地下而不為人之用也或十分用七從天之用主十干而言也或十二分用七用八用

九從地之用主十二辰而言也用七則二百一十為用百五十為交用八則二百四十為用百二十為交用九則二百七十為用九十為交故曰日數從天辰數從地

○數有盈虛生於二至之中

由辰之二千一百為陽極氣之餘分也陽歲六日每月之中氣是也六則十二陽進十二日為一百二十又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陰極朔之虛分也陰縮六日每月之朔虛是也六則十二陰退十二日為一百二十共二百四十偶十二而二十四大運正數六十日得一分閏數以六日得一分分布于二十四氣中盈朔虛各十二而有二十四運折一于四也晝夜分用故用二百五十二



○又曰數有體用體數生物屬地用數運行屬天

體數三百八十四具六十卦爻數三百八十四以四為體則三百六十爻為用蓋六十四卦存乾坤坎離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二十四氣則以三百六十爻為一年之用存九十爻為體十五卦則二百七十爻為天地用數即寅開戌閉之數也存一百爻為體十八卦則二百五十二爻為地上用數即寅至酉加閏之月也去亥子丑三宮之卦不用一百八日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存太極之體餘為天之用存天之體餘為地之用存地之體餘為人之用實用之數二百六十四是為律呂人物之用數二百五十六者為坎離生物之數於地體二百五十二上加四為六二百五十六日有三千七十二時皆為生物之時物生乎陽獨取陽策為用乾陽三十六兌離巽共八十四坤十二震坎艮共六十八位陽爻總一百九十二并本生四數六十四為二百五

十六也又曰六十四卦去初上爻不用而用中爻四位亦得二百五十六用四位者四地體也坎四陰離四陽故生物必以四也乾坤定位于上下坎離交媾乎其中為生物之主孕其精神去初上不用而用中爻者以天地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日中生物故也使離不存四陽無以受坤陰坎不存四陰無以納乾陽故各去四以立體去四者常存而不用而用二百五十六也初者地之氣命之根先天圖內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不變者初不用也上者天之神性之原是以八純卦五世而遊魂以為天易上不動也

○邵子曰易有變數卦有變象

天數函三重三則六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陽數之極也極則陽變為陰地二重四則八八八六十四陰數之極也極則陰變為陽有卦變者一變三乾變震坎艮坤變巽離兌也一變八乾自夬至泰坤自剝至否也外三男三女之卦一同有變卦者以

揲著得之得二老九六之變則為乾為坤得二少七八之不變則為震坎艮為巽離兌也有爻變者如坤一爻變復至六爻盡變則乾之類又以一陽互升為變者則為復師謙豫比剝也又有二陽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臨來三陽爻變者十卦皆自泰來乾一爻變姤至六爻盡變則坤又以一陰互變而生者則始復履小畜大有也又陰二爻變者十有五卦皆自遁來三陰爻變者十卦皆自否來此以爻變卦變言也

○

八卦之變八而八之極於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六十四而六十四之極於四千九十六卦以卦畫推之此十二畫卦也累至二十四畫則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卦又先天圖一變得二卦二變得四卦三變得八卦四變得十六卦五變得三十二卦六變而六十四卦備

○先天方圖二圖一一相應故邵子曰變于內者應乎外變于外者應乎內變于下者應乎上變于上者應乎下



巽離兌以二十八陽應坎艮震之二十八陰坎艮震之二十陽應巽離兌之二十陰乾兌巽坎爲上則離震艮坤爲下乾兌離震爲內則巽坎艮坤爲外陽消陰長每卦相效未有變而不應者變者從天天左行而日移一度應者法日日右行而天應一度皆左右相應也日紀于星乾離也月會于辰兌震也火生於土坤坎也火潛于石艮巽也皆上下相應也飛者棲木離艮也走者依草震坤也心肺相聯乾巽也肝膽相屬兌坎也皆內外相應也所以易之六爻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六應常相反對也天地相函牝牡相召天陽地陰天律地呂天聲倡地以乾兌離震居西北倡地之五六七八一十六卦於東南又交西南否遁訟姤十六卦是爲暑寒晝夜變走飛草木之性情形體得動數十六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動物之成敗美惡莫不由是以地音和天以坤艮坎巽居東南和天之一二三四一十六卦於西北又

交東北泰臨夷復等十六卦是爲雨風露雷變性情形體之走飛草木得植數十六卦成二百五十六卦位合四變凡植物之榮枯華實莫不由是西南之卦自左而右以觀動物之命在首附天以陽生乎下在下之三十二卦其一皆向上者命在上也故人首在上而鳥獸皆橫生東北之卦自上而下以觀植物植物之命在根附地以陰生乎上在上之三十二卦其一皆向下者命在下也故人腎在下而草木皆倒生然後配以音聲之卦則日月星辰之聲天卦百十二也水火土石之音地卦百五十二也

○又曰天地十六變共六百七十二分消長天左八變自子至巳爲晝三百三十六爲數之長地右八變自午至亥爲夜三百二十六爲數之消共二八一十六變天統乎體八變而終于十六以乾爲主自夫而行兩卦當一變同人當八變姤當十六變天地各分八變各得數三百三十六者五十六卦之爻數也八八六十四卦除去乾坤坎離大小過中孚頤二十四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陽之數巽六日右六陰月一百八十日卦去坤坎大小過二十四爻爻二十四而十二即陰之數縮六日也共去二十四所以有三百三十六合爲六百七十二分消長也又爲七六五四之變

○八卦生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蔡氏曰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乾始一而兌爲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爲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爲四千三百二十自巽而坤皆奇偶之生數釐之於二十四卦以所生之數而相乘知其總數也兌之震則爲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之數愚嘗攷之矣陽一爲奇陰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於乾爲起數之端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後有兌兌爲月其數二衍之爲十二一歲有十二月也兌之後有離離爲日其數



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千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二三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先一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於此是爲巽元之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坎六繼之是爲巽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艮七又繼之是爲巽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巽之時數則居之坤八焉又衍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物之終數陰之所以承乎陽也由是重而衍之以至於八則乾之世數四千三百二十衍之爲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允之世數五萬一千八百四十衍之爲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循序而推皆可察見大抵乾允離震之數包巽坎艮坤在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亥下六辰皆

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隅而知之也

○十二與三十互用

歲月十二即歲之一而十二之歲日三百六十即十二而三十之歲時四十三百二十即三百六十而十二之世歲二十即歲之一而三十之世月三百六十即世數而三十之世日萬八百即世日而三十之世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即世而十二之

○十二辰十二次其數即三四二六兩其十二而三八四六

陰數二衍爲十二十二支十二時十二月十二世十二卦坤有十二畫人有十二物所以地數起于十二十二辰者辰數月數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二六也以生成而分自子至戌爲陽自丑至亥爲陰亦二六也以奇偶分二六十二陰陽各半析一爲二分其十二也四三十二者四時各三析二爲四又分其二六也二十四

者氣數十二月也八節者一節而三氣四時者一時而六氣也先天一宮八卦之爻各止四十八者分四方立體應乎四行也中虛十二爲土以應四方在甲子則存十二在著則卦一在坤則餘十二陽在乾則餘十二陰四十八者十二也去十二而用三十六爲老陽自寅至戌三用而一不用二十四者去四六而用四六爲老陰自卯至申去六用六各半也二十八者去四五用四七三十二者去四四用四八或自寅中至戌中或當自卯至酉用者常多於不用爲乾坤進退之間此十二數日分晝夜月分朧朧進十二日則陽贏退十二日則陰縮贏則氣之餘分六爲百二十縮則氣之虛分六亦百二十進退六日進退六十日亦偶之而二十四故用二百四十二二百五十二二百六十四一年六十甲子小則六時大則六日又大用六十年皆十二也故曰六甲而天道窮月三十日用中也中間半日爲日月之合除閏亦合一宮之



數只是無人會說來

○乾用九坤用六乾坤進退於七八九六之中

體四用六乾坤包平體用故三十六以四變則四九以六變則六六二十四以四變

則四六以六變則六四若二十八與三十

二以四變而已不能以六變也自用言之

四六二十四極陰也進六為三十而陽中

又進六為三十六而陽極六六三十六極

陽也退六為三十而陰中又退六為二十

四而陰極自體言之六四二十四極陰也

進四為二十八又進四為三十二又進四

為三十六而陽老九四三十六極陽也退

四三十二又退四二十八又退四二十四

而陰老矣惟乾坤進退獨能會于七八九

六之中為陰陽二老而加用也六子不能

以六變故不言用陽生陰中自六進至九

而老陰生陽中自九退至六而老二老之

變皆不離乎四象故以四而加於九八七

六之上得其體數之四矣又於體中而推

其用焉則曰二十六也三十二也二十八

也二十四也易有六十四卦六十以應六

甲四卦以應四時二老少雖各有攸司

然陰終不可以先乎陽乾本六陽數又能

象坤半以為九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此

老陽之數所以始於三而極於九而老陰

二少之數皆其中之節目云爾故曰以一

氣之體純言則謂之乾而無不包者此也

○大易兩其十八以分經共成三十六

文王序之孔子翼之示人至矣自漢以來

未有能言之者

○經世兩其二六以分運共成三百六十數

大小二運六進六退年月日時上見之

○張觀物曰數法十有二本於陰陽氣數而

分

三百八十四體數也三百六十用數也十

用七十二用八交數也陽歲六陰縮六餘

數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奇偶之數

也長數者長小為大復至乾也分數者分

大為小始至坤也又分乾一爻降為六卦

大有小畜履同始者乾之象也因數者二

因十二而常終于二三因二進于三十而

常終于六析數者析一而二二而四四

而十六也除數者消數也乘數者長數也

如以陰乘陽陽乘陰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十得一十一萬九千六百為一元之類是

也

○又曰卦有由用之體即體之用

由用之體者由一陰一陽為二陰二陽二

陰二陽為四陰四陽四而八合之則十二

陰十二陽先天圖外八卦由八而下八陽

間八陰八而十六十六陰間十六陽十六

而三十二三十二陰間三十二陽三十二

而六十四一百九十二陽八十陰一百九

十二陰八十陽合而論之則內宮之左六

十四陽三十二陰右亦六十四陰三十二

陽上宮左右則各有四十八陽四十八陰

也即體而之用由六十四而三十二三十

二而十六十六而八八而四四而二二而

一一者太極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分



也

○邵子曰天地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又曰天四變合地四變

天地各有四卦八者四而已天圓以用為主體則統乎地地方以體為主用則從乎

天天裁四為三以三為用地析一為四以四為體自寅至戌三用一不用者老陽四九也自卯至申半用半不用者老陰四六也四四一十六位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四象變為寒暑晝夜合地四象化為雨

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天重三則六六從

一起并本則七去本則六故陽常存一以主進進之為三十六地二用二十二從四起并本則十六去本則十二故常晦一以主退十二月消十二日也是故天之大

極從地而右轉地之元氣從天而左行

○又曰三即三十二即二六

舉一歲陰陽之氣數言之也一歲四時一時三月一月三旬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三五一十五日為一氣從地用支則六日

一分三四一十二時為一日大則一年統

三百六十日自三十日而分小則一月統

三百六十時自三十分而積日一變三十

一會三十運一世三十年三十箇十二時

為一月十二箇三十日為一歲三十箇十

二月為一世十二箇三十歲為一運三十

箇十二世為一會十二箇三十運為一元

○又曰天六變生三百六十此運行之數也

一變生六再變生十二三變而十八四變

而二十四五變而二十六六變而三十六於

是進而為三百六十

天運行之數以一為本以一用六無藉乎

地一變六十六變三百六十此以天地而

言也五生六者一月五卦一卦六爻以五

乘六五六十也除四正卦外一年卦有

六十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周六十甲子

亦六六三百六十日也一變生六去一則

五五以一為本二變生十二去二則十

以二為本以至三變四變五變六變皆去

其三四五六以存其本而得二十二十五

三十之數也故曰五六生二十三三十卦當

天之六變而得一百八十先天圖左右皆

然各有五變而生三十二陽三十二陰五

六遞交奇偶相配此五六所以為天地之

中數四時運行無往而不與之合以十二

支數卦以六日一變以十千數候以五日

一變六十變而三百六十生焉以三百六

十乘三百六十得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

之數

○又曰地四變而生三十六生物之數也四

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二十生二十八二十

八生三十六於是進而為二百五十六

地生物之數以四為本以二用十二析一

為四析四為十六析十六為六十四析六

十四為二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十六

者地之四一變為四者地之一四生八者

一四生二四并之則為三四一十二八生

十二者二四生三四并之則為五四二十

十二生十六者三四生四四并之則為四

七十二八十六生二十者四四生五四并



之則爲四九三十六地用四變而極于九所以生物六六而數之天所以運行四九而數之地所以生物一暮自草木萌動至于地始陳而物不生二百五十六日而已

○卦體八八卦用六六爻體三百八十四爻

連七

二十五

用二百一十六

卦用三十六爻用二百一十六合之即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又天也六爲天之用卦地也八爲地之體所以用乎地上皆一陽之氣陽包乎陰也天有六氣三陽三

○

陰一氣而六旬三十六者旬數也六子皆

三十六一年三百六十日六陽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陽六陰爲十二六變爲三十六陰四九三十六四九者九之體六六者六之用陽六又兼陰六之半是以爲九坤

用四六兩其十二乾用四九三其十二是以兼陰六之半故曰體有八而用有六卦有八而爻用六

○陽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爲一百八三陽三陰各半也

三六一十八即一百八也兩其十八即二百一十六乾四九坤四六乾克其餘分故坤退一六以奉乾乾得七六坤得三六而已用卦之策乾盡包之陰已無有是以三陽三陰分乾之二百一十六一日十二時

一年十二月自寅至午一百八自午至上

一百八陽中三陰陰中三陽皆爲畫爲開物之時其餘百四十四雖屬之坤寅之末一十八戌之初一十八共三十六分猶爲陽之餘分所克爲春夏秋冬生物之時以助乾之施化三用而一不用也故曰陽以陰爲基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于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衍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

連七

二十六

以時之陰陽進退消長積爲一年推之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爾甲子甲午爲一世首數有十生成各半元會運世年天之生數五日月時分秒地之成數五故經世之數止於年大而

小之數極于秒以一元推之秒則一月分則一年辰則一世日則一運月則一會元則一年乾宮一位八卦自元至辰宗于天之一元天地大數也外七位每位八卦亦自元至辰各有其元者人物小數也天之

八數同起甲子造化初也經世甲子指一元之年數爾日甲子星甲辰子從之者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是月與星辰皆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得泰之五億數則盡乾一位八卦之數又變三十得兌位

○

履卦百七十七億則一辰三十分之數也每月日時陰陽皆有消長一日成二日一時成二時以分藏秒以秒藏時時藏月月藏日日藏年愈細愈大愈大愈細鬼神不能窺矣分秒之數何如一時三十分計三

連七

二十七

百六十秒卦當大有一日十二時三百六十分計四千三百二十秒卦大壯一月三百六十時一萬八百分計十二萬九千六百秒卦小畜一年四千三百二十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計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秒需卦一世三十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分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秒大需卦一運十二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時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分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秒泰卦一會三十運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計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六十六萬秒履卦一元十二會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萬分計二千一十五億五十三百九十二萬秒兌卦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一元之年一會之月一運之日一世之辰皆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

○六十甲子周流先天方圓二圖之內

圓圖為天去四正卦二十四爻當三百六十日行乎十千十二支十千以應天之十日十二支以應地之十二月十二時所謂五日一候十日一甲十五日一氣三十日一月甲戌以陽變已亥以陰變五以變也

午亥以陰變子己以陽變六以變也一年甲子十之六一月三甲而六其五一年三十六甲而三百六十運周以天之五而生七十二也一月兩子兼半而五其六一年三其十子而亦三百六十運周以地之六

連

連

而亦成七十二也圖之左一十五子一子兩變共三十變三六一百八十右亦然亦三百六十也三十分為時三百六十為時之秒四千三百為日之積又以月為年兩日半三十時為一月時之三十分一分為一日每分十二秒一秒為一時縮年為月縮月為日縮日為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自一時之分秒而積之爾微而分之至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秒而止細之又細所以能研物理而窮事情高入蒼天低入黃泉大舍元氣細入無倫子雲亦嘗推見此矣今以圓圖轉之以見皇帝王伯之鋪舒古往今來之治亂四時萬化之運行日月星辰之流轉乾坤主之所以明天之數也方圓為地四以為體四四以數

至四九而轉十六事以明至二百五十六位而分天聲倡於上而六律鳴地音和於下而六呂應走飛草木皆應其數坎離主之運四陰四陽以生物於地也先天之學圖由中起大關造化皆自然之妙也宜邵

連

連

子玩心神明而終日不離乎此

○程子曰易逆數也要測知未萌事若已往何用籌算然數者理也理有必然如五世三世希不失之類數莫逃乎理也

泰漢以來合理言數入於識緯久矣到康

節說數方及理參天地之運類乎其順浩然其歸如曰畫前元有子後無移數如此理亦如此愚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為主數亦在其中夫子雖不言命而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數不明則理亦晦故邵子曰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君子當造其極可也愚謂天下之數出於理達理則入于術

○朱子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



呂國史中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  
天奇地偶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  
六卦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有加乎  
此哉故其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  
體用以寒暑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  
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  
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  
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秦  
漢以來一人而已

○數學樞要

天一地二天奇一一地偶二二天無十地  
無一一三三三天故乾用九二四兩地坤  
用六一者天圓之體四者地方之體天圓  
徑一圍三積之而八應八方四維地方起  
四積十二每用三故四方分十二次四  
時分十二月天一而二陰陽並行地二而  
四陰陽分兩天圓起一而積八地方起四  
而積十二圓數奇故天數一而用六方數  
偶故地數二而用十二天變方為圓常存  
其一地分二為四常執其方陽主進故天

升一而為七陰主退故地去四而為十二  
圓者起一積六方者分一為四圓者裁方  
以為用故一變四四去一則三三變九九  
去三則六用數成於三而極於六方者展  
圓以為體一變三并四四變十二并十六  
體數成於四極于十六天主用故藏一於  
四十九之中五十著中藏一者數中本有  
地主體故顯四於六十之外六十卦外去  
四者數內本無日一變三十月一變十二  
日一年盈六日月一年縮六日日一年三  
百六十六日月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天起  
於一地成於四乾一畫包坤二畫為三乾  
畫包坤六畫為九乾一爻三十六陽坤一  
爻二十四陰共六十乾一爻六六三十六  
六進一為七六爻得二百五十二坤一爻  
四六二十四退為三得三六二二百八坤  
於乾百中取三三百六十中取一百八地  
之用在天故藏一於始天之體在地故隱  
四於終主天一而言陽進陰退主地二而  
言陰陽互為進退天三地四天一三五為

九五四為九地一二三為六二四為六天  
之用用三百六十地之體具三百八十四  
天圓以用為主體則托乎地地方以體為  
主用則從乎天天三三為九地三三為六  
天重三則六地重四則八天生數一二三  
四地成數六七八九天六六三十六地四  
六二十四天分其三故日有三十進為三  
百六十日地起於二故月有十二分為二  
十四氣天用數三而極于六地體數四而  
極于十六天三地兩天七地三天有三辰  
地有四行先天四維震艮兌巽後天四維  
乾坤艮巽天三地兩天地本用之數三而  
兩兩而三乾坤通用之數北極出地上三  
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  
餘則皆見卦用六爻者二百八十四爻周  
四位者二百五十六二男以二十八陽生  
乾父之三十六陽三女以二十八陰生坤  
母之三十六陰坤母以十二陽生三男各  
二十陽乾父以十二陰生三女各二十陰  
坤中藏十二陽至乾成三十六陽乾中藏



十二陰至坤成三十六陰乾三百六十三  
分用二為開物數坤四六二十四去一存  
三為閉物數天必有地三而兩地必有天  
兩而三乾包坤偶為三坤分陽數為六乾  
三十六卦為奇坤二十四卦為偶陰二而  
缺陽全則三乾中藏三十六陽坤中藏三  
十六陰乾三十六陽主進進之為三百六  
十坤十二陰主消一年十二月消十二日  
陽得三用進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卦分  
入體變八八六十四四千九百二十卦三  
十六為天之用卦六十四應地之體先天  
圖左為天三百三十六分長震離兌乾為  
消圖右為地三百三十二分消巽坎艮坤  
為消乾天多於地聖人扶陽為奇數故天三  
地兩地多於天太極肇判為初數故陽一  
陰二天五地六天五地十天六地四天四  
地六六者天之用十二者地之用天之變  
六氣以六變地之變四體以四分天數二  
十五合為五十應著數地數三十合為六  
十應卦數天六用數屬陽地八體數屬陰

天六變六六三十六旬地四變四四一十  
六位天數六每爻三十六中分為兩則三  
六而十八變五六而三十日六六而三百  
六十地數二每爻二十四中分為兩則二  
六而四之四十八爻六之七十二候十六  
而六之亦得三百六十天以六而藏諸用  
地以八而顯諸仁天有六變有三則有六  
自六至于三十六天之六變地有四維有  
二則有四自四至于二百五十六地之六  
變天得兼地故用六變一變六十六變而  
三百六十地不得兼天故用四變一變四  
二變十六三變六十四四變二百五十六  
六為用數屬陽八為體數屬陰六六者為  
三十六卦之用八八者為六十四卦之體  
地從天而用五天從地而用六乾兌當春  
有五十六陽四十陰坎艮當秋故反之乾  
巽當夏有六十四陽三十二陰坤艮當冬  
故反之震坎艮六陽十二陰巽離兌六陰  
十二陽乾主歲一年三百六十日足坤主  
虛以其縮六日而全不用天數二十五合

為五十進為一百地數三十合為六十進  
為百二十乾得二百五十二即三十六卦  
之用數坤得一百八即二十四卦之交數  
五十著中去一一散為四十九之用用中  
有體六十卦外存四四為六十卦之體體  
中有用天七地八天用七地體八卦以六  
六者用也屬乎爻之陽變為八八者體也  
屬乎卦之陰開物於乾用八月閉物於坤  
用三分天九地十天五四為九三三為九  
九九八十一四九三十六子至巳六至九  
午至亥九至六乾數九而天用六九由六  
長坤數六而地體四六自四生乾用九三  
其八而九之二百一十六兩其八而九之  
亦得坤之百四十有四十有坤用六兩  
其十二而六之百四十四三其十二而六  
之亦得乾之二百一十六天究于地盡于  
十九十者天地之終始也八卦之數三十  
六一八二七三六四五交數皆九言十者  
九之偶爾陽極于九陰終于十天之十者  
一而二二五為十地之十者二而四二八



為十五十以一為本四十九為用六十四  
以四為本六十為用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逸八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句趨一句說入鬼神上去仲尼贊易以後自顏曾思軻以下至于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降是則聃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又別作一樣看釋以鬼怖人令人皈嚮則不墮輪回老以僊誘人令人修鍊則可長生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為像而廟之巫覡嘯呼而祝之曰如是而已孰能探造化贖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易大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屬陽故明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

亭毒蒙邇又有幽焉下入黃泉幽矣發育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為準存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亦衰故陽為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滿屈者伸枯者榮光風齊月融溢充而並可以見神之情狀陰為主則陰來消陽生意叢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淒風陽氣消盡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管生若無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可以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之道而知天地造化源流於是非太極之英氣有以為之歟嗚呼微哉或問易言天地日月四時而終之以鬼神者指二氣之屈伸而言也周子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生者指在一氣之聚散而言也然則天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也死生其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魂屬天陰魄屬地死則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



舊還天原裏法故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化鬼神屈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時乃是主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殁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

生之際無述焉蓋以爲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胡明仲曰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爲人得此氣而生死則復歸大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原裏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又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通上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皆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雷鼓舞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是神風休雨過雷住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無有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冰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龐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



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父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霆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擗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樂動盡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束其筋體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水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老陰老陽屈者爲鬼少陰少陽伸者爲神東南爲明西北爲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

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浮僞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詒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不如橫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非有使之然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之影情者性之影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一陰生自子至巳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應岸上一物物物皆然但陽常爲主而陰常爲影如牝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



十二月初則月生明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箇仁義禮智之理外面便影得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魂爲神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賸○又曰思慮未啓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君子慎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不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

琴已知之況於鬼神乎君子於此惟敬以直內而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始用其力也邵又曰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欺天也可不戒哉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曰聰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言八者備然後謂之人

此說人形體內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精神魂魄精爲形而陰魄附氣爲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

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王以灰滅爲極刑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兆以安厝之腎北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爲魄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爲之

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虛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爲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爲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偽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爲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内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



有府焉肺為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腠腸以流其津渥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鵝龜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又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採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為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窮一世深曉之矣嘗曰道家愛啞人鉛汞玄牝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榮魄之說以精神言也榮營也陰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蓋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為爾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為之鬼神氣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為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無所歸故為變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曰魄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神也蓋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既生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為主為幹淮南子曰天氣為魂陽神也地氣為魄陰神也樂和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

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聵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涼魄冷亡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云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月黑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魄之光燄魄是魂之根柢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燄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爾何以為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味皆是但不可知字為魄知便屬心若行苦酸要從舌上過陰主藏受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為人物之體至



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為主已死後鬼為主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死則氣必浮又曰體魄降于地者以魄本歸形人死則形歸于土聖人緣生事死制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爲作名改生之神曰魂改生之鬼曰魄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爾雅釋文云鬼之爲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嘘吸

出入知覺運動者之類鬼之盛謂耳目精明能視能聽精血強盛之類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生祭享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益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固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陽交而爲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一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歆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宗已死以何而來曰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永則俱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來但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書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誠敬盡即便引聚他那氣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這一氣入毫厘絲忽裏去此心纔動彼氣



便應如鬼神之靈光處是照明其氣蒸止處是君蒿使人精神練動處其風肅然是懷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者神故建設朝事燔燎膋香醕以蕭光使氣上騰皆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魄者鬼也故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醕以俠飢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雲雨是山川之氣發揚于上是神靈光明之氣動於此即應於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些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興雲雨者只是氣蒸成爾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遇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名

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不問着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或問朱子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神靈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但以我之氣而接其氣若乃其誠敬即上蔡所謂要有便有也○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日暑月寒晝明夜晦春生秋殺夏長冬藏其生成萬物者皆鬼神之功用有迹可見也又曰妙用而不可見者視無形聽無聲體物而不可遺道無又有道有又無條然忽然或變或化於虛空中而有雷有風為雨為電於樹枝上忽生花生葉或謝或開此天地間公平正直底鬼神人所共觀而不以為怪者也至於莫夜而有鬼火白日而走飛磚歟梁觸臂附耳人言千妖萬狀不可勝紀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春秋所謂石言于晉金鼎鑄而百怪伏漢劍試而神

鬼嗶范魯公之鬼扇孔道輔之蛇笏可信不可信乎曰此皆一氣雜揉所生涉於邪暗人以為怪者皆非天地之正氣也蓋鬼神之生於陰陽亦如人之生於世也人有許多物亦有許多鬼神亦有許多滿天地間密拶拶地隨象賦形各具足不可謂無也生於天者為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棊電之變生於地者為山川草木則有山魃海若魑魅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而為變者則有滔天燎原雨土崩崖之變至於人也其正者為聖賢君子其變者為愚騃癡蠢為悍暴強梁又其大者不飢渴河清則為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為聰明正直之神而廟食百世或銜冤茹苦而結為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爾于夫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程子又曰伯有為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



謂非死生之常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然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入殺

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晉

趙景問曰伯有猶為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

強死其魂魄猶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

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其用物也宏其取精

也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

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

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

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

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

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

昔荆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

為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殺孝婦

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

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

鵠亭之冤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謂各

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趨向而

茫無指准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

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

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

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

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

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

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

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謂過名山

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

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夫子

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

自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

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

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

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靈上籙水罔木妖

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菴誅罔而躬對不可



天原發微纂之十八

逸九

魯齋鮑雲龍景初編著

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變化

天地變化而陰陽生陰陽變化而人物生

人物變化而聖賢生古之爲士者三年有成十年一化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變化其氣質之性以復於天命之性亦曰敬面已矣敬則主一一則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

誠爲能化或問變化何以居二十五篇之

終曰自太極肇判以來天地如大洪爐人物生其中自無而有皆從裏面陶冶出來自有而無又從裏面銷縮將去由先天開物之初六萬四千八百年後天自禹甲子

逸九

至元甲午又三千五百一十餘年中間人物幾變幾化聖賢幾古幾今陵谷變遷宇宙更革安有二人一物之常在惟賴典籍之存有可稽考云爾寒變燠燠變暑暑變涼涼又變冷變之中有化焉故春化爲夏

夏化爲秋秋化爲冬寒暑代謝無有窮已

人之與物亦囿於天地變化之中而不能

達也腐往生芝麻扶筵直魚化龍潛者變

而珠雀化蛤飛者變而潛鷹化鳩惡者變

而善鳩化鷹善亦可變而惡狸變而豹豹

變而虎小國可以化大矣惟聖同念作狂

大或變之而小亦可昔哉以陰陽推之亦

無有不可變者況靈於萬物而爲人乎譬

之子可爲堯塗之人可爲禹陋巷之如愚

可以爲聖人比善於變化者也其不善變

化者丹朱商均不肖其父夏桀商辛不類

其祖下惠跖驀弟不能化其兄相雕司馬

牛兄不肯似其弟人爲天地萬物之靈而

不能自變其氣質以復於善是有負於天

地之化有也然則欲善於變化者當何如

逸九

亦惟純於敬以造誠之闢域則無愧於爲

人而可與天地參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

天舍敬其將曷以此變化一篇所以殿諸

篇之後者以此

○程叔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朱

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又曰陰變爲陽陽化爲陰

變化相對言則變是長化是消若統體言

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變是自陰而

陽自無而有自微而著自夜而晝柔變爲

剛寒變爲暖自萌芽變來成技葉突然浸

長改換而有頭面者變也化是自陽而陰

自有而無自盛而衰自晝而夜剛化爲柔

暖化爲寒凡有形有迹者皆漸漸恁地消

縮去以至於無者化也又曰陰變爲陽變

是進自然長得猛陽化爲陰化是退自然

渭去無形迹陽進極而回故爲退陰退極

而上故爲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

化爲陰陰變爲陽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

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

逸九

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神無方

而易無體神無方者或在陰或在陽如方

在春或已爲夏方在秋或已爲冬易無體

者或爲陰或爲陽如方爲春而又爲夏方



爲秋而又爲冬，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伊川云：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鶴山要義却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此古說也。今說到朱子方親切。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裁是裁截之義。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

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陰陽互變，若不裁截，豈有定體？往來不窮，謂之通。因其變而處得恰好，便是通通則不窮。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化是箇疊疊地漸去底意思。如天意漸漸涼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化而不見其迹。亥時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又如星辰運行無頃刻停自若，以逐時及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通昏其中，且其中逐日便是化到這。

一月處便是變，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如人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患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此便是通，如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變變上處得好，便是通。天下事物之變，只由他陰陽兩箇他目陰了及陽陽了及陰，只得順他聖人若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之地，易裏纔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成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

聖慧急急如高上神霄東華仙君律令敕  
右法取東華炁咽之，再取炁吹使百骸九竅調和三尸九蟲消滅。

天民梳頭法

玉頂之上泥丸絳室玄華寶精，天帝景色長存。玉林神光表異，右爲隱月，左爲隱日，六合清練百神化密，急急如高上神霄大帝律令敕。

右法面對生炁方取炁咽之，方梳頭反白成黑，大吉大昌也。

天民沐浴冠帶法

玉晨寶冠雲帔霞裳虎羣制魔流金吐精五濁速去，八景光明令臣受賜罪削福臻，長與神霄齊真上靈急急如高上五老天君律令敕。

右法存五帝玉女自月而下，玉童侍立，取生炁吹入水中，方可沐浴。

天民盥漱法

天清地明日月輝，晨灌我五體光赫玉清炁，不受垢五藏華榮罪消，北都禍滅九真惡邪。



伏匿福連上清今日鍊沐一切受恩身生羽服昇入帝庭急急如南極長生大帝律令敕

右法合目存仙人玉女五色霞衣四獸獅子白鶴在面前日月輝光入水中叩齒三十六通東向取炁吹入水中先服一口然後用之

### 天民出入法

奉佐玉清佩參神虎出日入月開明八景六甲隨神六丁從行利貞天地扶贊勾陳七星輔衛億保長生五雷兵甲與列淨真刀兵水火得離身形犯我天敕魁罡越行急急如高上玉清消魔帝君律令敕

右法早吸日光晚吸月光一口吹在左右辟邪萬災惡人斷口舌呪詛

### 天民解衣法

受命天帝上升九天百神安位列侍神仙魂魄和柔五藏華豐百體生液七精靈盈火令交煥滅鬼除兇上願神霄神府長真億劫滯帶俠日無窮急急如高上太微天帝律令敕  
右法左叩天鍾右叩天磬中鳴法鼓各三

通解衣存太微虛皇至室方卧令人精健不病有吉感應

### 天民臨卧呪

天有九星地有九宮我有九竅萬神相從三尸伏滅五藏流通三田四支動息守中八卦龍虎來侍我身妖精鬼魅萬邪不干真宮肅靜邪夢不侵急急如高上神霄消魔王律令敕

右法北取長生靈炁咽之鳴法鼓三通任意卧之

生皆自此出焉

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牡牝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天地形

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一日之氣十二時一月之氣三十日一歲之氣十二月氣之所至萬物各以其氣稟隨所稟而受天地之氣以為生生不窮之本人得天地之中故與天地同運而收萬物之氣于一身此所以貴於天地靈於萬物也有能得天地之道執其機而用之是亦天地而已矣

又曰得天地之中氣為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居天地中當子午位君臣父子五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理根於心而著於外得其氣之清而正且通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而偏且塞者為愚為不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稟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悍暴無禮義者以其得地尤偏故稟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側生橫生者得氣尤



偏故首西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麟甲毛螺之類又氣之漸入于地者也側生者得入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文云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得西氣皆齒角者常仁其不及者亦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其太過者必剛而多賊如豺狼犬豕之類是西方獸皆宵行東方獸宵則瞑惟龍不麗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西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鵠為鶴飛近天極為鳬鴨飛捨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

戌至酉漸入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蟲常多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羽蟲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鼈之類善伏息魚蛇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得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榮生於西者剛春落秋冬榮枝葉向陰葉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類也亥子丑三方不生物餘方皆生物惟其不生故天地自相生此天地所以長久而生物不息也歲之冬月之晦朔日之夜天地之道也

○張觀物曰人壽百歲自陰之長數言之一年為增一歲自陽之分數言之一年為減一歲

天以一二三五七九而造始自子至巳六至九少至多為陽長陰消其氣自下而上陽生於下為陰中之陽此所謂陽先分之以立大限也陽分則虛虛為陰陽極則陰生

地以二四六八十而續終由午至亥自九至六自多至少為陰長陽消其氣自上而下陰生於上為陽中之陰此陰乃長之以充其細數也陰長則實實為陽陰極則陽生陽先立大限者如人壽百歲已有定數陰來消陽者消其已定之數陰以形數言雖似一年長一歲陽以分數言實一年減一歲也故曰陽來則生陽去則死非陽去也陽為陰消盡其數爾

○朱子曰言貴有序言語無序則不能有所為也

艮六五艮其輔輔頰車也艮止其輔言不妄出而有序則人易聽易行而悔可亡矣漢賈誼有才文亦雄偉言次狹甚著事不得有些子盡要迸出來一齊說了只管跳躑暴躁不已失進言之序宜乎其徒絳灌不說帝亦謙讓未遑終是做事不成如韓信鄧禹孔明輩其言語皆有次序所以其君易聽終身行之不易其素豈特無悔而已哉素有一定之規模爾或問咸上六為



輔艮六五爲輔何也曰咸以允上爲口艮以九三爲心故以五之陰爲輔

○邵子曰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

其曰聲色臭味者萬物之體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性有命窮之盡之至之而後可用天下之目耳鼻口爲已之目耳鼻口則目無所不觀耳無所不聽口無所不言鼻無所不通夫如是則以天下之心爲

心心無所不謀故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不觀以目而觀以心不觀以心而觀以理天下之物孰有出於此理之外哉故曰萬物靜觀皆自得以此又曰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能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豈千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細民之比哉

○又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尚義天下將亂人必尚言尚利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尚言則詭譎之風行尚義則謙讓之風行尚利則攘奪之風行是以三王尚行入于義五伯尚言入于利

下於五伯夷而已哉豈忍言哉三代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三代作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去人倫則夷矣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況以刃多殺之乎

○朱子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一十六字爾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安危治亂莫不係焉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孟子者此也

三代有道之長人以此立心國以此立治自孟軻氏沒此學不傳功利乘之漢唐而下千五百年間未免架漏牽補過了時日雖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所傳之學未嘗一日得行乎天地之間也世之學者

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但取獲禽之多不羞詭遇之不正反取欽然規矩準繩之儒而嫻笑之此正學所以不明而世變日下也

○又曰君子小人上達下達只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

由乎天理故曰上達只管透進向上日進一日徇乎人欲日究汙下故曰下達小人只管向下一日沉淪一日被這人欲墜下去如人墜水相似大抵上下之分初間只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着得多雖有智力亦補助救扶他不得了

○古今人表述孔子之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班氏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而諸子頗言之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傳來焉解說經義曰傳傳曰譬



如堯舜禹稷萬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子華桀之勇人崇侯紂佞臣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春桓公管仲相之則伯堅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茲因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總備古今之要略云

○上上聖人大昊帝宓戲氏炎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

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文王周氏武王周公孔子

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五帝也書序已言之矣禹湯文武三王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聖德不可加矣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六經制作垂詔萬世自伏羲以來至于孔子集大成矣班氏列古今人品分爲九等以此一十四聖歸之上上固得之矣胡爲

上中以下析爲八等名實不稱錯亂顛倒俱失其次序哉愚併紀張顏二氏之辯于后張曰老子之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爲大賢文伯之父達於禮典動爲聖人所嘆言爲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

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蘭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達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官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之蒸昏亂禮度惡不

忍聞乃在第七其餘羌違紛錯不少本業未究而尋遇竇氏之難使之然乎顏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舍難一張氏輒申所見摭摭班史然而所編又自差舛大要知其古帝王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時復及焉十四○邵子曰人有十百千萬之不同各四一十六等上而皇帝王伯下而士農工商賢愚相遠遠絕矣人也者物之至聖也者人之至生一一之

物當此此之物豈非人乎生一一之人當此此之人豈非聖乎故千千之民分一民者細民也一一之士能兼此民者巨民也物有小大民有賢愚故曰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又曰人有三品善惡在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凡言教者教其可教者也不可教者非其所能教之也雖然不可以教之亦可以戒之庶幾免於凶德也是故作善則謂之吉人作不善則謂之凶人夫吉人者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談非禮之言足不履非禮之地人非其道不交物非其義不受就賢如飢渴避惡如陷穽良如金石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或曰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凶人者言語險躁貪名逐利耽酒好色惡直醜正幸灾樂



禍嫉良善如仇讎犯刑憲如枉席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吾不信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也南軒張氏曰人有二等上焉不變下焉不變軒輊斯世者常是中等人君子聚於朝中人皆化為善則是二分君子一分小人小人得用中等皆被引用則是二分小人一分君子愚曰康節之言所以教人為善南軒之言所以勉勵朝廷用君子之善家齊而後國治二先生之言可為萬世法邵又曰堯舜之世難乎其為小人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商紂之世難乎其為君子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此又係乎上之人變化之如何

○程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此言氣質之性非性之本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人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下愚也或問性之本何也曰孟子道性善是也程

子所謂極本窮原之性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是為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者亦可謂之命也自其理言之不雜乎氣質而言是乃天命付予萬物之本然者純粹至善降而在人則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又問氣質之性何也曰天地之所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文公所謂三品是皆指氣質之性而言也而不知性之本愚謂孟子道性善知本矣而不言氣質所以啓荀揚韓之紛紛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荀揚韓言氣質之性矣而所以為性則不知直去孔孟千餘年

後至濂溪而始明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以黃勉齋有言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人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信哉斯言又曰氣有偏正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氣盛則金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氣盛則木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此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既有氣質善惡之性則非天地本然之性矣以予思未發之中求之此心未發其中湛然萬慮不生是天地之性純粹至善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氣動而理亦隨之或理動而氣狹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先師嘗曰此心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者此也又曰性近而習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



善而失其惡凡是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又引程子之言曰人性本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又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又云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自暴者有強悍意非毀禮義是不好不通與他說好話自棄者有懦弱意亦道禮義是好也受人說只是自不肯做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呂氏曰君子之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

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變是果於自棄具為不仁甚矣大德必受命者德即理也程子謂行天命天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但人以淺狹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侯氏曰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理固然也即是而推他可以觸類矣

○朱子曰化不是一日內頓然便恁地人之進德亦然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不感知命耳順從心皆然  
胡氏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波處之各得其分而不亂也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愚謂聖人之學與天無極如建千萬年之基業然志欲大而久故三十以前十五年一化入大人之學以開其志又十



五年持循已久則所學不變而卓有成立矣自此以後疊疊地去十年一化有漸進底意思不惑則進於立矣故洞然於事物當然之理而無所疑又十年而知天命則不惑又不足言矣此心與天命相流通無

進九

二十

間然也又十年而聲入心通無所達礙不思而得也由是涵養積累之久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十年之間則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矣蓋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前三十年分爲兩節所以開其久大之其後三十年分爲三節所以造於從心不踰矩之地確乎不拔志學也閑邪存誠而立也知至知終不惑也聲氣相求耳順也乃見天則不踰矩也故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夫豈一日之力而至此哉吾故曰夫子之學乾大人之學也黃勉齋謂說者以爲聖人立法謙辭以勉人則聖人皆是架空虛誕之辭豈聖人正大之心哉至哉斯言朱子亦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

退託也

○又曰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

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即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也

進九

二十一

○天即人人即天

人之始生其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亦在人矣凡語言視聽動作皆天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見得此道理昭然在目也下學者事也理在事中若直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天理便在此人之所生理與氣合而已凡思慮云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爲五當萬善皆理也西山真氏曰窮理主知而言無一物之不格盡性主行而言無一理之不體知得盡行得盡便是至於命命是天之付於我者圓外竅中是心之體虛靈知覺是心之用仁義禮智是心之理五峯胡氏曰大哉性乎萬善具焉天地由是而立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日沒見託於月孔子士矣道託

於孟

○周子曰聖希大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

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千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朱子曰隨其用力淺深以爲所至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故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波科榮身肥家希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賈而沽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志修顏子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愚曰學者欲變化其氣質莫大於希聖希天之學然必自希賢始伊尹耕莘樂道未嘗無顏淵之學顏淵居陋巷而有爲邦之問未嘗無伊尹之志二大賢易地則皆然士能反身而誠不事綠飾希之則是必也立志講學以實而無愧於身事親從兄以實而無愧於家忠信篤敬以實而



無愧於鄉進思盡忠以實而無愧於官有實勝之善而無名勝之耻由是復焉執焉而賢可希性焉安焉而聖可希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而天可希志伊學顏者可不及求諸身耶

○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朱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各得其所充之於一家一國一

天下自莫不各得其所如何天地不變化草木不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礙孟

子一書只是要人充廣曰收其放心此是外面收入裏來曰知皆廣而充之又從裏面推出去故曰修其身而天下平皆不出恕之一字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又以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而無義則做事便錯了只義無敬則無本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

曾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無義便是死殺了不是活底敬

○又曰須是將來做箇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

又如雖在靜坐處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奉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

顛八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方可

○又曰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范氏曰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

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然後修身齊家舉而措之天下爾敬有甚形影只是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便是主一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然須靜坐始能收斂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又曰敬字通貫動靜真氏曰冬氣閉

藏不密溫暖無霜雪則來年陽氣無力五穀不登人心亦是如此靜時紛擾則動時安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武夷胡氏曰敬之一字力行十年須別朱子曰天地似也有箇主宰方始恁他變易便是天地底敬成湯所以克配上帝者蓋自聖敬日躋始愚按東萊呂氏曰敬是百聖相傳第一箇字聖學下工夫處至顧命之書又曰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



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主於敬而已聖人太極之全體不假修爲而尚存乎敬況學者乎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聖學可希矣故朱子謂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於敬之一字爲有力者此也學者可不勉諸

天原發微卷之十八

太玄經

心一

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坎理道遼海者必公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渾渾漫漫略略不可入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蓋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人善

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之刮其根本示人下出陷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惡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達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憚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政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手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



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磧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開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

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贊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渾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九据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

皆當稽以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先招四正卦二十四支亦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願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蹠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蹠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始者中孚也周者復也蹠開者也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維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首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直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首西方也於易爲和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首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



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卦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揲之并餘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幕

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旨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攤瑩祝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

易有說卦玄有數

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衡

衡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

之類也

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集註楊子太玄經序

司

馬

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續作釋失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求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太玄

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按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

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銜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因之小

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

準文言攤瑩規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銜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觀覽講解差便今從之宋陸又於贊辭之前列天

始始始中始終中始中中中終終始終中

終終地下下中下下中中中中上上

下上中上上上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中

玄首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

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象天周運允謂揚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也

陰陽地參

地毗至切宋曰地二也王曰地配合也先

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

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

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

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

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

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

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

元六甲盡

方州部家三位疏成

范本疏作疎王小宋本作統今從宋陸本

宋曰疏布也先謂揚子名首之四重以方

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

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郡家玄者

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

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

也上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綱紀定矣三位

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

八十一首成矣

日陳其九九以爲數生

陸曰玄數起於三爲方州部家轉而相乘

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

贊上羣綱乃綜乎名

二宋陸王本綱作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

舉也揚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曼德

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區別其義

使炳然散殊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曰

贊上羣綱乃綜乎名也

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首者九贊之端首也

玄測

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

陸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

百二十九贊之中爲晝夜休咎之徵也日

合五行之精以爲光明故稱淳光謂晝夜



循環寒暑運行以生殺萬物成立歲功皆日之所爲也故楊子歎以爲叙測之端炳彰亦明也離文也淳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彰

夜則測陰晝則測陽

一日兩贊前贊爲晝後贊爲夜凡日法八十一分晝贊直前半夜晝贊直後半夜晝夜之測或否或臧

否音鄙宋曰否不善也范曰臧善也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陽爲出陰爲入陽爲顯陰爲隱陽爲善陰爲惡陽爲福陰爲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贊之陰陽也晝爲陽夜爲陰升降相關大貞乃通

開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不塞而不行也

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也光謂巡行也十日行乘十二辰而爲六甲逢迎也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

范本紀作記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治曆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百穀和熟人得以白養也

三三 方一州中

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一之初日含牽牛初度冬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易以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兌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亥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師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楊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曆作太玄故曰躔宿度氣應斗建不皆與今治曆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

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

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在乎中

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發斂萬物而示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之居宮室也信無不在乎中者楊子嘆三儀萬物變化云爲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信辭也

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之貞也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覓倫盧昆切范曰昆渾也倫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龜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光謂贊者明聖人順天之序修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心之爲用也神矣一者思之始也君子之心可以鈎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靈天地且不能隱其情況萬類乎以其思而未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問



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身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

陳直刃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為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為惡顧義則欲為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中子夏戰勝故為大賢不勝則為小人矣

次二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

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罔以為庸范小宋本無罔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也王曰陽氣益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為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

所為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已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為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次四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庫虛之否不能大受也

庫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臣位盛極當高而自卑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為故曰庫虛無因光謂庫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隆德之盛也四當夜小人也而逼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簡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子罕言命又于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常矣

次五日正于天利用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

范小宋本用作以今從宋陸王本王曰五

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且為一首之立故象日正于天辰時也利用及其明盛之時而為物主也光謂三儀之道莫盛於中正故陽家之五贊之中也陰家四六體之中也而又當晝得正一首之中最吉者也故曰日正于天以言陽之盛也君子有其道必有其時有其時必有其位然後能為民之父母時既得矣位既正矣而不能以道濟天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故曰利用其辰作中

次六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博賤始退也

范本博作博賤作明王本博作博小宋本博作博陳讀博為東今博從宋陸賤從諸家博博博皆與圖同王曰六為盛極物極則虧故象月之過望而闕其團開明于西象月之初一也玄道貴進故一象月初而吉六象月闕而凶光謂團圓也六以陰質而始過乎中故曰月闕其博也夫見闕其博明未甚虧北之始生於西猶為盛大然



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故曰不如開明于西也猶人之盛滿心志先退而後福祿具之也

次七首首火魁順水包貞測曰首首之包任臣則也

諸家本作大魁順王本作火魁順今從之陸曰則去也任臣用典法也范曰首就也小宋曰順養也先謂魁斗之首也任用也七為消為敗隕為滅天有秋之象又有刑罰之象秋物成就故曰首首天之成物必資於秋君之馭臣必資於法子產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為死焉人君之心執法無私如火烈烈人不敢犯以為物之首然不可失養人之道寬而容物如水之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然不可儒而失正故曰火魁順水包貞此人君用臣之大法也

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范曰黃中之色也八亦上體之中也先謂

八為剝落又為沈天亦秋之象也秋者萬物成就收功之時也八居中位而當夜無中之德覆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也

上九顛靈氣形反測曰顛靈之反時不克也范曰顛下也死氣為鬼其形為鬼鬼登于

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王曰陽極于上陰絕於下靈鬼已顛墜矣則氣反於天形歸於上先謂靈者心之主所以營為萬務物之所賴以生者也上九居中之極遇禍之窮有生之所者也靈已墮矣則氣形各反其本也凡玄之贊辭晝夜相間晝辭多吉夜辭多凶又以所逢之首及思福禍述其休咎此玄之大指也九逢日之晝而云顛靈氣形反辭若凶者何哉夫吉凶者非幸不幸之謂也得君子之道雖遇禍猶為吉夫君子之道雖遇福猶為凶故瑩曰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文曰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明君子守正以順命也洪範五福有考終命孟子曰君子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

三三  
部二家周

陰家大進復人周次八日含姦女周匝也旋也

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氣

宋曰彙類也先謂萬物隨陽出入生長物藏皆陽之神也歲功既畢神化既周而復反乎始萬物各繼其類而更生也

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備否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怨也

次二植中樞周無隅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督猶中也衣之背縫謂之督無隅猶言無方也二思之中又體之中也而當日之晝象君子立處於中以應萬變如樞之運無所不周故曰植中樞周無隅也

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

夫外物之來入乎思也言行之動出乎思也得其宜則吉失其宜則凶三居成意之地思之隆也而當日之夜故戒之曰吉凶



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為吉凶之  
魁首可不懼乎一出入周之義也

次四帶其鉤繫鍾以玉環測曰帶其鉤繫自  
約束也

鍾直偽切鉤所以綴帶為急也繫革帶也

鍾與紐義同謂以繩有所係也王以象君

子之德環以象周旋無闕也君子德義可  
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

民故曰帶其鉤繫鍾以玉環言以禮自約  
束周旋無闕也帶與環皆周之象

次五土中其廬設其金與厥戒渝測曰廬金  
戒渝小人不克也

土中其廬居得中也設其金與所未安也  
夫廬非不美也與非不堅也然小人必不  
能久居而行之故曰厥戒渝孔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人  
皆曰予知擇夫中庸而莫能者月守也土  
中其廬周之象也

次六信周其誠上亨于天測曰信周其誠上  
通也

王曰玄經之例以五為陽數又居中位故  
為陽首之主六為陰數又居盛極故為陰  
首之主光謂反復其信皆出至誠非由浮  
飾故可以上通于天也

次七豐淫見朋還于蒙不克從測曰豐淫見  
朋不能從也

次八還過躬外其禍不大測曰還過躬外禍  
不中也

范本過作 今從二宋陸王本

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測曰還于喪其道窮  
也

生極則反乎死盛極則反乎衰治極則反  
乎亂九處周之極達禍之窮當日之夜故  
曰還于喪夫國家將興則人歸之將亡則  
人去之故曰或棄之行

三 一 方 一 州 一 家 一 碑

碑下珍切又音賢陽家本準屯宋曰碑難  
也光謂物之初基必有艱難惟君子能濟  
之

陽氣微動動而碑物生之難

碑難貌

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測曰黃  
純于潛化在噴也

畛音真噴與贖同士革切陸曰噴隱也光  
謂噴幽深難見者也一非中位而云黃者  
陽氣未見猶在地之中也家性為贖一為  
思始始有拔難之心者也陽氣潛於地中  
純粹廣大藏鬱於泉以化育萬物而人莫  
見其畛界也猶君子有拔難之心精純幽  
遠利澤將施於天下而人未之知者也

次二黃不純屈于根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  
小宋本適作道今從諸家二為思中而當  
夜故曰黃不純陽氣不純則萬物失其性  
屈于根而不能生小人妄慮則萬事失其  
適喪其功而不能成

次三赤子扶扶元貞有終測曰赤子扶扶父  
母詹也

范本詹作瞻今從二宋陸王本詹瞻古字  
通用扶扶拔援依慕之貌元善之長也三  
為成意而當畫象君子將行其志拔難濟



民民皆瞻仰而歸之非有元貞之德則不能成茲大功故曰元貞有終

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測曰拔我不德力不堪

小宋本作匪德今從諸家四當夜小人也而逢時之福無德而以力勝者也終當覆敗焉能濟衆哉

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

王曰或山或淵道之險者五爲一首之主

而父得位當晝體正居中有大人之德拔車以出于險則爲萬物之所見故宜於大人光謂車者民所載也五福之盛也而又當晝大人之得位者也故可以載民於險阻矣

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

虛與墟同六過中而當夜象雖有濟民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愈陷於難矣過中者失其宜適之象也

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代也

范本代作伐今從諸家陸曰引車莫如牛誰人能代牛者予王曰位既當晝難又將終猶有八九故且登丘陵而未復平途光謂丘者難之小者也牛者物之有力者也七雖當晝而涉於禍境如已出大險而猶有小難者也夫大險已出則小難不憂手不濟也況或助之牛以牽車乎如君子既能濟險而復有賢才助之也

次八車不拔駢軸折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宋陸本駢作驛音義皆闕范本作驛小宋作轉丑孝切車弓也今從王本下晏切王曰駢人脛也無德而將出難禍又至故象以人代牛則引車不拔而駢軸俱折矣光謂八爲禍中而又當夜小人不量其力不能拔難覆國喪身者也

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其音基語助輯與楫同九處難之極遇禍

之窮故曰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言險之甚也然當日之晝其才足以濟險者也故曰人有輯航可與過其

三 方一州 邵一家 閑

陰家金亦準屯入閑次四一十八分二十四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位律中大呂閑閑也防也

陽氣閑於陰磳然物咸見閑

宋曰磳然者陽欲出不能之貌也陽主出內萬物者也而見防遏故萬物亦皆見閑初一蛇伏于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測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

施式鼓切一陽而當日之夜君不君之象也君德龍也失道而見閑於臣故曰蛇伏于泥也無雄有雌則終莫受施無君有臣則澤不下達矣

次二閑其藏固珍寶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藏族浪切二思中也君子藏器於身默而識之待價而沽若閑藏固寶者也

次三關無鍵舍金管測曰關無鍵盜入門也



小宋本作金舍管今從諸家鍵其假切舍與捨同鍵鎖牡也管所以出鍵者也開無鍵則舍金管而不用矣三爲成意而當日之夜不能防閑失其權重故盜入門也易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又曰慢藏誨盜次四拔我輓輓小得利小征測曰拔我輓輓貴以信也  
范曰輓輓喻信也論語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輓  
次五磳而閑而拔我姦而非石如石屬測曰磳閑如石其敵堅也  
范曰五處尊位當拔除其姦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也光謂五居盛位爲物蕃衛而欲以不正拔物故敵堅如石而身危也  
次六閑黃埃席金策測曰閑黃埃以德固也  
小宋本埃作埃今從諸家光曰五堵爲埃王曰埃古碯字碯城也第簣也光謂席猶藉也金至堅之物 福之隆也而又當晝君子以德自防外患無 者也故曰閑黃埃席金策

次七阻阻閑于遠條或寢之廬測曰阻阻之閑惡在內也  
范本遠條作遠除王小宋本作遠條今從宋陸本阻七余莊助二切遠音渠條音除王曰阻阻行不正貌遠條傳食或寢之廬閑外而失內也七爲禍生位且當夜失門之道也光謂惡人已阻阻然入其室廬而不自知者也秦大發兵備胡而胡亥亡其國  
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  
王本不閑作不開小宋本作不開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氣也播於遠關之外  
上九閑門以終虛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  
王曰處閑之極當夜之位失閑之宜如閑其門戶人之所以自終必且虛交不獲光謂閑門自終不與物交慎則慎矣而終無所得求之功業不亦遠乎易曰括囊無咎

無譽  
陽家二準謙入少次五日舍虛陽氣澹然施於淵物謙然能自載  
宋本謙作謙今從宋陸本小宋本能作  
澹然不動也謂陽 防閑於是澹然施意於淵不復動也謙然昔言 見陽氣不動亦謙然自約也光謂萬物當發生尚能自守其纖細如人之謙也  
初一冥自少眇于謙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  
小宋本自作目今從諸家一者思之微也當日之晝處衆之下內自謙抑而不求人知者故曰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  
次二自少不至懷其卹則曰自少不至謙不誠也  
二爲思中而當日之夜小人之謙貌恭心很不以其誠故憂未免也  
次三動載其得人主之式測曰載其得其謙貞也



范本作載其得人謙貞也今從諸家

次四貧貧或妄之振測曰貧貧妄振不能守正也

王曰失位當夜妄有所求非謙靜之時所宜然也光謂家性為少四為下祿故貧也

在中之下不自多天自旌其貧者也故曰

貧貧當日之夜不能守正自旌其貧妄求振救斯亦鄙矣

次五地自沖下于川測曰地自沖人之所聖也

王曰能正居中又當書位如地之能自沖虛下于川谷川谷歸之則為百谷王矣光

謂五者福之盛也地體卑沖故百川就之聖人謙損故百祿歸之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

王曰當自少之時居極盛之位位既當夜德又失謙謙虛之時反欲持滿今雖盛大後必傾危

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富測曰貧自究富之聘

也

七雖為消而當日之晝君子也君子之貧也求諸已而不求人是人樂與之故曰

貧自究利用見富聘問也言富者自將問而與之況見之乎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

獸其取

次八貧不貧人莫之振測曰貧不貧何足敬也

王曰當少不少當貧不貧則人莫之振也光謂八為耗又當夜小人貧而彊為不貧

者也如是則人誰振之亦眾所賤惡也

上九密雨溟溟潤于枯瀆三日射谷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溟音脉射時亦切范曰雨之細者稱溟溟小宋曰溟沐猶霖沐也光謂小雨至微也

枯瀆至燥也積潤不已三日之後乃至射

谷九處少之極當日之晝如君子積謙以至功名光大非躁動而得之也此言謙道

收功之速

三二部三州庚

陰家水準睽戾者相乖及也

陽氣乎微物各乖離而離其類

卯之始化謂之孚艸之萌甲亦曰孚然則孚者物之始化也陽氣始化其氣尚微萬

物之形粗可分別則各以類生而相乖離

矣戾之象也

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

虛者神之所宅也一思之微也居戾之切當日之夜虛邪則心傾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首貞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

范曰首就也腹以喻內背以喻外光謂若先正其內以引其外則不相乖戾而皆就

正矣是故君子正心以待物修身以化人

齊家以刑國治國以平天下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

小人心不正而求物之正身不修而責人之修舍內而求外棄本而逐末是以中外



乘爭而陷於敗亂也二三皆思也故以正腹戾腹言之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測曰夫妻反道名有守也

夫治外妻治內道相戾也然而內外相感

以保其家四為下祿而當畫故有是象

次五東南射兒西北其矢測曰東南射兒不得其道也

射時亦切首舒救切末曰首何也光謂五以小人而居盛位舉措大繆不能服猛者也故曰東南射兒西北其矢言失其所嚮也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

王本乖作孤今從諸家王曰準繩規矩曲直方圓雖乖戾不同各有所施終得其道此亦得戾之宜也光謂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所施不同皆可為法君子出處語默其迹不同而皆合於道六為上錄而當畫故有是象

次七女不女其心子覆夫謂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

謂須與切予與與同王曰謂智也光謂夫唱婦和道之常也今乃乖戾棄同即異女則覆夫之智臣則敗君之功大可醜也

次八殺生相午中和其道測曰殺生相午中為界也

范本午作矢今從諸家午古悟字逆也八為剝落有殺物之象天有殺生國有德刑其道相逆不可偏任必以中和調適其間然後陰陽正而治道通也一曰午交午也殺生往來相交午也

上九倉一作靈之雌一作雄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測曰倉靈之雌失作敗也

倉靈木之精歲星也其雌金之精謂太白也漢書天文志歲與太白合則為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或有或亡此言金木性殊同離一宿則有變邪正道反同處一朝則有亂九處戾之極逢禍之窮當

日之夜故有是象

三一方一州上

上時掌切陽家火準升入上次七日倉危三十六分一十五秒大寒氣應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爭上

射時亦切

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鏘鏘測曰上其純心而以悅也

鏘音譏王曰鏘鏘銳進貌光謂一為思始而當畫能以純一之心日就月將不失和悅以至高大挫其銳進躁急之志是以求道則得道于祿則得祿老子曰挫其銳

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活也

范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谷窮也凡物有根則能生人有德則能升二為思中當夜躁於進取其志欲登於天而不免窮在於淵猶木無根而上生終不能自活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宋曰方則道也王曰珍穀謂草木之實可食而珍美者光謂珍穀論美道也君子棄惡就善舍邪趣正如鳥出幽谷而登茂木也三爲思上故曰思其珍穀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謂陳相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次四即上不負無根繁榮乎虛名測曰即上不負妄升也

即就也榮木華也四爲福爲祿故曰就上當日之夜故不正夫以不正而得祿猶木無根而有榮雖其繁多何可久也信惟虛名而已無益於實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在下體欲升而不能得者也四居福祿雖升而不以止者也

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恁測曰鳴鶴不恁有諸中也

恁與作同階猶登也五爲中和又爲盛福上之至美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升聞于天亦無所愧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

上曰衣下曰裳慶喜也六爲上祿故曰升于堂當日之夜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者也故曰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悅故曰廷人不慶

次七升于顛臺或柱之材測曰升臺得柱輔拂堅也

范小宋本拂作弗今從宋陸王本柱陟主切拂古弼字七在上體而爲敗損故曰升于顛臺然而當日之晝雖在表厄而得良輔如將顛之臺柱以良材則高而不危也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

王曰八居過滿之地位且當夜而務進不已如升高履危而或斧去其梯欲求復下不可得矣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象小人驕亢於上不恤士民如升高斧梯危莫之救矣士民者國之梯也君賴以尊者也上九棲于蓍初亡後得基測曰棲蓍得基後

得人也

蓍與災同居物之上故曰棲九爲禍極又爲殄絕故曰棲于災然當日之晝是得賢人而爲之助者也豈唯救亡乃可以立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曰蓍當作楸木立死曰楸棲于枯木孤危之甚也

三三一方一州干  
三三二家干

陰家木亦準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諫說者以直干上故干有諫說之象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

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今從二宋陸本鈴音閤宋曰鈴陷聲也謂是時陰氣猶堅於上故陽氣扶萬物如鑽之鈴然有穿

初一九鑽鑽于內隙厲測曰九鑽于內轉九非也

九者流轉無所不入者也佞邪之人研求人心得其間隙從而說之以納其非則無所不入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一為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班固答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次二以微干正維用軌命測曰以微干正維大諫微也

范王本測無維字今從二宋陸本宋曰謂

大諫其事在微時王曰二位當晝知諫諍之道當及事之幾微而干之則易為功然後以正道維持之則能用軌法之命矣光謂二為方沮而當晝故有是象孔子曰諫有五直諫為下度君而行之吾從諷諫矣

軌法也志正君之號今使應法度也次三指鍵挈挈匪貝測曰指鍵挈挈干祿回也

指渠淹切宋曰回邪也光謂指者絨束使不得解鍵者固結使不得離皆縱橫之術

說人求合者也鬼谷子有內鍵飛指篇挈挈急切貌干求也祿福也言小人以術說人急切求合非正道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次四千言入骨時貝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

也

干言直言犯上者也人骨論深切也夫切直之言不得其時則自取怨咎而無益於人故君子貴於時正也家性為干四為福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

飴與之切坏音酷范曰飴美食也王曰丘聚也光謂蚩蚩愚貌丘以諭高大飴錫也以諭甘美坏未燒瓦以諭惡物五以小人而干盛位不度其德如見血飴之美利不循已分而求之則人皆賤惡而以惡物與之矣

次六幹干於天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

馴順也六逢福而當晝干而至于極大如木之幹乃至干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順而致之則吉以邪逆而致之則凶故曰貞馴次七何戰解解遘則曰何戰解解不容道也何胡可切解胡買切二宋陸王本遘作觀

今從范本小宋解解作鮮鮮今從諸家光謂何擔也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何戰而行遇物絀羅不容於道也

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崇也

王本于作干今從諸家崇音粹范曰崇猶禍也

上九干于浮雲從墜于天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

王小宋本經無從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處干之極不能自反位既當夜窮而無之如干雲不止轉求上進既失其道乃墜于天山其宜也光謂九為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三三 一 方 一 州 解

王本作解作解音佇小宋作解音陳陳云一本作解丁呂切一本作解所道切吳云說文解通也从父从足亦聲東守守皆同聲楊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解解與陳音義同陽家金準臨陸曰臨解皆進貌也小



宋曰彳通也光謂彳進也大也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成扶彳而進乎大

陽浸而大故曰彊內陰氣猶盛故曰弱外

扶疎之貌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冥德測曰匍匐冥德若

無

范本冥作宜今從宋陸王本匍匐者雖未

能行而志在於進者也一思之微也故曰

冥君子自微賤之時人未之知而已好是

冥德進而大之匍匐而前若將無有得行

之時言汲汲於進德不能待也

次二熒狩括括不利有攸往測曰熒狩括括

多欲往也

括他合切范曰熒者光明小見之貌括括

貪欲之意也王曰括括犬食貌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測曰卉炎丘陵短

臨長也

王曰三位當書能扶陽而進如百卉遇炎

陽之氣當待進之時宜其處于丘陵而下

臨衆木矣光謂炎火之微炎則稍進矣以

短卉小火而能臨物者以其託於丘陵如

君子之擇術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

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

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測曰狩于酒食仕無

方也

四爲下祿小人學未優而仕所進大者酒

食而已故雖肥無譽也

次五狩有足託堅穀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

王本穀作穀今從二宋陸范本穀穀古字

通王曰五位當書而又居中體正爲狩之

主車堅馬良可以周行天下以此而進何

往不利哉光謂中和莫盛於五五爲福中

日又當書君子有中和之德而又得位膺

福如足力已彊自可進大况託堅穀無所

不之矣

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測曰獨狩逝逝

不可大也

小宋本逝逝作晰晰今從諸家

次七白曰臨辰可以卒其所聞測曰白曰臨

辰老得勢也

次八蚤虱之狩屬測曰蚤虱之狩不足賴也

范曰家性爲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爲喻蚤

虱之性苟尋而進故危也

上九全狩秦其首尾臨于淵測曰全狩之秦

恐遇害也

二宋陸本作全狩之秦秦其首尾尾臨于

淵今從范王本范本害作困今從宋陸王

本秦音秦又厥萬切小宋曰秦縛也光謂

九爲進大之極進極則退大極則消君子

欲全進大之道非恭慎則不可故恐懼如

以繩繫首尾臨于淵乃免咎也

三三 方二 訓 義

美于線切陰家水準小過舊準臨卦非也

王曰美者邪曲不正之象先謂周禮有璧

羨不圓之璧

陽氣贊幽推包羨未得正行

范曰羨者萬物尚爲陰氣所包羨差也光

謂萬物在幽陽氣贊之爲陰所包陽氣推

之邪曲差羨未得挺然正行而出故曰美



也  
初 羨於初其次迂塗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

一為思始始初而邪則次後難正矣故曰其次迂塗易曰君子作事謀始

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為儀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

二為思中邪而未遠所失尚微若能自復於中猶可以為法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次三羨于塗不能直如測曰羨于塗不能直行也

范本于作迂今從宋陸本羨至於三失道浸遠不若直往之善也

次四羨權正吉人不幸測曰羨權正善及常也

君子之道未嘗曲也其有曲者遭時不得已而行之以權正也權者權其輕重所曲者小所正者大非不幸不可為也若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答南子之拜之類是也

善反常者雖反常道志在於善也  
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測曰孔道之夷奚不遵也

宋陸本大作泰今從范王小宋本蹊音奚王曰孔道謂空道也蹊邪徑也空道坦夷

不之踐履蹊路微狹而遵之又乘大車必見履敗憂其宜矣先謂踐田成徑謂之蹊

大輿以象聖人之道人所載也五為中和故曰孔道夷如夜為小人故曰蹊路微如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失夫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

大虛謂神所宅也矢夫直臣也羨而過中故曰大虛既邪當日之晝故或直之或翼

之得賢臣以正其邪也齊桓公得管仲行若狗彘彘伯諸侯衛靈公得仲叔圉祝佗王孫賈雖無道而不喪

次七曲其故迂其塗厲之訓測曰曲其故為作意也

范王小宋本訓作馴今從宋陸本  
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

面向也八為禍中而當晝故邪其足者以避溝瀆也君子屈其節者以避禍患也其

終也歸於向正而已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

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上九車軸折其衡折四馬就括高入吐血測

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二宋陸本相作相今從范王本相音月范曰相折也先謂括結也行邪不已至於禍

極故軸折衡折四馬結結而車上之人被傷也高人以論在高位者

陽家火亦準小過入差次二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詎訾立春氣應斗建寅位律中太簇次五日合營室差者過之小者也

陽氣動開於東帝由群雜物差其容陽氣動開於東天道由於眾和物容差殊



差之象也

初一微失自攻端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

一為思始其差尚微人未之見苟能自治不害於正也

次二寢其所好將以致其所惡測曰寢其所好漸以差也

王本寢作寢今從宋陸范本好呼報切惡為路切寢漸也所好謂利欲也所惡謂禍殃也二為思中而當夜惑於利欲寢以差失將至禍殃也

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

王曰震懼也先謂三為思上而當晝能知其過常若將亡震懼自衛乃至暉光也

次四過小善不克測曰過小善不能至大也

小人偏介不協中庸過於小善不能至大也如尾生鮑焦要離之類

次五過門折入得彼中行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

范本彼作此今從宋陸本折之古切家性

為差五為中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失其中行也

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測曰大跌不入誠可慮也

六過於中跌已大矣過門不入遂至失所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測曰累卵業業目危作安也

過以入禍故曰累卵當日之晝故能自危臨禍而懼則不失正安矣

次八足繫繫其步履雖輔銘滅廢測曰足繫繫履禍不還也

范本踉蹌作蹉蹌王本作蹉衰今從二宋陸本蹉七何切踉汝陽切蹌倉回切小宋曰踉蹌急行貌光謂輔賴車也銘當作名

目上為名廢與眉同足繫繫其步履蹌謂邪行不已履禍寢深而不自知也故陷輔及名至於滅眉猶易之過涉滅頂凶也

上九過其枯城或蘄青青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

蘄牙葛切木斬而復生曰蘄過而不已至於禍極故曰過其枯城枯城者亡國之象也然當日之晝能改過自新興衰起廢者也故曰或蘄青青

集註太玄經卷之一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心二

三二方二州童

陰家木準蒙

陽氣始窺物儻然咸未有知

范曰立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未舒

故謂之童光謂陽氣微見地上故曰始窺

初一顯童不寤會我蒙昏測曰顯童不寤恐

終晦也

一為思始而當夜顯童之人不寤於學終

亦歸於蒙昏而已

次二錯于靈著焯于龜資出泥入脂測曰錯

著焯龜比光道也

王本龜資作元龜而注云灼于元龜資取

吉凶之兆蓋經誤也焯與灼同比類寐切

泥滯泥之象脂所以為明也二為思中而

當畫能以闇求明如錯著焯龜以決其疑

出於滯泥而入於光明故曰比光道也比

近也錯者錯綜著數以筮也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測曰東辰以明莫

不逝也

小宋本莫不逝作奚不可逝今從諸家三為成意如東方已明可以行矣而不能以行失時不學者也

次四或後前夫光錫之光測曰或後前夫元光大也

次五蒙柴求兒其得不美測曰蒙柴求兒得不慶也

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測曰大開帷幕覽眾明也

帷幕蔽明之物也六為上福久為盛多如

人君延納四方之士無有雍蔽也舜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次七脩侏侏比于宋儒測曰侏侏之脩無可為也

侏音株脩長也侏侏長大貌七為七十年

已長矣而當日之夜雖侏侏然長大其智

識乃比於侏儒不免童蒙也以象居君子

之位行小人之道也

次八或擊之或刺之脩其玄鑒渝測曰擊之刺之過以衰也

刺七亦切不學而愚以至衰老陷於禍中

故曰或擊之或刺之然當日之晝若尚能

從學脩其玄鑒猶足以變禍為福也晉平

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

之明孰與昧行

上九童蒙觸犀灰其首測曰童蒙觸犀還自累也

諸家累作繫今從小宋本力遂切王曰處

童之極當夜之位昏昧之甚不能自反者

也童蒙無角之麋光謂灰猶麋碎也九居

童之極逢禍之窮如童蒙觸犀麋碎其首

不量其力愚之甚也

三二方二州童

陽家金準益

陽氣蕃息物則增益日宣而殖

宋陸本陽氣蕃息作陽氣茲蕃息王小宋

本作陽茲蕃息今從范本陸范王本增益

作益增今從二宋本二宋陸王而作如今



從范本

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測曰聞貞增墨識內也

王本聞作問今從諸家墨當作默一為思始而當畫君子多聞正道以益其德默而識之不見於外也

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

范曰方道也冥晦也王曰不增益其道而外自誇耀欲增其光反自冥也光謂君子增修其道而榮名從之小人舍內而飾外求光而愈晦也

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蓋也范本蓋作益今從宋陸王本王曰蓋掩也光謂君子之學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

枝葉寢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行日新法言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測曰要不克可敗也四為下祿而當夜無德而享其祿如要弱

而增戴必不勝任矣

次五澤庫其容衆濶攸同測曰澤庫其容謙虛大也

王曰如澤之庫下衆濶所歸光謂五增之盛也衆共益之非謙虛何以致此哉

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貞測曰增高刃峭與損皆行也

七居上體而為禍基可懼之地也家性為

增增而不已必受其殃七當日之畫君子之道也故能每自我損以保其安夫丘之所以傾者峭也若能每增其高輒刃其峭使之陂陀則終無傾矣此丘之正道也正考父三命茲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

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來剔測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也

剔他歷切削也貝富資也役賤事也以富資而為賤事貪求不已往雖得益來必被

削故曰前慶後亡也

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塊堦測曰崔嵬不崩群士攢攢也

宋陸本塊堦作峽堦今從范王小宋本崔徂回切塊於兩切堦必弭切攢渠良切范

曰塊堦山足也王曰攢攢者扶助之貌光謂九處增之極逢禍之窮然而免咎者以群士為之助如高山之不崩以塊堦為之足也

三二方二州銳

陰家土準漸入銳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三秒雨水氣應

陽氣本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

本鉏簪切本然銳貌銳道尚專

初一蟹之郭索後蚶黃泉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

范曰郭索多足貌王曰郭索巨穰也吳曰巨穰躁動貌光謂荀子曰蚶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教非地蟪之穴無所寄託者



用心躁也一為思始而當夜家性為銳故有是象跪去委切足也

次二銳一無不達測曰銳一之達軌道必也二為思中而當晝故曰銳一無不達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蟻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次三狂銳盪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一也三為思終而當夜狂者進不一之謂也盪然無所守則不見成功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

次四銳于時無不利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四為福始而當晝銳得其時者也故無不利

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測曰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背外也心內也五為盛福而當夜小人知

得而不知喪見利不顧其害貪前忘後棄內逐外者也

次六銳于醜舍于五軌萬鍾貞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

醜衆也六為上福又為盛多當日之晝銳之盛美者也君子之進取務合衆心而已矣故能舍容五軌萬鍾而不失其正也古者度涂以軌軌者兩轍之間其廣八尺釜十曰鍾鍾六斛四斗也五軌論廣萬鍾論多

次七銳于利忝惡至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也

范曰忝辱也光謂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銳於利而蒙辱惡者也方嚮也辱在一方者言其所以取辱者在於一嚮見利而不思義也

次八銳其銳救其敗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

八為禍中而當晝君子見得而思義瞻前而顧後雖銳其銳而常救其敗失故免於

殃咎也

上九陵嶢岸峭地測曰陵嶢岸峭銳極必崩也

地直爾切范曰地墮也嶢謂嶢嶢也峭峻也嶢嶢高峻將墮於下故言地也

三三二方三州達

陽家大雉泰入達初一日舍東壁

陽氣枝故條出物莫不達

宋曰自枝別者為枝自枝別者為條謂陽氣動出萬物皆得其理無有鈎纏而不達

陸曰枝條此言陽布施無不決也

初一中冥獨達迢迢不屈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

迢迢弄切范曰迢通也屈盡也光謂一思之微者也故曰中冥當日之晝君子內明

默識通達無方者也

次二迷腹達目測曰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宋陸本以不道明今從范本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內心不明則視外物亦不審矣故不明於道而恃外察無益也以用也所



以迷腹達目由其用道不明故也

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

量力張切范曰維流枝枝垂下也瓜苞牽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枝則不得繫而蔓之

而達於上光謂苞與匏同三爲進人近於祿而當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不專其美如木垂其枝以逮於下故瓜匏得而繫之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繫之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方也

扁必沔切陸曰獨曉一隅與一方言不知四達也先謂扁扁狹小貌四爲下祿而當夜故爲小利小人獨曉隅方不達大道所得狹小不能救其所失也盆成括仕於齊

孟子知其必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

五爲中和又爲著明當日之晝達之盛者

也

次六大達無畛不要上恤作否則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

畛之人切六爲極大過中而當夜故曰大達無畛畛田界也恤所以明田界也作治

也君子之道當有壇宇宮廷譬如大田無畛若不然而止之正其溝恤而作治於其

內則荒穢而不修矣不可偏從者田既廣大從此則失彼也

次七達于硤割前亡後賴測曰達于硤割終以不廢也

硤彼驗切王曰雖有硤割之損終獲全疾之利賴利也先謂硤石之刺病也七爲刀又爲禍始而當畫君子達於事變知禍之至割愛去惡如硤割之去病雖有亡後得其利不爲廢疾也

次八迷目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二在內體故曰迷腹八在外體故曰迷目惑於外物以繞內明雖心知其非而不能

自克所以終敗也

上九達于咎貞終譽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

九爲禍終而當畫君子知禍之窮守正而退不失令名也

三三一部一家交

陰家火亦準泰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商商皇皇

小宋本作陰陽交泰雍容無疆今從諸家商音聿宋曰於七分息卦爲泰升陽在三

已出地上也陸曰地下稱黃宮故地上稱明堂商商皇皇休美貌王曰商商皇皇明

盛之貌

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測曰冥交不貞懷非含慙也

齊與齋同范曰冥闇昧也交於鬼神必以

肅敬齋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神弗福也

夜故有是象

次二冥交有孚明如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



中而當畫君子能以明信交於鬼神者也

次三交于木石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

意始交於外而當日之夜交於愚  
人如交木石不能相益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

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

作福今從諸家王曰熏熏衆多之貌

次五 鸞猩不獲其榮測曰交于鸞猩鳥獸同方也

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五居盛位 交物不以禮者也交不以禮而求榮耀安可 云兕觥其觥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次六大國閼閼小國交之我有靈有與爾穀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

二宋陸王本閼閼作閼閼今從范本范王本有作穀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穀之或作

散之圖求晚切王曰圖者殺羞之器待賢

之道煥然有光交道之盛也光謂圖養畜

閼也閼閼大貌靈善也肴骨體也穀之字  
當作銷銷咬也大圖以諭富有之君子小  
圖以諭無祿之士六為盛多而當畫君子

有祿樂與賢者共之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泰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

士為敗損而當夜交非其人徒費而已法

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鸚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廢也

八為禍中文不以好而以兵者也故曰戈

矛往來然當日之畫君子交兵所以沮亂

禁暴不得已而用之不違於正故無悔也

夫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上九交于獸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測曰交于獸伐要可遂也

九為禍窮而當夜小人交獸爭勝不以其  
正覆國喪家者也以桀攻桀德不相殊則  
以猛噉弱而已無有優劣也

三三 二方二州 二部二家 二

與與軟同陽家本準需入與初一日合奎  
入次九八分二十秒日次降妻驚執氣應  
斗建卯位律中夾鍾

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難乃旦切

初一赤丹方銳利進以退測曰赤丹方銳退以動也

范曰赤丹草木萌芽也光謂萌芽之生必先 屈如君子退讓而身益進也

次二與其心作疾測曰與其心中無勇也

二為思中而當夜家性為與以無勇為病者也春秋傳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次三與其鄰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測曰與其鄰體不可肆也



郝與膝同拂扶勿切王曰拂戾也光謂三在下體故曰更其郝雖不得自肆終未違於常道也

次四更其哇三歲不嚼測曰更哇不嚼時數失也

哇於佳切嚼竹用切又音晝王曰哇喉也光謂四為下祿又為條暢而當夜可語而默者也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次五黃菌不誕侯于慶雲測曰黃菌不誕侯速耦也

二宋陸本作救禍也王本作侯執偶也吳曰執古仇字今從范本速音仇王曰居中體正為更之主而又得位當畫黃菌謂靈芝也誕生也靈芝未生將待慶雲同表嘉瑞須待之義也光謂速匹也芝不生者侯慶雲士不進者侯明君君明臣賢相匹偶也

次六縮失時或承之舊測曰縮失時坐通後也

苗與災同王曰地居過滿而又失位過夜

乖於處更之宜是縮而失時者也光謂君子進退消息與時皆行六過中而當夜退縮後時則舊承之矣

次七訕其節執其術共所殉測曰訕節共殉內有主也

訕與屈同殉與沒同王曰能執其心則為有主光謂七為禍始而當畫君子屈身而伸道者也故曰屈其節執其術君子外雖遜順而內主正直執是道也與之共沒其身而不變者也

次八窹枯木術振其枝小人有與三却鉤羅測曰窹木之振小人見侮也

王小宋本振作扼小宋本枝作柯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却作却今從諸家窹音窹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

居物之上陷於禍極苟能悔而自縮猶不失道也故往則遂去不返來則復得其所也

三一方二州侯

陰家金亦準需陸曰侯待也

陽氣有侯可以進而進物成得其願

初一冥賊侯天凶測曰冥賊之侯時無吉也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包藏禍賊之心必受其殃

次二冥德侯天昌測曰冥德之侯昌將日也小宋本昌將日作昌將有日今從諸家王曰以德侯時昌時不日而至光謂二為思中而當畫君子積德於隱而蒙福於顯昌美之至將無日也

次三侯後時測曰侯而後之解也

王本作侯而後時今從諸家解與解同三為思終不得其中而當夜懈慢後時者也次四誡其角直其足維以侯穀測曰誡角直足不伎刺也

伎音寘刺即達切四為角為下祿而當畫穀祿也伎與伎同很也刺戾也屈其角不與物校也直其足行不失正也不為很戾可以待福祿也

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庠侯空測曰宮庸



之爵不可空得也

五爲官爲宅小人而逢盛福如大爵集于  
官庸爵集于倉可以得食集于官庸何所  
待也小德厚而位高之象也

次六僕福貞貞食于金測曰僕福貞貞正可  
服也

金者堅剛之物六爲上福而當畫僕之盛  
者也正以待福雖金可食況其餘乎正可  
服者可以服行以待福也

次七僕禍介介凶人之郵測曰僕禍介介與  
禍期也

介介僻邪之貌郵過也七爲禍始而當夜  
故有是象

次八不禍禍僕天活我測曰禍不禍非厥說  
也

王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說音九罪也八爲  
禍中而當畫君子非罪而逢禍者也儻審  
己之道不以禍爲禍天道福善必將生我  
也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上九僕厄厄天撲之額測曰僕厄之撲終不

可治也

撲普卜切王曰厄者疾病仰向天光謂撲  
擊也額額也小人不慎其初陷於禍極乃  
始厄厄然俟天之救已天且益降之禍矣  
故曰天撲之額

三一方三州從

陽家水準隨

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獵物企其足

宋曰陽氣踊躍在淵澤曰獵者謂其高下  
備矣萬物亦企其足而隨之

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測曰日嬪月隨  
臣應基也

嬪婦也基始也一爲思始故曰幽冥月始  
過朔潛隨日行若婦之從夫人君有爲始  
發慮於心而同德之臣已從而應之不謀

而叶也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測曰方出朋從不  
知所之也

旭旭日初出之貌醜類也二爲思中而當  
夜小人之志離將形于外如日之方出旭

旭然反復思慮未知所之之善則善朋從  
之之惡則惡朋從之故曰朋從爾醜

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測曰人不攻之自  
然證也

三爲思終又爲進入而當畫君子率性自  
從於善不待攻治也證當作正

次四鳴從不藏有女承其血臣亡測曰鳴從  
之亡奚足朋也

王本朋作明今從諸家臣與筐同君子修  
德而人自從之鳴而求從不足善也施之

夫婦則喪配偶而不獲所求矣易曰女承  
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次五從水之科滿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  
王曰水之從下自然之理五既得位當畫  
爲從之主物之從者如水之從科科者坎  
也滿科而已不復過越得中之道

次六從其目失其腹測曰從目失腹欲不從  
也

王曰從其耳目之好而失其心腹之安大  
從其欲亡之道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徇



外欲而亡內德者也

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

小宋本雄作赫音雄今從諸家七為禍始而當畫君子去惡從善如雄黃能去惡肉

生善肉也

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還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

小宋本作訟不淑今從諸家宋曰不可辨訟而解光謂小人從於不善禍發如飛不可追治也

上九從微微後乃升于階終測曰從微微後得功也

范本升作登今從諸家

三二方二川進  
三三都三家進

陰家火準晉入進次六日舍妻

陽引而進物出漆漆開明而前

王本引作承今從諸家宋曰萬物隨之而出漆漆然盛也

初一冥進否作退母測曰冥進否邪作退也

王曰失進之道退之本也故曰作退母先謂一為思始而當夜潛進而不以其正者也

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

王本無可字今從諸家

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

王本狂作往今從諸家三為思外過中而當夜妄進者也故曰狂章章章失據貌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測曰日飛懸陰君道

四為福始而當畫君德進盛明無不燭如日飛登離陰絕遠萬物融融然莫不昭明也

次五進以擢疏或杖之扶測曰進以擢疏制于宗也

王本擢作擢制作製范本宗作尊今從二宋陸本宋陸王本杖作枝今從范本

次六進以高明受社無疆測曰進以高明其

道迂也

范曰迂遠也光謂六為隆福而當畫君子進德高明受福無疆也

次七進非其以聽咎室耳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

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不以其道進升高位眾毀滋章塞耳而滿也

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測曰進淵用船以道行也

范本測作進淵且船今從諸家淵者險難之象八為禍中故曰進于淵用船則淵可濟過道則難可涉也

上九逆馮山川三歲不還測曰逆馮山川終不可長也

馮古憑字九為窮禍而當夜小人進不以

道至於上極而陷於禍不能自返者也

三三都三家釋

陽家本準解入釋次三二十六分一十一秒春分氣應

陽氣和震園煦釋物成稅其枯而解其甲



稅與脫同宋曰震動也圓陽形也范曰煦暖也

初一動而無名首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

王本作動能無名今從諸家首就也謂成

功也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動於微眇化育萬物百姓見其成功而無名焉故曰動而無名首

次二動于響景測曰動于響景不足觀聽也響應聲景隨形皆動不由己者也二為思

中而當夜小人隨人而動如響景然故不足觀聽也

次二風動雷興從其高崇測曰風動雷興動有為也

二宋陸本從其高崇作從其高宗王本作

從其道直高崇本從范本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動作之迹始見於外如風雷之益萬物故其功業日就高崇也

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

丘陵以諭高澤以諭下四為禍始而當夜小人之動務在升高而不顧其下則不免孤危也

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

宋陸本和釋之脂作和釋脂民王小宋本作和釋脂今從范本說與悅同范曰和脂喻濡協也夷平也光謂五為中和居盛位當日之書聖人得位布其德以和協四國莫不夷憚也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正俱亡也

喪息浪切六居二體之內而近於五廷之象也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德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今用震於廷

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

次七震震不悔濯漱其詢測曰震震不悔解恥無方也

漱素侯切詢呼漏切漱澣也詢恥也震震有威嚴之貌七為禍始而當晝君子有威

嚴之德人不敢侮故可以澣濯其恥也次八震于利顛仆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

小人見利而動以陷禍中利與死偕而不自知也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

宋陸本彼作皮今從范本說與脫同穀生也九為禍窮故今獄也在釋而當晝故後穀也

三一方三州格二部一家格

陰家金準大壯格拒也

陽氣內壯能格乎群陰攘而却之

攘汝陽切卻去略切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測曰格內善中不善也

范本宵作省今從諸家吳曰宵與宵同引

漢書人宵天地之貌宋曰宵類也類法也光謂善惡之原皆由乎思一為思始而當

夜拒善而納惡故失正類二為思中而當晝拒惡而納善故幽正



次二格內惡幽貞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范本作幽貞類今從諸家幽者內潛於心之謂也

次三蒙格輦鉤渝測曰蒙格輦鉤無以制也

二宋陸本制作製王作輦今從范本范曰

輦帶曰輦鉤所以屬輦也王曰輦鉤所以束其衣裳而反格拒之故當渝變而失宜也光謂三居下體故曰蒙三為下上而當夜臣拒君命不受約束必有變也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范曰畢罔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畫君子之始得位者也得位則可以用法正邪而禁暴矣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射食亦切王曰物相合者莫若膠漆角木之為弓格而離之其可射乎光謂五性信又為膠為漆為弓矢格者物相拒不合之象也弓以膠漆附合角木故可射君以信固結臣民故可使五以小人而居盛位不

能以信結物上下離心故曰膠漆釋弓不

射角木

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夷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

范曰夷大也王曰所息者金所消者石所失者至小所得者光大光謂息生也生金而消石以美拒惡之象也六為上祿而當畫君子道長而消小人者也故曰往小來夷

次七格其珍類龜網屬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

網古挂切范曰龜為印網為綬光謂君子以善類自正故能保其福祿七為綬又為綢始而當夜小人拒善類而不受者也拒其善類則拒其福祿也棄善失祿危孰甚焉

焉

次八格彼輦堅君子得時小人則憂否測曰格彼輦堅義不得行也

王本輦作磐今從諸家則音惕上九郭其目觸其角不厚其體撰測曰郭目

觸角還自傷也

觸音觸撰觸角切范曰撰擊也王曰郭目張目也觸角高其角也光謂格者用壯拒物者也九居其上用壯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小人張目高角以拒於人不卑其體故為物所擊還自傷也

三三二方三州夷

陽家土準豫入夷次三日舍胃夷傷也平陽氣傷則陰無救魂物則平易

陽氣傷則陰無救魂物則平易

剛音惕魂戶悔切宋曰剛去也陸曰陽氣壯故夷傷陰而剛除之魂病也為陽所傷故病也萬物無陰害故平易也光謂剛陽髮也大人曰髮小兒曰鬚陽氣剋髮陰陰不能自故其病然後物得生殖而平易矣

初一載幽貳執夷內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

范曰載始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畫廢慮之始幽而未顯貳謂義利也二者交爭君







舒展疊積之物皆得和淖而喜樂也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

范曰款款獨樂貌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獨樂其身而不能與眾共樂者也

次二 不可知展于天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

曰謂行德政使民懽樂若天時然民不知政之為也

次三不宴不雅噪啞啞咋號咷倚戶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王本噪作噪今從諸家噪古弔五弔二切啞音厄咋音責王曰噪啞啞咋皆歡笑之聲也光謂宴安也雅正也三為成意而當夜棄廢禮樂沈湎淫佚廢禮則不得其安

廢樂則不得其正雖噪啞啞咋苟窮目前之樂其憂患何遠哉近倚戶外而已詩魚藻刺幽王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次四拂其繁絕其縞佚厥心測曰拂繁絕縞

心誠快也

繫與系同縞戶圭切拂去也縞維網中繩也四為條暢而當晝君子志道樂以忘憂外物不能累佚莫光焉故曰拂其繁絕其縞佚厥心

次五鍾鼓喑喑管絃喑喑或承之衰測曰鍾鼓喑喑樂後悲也

喑側皆切喑喑哀思之聲五以小人而享盛福恣其淫樂樂極必悲盛極必衰也

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般蒲干切王曰六居盛位當晝之時為首之主無間者天地之間萬物咸樂人神鳥獸各遂其性而般遊光謂般樂也六為隆福為盛多為極大太平之君子兼利萬物

無有間異民神禽鳥靡不得所樂孰大焉四為下祿獨善其身六為上祿兼利天下者也

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宋陸本畢作早今從范本要於宵切王曰

要約也光謂嘻嘻聲也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樂極禍來人鬼共嘆大命近止而不自知也

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

王曰樂道將極又居禍中危之道也然而得位當晝善於補過是於嘻嘻笑樂之中而能自懼則無愆過與憂虞矣

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髮資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

幾音機髮資與嗟咨同陸曰幾危也王曰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光謂三者戒之於思五者戒之於福九者戒之於禍大指皆言樂不可極使人始終反復常念之也

陽家火準訟

陽氣祀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祀敷梵切施式鼓切頗普何切儀宜也陽



氣記施平均物皆爭進求遂其宜也詩由儀美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初一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

陸曰素質也王曰爭不爭謂爭於未形之時不見其迹也先謂一為思始而當畫君子執道之素事於不爭之地外無其迹而物莫能勝也

次二嚇河腫測曰嚇河之腫何可憫也

嚇呼嫁切腫其俱切瘠也憫與怙同口拒人謂之嚇河之潰溢誰能拒之而腫瘠之人不量其力乃欲以口嚇之何足恃也詩云反予來赫

次三爭射齟齬測曰爭射齟齬君子讓鄰也范本齟作閭今從宋陸王本射神夜切齟音鋹王曰君子之爭惟射而已齟齬勤至之貌讓鄰與讓相近也其意讀齟為齟也先謂齟與閭同閭閭恭讓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次四爭小利不肯貞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

昏也

曰爭不以道而爭於小利焉宜其不成貞之矣

次五爭于達利以無方測曰爭于達爭處中也

范曰五處中位故稱達達九達道也先謂五為中和而當畫君子執道之要統理之會應變無方物莫能爭

次六臂膊脛如股脚脰如維身之疾測曰臂膊之脛臣大隆也

王小宋本脛作脛其意音迭腫也今從宋陸范本范本測曰臂脛如股今從宋陸王本范曰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為疾也先謂臂膊脛如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脰音嗔肉脹起也六以陰質過中極大如臣之彊盛君不能制者也賈誼曰天下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測曰干矛之爭衛君躬也王本爭干及矛作爭于及方測曰于方之

爭今從諸家宋陸本用亨于王前行作用亨王于前行今從范王本軸與胃同行戶郎切七為禍始用兵以爭者也故曰爭干及矛胃用兵以爭不以其私而從事吉孰大焉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

王曰狼之噬物盈口是爭不知後有害之者矣先謂狼性貪務盈其口而不知矢在其後如小人爭利而不顧害也天文弧

矢星在狼後

上九兩虎相牙知掣者全測曰兩虎相牙知所掣也

宋陸本測知所掣作製范本作制今從王本掣尺制切王曰爭之極者莫如虎鬪而相牙必有死傷之患若能懼於患害自掣而退乃可以全物不可以終爭故於爭極而見自退之象所以能當自退之道者以陽當畫故也先謂掣引也

三一方三州務三部二家務



陰家本準蠱入務次四日舍昂

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

陽氣勉務而生物物咸順其心而自喜總其事而不二也

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

范本作初一始用無方今從宋陸王本宋

陸王無人字今從范本一為思始何以應變無方然當日之夜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故曰小人亦用罔罔無也

次二新鮮自求珍潔精其芳君子攸行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已也

王本芳作方行作藏今從諸家二為思中而當書君子精潔其心將以有為者也

次三不拘不掣其心腐且敗測曰不拘不掣其體不全也

宋陸王本其體不全作其體全今從范小宋本掣尺制切三為思終而當夜小人觸情而動喪心虧體者也

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載車載測曰矢

及蓋車厥道然也

二宋陸測矢及蓋車作見矢及蓋范作矢及蓋今從王本范曰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而後乃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

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

綸音須彩帛也王改作綸音遙范曰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綸之利也先謂五為織為衣為繭小人事非其事勞而無功故有是象旅爻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藏若測曰華芳用藏利當年也

范本無實字今從宋陸王本六為極大務之大成者也務之大成莫若全德華實兼茂年時方盛何則用不藏也

次七喪其芳無攸往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喪息浪切范曰七為矢志故德衰也

次八黃中免于禍貞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

也

王曰八居過滿幾於禍者也而得位當畫以居之中是得黃中之道以免咎悔者也先謂八為禍中而當畫君子以中正為務雖禍不害也

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

隊與墜同王曰處務之極而失位當夜則其所務業雖成必敗如陰成雨墜必至之理其可救乎先謂萬物營為務成終敗所以然者小人功成驕情不能盡其天命也

陽家金亦準蠱

陽氣 昴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范本昴作冒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言陽氣勸昴萬物 膏霰莢各明其職物則伸伸自竭其力各從其事也務者有所營為事者各職其事也

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測曰事無事以道行



也

王曰萬事皆理豈有為也哉正其本而已然則處陽當晝居事之始能正其本者也先謂一為思始心精之源萬事之本也君子澄其源正其本則事無不矣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譏喪其哲符測曰不咨不譏其知

譏與諷同子侯切又子于切知與智同符者所

瑞也三為思中故曰事在樞樞者榮辱安危所係之地也事方在樞思而未行宜訪問於善以求至當而當日之夜愚而自用不咨不諷以喪其智符也堯稽于衆舜樂取於人以為善孔子每事問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釐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

王本無容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三為成意思慮既成當決志而行一失其時悔無所及故曰時往時來間不容釐言得失之間相去微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王曰事非其事必之於凶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育乎四失位當夜乘於其宜故云然也先謂男代女事則家凶君奪臣職則國亂明事各有常也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

王曰假錫與也先謂事其事者事其所當事也各居其職故王子之食受福祿也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測曰任大自事其可堪也

六過中而極大力小而任重者也故曰任大自事方大來故顛覆不救也

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不失事事之宜人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壺以致養也

次八女男事十年不誨測曰女男事終家不

可也

范本作男女事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君位過滿而失位當夜乘事之宜是女代男事十年者數之極也不誨者不可教也先謂女任男事則家不亨臣侵君權則國不昌十年以往力勢已成不可復制故女不承男之教臣不受君之命也

上九到耳順上事貞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到與倒同止與趾同九為禍終而當晝能納忠不失正順者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集註太玄經卷之二



集註太玄經卷之三

心三

三方一州更

更居亨切陰家水準革入更初一二十分  
九秒穀雨氣應次八日合天畢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宋曰在天稱飛

初一冥化否貞若性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

少詩照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幼少之時習於不正如其天性不可復改也賈誼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更方者道變於幼少之時也

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

七者陽之盛也九者陽之衰也軫輪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消息盈虛隨時盛衰如輪之轉應變無窮不失至當也

次三化白于泥淄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王曰凡改更之道貴於變惡從善今反爲泥淄失更之宜光謂淄黑也三爲思上而

當夜與不善人居如以白物涅於泥中與之皆黑也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

王本不利字下更有我否非其有恥六字

今從諸家四爲福始而當晝變更之小得者也變更小得合於民望用無不利

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

王曰五居盛位而當夜是改更之道大不得其所牛反童之馬反角之不今不古無其事也光謂無角曰童小人得位妄變法度反易天常既不適於今又不合於古若劉歆王莽之類是也

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于王之更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

諸家皆無王字今從范本杭與航同舟也水舟陸車理之常也如履雖新必施於足冠雖敝必冠於首然湯武達節應天順人君臣易位其道當然不得不變也

次七更不更以作病測曰更不更不能自臧也

諸家本皆作能自臧也今從王本七爲禍始而當夜俗化之故失於當更而不更故也董仲舒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次八駟馬跼跼能更其御測曰駟馬跼跼更御乃良也

范本作而更其御今從宋陸王本跼才與切范曰跼跼不調也王曰得位當晝更之以道駟馬跼跼行不進也更以良御乃得其宜光謂八爲禍中故曰駟馬跼跼以象國家不安也然當日之晝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賢人使修政治也

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測曰不終之代不可久長也

三三方一州斷



陽家大準夫

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能有斷決

范本作動而能有斷決王本作動而能斷  
決今從宋陸本

初一斷心滅斧宜其繩矩測曰斷心滅斧內  
自治也

一為思始而當畫能以法度內斷於心而  
人不見其迹者也

次二冥斷否在塞耳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二為思中而當夜心識蒙闇不能決斷雖

有嘉謀不知適從聽之不聰故曰塞耳也

次三決其聾難利以治穢測曰決其聾難利  
謀也

輕丁計切王曰輕鼻疾也光謂三為成意  
而當畫能決去蔽塞通納善謀者也

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測曰斷我否食可  
恥也

四為下祿而當夜處非其位食非其祿不  
能自斷而去誠可恥也

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測

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

王本股作服今從諸家五為著明而當畫  
斷之盛者也○大腹決不容奸也其股脫所  
存大也

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閔乃後有鉞測曰決不  
決辜及身也

六過中而當夜當斷不斷仇讎不遠必將  
受其戮辱者也

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測曰庚斷  
甲義斷仁也

范曰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

也光謂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七為刀有用  
刑之象君子以義斷仁捨小取大然後有

治平之美也○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次八勇侏之儻盜蒙決夫測曰盜蒙之決妄

斷也

小宋本儻作儻音移今從諸家王本無夫  
字今從之宋陸范本侏音株儻音伐范曰  
無道為侏反義為儻

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

利征亂也

九為兵為鉞又為槁極故曰斧刃蛾蛾匠  
人執斧以伐木君子秉義以征亂

三二方一州殺

陰家本亦準夫致果為毅夫揚于王庭故毅  
兼有言語之象

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信與伸同宋曰善而不撓為良

初一懷威滿虛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懷威滿心恃力滅  
義者也

次二毅于心腹貞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  
二為思中而當畫君子守正堅剛不可奪

也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測曰戴  
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三為成意而剛毅外露故曰戴威滿頭君  
子居之則自以為不足小人居之則自以  
為有餘

次四君子說器其言柔且毅測曰君子說器



言有方也

范本言作人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當畫君子之言皆有法度適用如器柔而不懦毅而不愎也

次五不田而毅毅于揀祿測曰不田而毅食不當也

宋陸王本揀作揀今從范本五當日之夜無德而享盛祿剛果所施施於擇祿而已故曰不田而毅毅于揀祿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

次六毅于揀柱利安大主測曰毅于揀柱國任疆也

六爲上祿而當畫國之大臣忠力彊毅能勝其任以安社稷者也

次七餽羊之毅鳴不類測曰餽羊之毅言不法也

范曰餽羊大羊也光謂羊很物也類善也七爲禍階而當夜小人則很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

次八毅于禍貞君子攸名測曰毅于禍貞不

可幽部也

宋陸本蘇作都王作卻今從范本蘇蒲口切王曰八居禍中故毅于禍而當位當畫不失其貞是君子之所名也光謂君子守正遇禍剛毅不撓身雖可殺而名不可掩也蘇覆也

上九稀毅其牙發以張弧測曰稀毅其牙更所獵也

王本吏作人今從諸家稀音喜王曰居毅之極位且當夜若野豕之毅其齒牙必有張弧之斃也光謂稀大豕也小人極毅以取禍如豕毅其牙適足自招射獵而已

三三二部一家裝

陽家金準旅入裝次四三十八分三十二秒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位律中仲

呂裝治行也

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

陸曰陰氣據下故陽裝束志在去也

初一幽裝莫見之行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

一爲思始而當畫君子見微潛有去志而人莫知之也

次二鵲鵲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測曰鵲鵲之慘懷憂無快也

宋陸本慘作慘今從范王本鵲音哥又音加或作鳴乘時證切又食陵切王曰鵲鵲也失侶後時慘于寒冰然後翼風之南內懷其侶憂而無快樂者四鵲也光謂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乘匹也鴈避寒就溫自北徂南猶人之去危就安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懷寵耽祿不能避患於微如鴈之內懷其乘而不能遠遊也易曰係遯有疾厲

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

三爲思上而當畫雖爲羈旅往得其志故或承之喜也

次四鵲鵲朝飛蹕于址嚶嚶相和不輟食測曰鵲鵲朝飛何足賴也

宋陸本蹕作蹕王作跨今從范本鵲與鵲



同古魂切踣與萃同又慈恤切王曰大鳥朝飛宜就陽以自反之於北失其所向雖相和嚶嚶然終不輟其求食之意既失其道亦何利焉

次五鴻裝于淄飲食願願測曰鴻裝于淄大將得志也

次六經六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賈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

王曰六衢九路無所不歷勞而求利者小人之事也光謂六為盛多而當夜小人周流天下不限其行非為行道也其志徇利而巴與商賈無異也

次七裝無離利征咎測曰裝無離禍且至也宋陸王本離作離今從范小宋本離與儼同音麗

次八季仲播軌泣于道用送厥往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

范王本泣于道作泣于之道今從宋陸本上九裝于昏測曰裝于昏尚可避也

王曰處裝之道宜處於先今居極位頗失

違難之道然得位當書如整裝避禍於昏昧之時雖云太晚猶可避也光謂九為禍然而當書君子遇禍之窮裝而去之雖於時已晚猶愈於宴安不去者也

三三二方一州衆

陰家土庫師入衆次四日舍皆騰次八日舍參

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輝大衆多

信與伸同婢音護陸曰婢美貌

初一冥兵始火入耳農輟馬穀尸將班于田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

王本穀作穀今從諸家王曰班布光謂一以幽微在兵之初兵端已萌而未著者也故曰冥兵始夫兵者不祥之器人聞之驚遽故曰火入耳農輟其耕為給餽餉食馬

以穀為將用之尸布于田言死者多也

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

王本麟作隣今從諸家陳直刃切范曰麟獸有角不觸王曰二居下體之中而又得

位當書得衆之宜故能兵不交刃師不置陳而疆鄰敵國皆或賓之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書君子修德於心而四海率服兵無所用故曰兵無刃師無陳賓者自外來者也麟或賓之象有武而不用也溫者不威暴也

次三軍或繫車丈人推孥內蹈之瑕測曰軍或繫車廟戰內傷也

宋陸本文作大孥作孥王本推作推孥作奴今皆從范本三為思終未戰而先謀於內者也車被繫紐覆所載也丈人家之長也孥妻子也謀之不臧如丈人而自摧毀其家也夫敗豈外來哉由在內之時已踐瑕釁故敵人得而乘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筭少也

次四虎虓振厥豹勝其私否測曰虎虓振厥如鷹之揚也

王本勝作騰今從宋陸范本二宋陸范本私作秘今從王本虓許交切厥許金切否方九切范曰虓怒聲也振厥盛怒貌王曰



處衆而近尊位將師之任也得位當書善用其衆如虎之號振起厥興也光謂四爲下祿得位用衆者也虎豹皆武猛之象用兵者雖闕如號虎時惟鷹揚然不以之爭利決忿能自勝其私心故可用而不用也

法言曰或問武曰克能勝其私曰克

次五踈戰啗啗若熊若螭測曰踈戰啗啗恃力作王也

踈與踈同當作劇劇甚也五居盛位而當夜恃力取勝不足以服天下也

次六六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誡腹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

王本維作候今從諸家誡與屈同屈腹猶言服其心也六爲極大而當畫王者之兵非務殺傷憚之而已故如雷如霆以威聲

震之使其心服也詩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白虎通曰戰者憚也

次七旌旗結羅干鉞蛾蟻師孕言之哭且瞋測曰旌旗結羅大恨民也

范王本鉞皆作戈今從宋陸本結戶卦切

言音彥瞋莫佳切范曰弟生曰言竊視稱瞋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師之覆敗者也旌旗結羅干鉞蛾蟻敗亂之貌也師衆也夫死婦孕氏之愁苦尤劇者也衆孕相言既哭且竊視其上怨恨之也

次八兵衰衰見其病不見與尸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

衰衰罷弊貌八爲疾瘵爲耗爲剝落爲禍中而當畫能罷弊敵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

王曰往必見血而自傷也光謂九爲用兵之極達禍之窮窮兵而不知止者也

三二方一州密

陽家水準比密者比近也周密也

陽氣親天萬物九蘭咸密無間

王本咸作盛今從諸家王曰九蘭盛大貌萬物乘陽氣皆盛大周密而無間隙也光謂陽氣上而親天高之極也

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

宋曰事事皆密故以無方言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畫君子潛心於密以立事定功人莫能窺者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測曰不密不比違厥鄉也

比頻寐切下同君子愛近以懷遠小人反是二爲思中而當夜不能懷近而勞心於遠即就也次旅舍也違去其鄉而欲就次

於旅舍捨近而圖遠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測曰密于親爲利賊也

三爲思上而當畫君子愛其親則知愛人之親推其心以及佗人故曰利以作人

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殺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

王曰密于腥臊親惡德也光謂四爲外佗而當夜與不善人相親者也與不善人相



親久則化之矣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則與之爲一矣小惡通者始於小惡弗去久則與之通而爲一也穀混穀也

次五密密不罅于天測曰密密不罅並天功也

罅呼嫁切嬪音頻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書爲時明君親於可親故曰密密不罅謂無間隙也如此則能功配於天矣先謂密密不罅者君臣百姓靡不親密無有間隙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

六爲福終而近於禍故比于大惡而或益之憂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類相匹適足自累也易曰比之匪人

次七密有口小鯁大君在無後測曰密口小鯁賴君達也

王本無無字小宋本無作其今從宋陸范本范小宋本達作達今從宋陸王本鯁蘇

來切

次八琢齒依齧三歲無君測曰琢齒依齧君自拔也

齧語斤切王曰齒之與齧相親者也或琢其齒而依其齧則失其所親矣

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九爲禍極而當書君子同志相比堅不可奪先相謙下則其志益親故雖遇大禍而終得其死力也

三一方一州親三部一家親

陰家火亦準比入親次八日舍東井一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親者相愛厚也

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

陽氣純粹故曰全真

初一親非其膚其志齟齬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開也

王本無親字今從二宋陸范本王曰居親之初而失位當夜失其親道非其膚謂疎遠之人非其肌膚之親而或親之則其志

齟齬不相入矣心相防閑失其親道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親非其親者也外雖相親內志不合終必乖離閑者隔礙不通之謂也

次二孚其內其志資戚測曰孚其內人莫間也

范本內作肉間作聞王本內作肉間作聞今從宋陸本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先謂二爲思中而當書君子以誠信相親之深者也故曰孚其內

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迂侮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

王本不迂侮作迺侮今從宋陸范本蜾蠃音果蠃即果切螟音冥蛉音零屬之欲切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屬綴也迂侮猶言御侮也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不能屬綴其親以御外侮而使之乖離與使人相舍如螟蛉不能自育其子而爲蜾蠃所取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測曰賓親于禮賓主偕也

王曰凡凡有法度也先謂四爲條暢而當書君子以饗燕之禮交通親愛者也賓所以親親其有禮不在飲食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賓主偕言皆有禮也

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

比頻寐切王曰五雖居中而失位當夜當  
厚者不厚則其所比附之人皆將去之光  
謂不能親其所當親厚其所當厚使比近  
之人皆棄之而走失類孤立危無日矣子  
太叔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次六厚厚君子秉斗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六爲盛多而當晝能親其所親厚其所厚者也夫君子厚近而遠者至親親而疏者附如斗居中央而衆星拱之故曰君子秉斗

次七高亢其位庫於從事測曰位高事庫德不能也

宋陸本從作周范作同今從王本庠便是  
必至二切又音卑王曰七居過滿之地失  
位當夜位雖高亢而所行之事則甚庠細  
也

次八肺附乾餼其幹已良君子攸行測曰肺附之行不材也

宋王本肺作脯幹作乾行作徃王本附作  
臍令從范 本餽音侯范曰削曰肺臍

附如肺之附木王曰有肺附之親而生乾  
餓之怨君子去之詩云人之失德乾餓  
以愆先謂肺附以諭族人附著宗主也民  
雖微賤猶當分乾餓以濟其親也肺附之  
親至薄也猶當以乾餓收恤之況良幹而  
棄之乎此微子所以歸周也

上九童親不貞測曰童親不貞還自亥也  
 芡古衰切宋曰謂自盡其根芡也王曰居  
 親之極而失位當夜若童昏之人所親者  
 必不正矣

陽家木準小畜

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  
陸曰謂陰小斂萬物之根莖

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

貸它代切自一至三微而未著故皆有載  
小之象一當日之晝君子賦斂薄而有常  
不稱貸於民故利用安人正國一曰貸當  
資吐得切

次二墨斂載載滯我匪貞測曰墨斂載載非所以先也

小宋本載作截王本歸作寢今從宋陸范  
本載息廉切范曰載載少也光謂墨貪也  
小人貪於聚斂喜見小利漸而入於匪正  
非所以爲光美也

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䟽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

王曰三得位當書得敘之宜見小勿用是因我滋以至扶踈盛大也光謂物方微



小君子養之以俟 大而後取之禮不驕  
不卵不割胎不夭夭草木零落然後入山  
林皆此意也

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測曰斂利小刑其  
政退也

范本政作正今從宋陸王本

次五畜繫而衍繭純于田測曰畜繫繭純不  
奪時也

繫樂也純美也五為繭又居盛位而當晝  
賦斂不妄生之有時用之有節故六畜蕃  
衍蠢蠢饒美也

次六閔而繇而作大元而小人不戒測曰閔  
繇之戒不識微也

王本閔繇之戒作閔繇不戒今從宋陸范  
本閔繇小貌元始也六在斂家過中而當

夜斂怨者也怨始於小而至於大小人不  
戒故怨及之而不自知也

次七夫牽于車妻為剝茶利于王姑不利公  
家病測曰牽車剝茶斂之資也

陸曰資財夫妻斂財利家不利國也王曰

牽車重役而其利微剝茶苦菜而其功寡  
可以給私室利于王姑不足以供公上也  
光謂爾雅王父之姊妹為王姑

次八大斂大顛測曰大斂之顛所斂非也

陸范王本顛作顛今從二宋本王曰八居

斂極而失位當夜大斂者也處禍之中而  
求大斂必有顛隤之患矣

上九斂于時利困極當測曰斂于時奚可幾  
也

王曰困與禦同光謂九為禍極而當晝君

子當豐穰之時重斂而民不以為暴所以  
豫備凶歲禦此極災也幾當作譏言斂得

其時雖重無譏也孟子疾狗彘食人食而  
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陰家金準乾

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

范王本純作統今從宋陸本

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測曰彊中否貝不可  
與謀也

否方久切一為思始而當夜彊心而不正  
者也故無所可用

次二鳳鳥于飛脩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困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

范曰困止也光謂辰時也二為思中而當

晝君子得時彊於為義人莫之止如鳳鳥  
之飛其羽脩長 不能制也凡中者皆

有得位得時之象

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廈微測曰柱不中不  
能正基也

三居下體之首而承於上梁柱之象也當  
日之夜小人不彊而弱不勝其任者也不

勝其任則國基隳矣

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攢攢測曰爰聰爰明庶  
士方來也

宋陸王本攢皆作攢小宋作彊今從范本

王本方作永今從諸家范曰四在其行行  
數相扶攢攢盛也王曰攢攢然眾扶之貌

也吳曰攢從手字書無之從木者音彊范  
以四為金而本首為金故云行數相扶不



以擅爲扶也光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有聰明之德故庶士方來左右助之所以爲彊也

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

王曰五居君位而失時當夜無君之德小人之彊梁也彊梁以力必有顛危

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

王本無基作無疆今從宋陸范本宋曰無基謂無疆界言廣遠也王曰六爲彊主得位當晝能克彊梁自彊其德則君道益光

故至于天而無窮也光謂五以消六過乎中而當晝君子能與時消息自勝其彊者也如是則享有遐福與天無彊矣

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

王本無流字今從諸家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用法太傷者也以剛金斷柔肉無有不勝血流于田不仁之甚也

次八彊其衰勉其弱測曰彊其衰勉自彊也八爲疾瘵而當晝君子能彊衰勉弱不自淪溺者也

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

王本太山拔作大枝拔今從諸家王曰處彊之極而失位當夜彊而過亢者也光謂

小人彊梁過甚山拔梁折自取顛蹶者也

陽家水亦準乾辟與粹同陸曰乾純粹精也

陽氣初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王本初作初今從諸家初與均同宋曰保安也是時陰氣斂藏於下陽氣初辟清明故萬物高者下者皆重光華安其性命而

煦陽之德矣陸曰初辟猶純粹也

初一辟于內清無穢測曰辟于內清無穢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純粹在心清明不雜故能總群元成萬務也

次二冥駁冒辟眊于中測曰冥駁冒辟中自

應也

眊與應同女六切應於計切陸曰應隱也范曰眊慙也駁不純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於冥昧之中以駁雜之心冒沒純粹雖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慙也

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王本無恭字今從諸家三爲思終而當晝君子思慮純粹則聰明無所不通故曰目上于天耳下于淵雖然不敢以此自恃猶嚴恭寅畏所以能全其粹也

次四小人慕辟失祿貞測曰小人慕辟道不得也

王曰失位當夜其道已駁雖慕純粹之道而失其福祿與貞正也

次五辟于幽黃元貞無方測曰辟于幽黃正地則也

陸曰則法也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辟之主純德大明辟于幽玄之中而有黃中通理之德元始貞正其道無方不可名



也光謂元者善之長也五為中和而當晝君子雖有幽隱不失中和之道所以為粹也守其元正以應萬務無施不適如地之德亦以幽黃元貞成萬物也

次六大辟承愆易測曰大辟承愆小人不克也

王本贊云大辟承愆小人不克測云大辟之道小人不克今從諸家王曰六居盛位辟之大者而失位當夜故承之以愆光謂五以上作消六過中而當夜不能全其純粹者也夫白王易取清水易汙故大粹者非小人之所能全必將承以過差也

次七辟辰愆君子補愆測曰辟辰愆善補過也

王曰七居禍始是辟時之愆然以得位當晝不失君子之德故能補過無咎也光謂時之有過惟君子能補之以成其粹也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次八辟惡無善測曰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王曰失位當夜純于惡德則善無由而入

矣光謂八為疾癘而當夜純惡無善之人何可輔也

上九辟終永初貞測曰辟終之貞誠可嘉也王曰九居數極而得位當晝是能保其純粹不失善道永如初之正也光謂九為粹極能慎終如始全其純正者也

三二方二州盛

陰家火準大有入盛次二三十三分三十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應斗建午位律中蕤賓

陽氣隆盛充塞物實然盡滿厥意

王本實作冥今從宋陸范本實音田宋曰實然滿也

初一盛不墨失冥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

宋陸本中作終今從范王本陸曰克勝也不能自勝其嗜欲王曰一居盛始而當夜盛而不能默者也如此則失其闇然之德矣光謂墨法也凡盛之道非致盛之難處盛難也一為思始而當夜盛而無法以自

制約則喪其幽隱之德也

次二作不恃克大有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稱尺證切王曰居盛之時得位當晝明乎自然之道是有作為之功而不恃其功如此則能至於大有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作而不恃為而不有惟其不有故能大有也稱當也

次三懷利滿旬不利于公測曰懷利滿旬不利門也

三為思上而當夜君子論於義小人論於利小人思慮求盛不過營利而已故曰懷利滿旬利於私斯害於公矣

次四小盛臣臣大人之門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

王本仁作人今從宋陸本四為福始故曰小盛也臣臣自卑賤之意也君子當小盛之初能自卑賤承事仁賢以致大盛凡為大人者未有不由此道而出故曰大人之門也

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揮揮測曰何福提禍小



人之道也

宋本揮揮作闡闡今從范王本何胡可切  
王曰揮音纏義亦取其相纏不去之象陳  
音丹又熒丹切曰五居盛位故云何福福  
至盛故云滿肩極盛必反故云提禍先謂  
凡替當夜者皆三十五小人之道也以小人而享  
盛福禍必隨之故曰何福滿肩提禍揮揮  
次六天賜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測曰天  
賜之光謙大有也

范王本賜作錫今從宋陸本六為盛多極

大而當晝君子受天明命大啓上字者也

夫極盛難處也故必用謙然後有慶

次七乘火寒泉至測曰乘火寒泉禍不遠也

范本測曰乘火泉至禍不遠也今從宋陸

王本王曰當盛之時七居過滿又與本首

同為大數二火之盛炎炎上于為六所忌

故寒泉將至而有撲滅之憂也光謂七為

禍始而當夜乘火者盛之極也寒泉至者

滅不久也

次八挹于滿熒幾後之傾測曰挹于滿幾不

免也

宋陸本挹作拘今從范王本王本無熒字  
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幾不免也作幾危也  
今從宋陸王本幾音畿又音機王曰得位  
當晝善於處盛滿而能挹必後之傾危而  
不傾蓋謙挹以免也處盛之極非挹滿之  
道殆不免乎

上九極盛不救禍降自天測曰極盛不救天  
道反也

九居盛極當日之夜逢禍之窮盛極必衰

者也

三三二方二州  
部三家居

陽家本準家人

陽方據膚赫赫為物城郭萬物咸度

范本萬物咸度作物咸得度今從宋陸王

本據音據宋曰為物城郭欲萬物皆安其

居陸曰據充實貌陽為城郭萬物皆居其

中故曰咸度也王曰城郭在外之象光謂

膚亦當作踰踰動作彊梁貌為物城郭者

言養衛萬物使陰氣不得傷也度當作定

寔古宅字宅居也

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測曰匪譽匪咎其  
道常也

一居家之最下子孫之家當日之晝能守  
常道無咎無譽保家之主也

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測曰家無  
壺無以相承也

壺者承上以養人者也家無壺下不供養  
也二居下體之中有婦之象婦者所以承

姑也今反使姑承之為之先塗服勞辱之

事上下失序逆莫大焉

次三長幼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  
也

范本作長幼序序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得  
位當晝故居室有倫長幼各得其序子能

幹父之業者也光謂三居下體之上而當

晝幼能事長子能任其父事者也

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遠測曰見豕在堂其  
體不度也

遠音剛又戶郎切繫與系同遠獸迹也狗



豕皆汙穢之物堂尊者之處也四爲一祿而在中體位稍尊矣然當日之夜小人之道也凡爲家之道正其身然後可以齊家今四在堂自有豕行則在下者亦如狗系迹而進不可止也慶善也

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

舳直六切艫落胡切王曰不失其居而無遠不適處舟之義也五既得位當畫爲居之主往必濟者也故舳艫調安而有所利富不失其居室之道乎先謂舳船後用施處也舳船前刺棹處也五居盛位而當畫君子能治其家者也舳艫調安則衆賴以寧上下和順則家賴以齊富者家之福也富不失正所以爲美也其當作無

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背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

王曰三歲數之終也先謂井竈者飲食之資要務也而外之則家何以養矣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睦其宗族之賢者

而疎外之不過三歲則親皆叛之矣不享者不得飲食也

次七老父探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測曰老父探車其體乃莊也

王本考作于今從宋陸范本探音患探貫也以手貫車轅而行之所以載物也提壺者承上以養也考成也七居上體有尊具之象老父者家之至尊也少女者家之至卑也尊能載衆卑能承上故利以成家也夫齊家者不可以不嚴也故其體莊嚴然後能載衆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其家不旨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

二宋陸本牝皆作牝王作牝今從范本其家宋陸作九家范小宋作几家按古其字作丌因此致誤耳今從范本牝與几同几當上承七當用一理之常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獲安也雙其七者家不統於尊而用事者衆也旨

美也勿不承長尊不統卑家道壞亂故不美也

上九株生藜其種不絕測曰株生藜其類乃長也

藜魚列五葛二切種章勇切王曰九居過亢枯朽之象得位當畫株而生孽者也先謂木斬而復生曰藜九爲禍極家已絕矣而當日之畫是尚有遺種能復興其家者也

三二方二州法  
三部一家法

陰家金準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有法之象

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縣音玄宋曰墨者法之繩墨也先謂是時陽氣極高物成象之莫不蒙被其法

初一造法不法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

王曰作法之初而失位當夜不足法者也先謂一爲思始故曰造法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次二摹法以中克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



也

摹與模同摹猶制也二爲思中而當書制法以中然後能成也洪範皇極衆之所共由也

次三準繩不肅亡其規矩測曰準繩不肅其用爽也

甫美也爽差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

君子先修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

次五繡陸陸餅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測曰餅寘腹非學方也

宋陸本寘作冥今從范王本繡音橋寘音田潢音黃陸曰方道也王曰餅寘腹不可以盛也井潢洋水多之貌也終不得食者汲引之道非也光謂繡汲索也陸陸索下貌餅腹先實則水不得入井雖潢洋終不得食也學者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之五居井之盛而當日之夜小人先自驕滿不能納物者也

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

王曰以貞正光明之道俾人不惑光謂六居上祿以施其法能紀綱天下示人正光之道者也

次七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

王曰七居過滿而當夜作法太密網麗于泉而鱗不寧法施於國而人不便者也光謂七爲網又爲敗損而當日之夜法苛民駭者也故曰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測曰正彼有辜毆而至也

毆與驅同宋曰毆百姓使至無邪也王曰八居上體之中而當書能用其法正其有罪以至於人無邪心也光謂格至也正有辜以至無邪用刑之善者也舜曰刑期于無刑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王本匪谿匪谷作利心匪谿今從宋陸范本幹音寒范曰幹以檢扞於井泄取有時

王曰處法之極而當夜無法者也國而無法則人易犯井而無幹則水衍溢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法妄恣無常與無法同民志迷惑不知所從則冒犯而終亂耳如井無幹水將衍溢非谿非谷而注射妄行終於愆過而已矣

三三二方二州應三三二部二家應

陽家土準咸入應次六一十八分五秒夏至氣應故兼準離

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下相應信猶聲光也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真也

范本真作肯今從宋陸王本和胡臥切歷謂十二辰也律謂十二管也斗建十二辰於上律布十二管於下上下相應苟非其



合則不應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罟罟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從即容切罟陳音郎吳郎宕切范曰罟罟廣大貌王曰天網罟罟者疎而不漏之義光謂三爲思上而當畫君子能經緯天地者也離爲文明又有網罟之象

次四援我果罟絺羅于野至測曰援我果罟不能以仁也

援音爰果音浮絺胡卦切四者陽氣將熄陰氣將生德去而刑至者也又離有網罟之象故曰援我果罟絺羅于野至者言其事將至如云履霜堅冰至也

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

翰胡安切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畫爲應之主故象龍龍于天光謂龍以諭陽翰飛也五爲純陽盛大之極故曰龍翰于天君子居盛大之極不可不正不可不懼故曰貞栗其鱗

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王本熾承作熾古熾字今從宋陸范本熾陽之盛也冰陰之極也六當夏至之初陽極陰生之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敬戒之微盡在於是也

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自彊其衰惡敗類也

惡爲故切七爲禍始而當畫君子能自彊其衰則應之者蕃多而不失其正也

次八極陽微陰不移日而應測曰極陽微陰應其發也

王本微作微其作時今從宋陸范本治極召亂盛極召衰福極召禍不移日而應也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也

范本作不可遏止今從宋陸王本陸曰遏止也王曰大稷日將暮也具曰稷音義與具同光謂元離大明也大明之極極盛必衰君子應時與之消故曰君子應以大具

集註太玄經卷之三



集註太玄經卷之四

心四

三三三  
二方二州迎  
三部三家迎

陰家水亦準咸入迎次二日舍與鬼

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邇而迎之

邇音素宋曰邇向也

初一迎他匪應無負有邪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升也

王曰處迎之初而失位當夜迎之不以其道者也物之非其宜應而往迎之則失正而陷邪也光謂迎準咸感感也一為思始而當夜感於外物而非正應者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王本或作有小宋本人或陰言作人言或陰今從宋陸范本和胡臥切范曰蛟潛於

水產卵高陵下復於淵氣應相感然後剖

化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精誠之至

無所不通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

三為思終而當夜天人之際精稜相感人失其道妖靈先覺也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嚏鈞貞測曰裳有衣襦陰感陽也

王本感作盛今從諸家襦音儒短衣也嚏

色甲切吳本作噎音帝

次五黃乘否貞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朋也

乘時證切王曰五雖居中而處陰當夜不

正而乘中位故曰黃乘不貞光謂不正當

位不足合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范曰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

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光謂六為極大感之

盛也自天地至於萬物君臣上下夫婦朋

友無不以類相應也

次七速之眡近之搭迎父迎近測曰速眡近

搭失父類也

小宋眡作眡今從諸家眡許侯切怒目視貌搭音后切擊也邇與邇同音邇近音后

不期而會也

次八見血入門拊迎中庭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

宋陸本拊作極今從范王本拊音府捍也

八為禍中故曰見血入門傷之者至也當

日之晝能以賢自衛迎拒之於中庭物不

能傷故曰拊迎中庭

上九濕迎牀足累于牆屋測曰濕迎牀足顛在內也

小宋王本濕作澤今從宋陸范本范王本

累作累范曰累覆也今從宋陸本宋陸范

本顛作願今從王本累良瑞切九為禍極

而當夜小人女子所以能傾國家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濕氣之

迎牀足浸潤而上將累及牆屋而不可如

何究其顛沛之原自內興也

三三三  
二方二州遇  
三部一家遇

陽家火準姤入遇初一日舍柳

陰氣始來陽氣始往來相逢

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測曰幽遇神思得理



也

王曰居遇之初神遇而未形冥交神會之象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精誠感通故遇神及師雖或發於夢寐而不失其正若高宗夢傳說是也夢者事之難據者也精誠之至猶得正而可據况食謀師錫者乎

次二衝衝兒遇不定之諭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

范本不定之諭作不受定之諭今從諸家王曰無心而遇曰衝衝兒者童昏無知之稱也則其所遇何定之有乎所以然者失位當夜不得遇之宜也不肖子者明非有知之兒

次三不往不來得士女之貞測曰不往不來士女則也

范王本不往不來作不往不來不求測曰不往不求今從宋陸本宋曰則法也光謂自街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不往不來而自遇乃士女之正也

次四個個兒人遇雨屬測曰兒人遇雨還自

賊也

王曰個個勇而無禮之貌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

五為盛福而當晝如田遇禽獲則取之誰能禦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蠶利雖大不得從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蠶與蜂同范曰使蟹蛛設罔而得於蠶蠶螫強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為利不得從而取也光謂六為上祿而當夜小人見利銳於進取而不得所欲者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

七為禍始而當晝如君父不幸遇辱則君子振角直道而行死之可也雖非正命而死義不得不爾

次八兩兒鬪一角亡不勝喪測曰兩兒鬪亡角喪也

勝詩證切喪息浪切八為禍中而當夜如

兩兒相遇方鬪而一亡其角必不勝而喪身矣角以諭禦侮之士也

上九或氏其角遇下毀足測曰或氏其角何可當也

范王本或氏其角作觝其角今從宋陸本觝都禮切

三三二方二州竈

陰家本準鼎入竈次九二十八分二十八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位律中林鍾鼎大烹以養聖賢故竈多養賢之象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

餘古和字下同宋曰竈以和陰陽者也故或沃之或和之於是乎在光謂陰灑陽和有炊爨之象

初一竈無實乞于鄰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

王曰處竈之初失位當夜無實者也既失烹飪之道無以供食故乞于鄰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內無其實竊它人之善以為己名者也

次二黃鼎介其中裔不飲不食乎無害測曰



黃鼎介中康貞也

王曰鼎者竈之器也介然特立之貌其中  
齋者寬容虛受之義也光謂二在下體之  
中而當畫位爲方沮未及下祿君子守其  
中道隱居自養而不苟食者也內養其志  
不慕外物故雖不飲不食亦信無所害也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瀕音頻

次四甬實之食得其勞力測曰甬實之食時  
我奉也

○ 甬音歷王曰甬釜之小者光謂鼎款足者  
謂之甬四爲下祿而當畫君子以祿養賢  
雖少亦得其勞力也時我奉者賢者得時  
則仕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齊不莊測曰鼎大可觴饗  
無意也

齊側皆切王曰無大饗齊莊之意光謂觴  
當作觴音商黃也五居盛位可以養賢故  
曰鼎大可觴而當日之夜不能以禮待天  
下之士則士皆莫肯歸之矣洪範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

次六五味酥調如美如大人之饗測曰味酥  
之饗宰輔事也

王本美作羹小宋本作五味和調滋如美  
如今從宋陸范本王曰宰相之事調和五  
味大人任得其人饗之而已光謂六爲上  
祿而當畫君子輔佐國家獻可替否進賢  
退不肖變和其政調美如羹獻之於君而  
君饗之則天下大治矣高宗命說曰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三公承君有鼎之象

○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歐之疾至  
測曰脂牛歐歐不潔志也

肪音方歐烏后切歐哀都切范曰歐歐吐  
逆之聲也王曰脂牛肥牛也光謂肪脂也  
歐吐也歐心有所惡而吐也肥牛之脂以  
諭美祿也人君雖以美祿養士若不以誠  
潔之志將之則士斯惡之矣七爲禍始  
失士心之象也

次八食其委雖噉不毀測曰食其委委厥德  
也

委於僞切噉與叫同

上九竈滅其火唯家之禍測曰竈滅其火國  
之賊也

竈滅火以諭不養賢也不養賢者自賊其  
國者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夫差殺伍  
員項羽逐范增之類皆是也

三三二方二州大

陽家金準豐

陰虛在內陽蓬其外物與盤蓋

○ 范王本在內作其內今從宋陸本范本蓬  
作逢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蓬猶盛也光  
謂與皆也物皆如盤蓋外隆大而內虛也  
初一淵黃洋包無方冥測曰淵黃洋資氣無  
方也

王本裏作懷今從諸家黃音黃一爲水久  
爲思始而當畫君子之心如淵黃洋無所  
不包所以爲大也居下體之下冥者隱而  
未見也

次二大其慮躬自鏡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  
也



次三大不利以成大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

王曰得位當盡故能大不自大以謙虛自  
保利用積小以成其高大光謂三爲思上  
而當書君子志大而心小故能成其大也  
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測曰大其門  
郊實去名來也

王曰有聲無實故曰鳴虛先謂門在外郊在遠乃所以斷鳴者名聞之謂也四爲外佗而當夜小人不治其內而務大其外故曰大其門郊言遺近而務遠也不得其力不能斷也雖聲名遠聞其實內虛也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王本測作禍中發今從諸家范曰六水也  
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  
先謂六過中而當夜大之始失者也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鋪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

觚竒孤鋪博孤切范曰觚法也先謂奢猶  
哆也迂遂也鋪食也七爲禍始而當畫大  
已過甚至于哆遠君子見微知禍將至能  
以法自裁制則更受福祿故曰或益之鋪  
也

次八豐牆峭趾三歲不築崩測曰豐牆之峭  
崩不遲也  
趾與趾同范曰豐大也峭峻也趾足也謂  
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  
築則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  
未必危也光謂八處禍中而當夜小人不  
知禍至務自張大而不顧其本者也三者  
數之成也

王本無以字測曰大終蔑否今從諸家宋  
陸范本資皆作質今從虞王本


 一 二  
 部 方  
 一 三  
 家 州  
 廓

陰家水亦準豐入廓次四日舍七星  
陰氣瘳而愈之陽猶恢而廓之

宋陸本作陰應匿而愈之今從范王本陳  
曰瘥苦協切愈音合是以瘥爲愿字也是  
曰瘥於計切靜也然則字當從医宋曰愈  
之言翕也謂是時陰氣應時翳匿之於下  
陽氣猶成壯而廓之於上也圖曰虛中弘  
外存乎廓范曰瘥協也愈合也王曰陰氣  
尚弱潛瘥而愈合之愈古歛字光謂陰氣  
翳匿閉合萬物而陽氣尚務恢廓之故曰  
廓也廓者張大之意也

王曰處廓之初而失位當夜雖然愴廓之而不能自正其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



小人務自恢廓而不正其基故動則傾也  
次二金幹玉楨廓于城測曰金幹玉楨蕃輔  
正也

范曰金玉者皆其美質也王曰二居下體  
之中得位當畫金玉以爲楨幹得賢之謂  
也楨幹者板築之具也光謂板築之具旁  
曰幹題曰楨二爲思中而當畫君子能以  
賢哲爲輔恢廓其德以自衛也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  
也

王曰室於石女無復嗣續之道光謂三爲  
思上而當夜小人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  
故曰廓無子也室石婦謂求室而得石婦  
也

次四恢其門戶用園寇虜測曰恢其門戶大  
經營也

范本用園作以禦王本作用固小宋作用  
禦今從宋陸本園與禦同四爲外它而當  
畫君子恢其禮義以禦小人者也故曰恢  
其門戶用園寇虜

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測曰天  
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

王本恢堂作恢當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  
從范本五在廓家而當盛位故曰天門大  
開恢堂之階言通達而尊高也然當日之  
夜小人不能享此盛福德不能充其位必  
有差失以致顛覆也

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測曰維  
豐維崇茲太平也

王本茲作欲今從諸家馮古馮字馮馮盛

多貌六爲極大而當畫君子恢廓其德以  
致太平豐大崇高萬邦率服馮馮盛多駿  
奔輻湊者也

次七外大圻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測  
曰外大圻中無人也

范小宋圻作圻今從宋陸王本宋陸本入  
室作至室王作在室今從范本陳曰圻音  
訖摩也王曰圻者斗槩木也吳曰圻與縣  
同柯愛切說文古沒切平也光謂圻當作  
圻魚乙切高壯貌七在廓家而居上體故

曰外大圻言廓大而高壯也然當日之夜  
小人處大而驕遠賢能近不肖亂自內興  
者也故曰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也  
一曰圻許訖切喜也

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測曰廓外虛內  
乃能有聞也

八居外而當畫君子廓外以昭德虛內以  
納物故能令名遠聞譬如鼓鉦亦外廓內  
虛而能有聲也君子之德在外而恢廓者  
惟令名也

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測曰極廓高庸  
終無所臣也

庸與墉同王曰處廓之極失位當夜雖能  
恢廓其垣墉而中無童役可使高而無人  
悔可知矣光謂九居上極而當夜小人務  
自恢廓崇高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廓于高  
庸不能降意接下則下將叛之故曰三歲  
無童

三二方三州文  
一部二家

陽家火準渙楊子蓋以渙爲煥故名其首



曰文入文次九日舍張

陰敘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

初一袷積何縵王貞測曰袷積何縵文在內也

袷乞洽切積與績同音會何下可切縵莫

旦切袷袷也績畫也何被也縵無文曰縵

一爲思始而當畫君子內文外質如施畫

於袷而被以縵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美

之至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次二文蔚質否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時也

王曰文之爲體當文質彬彬二位當夜既

無其質文雖蔚然不足美也時純美也光

謂蔚細縵貌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文華

雖美而實不能副也寧羸謂處父華而

不實怨之所聚也

次三大文彌縠乎似不足測曰大文彌縠質

有餘也

王本彌作珍縠作璞今從二宋陸范本乎

大信也三爲思終而當畫君子大文似縠

大信似不足

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測曰

斐邠之否奚足舉也

邠與彬同否音鄙范曰虎豹之獸以其文

貴斐邠者文盛貌也王曰四失位當夜蓋

同虎豹以文害其躬匪天所享故曰否也

享嚮也

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如車服庸如測曰彪

如在上天文炳也

王本尚文作質文今從宋陸范本王曰五

居中體正得位當畫爲文明之主煥然可

觀也光謂尚文昭如聖王貴尚禮文昭然

明辨也車服庸如言以車服表顯賢者之

功庸也用文之大莫過於此舜典曰敷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測曰鴻文無范恣意

往也

范曰范法也光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

象而無也遇川則自恣而已六過中而

當夜小人之文無法而妄爲者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難蓋穀測曰雉之不祿難

幽養也

宋陸本而難蓋穀作而不難蓋穀王本無

而字測不祿皆作不難今從范本蓋徐刃

切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畫如翟雉有

文來而懷耿絜之性不受人之馴養故曰

不祿終不若雞之進食其穀也蓋進也光

謂七在外體而當畫君子有文而耿介避

世而不仕者也七爲禍階故賢人隱也

次八彫裁穀布亡于時文則亂測曰彫裁之

文徒費日也

王曰八居將極而失位當夜若務其彫裁

之文無事費日俾穀之與布俱亡于時其

文之弊乃爲亂也光謂八爲耗而當夜故

有是象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測曰極文之易當

以質也

王曰九居文極而得位當畫能易極文之

弊者也文工之極至於密密然至微至微

而能易之使如黼黻之有制度也光謂九

爲畫弊而當畫故有是象白與黑謂之黼







往也

焉於虔切九陽之盛也禮主卑讓故雖天子必有禮也九為亢極而當夜上無所戴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無首焉用此盛極之位哉

三三三

陽家金準

陰氣章彊陽氣潛退萬物將亡

宋曰謂萬物與陽盛衰者也於七分消卦為遯微陰在內欲出地矣王曰章明彊大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測曰逃水之夷迹不創也

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避禍於未萌逃惡於未形制之於思慮之初人不見其迹則患難何由及焉譬如逃於水中水從而平夷其創迹皆令人不能見其際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鳥不志溝壑測曰心惕惕義不將也

范本作偃王本作憊王古惕字今從二宋陸本宋陸金作含王本作望今從范小宋

本宋曰將行也不能以義斷心而行也先謂金者堅固之象也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雖睹禍之將至惕惕而懼不能以義自斷懷其寵祿滯留不去不知溝壑在於足下俄則顛隕也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次三競其股鞭其馬寇望其戶逃利測曰競股鞭馬近有見也

范本望作望今從宋陸王本陳曰望古望字宋曰近有見謂見寇已近也先謂三為思終而當晝逃得其宜者也競其股懼也鞭其馬欲速去也寇望其戶患將至也當是之時利於逃也

次四喬木維挺飛鳥過之或止降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降也

宋陸王本擬作擬今從范本或止降宋陸本作止之范本作或降今從王本范曰上據稱擬上據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先謂擬長密之貌四為下祿而當夜小人逃逃之志不堅過美祿則止而不去故未免於患也

次五見鸞蹕于林櫛入于淵征測曰見鸞及櫛深居逃凶也

范本鸞作鸞王本作鸞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征作利征今從宋陸范本鸞古隼字一本作鷹蹕蹕蹕切宋曰鸞官鳥櫛害魚吳蹕蹕也先謂五為中祿而當晝君子雖居顯位食厚祿見小人用事於朝知其必為禍烈則行而去之矣

次六多田不妻費我腹功測曰多田不妻費力無功也

宋陸本費作會今從范王本腹戶佳切范曰就食為腹王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不得處逃之宜若田於多田而不妻理之徒費食與功而無益也先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夜小人德薄位尊力少任重雖有盛大之資業不能修治賢者皆棄之而逃徒費食力安得成功也

次七見于壘後乃克飛測曰見于壘幾不足高也

幾音畿宋曰幾近也已見繫索僅然得免



此用明近也王曰逃難之時而七居禍始  
逃而後時者也故見于彙然得位當畫能  
保終吉故後乃克飛免其患也君子雖見  
廢綴然亂邦不居終當自引遠去故曰後  
乃克飛也

次八頸加于繒維網其繩測曰頸加維網無  
自勞也

王曰網與翼同八失位當夜不能避患故  
首加于繒雖鼓翼於繩罔之中終無克飛  
之理先謂繒弋射之矢也八為禍中而當  
夜不能逃逃遠禍繒已加於頸矣雖復奮  
翼擊曳其繩安得去哉徒自勞也

上九利逃蹠蹠盜德嬰城測曰盜德嬰城何  
至逃也

王本作德盜小宋本作盜得今從宋陸范  
本陳曰蹠音餅又蒲賢切字書蹠胼皮堅  
也

三三二方三州唐  
二部二家唐

陰家土亦準逃陸曰唐蕩天下皆避避亦  
蕩也光謂唐猶盪盪無拘檢有喪失之意

也

陰氣茲來陽氣茲往物且盪盪

宋曰茲益也陸曰盪盪空盡之貌也

初一唐于內勿作厲測曰唐于內無執守也

一為思始而當夜內無所守動則危矣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測曰唐冥之利利明  
道也

冥昧也東者日所出也二為思中而處下  
體之內故曰唐處冥言其中心蕩蕩迷所  
適也然當日之晝君子能求明道以自進  
者也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  
爾所也

王曰瓏玲玉聲也

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測曰唐無適惟義子  
也

適丁歷切下同辟必益切子余呂切王曰  
四得位當畫唐之宜蕩蕩然無適無莫  
惟以道義為所往知所之往唐之美也辟君  
也光謂適必於也四為條暢而當畫孔子

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故曰道義之辟言其最尊高也

次五奔鹿懷羸付不警測曰奔鹿懷羸不足  
功也

范王本不足功作羸足功今從宋陸本吳

曰羸戶雞切小兒也王曰五居盛位當首  
主而失位當夜無君之德蕩然無守迷於  
利害之嚮遂鹿而奔又羸羸是顧則其所  
得不足以為資警與資同

次六唐不獨足代天班祿測曰唐不獨足無  
私容也

王曰得位當畫為唐之主蕩然無私不求  
獨足與天下同其美利故可代天班布爵  
祿為時明君處唐之美莫過是矣光謂六  
為上祿為盛多而當畫君子不獨享天祿  
與天下賢雋共之

次七弋彼三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亡測曰  
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

王曰居過滿而失位當夜不明於道自取  
危亡若一弋而求三飛無所適從自明而



行至暮忘返湯然昏昧復何益矣光謂七  
爲失志而當役小人二三其德從此失彼  
蕩無所守徒自勞苦自切至老終無所得  
者也

次八唐收祿杜冠輟哭或得其沐測曰唐收  
祿復亡也

復符目切下同王曰得位當書善於處唐  
之道故能復收其祿光謂八爲禍中福祿  
已散然當日之書能興衰起廢者也故曰  
唐收祿社稷之靈復得食食故輟哭民已  
枯瘁而復蒙潤澤故曰或得其沐也

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測曰明珠彈  
肉費不當也

當丁浪切范曰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  
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王曰九居亢極而  
失位當夜蕩蕩然門於大數者也如以珠  
彈雀所得不復其所亡也光謂九爲禍極  
而當夜小人縱情極欲蕩然忘返者也

二方三州常

陽家水準恒入常次七十二三分二十六

秒立秋氣應日次鷄尾斗建申位律中夷  
則次九日舍翼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辟音壁宋曰辟君也此立秋之首也以秋  
承夏天道之常故於是時陰知爲臣陽知

爲君光謂以秋承夏以陰承陽以臣承君  
之象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殺測曰  
戴神墨體一形也

王吳皆云稷與吳同墨式皆法也神靈尊  
之也一爲思始而當書君子之心執一以

爲常法應萬物變終無虧具也易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

次二內常微女貞厲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

王本作常內微今從諸家王曰處常之時

當正君臣夫婦之道失位當夜是常以微  
賤之女處內不正之象且近於危故曰貞

厲

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測曰日常其德君  
道明也

三爲自如而當畫日常其德故免薄食之  
災君常其德故無狂僭之咎伊尹戒太甲  
作咸有一德

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測曰月不常臣失行  
也

行皆如字月有虧盈故曰不常行道也四  
爲外佗而當夜臣德不常則失道也

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測曰其從其橫君  
臣常也

從即容切范曰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王  
曰五居中位爲常之主得位當書故從橫

經緯皆合天地之常得萬世不易之道光  
謂五爲中和常之盛也君臣之道相經緯

也

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測曰得七

而九棄盛乘衰也

七陽之盛也九陽之衰也六過中而當夜  
棄盛乘衰也小人懦弱撓敗其剛不能守

其常道也

次七泊泊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測曰泊泊



往來以正承非也

次八常疾不疾參成不語測曰常疾不疾不能自治也

八爲禍中而常夜常道久而有蔽者也故曰常疾夫疾者自知其疾則尚可治也若

不知其疾而惡

必不可治矣小人

不知其禍而惡聞之至於凶咎成不可復詰也

上九疾其疾亟暨不失測曰疾其疾能自暨也

王曰九居亢極而得位當盡能疾其疾者也善於自儆則暨巫治之不失也暨巫諭賢者耳光謂九爲禍終而當盡君子能思患而豫防之納忠求賢以自輔故禍可解也

三三二方三州度

陰家火準節法者爲模度者爲之分寸也

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舍音捨又如字宋曰躁動也舍藏王曰舍

止也光謂躁謂進盛也舍謂陽退也

躁者益躁舍者益舍各守常度也

初一中度獨失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

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在心之度先已乖失安能有取也盧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

次二澤不合冥中度測曰澤不合乃能有正也

次三小度差差大擯之階測曰小度差差大度傾也

小宋陳昊本擯作賴王本作傾今從宋陸范本范本測差差作之差今從宋陸王本擯音賴光謂擯也三爲思終而當夜思不中度則事乖夫矣故曰小度差差大擯之階言所失雖小所毀將大也

次四幹損利于城測曰幹損之利利經營也

范王于作于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當盡君子既得其位常以法度爲幹損則可以保衛其民有所營爲矣

次五幹不幹擯于管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

也

王曰失位當夜不能爲首之主幹而非幹之才則必傾其所經營矣光謂不度之人民無則馬猶餘之不幹將毀所經營不能有安也

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範測曰大度檢垂象貞也

范與範同王曰六居盛位度之大者得位當盡明于法制以度檢物則天之象而垂法於人也光謂君子之立法度非取諸心也乃觀象於天以垂範於世故曰天示象垂其范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次七不度規之鬼即警之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警音紫又即移切王曰七居過滿失位當夜是以不度之度爲規制者也警毀笑也替云鬼警測云明察幽明同笑故互文見義光謂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溢不以法度自規鬼所毀笑將降之禍也明察者莫若鬼人之愚者或未之知鬼先見其



禍也

次八石赤不奪節士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與有要也

要一遙切范曰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王曰八居度之將終得位當畫必能有所

執守不改其度者也光謂要約也八為禍中而當畫君子雖遇禍亂不改其度秉志堅明不可移奪故可以與之有約謂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也

上九積差之貨十年不復測曰積差之貨不得造也

范本差作善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本十作七今從諸家陸曰造至也王曰居度之終而失位當夜失度之極者也積其差失浸以飛遠貨者寬緩後於時也雖七年之久亦不可復其度也光謂貨當作資吐得切與或同差之甚者也易曰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陽家本準同人二宋陸范王皆象恒吳曰

常首象恒卦次七立秋初一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十五度於易暮日恒卦九四次度音象節卦初一已行翼二度次永首次七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暮日同人卦今從之

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可長久

宋曰陰者刑氣故以武言之陽者德氣故以文言之武以濟文文以濟武陰陽取與之道也故其道可以長久

初一不替不喪長子之常測曰不替不喪永宗道也

王本替作替云古階字今從宋陸范本長知文切永長久也有繼嗣之象替廢也一當日之畫得永之道者也先王之制立嫡以長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不替不喪萬世之常法也永久之道莫大於此

次二內懷替與永失貞祥測曰內懷替與安可久也

二當日之夜失永之道也昏惑之君違禮立愛以孽代宗內懷替與之心於其長子

如此則長失正善之道也  
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測曰永其道誠可保也

三為成意而當畫君子道業已成未躋祿位者也夫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日新其道久而不倦雖未得福祿又何咎哉

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

王曰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陽位且當夜失其可久之道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故先賓永失主也

次五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

王曰居中體正為首之主得位當畫有君之德是能使三綱皆得其中天之所助故永厥福也光謂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為中和而當畫王者正三綱以建皇極永保天祿

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于首冥測曰大永于福福反亡也



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慎終如首若一永道  
乃全也

二方三州  
三部三家昆

昆戶袞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入陸曰  
昆亦同也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

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尚昆而同之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

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垢濁白以諭廉潔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自同於

垢濁而不知廉潔之爲美者也

無害心也  
菲敷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畫白黑菲  
菲分利明白之義三禽論三人一角同尾

終始皆同無乖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  
貌角在首而拒鬬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爲

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慎終如首若一永道乃全也

二部方三三  
家州昆

昆戶衮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入陸曰  
昆亦同也

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道尚同

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陽氣將藏故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尚昆而同之

初一昆于黑不知白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

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垢濁白以諭廉潔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自同於垢濁而不知廉潔之爲美者也

次二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

菲數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畫白黑菲  
菲分利明白之義三禽論三人一角同尾  
終始皆同無乖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  
貌角在首而拒鬬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爲

思中而當畫君子與人交廉而不剝濁而  
不污菲菲然群居而不亂一角者共禦侮  
也同尾者全其終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  
同

次三毘于白失不黑無際一尾三角測曰毘

白不黑不相親也

范王本際皆作除今從宋陸本

次四鳥託巢于藪人寄命于公測曰鳥託巢  
公無貧也

范小宋本叢作叢今從宋陸王本叢古叢  
字宋曰公均也尤謂公者道大同無彼我

也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能推大同至公之心以待人則皆歸往而寄命焉故曰公無貧也

次五穀失䟽數來薶駸玉潤曰穀失䟽數奚足旬也

范小宋本穀失䟽數作穀不穀失䟽數王  
本作穀不穀失䟽數今從宋陸本穀穀古  
字通陸曰旬均也王曰五居盛位當爲物  
主而以陽居陰位且當夜不得混同之道



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測曰昆于井市同  
一倫也

井市者人所聚也六爲盛多當畫君子道  
隆德盛四海會同書同文車同軌無有遠  
邇混爲一類也

次七蓋偏不覆晏雨不救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

覆救救切下並同晏晚也晚而得雨則穉者昌而種者傷矣七為敗損而當夜小人之德不能大同用心頗僻有愛有惡如蓋偏則物有不覆者矣雨晚則禾有不救者矣

次八昆于危難乃覆之安測曰危難之安素施仁也

上九昆于死棄寇遺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  
遺以醉切王曰棄身遺寇凶之甚也光謂  
爲惡不同同歸于亂九居禍極而當夜故  
有是象

○集註太玄經卷之四

一三  
部方  
一一  
家州  
減

陽家水準損入減初一四十一分一十七秒處暑氣應次 日舍軫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王本作陰息陽消小宋本作群陰息陽氣  
消今從宋陸范本

初一善減不減冥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陸曰沖虛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盡常自  
謙沖善減者也自損者人益之故不減一  
爲下下善減之謙不減之益皆在冥昧之  
中人莫得而見故曰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形于身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宋陸本形作刑性今從范王本人之進德修業必自彊於心然後顯著於外一爲思中而當夜志先滅矣德業何從而益乎是其中先自困也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次三減其儀利用光子階測曰減其儀欲自



禁也

三爲下上爲思終爲進人居上則多驕盈思終則於外發於儀貌矣減其儀者自貶損禁約也階以進也自損而得進有光輝也

次四減於艾貶其位測曰減於艾無以莅衆也

范本文作又今從二宋陸王本艾與人同音范曰治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不勤於爲治無以衆則不能保其祿位矣故曰減於艾貶其位

次五減黃貞下承于上寧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

范本作減其黃貞今從諸家宋曰丁當也王曰得位當畫能爲減主又得黃中貞正之道衆所咸歸故下承于上而獲安寧之福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故曰黃以陽當位故曰貞夫盛極則衰不可不減臣用此道以承其上乃可自安故曰臣道當也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闇不施澤

不平也

施失鼓切范曰六爲水故積幽小宋曰大開曰闇光謂六與水性皆爲水故曰幽六爲上祿故曰闇又爲盛多爲極大故曰積君子當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今乃不減不

施其頑如石故曰澤不平也

次七減其疾損其卹厲不至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

范曰卹憂也厲危也王曰七居過滿危之道也而得位當畫是能自減其疾患損其憂戚則厲無從而至矣光謂七爲禍始而當畫在於減家故有是象易曰損其疾使遠有喜

次八澗澗連減于生根測曰澗澗之減生根毀也

王本無下澗字今從宋陸范本澗音留又力久切澗音連范曰八木也秋木始衰澗坏也澗澗坏垂之貌坏古流字光謂八爲木爲沈天爲疾疾爲耗爲剥落沈天秋冬之交也木之所以生者根也所以榮者滋

液也今滋液下流澗澗然減其資生之根則何以復能盛榮乎

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爲也

范曰在西爲金故曰西山金生水故曰大川光謂物極則反故減終必增登山臨川以高下也西者物之成也夫登高臨下鮮有不危以減處之故可爲也

三三  
一三  
二一  
方一  
州陰

陰家火準否陳音欽又音琴小宋吳皆巨錦切說文口急也與噤同今從之陸曰陰閉塞也

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陰

凡陽施其精陰化其形萬物乃生皆處暑之氣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閉塞之時也初一陰不予丈夫婦處測曰陰不予人所違也

予與與同王曰陰閉而不與物接丈夫而効婦人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處乎窮下君子思道將及人今乃陰而不



與若丈夫而婦處也夫孤立無親則人皆  
違而去之故曰人所違也

次二嗟于血資乾骨測曰嗟于血腫自肥也

范本腫作腫呼縛切諸本皆作腫小宋音

具吳音衛今從之王曰嗟其血以資乾骨

懼於腫瘡思以自肥光謂二為思中而當

畫能書其德以美其身者也大學曰富潤

屋德潤身

次三貌不交口嗟嗟無辭測曰貌不交人

道微也

范王本無口字今從二宋陸本嗟去吏切

嘖魚記切范曰嗟嘖有聲而無辭也王曰

人道殆至於微絕也光謂三為思終又為

成意思慮既成則言貌可以接人矣而家

性為嗟當日之夜尚閉塞而不交則人道

幾乎絕矣易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

次四嗟其穀不獲不俗索老及族測曰嗟其

穀不得相也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膏測曰不中不督其

嗟非也

小宋曰祿以待賢廉泉紅流腐蠹猶膏其  
嗟非也光謂督亦中也君子積而能散可

嗟則嗟可施則施五居盛位家性為嗟當

日之夜失其中道故腐蠹而猶吝嗟也

次六泉原洋洋嗟于丘園測曰泉源之嗟不

可識也

二宋陸王本譏作議今從范本范曰六水

也故為泉源丘園以諭高也光謂六為盛

多為極大蓄水於高待時而施則所及者

遠今日之嗟乃所以為異日之澤故不可

識也

次七嗟于體黃肉毀測曰嗟于體骨肉傷也

王本黃肉毀作黃骨肉毀今從宋陸范本

七為消為敗損而又當夜黃中也骨肉在

中故曰黃肉夫氣血所以養體也嗟而不

及於四體骨肉毀傷矣恩澤所以綴親也

嗟而不及於九族則内外乖離矣

次八嗟遇禍禱以牛解測曰嗟遇禍大費當

也

范曰牛為大費王曰雖遇嗟招禍而能禱

之以牛以解其凶光謂八為禍中故曰嗟  
遇禍當日之晝故曰禱以牛解不愛費以

解禍其道當也

上九嗟不雨乎乾脯測曰嗟不雨何可望也

范曰孚信也王曰九居嗟極而當夜陰陽

俱閉故不雨光謂潤澤既竭而無望信乎

肉乾而為脯矣言王澤竭而民物瘁也

陽家本亦準否

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

初一閉朋牖守元有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

王小宋本作閉明牖守元有今從宋陸范

本范曰朋黨類也光謂易曰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言心有所感則物以其類應之牖

者所以窺外也元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一為思始

而當畫能閉外類之誘守其始有之性者

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有測曰迷自守中無

所以也







初一狂衝于冥翁其志雖欲稍搖天不之茲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

宋陸本翁其志作以翁其志不作下今從范本范本稍搖作道遙今從二宋陸王本稍搖與道遙同 曰茲古滋字光謂為思始而當夜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蕩衝激於冥昧之中翁敘其志未形于外道遙自縱適之貌言雖欲縱適其志天未之與不得滋長也

次二翁冥中射貞測曰翁冥中正子也

王本正子作正弓今從諸家子與與同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有善心亦翁敘於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正己而發發無不中故曰射貞正子猶言惟正是與也

次三翁食嘖嘖測曰翁食嘖嘖利如舞也

嘖楚夫切范曰嘖嘖食疾貌王曰嘖嘖盡嚮食之甚也欲利之速如舞之赴節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 近於祿小人見祿食而務入無所不至

次四翁其羽利用舉測曰翁其羽朋友助也

四為下祿又為外它當日之晝如鳥翁其羽 士得朋友之助利於進也

次五翁其腹辟穀測曰翁其腹非所以譽也范王小宋本辟穀皆作辟金穀今從宋陸本范小宋本譽作舉今從陸王本五為中祿又為腹而當日之夜但能翁其福祿以自與者也故曰翁其腹夫自與者人必奪之此乃辟去福祿之道也况令名何從而得之

次六黃心鴻翼翁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

宋陸王本利作和今從范本六為中上稱黃鴻鳥飛之高者也六又為盛多居福之隆當日之晝君子以中庸為心輔之者眾如傳鴻翼其高飛無不至矣

次七翁繳側側測曰翁繳側側被離害也

繳音灼范曰七為繩為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光謂七為禍階而當夜故被離害也次八揮其掌絕其緒殆測曰揮掌絕緒危得速也

擇與揮同爾古縣切王曰晝可以自危雖不至於終凶亦殆之甚小宋曰罕覆車也爾罔也光謂八為禍中而當晝故得免也上九揮其角維用抵族測曰揮其角珍厥類也

王本族作撲今從諸家抵音紙范曰抵擊也王曰揮其角以拒物物所同惡光謂九為珍絕為禍極為猛為角而當夜翁禍不已至於窮極猶欲用猛取勝故至於絕族也

三三 二部一州聚

陽家土準萃入聚次七日舍角易曰萃王假有廟故聚多鬼神之象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崇亦聚也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見賢遍切王曰鬼神以無形為靈陳曰聚者陰氣收聚萬物表落有形復於無形物歸其本本無者非靈而何夫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聚則為物散則無形故鬼神以無



形爲靈也光謂一爲下下又爲水幽深之象也

次二燕聚嘻嘻測曰燕聚嘻嘻樂淫恣也

范本恣作衍小宋本作衍今從宋陸王本二爲思中爲人當夜相聚冥樂過則成恣

次三宗其高年群鬼之門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二宋陸王本皆作宗其高年今從范本范曰三爲門

次四牽羊示于叢社執圭信其左股測曰牽羊于叢不足榮也

范本信其左股作信辟其左股測曰不足榮也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羊中牲也依叢林而爲社鬼之微者也執圭重禮也拜當伸右股四當日之夜雖有福祿不能用之如牽羊但示于叢社而已不足榮也執圭而拜乃伸其左股不免於鄙野也次五鼎血之猶九宗之好乃後有孚測曰鼎血之猶信王命也

王曰猶與類同謂薪燎也

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

范本昧作昧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昧者自無所見也狂瞽而求淫祀亡則冥焉

次七竦萃于丘冢測曰竦萃丘冢禮不廢也

王曰竦敬也光謂七爲高爲禮又爲禍始而當晝以敬而聚於丘冢葬以禮之象也次八鴟鳩在林咬彼衆禽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咬也

宋陸本咬作呌王本作呌今從范小宋本咬於交切多聲也王曰鴟鳩惡鳥聚中林必爲衆禽所課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惡聲已著如鴟鳩所在之林衆禽必聚而課之

上九垂涕壘壘聚家之彙測曰垂涕壘壘時命絕也

小宋曰彙類也光謂九爲禍極爲殄絕如君子生有今德其死也哀趙文子成室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

三三三  
二部三家積

陰家水準大畜

陰將大開陽尚小開山川藪澤萬物攸歸

王曰山藪所以畜藏萬物也光謂陰盛陽微萬物極陽之未盡皆歸藏於山川藪澤委積其中也

初一冥積否作明基測曰冥積否始而在惡也

宋陸本始而在惡作已而在惡范本無已而字小宋本無已字今從王本王本基作資今從諸家否音鄙范曰否不善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積惡於幽而取禍於明故冥冥之惡乃所以爲明罰之基也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

度侍浴切范曰介大也宋曰積久不用明德深藏果過其時至於大用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善於中困於下位不爲時用然積之不已其用必大君子廣大其德心而已不汲汲於求用也



三爲思上而當夜費心於無用勞力於非務如積石之不可食勤而無獲也

于蕃也

小宋本至于蕃作至于大蕃今從諸家王  
曰蕃謂蕃庶附袁切小宋曰蕃車耳也敷  
袁切光謂車耳兩轡也至于車耳言其盈  
積著見也

次五藏不滿盜不贏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  
贏一作贏

王本藏作減今從諸家藏徂浪切五居尊  
位受盛福不務德施而蓄積無已適足爲  
盜之贏利也秦積敖倉爲楚漢之資隋積

浴口爲李密之用皆其類也

次六大滿願施得人無亢測曰大滿願施人所來也

王本元作方今從諸家施式致切王曰六  
居盛位得時當盡所積大滿而能大施以

濟於物故得人皆歸之其道無窮也先謂財散則人聚故得人也亢敵也詩云無競惟人斯無敵於天下矣

次七魁而類而玉帛班而決欲招寇測曰魁而類而盜之招也

范本招作収王本決作快今從二宋陸王  
本魁者言其首出也顏者言其顯著也班  
布也七爲禍始而當夜積蓄不已首出顯  
著玉帛布列雖可以窮一時之欲而不知  
盜乘其後也

○次八積善展禍維先之罪測曰積善展禍非○  
已辜也

小宋本辰作展今從諸家辰時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八爲禍中當畫身雖積善而遭時之禍蓋其先人之罪也

上九小人積非十五至于苗裔測曰小人積非禍所攸也

王本苗作亡小宋本作笛音迪今從宋陸  
范本胤古委字范曰惡大者乃至苗裔之  
家光謂積非之極遇禍之窮禍所委積故

延乃苗裔也

三三  
部方  
一家  
州飾

陽家火準貫入飾次八三十六分一十五秒秋分氣應故兼準允允爲口舌故飾多言語之象

陰白陽黑分行厥職出入有節

諸家厥作其今從宋陸本宋曰陰氣出治於上故以白爲飾陽氣入治於下故以黑爲飾陸曰陰而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王曰白爲見黑爲隱白黑分形飾之

象也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王本贊辭止云言不以言今從諸家一爲  
思始而當畫君子內守其至誠沈潛淵默  
以不言爲言所以然者不言而信故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測曰無質先文失  
貞也

王本貞作真今從諸家王曰無其本質欲以求飾雖先以文來後必失其所服光謂







皆非也

陰陽相碰物成彫離若是若非

磴午對切宋曰物相切劇稱碰是時陰陽相劇分數均晝夜等陸曰彫傷也離散也陰卑而主陽尊而廢故若是若非疑之也先謂以氣運言之若陰是而陽非以物情言之若陽是而陰非故疑也

初一疑惘惘失貞失測曰不正之疑何可定也  
小宋本惘惘作四虛利反四四笑也今從諸家范本不正之疑作疑惘失貞今從諸家惘音回范曰矢直也王曰惘惘昏亂貌先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心不正直多疑少決終無所定

次二疑自反乎不遠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二為思中為反復而當書君子有疑則當屏去利欲平除愛憎清靜其心自反於身義則行之不義則捨之以此決疑夫何遠之有

次三疑強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測曰疑強

昭中心冥也

范本強作彊今從宋陸王本強其兩切王曰疑而強昭暗而強明宜其受此閔憂於心祖祖本也先謂三為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曲禮曰疑事無質

次四疑考舊遇貞孚測曰疑考舊先問也王曰心有所疑而稽考舊典以明之則疑必釋矣先謂四為外它為條暢而當晝故有是象舊典舊人皆可問也問而遇正信斯可從矣孔子曰疑思問

次五舛黃疑金中測曰舛黃疑中邪奪正也宋陸本舛作嚇字書無之范本作舛今從王陳本舛徒冬切范曰舛赤也王曰舛與彤同雖盛位而處陰當夜不能辨析所疑舛黃之色而疑其為金小宋曰舛音雄雄黃石也舛黃之色先營然疑有兼金在其中也先謂五居尊位而當夜疑而不明大倭似忠故邪能奪正也

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誠測曰誓貞可聽明

主命也

王曰六得位當晝能釋群疑詰誓以正而人皆可聽以辨所惑其疑而未悟則有誠明之道以貫之則愚迷皆釋矣申明王命以斷衆疑者也先謂物情疑故誓之誓正則人可聽矣誓而人猶疑之則當申之以至誠誠則人從不誠人不從矣六為上祿故曰王命

次七鬼魂疑嘯鳴弋木之為射穴之狐反目耳厲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宋陸范王本皆云鬼魂疑貞厲今從小宋本小宋本耳作貞今從諸家諸家本目皆作自今從宋陸本曰嘯鳴歎也先謂鬼魂恍惚若有若無誠可疑也莫黑匪為莫赤匪狐易辨者也目視耳聽理之常也七為失志為消為敗損而當夜已既不明惑之者衆若鬼若魂不能判別嘆嗟而已為狐易辨而或得失猶不免疑己之耳目且不自信反以耳視而目聽宜其危矣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測曰顛疑遇客



甚足敬也

射音亦范曰射厭也

上九疑無信控弧擬廢無測曰疑無信終無所名也

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信今從王

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廢猶

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為疑極故有是

象終疑不決必無所成名也

三三三

陽家金準觀

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王曰是時萬物形貌已成皆可見光謂秋

分之陰如月成魄妣當作妣匹計切配也

陰陽中分成配偶也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測曰內其明自窺深

也

范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光謂一為思

始而當晝收視內明不用外光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測曰小人視外不

能見心也

身之榮悴人之賢不肖莫不皆然

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測曰視德之幹

乃能有全也

三為成意又為進人當日之晝德成而外

形者也故王者視德之大小任以爵位為

國家之楨幹也

次四粉其題頰兩其渥頰視無姝測曰粉題

兩頰不可忍瞻也

宋陸本無忍字小宋本無可字今從范王

本王本頰作頰云面權也小宋本作頰匹

迴切面無色也今從范本頰薄變切姝春

朱切范曰題頰也頰面也姝好也光謂四

色白為下祿為外它小人飾外貌而得祿

者也偽久必敗如粉其題頰而遇雨沾渥

其頰它人視之安有好乎

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測曰鸞鳳紛如德

光皓也

小宋本皓作時今從諸家五居尊位受盛

福而當晝王者盛德光暉嘉瑞來臻故鸞

鳳紛如而多也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

覽德暉而下之

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官員測曰素車翠蓋

徒好外也

六為上祿而當夜小人無德而祿外好內

醜如乘素車而張翠蓋視其外則華內實

無文也貞者當以正視之則好醜自分矣

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小宋本無作罔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

之地然得位當晝是能因時而自視其瑕

戒於未萌則咎悔不生故終以無穢也光

謂七為禍始而當晝故能如是

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孤颺之毛躬之賊測

曰翡翠孤颺好作咎也

颺都聊切與貂同范曰各以文毛之用遂

致殺身之禍小宋曰罔離其翼光謂八為

禍中而當夜外觀之美適為身災孟子謂

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

以殺其身而已矣

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測曰日

沒賁東終顧如也



范曰賁黃白色也小宋曰日之將沒賁東方光謂九居視之終而當晝君子修德立功慎終如始日之將沒反照東方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三二方二州沈  
一部一家

陰家水亦準觀人沈次 日含氏沈下視也諸家以 兌非也

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

宋曰懷思也陰陽別行久矣咸在於秋中而相思也故其志俱在玄宮矣

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

范曰一為耳耳在水中故沈也光謂一為下下而當夜小人好沈耳于閨潛聽以下人之隱私不聞君子正道垂旒充耳而物無隱情也

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眇測曰沈視之見得正美也

范曰二為目而在沈家故沈視也小宋曰眇一目盲也眇邪視也光謂二為思中而

當晝沈視於身自見善惡得其正美賢於小人不能內省而旁窺它人之是非如眇目之人已則不明而好邪視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

范曰矢直也光謂三為思上而當夜小人

沈溺聲色之美失其正直之性老子曰五

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謂所聞見皆不得其正如聾盲也

次四宛雛沈視食苦貞測曰宛雛沈視擇食方也

小宋本宛作冤今從諸家王曰宛雛鳳屬

光謂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擇祿而食守

苦節循正道如鳳下視四方有道之國非

竹實不食必擇可食之方然後集也

次五雕鷹高翔沈其腹好蠅惡粥測曰雕鷹

高翔在腐糧也

二宋陸本蠅作繩今從范王本吳曰蠅古

孕字光謂管子曰蠅婦不期銷棄粥與育

同好惡讀如字五處尊位而當夜望高而

志趣卑如雕鷹驚鳥其飛翔非不高而下

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於惡故曰好孕惡育也

次六見栗如累明利以正王測曰見栗如繫其道明也

范王本栗作票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票作

累今從諸家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屬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七色赤用明類為羽又七為矢志而當夜

雖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鳥不

擇祿而食危之道也

次八盼得其藥利征測曰盼得其藥利征邁也

范小宋本利征作征利今從宋陸王本八

為禍中而當晝故得藥利征也

上九血如剛沈于顙前尸後喪測曰血剛沈

顙終以貪敗也

宋陸本血如剛沈于顙作如血如剛沈于

之顙王本作如血如剛沈于之顙小宋本

作血如剛沈于顙今從范王本曰 亡之



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光謂血猶膏澤也剛當作罔沈有漁利之象九為禍極為盡弊為顛漁利不已浚民膏澤聚如罔陵至于沈顛不知已故危亡相繼也

三三  
一三  
二二  
州內

陽家火準歸昧入內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斗建戌位律中無射

陰去其內而在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之既

宋曰既盡也

初一謹于嬰軌初貞後寧測曰謹于嬰軌治女政也

范王本治女政作始女政今從宋陸本嬰軌古妃仇字范曰軌匹也謹其妃匹男女

道正室家安先謂內者室家之象居內之

初故戒之也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

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測曰邪其內主遠手寧也

范本手作乃今從宋陸王本范曰內主謂

婦也迂遠也黃中也小宋曰牀者人所安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

范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王曰儀匹也小宋引昏義曰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獻之禮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次四好小好危喪其繻袍厲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

范本繻作繻王本袍作飽今從宋陸本

次五龍下于泥君子利用取嬰遇庸夷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

王本庸作膚今從諸家取與娶同范曰龍以諭陽陽下于陰親迎之義也先謂親迎之禮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庸者得其常

也夷等夷也

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

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乘於居內之宜黃昏于飛者無所定也內其羽者不能

禁於內也雖欲滿宮欲無窮也不見其女者失其配偶之道終無所獲也

次七枯垣生秀囀頭內其稚婦有測曰枯垣生秀物慶類也

王本秀作秀今從諸家范小宋本物作勿

今從宋陸王本囀胡覺切范曰白而不純謂之囀光謂七為禍始而當晝義而復興者也有富有也物慶類者物情喜得其類也易曰枯楊生葉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測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

范本不測作不可測今從諸家范曰克勝也

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測曰雨降于地澤節也

三三  
一三  
二二  
州去

陰家不準無妄漢儒解無妄為無所復望故楊子以去準之三測曰妄行也四測曰非所望也是兼取二義

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侖倡



侗張留切倡音昌是時陰陽各去其所未  
定萬物亦侗倡不知所處也王曰侗與侑  
同萬物猖狂而離散

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測曰去此靈淵不  
以謙將也

范曰一為水最在下故曰靈淵去下即高  
非謙德也小宋曰枯園猶高上也光謂園  
木之枯必地高而無潤澤也一為思始而  
當夜小人厭下思高欲去此而從彼必有  
殃也

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測曰舍下靈淵謙  
道光也

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慮以下人故道光  
也

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測曰高堂有露妄行  
也

范小宋本妄行作妄升王本作安行今從  
宋陸本露沾人衣禍辱之象也三為成意  
而當夜小人見高位趨之不覺涉於禍  
辱也

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  
所望也

范本作去于父子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  
既得 晝去之得宜去于子而之父去

于臣而之主順于尊卑之序則咎悔不生  
光謂四為福始而當晝去卑而得尊福生

望外故云非所望也

次五擻其衣之庭有麋測曰擻衣有麋亦可  
懼也

小宋曰擻音愆舉也光謂擻衣而行庭有

荆棘也麋鹿遊庭亡國之墟也五情恐懼  
又為衣居尊位而當夜將去其位而失其

國可無懼乎

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測曰躬去于成擻  
不居也

二宋陸本成作城今從范王本擻古讓字

遺以醉切范曰六為上祿家性為去功成  
身退故天遺其名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  
死醜也

范曰令善也王曰七居過滿而又失位當  
夜垂去之宜去之之惡者莫若去其德義  
貞正之方故雖三死猶有不令之名滅

也三者舉其多也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測曰  
月弦 恐見咎也

幾居衣切又音析縣古縣字范曰月高弦

二十 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懸歲將  
晚也八者老疾之 於 年為八十如月

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致 遺法後

生不可妄動以有愆也光謂火中寒暑乃  
退八為耗為剝落如人衰老宜靜不宜動

也

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測曰求我不得安  
可久也

小宋引玄圖日生陽莫如子西北則子美

盡矣光謂西北陰位九為盡弊為殄絕居  
去之極而當夜已去矣故求之不得如日

也歲也由西入北安可久也

三三二方二州晦  
三三二部一家晦



陽家金準明夷入晦次七日舍房

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

喪息浪切王曰萬物恃陽以為明陽降則物喪其明

初一同冥獨見幽貞測曰同冥獨見中獨照也

范王本照作昭今從二宋陸本王曰處冥晦之時而得位當晝故曰同冥獨見自守於幽玄之中不失其正光謂一為思下又為下下當日之晝故能獨見幽貞

次二盲征否則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

否方久切與不同王曰冥晦而又失位當夜益其暗焉則是以盲而有所往必有顛躓之憂矣光謂二為思中而晝夜故有是象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大外也

范王本大作必今從宋陸本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則曰晦其類法度廢也范曰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

其類也光謂法度所以固國如匱之固金凡一國之中有晦有明法度猶可守也若彼晦而此又晦之依阿苟合類聚如一則法度廢矣四為下極為外它而晝夜故有是象

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

王曰五為中和而又得位當晝日中月滿之時而能戒其過盛自晦其迹既達消息屈伸之義理則其道不窮

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

王曰玄鳥知時之鳥六居盛滿而又失位當夜去明向幽之象也小宋曰玄鳥乙也光謂六為廓天涉於秋初故有茲象

次七眇提明或遵之行測曰眇提明德將遵行也

二宋陸本眇作眇息并切義與省同或作醒小宋音眇一目盲也宋陸本提作提都黎切諸家贊辭皆無德字范本作眇提

明德因眇而誤也范云明目不明意與眇同今從王本王本則無遵字今從諸家王眇古宵也七得位當晝是於宵夜之中提明自照或遵之行斯不失其道提明謂燭之類光謂七為消為敗損有夜之象而當日之晝故曰提明也明謂明德之人也昏晦之世有明德者將之衆之所從如夜得燭衆所遵行也

次八視非其真夷其右目滅國喪家則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

諸本真皆作直今從宋陸本諸家測皆云視直夷目今從范本范曰夷傷也光謂八為疾瘵為耗而晝夜故有是象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

宋陸王本晦冥之利作晦在上下小宋本作晦冥冥今從范本九為晦極而當晝君子用晦為正則如是可矣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三三二部二家贊



曹古夢字又莫登切陽家土亦準明夷入  
曹次六三十一分 三秒霜降氣應次入  
日舍心喉外闇曹內昏也或曰晦二盲征  
否非內昏邪曹二明腹睽天非外闇邪  
恒有不恒其德節有不節若爻與卦反者  
也盲反明也明反曹也

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莫不曹曹

吳本征作延云古征字也王本作近誤也  
陸曰陽在南則萬物相見於離今在壯故  
曰曹

初一曹腹睽天不觀其眡測曰曹腹睽天無  
能見也

范本曹腹明腹皆作復眡作軫今從二宋  
陸王本睽失丹切眡章忍切又音真范曰  
睽窺也王曰睽暫視也失位當夜心腹昏  
曹暫視於天豈能知其疆眡哉光謂天至  
大而難知者也一為思始而當夜故有是  
象

次二明腹睽天觀其根測曰明腹睽天中獨  
爛也

范曰二為目故明也爛明也王曰得位當  
晝以明達之腹仰視於天必究其根本矣  
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埽測曰師或導射無以  
辨也

王本道作遵今從宋陸范本王小宋本豚  
作遯蓋古字通用埽之尹切范曰師暫者  
也豚遁也埽射的也光謂三思之崇也為  
進人為股肱而當夜譬如暫師而教導人  
射必遠其埽不能中矣豚猶遠也

次四鑒貞不迷于人也資測曰鑒貞不迷誠  
可信也

范曰四金也故為鑒鑒之正者猶為不迷  
況得賢者與為治乎資取也王曰得位當  
晝則是能正其鑒無所迷非獨自正於已  
亦為人之所資資取其明也  
次五倍明反光觸蒙昏測曰倍明反光人所  
叛也

宋陸本作人所頻也范本作人可頻也小  
宋本作人所頻也今從王本王曰反古反

字五當盛位而處陰當夜迷而不復故有  
背明之象

次六曹曹之離不宜熒且姬測曰曹曹之離  
中不眩也

王本宜作甬古肯字今從二宋陸范本宋  
陸本姬作婉小宋本且姬作其姬云姬居  
宜切細腰美婦也今從范王本范本不眩  
作夢夢小宋本作夢夢符少切雲物之零  
落貌今從王本婉牛委貌婉乃果五果二  
切范曰婉小貌王曰六居陰位又當晝時

為曹之主以正群迷者也曹曹之離自昏  
而明熒小光有所眩惑姬弱也光謂自昏  
而明非盛彊不能濟也故不宜熒且姬  
次七曹好明其所惡測曰曹好之惡者不昧  
也

范本作著不可昧也王本作著昧也今從  
二宋陸本

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有及星測曰昏辰  
利月尚可願也

范本未有及星作未及星王本作未有及



星今從二宋陸本宋曰以月繼日故猶可願也

上九時髡髮不獲其嘉男子折筭婦人易筭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

王本筭作筭今從諸家王以髡爲古嗟字

筭爲加音加

三三三  
二部三家窮

陽家水準因入窮次九日舍尾

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遂

小宋本陰氣作群陰王小宋本窮遂作窮

處今從宋陸范本六合之間謂之字

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

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

次三窮思達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

王本師作思小宋本心作中今從宋陸范

本三爲成意爲進人困而學之者也能盡

其心則無不達矣師何遠哉

次四土不和木科楮測曰土不和病乎民也

楮徒和切王曰科楮木病也光謂四爲下

楮而當夜小人得位困民以自奉民困則

國危譬猶土瘠則本病矣有子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

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食不

糝猶不失其正也

范本贊測皆云羹無糝今從二宋陸王本

糝桑感切王曰得位居中爲窮之主不失

處窮之宜羹無糝其腹坎坎然空乏然猶

不失賢聖之範處窮之美莫過是焉陳曰

糝碎米也

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測曰山無角困

百姓也

焚山而獵涸澤而漁所獲雖多後無繼也

重歛以窮民窮則犯上災必迨其身矣

次七正其足蹠于狴獄三歲見錄測曰正其

足險得平也

狴音弊王曰蹠與跌同得位當畫正足遇

跌時之窮非已招也錄寬錄也讀爲慮窮

不失正宜其險而得平小宋曰蹠音帶蹠

也光謂狴中七離咎而犯災故有是象

次八涉于霜雪累項于鄰測曰累項于鄰亦

不足生也

宋陸本項作項今從范王小宋本鄰與膝

同王曰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足涉于霜

雪犯難而行也累項于鄰因繫之重也

上九破壁毀圭曰龜生龜天禍以他測曰破

壁毀圭逢不幸也

范本龜作龜音猛今從二宋陸王本龜爲

鳩切王曰時數已極不能反之於通雖得

位當畫而不免於患破壁毀圭失其所寶

也曰龜生龜無所復食也大禍以它者各

非它作也光謂破壁毀圭其人可珍而遭

時不幸也禍之極窮之至故有是象

集註太玄經卷之五



集註太玄經卷之六

心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陰家火準剝

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

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小宋本小宋本

陰氣作羣陰宋曰殺表也所介切王曰陰  
氣勝故殺傷萬物陽形消故縣而不用為  
陰氣所殺也讀如字

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測曰割其耳目  
中無外也

王本中無外作中外無今從宋陸范本耳  
目所以輔衛心腹耳目割則心腹危矣一  
為思始而當夜小人惡忘謙自賊其聰  
明者也

次二割其肱臂利以無穢測曰割其肱臂惡  
不得大也

肱音尤贅之內切王曰肱贅身之惡也割  
而去之無復溢大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  
晝君子自攻其惡不使溢大者也

次三割鼻食口表其息主測曰割鼻喪主損

無榮也

虞本食作飴今從陸范王本范曰鼻者氣  
息之主王曰割之不得其宜是割鼻以啖  
其口

次四宰割平平測曰宰割平平能有成也

王曰四居臣之盛而當晝宰割於物有均  
平之德光謂四為下祿君子之始得位者  
也

次五割其股肱喪其服馬測曰割其股肱亡  
大臣也

宋陸本亡作忘王本作無今從范本王曰  
五居君位而當夜無君之德是割其股肱  
而以求理宜喪失所乘服矣光謂服馬所  
以負軛而夾轅任重致速亦大臣之象也

次六割之無創飽于四方測曰割之無創道  
可分也

六居盛位而當晝分布其道教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四方靡不充足而於道無所虧  
損也

次七紫蜺商雲朋圍日其疾不割測曰紫蜺

商雲不知刊也

二宋陸本作不利刊也今從范本王本朋  
作明今從二宋陸范本商余律切王曰紫  
蜺妖氣商雲日旁刺日之氣光謂七為敗  
損而當夜如小人結黨以蔽惑其君為國  
之患君不能割除也

次八割其靈得我心疾測曰割其靈國所便  
也

王小宋本靈作商今從宋陸范本便步邊  
切八為禍中而當晝能割除奸靈得我心  
之所疾惡者也

上九割內取骨滅頂于血測曰割內滅血不  
能自全也

割剝之極民既困窮君亦不能自全故曰  
滅頂于血也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陽家木準艮

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

小宋本作太陰止物於上今從諸家本宋  
曰謂是時物上隔陰氣下歸陽氣各止其



所而不行也

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測曰止于止智足明也

小宋本止于止內作止于內今從諸家一為思始而當畫止得其所者也夫智之不明訪於外物者也故止于可止之所則內明而無咎也易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次二車軻侯馬首止測曰車軻侯不可以行也

范本測車軻侯作車軻馬止今從宋陸王本吳曰軻而振切礙輪木也先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智不足以燭理就止則可行則凶也

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

王本禦作圍今從范本先謂蠱惑也禦亦止也三為戶又思之崇也人為成意而當畫君子三思而行苟狂惑不當不可復掩

故於成意之時必慎而後發也

次四止于童木求其䷧測曰止于童木其亦窮也

范本其求窮作求其窮今從宋陸王曰童木謂然無枝幹者䷧謂草木之可食者先謂四為下樣而當夜小人干祿而不得其道必無獲也

次五柱其廬蓋蓋車軻均䷧測曰柱及蓋軻貴中也

范本軻作軻今從二宋陸王本軻軻古字通王曰其定也如柱之定於廬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軻之均其䷧數以湊群軻輻雖運而已常處中此皆以止為用者也五居中得位善於止道故取象焉先謂廬蓋舍之圓者必先植柱於中央以定之蓋有斗以受弓輪有轂以均輻人心所止允執厥中如此三者故可貴也

次六方輪廉軸坎其輿測曰方輪坎其還自震也

范本廉作廣今從諸家范小宋本坎其作坎坎今從宋陸本坎軻皆音可王曰輪方必止軸廉必軻以之進路必坎坎然振其車輿而不獲其適矣先謂六為上標為盛多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雖止於盛位終不得安也

次七車繫其轡馬攬其蹄止貞測曰車繫馬攬行可鄰也

宋陸本攬作轡范本作攬今從小宋本小宋本鄰作憐今從宋陸范本攬陳音雉吳音馳攬吳良涉切諸家或作攬筆誤也范曰轡輪也攬攬也王曰繫有所繫也攬有所挂也車繫馬攬宜乎止以求正先謂七為失志為敗損而當畫故攬攬也君子見險而止則不失其正矣

次八弓善反弓惡反善馬很惡馬很絕彌破車終不偃測曰弓反馬很終不可以也

王本作弓善反馬善很惡馬很宋本作弓善反惡弓反馬善很惡馬很范本很作恨今從諸家餘從范彌薄萌切宋曰絕弦



破車故不可用也范曰弼弦也偃止也王曰弓之反戾不可以射馬之很惡不可以御而強用之必有絕弼破車之患終不可偃息而止矣光謂弓雖善而好反馬雖善而性很終不可用況其惡者乎八為禍中為剥落而當夜小人邪懷而不知止者也荀子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

上九折子株木較于砥石止測曰折木較石君子所止也

宋陸本砥作砥彼驗切小宋本作砥音仙王本作趾音止云構縉石也今從之吳曰較音攪礙也光謂九為限為石又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道既不行則當止矣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陰家金亦準民入堅初一八分二十秒日次折木立冬氣應斗建亥位律中應鍾陸曰艮為山石又為木多節皆堅貌陰形胼冒陽喪其緒物競堅強

小宋本形作貌冒作昌今從諸家胼部田

切喪息浪切宋曰胼謂盛也緒業也謂是時陰氣壯盛陽喪其業無能為矣故萬物依陰氣競謂強也范曰胼固也王曰胼冒密盛貌

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

小宋本磐石作堅磐宋陸本化貞作不貞玉小宋本作不化其貞宋陸本測作磐固內中不可化也今皆從范本光謂一為下人為思始而當夜小人頑愚心如磐石之堅不可化而入於正也孔子曰惟下愚不移

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為也

宋陸本無化字小宋本形作狀今從范王本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心雖堅固潔白如玉之自然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內化日新以就於正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宋陸本凌作陵今從范王小宋本宋曰齊中也范曰在於堅冰之月今不凌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小人處心不堅善惡交戰二三其德有始無卒不能行無越思允執其中如冰欲堅於外而後陽泄其中終不能成也

次四小蠶營營其蚬蚬不介在堅蟬測曰小蠶營營固其氏也

宋陸本營作榮無在字王本介作分吳曰蠶與蜂同范作蠶誤也蟬都計切蚬音訓又音弋今蠶從諸家管介從范本宋曰氏本也范曰蟬德也蚬國也王曰蟬蠶子也蚬其房也光謂蟬與帶通謂蠶房之帶也介大也蟬以喻德蚬以喻國四為下緣而當晝君子修德以保其位國不在大在動德以固其本而已亦猶小蠶營營將為房必先為其蔕房不在大但蔕堅則不墜矣次五蚬大蟬小虛測曰蚬大蟬小國虛空也范曰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而當夜小人享



盛福而不能守國雖大而德薄如蓬房大而蒂小其墜不久矣虛者言其外勢強盛而中實無有也

次六戴蟬紗紗縣于九州則曰戴蟬之縣民以康也

小宋本紗作必音幽云必必微貌今從諸家戴與纖同縣與懸同王曰紗與眇同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畫天子秉德之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戴蒂之縣大房也

次七堅顛觸冢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顛頂也七為失志為敗損為下山而當夜小人彊很而不知道如用其堅頂進觸丘冢不知所如也

次八惛堅禍維用解蟻之貞剛曰惛堅禍用直方也

惛與怙同解蟻與解同王曰解蟻觸邪之獸光謂八為禍中而當畫恃其堅而犯禍者也然君子之志在於觸邪雖堅以蹈禍不失其正也

上九蓬焚其翊喪于尸測曰蓬焚其翊所憑喪也

宋陸本作蓬焚其翊今從范王小宋本喪息浪切范曰尸主也光謂翊當作翊九為禍極而當夜小人為惡之堅至於覆家如蓬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為焚其巢

三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陽家水準既濟入成次九日含箕

陰氣方清陽藏於靈物濟成形

范本陰氣方清作陰氣方消小宋本作太

陰方清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地稱靈陸曰清寒也光謂陽藏地中潛為物主物賴以濟得成其形

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其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

王曰處成之初得位當畫功成若否不伐其功則其用不已而冥契於道也光謂一為思下而當畫君子之道闇然日彰冥者隱而不顯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

王本改字止一今從諸家王曰失位當夜成之尚微而又改之則事必不成且危殆也光謂二為反復而當夜小人秉心不壹

必無成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遂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

王曰事之既成已躍而進又縮而退知自戒懼則進而無咎光謂三為成意而當畫

君子臨事而懼躍縮未決所以然者以事之既成則如鳥之飛不可復逐故進退宜慎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

次四將成矜敗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

王曰失位當夜是將成而矜必敗其成成功之道惡其矜伐也光謂四為下祿故將成也當夜故矜也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諸侯叛者九國

次五中成獨督大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小宋本作中能成今從諸家本中和莫盛



乎五而當書王者功成獨運皇極以督曰  
方德業光大者也

次六成魁瑱以成獲禍測曰成之魁瑱不以  
謙也

小宋本作成魁瑱瑱今從諸家范本謙作  
讓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六居盛滿而失  
位當夜雖為成之魁主而內懷瑱細之行  
必且墮其功而獲禍矣光謂六為極大而  
當夜凡大功既成則人欲分功者多矣為  
其首者既尸其大必分其細以與人則眾  
無不悅若欲兼而有之則為眾所疾反因  
成功以獲禍矣

次七成闕補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承也

宋陸本承作依今從范王本范曰七為失  
志故闕也君子之道善於補德故有闕則  
補之王曰成功之下難以承之當思補過  
之道也

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測曰時成不成獨  
失中也

王本亡作止今從諸家范曰八木也秋之

所成也光謂小人當可成之時而無德以  
成之失時之中故天降咎而失正也

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測曰成窮  
以毀君子以終也

小宋本作小人毀成今從諸家九為盡弊  
而當晝日中則吳月盈則食成窮而入于  
敗物理自然敗則毀其成矣君子知成之  
必毀也故常自抑損使不至于成以終其  
福祿也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而百中之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子不以善  
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  
發盡息謂此類也

三三三  
一三三  
一三三

陰家火準噬嗑范王讀為綴密之綴陳以  
闕為闕陟栗切閉門也吳曰闕丁結切與  
室同陸曰噬者合也闕亦陰陽相闕闕也  
陰陽交跌相闕成一其禍泣萬物

宋曰謂是時陰跌興開於上陽跌衰守於  
下上下閉守其闕密如一矣光謂跌猶過  
甚也

初一圓方杌柢其內欲換測曰圓方杌柢內  
相失也

杌音兀杌音杌杌音杌范曰水在火家更  
相克如圓鑿方枘杌柢不安光謂闕合也  
一為思始而當夜其心不合者也

次二闕無間測曰無間之闕一其二也

范曰二火合會闕密如一光謂二為思中  
而當晝其合無間二如一也易曰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

次三龍襲非其穴光亡于室測曰龍襲非穴  
失其常也

王小宋本無龍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襲  
入也

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  
芳也

宋陸本作所沒方也范小宋本作沒所勞  
也今從王本闕準噬嗑故有食象四為福  
始而當晝飲食之末先覺臭方見得思義  
不可失正也

次五齧骨折齒滿至測曰齧骨折齒大食利



也

五為福中而當夜小人貪利以自傷者也  
易曰噬腊肉遇毒

次六飲汗吮吮得其膏滑測曰飲汗吮吮道足嗜也

王本吮吮作吮吮小宋本汗作汚音烏吮作吮山劣反云吮吮小飲也道足嗜作道得嗜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汗潤澤也潤澤多吮吮然也光謂六為盛多為極大君子所嗜者道雖多取而無害也

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

七為消為敗損而當夜故闕密自是而差跌前合後離也

次八輔其折虛其缺其人暉且偈測曰輔折虛缺猶可善也

宋陸本虛作虛今從范王本陳音虛為合切小宋偈音傑范曰覆庇其瑕虛其缺也王曰能輔助其折虛藏其缺小宋曰偈武勇也光謂八為耗為剝落而當晝故有是

象

上九陰陽啓告其變赤白測曰陰赤陽白極則反也

范本測作陰陽啓告極則反也王本作陰陽赤白極作反也小宋本啓作啓音啓赤作殷烏闕反測曰陰殷陽白極作反也今從宋陸本皆五禾切王曰啓古化字吳曰吡化也光謂闕者陰陽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復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牙白也

三三三失

陽家木準大過入失次四二十六分十一

秒小雪氣應

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

宋曰謂是時陽為賊陰所攻奪不能復有所得也

初一刺虛滅刃測曰刺虛滅刃深自幾也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者思之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失能深思遠慮自其幾微而正之不形於

外如以刀刺虛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迹也

次二藐德靈微失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微也

宋陸范本微作微今從王本藐音眇藐猶遠小也二為思中故曰藐德得失之機既靈且微而時當夜小人不能慎微以至大失也

次三卒而從而卹而疎而于其心祖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

王曰卒終也從順也卹憂也疎敬也二居失之時得位當晝是能終順大道卹憂過失而加之以疎敬焉于其心祖者心之思慮以此為主也光謂三為成意當晝故有是象一正之於未形三改之於既成

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測曰信過不食失祿正也

范本作正祿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失之時而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失則是信其過差之行而不食焉至于側匿言終日



次五黃兒以中蕃君子以之洗于愆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

兒五稽切范曰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之徵也宋曰髮白復變謂之黃齒落復生謂之兒蕃籬也能以中正而爲蕃籬

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測曰  
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

范曰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  
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失之甚也光謂  
六爲上祿爲盛多爲極大而當夜故有是  
象百姓足而君足猶養根而食實也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

范曰巫以謝闕闕除疾瘳酌以福之也光  
謂七爲禍下離咎而犯舊而時當晝故有  
是象

次八雌鳴于辰牝角魚木測曰雌鳴于辰厥

正反也

范曰牝雞無晨牝宜重而角魚宜水而木失之甚也

上九日月之逝改于尸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

范曰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不以  
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  
自改王曰先賢垂勸戒之深死而後改猶  
謂之不遠光謂生時之失死告子孫而改  
之猶未爲遠也楚恭王臨薨告令尹進篋

蘇而逐申侯劉向曰於以開後嗣覺來世  
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質字書無之申侯  
楚文王之臣新序之誤也

三三  
部方  
一三  
家州  
劇

陰家金亦準大過入劇次 日舍南斗王

曰劇極也過差之極光謂大過棟橈之世劇亦離亂之象

陰窮大泣於陽無介悟離之劇

王小宋本泣作位范本無於字王本介作  
分范本僧作傳小宋本作僧音仍惹也全

從宋陸本僧音傳宋曰泣於陽使陽泣也  
謂是時陰氣極大陵弱於陽使其泣無復  
有纖介之功於萬物也光謂僧古傳字儻  
類也凡物得陽而生者皆陽之類也陰既  
窮大用事凡陽之類皆遭離其劇禍也

初一骨壘其肉幽測曰骨壘其肉賊內行也  
宋陸范皆作骨壘其肉內幽今從王小宋  
本骨肉相親之物一爲思始而當夜禍亂  
之本自其內生如骨壘繫其肉潛隱而人  
莫之見也

次二血出之蝕凶貞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内傷也

范本作君子傷之今從二宋陸王本  
次三酒作失德鬼瞰其室測曰酒作失德不  
能將也

范本將作持今從二宋陸王本賊失丹切  
王曰賊視也

次四食于劇父母來餽若測曰食劇以若爲順祿也

范小宋本來作禾今從宋陸王本餽音俊















王曰難道轉極而失位當夜無以自免是  
觸石決木必遇折角之凶光謂遇難當循  
理以免乃與木石為敵非所以治難也  
上九角觥觥終以直其有犯測曰角觥觥終  
以直之也

范本觥觥作解象范王本其有犯作其有  
施小宋本作有所施今從宋陸本觥觥與  
解象同觥音蟹觥直介切王曰處難之極  
而得位當畫是以直免禍用其解觥之  
角以直之終必有所施而不至於咎悔也  
光謂解象之角所犯必以直也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陰家本亦準蹇

太陰陳涇難創於外微陽邱冥奮力於內  
諸家無太字今從小宋本小宋本冥作冥  
今從諸家難奴板切兵曰悚懼也邱與抵  
同王曰陰氣以極雖陳涇凝閉而難恐創  
艾於外陽氣尚微而將邱觸冥昧之中以  
見其奮力於內陰極陽生之漸故象勤勞  
初一勤謀于心否貞測曰勤謀否貞中不正

也

諸家無謀字今從宋陸本王曰虔勤之初  
而失位當夜勤而不以其道者也否貞不  
正之謂也光謂一為思始為勤勞居勤家  
而當夜故有是象

次二勞有恩勤慳慳君子有中測曰勞有恩  
勤有諸情也

慳音空王曰二得位當畫得勤之道勞而  
有恩勤不虛施者也空音猶款款也勤之  
而款款不倦其勤者也又得君子之中道  
則何咎悔之能及乎光謂中衷情也二為  
思中而當畫君子盡忠於人思斯勤斯至  
誠慳慳非徒有於外者也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扶測曰羈  
角之吾不得命也

小宋本未得作未有今從諸家二宋陸范  
本扶皆作扶今從王本繼居兩切宋曰羈  
角謂童幼也王曰男角女羈孩子之飾也  
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呱呱泣聲繼抱  
扶持也若孩童之吾吾而泣不得長者抱

持之雖勤勞終苦終無所歸以喻三當勞  
苦之時而失位當夜無所復歸故云然也  
次四勤于力放陪忘食大人有克測曰勤力  
忘食大人德也

范本陪作倍今從二宋陸王本宋陸本德  
作得今從范王小宋本放甫因切王曰勤  
道轉盛而得位當畫不失其宜是當勤難  
之時而能勤其力放手陪隸之事而忘其  
祿食之報有大人之德乃能之以至于成  
功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畫故有是象  
次五狂蹇蹇禍過福遠測曰狂之蹇蹇遠乎  
福也

宋陸范本狂作往今從王小宋本王曰五  
居盛位而失位當夜勤而大失其宜故象  
狂而蹇蹇宜其遠福而近禍矣

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測曰勤有成功天所  
求輔也

宋陸王本作天災也宋曰夾近也近之所  
以福也陸曰夾者洽也小宋本作天所夾  
輔今從范本王曰六居盛位而得位當畫







則用故無身也陸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養之太過而不得其宜者也故象一日三餽以豐其食若神祇郊廟之牛芻秣過常已應卜郊之兆然而體益肥則益不利於身矣光謂六為上祿當夜故有是象

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微猛君子養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

宋陸本微作微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理近於危然得位當畫君子處之則吉小人婦人處之則凶若小子牽象力不服制必有顛危之患唯君子知時之極以道養其病乃可以得終吉焉一吉一凶二道相反故曰不相因也光謂微大索謂廢繫也猛猛獸也七為敗損為禍階故曰病時當畫故為君子養之太過福極禍來小人不量其力尚欲固其所養君子知時與之消息如養病然故無咎也

次八鯁不脫毒疾發鬼上壘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

八為禍中當夜小人固養不已如骨鯁其

咽不能自脫以致大禍如毒疾之發而不可救藥也

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養始也

范本作終始養今從宋陸王本養之上九居首贊之末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未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

踦贊一

水踦不足也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半其不足者半日為踦贊踦居宜切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

范曰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凍在天上故為首也光謂赤陽之盛也玄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自始以來陰陽之相生晝夜之相成善惡之相傾治亂之相仍得失之相乘吉凶之相承皆天人自然之理也

贏贊二

火贏有餘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餘者四分日之一為贏贊贏一作贏一虛一贏踦踦所生測曰虛贏踦踦無已也

范小宋本踦踦作踦奇范本儻作禪今從宋陸王本儻古禪字時戰切陸曰陰極陽生更相儻代無窮已也光謂數之踦贏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無窮是故曰二十九日有踦而遷次月二十七日有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千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其所以為長久也

集註太玄經卷之六